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四册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一）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一）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永樂十四年黃淮楊士奇等奉敕編。自商周以迄宋元、分六十四門。名目未免太繁、區分往往失當。又如文王周公太公孔子曾仲晏嬰鮑叔慶鄭宮之奇師曠麥邱邑人諸言、皆一時答問之語。悉目之爲奏議、則向書屬言、何一不可採入。亦殊踳駁失倫。然自漢以後、收羅大備。凡歷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實可與通鑑三通互相考證。當時書成、刊印僅數百本、頒諸學宮、而藏版禁中、世頗希有。崇禎間太倉張溥始刻一節錄之本。其序自言生長三十年、未嘗一見其書。最後乃得太原藏本、爲刪節重刊、卷目均依其舊。所不同者此本有愼刑一門、張本無之。張本有漕運一門、此本無之。不知爲溥所改移、爲傳本互異。然溥所去取、頗乏鑒裁、至唐宋以後之文、盡遭割裂、幾於續鳧斷鶴、全失其眞。此本爲永樂時頒行原書、猶稱完善。雖義例蕪雜、而採摭賅備、固亦古今奏議之淵海也。

歷代名臣奏議目錄

目錄

卷之一　君德
卷之二　君德
卷之三　君德
卷之四　君德
卷之五　君德

卷之六　聖學
卷之七　聖學
卷之八　聖學
卷之九　聖學
卷之十　孝親
卷之十一　孝親
卷之十二　孝親
卷之十三　敬天
卷之十四　郊廟
卷之十五　郊廟
卷之十六　郊廟
卷之十七　郊廟

卷之十八　郊廟
卷之十九　郊廟
卷之二十　郊廟
卷之二十一　郊廟
卷之二十二　郊廟
卷之二十三　治道

卷之二十四
治道
卷之二十五
治道
卷之二十六
治道
卷之二十七
治道
卷之二十八
治道
卷之二十九
治道

卷之三十
治道
卷之三十一
治道
卷之三十二
治道
卷之三十三
治道
卷之三十四
治道
卷之三十五
治道
卷之三十六
治道
卷之三十七
治道
卷之三十八
治道
卷之三十九
治道
卷之四十
治道
卷之四十一
治道

卷之四十二
治道
卷之四十三
治道
卷之四十四
治道
卷之四十五
治道
卷之四十六
治道
卷之四十七
治道

史084-004

卷之四十八
治道
卷之四十九
治道
卷之五十
治道
卷之五十一
治道
卷之五十二
治道
卷之五十三
治道

卷之五十四
治道
卷之五十五
治道
卷之五十六
治道
卷之五十七
治道
卷之五十八
治道
卷之五十九
治道

卷之六十
治道
卷之六十一
治道
卷之六十二
治道
卷之六十三
治道
卷之六十四
治道
卷之六十五
治道

卷之六十六
治道
卷之六十七
治道
卷之六十八
治道
卷之六十九
法祖
卷之七十
法祖
卷之七十一
儲嗣

史084-005

卷之七十二
儲嗣
卷之七十三
儲嗣
卷之七十四
内治
卷之七十五
内治
卷之七十六
宗室
卷之七十七
宗室

卷之七十八
經國
卷之七十九
經國
卷之八十
經國
卷之八十一
經國
卷之八十二
經國
卷之八十三
經國
卷之八十四
經國
卷之八十五
經國
卷之八十六
經國
卷之八十七
經國
卷之八十八
經國
卷之八十九
經國

卷之九十
經國
卷之九十一
經國
卷之九十二
經國
卷之九十三
經國
卷之九十四
經國
卷之九十五
經國

卷之九十六
經國
卷之九十七
經國
卷之九十八
經國
卷之九十九
經國
卷之一百
經國
卷之一百一
經國

卷之一百二
守成
卷之一百三
都邑
卷之一百四
封建
卷之一百五
仁民
卷之一百六
仁民
卷之一百七
仁民

卷之一百八
仁民
卷之一百九
仁民
卷之一百十
務農
卷之一百十一
務農
卷之一百十二
四制
卷之一百十三
學校

卷之一百十四
學校
卷之一百十五
學校
卷之一百十六
風俗
卷之一百十七
風俗
卷之一百十八
禮樂
卷之一百十九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一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二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三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四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五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六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七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八 禮樂
卷之一百二十九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二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三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四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五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六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七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八 用人
卷之一百三十九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二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三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四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五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六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七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八
用人
卷之一百四十九
用人

卷之一百五十
用人
卷之一百五十一
用人
卷之一百五十二
用人
卷之一百五十三
求賢
卷之一百五十四
知人
卷之一百五十五
知人

卷之一百五十六
知人
卷之一百五十七
知人
卷之一百五十八
知人
卷之一百五十九
建官
卷之一百六十
建官
卷之一百六十一
建官

卷之一百六十二
建官
卷之一百六十三
選舉
卷之一百六十四
選舉
卷之一百六十五
選舉
卷之一百六十六
選舉
卷之一百六十七
選舉

卷之一百六十八
選舉
卷之一百六十九
選舉
卷之一百七十
選舉
卷之一百七十一
考課
卷之一百七十二
考課
卷之一百七十三
去邪

卷之一百七十四
去邪
卷之一百七十五
去邪
卷之一百七十六
去邪
卷之一百七十七
去邪
卷之一百七十八
去邪
卷之一百七十九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一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二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三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四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五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六
去邪
卷之一百八十七
賞罰
卷之一百八十八
賞罰
卷之一百八十九
賞罰
卷之一百九十
勸政
卷之一百九十一
節儉

卷之一百九十二 節儉
卷之一百九十三 戒佚欲
卷之一百九十四 戒佚欲
卷之一百九十五 戒佚欲
卷之一百九十六 慎微
卷之一百九十七 謹名器

卷之一百九十八 謹名器
卷之一百九十九 求言
卷之二百 求言
卷之二百一 聽言
卷之二百二 聽言
卷之二百三 聽言

卷之二百四 聽言
卷之二百五 聽言
卷之二百六 聽言
卷之二百七 聽言
卷之二百八 法令
卷之二百九 法令

卷之二百十 法令
卷之二百十一 法令
卷之二百十二 法令
卷之二百十三 法令
卷之二百十四 法令
卷之二百十五 慎刑

卷之二百十六
愼刑
卷之二百十七
愼刑
卷之二百十八
赦宥
卷之二百十九
兵制
卷之二百二十
兵制
卷之二百二十一
兵制
卷之二百二十二
兵制
卷之二百二十三
兵制
卷之二百二十四
兵制
卷之二百二十五
宿衞
卷之二百二十六
征伐
卷之二百二十七
[illegible]

卷之二百二十八
征伐
卷之二百二十九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一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二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三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四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五
征伐
卷之二百三十六
任將
卷之二百三十七
任將
卷之二百三十八
任將
卷之二百三十九
[illegible]

卷之二百四十
任將
卷之二百四十一
任將
卷之二百四十二
馬政
卷之二百四十三
荒政
卷之二百四十四
荒政
卷之二百四十五
荒政

卷之二百四十六
荒政
卷之二百四十七
荒政
卷之二百四十八
荒政
卷之二百四十九
水利
卷之二百五十
水利
卷之二百五十一
水利
卷之二百五十二
水利
卷之二百五十三
水利
卷之二百五十四
賦役
卷之二百五十五
賦役
卷之二百五十六
賦役
卷之二百五十七
賦役

卷之二百五十八
賦役
卷之二百五十九
賦役
卷之二百六十
屯田
卷之二百六十一
鹽筴
卷之二百六十二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三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四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五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六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七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八
理財
卷之二百六十九
理財
卷之二百七十
理財
卷之二百七十一
理財
卷之二百七十二
理財
卷之二百七十三
理財
卷之二百七十四
崇儒
卷之二百七十五
經籍圖識

卷之二百七十六
國史
卷之二百七十七
國史
卷之二百七十八
律曆
卷之二百七十九
律曆
卷之二百八十
律曆
卷之二百八十一
謚號
卷之二百八十二
謚號
卷之二百八十三
褒贈
卷之二百八十四
褒贈
卷之二百八十五
禮臣下
卷之二百八十六
禮臣下
卷之二百八十七
以葬

卷之二百八十八
外戚
卷之二百八十九
外戚
卷之二百九十
寵倖
卷之二百九十一
近習
卷之二百九十二
近習
卷之二百九十三
近習

卷之二百九十四
封禪
卷之二百九十五
灾祥
卷之二百九十六
灾祥
卷之二百九十七
灾祥
卷之二百九十八
灾祥
卷之二百九十九
灾祥

卷之三百
灾祥
卷之三百一
灾祥
卷之三百二
灾祥
卷之三百三
灾祥
卷之三百四
灾祥
卷之三百五
灾祥

卷之三百六
灾祥
卷之三百七
灾祥
卷之三百八
灾祥
卷之三百九
灾祥
卷之三百十
灾祥
卷之三百十一
灾祥

史084-015

卷之三百十二
災祥
卷之三百十三
災祥
卷之三百十四
災祥
卷之三百十五
營繕
卷之三百十六
營繕
卷之三百十七
弭盗

卷之三百十八
弭盗
卷之三百十九
弭盗
卷之三百二十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一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二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三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四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五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六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七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八
禦邊
卷之三百二十九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一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二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三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四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五
禦邊

卷之三百三十六
宗遼
卷之三百三十七
宗遼
卷之三百三十八
宗遼
卷之三百三十九
宗遼
卷之三百四十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一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二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三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四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五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六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七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八
夷狄
卷之三百四十九
夷狄
卷之三百五十
夷狄

歷代名臣奏議目録終

史084 017

君德

周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漢成帝即位，光祿勳御史大夫匡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
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
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
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
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
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
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
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
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
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
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
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
乃遣。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
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東漢光武為大司馬時，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
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
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
以大小也。

建武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當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illegible]羣官屬甚盛，欲授援以
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
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
書雒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咲，謂
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因曰：當今之世，非
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
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咲曰：
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桓帝延熹二年，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
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
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
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
如是，何如？對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
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

蜀先主時，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
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
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
下取也。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
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敢

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
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書也孔子曰爲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
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
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
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
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
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
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烏程侯鳳凰元年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
亂之君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

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
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
退爲貴居者以出爲福非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安興事役發江邊戍
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
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
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
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強本割
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
晉孝武帝時中郎將王坦之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
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
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
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

資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順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
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使富自
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祀主及諸皇子宜
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爲非至
親自爲踈疑昔肅祖崩俎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遵可以克
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
遇先帝綢繆縫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愿諮
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
宗之於王陽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
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參不廣參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
臣詢求讜言弔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緘慎日昃不倦況今雖事理
書應綬安危相宗之基業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克舟

之風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養老于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帝訪
治道於謹謹對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
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
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
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
不知願陛下慎之
隋文帝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毁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工
部尚書長孫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
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
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
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羣臣誹謗之罪勿

復以聞

唐太宗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帝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以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

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太宗又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實用此法

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

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凡在衆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轝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

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爲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愞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爲劣。

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企前烈。至如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強不息。必可致也。

太宗時。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群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從至大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豈非常世之法。魏徵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廢廊廟居遊樂。臣下一事失所。使奉前政。群兇無放。遂處如此。徵對曰。人君發慮於一辰。將行利斷。而能念其晝初者難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通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爲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常得不自思之。魏徵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爲難。祇爲出言。即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己。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爲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命以遊。所欲自進。若不覺爲非。皆言爲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一能自致。如開其路。則人人欲慕其心矣。太宗曰。然。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魏徵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雖聰明聖哲。必賴羣策委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伐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寤。亦不至滅亡也。

太宗又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魏徵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尙不肯受官。遂殺之。宣帝雖顛狂。尙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尙不受處分。雖失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寬厚。非但刑殺。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奉人嫌朕太寬。未知此言可行否。魏徵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但以爲非。朕終不改此志。

太宗又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

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張蘊古奏上大寶箴。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至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誠如卿所說。詔賜物二百段。

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

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美至於泰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觀文宗才虧衆望於虛誕此才辯之累歟然可知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爲怡悅自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上親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太宗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之仁信誰能奪邪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信爲漢祖所奪皆誠如聖旨

著作郎鄧某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爲集 太宗謂崇曰朕若制事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爲不朽若不師古亂政殘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秖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爲多不法宗社皆須覆亡人主唯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太宗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爲交床胡瓜爲黃瓜築長城以備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且居天下者唯正身脩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太宗又嘗謂群臣曰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爲湯武得稷咼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舜事朕皆兼之給事中張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弘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實用大臣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臧否嘉納之帝又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群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

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肅宗嘗從容與侍謀軍國元帥長史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沮其自新之心上不悅

德宗時渾瑊破朱泚克之奉天圍解從臣皆賀泚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泚敗憂未艾也上甚稱之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曰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致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鑑臣所事先朝爲多陛下嘗獻大明賦以諷頃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冀列于淺御座寘伏積兢惶

一宵衣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三罷獻漢文罷獻詔還騄騏鑾輅徐驅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四納誨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

魏徵傳說漢書作宮中鄉不悖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五辯邪居上處深在察微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嚴過周成
上書知詐燭奸洞情無不既消王猷洽乎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夫子之孝敬達王慶安必思危方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鞭
玄黃莫辯鷙孫始仆植谷微行豺狼塞路隙騾啟險斯可誡懼
文宗嘗顧鄭覃曰朕老矣當無安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
也帝曰浮敬望是領度支李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
對臣皆以爲非顧回江夫事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當觀時矣於
旬日引月長以希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拓聖志
不以文宣自安則天下幸矣
後唐明宗時永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
甚愛之以示中書侍郎馮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

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宋真宗咸平三年田錫知泰州召歸進經史子集要語奏曰臣聞古者書
於盤盂皆銘几杖有誡起居必觀夙夜不忘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太公之金匱言武王欲造起居之誡乃銘於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
亡執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鏤之盤盂王曰君
子觀天而愈懼處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故黃帝輿几皆銘焉曰
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戶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
曰勞得而易失聖人慎機周急然佩服鑑戒終日不忘故恭德大業永保
天下也臣又嘗讀唐書見高宗令黃門侍郎趙智講孝經於百福殿因問
之曰大旨朕知之矣即舉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逮智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然臣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欲改

採漢史三國以來經濟要言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書之六曲
屏風置於御座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
卷號用進覽可書於屏寘之御座出入觀省所冀聖德日新與堯舜爲儔
文武比隆也
景德間宗文院檢討陳彭年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
至大者君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
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綠萬幾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
處之甚難由是先哲稽彼往躅著於箴銘乃可防閑害未遂乎無悉犯顏
取容而富孰化乃施為倫之攸宜斯之甚鮮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
實各及之黃扉給賞心實名知左右侍從何尚於技諂言易歷代天工
懷無靈敗可違大中克剛柔雅靜至公知人則哲聽則聰才周注備
道亦少同害恭同於犯權入夫不扶自直惟道在躬非禮莫見終全在於

余備顧問如辨忠邪啟沃以正俾益無涯自曆華渚亦有國寧詢以賢士
可與朋黨三事之要庶民作程欽哉念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寶業業是乎
本仁本義守以群兵是為壽稽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
實之以宗室寶花閱誠之在春惠秋飄宗廟三辰擊石拊石用格神宗
使人以慎為先成功治國以政閑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經邦心壽
縣之六經先言鼓上誠虞之東六藝為典學後寶書任賢孚良武猶以昌
政道不專湯以王六合至廣為衆彼多風俗靡下常欲相摩如馭朽索
善自毀何左與新氣夫勝潘和導之以積民先娶騷不惜子俗乃作戈
先王之試內不成試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寶降鑒
百祿無疆由茲率彼永載先天勤誕洪業億萬斯年
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
欲為治者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

不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
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
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
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
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
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順之。夫為人主者
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
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
危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
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能戒此
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蔽而萬
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

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
竊見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
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
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之人主雖能改過而不
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
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
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
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
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
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萌。視聽既
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
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

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
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
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
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
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
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
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
事逐。不可使小官動搖。甚者則謂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
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
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二三言事小臣
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
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登時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言
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
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
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
惡。醜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
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哲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
如此。直由言事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而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
事。此不足怪。陛下宜思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
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
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
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
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illegible]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

萬死。

嘉祐中，知諫院司馬光陳論三德劄子曰：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竊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在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狷妄觸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遇之際，而不以此時傾輸胸臆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

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騷予忝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恭儉謙抑，子育元元，泯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肯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進之則為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鑒形而取象，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推聖思，以天授之至公，鄰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未敢不陳。

仁宗時，天下久無事，參知政事宋綬慮宴樂有漸，乃上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宜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晚歟？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而守，當推貴乎審地，謂先事審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容，則事不能挽。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

知制誥田況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遏言，故富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

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酬勳休德，偉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懦弱自守，未為妖闇，厲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名，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淩侮中國，朝廷恬靜，下民橫斂振竭，瀝膏血以資餉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知憤，大有為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惡好名而不為，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堯舜之名；行威令，攝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革貪殘，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覽聖人

率下之意耶

判許州賈昌朝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文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推有可以可言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亦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柔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帝銘優容

英宗即位初知諫院司馬光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劄子曰臣聞皋陶賛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庶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群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墮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蓋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若軍人武藝閱馬易綵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日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之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

論事二畢光又奏曰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蓋言二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敬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推五事以治身外備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撫建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稽疑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考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竊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下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積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嚴冬無雪燠氣如春草木早榮蟄以黑風今夏霾蔽天竹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餓殍交路立秋章而豐熟者百欲然產獲蘇息未及救穰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漂渠浸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槎毀闕廨官府倉庫軍營民居壞敗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老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覩聞此乃載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材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他焉人心知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上自宰輔次及綱紀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聲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請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偽節儉寡欲剛果能斷既爲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已身逢時之幸歸位共嫁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撫世百姓富庶民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

勤惠明敏，夷良民下猶稱中興。然則國無□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
為天意福祐社稷也。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
有疾，上下之人，思效身為牲，粉骨為藥，庶幾萬乎。聊以觀聖政，不意數
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諸言不一，竊美漢于同藏之外，則
煩者益衆，諸者益多。臣竊伏於閭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悵痛心
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
舉動備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為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
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着自先朝，布聞四方。加
之保育聖躬，在於怪懷。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
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
祈請，額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哉。陛下或不書為讒賊之
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雖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

陛下為人之子，失可枚量，由直遠生，無悵悵然於愛慕之心，有所不備
未得也。大德纖小，綠先帝擇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衛使升為天子，
唯以一后，故心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
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有見。臣請以小而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
一長翁妪，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
其人既得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悲憤怨怒，則鄰里
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為此行，猶見鄙於鄉里，況
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
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屢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
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不必皆當。又巧設律門，務
復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屈孤寒，無所伸理。及陛下即位，皆謂
必能奮發乾剛，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一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

使傍內廟熟去見太平，而陛下每事謙遜，自晦匿。凡百奏請，不受
與奪，動循舊例，不復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
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
先朝，未嘗畏陛下所謂息，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
以重失望也。臣聞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于衆，舍
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
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
然後能由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
以來，或意有所是，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拒塞外寇，使群臣之言皆
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也，無彼無我，
無親無疏，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或而有所輕，彼所陳信其
所親而疑其所疏，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
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以為美；所惡者，視善以為惡。苟能
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從之，不合則怒而棄
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
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
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
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
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諫臣之勢，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

負臣罔知其不敢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匪匪者皆望風不言
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
而上畏嚴譴。下避怨咎。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
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
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
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
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
將俘佑陛下以續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循天意。下順人心。於此
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諸長公主時加存
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備名責實。賞功罰罪。捨
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
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臣矣。

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
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
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
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豐衍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
然不敢遂自緘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英宗時。起居舍人傅堯俞上奏曰。臣聞自古受命之君。未有不上對
天意而下順人心者也。夫受命者非他。天意所嚮而人心所歸耳。貴
所以上對下順者。亦非他。恭儉仁孝耳。臣伏見陛下起自藩邸。入繼
大統。中外欣戴。若歷試之久者。可以驗人心之歸矣。踐祚之初。遘疾
生疾。臣民傾耳未聞德音將越三時。而天下晏然無一事者。可以驗
天意之嚮矣。然臨御淵嘿。未決政事。不知陛下猶爲謙抑耶。將起居
之間。尚有所未適耶。以爲未適則當親近藥物。如曰謙抑則亦已甚

矣。伏望陛下答昊穹眷祐之深。念先帝顧託之重。恩皇太后輔助之
勞。副天下瞻望之意。宣暢言意。總覽萬機。出則親禮大臣。委曲以通
其志。延見近侍講讀。以輔其聞。入則奉養母后。順承顏色。撫育諸
主。務盡於其愛。恭以久其德。儉以豐其財。簡去思慮。一歸至誠。夫誠
之至。金石爲開。矧惟陛下之天意所歸。陛下之人心蓋有不通者乎。
思慮之煩。必至害正。然至誠以定其心。大公以措諸事。靜者勿撓而
來則應之。尚何思慮之多也。行此足以受多福。律舜禹罔異于是。非
臣所知。臣雖無愚誠。恐天意不可以久咈。人心不可以久鬱。四聖天
實自年神器顧陛下念之。毋忽小臣之狀。輒獻孤忠。干冒天威。伏俟
斧鉞。
給事中王疇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強而已。
勉強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陛下

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撫心
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強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
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資。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
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群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
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
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遑耶。或者聖躬尚有寄而不欲自煩
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遑。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
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
召於前而方救。不試藥石。不遑養疾於身。坐使歲月。非求全之道也。
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
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
二府大臣講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虞

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况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事之人耳。脩身行己，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爲善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治始於終，當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强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

君德

宋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脩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脩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脩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宜。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職，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鑣其六轡，會其歸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上殿首曾數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采，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之人。離合而成人，合而無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書

孔子深見此理而推言之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謂二物之交多則人之欲心甚熾熾妙道至神以勝之則至于違禮害而戕壽命矣又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一物既盛則令人喜鬭家人之類則尙爭好勝取必於人以爭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鬭則猶兵而武掘土師遠以爭利於夷狄凡鬭皆所以傷神明而傷性理矣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當而自血氣之衰自然及此故年彌高而貪都者謂之孔子之教此三者常論常人之情常人爲陰陽所係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之可貴壽命之可寶心於道至神則少之時不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貴狄貪欲不足以拔勝負爭強之時則壯之時不悅於鬭守而寶身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貪陰陽爲之役而不得與之變故心固而神明體依而壽考陛下以睿明之質嗣盛之年永治甚切而睿覽不倦

眞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忠竊獨私憂而過計願陛下深鑒孔子之言而無始以三者爲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富弼徒判汝州詣入觀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扶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二年五月王安石遷參知政事上奏曰臣切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群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切聞孔子論爲邦先曰放鄭聲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

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才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閒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不爲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以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曰臣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夫堯之爲德至民莫能名功業高大法度煥明如此其盛者配天故也所以配天者能則天也亦何獨堯爲然王天下者莫不欲然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王者之事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配天王者之德也夫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未求則天而配其德可乎臣竊聞陛下即位已來聖德日新殆將天縱碩儒元老自愧不及追帝王之盛際將在今日臣所以樂爲陛下言也昔者子思論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脩身而已誠能脩身天下國家之治尚足道哉其脩身之叙亦必始於至誠無息而極乎高明上配天德然則志在於配天者何可息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皆言其不息也臣願陛下執天質之至明間聖學之已著法文王孔子之憂勉之又勉極大廣大而盡精

精微比德於唐堯之盛尚慮功業法度不能輝乎萬世不與堯舜並
窮乎。非愚臣苟以責難之義事陛下。誠以陛下睿智之資爲與甚易
故也。
知滄州曾鞏上言曰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
光錫祚隨爽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
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
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
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
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荒。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
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光武中
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
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

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
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
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
齊以節制。外平藩鎮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綱紀萬事之
具。粹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
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
帝遹求厥寧。旣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前烈。保世靖民。丕
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
養蓄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
人出而天下平。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逮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
丹始請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
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

廟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
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
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
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
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
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
積之以誠心。人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
泣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
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
猶擁疾遜辭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
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者決萬機咨
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

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
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
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
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
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
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循
苟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
盛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
撥亂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纖悉回惻之跡。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
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有寬貸減免之宜。下觸除之
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之事。然猶憂勤惻怛常懼其

除之秏急撫興之籌蓋未嘗與一日而後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
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
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假以權事也所以權其操柄者如此
而況羣師撫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軍儲服於外天下不
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始之勢亦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
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
操柄又急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起
譽甚偉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急蓋論色
撫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湧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眾不待翻會而
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爲會
豪貢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韓耳而戍揚
東南之夷正冠束帶相與扶攜而附誦至於六府順叙百無廢事

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終如也三蓋遠莫能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
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勢不可揚道也宜有若今五世六
聖百有二十餘年自商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虞蘭
於其心無挽袍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
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跡之所由與
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
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寡內之常務至
於兔置之武夫牛羊之牧今變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
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辭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
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羨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離久之情
養之以心而成之於心其於勸者之功其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

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
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
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
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功業
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
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
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家盛之時而所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雅頌之變而勸之以戒懼者明之至君之
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競競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則雖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
下繼祖宗之基席天下之積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
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

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審而慎之以兢兢使休
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
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
惟陛下之所擇
元豐七年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呂公著上奏曰臣聞人君以至誠爲
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是謂堯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
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咸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
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疑心腹
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然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
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
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

言戰兵者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禍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慘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以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當能行六當撥四禍。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獄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獄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息而全善人。獄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强兵革而誅姦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實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

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以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賞之於人。今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威福賞罰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爲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斷制之謂也。愛者。據私之謂也。昔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竟不如禁。而無屬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上奏曰。臣聞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略擧其要。陛下試垂聽焉。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疑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恩隱。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爲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辨佞柔而遠之爲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倦。以隳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爲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斷小不忍爲難。臣以謂爲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辨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處。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陛下盛德日新。四事之要。當無所難。而曾曰得君。願陛下不以易心處之。則德日新。又日新矣。

巖叟爲起居舍人。又論洪範三德。上奏曰。臣伏以人主言而爲天下法。動而爲天下則。聖人愼所以發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右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恭默思道。殆暑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史入侍邇聞德音而書之。不審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臣預在邇英侍講。臣司馬康講洪範九疇。至又用三德。陛下忽啓聖問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臣不覺心躍而神竦。旣以初聞先言爲喜。又以陛下問德得其要爲慶。臣敢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竊伏思念。陛下旣能審而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而去者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遣於所憎。竭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其身。皆任之當勿貳。附下罔上。以盜寵祿而不恤百姓之患。

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聲色人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也而絶之財利人之所貪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以斷天下之疑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惑此人主之剛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饗四海之富而不侈聰明有餘而處之如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深淵怯若履薄氷此人主之柔也三者是以盡天下之要觀人主力行何如耳陛下誠能用洪範之三德以修己推皐陶之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陛下勉之而已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宣仁皇后論治性之道疏曰臣聞之於書曰愼厥初惟其終又曰愼厥終惟其始始則念終不敢不愼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念陛下考古御今備明法度若儉以

克己惠恩以愛人登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覽萬機得其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尊世成俗為子孫百世之慮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容雖詩書所載丹青所傳殆非有以踰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不勝拳拳謂陛下雖聖性得之備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不欲矜不足則勉之以爲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僞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闥而天下稱風百僚奉職者無它以陛下通達乎勤而政出於大公云耳苟一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首邪奉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廢而不完矣豈可不兢兢業業日愼一日以圖厥終哉敢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不遺臣愚屬以言責非臣衰拙所當蒙被仰會盛明黽勉就職臣聊自惟忖蓋志有向背而材有能否事有大小任有重輕陛下使臣拾遺補過以輔成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方是之時臣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竊人之姦擿其細故有聞必達遇事輒言則非臣之任又非臣之志也伏惟陛下貴其大節寬其近功因臣所能俾效其力臣終不以狗馬之年爲子孫計畏首顧尾以孤負恩史惟始之之難陛下既昭之矣願不能善其終者然不可不戒也伏望陛下察臣愚款不廢其言特賜覽觀則永譽無悔臣不勝大願

蔡確以作詩謗訕得罪堯俞又上奏曰臣觀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屈己以從然豈陛下之所樂者哉既臣斷之際未須方勞慮思愚臣妄度竊恐陛下於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能忘懷也外廷側聆自增驚懼臣聞之於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人事至以無

心慮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屏浮念游情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氣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憲宗謂之曰御夜殿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爲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無易臣言留神省察

三年中書舍人曾肇論君道在立己知人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負扆端莊淵默弗言雖在深宮之中不爲佚豫之好可謂有克肖祖宗之聖質退朝燕處翰墨是親日御邇英虛心恭己以延講誦可謂有意於問學之誠心夫有克肖祖宗之聖質又有意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蓋聖人之性與人同在謹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火之始然一熒燭之微爾及其至也其明足以燭萬物其用足以爍金石甚

利博矣狃設之不當則燎原之焚玉石焉不勝其害也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稱及其至也大而爲之江河細而爲之溝澮其利博矣然導之非理則暴怨禪突懷山襄陵而不勝其害也人之性何以異於是哉況夫有天下之大有四海之富靡曼之聲妖冶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宮室狗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久而不肯者衆之與正士游久而邪人間之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至於昏仁者反而爲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誘之弗當導之非理故也啟以堯之爲君而禹告以無若丹朱傲以禹之爲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爲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訓至於成王而訓戒益詳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詩召康公作公劉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豈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誨可謂諄諄矣故以成王中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爲賢君蓋啟之得其道導之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亂

世季天下之柄或移於權臣或假於外戚或出於宦寺諸侯或強大而不可制夷狄或驕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內之賊令或專於彊藩悍將而縣官不能有也百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人主雖有特起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以大有爲此古今之通患也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除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哉兵衛卒與賦皆得其要刑罰清文質世世所未有也六聖相傳以至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其勢則便利陛下又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欲王則王欲帝則帝惟陛下之所欲而已孔子曰爲君難知爲君之難固有時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難於立己莫難於知人己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爲陛

下言之夫所謂禮非制度文爲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內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君無自而入內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廷則莊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守豈不約其效豈不博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蓋言亦多端矣有辯有訥有華有質有是而非有迂而真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吾所惡者飾以忠爲是以佞爲非則固善矣不幸反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矜其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姦言以行其私哉故人主好高遠則窺言入好卑近則通言至好刑名則法刻之說進好功利則興作之謀用

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者謂之愚而君子難進小人易親且逆其所順強其所惡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則小人日親君子日疏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也治亂安危所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嗇夫則風俗至於篤厚唐太宗聽魏鄭公而黜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威公不聽管仲而進易牙苻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旋踵而敗亡其效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宜其於行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惓惓以是爲獻者蓋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物則爲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而何以立己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爲

言所蔽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無所不行尙何以知人哉臣愚願陛
下及此春秋方富血氣未定早爲之制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出入起
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爲也左右前後凡可以蕩心之物勿近也便
辟側媚之人勿親直諒多聞之人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從則
己無不立矣無作好惡無作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逆于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使嘉言不得入虛心廣覽以採衆論辭
寡者知其人之吉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誣善辭枝者知
其心疑以至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
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以立己充而至於美風俗不難矣有以知
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難矣方今海內雖號治安然內則忠邪雜揉是
非紛亂士節不厲奉公守義者寡而交私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盜賊
法不勝姦歲論大辟五千餘人 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俗亦可謂衰

也朝廷上下紀綱不肅百司庶務類多文具官不勝其冗而未有以
省財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豪猾侵陵之害日下而百姓之力未紓
也易故和風未洽而歲之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
尙多以至寇賊姦宄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備也陛下誠能早留意
於此正己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馴致以漸則豈惟御士大
夫相化以義哉蠻狄之微悍跋之隨可使忠厚而知禮矣豈惟朝廷
之上百工得其職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効方而宿
業矣如是風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
能無累聽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祖宗之聖質而敗
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急於問學之誠心而敗之者多如是則風
俗愈入於薄惡政事愈入於頹壞責者不能自克況其賤者哉近者
風俗弗治況其遠者哉非獨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罔

不導而望夷貊之充懷抑又難矣臣愚故曰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
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不
然則用心雖勞而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爲術愈疎雖日接多士日
求讜言而於道無補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學而
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陛下欲至此非他學以求之思以精之而
已惟陛下留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上太皇太后乞先正君心疏曰臣蒙陛下
擢父許聽才力淺薄懼不稱職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惟天下
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命百三十年自三代
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守之至易
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
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
釐失之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務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
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者言書不
敢知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
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世之業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誠
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親攬
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正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留
聖意以幸天下
七年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蘇軾上奏曰臣聞
古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於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恥尸祿
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
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搆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

兆明猶若初心者觀而自放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
言可以興邦而孟子曰一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
之言則以德化既輔成刑措之功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說則以智馭
物則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
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說伯言
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拘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其要不
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謹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
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損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適
聲色謹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未用智數明者
謂寄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
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如服粟布則天人自應福祿鄉豐而臣等所
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

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
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
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徽宗即位初哲宗將祔廟中日案者中書畫甚忍此書本尊宗盡言
先帝祔廟陛下奉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謂損聖
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觀典訓闡廣聖學好玩易爲上古人所
戒也
殿中侍御史陳雄乞觀無逸及漢唐書曰臣聞商之高宗舊勞于外作
其即位不敢荒寧享國久長爲後王法無逸所陳是也漢之興唐四
十餘君賢而可紀者三君而已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
十有三來自代邸而有天下後世恭儉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
八興於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十有八舉

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
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其實後雖深處
九重而考往驗今不忘鑑戒此其所以爲賢也恭惟陛下久處潛藩
尤養聖德亦如高宗爲勞于外春秋鼎盛歷數在躬亦如三君自外
而入宜無逸於座右於唐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事盡有燦然可
觀者矣神考所謂吾以閑然者臣愚願有稽焉
瓘又奏曰臣聞四時各守一節天道無節也有變而已人君如春人
臣如四時故臣宜守節不可變也君當制變不可守一節也坤之用
六人臣之職一吐其言終身不變乾之用九人主之道變其往意無
所不可如上天寒暑之變或霜或雨在我而已運而無積[illegible]乃成
故曰王省惟歲豈與四時同守一節而已哉蓋以天言之則四時分
守合而成歲功以人言之則臣下執節變而爲主道主道可變也臣

道不可變也王安石守其節神考變之故人主之權不分于下紹聖
大臣以不改安石爲節而敢變神考之事其理乖倒可謂甚矣然則
人臣之節人主之變不可不辨也
徽宗時起居郎周常上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
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
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
遂爲令張根爲帝言人言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
明智慮且耗竭不有澄清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
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歎
繼禮武選編修官葉夢得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
不同然必自以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
正民情有休戚四者皆其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

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
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
侍御史黄孫先上奏以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
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僞佞非
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遊
臣讀其奏於殿中。
左司諫江公望乞攬權斷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優十
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庭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
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然大物者其可
怨諸不咨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爲不足而以勇爲
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己而從人可謂仁而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者
謂智而謀矣。不貴於仁智而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

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今服丕
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十夫之話。周公以是傳
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顧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
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貽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
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
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凡巾冪黼爲天子諸侯於明堂其負必
斧扆焉。黼之爲斧如以其有剛斷之才遇物必審遇理必斷取之以
爲法象其意亦深矣。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亦至
矣。此君天下所當蚤聞也。昔高宗舊勞于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
帝上下諸陵周遍三輔故能知閭閻姦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潜邸時
天下利病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當熟聞而周知矣。及臨御
以來日見羣臣日聞萬機躬攬天下之事未爲不報矣。以潜邸之所

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於後深籌靜計精閱詳諦無一不實
故獨斷之權正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道當機會之不可失
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以先入已信之
言宿於心。不以未信處告之言拒於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惡無拔
山之難決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本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
以本付下無異持太阿而付人以鐏者也。以要與臣是猶振千鈞之
衆而不得領以綱畀人而欲舉萬目之綱者也。不太昧哉。箕子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先聖以爲不可假於人。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言
本必在上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凜之以必行之斷
龍見而雷蓬風行而火馳不以苦刀嬰觸解而取網不以柔肉理疾
而最人之罪漢元帝不知出此以柔仁革法吏持刑太深之譽而牽
制文義優柔不斷天下樅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斷哉

湯周孔之事以優柔牽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用之間深思黼
之爲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機之叢湊日進乎前不足治也。黄
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
留神。
公望又進心說曰。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視能聽能味能嗅
有心爲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
有心爲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
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爲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爲心亦大矣。世之
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
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潜天而天潜地而地者是也。以
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
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

方八賢人忽發心聖人繼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應天下能應天
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縱心故能不拘不拘於天下能不拘
於天下然後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
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做起之端
倪亦不得暫失之跡涉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
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惟狂
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
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由念起念自心生心一心無二心故一
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放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謹耶四方萬
里以為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為虛空則虛空之
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泛風激空自妄生

妄本無妄虛亦非空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虛
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為盛德則至矣而未免
彼疆我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絕
之處心境昭然心通境亦通攝萬法於一塵不為不足故合四海於
一堂之上何足適也心遠境亦遠編一塵於萬法而不為有餘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豈可自狹耶草木有理
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好惡則無親疏
自其異觀之所賭甚遠觀無好惡親疏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為一
物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心同一體爾一草一木一蟲一
[illegible]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為無

知而天之以所賦可豈以為無知而困之以罾網可乎葉頭節犀未
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
微一草木之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況捕豬而嗜鳴渾
而漁童山樵於萊殄不以時者戕財殄天喪蓋由蜂蟻之有君
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徧於其間者何因而然況
又其類自有相須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為人君焉
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況之於蟻之於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
巧用也蛤蚧之含沙雖之羽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
倕之削輪扁之斲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者同一心之
妙用也人君知此然能任六子之力而成天下之成功斡四時之樞
而維一歲六能書雷風騷而號令於雷霆時[illegible]而[illegible]益行九
重淵[illegible]能見而雷屠四方林澤水激而淵止用於今六[illegible]不能國用

於小毫毛不能任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近則[illegible]屑破
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也唯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
如此為人君者可不知此心之妙用也耶陛下踐祚以來為政取
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捨惟義所在可謂善用心之
時矣陛下之心即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即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
之心即堯舜三代之心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
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狂雖善亦
惡矣齊宣王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觳觫蓋足以見是心足
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為念即當以一祖五宗為念
以一祖五宗為念即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為
念即當以桀紂幽厲為念以桀紂幽厲為念即當以齊宣王舉心動
念處為念充此一念則仁不可勝用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記

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illegible]非通乎晝夜之爲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爲一。此所以爲大時。又豈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造之城。使陛下不以廣土爲大。卑陋鄙之屬鄙。陛下不以蕞國爲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咫尺之下。尺土寸莽。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亦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乎者哉。舜間於河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而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捨之。隨心而是。陛下今不啻是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illegible]唐太宗銳意於高麗。行不足定。民力疲矣。心不足之爲也。有民不二置君

以安之也。彼之主。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安則我安。安而不去。即我守之。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在處處。皆爲陛下守矣。豈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二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貴。貴哉此也。陛下於鰥寡孤獨。常時有養。疲癃老疾。冬賜之裘。一有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賙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時。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殺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賊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爲是耶人而治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爲所以痛之也。爲痛百姓之心異而乃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累。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

也。若曰道化仁德見其大略也。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識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爲之心恩百姓。如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爲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之一生一死。取非其時。陛下爲之不忍也。由一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知此也。陛下以旱乾爲憂。夕視而朝聽。以日蝕爲譴。晝祈而午禱。天固高且遠。無其應。陛下如響。陛下以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以修心用恩。故民日勸而加直。以公心行賞。賞不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刑不當者。恢然如身被其辱。民因愚且下。其應陛下也如神。其故何也。陛下心即天心。天心即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來萬世。鄙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爲陛下隱。幽闇之間。天地所不闕。而不敢爲陛下負。陛下非親臨之也。萬[illegible]黎庶所以鼓舞天下者。豈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鼓

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緒。靜有餘慮。紛紛衆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今則書之迹迹。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繁然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所嚮矣。致剛健以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誠不漏。虛以靜養。故純白內含。養之不潰擴之。則彌滿天地。歸之則不見撥跡。手提神器而萬人不敢睥睨。鑄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爲政。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於此也。心之旨。知此其廣且大。微結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爲妙道之行。書無異於鼓井焯以議東海。坐蚊睫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蹟。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illegible]於一偏之論。無踏於已陳之迹。故臣竊以

心誠獻頴賜問寥一過睿覽臣願畢其説莊周曰使道可獻則人莫不獻
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道爲果不可獻也。臣所言道也。臣所知
誦本無誤。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公望又奏曰。臣願君爲堯舜矣不皆然未嘗所以爲堯舜之道者孟
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人臣以爲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若軻者
庶矣乎。夫天無爲而在上。地無爲而在下。天地所以不息者乾坤默
運之而已。堯舜取諸乾垂衣在上。故至尊之勢隆。取諸坤垂裳在下
故至卑之分別。尊卑既殊名分定矣。然行乎名分之兩間至亦一道
焉。道者何虛與静而已。致虛以應天下之務。故天下之務雖沓至而
常處。守静以觀天下之動。故天下之動雖萬變而常静。静爲動君。虛
爲實主。君主得於此。天下皆吾役矣。此所以垂衣裳而治也。臣伏願
陛下寡欲以養心。誠心常虛而踪通。端意以專神。故神常静而淵默

道之所集。理之所會。譬一日二日萬幾。若乾坤自然之運。豈勞勞爲
以事爲哉。究之無名舜之無爲。用此道也。夫志乎二帝。信不能與三
王至。駕於孱臣下爲文景之治乎。自古未有不知此而能斡旋天下
於掌握。視天民之阜若也。臣有志於斯。亦爲陛下勿以卑爲辭
天下幸甚。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
不心悅誠服。無所待於號令而歸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繼
大統。則不得其正。故書隱公不書即位。以少先長則不得其正。故書
閔公不書即位。未嘗受命爲世子則不得其正。故書莊公不書即位
不承國於君親則不得其正。故書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
事也。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陛下聖躬擬於
嫡知皇帝冊儀天下之初載。此一正也。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爲之
長。此二正也。建號東宮備物典冊告于宗廟。係天下之望十有餘年
此三正也。躬受内禪。自道教一門之外。殺生除拜。軍國大事皆得自
專。此四正也。履此四正。而又有溫恭之德。有倫紀之行。有憂勤願治
之誠。有好謀納諫之美。故一日端拱當極。而四方盜賊莫不爲梗鼠
伏。解甲以聽朝廷之命。而戴白父兄相與扶杖傾耳拭目延頸嘉祐
全和之治。以終餘生。莫得無憾。此臣所謂天下莫不心悅誠服無所
待於號令而歸焉之明効也。惟昔求爲之君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
自驕。必求進其所未至者以自益。不名之臣。不稱頌其君之所已能
者以爲倖。必勉進其君之所未至者以爲忠。春秋大居正。如晉悼公
亦正矣。然失國出奔則直書其名。得國復歸則又録其位。厲公入晉
遂與其爵而不貶何也。已雖得正而無君德以居吾威靖而不明哉
豪而不斷。義疑忌而不寬。則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通之
當春秋之正例也。或與或奪。若繼之中。春秋之變例也。明其先於知
今斷莫要於任賢而去佞。寬莫大於廣取而納度外之士。陛下具四
美。履四正。而又進於三德。則家海可保。夫何祖宗之基業可以
長守而勿墜矣。

高宗立。御史中丞許景衡乞備德副子曰。臣聞堯以天下爲憂。不以
位爲樂也。今中國勢弱。戎虜暴横。二聖播遷。而陛下纂臨大寶。適當
此時。兼正先之所以爲憂也。思所以强中國。思所以攘夷狄。其説雖
多。然其大要則在陛下脩德而已。記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
孝。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皆脩德之要也。而以至誠不息爲本。
故在陛下一話一言。念必在茲。一號一令。念必在茲。一賞一罰。念必
在茲。以至於出入起居。雖斯須之頃。未嘗不在茲也。孔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如是。則中國之害强可其而二聖之來

歸有日矣。不然則念不在茲而誠意怠矣。是以位爲樂也。故在言動則未必慎。在號令則未必信。在賞罰則未必當。盜賊未消而夷虜未服。如是則中國之安強未可期。而二聖之來歸未有期也。天下之愚夫愚婦尚不忍聞此言。而況於陛下乎。然則今日中國之安危。二聖歸期之淹速。乃在陛下一念之間耳。臣愚伏望陛下戒之慎之。始終不倦。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耶。自古帝王憂深責重。未有甚於陛下者。則爲陛下計。宜何如哉。天下顒望如此。而臣愚不敢不盡言
惟睿明采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

君德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奏曰。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爲神民萬物主者。抑以動天佑以感民者。何以哉。古今國家罹夷狄之禍。首度多艱。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未去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遠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三年。觀文殿學士張浚上奏曰。臣竊惟自昔大有爲之君。莫不內剛以立事。外柔以待下。內剛所以堅在己之志。外柔所以來天下之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意以謂人君之德。要當抗以剛大。持以至誠。是以在乾則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以象人君之大德。在大畜則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言人君之自養。古之聖人。未嘗不以此持身者。是以文王拘於羑里而王德日躋。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氏之基復振。向使文王以被厚爲羞。少康懷退縮之志。則二王之業無自而興矣。豈獨文王少康爲然。昔漢高祖方入

關中於懷王之約當王全秦之地。項氏不義背約成功。當是時鴻門之會僅以身免。其後屢戰屢敗事幾可哭。太公呂后為質敵人。而高祖之氣未嘗少屈。終能滅項氏而有天下。此亦內剛以立志之效也。陛下繼祖宗積累之基承人心推戴之業。上天昭格眷佑顯著。以陛下英斷之資仁儉之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顧惟風俗之壞積有歲年。天其或者俾陛下一變舊風重致治效。是以虜人侵突無歲無之。而生民轉徙比昔尤甚。天意亦欲以堅陛下有為之志啓下民願治之心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常有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願陛下勉之。至於飲食之奉起居之養喜怒之節。願陛下以道宰志。守以恬淡以戒謹。審於陰陽之運或

至傷和。上念祖宗委寄之重下念生靈望之深。自去晉之間不至乎養。臣言狂切。幾至犯分。然臣區區之誠至望其中心之所感激矣。已不覺涕泗交流矣。願陛下無忽於須臾。臣與天下不勝幸甚。

建炎間。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為淵聖皇帝他日沿上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知孝悌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悌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敬其兄。是知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西營葺其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駐御。願陛下預勅有司遴擇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時未有安止之處。臣欲乞將寶籙宮殿建以為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悌於兄也。推而行之四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待痛而萬四不式寧書來之有中如豪

乞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於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曰。臣竊聞近日中外洶洶之議。皆以既虜方強吾兵力不敵為患。臣竊以為不然。昔魏文侯恃山河之固。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以在德不在鼎。今日之事臣亦以謂在德不在兵。夫誠能修德以結民心以固吾圉兵雖弱未害也。德苟不修而惟兵是急。惟民是殘。兵雖強未善也。故謂胡虜方強而吾兵力不敵者。非善規國者也。臣嘗讀春秋至魯昭四年。晉司馬侯對平公之言未嘗不反復太息歎其切於治體也。方楚靈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

吾又誰與爭。善哉斯言。雖聖人復起無以加毫末於此矣。臣愚今日亦云。臣區區管見如此。惟陛下財幸。

銓又論持勝疏曰。臣聞有道之主能持勝。自古賢君良臣交相戒未嘗不以戰為危事。然而居危思安之心則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陛下留神春秋。臣請以春秋之事明之。楚子之克庸重耳之城濮秦伯之王官晉悼之蕭魚。此戰而勝也。然克庸之役楚人危之則曰禍至之無日。又曰。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城濮之役重耳病之則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王官之役秦伯畏之則曰同盟滅敵不稱乎吾自懼也。蕭魚之役魏絳難之則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是何也。勝而憂也。晉厲之鄢陵子國之侵蔡子耳之圍蕭魯侯之伐晉此亦戰而勝也。然鄢陵之役士燮危之則曰君驕侈而克敵難將作矣。侵蔡之役僑則憂之則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圍蕭之役仲尼

蔑范之則曰鄭其有災乎。師徒已甚。伐晉之役，暴骸患之，則曰不德
而有功，憂必及君。是何也。勝而驕也。勝而憂則其勝為福。故曰知懼
如是，斯不亡矣。勝而驕則其勝為禍。故曰錦君驕而隳，得勝必棄其
民矣。此治亂興衰已然之明效也。陛下以神武定四方，租稅將勤
則有功。兵興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勝者。然勝非難，持之則難。願陛下
以春秋為鑑而謹持之，則社稷之福也。抑臣聞進請有亡國之興也，
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臣愿無散以
此規。惟陛下博其臣臣之心而少賜容焉。
紹興二年進士張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
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
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剖降背
叛，君親妻身，夷狄雖蹈，經嘗有聞見哉。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
撫以剛德為本。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
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
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智仁勇曰，知斯三者則知
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矣。夫自脩身治人以至為天下國家，莫不以此。故子思子曰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無所不達而行之，不
以一則於斯三者莫知所先後矣。臣至愚甚陋，陛下不知其不才，使之
隸有若將責以言者。臣井蛙之智識不足以測知滄溟之大，亦何所
言。然臣嘗讀中庸之書，竊窺三者之旨，求所以合乎聖德者，以謂陛
下仁智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知意焉。此臣所以不能無疑也。何
以明之。陛下無所不知而能行其所無事，智之至也。無所不愛而能

克己以消兵，仁之至也。乃若抑畏，善而示人以弱，則新於勇矣。夫
勇非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之謂也。如天之行，健終古不息；如水
之攻堅強，莫之能先。操至權以聚于斡萬化於不測，夫是之謂真勇
神武。持之而後安四海，依之以為命，其又可略耶。昔者以大事小莫
若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小事大莫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
於吳。孟子嘗以是為仁且智矣。使其處心積慮，豈有異於陛下乎。
如太王句踐，固不足為陛下道。至於湯文之事，乃陛下之所安行者。
然以臣觀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雖曰無所不至，及其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亦何有於葛與昆夷哉。忘
己以樂天者，雖聖人之事，而用兵以保民者，亦王者之所不得已焉。
此湯之勇所以表正萬邦，文王之勇所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由
是言之，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方其事之也，勇已行乎其中矣。第
不害其威而已。今陛下之於鄰國，將不害其威乎，亦將信之而不以
為備乎。此臣所以通夕不寐，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曰，小役大，弱役
強，天也。順天者存，吾何容心哉。臣則以謂欲知天道，觀民之去就而
已。民心歸之，天其有不從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興大不足
言矣。而孔子以湯武之事為順乎天而應乎人，得民故也。得民斯得
天矣。曷不觀今日河南陝右之民乎。已叛者欲歸，方叛者隨悔，此豈
人力之所能致哉。天實使之也。然則或以不殺為順天，或以征誅為
順天，其義一也。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凡遐方異類不可以言化
而理諭者，固將有以感之也。則兩宮之還，宜有近日。未還之間，隱忍
以致愛親之誠；既還之後，釋憾以睦鄰國之好。此固陛下已定之意，
其誰曰不然。然臣之所言，蓋非謂今日之所當行也。以謂天下之大，
宗廟社稷之重，祖宗開創之至勤，累世持守之不易，適當小雅盡廢

之後。而陛下承之。其可不爲後來慮乎。天命靡常。事變難測。以天下之力。過爲之備。以待不虞。非失計也。記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臣願陛下稍收異議。以來天下敢言之士。毋或輕棄。屏積錢穀。以爲他日糧糗之用。毋或妄費。審飭諸將。練兵秣馬。毋得妄動。失信亦毋恃其不來。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世根本於戒乎。定則天下幸甚。

淵又奏曰。臣聞古之聖賢不能無過。雖周公孔子。顏子皆有過也。而萬世所法焉。爲知過而改之。亦何足以累德哉。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夫聖賢之過二。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有動於心者。顏子之過也。形之於事。或不可掩。則當改之於後。未動之於心。在所當充。則當改之於方作。故有心過。有行過。人主之所宜改者。心過而已。心過不作。而行過亦無矣。顏子之不貳過。過於心不或之於行也。故孔子之稱顏回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如是。何過之可名哉。祖宗之設諫官。蓋不自以爲無過。使之進諫以補過也。然形於事者。可得而言。而每患於難改。動於心者。宜若易改。而每患於難言。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孔子之語顏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防者心過而已。蓋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而人君之在天下。一日萬幾。語默動靜之間。所應多矣。安能無過。而居補過之職者。亦何所致力哉。然臣嘗聞之師曰。心有私爲過也。仁而不私。則無過矣。心有偏爲過也。公而不偏。則無過矣。心有利爲過也。義而忘利。則無過矣。是三者。正心也。理義之心也。過或生焉。如太空之有雲霧。乍起乍滅。而空之體。常自若也。如明鑑之有塵埃。或去或留。而鑑之體。常自若[illegible]知之。則偏私而利。將無所容矣。是之爲說。見於論語之所謂。子思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性。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以心傳心。後之王者不可不知也。故臣願陛下所防者心過。而行過自無者以此。敢錄職事。輒陳所學。庶幾涓塵有補海岳。區區稽首。惟陛下赦之。

高宗時。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仲尼以爲斯言或可以喪邦。故人君之患。莫大乎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百執事又惟大臣之從。則小大之臣。皆至於委靡。難不可爲而後慎。是豈所以爲天下哉。故君臣上下。不貴於同。而貴於和。和者可否相濟之謂也。言有當行。事有逆順。一切惟理之從。而相臨之勢不行於其間。然而治道不興者。未之有也。伏望聖慈。謹察乎此。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嘗不忘舜之所爲。則大臣百執事。自當啟上之德。倚阿順旨之風。不復見於有道之朝矣。天下幸甚。

樞密院中書舍人張孝祥上論曰。漢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武定其易天下。故約於屬己而天下以尊榮歸之。謚於一時。而萬世以爲帝稱焉。炎正傳祚。稱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偷非難而出於誠之爲難。武王感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漢文之不出房闥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盡乎其誠矣。其於富海內而異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爲之世。而苗民不格。夷狄之患。尚世無之。不曰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積于兩階。可以懷遠。不然。抑未也。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蓋韓其兵而不用也。然當文帝之時。疆場無甚擾。匈奴亦畏服。文帝所以爲務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強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備。細柳之屯。帝識其爲真將軍。嘗錢而黥。然後又知文帝勤於有備不敢一日而忘兵也。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劄子曰臣聞創業之艱難守文之不易古今以爲名言臣竊謂中興之君則於守文之時而行創業之事蓋爲尤難何以言之創業之君則崛起於干戈百戰之餘撫循人心厭亂之後守文之君則當天下之升平無事而先王之法度可遵殆未爲甚難至於中興之時則不然狃於治安上下苟玩偏霸潛作不容枝梧夷狄方強而未衰也寇盜方起而未息也兵驕而責之戰財匱而賞益廣民力困弊天災流行乃於是時伴奸治內振紀綱修法度復先王之大業比之創業守文誠爲尤難自非人君側身修行痛自懲皆足以致治哉恭惟陛下體斤斤之明纂承大統念元元之累保守聖心諭乎于茲矣然而二聖母后尚爲沙漠羈縶祈請之使項背相望而平安之問初未通也兩河華洛猶爲戎區則夷狄未衰關陝右尚困誅戮則寇盜未息軍士所至剽掠暴略則兵驕而不可用也府

庫所出費倍前日則財匱而賞之踰之流亡未復而民力困弊荒蝗偏野而天災流行臣於是時識知其難矣又復自念責難於君之義不敢不盡臣子之恭也臣聞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又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書曰惟德動天言有德則爲天所佑也又曰至誠感神言至誠則爲神所依也有德而不能動至誠而無所感則聖人之言是欺後世矣伏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羶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絕漠之寒苦也擁子孫之樂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尊禮也要知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憂勤聖心不懈誠意日隆而神天不爲之助順者蓋萬無此理

也日者伏聞聖體小失調護寢飯爲日臣下憂懼不知所云豈以宗廟社稷之重海宇億兆之衆託命於陛下一人而已更願陛下於衛生之經少留神焉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臧腑專意積精以適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戒也以陛下生知之聖安深明乎此而臣猶區區以爲言者出於愛君憂國之誠而不自知其瀆越惟陛下哀赦

守又上劄子曰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今國回之發憂勤恭儉垂訓爲世陛下纂膺適際艱難之時戡晉夷狄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爲賊區今則局卑於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備也二聖留於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問尚未通也九廟

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陘遠而松楸失於保護財用窘竭而責出滋廣將士情驕而無所忌憚加以苗劉之變生於肘腋今雖實遭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爲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從劇療及中外臣子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悴容未閑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爲存者天江之險而已若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遣使大臣誅竄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爲其所欲至誠不倦則感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勾踐爲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爲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晩年兵車致十倍之衆況於陛下爲天之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難哉昔臣

紹紀成湯之德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諷飭大臣日以爲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

守又上劄子曰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有德豈有專事幾代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稽古帝王因救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孫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獨軍政不脩賞罰失當亦由大臣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倖平稔禍亂宗社危於累卵賴陛下勵興神器有屬海內外延頸望治茲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於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淮甸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鄧州等處皆被殘掠雖然兩河陝西所盡失

歲遣衆將捷而試衆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潰來敗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恐寇未已而又去冬經春雨雪過多入夏已來尚寒氣未壯陽微陰盛妖見不疑天變之類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寄也方萬里之所託命者陛下一人而已夫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懷夷狄之亂脩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德之以服四夷也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舜非伐叛之謀豈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脩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當時之勤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

臨以隱曰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矣昔雖叛者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採納。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臣嘗謂人主之憂莫大乎國無謀臣苟無謀臣不可以爲國矣故

有爲之君不以獨智先物爲能而以衆智不足爲憂擇事當之君奉而謀不勝應也今群臣之謀反不逮君謂之無謀臣可也楚莊之所憂而魏武侯乃以爲喜是何見之相戾耶晁錯謂王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使其臣之謀乃不逮君則臣知其不能霸矣漢高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蓋不以不如爲恥此其所以能聚衆智屈群策而成大功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謂人莫己若者矜自務大而已然猶懼焉況其臣真莫之及者將誰與謀臣故以國無謀臣爲人主之大憂也。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上奏曰臣恭惟陛下清心約己仁民愛物比者恭下明詔廢甲庫罷教坊以歷年出宮女盛德之事一一皆出於聖意非群臣所能預縉紳大夫交相告語以爲聖德日新天意可見惟是

和戎以來寢兵不言幾二十年中外之人習熟見聞以為朝廷規擬
止於如此今乃一旦整飭舊典脩舉兵政小民無知或疑其未必然
以臣觀之此亦無足怪者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以今日之事
特出於民志之未信而陛下所以動天地通神明者亦宜有待於外
哉臣嘗竊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非獨其才術勝人也要必有脩其
在我之道焉漢高祖入關中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史謂知其必
有天下光武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於是節儉飲
食動遵法度鄧禹吳漢寇恂邳彤耿純劉植之徒望風委質奔走趨
至夫備之於此而徼我者懼慕我者勸則高光之所以卓然成功者
以其本也臣願陛下推今日之所以行者擴而充之凡無益之作其
去之惟恐不盡凡利民之事其行之常若不及表裏如一如大舜察

至誠不息真積力久發為輝光流為潤澤則盛德大業皆在於陛下
救其一時紛紛之說復安在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此亦微臣惓惓之志也
孝宗乾道三年十月汪應辰自成都召還上奏曰臣竊觀漢宣帝厲
精為治其丞相魏相數上疏反復懇切以天道民事為言又勅掾史
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
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蓋古者君臣之間更相儆戒未嘗不在於畏天
愛民而惟恐有所不知不聞其精神之會合足以積誠意而致施規
模所成就非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非苟然也唐史亦稱明皇厲
精致治姚崇為相山東蝗起倪若水盧懷慎猶當脩德皆禳辭
以卻之事以遣使捕蝗為事其後明皇將事東都而太室壞宋璟
蘇頲請勿行以答天戒崇獨贊其行使明皇忽略災異而無恐懼以

宿之意治不克終以致天寶之亂崇實啓之夫欲治而不知以畏天
愛民為本其明必有所蔽其志必有所移治亂之原固已分於此矣
恭惟陛下日致孳孳躬行儉德無宮室苑囿之娛無聲色玩好之惑
留覽庶政不遺細微延見臣下不間疎賤至於雨暘或愆則焦勞惻
隱減損常度潔嚴禱祠以導迎善氣歲或不登則除租賦發倉廩以
賑救之絕州縣水旱而奏報不以實與夫檢視不以時者皆正其罪
戒懲創之刑部奏讞之獄每書屢下德音甚厚所謂畏天愛民之實陛
下固已見諸行事以率天下矣然臣竊以天人之理無窮而聖人之
心未嘗以自足伊尹周公之言天曰難諶曰不可信曰我不敢知以
堯舜之盛而以知人安民為難以脩己安百姓為病夫在天者常有
所不敢必在己者亦有所不敢易非苟為是謙退抑畏而已乃其理
當然也伏願陛下以聖心之所自得而聖政之所已行者擴之以廣

大持之以悠久陟降不違俄頃如一凡言行之發刑賞之用大公至
正無非順天理而服人心則感應君致以為天下福者將日新又新
矣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臣不勝
惓惓
五年應辰為敷文閣待制又進故事曰唐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云
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
曰此聖人教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
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
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眾若其據尊極之位炫耀聰明恃
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太宗稱善
臣竊惟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不有其善不居其聖謙沖遜
挹要由周實以通天下之情以兼天下之智此所以為聖人也孔

史084-050

孫逵對太宗之言簡直明白切於治道太宗能嘉納之其致貞觀
之治宜矣。
孝宗時擇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
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
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
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爲難。易將至焉。苟其用兵
河朔。僅得一郡。以視天下郡國之衆。恨然自畏。慮己之不能取也。以
問於禹。爲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青犢之屬。動
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務盡力以
爭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以大小。是於光武必有以定

天下欲廣其德以救天下之心職哉。夫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
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鄗。鄧禹遣官屬徇行郡縣
理寬結布惠。澤蘇困徒。存卹寡。其勸湯莫有以今之征伐非必略
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皆爲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爲不能
任攻長安爲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
賊群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緩以歲月。待其自
覺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歸附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得卑位勸諸
隸父老。以慰其渴盼思漢之心。光武以元功實之。豈其謀誤哉。
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處夷狄。則與地固已遠過漢光。而興復
倡狂。理拯齡五十年。其勢亦將自覺。聖主盛德日新。抗青磨夫群
臣宜亦有爲之詩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爲日月可冀也。
楊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

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者。必先敗其人
主之主而已。齊人德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
魯以女樂。聞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
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德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
謀吳也。吳得宰嚭而子胥誅。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
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
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爲
酒色。爲其不遂之奴。客狎而不厭。爲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
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爲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猶
枝其末而傾害其左而右實。世之君子之論其君也。亦論曰。人材
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
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

之君。繼體守文。不知難難而敗其國者。置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
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
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
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
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
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
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
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
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
業之心一變而爲逸豫。樂成之心。主已敗矣。蓋其惑於女子。蠱於伶
人。二君自以爲樂事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
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豈

階於外喪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于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本者至矣臣猶前以爲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于危而儆于安。今日之事小患矣。蓋纖小好尤外息而內行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斷聲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技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遊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機之暇從焉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慮也。獨不見高斷雞之氣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有好領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彘觀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備先王之道不如此則朽日燥。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

儀也。憂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寵戒焉之細娛而求至賢之至樂欽念天下書儒正學之源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脩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論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啟國躍孫其強易弱也。

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朱熹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即位之初慨然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汎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副聖心下慰人望亦嘗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

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

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聞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宮禍戊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處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黜宰竊位盜權之姦則豪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討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逐邪佞則忠臨之義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懈速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辯明誣枉慰撫

孤直。則瀾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拄
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達而紀之否也。謝却獻倖嘉獎杜國宜若
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常出於奇軍。政敗壞士卒怨嗟。則
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
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
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
紛未盡除也。天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莅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端然
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
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鄙陋之遺路
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
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譬猶繞乎事為
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

大宏達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
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illegible]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
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
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
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微者。可謂兼其本末巨
細而舉之矣。而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
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
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
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碍為達。而不知有所謂

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
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
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
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
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
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
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
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去之甚
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
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
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
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

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今祖宗
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
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慮
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
永有依托。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
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
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瑑拜其中。
無他所有。紬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
孝宗方銳志神武。若諫議大夫黃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
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
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
之法。朕常念之。

衛博上奏曰。臣聞君天也。天以元氣祖運物。君以神道制萬方。蓋焉而春燠焉。而夏濡焉。而秋肅焉。而冬盤薄乎太虛之中。旺吐融液。不可測知。而萌者達。屈者信。潛者奮。生者遂。人徒知晦然在上。若以不運為功。而不知天之所以祖運物者。以元氣之正也。經之為文。緯之為武。成之為刑。慶之為賞。奔走乎四海之內。動化鼓舞。不可測知。而大者長。小者懷。亂者定。肆者柬。人徒知巍然在上。若以不勞而治。而不知君之所以制萬方者。以神道之設也。惟元氣乎則是冥運旁然。化所以為天之高。惟神道設則震動靜專各得開闔。所以為君之尊。仰惟陛下躬大聖賦乎今六年。賞慶刑威。文昭武烈。所以殊稱天邦。莫安區極。宥天下以不測之神者。固已與天偉大無間矣。臣固有是說者。必臣之愚竊謂陛下有四三王之尊。一九州之蕃。夕事慮冠帶百豐之時。而功之所加。化之所被。尚未酬聖神之望。此臣區區

臣所以蓋願陛下體乾之健。法天之誠。而執神之機。以運天下。則何事之不成。何征之不服。何政之不治哉。

虞允文上奏曰。臣伏蒙聖恩。頒賜御筆。曲示疑心之春。臣下拜感歎之餘。竊惟陛下以天錫之智。勇天授之規摹。方略知臣至愚。何敢管清光之萬分。然出入同行之事於此。仰窺陛下營經四方之遠圖。銳始惟一。臣有以卜知上天畀付大勳大業。開億萬年無窮之基。書曰自然定矣。然天下之事。有點有感。而衆人之謀。有失有得。得失之間。而成敗遂分。甚可懼也。臣嘗觀自古明良之會。精神交感於一堂之上。而言意相通於萬微之表。惟信與誠而已。誠則不欺。信則不疑。不疑則無間言之可入。不變則無異論之可移。數業之集。蓋本於此。數稽所傳可考也。陛下秉誠任一。德方將以真情推布於下。臣嘗四顧其僚。惟有變事。雖使之處至危之世。而行至難之事。亦何敢不竭其誠

信倘盡肺腑。題闕於一得。觀事之成敗。以効後日之報乎。感天府靈。不能自已。併及其卷卷之忠。伏乞睿照。

衛涇上奏曰。臣聞君天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天德之剛健。君德貴乎自強。故造化所以運用不窮。而德業所以光輝日新也。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秉大有為之會。飛龍之始。厲精圖治。攬權綱之運理。儲版圖之未復。揚備禦之略。未忘念虜。規恢廣大之志。嘗見於詠歌。以陛下英武神聖。銳意事功。中興之期。日月可冀。然歷歲滋久。一事未就。仰知天識洞照。廟謨運掌。第書生固陋識。而臣所得竊聞者。自陛下即位以來。八葉多士奏陳。其曰附曰民。曰風俗。曰人才。曰賞罰刑政。曰紀綱法度。孜孜講求。不[illegible]十數端。而二十六年之間。凡所規畫。凡所施設。凡所建言。[illegible]以興利除害。而探致無有據。過不徹行。寬卿之政。亦民國[illegible]勇之

意而士弱未振。財已竭而常憂乏用。人雖廣而尚多遺才。兵冗而未澄。令行而諂改。舉目前之事。曾無足以少稱陛下意者。而何哉。於規恢之大計。事機易失。時不再來。陛下富於春秋。聖子神孫。本支日茂。以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子孫億萬年無疆之基。緒陛下一身任之。奇不圖終慮遠。謀謨其為宏遠久大之規摹。惟可以苟安無事而遂已耶。臣甲辰之春。獲借諸生。冒上而對。嘗謂天下非治效不進之足憂。而風俗安於苟且之可畏。大略言陛下即位二十餘載。於為治未決。而用將相委任而責成功。一時之臣。徒肆大言。欺誑亡狀。往往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因是少沮。故妄議陛下前日求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事又失於太緩。故庸常之流得以持祿保身。成偷安之習。上下苟且。莫肯任事。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衰。民生日以困。刑法日以濫。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臣嘗以更

化之說為陛下獻臣所謂更化非變法易令之謂也願陛下體剛健之德堅自强之志振紀綱以尊國體明賞罰以厲偷墮起萬事於積廢圖大業於日新顧豈在於紛紛多事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陛下過聽擢寘首選緣故實說愚衷收名綴首班行復因輪對瞻望天日臣竊伏惟念一介疎賤猶言朝廷大體則未信而諫聖人深戒若掇拾細故上瀆淵聽則又負夙心敢以奏篇之末據當冀陛下所採錄者請言之惟陛下貸其狂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

君德

宋光宗臨御初方求讜論太保致仕史浩進封事曰臣恭讀訓詞不勝感懼臣聞重華揖遜文命祗承而授之旨不踰數語謂傳之妙矣豈多岐哉惟精惟一以執中惟幾惟康而弼直乃人之主也中亦人皆有之欲喜怒哀樂方寂乎未發之時林協撒隨示萌乎作見之際豈可以言語得豈可以形象求操拾繫於存亡休戚分於勞逸指其大要名之曰心是故謀國之言必以正心為本心是百行之本心為萬化之原天地之災祥陰陽之舒慘日星之明晦禾黍之豐歉綱紀之弛張風俗之薄厚人材之邪正夷狄之從違雖萬變之差殊由一心之感化收之不外方寸用之彌滿六虛貫中一不正焉天下不可為矣所以帝舜當倦勤之日神禹於嗣禪之初首發其言戒以無稽勿詢書生之末學俗儒之常談也洪惟壽皇久御萬邦黎庶之昌陛下夙正一人元良之德百揆並革二紀有餘并翼諮謀措置施設庭承詩禮之訓至寢門晨暮之安金口所宣玉書不閒精微之理涵養之方既已悟於耳聞又復得之身教尹京之政民間盡所神明矣決之操天下陰受福利此豈師資之善誘實由父子之密傳淑源淵養淵照靈府瑩如止水之不撓皎如明鑑之無塵妍醜假分霄壤遁過此以往實必他求由是而去莫非此道故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要其極致則盡在乎明辨之熟矣而詞壽皇旌尤取類傾收英才之流屬為陛下遺制揚功不聞治安之興朝廷之上豈聞之間補益頗多總思就節一時之正以復於君事

有關遺下問閒退猶且除欲不厭煩瑣之聰綸綍備達田野之臣。遂使陳令亦承清問。竟夫無非為忠言之得無翻手。然含飛蜂走蟻之微而識尊君之義。食芹負暄之賤不忘享上之忠。為聖主推誠納諫之秋。無昔人逆耳嬰鱗之[illegible]臣學誠淺陋。材亦荒疎。雖寸長僅一得。是敢不量僭越上瀆宸嚴。臣竊謂人之有心。亦如器之有樞機。於此者不過毫釐之間。應於彼者實有胡越之殊。論人主之心。與匹夫而異轍。匹夫守之不正則禍止於一己。人主守之不正則害及於萬方。夏癸商辛秦皇隋煬驕奢暴虐淫亂荒亡。皆由一念厭此於初萌不得其正。及至百姓感頌而相告。雖悔何追。是以安定先言為承舜舍己於歷數在躬之後。始揚危微至妙之辭。臣又虛踈之具儀叨輔陰興之初政。挹其所學得遠達展。故非是適而不陳。偶幸新言之適契。不圖晩歲獲觀德化之成。又值真今出離明之兆。親以

不移之論者為傳敎之方。伏望聰明特垂采納。益以心正則本立。本立而道生。推而行之。未自邊夷踐阼之始。圖治當先。選官以輔諸事求賢而用吉士。則萬邦以正矣。奬拔取乎靜退。抑黜及乎奔競。則憂臣以寧矣。精擇守臣。確許久任。則江淮重地。荊襄上游。邊防可備矣。寬紓諸帑。下紓版曹。則大江東西。重湖南北。月春可罷矣。力求正揀深斥讒言。則正人安居。邪事退聽。習俗可變矣。博選謀臣。求勇將則車馬必備。器械必備。技復可圖矣。迎刃勢如破竹。善力則無全牛兹乃土苴緒餘。自然桴鼓響應。蓋本既立矣。末則隨之。雖知萬事雖繁。事在一心所運。一心既正。克定萬事何憂不成。自昔願治之君。莫能明見此理。崇高之勢不敢恃。富貴之習不能溺。兢兢無曠庶官。莫美昭事上帝。若馭六馬。若保赤子。是心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是心也。是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擇其賢者心而弗正也。不營土木

聲色歸惟其使吾心而弗正也。不寶珠玉。不育禽獸。惟其汨吾心而弗正也。不親近倖。不昵佞人。惟其蠱吾心而弗正也。不貪游畋。不務吠獵。惟其蕩吾心而弗正也。不事窮珠。不興大獄。惟其陷吾心而弗正也。所守如是。其應維何。能使上而風雨時。三光全。下而草木蕃。五穀熟。甘露降。靈芝叢生。麟鳳在郊。龜龍在沼。仁聲洋溢。和氣充塞四海九州。軍民百姓。如遊化國。如登春臺。百工師師。多士濟濟。六職承德。四夷懾威。樞機既正。天錫祥隋祉。措置基於不拔。衍聖壽於無疆底祚綿綿。子孫蟄蟄。於千億載。不足以為遠。範圍六合。不足以為容也。戮謂一心之正。不可為知致之權與乎。惟我國家。用為孫謀。壽皇得之於祖。陛下得之壽皇。所更張惟勤祖述。蓋興衰撥亂。觀時學天備文德以服遠。今恪後昆而作家法。此心之吾不約而同。陛下當念念不忘。孜孜求某。先自治以圖奔後繼志而廣崖。收效處勇。曰待

增光日月可冀。如此則壽皇付託之意。得陛下纂隆之益成。入躬重闈戲綵之歡。出享萬國垂衣之治。曰壽曰康。兩宮豈愛於蘊積。以孝以勸千古永彰於絕德。乃知正心於始。果可以平天下而正四方。臣久在田間。不知時務。加之精神已憊。言語無倫。姑誦昔聞。仰參明聽。退惟狂瞽。甘俟刑誅。

紹熙元年。給事中兼侍講尤袤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

三年。起居舍人陳傅良上劄子曰。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覩陛下大昕視朝。天顏穆穆。垂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揆會。凡所延見。由畫謹動。未嘗有一語一言。勿勞過差。一趨一步。俯仰失錯。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臺諫所宣。日分輿引班直換

按之時首官有司倘假移日寬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焉何者平
居暇時嘗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有碑就列卻乃深處九重都
不省記近在旬月頓違常度若哉而軍以構禍奚生撓議鋪相偶知
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
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有不能釋然者矣爲之震怒至於懟動雷發
感斷痛有行遣由此宮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
之心往往故作緣由欲開閒隙安至期會上梳沖懷所以感於臨軒
而奏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或號令之信陛下天資仁孝未嘗甚爲
誤也臣所以深揣陛下無故而得息氣之謗也臣聞人主之心當與
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物則爲雨露將以動物則爲
風雷將以成物則爲霜雪戒而閒審天體居然曠晴不爲之二矣如或
善夫人主喜則爲賞怒則爲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寧即天

但也宜容□有所不伏自古帝王莫有免世故之艱遭人倫之變
者矣要以宗廟社稷付託爲至隆天下蒼生關繫爲至重夫豈不負
究其心期於免咎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有棠
之意是皆轉禍爲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今陛下上有
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成年之子以孝敬聞兩宮三朝累世
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意而又遠邁不侔□□歷皇
一時賢才咸在朝列只守成業已謂小康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
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
欲爲胡鄉不可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懷況夫怨不在明慧生所
忽方其困倦但曰細故後以懲各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
國之勢譬如一身氣血精神責在貫通少有壅底便生疾患若乃咫
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遣使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復一日莫以爲

快人心益疏主勢益輕脫有奸險乘時爲利則中外之情不接成柱
之柄可移雖是積傳精神持世無從覺寤故數歲御戎陽退臣察
感聞謀宦閹或媒將軍徐爲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庭無以效
臣區區矣然則陛下何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也
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樂而且爲此化扶徒遠無故之議且
記焉一之變哉臣嘗謂爲君之要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之
詩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營則脈大山有樞樸之思深宮以爲判作
詩亦宜是容代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己之私也臣不勝
身兼顧附於詩人之義惟陛下留情幸甚幸甚
四字傳良又上劄子曰臣聞天不可以僞度也而示人易知不可以微
書而示人簡是故天地之神而萬物有所持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
德配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惟陛下臨御于今五年有所淹鈍天下

皆知其爲仁義略廣納天下皆知其爲聖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奏
常指揮動出意表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爲以臣愚
昧妄意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殊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臨下
例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爲陛下惡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則選擇從
初員又皆獎擢陛下何嘗惡臺諫耶給舍封駁被改除蕭嘗留
中者即是分人以爲陛下惡給舍矣然宰府細書付以元子而諸宰
然見信用陛下何嘗惡給舍耶正緣乞罷職致出部數日猶未
幸此人以爲陛下惡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於
使以左相爲上公陛下何嘗惡大臣乎甚者以致仕而恤典不下
則紛紛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儒客李某鄭中罷贈
既至然則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再請不獲則又紛紛竊
議曰陛下惡人言去彼辛棄疾召爲大卿彭某爲帥守欽以公對遲

行。然則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懸虛而中。觀之則陛下本心
端不如此。終歸於仁聖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也。寒暑乖錯晦明反
謬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德同符而或喜怒
失當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聽明之浩者矣。而聖體亦自若也。以是言
之。則不然虛謬不照給舍不然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況於惡人言
先惡人言者豈陛下之心哉。而又復自是狙丞翻覆官之權遠
陛下以疑阻衡李春。又言陛下之心哉。夫不察□□心而見其形似若
建而力爭之。是宜天聽喜惡人言難入也。靳於□□戶數不亦寬何若
自純而寬之恩歟。不畏罪何善自干雷霆之譴。罷救救半年乎此殆
事陛下亦盡反求而檢察之乎。若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檢察之曰
吾心寬大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者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故歟
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故歟
吾心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故歟。苟
有其人。苟言其事則直誤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陛下也
夫不察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議爭者群臣之罪也。陛下本心端不如
此而不察人之誤己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陛下誠以本心
之所存而檢察之。則知人之誤己者矣。知所以誤己。則外廷之讜論
可破。外廷之讜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讜論破而宮中
情意通矣。天下而何事耶。此國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為小康豈
拱而責成可也。垂拱而責成。則纏護然皆與今同等矩推而與今同
今同臺池鳥獸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直為此紛紛使天
下徒日夜洶洶也。臣最微賤最疎遠不勝忠愛之心。願陛下自悉
其端而不厭重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宗廟高遠慮而加
省焉。則天下幸甚。

傅良又上劄子曰。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必在無為而
厭多事。詳審聆納。不詢違忤。然言之未慮。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
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
勞。此之謂無為。君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或盡
項刻。則其始也以早為莫。其積也以春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豪六
子之功廢。則萬物不得其夫。今夫平治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
其勞。此之謂無為。君人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之務者。則必君
德也。假如君德不強而一日二日應萬機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宣
達者淹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
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之
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迺反多事乎。天將以無為反以多事
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讒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事者
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操政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
勞績。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習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
宮禁。因其燕安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
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蔡上張皇盜賊
夷狄之警而不以聞。日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疎。迎合之計中則
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
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患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
子者之利。外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
計者。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即斷。問或留難。有言必中
靡容熒惑。君德如此。是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德澤
撥網之業。夫豈非以恭其見於明效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已盡

之弊息。不采游言而察採罪職之微，最不尚偏斷而寧相觀政之實。擬行。不事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守定。則又讓居以來居德所不及也。臣竊慮聖心務在無為而進自强之論。誠欲陛下克此德濟以治效。於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間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給捏聖訓，遂遜不敢拜職，而詔旨丁寧，不可回奪。二三大瑞解官者事岐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顧象乞悻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蠹不小臣，白身補授，賑封敢者身矣，而陛下以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臺臣論列，至於數四，至逾月而後付去。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矣。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此臣之所以拳拳也。

侍良又上劄子曰。臣聞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恭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精深言之，姑舉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日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歲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衎尋坦娛嬉苑囿，至於春秋之必宜名宿直官從容晤語問以覽談。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由。悤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進醫藥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先父無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先動小物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蓋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本遺事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在扆顧瞻，儼然若神。雖視禮容無以寓其心，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

只恐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身衛機務之間，稍失次第，是實妨美晚其故安亮疑奉其說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易此甚謹耳。共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難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悉其常度而無異。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胄如舊歟。或觀方冊游戲翰墨等事皆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衎尋坦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陽之運，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之，未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此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參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度，非徒以觀政庶民，亦所以壽聖躬。壽惟其狂憐而神財寧。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元宋寧宗乞年論剛斷得失疏曰。臣恭惟陛下自即大位五年于茲矣。屢覽表疏，陛下寬盡下。自古願治之主，克己自勵，勉强發憤而不懈者，陛下為之無難為。真所謂有能致之資者也。然縉紳之間竊議者德播以剛斷不足為恨，群臣進對，必有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為如何。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為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奏稍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官寺減職于中禁而不用論，令內走取財於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如羣臣奏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以窺聖意，必自以為能駕御臣下，而權綱在我矣。然而紀綱壞於陰蠹刑賊，陛下雖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為異日之憂。蓋紀綱廢壞，國制亡。廢壞刑傷，則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雖聖

足恃。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萬物，統御羣
下。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人不敢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
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
去是而捨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斷。
然則剛斷者，蓋謂於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苟
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任己見，以爲剛斷者，不知孰爲此說。
臣深恐其疑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爲，未過以督后事下從之
從己而已。夫人言其或當從也，其重萬鈞也；示之以威，嚴之以事，夫
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循違者未必非執。孔
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熙無事，可以肆意自
御。觀天象則變異屢作，練察人情則輕浮易動，官府無豐之營

人有陵慢之心，無異駕孤舟之滄海，所以風濤未作，盍亟紀綱以立
國制，勵廉恥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況可忽之
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以强作也。臣願陛下務
學以明理，循理以致事。理既明於胸中而不可奪，則斷自明於事爲
而不可移。此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君所謂明斷也。唯陛下
察焉。
是年又上愛身寡欲務學三事疏曰：臣聞古者史爲書，瞽爲詩，工誦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凡天下之言，無不可達於上。近世言
宰相日得獻替于天子，侍從臺諫之言，其進已有限矣。御監而下，雖
有特對，然歲或不得再見也，至於百官輪對，大率近三歲始一周。其
言之得達于上如此其難，而當言者又不切當焉擇焉。人臣出入嗣
行之臣則不敢臣也。欲有言於陛下者有三：曰愛身，曰寡欲，曰務學。

治國莫急於愛身，愛身莫切於寡欲，寡欲莫先於務學，其實則一
而已。何謂治國莫急於愛身？古者人君立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
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宰相實兼三公之責，而不任三公之
道之教訓，傅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於保身體之責，雖世之賢者
未嘗留意也。人君退朝之後，不過女子小人以姑息之愛奉其君。
人姑息之愛，身體之賊也，而可不慮乎？恭惟國家天業來從元睦未
寧，寧宗皇帝屬育嗣未然，此意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故欲望聖
子身致太平。陛下不辨十分愛重，以克集此事。自天下言之，陛下
識不可不愛身。如寧宗皇帝之託神養氣，付陛下任其付託
之重，無損一毫。天下之責，以父母責子之猶切，人之一情也。陛下
朝夕起居之宜，飲食跣數之節，安望能嚴，則置念已乎？苟陛下自省，
尤不可不愛身也。故曰治國莫急於愛身。何謂愛身莫切於寡欲？

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自古人
君致亂之道非一，然大要不出是數者而已。陛下自登大位，六飛時
動，後宮嬪御，寵遇絕少，宮禁興造，外亦罕聞，不可謂欲不寡矣。但道
塗之言，或謂宮掖之間宴飲爽節。夫酒之傷性敗德，固不待言。臣竊
諺今年酒性大熱，是以凝寒則不冰，炎火則益炎。臨唐之暑，霜不
積。推其類者，天下之熱，未有加於酒者。臣竊聞聖體書若寒疾，此非
其致之之由耶？抑又有大可憂者，酒之爲害，不特不嗜飲者病之，善
飲者亦病之，何也？自其既醒，必悔，所以如其飲之過度，非其本性。然
也。蓋酒與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非不欲遠也，既近之則遠
之將不能也。臣嘗觀不嗜飲酒之人，每[illegible]則必嗜飲之人，不飲則
飲，而嗜者氣爲主也，故有酒則氣亂；不飲而嗜者酒爲主也，故無酒
則氣衰。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脈絡若不可支，盡而已勝，惡氣不能自

害其身故至于此。因循陷溺，不至沉湎不已。豈之與凡庶自不同，而人之氣體未嘗有異。陛下宮中無事，小小宴飲固不至此，然臣猶區區過慮，恐其不已而或至於害身，則非陛下愛身之道也。故曰愛身莫切於寡欲。何謂寡欲莫先於務學？臣聞善惡之機相為消長，此盛彼衰，未能兩大。所以惡旨酒而好善言，善言既親，旨酒斯遠。臣觀祖宗親近儒學之深意，乃是消弭人欲之微權，每以夜分之時，召經筵之士，不獨欲究義理之精，蓋亦大為燕豫之防。蓋聞古今之禍亂，則警懼自生；聞閭閻之艱苦，則憂慮必切。是即閑宴必要遜志窮閑。近日宣召經筵，多在晝漏，臣不知燕息深宮之際，何以為存養夜氣之方。欲請明就如義理，臣故曰寡欲莫先於務學。恭惟陛下聖性虛靜，義理昭明，視臣所言，何啻白黑涇渭，臣所謂陛下聖性得一願加聖心焉。臣愚欲望陛下精擇名儒，賓之講席，日與之講論研覈，夜與之商確古今，日以聖學，日以高明聖德，日以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後於宴飲之間，漸為裁抑之限，視尋常御酒之數，十分中減一二，漸減至三四。如此數月，必天有益，不特身之無害，而後亦無不慈矣。保國寧家，孰大於是。伏惟陛下留神。

翌年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天者也。故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一事而不與天同也。是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無一息而不與天通也。是故以五事次五行而驗之以庶徵，要之以五福六極，豈獨為是牽合附會？人之一身，氣作於內，則動於容貌，形於顏色，着於是物，理容有二哉？恭惟陛下愛人如天之時，惟陛下事以天之身，直陟降左右，與天為一。和氣致祥，宜如影響，故自去秋以來，天變數見，星變地震，至兩土亦嘗作於夜，黑子見於日，大旆相去數日，雖有一事，當是時人皆莫知其所以然，臣竊為陛下憂之。而臣則不以為憂，何也？見天之不忘陛下者甚切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然異災見之於乎，雖誠懇訶責者甚可畏，其意在懲懼之誠，人焉得因是以恐懼修省，乃進德之實地也。此臣所以不一憂也。又去十一月，晝日無雲而雷，人情駭懼，其晝晴天夜雷者又曰而日中黑子，頗消，當是時，人皆欣欣然為陛下喜，而臣則不敢以為喜，何也？臣於此，見天與陛下昭合無間，陛下動靜語默，可少有不合於天乎？神宗皇帝嘗語兩而應，書於春以時，如此焉，一於德有損，其災應當有後耶。此臣所以不敢為陛下喜也。臣謹此欲告陛下：又夫左史枝實右史，既皆貲而定之。天之視，無以為戒，惟念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陛下一言一動之善，臣皆得記之，以為世法；陛下一言一動之不善，臣亦得記之，為世戒。作而不記，臣固不敢辭其職；然書而不法，臣亦豈足以塞其責，而使陛下貽萬世之厚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吾天道也，古之王者能存天之王道之，以至史卜巫瞽侑，諸臣運左右之，少有不正，諸臣皆得警懼於王者，諸臣固欲拘檢於王也，寔藉之以自拘檢其身也。後之史官書必書，謂之善於其職則可，謂之忠於其君則未可。近世記注之官，以直前使得獻替，此意蓋善矣也，與其必書以懲其失於後，孰若盡諫以救其失於先乎。此臣區區之心也。臣愚欲望陛下反躬自責，循天道，欲如天之剛，則無所牽制，不屈於欲；欲如天之健，則終日乾乾，不敢怠荒；如天之中，則每事循理，不倚一偏；如天之正，則一出於正，心之純粹，意因是一而不二，則參天之純，由是養之至和，則為天之

粹由是而無一而不致其極則爲精。與天渾然矣。陛下誠能無甚高
守之於上，臣寮靖共庶職而欽承於下，君臣之間雍雍熙熙，豈不休
哉。萬一陛下未能以道制欲，則雖欲諸臣將口銛舌以前取容，亦曾
所不可。蓋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與天相似，而其臣不諫，則爲不
能以天事其主。此乃不忠之大者，臣不敢也。唯陛下察焉。
此善竊黠言厚對使殿上言。遣皆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創不
能遂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廷曰：臣固知之。覆
豈宮禁間或有擾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閑宴之餘，觀閱之時，聲色嗜
容有而自致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雷電
寂寂終淪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
劉光祖上奏曰：臣李以道擬自今請凡人主一言一動，所當合
而物達於翰墨。二府大臣常日奏事，陛下曰俞曰吁曰可否之

於王者心之精微，見諸實政者也。不得備聞，退而直書以爲信史乎
可記者，侍從臺諫諸對，百官除授對賢，司寮臣陛對，凡之所聞者
得引奏事，各關本省，以所得聖語書之。而比年以來，一切臣寮則無
兼侍聖語，習成定例，使該旨帶而不彰。心筆無所著，見只如具相以
司農少卿叫對，引見首處五事，言諸至思，蓋陛下使臣所奏，修正要
只從原頭理會。臣對云：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望陛下致力
於此，則視言視聽四者，俱治矣。延欲以所得聖語申省，則過□不
然。於是亦例云無之。臣今以記注爲職，若不中明，則雖有以及之，等
亦無自而紀載。自今欲望陛下於群臣進退之際，雖所陳進和所且
延對所嚴憚，如所款容，或以王者覆要，懸賞或以忠嘉或黔訓飭之
曰是非，曰可否，曰善惡，使天下昭然知人主好惡予奪之所本
今奏事臣寮凡得聖語，即以具申本省，不得一例將有聖語云無

所以別無庶幾主道昭明，史筆傳載，以垂萬世。雖然，外朝之言動皆可
得而知也，宮中之言動不可得而知也。可得而知者，固所當謹；不可
得而知者，尤所當謹也。謹於所不見不聞之地，則所見所聞之地從
容中道，不待謹而自合。謹於所見所聞之地，而肆於所不見不聞之
地，人將窺而議之。以一傳十，十以傳百，播之四方，轉相增飾，吁可畏
也。臣因申明本職，冒言及此，惟陛下留神幸甚。
寧宗即位初，吏部侍郎彭龜年上人主當理情性疏曰：臣聞人主莫
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矣，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
初，匡衡首以此爲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
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
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譬於人言，而衡乃及巧僞之徒者，蓋正
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爲撥從而救正之；巧僞之人知君性之偏，
則以爲善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
知巧僞之人而不爲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知衡可謂知言者也。
臣仰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僞，此三代令王之所難得而濟屑以
求賢主之所未有者。唯是傷於太急。臣侍讀邇筵講讀之暇，每以爲言，
亦蒙陛下和顏開納，不以爲非。今既踐大寶，則嚬笑之間，治亂所繫，
尤與昔日不同。今日君急則所傷者多矣。易稱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書稱舜曰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
與急爲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
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
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材之際

僞不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弄權。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
若有機數。僞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僞之徒。誤陛下
也。臣嘗敬讀擧官之銘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爲者哉。此必有所自矣。
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曾畔所講元祐
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
其黨始可進耳。此語一出。今人寒心。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
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
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有如
聰明必能照見情僞。則知近日之擧。爲是爲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
臣備員勸講。其職以養君德爲先。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言狂妄。實
當萬死。臣下情不勝殞越俟命之至。
嘉定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臣不勝起敬起恭。有請于陛下。

陛下已自信陛下已有大道乎。臣竊恐陛下衷中未必自信。舜曰道
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
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
云爲。虛明之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
大道。有此光明。而昨者吳曦之變。羣從胥之變。近又羅日愿之變。又
有江淮湖湘之寇何也。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謂心思微
動不勝其變。故曰萬。後儒謂之萬事非也。舜爲尙兢兢業業。陛下宜
法此兢兢業業。非有所思爲也。平常日用。無作好。無作惡。無怠無荒
而融明無不照。知微起乎意則昏蔽。則放逸。陛下聖性雖然無所害
好宜情明無所不照。擧無失策。而猶有搖變。如前所云者。臣妄意恐
意微動。如雲氣之興。蔽日月之光。或有不照之處。舜爲抑戒。猶以精
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孔子曰。毋意。不起意則此心光明

所照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禍見。治亂之幾。似是而非之言。求
可得而惑。隱微之情。自無所不燭。常淸常明。可以弭禍亂。消天變。祈
天永命。其幾在此。此非世儒所能知也。惟陛下競業毋忽。
嘉定中。都官郎官袁燮上奏曰。臣恭惟仁聖在上。涵育群生。無有遐
邇。同一覆載。施恩務從其厚。用刑寧過乎輕。無愧於古聖人用心矣。
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明效
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爲不久。而稽其效驗。尙爾遲遲。何可
不深其故歟。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原治道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
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
强不息。故常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並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

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亦未嘗能勉强振作。興起治功。燦然
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視今之治。具已畢張
乎否乎。民生已畢安乎。未也。更化以來。招延俊彦。隨才授職。責其功
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頹綱未至於盡擧。宿弊未免於猶存。則難以謂
之畢張。郡縣之內。財貨流通。米價至平。閭閻熙熙。遠過曩日。民生以
爲安矣。而遠方之民。困弊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重慶
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畢安。陛下尊居宸極。臨制萬方。惟所欲爲。其
誰能禦。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猶未至於昭明彰著。歲
月駸駸。而既止此。宜不深可惜歟。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溫柔自喜。而
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求職兢寧及。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
延訪英豪。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
非精神矣。號令從此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號令之精神也。

蘊一有德而千萬人從。職一有罪而千萬人懷。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恭而無媮墮。有潔清而無貪冒。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逋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盡威恩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興於禮遜。五教屢寬。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手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昔我藝祖躬上聖之資。當窮繇分裂之際。爰奮乾符。如辟開闢端門。新路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緒。若永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周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

也。惟陛下省察。

又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大體。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表裏從之。則天下可以大治。闕於大而拘於小。難乎其致治矣。陛下尊居宸極餘二十年。無聲色之奉。無遊畋之娛。無耽樂飲酒之過。不事奢靡。不殖貨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無之。可謂有聖君之資矣。然影者形之符。響者聲之答。君德者形聲也。治效者影響也。陛下視今之治效爲如何哉。以言乎財計。則未裕。以言乎兵。則未強。以言乎人才。則忠實可仗者寡。以言乎民生。則愁苦無聊者衆。明聖在上。而是數端者未滿人意。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見。蓋有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乾惟其大。所以能首出庶物。堯惟其大。所以能光宅天下。大則足以兼小。小則焉能兼大。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古人有言曰。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觀其餘矣。夫小節亦豈可略哉。蓋處人君者。必於小而不忘於大。故抑揚其辭以扶廣人主之心云爾。竊聞近者禁中銀器頗有遺失。掌者不免加以責罰。法當然爾。而陛下惻然憫念。易之以銅。積羨如此。可謂儉矣。不忍以器物累人。俾貧者息心。而掌者無負。可謂仁矣。臣願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充而至於中外冗費。無不節。自一念之仁。充而至於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快乎。其大哉。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以羊易之。孟子勉之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唐開成之主舉衫袖以示近臣曰。此衣三澣矣。柳公權譏之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由是觀之。人君於小

大之辨可不審哉。天下。大器也。惟大君爲能舉之。伏惟陛下恢恢志氣。無自菲薄。篤信聖人之言。力行先王之道。立大規模。成大功業。以隆我宋不拔之基。豈非大君之所爲哉。古人恥君不及堯舜。此中常之主猶欲引於當道。況陛下天資粹美。一心淵靜。足以與古帝王比休而猶有未及爲者。此臣所以發於忠憤。不能自默也。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惟陛下自彊不息。日進無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寧宗時煥章閣侍講朱熹上奏曰。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

吾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吳將季札之使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殞其身。不汙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若天運艱難。國有大故。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惘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業。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踰今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懌。學士大夫軍旅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將使轉而發於事。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竊而猶有可議焉。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頒賜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事務積其誠意。則以格于親心。然後使陪嬪盡見貴戚。餘羽衛。盡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討論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變亂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事。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平。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殷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蠢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留之。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講對劄子。四。人主心術必有所向。何謂所向。向定其意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壽爲陛下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志在復大讎。恢定中原。迎還鑾九廟。則其志向在恢復。及太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意少寧。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向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付以進取之權。是見臣下有闢章奏議戲論要至於無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進朝之儀。是見臣下有闢章奏議戲論要至於無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違者。以有定向。不雜不亂而已。雖然以臣猶以爲偷之說。而非動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質純粹。純無嗜好。臣切以爲陛下之學方如止水。方如明鏡。以此爲寡欲。以此爲三王無不可者。臣猶未知陛下之心所向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主一事。則將盡徒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泛泛然日復一日

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illegible]權之所自出也。儻陛下特聽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衆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或爲一有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著也。故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拯民窮爲所向。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是朝之夕。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illegible]事[illegible]然。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爲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illegible]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何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救民窮爲所向。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著作郎吳泳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率儉。任[illegible]以[illegible]讒邪。毋以[illegible]達言。[illegible]以學御族在士。毋以庸吏之色。代天[illegible]防微杜漸。正本復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推所由之[illegible]明以經世務。推所含之精神以強國政。推所用之心力以[illegible]民[illegible]所當省之浮費以爲造士久成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illegible]冦賊。雖以是達久安長治之業可也。

衰哉。友上言曰。臣嘗觀夫子之言曰。爲君難。又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大哉聖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下以春秋方盛之年。履九五崇高之位。固欲長享天下之奉。而安守天下之尊已。然爲君於上。而所謂難者。雖一嚬笑之細。而無所不寓。陛下盍亦知人君之所謂難者乎。臣請爲陛下略陳之。夫貴爲無敵。富爲無倫。富貴之極。爲君者獨有也。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慶賞刑威。爲君者獨專也。有以富貴[illegible]此。刑罰天下之事。宜若無有難者。嗚呼。是豈知爲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慮之間。無吾之所謂難者無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難。而畏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爲難而忽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得而不能守。蓋知其難則畏。畏則無一而不謹。不知其難則忽。忽則無一而不縱。陛下試觀自古賢君聖主。凡守此大寶。居此大位。而可以忽而縱者爲之耶。君人者。大則政刑號令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微則言動嚬向而繫於教化表儀之本。細則聲音笑貌而達於視瞻觀睹之地。小有不謹。則悔吝隨至。浸以不善。則災害有作。大而悖理傷道。則亂亡不可禦矣。此必至之驗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否得失。攝聚於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嘗思前日之在潛邸與今日之展大位。其難易果如何。方陛下潛龍之時。養聖人之德。儲天下之望。其一身之所形見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盡關於目前之安危治亂。而天下之議論責望

其屬於王邸者。未必如是之切且至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託。下爲四海生靈之宗主。萬目之所觀瞻。萬務之所關繫。萬口之所責備。其爲甚難事是皆是。凡政刑號令言動嚬向聲音笑貌。是三者一有過差。小而議論責望之。而利害休戚之。大而安危治亂皆所由出也。陛下當此之時。其視潛邸之日。難易固自判然矣。試以堯舜觀之。其君臣都俞之間。則曰。后克艱厥后。又曰。惟帝其難之。方且兢兢業業。知其艱且難者。而不敢自安。蓋以爲君之難。動有所關繫。故堯則不敢以位爲樂。而舜則猶有已憂也。由漢以下。知此難者惟唐太宗。其言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與諸公謹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以聰明絕人之資。其[illegible]四天下。若不足道。而念慮發言之間。且知爲君之難。反覆憂畏如此。此貞觀之治。後世所不可及。本朝太

祖皇帝嘗謂近臣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仁宗皇帝嘗下詔曰當念守文之難。敢忘置器之重。祖宗念爲君之難。其形諸詔誥者不敢一毫有易心。故能垂裕於萬世。此又陛下之家法也。雖然。知其難而圖其易。顧豈無說於此乎。臣願陛下不以有位爲樂。而以保位爲憂。思其如是之難。而圖其爲說之易。一念之發。則以爲難曰是善乎否也。一行之出。則以爲難曰是特乎否也。居隱顯則一其心。不以隱而加忽。處細大則一其待。不以細而弗察。小而聲音笑貌。推此難之之心而不以安發。微而言動擧止。推此難之之心而不以輕忽。大而九州號令。推此難之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閨室屋漏之中。常若臨者之在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唯善是循。惟不善是去。懼人言是長。惟過失是憂。其難在爲難之在心。則有治無亂。有安無危。陛下享國萬年而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强無疾而能惕

爲難之。飮食起居。必畏必謹。則疾疢何自而生。彼特其强者易其所難。縱飮食愆起居。不病則已。病則雖欲救之。何及哉。臣竊聞邸報在獻納。幸遇陛下始初淸明之際。虛心聽納之時。用敢盡竭愚者之言。仰裨聖聰。唯陛下勿以爲迂闊。而詳察焉。天下幸甚。

衛涇上奏曰。臣聞天之愛人君甚。欲扶持而安之。人君之體天意者旣至。則天心之愛人君者無窮。此自然不易之理也。臣恭惟陛下頤籙初膺。受天眷佑。暨聖仁壽聞於天下。祗若慈訓。丕承大寶。二年于玆。天意益彰。咸召彌遠。自初行大禮。每擧常儀。與所臨若有陰相者。於兩暘順序。年穀屢登。四方無虞。邊陲不聳。自昔人君臨政。願治懷慨。想而未能致者。駢蕃類見之。豈惟中外臣庶。莫不觀太平。陛下親此景象。亦不自喜。臣嘗考之往古。蓋驗之當今。竊有所懷。願質之聖心焉。夫祗天之愛人君若是。則所以望之者亦甚。唯此心對越無息。副其所

望。蓋天人相與。實爲易玩。其所蒙不自省循。則天心之愛或有時不可恃。而譴咎傷敗之來。未必不基於此。由是觀之。則凡天意之順從。嘉祥之協應。人君未易晏然自處也。今天心之愛陛下。可謂至矣。不識陛下所以體天意者其已至乎。抑猶有未至歟。臣竊謂與天得陛下以大有爲之時。所以望陛下者。任大守重。固當精思熟慮。實體禍福之所判也。臣不敢遠引。亡論請以仁祖及壽皇近事言之。仁祖臨御三數年間。水旱仍臻。天變數見。可謂多事。然在位四十二載。深仁厚澤。淪浹四海。而至[illegible]萬世。號稱本朝全盛之時。壽皇初受內禪。變故兄貴。連歲饑荒。逆虜犯順。若不能一朝居者。然二十八年之久。方內又寧。生民休息。雖大志未就。遠虜小康。有光高宗中興之治。夫嘉祥之應。不必見於慶曆元祐之時。而災異之來。適出屢乾道淳熙之志業。則今日天意順從如前所陳者。殆未可謂至善。

可畏而未暇自喜也。陛下將何以堅之。昔楚莊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蓋在陛下者之於心。反之於身推之於行事而已。臣不勝拳拳。願陳其愚。

涇又奏曰。臣猥以庸虛。承乏洊擢。自惟空疏。方祈外補。忽蒙誤恩。俾司記注。日侍淸光。在臣可謂僥倖。而內視闕然。念無以補報。竊冒昧布其愚忠。幸陛下垂聽。臣竊惟自昔人主。非不願治。而君德未克有成。或失之精易。或失之暴虐。或縱聲色。或崇貨利。或事奢侈。與心一有所溺。臣下莫能救正。治亂之分。實由於此。今陛下寬仁天覆。聖敬日躋。淸心而寡欲。好賢而樂諫。凡臣所謂前數者之患。無毫釐之累矣。以如是之聖質。而有意於治功。帝王之盛。要不難哉。而陛下踐祚以來三年於此。四海之內。延頸以望。以聽雄斷之發。而卒未有以大慰服天下之望。何也。毋乃聖心或未加乎。臣聞人主一心。固不

可有所溺尤不可無所用也天位雖不可以爲樂尤不可不知天位之至重也天命雖繇其自至而尤當知天命之可畏也崇高富貴雖不可恃爲人主之利勢不可以無所據也若曰吾旣不以位爲樂而視之若可輕吾安於天命之自然而不畏其難保蒙富貴不足以動吾心而舉天下臣民事物之衆一切不以經意此非帝王所以出而撫世御俗之道也臣昨在遠外傳之道塗咸謂陛下臨朝淵默寡言於事少所可否臣始聞之而未敢信已而備數朝列兩嘗賜對臣雖不能無冀而猶不敢謂盡然也及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者兩月每觀陛下尊居穆清是見羣臣自宰執之敷陳侍從之獻納臺諫之論奏以至中外庶官之建對奏篇無慮累牘前席咸垂務將陛下霽色溫顏泰聽廣覽雖靡閣厭倦而聖志謙虛深自退託未嘗有所咨訪有所質問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進言者不得極其欲求言者無所載其義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臣實惟爲夫陛下所以未欲形於言者豈陰拱自睟擇觀默察有所待而后發耶則陛下臨政在御不爲不久機務之變可以槩見矣將深思熟慮抑畏謹重容言之或未審耶則輔弼禁近之臣皆股肱耳目陛下所親信委任而小大臣子孰無愛戴君父之心誠有未當豈不竭誠効忠妥最懷情而不自盡庸何損於盛德耶蘇軾有云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旣出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話言以爲聳動之具陛下累何嫌何疑而憚於言耶臣是以妄議陛下之未加聖心也人徒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知天未嘗不言也昔聖人作易六十四卦而獨以乾爲首乾天也亦所以言君德也定卦當陰陽相雜而乾獨純陽成卦蓋天之德純乎剛惟剛故能自出其新乎剛健動靡爲而春夏以爲而秋冬蓋爲而雷霆風雨而爲雲霽開闢發作無不自我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不言必與天同德而后可也儻泊然於天下一無所用其心而惟靗於不言則是啓頹惰之端與因循之習忘遠大之慮怠任久之圖以是而求治功之隆猶適楚而北轅鑽水而取火也陛下承列聖二百四十年之業書膺太上皇付託之重臣誠愚戇竊揣陛下聖質有祖宗之風仁慈恭儉無失德過行真大有爲之主時可爲而不爲僕游悅恭偷安歲月臣恐志士解體人將窺測陛下淺深甚所關繫者非細事此臣區區私憂過計懷不能已輒因史事爲陛下極言之也臣伏願陛下念宗社之甚重防禍亂於未形毋恃聖質之美必加聖心自今以始於聽納之間留神省察審發德音特出英斷二三大臣相與都俞吁咈務歸至當凡百執事有所是非可否咸決以至公庶幾下情畢達事幾洞然行之以剛健積之以歲月將見志氣之發如日星之昭明號令之行如雷風之震蕩號御之勤如四時之不忒德業日新令聞日彰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保皇國於有永權夫將於無窮福本源特在陛下此心而已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不自覺其狂僭惟陛下財幸

宗正少卿崇中行上奏曰陛下初踐阼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御虛安於無成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

君德

宋理宗寶慶元年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竊聞陛下近者涓選日奉移御清燕非特怡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欣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默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披攘荊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竟攬賢材屬精厲勤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乃即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者創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祗懼其容少忽若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

恭儉之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致盡當人主之奉今宮闈豐暇與服用之需顧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倍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眾攻非卓然剛明弗為未有不浸淫而蠱惑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肅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五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古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棧泰也古者服喪作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豢人大官之供不可不極其簡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牆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儀衛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昇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況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問聰萬機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豈愛親者及其大焉況左右使令者乎今群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壽安隆

於上則群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講地者親承聖訓甫可擇言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敢陳其蒭蕘補萬一惟聖明擇焉

紹定六年德秀為戶部尚書又奏曰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忘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說竊以為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矣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為予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求耶又觀太康之於夏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

嗣以欲敗度縱敗禮而穀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諶是以謂之靡常然預知二公怨懟之患非過計也然嗣體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夜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爲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藝祖基肇造之而太宗定之高宗基中興之命而孝宗定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爲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爲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爲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爲中是息矣豈苟然哉今中原淪擾天之簡求民主寂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嚮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嘉定中臣嫁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臣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

於是進祈天永命之戒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專政惜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爲迂闊而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恭爲沙磧天台甚至州化爲湖而都城之災尤爲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火之厄無年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九廟之靈權臣殞命陛下親政矣明詔歡薄海欣觀而於外攘內修之政未及大有所爲金虜以滅告矣群雄虎爭猛敵方張邊備課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可慮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以爲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效而乾文示異雖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禱禳小數諂瀆鬼神之謂也

稽諸召誥曰欲稽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座隅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絶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譎狎之謔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爾然自持曰俳優在前帽才在後昔人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于此皆足害敬故而遠之不可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于此皆足害敬屏而絶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爲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家曰朕言動之

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乎一念之慮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失不敢忍亦敬也推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政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吾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戕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爲楮幣易換鈔鹽罔利之術而受縣下之刑估復編類並及無事而民怨其甲也然忠良而進含劉東齊子以付豺狼遂也救牧拒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恥道絶賄賂公行以賑貨器明知帝畏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爲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姦惡吾權豪運者雖私人手澤所居爲之而民又怒矣江湖閑廣三衢之邑相挺而起生靈一蒙其害者尸口或乃殘什七八萬而無

者又以官吏爭占爲宮田里荒蕪州縣僉條亦無屬於驛林其山
之所歸也可勝嘆哉仰賴陛下布擴平之路一先而新之然田子
舊習者雖爲善心之感用于當政者未此息有之患益此道雖實而
昔之騎達者而在職吏雖黜而贓多者或反漏網加以漫至流與江
淮之間料調百出而至騷然民不堪命達而襄蜀柳又可知臣竊非
所以語本根壽命脉也陛下垂仁寧惡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與念中
媿諸吏尺部也結剋之政漫聞料調之擾悉從禁止欽遣命者四方
兼救至於行都近甸爲沐浴雨露之貴而拮据物貴爲生孔艱嗟嘆
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鮮鰥寡盖窮悴之人奉者既盡患澤而
蒼鮮然咸有生意此海內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從民
之害者斟酌所上封事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陛下

五

真能敬德於上而後斯民樂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振起之者
真在於斯乎天意之悅民心之歸民殘暴所至爲諱必非壽命之所屬陛
下奉承天意以日新其德敬爲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豫
若天與俱强勉力行無不真以承續休命於無窮乃臣願天下謹有
其民中外政物將爲之可畏哉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
實憂之昔梁武叛王而南晉自謂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
情之何及哉以乙卯之言告臣之語不能自失乎諸公縱之業遂底
梁武平生所爲違天悖理何曾略數無傳天之意和者未世之效其
共宜哉臣區區所陳於周召亞有共戒必不欺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豈不以告陛下乎臣之愚忠社稷也一心亦明良際
實濟初經了清上奏臣不使待罪之私從際下覽觀御揆今待
從言語之臣以次而對日神爵□□□□□□□

且文懇諸臣嘗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
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盂貫通上下
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
與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乎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
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
下同流疲動以應使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俯
觀仰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上帝不愧
則陟上帝而發号號四方而感感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奇
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
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

六

應迫近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濩而降劉向亦以爲陽不閉
陰陰見間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
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未爲側聞陛下燕閒講讀之餘
夜來嘗作服終夜爲之不安嘗益恐懼脩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
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千手十目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
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
心義理所寄是之謂天不愧乎人是不愧乎天也不畏乎人是不畏
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毋專以
精祠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
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饗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見乎其
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交終而無怍事大母也毋專以儀節爲恭當
使此心□□□□□執玉奉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

陌執事毋徒以尋蹤爲儀也。常使此心寬廣，可覆蓋下而無所伏對
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純無光明日新而不可已。
搢告于萬方，非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殷盛而
無所藏。心有未審，必反覆開辯以求之，毋厭頻以自畫也。心有未可
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思慮養晦存朝皆暮省
無須臾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證以觀庶民，以致諸三王，以
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者也？不然，則庶民
且弗信，而況其他乎？聖學淺深之候，氣數盛衰之機，世道理亂之變
人物消長之機，根於此心，決於此時，惟陛下之圖之。
丁翁禮禮部尚書，又奏曰：臣嘗從師友講學，所謂治國之本，始於正
君。嘗稽神書思，將爲陛下力陳修身齊家之要，既至近，數則詔問日
異，然或者指臣爲闊於事情，又不能諸臣爲當世，故上學。故臣先爲陛

下講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而本原之論，何可以終無一言也。
臣等惟後世之治與古絶異。古之人君以天下爲至難至危，如履虎
尾，如踏春氷，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保臣□王，位太史奉諱工師
誦詩，御瞽幾聲，亞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
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犨民在旬，其鄰在門。人主無一事
不戒懼也。雞鳴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
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彤管，記過。人主無一
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夕，兢兢業業
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
深居轉清，而殿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之書非暬御之臣不得

上聞。千數百年以來，楊壽一繫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
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操士大夫不偶，從朝數刻之外。凡以
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理政事之原抑，以保壽命之本，身不得
康寧，不得蕃延。以是求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操者十年幾
無以自白於斯世。今幸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效職，內而
妃嬪媵御便嬖承懽，自淺中者視之，以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
天下太平，豈及時爲樂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曰
勢重形伏，其實甚孤，立於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
夫獨居深宮之中，其所託之以積心者誰歟？當此事變遝來之時，可以
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
宗子者，僻親王之適子也。無適子以爲之城，則王之獨居，何恃而不

畏乎。故繼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陛下誠然及慮及此，則今日孤
立之勢亦可以自覺矣。傳曰：后妃有正淑之德，則嗣續有賢聖之君；
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此言古御事以會精神，則可
以永壽命而蕃嗣續。臣嘗紀魏史，明帝就于後宮，建尉高柔上疏，以
爲嬪嬙過數，聖嗣不昌，宜妙選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
且以貴精養神，專靜爲寶，則螽斯之美可致矣。觀明者雖不足爲聖
時道，而柔之言實保身蕃嗣之要。故臣願陛下念天命之不易，思王
業之惟艱，必也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色，則思慮
精明，清心而寡欲，則體力堅實。無淫聲亂色，所以血氣循軌，無逸樂悉
禮，則精神內守。豈惟保壽命之道，是乃致嗣續之原。臣之所憂甚於
浚宣之女，故或冀其爲慆者若此。昔夫韓琦言於仁祖，所謂建學內中，
擇宗室之賢厚好學者升入內學，其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說也，亦宜

寧入聖處博古而措定焉羞衮之處退佚芳餞
端平也茲書乃監衰甫上剳子曰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
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里之織悉遠而邊
鄙之變故近而宮闈之興寢臣下言之可謂詳陛下聽之可謂熟矣
而至於切陛下之身之心者間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
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為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疎遠去國一
紀茲叨誤涯幸覲清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哉臣嘗讀無
逸一書蓋周公視成所作字字真實吐自肺肝非從紙上空言而已
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全五康祁而壽壽
命之原由彼則斲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於隱微
而萌蘗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
逸故此書戒以後王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懼其心志內蠱而爲

伐德之斧也勞民動眾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懼其窮極民力以騁耳目之娛也輕改舊章是之謂逸故此書
戒以變亂先王之政刑至于小大懼其縱更數易而無底麗之守也
不恤眾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懼其怨讟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竊殺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
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踏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預防
列此數條凜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
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託惓惓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於吾負
爲有負故其勤事真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
幾無愧於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固切於成王之身心尤爲世帝
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乎天錫聰明躋乎有恪攝且孜孜勉
勉崇儒重學其於帝王之道蓋已脗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

陛下告焉蓋臣即此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累符節之相與給若端
爲陛下而發言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固知節情欲之源以
保天和持敬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
爲慶也譬彼夏草暫爾芟薙春陽一轉芃然復生何則元有蔓草之
根固與無宿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蔓草同受一氣而
不能兩立嘉禾茂則蔓草不殖蔓草榮則嘉禾必枯反以理以觀此
身嗜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嗜欲之根當
絕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必者而況女德無極易以蠱人耐
制于酒克終實難尤陛下所當兢兢戒謹也陛下固知慳恤民苦而
不免積怨讟之實存心仁厚而未嘗睹省毅之合矣天下咸以是賀
陛下臣亦未敢以爲慶也數年以來江湖閩浙寇盜交作吾民死於
鋒鏑死於徭役死於兵革者則死於饑荒者何可數計量以袪今日

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讟並起昨者中原有可乘之釁臣下盛唱
恢復之策雖未免因於僥倖首事之路於道塗偏師輕動兼甲而盡歿則陛
下非不愛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意殺人之命
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於百姓而百姓怨乃歸
於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逸之所書
論者王聞小人之怨詈則皇自敬德大哉敬乎敬心常存必不溺於
情欲必不移於玩好必不害民必不往民天下欣然戴之爲君而又
何怨之有不然蘊蓄一毫少懈邪佞乘間而入傷心虐政由無端
其極也民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詛聚於萬口
怨萃於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怨不歸於
一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人怨乃爲己怨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嘗一

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逆欲之極。至於
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於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矣
奚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憂欲而藏之。夫欲之開
是也。然則新宮勝果為何事耶。以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信甘言而
弛武備乎。臣愚前日之輕舉與今日之宴安其為逆一也。抑臣又聞
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為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
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經帷。親近儒生。若可以
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身不行焉。則雖勤亦逸耳。是故聲一致壽自
彊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書相親
是心也。入而與妃嬙相處亦是心也。浩朝聽政之時是心也。蒞朝便
坐之時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須也。在大易謂之生
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息。一念間斷則仁壽不可
長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保建成王至于壽考者。立以元老大臣。其
責切已故耳。陛下可不深念於此哉。臣曩者特指江東因孝卯嘗仰
之後。嘗攤伏惟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為諱。抱此孤忠。無階得
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一悟聖聽。惟陛下財也
甫又上直前劄子曰。臣根以庸虛。曾膺拔擢。司記注。直前奏事無
也。今事之當言者寔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為罪。臣其敢
苟為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
德。嘗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躬。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
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棖為對。子曰棖也
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以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為
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
則與天為徒。與天為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

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釁
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
真剛。克己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
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窮察之功。而害吾之
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儒術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
不能堅忍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
天下利勢何事遲回而不決哉。以為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
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於去懷而反斷於去賢。漢之所以
衰也。誠以為不決耶。擠李德裕之黨。黜李石於遠外者。又何其決歟。
不決於去小人而反決於去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
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士也。剛德不足卒至大業而替。特之
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嘗豈不足以望
高帝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術。不至於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
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
後可也。仰惟陛下聰明天錫。緝學日新。真剛之德固已得之吾心矣。
夫蘊於中必發於外。陛下果有真剛之德。則政事施設之間必有不
可掩者。何為乎闇焉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經營以是
為剛乎。此似剛而非真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積弊也。
邊事也。陛下雖斷斷焉日夜以為憂。而算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
臣以為皆由陛下剛德之未盡耳。誠使剛德見於節浮費。則凡宮闈
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蠹食。自今以始。痛加裁抑。推此以
行於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戎精之用矣。今乃以苟用為老生
之常談。俛仰歲月。苟且因循。終不思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勵之
意。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斯。藏費則兵二三十年以來蠹國害民

之。今富藏於私者盡歸之於公。賤悉紓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從收拾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摘。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贓。既如是而未發者厚積厚鏹。隱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蓋日縱其爲國之賊。而今日又救之。不體國也。其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招軍。將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按。兼熱新鑽失守。兼處戎兵擅扼。兼處招人頂補兵額。元計若干。減者若干。新招贍給者若干。盡此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厥蕃之罰。今乃詳敗遂非。不以實聞。生蠹利亂。蘖類不補。陛下明知其然。曾不一加點責。其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擇帥。擇帥當委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沉毅多智之士。足以當閫外之寄。今乃庸奏懦埴不閑。虛心無我。收雜俊寺以〻。春書又不閑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効。精神困於拄吻之餘。智勇竭於耗散之後。至於分閫江北

者。尚權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柄。平居尚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備代。今未用者諳其局。吉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亦局熟而又罔功。遂退日閑。方借臣則所新當聽令。習俗方猜。增不足。陛下乃宴安暇裕如平時。其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勳以漢宣總核名實爲治。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陷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誠。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慾少偏。潛竊於杳冥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札。浸開竊弄之門。隱恃寵恩。猜有窺窬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察而不必過慮也。彌縫一開。皆害剛之蠹。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則陛下以所當爲者則畏縮而有待。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景。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以除去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景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其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財赦。

有爲中書舍人又上內引劄子。臣猥以疎庸。誤蒙收召。寵元狎委。感深源零。自惟滿抑弱質。卑蒙多病。浙布杌捆竟關俞音。歲而萎傾陽寸心。炯炯懷終。於辭避非陛下負臣。而臣實負陛下。今不以他深疵篤抵。昧明命。幸借玉階方寸地。瀝懷畫步稍寫〻〻〻聽。臣仰惟陛下聰明天縱。勇智天錫。心源昭徹。時戴洞見。帝〻〻恩而默有乎。夫英尋乎天矣。其喜〻〻威怒。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

幽乎鬼神矣。其盱衡其怒惘。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其嚴乎祖廟。參其安樂其憂悲。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方此心之未與物交也。湛然清明。寂然靜止。及其既交於是喜怒哀樂生焉。然而時值乎數瓦。事遭乎變故。喜樂未見而哀怒先形。繼天爲子而天心未契也。主祭百神而神心未格也。受列聖之付託而列聖之心未慰也。則爲之戚爲報爲慘慄爲而加以羽檄交馳。邊塵晦矣。士馬物故。叢師闒矣。孤人之子。寡人之婦。哭聲震野矣。仰觀天穹。象爲弗闒。稍不于上下神祇。杳不可測。乎前人有指疆土。又發岌乎不可保也。而法家拂士方且日以危急痛切之辭交進乎吾前。則愈爲之震惕。震惕未已。消沮繼之。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止者亂矣。於是乎柔媚之人來其幾而入之。曰是適然爾。且將撫婧也。否則曰。天數有定。非人力可與也。又否則曰。責在臣下。不必過憂也。夫以前日法家拂士之言如彼

而今也柔媚之言乃如此。於是乎飛處頻煩倦遊甚。邊虞若不見。喪師若不知。哭聲若不聞。嗚呼。外況固述也。內心之炳炳者其可欺哉。惟其不可欺。焉知不翻然悔悟。惕然奮發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歟。噫。是正操舍存亡之機也。此今一回。宜深懲既往之咎。親鍼直而療疾可也。未幾而旋違境為甚艱。反思順境之可喜。而又適會夫扈蹕暫還。羽書暫稀。果以為天助神佑也。雖明知秋高馬肥。指期非遠。而敵去則姑偷安自前。又將曰今者不然。日月其除矣。於是震惕轉而為喜幸。消沮易而為縱肆。何飜覆之甚耶。夫始之震惕消沮。今之喜幸縱肆。不過隨勢急緩而為之變遷。皆非本心之正也。陛下何不奮乾剛之勇。克離照之明。自覺悟於心曰。嗜欲之娛何能解憂。宴安之懷何足為無援。使我獲戾于天于神于宗廟而不得一日暫安。今將請其天君盡更前轍。則必屏嗜欲戀宴寢。而吾身始立於無過之地。則必察民瘼恤疾苦。而天下無異乎戶庭之間。然後命股肱大臣曰。國勢蹙矣。危機迫矣。凡可以拯救生靈。迓續天命者。汝其開誠布公。汲汲圖之。又命諫臣曰。朕所有過。汝其盡規。臣有佞邪。汝其極言。此何如時。而尚可有所諱避乎。又命將帥邊臣曰。凡兵之失利者。汝其察夷傷呻吟。戀其父母妻子。不幸而歿于陳者。告于上而厚卹之。其忠烈之章著者。朝廷亟宣其子若孫而擢異之。大信昭布。決不失言。如此。則天地宗廟必能察陛下之心。豈不陰相默佑。轉災為祥乎。四方忠臣義士必能信陛下之心。豈不感激奮厲。捐軀報國乎。理亂安危之機。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不敢毛舉庶事而獨論心源者。蓋以陛下之心清明靜正。則必知疾痛痒痾。必通關節脈絡。悼邊氓之塗炭。憫國步之多艱。自然惡旨酒如大禹。自能不邇聲色如成湯。自能衣大布冠大帛如衛

之文公。自能坐卧仰膽。飲食嘗膽。如報吳之句踐。轉危為安。易亡為存。有不難者。不特中外之事可為痛哭流涕者。豈易枚數哉。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陛下之憂。臣之憂也。陛下之辱。臣之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固不惜一死。而惜不以一疏悟陛下耳。臣學淺識闇。所言樸直。然區區忠赤。粗得吐露。陛下倘恕其狂斐而加采擇焉。豈惟微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甫為兵部侍郎。又上內引劄子。以臣迹踈樸野。投迹山林。自知無補於當世。陛下諄加延召。臣前後控免屢矣。而陛下迄不俞所請者。豈以微忠粗有可采耶。今茲勉策羸軀。復覩清光。亦願一吐真悃。圖報陛下萬分一耳。臣聞激烈而言天下事。固臣子愛君之忠。浮泛而言天下事。尤臣子忠愛之切。何則。居安而思危。處存而懼亡。慨然為激烈之論。以聳動人主之聽。是固可以言也。乃若危中求安。亡中圖存。當事勢蹙迫之際。而祈哀請命於君父。惟有涕泣而道之耳。又何止激烈言之而已哉。今江湖悉通寇陵我都邑。旱魃肆虐勦絕我民命。內則諸孽蝕其心腹。外則強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迫在旦夕。陛下何為不一省悟乎。夫憂慮切而後戒懼深。奮發而後悔艾力。臣敢涕泣以二語為陛下獻。一曰秉一德。二曰塞邪徑。而究其所以行此二語者。則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何謂秉一德。臣聞終始不變之謂一。表裏無二之謂一。今當昕朝臨涖之時。雖儼乎其齊莊。及內庭還宮之地。或弛然而縱肆。則不可以言一德矣。陛下靜觀默察內隱諸心。吾之德一乎否乎。臨治朝而百辟聳瞻。御經幄而儒生執講書。此之時。求一言之謬。一動之愆。無有也。及退而自便。莫私於心。一聽純德或虧。陛下曷為至於此哉。蓋所以潛移陛下之心者多矣。何則。燕旋之際。妖悅耳目者聲色。而奔走後先者便嬖孚。是皆順我者也

皆未好乎戒者也。四方有陂役則搖蕩天殃未懌役則荒霪房於易
入。動於可喜。遏溺其中。迷不自覺。視治朝經幄。夐然不侔矣。陛下博
覽古昔。洞見成敗。戒謹恐懼者。閒未有不治。荒淫逸豫者。閒未有不
亂。獨奈何不審所決擇。而反至於與亂同事乎。陛下豈以禁嚴之地。
設有過言過行。人莫之知。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鼓鍾于宮。聲聞于
外。是爲可欺哉。陛下縱自欺。奈蒼蒼在上。林林在下者何。臣所以嘵
嘵哀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邪遠矣者。皆秉德不一之所致也。
何謂塞邪徑。臣聞以義交者爲正路。以利合者爲邪徑。正路迂而易
蹙。邪徑捷而易趨。爲人主者。帥以正。雖欲不正。其有稍趨於邪者
痛懲而力遏之。天下怵然。知邪徑之不可由。其背邪向正也決矣。今
陛下不謹幾微。邪正雜揉。旁蹊曲徑。其隙衖閒。宮掖之隱。近習之賤。
稍有一隙。則寡廉鮮恥者。群起而赴之。紛紛多門。不可悉數。大凡以
則必正。私則必邪。當今之時。自上及下。由中及外。皆以成風。牢不可
解。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請就以私而行賄賂。以私而成寶與。以私
而固恩。怨以私而報。冒責以私而攫權勢。以私而傾。私意之萌。陛下
既有以啓之。私意之行。陛下又從而養成之。臣來自草野。側聞近日
邪徑之開。難以枚舉。其甚不忍聞者。且至於累陛下之聖德矣。夫私
意勝則利心動。利心熾則邪徑多。邪多而正少。則專談迎合者日衆
而忠言讜論。甚落落乎。難合矣。其極也。不止於難合。將反爲邪所勝而
正論愈摧蕪矣。其何以爲國乎。將見寢微寢滅。蒼蒼者愈怒。林林者
愈怨。而陛下孤立於上。其爲憂懼。又不止如今日矣。臣所以謂泣妄
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遠矣者。又皆邪徑未塞之所致也。夫
此二說。其實一原。累誠秉一德。則邪徑有可窒之漸。苟不窒邪徑。則
反至於累吾之一德。故曰。惟在陛下。真知篤信而已。臣竊待經幄展

懇款當進心本不動之說。而陛下欣然嘉納。且有學者之褒。今復
以省悟之說啓陛下。陛下試思省悟者誰歟。不知省悟者又誰歟。
然明白了無凝滯。此正陛下之本心也。即此本心坐照是非。的然知
夫宴安之必爲鴆毒。夫疾之不如藥石。凡以甘言蠱我。以邪說投我
者。彼皆自爲富貴地耳。一中其計。於彼則利。於我何益。及夫危亡之
迫乎其後。自詒伊戚。誰復分憂。陛下省悟及此。則知一德果不可以
不秉。邪徑果不可以不塞也。昭昭矣。雖然。今當極溺抹焚之時。他無
良策。而獨恃省悟之說。毋乃迂乎。曰。人之未省悟也。猶醉之未醒。寐
之未覺。雖有良藥。亦安所施。一省悟則醒矣覺矣。良藥乃可得而施
矣。然則目前之事。姑聽其自敗自壞。必待省悟而後救之乎。曰。隨事
而救之。不過一事而止耳。今日眾弊膠轕。禍亂方興。何可以一事言。
惜使一害懽去。一害又生。源源方來。夫豈智力之所能勝。故莫若決
正其本。蓋悟前非而今而從。奮乾剛之勇。毅然不屈於物欲。闢家正
之門。確乎不牽於私意。勿置其身於安平逸樂之地。而當納其身於
憂危警懼之中。念祖宗保保在天之靈。則爲之長慮而卻顧。惜國家
岌岌不可保之業。則爲之痛心而疚責。視萬姓將有爲魚之憂。
則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罪己有真切之意。格天非虛僞之爲。
海內外皆知陛下晧然以心對越上帝。然後大勢可回。大業可圖。非
獨可以弭災也。雖急而無以異乎緩之效。非獨可以履霜也。雖變而
無以異乎常之安。此豈非一日省悟之機乎。不然。天下之事始未可
知。而臣之淨諫抱未有已也。彼遲忠肝來救累牘。惟陛下留神。
有又進故事曰。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
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
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

少君者戒於輕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迂遠。必當己之所當戒而矯
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塑逞。惟陛下戒
所以崇聖德

臣觀汪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
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
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
使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始由於此。衡不能擧此二處懇
切言之。使元帝惕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泥於六條之中以漏人
主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啟陳泰之夫
而徒以甘言滑辭求合主意。此固不急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
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

門。可謂深中當言之病矣。然亦有遺誠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
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惟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
可觀。然實心看看然較勝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抗回
於末流。固宜曷其甚難也。獨臣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
所言雖而未節從而不及。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正身之
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臣衡劉向號為名儒。卒不能守。俗心
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續史至此。為
之掩卷二嘆。

嘉熙二年。校書郎徐元杰上。奏曰。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
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生之基
也。進則可以為三陽之泰矣。人生為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得
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人主以諸一心體復之義而已。故有一身之
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
反乎此則剝與否而已。豈非天道為泰之難。不速而復之難也。人主處
不知復爾。知復則道萬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泯。有自
泰之累。泰穆殺陵之歸。天貴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
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觀變異而不悟。從佚遊
而不悔。終於迷復致亡而已。然則處否剝之世。有能自反而復。則君
德生生日新之義。即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恭惟
皇帝陛下以仁聖之資。操艱難之運。自其緝熙聖學。玩易知幾。當宜
致天地之泰無難矣。然端平新政。一心清明。不遠而復。生意將前此
一機也。夫之不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嘉熙以來。容蓄善念。端復矣。悔
生意又新。此一機也。失之於始。玩愛而終未能消變戢而為祥難之

禍。世而為非時之雷。溢而為水旱。日星之咎。民物以是而病。此上下
以是而扞格。天地剝否之象。至此極矣。然天下無終極之理。君德不
可無自反之悅。悉泰之戒不嚴。不足以致休否之志。貢禹之寵不啓
不足以速剝道之災。陛下悔悟之機屢動而屢窒。得非自反之未至
猶復之生意猶有未新者乎。壬午之風。陛下之法家拂士也。夫以恐
懼修省方嚴於避殿求言之時。而大星失度。且有戟氣差大心仁愛
之意。其有加焉已。又如此。則陛下夙夜畏威。以祈天永命者。當何時
而可已哉。天亦念斯世否剝之極。開一綫之生意者在陛下。然則轉
一世之剝為一陽之復。斷一陽之復為三陽之泰。其機在聖心而已。
今也人臣憂君。請御正殿。至再至三。陛下勉而從之。此正朝廷清明
之機。開世道以復泰之日也。非徒曰復新御朝之禮而已。陛下勿憂
世道之泰為難。當憂天理之復為難。蓋昔陽之剛則陽明勝而德性

與者不可不克也消外陰之柔則陰濁勝而物慾行者不可不窒也
以孔門之克己復禮者求之凡便安順適意欲好樂皆己也必剛以
克之而後欲盡而禮復矣以視聽言動之勿非禮者求之則凡隱微
之差形似之妄皆非也必明以辨之而後非禁而禮復矣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陛下以臨朝之清明現不違而復之爲
持之以克己之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往而不求爲
生意之充則世道復泰舉無難矣何以言之恐皆好善此一身之生
意也臣竊觀陛下臨朝之詔有曰惟知菲食何暇嗜音臣于聖聞其
不以爲自斯言克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何往而不爲修身之泰然
實奐惟戚姝近侍僕閹匪正人得無有所當整捉爲聖德之玷者
乎防微杜漸此一家之生意也臣嘗側聞陛下臨朝之旦嘗曰戚里
于郡縣啓私恩中外雜傳莫不自斯心充之斜禁內謁出無多門

何往而不爲齊家之泰然蓋宄無難盡窒狐社乎多蠹附得無有所
當警飭吾爲命令之嚴者乎然陟有序此一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
而年作充差除進擬職所當遵亦莫不曲致其謹小大幣閑必謂自
此意充之上盡遵撰下盡法守何往而不爲治國之泰然用實尋否
去佞拔山臧切上身紙及宮禁或有未償於事人從諫之德是豈容
不以正論元氣公道命脉盛爲之扶植者乎備然有雖天下之生意
也陛下臨朝而憂顧以准右封都盡謀皆間將以一其事往中外雜
傳以謂自此見充之舉措得宜而人心服城守相援而虜騎擾又將
何往而不爲天下之泰然淮寇方探襄重石城西蜀未全難置度外
此乎東西猶有洛水鄭壑之疑是豈容不以同舟遇風叶力共濟者
吾爲之戒諭者乎夫以陛下值機長意二旦發動其機如此則陽明
之主旣出不已時斯世否剝而復泰之此陛下所能爲而不容不恐

而爲之者昔董仲舒論災異皆惟以爲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
持而安全之必繼之曰在勉强而已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此陛下所當深體遵夫克己復禮之誠求以無愧乎上天仁愛之本
旨則天下國家之泰未有不自勉强充之是又愚臣之所惓惓也雖
然陛下反復爲本圖所以致泰也臣嘗觀剝復否泰之幾其所以然
者君子小人實爲之陛下無間玩易之頃亦嘗於君子小人消長之
際而深長思乎回泰曰否上下之志交與不容同與不同而已善處
否者有消否之真不易處泰者有復隍之憂其機至可畏也處剝之
然君子得輿尚爲小人之剝廬而猶於剝床以膚魚肉生靈者戒至
於臨復之時聖人不言君子而言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
在此故諸來君子之朋僅曰無咎而已蓋有惡君子之道長也然則
人主因天理之復關世道之泰又非九二大臣叶贊不能也故因天

子至于大臣豈是皆以克己復禮爲本今陛下克己無我盡禮大臣
盍亦同世否剝求以爲復泰之圖大臣包荒遺遠圖無一日不爲天
下訪抑馮河有朋亡得尚相與叶贊陛下基泰之道者亮不容不
重用其心也昔諸葛亮曰宮府當爲一體陟罰不宜異同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然今陛下惟日與二三大臣致理其所以
興隆之本自一差擢之謹等而上之凡一令令凡一黜陟無往而不
以公天下爲心於陽明必極其有於陰欲必嚴其窒則天地生生之
意當亦無往而不暢而況右揆久虛論相者陛下之職也義者更化
之初輕用此職開邊之禍擢本歟也今不可以復輕委世道存亡之
幾在此一舉臣願陛下宵衣旰食默祈於上天之公將意之實默定
以賢術斯世者不以輕畀而又博參中外之情以決之一皆出於天
命有德而無私如是則天佑賢佐叶濟中興開之以朋來無咎道之

夫子嘗謂其世道以理為之運或者猶可及也常人之見見於已
形識者之見見於未形而其見於已形言之上而天變之未頸于前
遠慮之未乎凡世道否而之可為痛哭又有如賈誼所謂難偏以端
畢者臣積忱竭慮以時移俗化情感悟聖心惟自其素刑者而圖之
故願陛下靜觀否泰剥復之幾益謹精聖心而求所以為補扶救挽
之道庶乎可以感悅人心之遠續天命上以重一祖十二宗之付託下
以繫四海億兆生靈之命則天地復泰之象不在天地而在陛下
方寸中矣臣狂瞽末學不能清光根襲績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赦之
元杰又奏曰臣陳愷於一月以天理之復為世道之泰敷賁君父矣
臣又懇切有感焉夫陛下嘗條於今日故天變莫測於今日陛下見
謹天戒有感必通宜矣臣聞太白經天流星隕畫質之占兆皆非細

故此必猶有應天以實未盡舉行者也昔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孟
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以王而臣於陛下天地同往之愚方待對也
晝夜齋栗如對上帝焉以隱情惜己退者復言敢肆瀝忱悃達帝聰
冀以感悟萬分之一惟陛下力行好事無往不審而幾于以回天心
之悔禍昔舜代苗之師益贊於禹不一乃心者三旬之理猶不見
為蓋書者記事之史也當時所載如此則苗之為害可知益之贊禹
乃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而繼之以謙益滿損時乃天道之言至又推
本於帝初歷山之號泣旻天瞽亦允若益豈為是疏而不切之言哉
其為君曰格有苗易格是天難格是天易格徵眾難象至不仁觀變
無已是於其所難格者以之矣當時誕敷文德之實皆自其天理中
發之此所以至誠感神而為之動苗亦以格也陛下應明濬哲稽古
如舜舉天下仰之如父母也然天變之抑而未是好之未衡固哉

以示衆其躬行內修其政事以盡有所不容自己者若匪頒舉墨務不
足以格天變之弭惟盡人事則不期而自弭揮計力不足以結邊好
之和惟回天意則有感而自和故書善則呈今有潛回之機矣者則
秋肇亦豈得而盡為今之計莫若堯舜虞觀變之心家加於己復高
之鄙崇固家內腔之仁深而可無不盡之情視夫理於遂益固謀之
時施德澤於昭天兩衆心之休使榜者有所慕嘗往者有所懲依是亦
盡人事之一端或者回天意之有所待也兼時儒生忠愛以矣之敵
不惟不足以迎陛下無窮之壽反有以惑陛下應變既往之心然而
陛下高明配天何所不察博厚配地何所不容以御說請明之初此
正復見天地之心之日也新儒生書幽壞如春寅味脂森秦益婦寅
天關奉直勁者順矣一脈羅首順備何憂乎天變何長於筵官陛下
其深歸之臣謹蝗微蹤事乎無他長念惟知盡臣子之職為舜今明

惡非據得對天日少釋斯如之忠而後屏處窮閻遂之志願重多辭
陛下矜察
嘉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上奏曰臣違遠闕庭凡閱九載中嘗全
身屏跡山林不自意晉明主知終賜收召遂得復登講席之光自惟
嘗恩至渥所當竭忠以報而臣衰病廢罷莫敢萬分此臣之所慨懼
也臣嘗觀先儒朱熹之於孝宗蓋自癸未入對首以本然之天理為
言辛丑再入又申言之至於戊申之對距八年矣而尤兼舉屏空以
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去以孝宗聖明至二十七年之間言之致忠者
終始不越乎天理之說然後知臣子之愛君惟於關慮之久而驗其
本原之天理而已恭惟陛下聖性高明聖學緝熙其所用功於天理
者久矣臣嘗侍經幄之久親聞知陛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湯武
而一時講臣之說陛下亦自曰天理之理為此聖心本實見道

不敢只有遠豫之氣。聖德本忠厚也，而彼則有刻薄之說。聖度本優容也，而彼則有肆躁之說。臣固知陛下本心必不出此，而皆諸臣之誤陛下也。及一覺悟，以之誠而更化，定大本不勞餘力。惜陛下本心之天理實為之十七八，蓋有以熟於陛下四十餘年講明之素、持循之意、浩氣之存而結定之。誠然不足以誤陛下也。臣恍不儀以為陛下之天理十五分是而始定矣。天理人欲介乎毫芒，雖認難真，操持易失，而所謂人心者有本原色質判也。苟微有所偏，吞微有所差，皆是以為人心之害，而二者之說無得以參之。此臣意之所以告寧宗者，摘其天理之本然，人欲之云，疑而公私是非邪正，誠得以定戰乎中。故臣切願陛下自奉運於經□之劍規鏡定危疑，內而操舍識之於滲外，而應酬經場之事，會群臣相與從勞圖惟君人之而後定其動靜，蓋知此。切願聖心固不忘以日前之虞，宜速危前時之方艱，而臣忠過計，則以為宿憂既執，頓境易犭，不如天將去甚疾

而俾遂無復憂邪，抑曉遠吾書而義為宴安之媯毒也。故臣願陛下看以金匱畏之本容，陛下仰佳以奉守家法，以禮待士大夫，以仁愛百姓。不幸小人誤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矣。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今既盡反其所為矣，譬如人之一身，實邪既去，元氣尚虛，於養之以粱肉，調之以參朮，不可也。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備而行之，徒可以料四海安靜和平之福，而延洪億萬世子孫無疆之休。故臣又願陛下有以全忠厚之本心，雖我祖宗治尚寬厚，而公議一脈猶力扶持，所以振起其頹墮不振之癡，而使之無壅底不通之患。往者言議之臣指斥時有過當，聖度猶見函容，中更積威之餘，風采消沮，始或求言之意形於詔旨，而人懷畏禍，孰肯盡言？及乘興尚見濩，從事闊廊，忽怨斯形，臣恐日往月來，遂成風俗，非所以基獻言之辛也，為國家之福。臣益願陛下有以全優容之本心，凡上三者，皆陛下

本然之天理，所以旋乾轉坤，扶持閽閻，致泰者，當陛下之所當實用其力而終始其力者也。故臣納約自牖，敢援是以忠益之義，而不暇泛及於事物之末。惟陛下毋以臣言為迂而卒熟之，不勝幸甚。

理宗嘗問胡瀾將作監王應麟曰：為學奚以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荒，克勤克儉，無自縱逸，以取下則事以戡此古人之心，於操舍易息於妙，修纂每忘於遊衍。帝嘉納之。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曰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至重也，所賴以懸維而扶持者，固亦事衛夫，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為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地，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有一，則朝廷清明，功振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百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專事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當危疑急之勢，亦無解散動搖之患。故古先聖人不廢固勢之

不誘，惟虞已海之不備，不虞外侮之難，惟篤人心之系附，蓋凝固外患侮世無之。唐虞創之誠猶有弗率之苗，成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夷。國家奇天之心為心，以是為急哉。文德之數，民心之洽，既足以蹈風動之休，則奏庭有苗門庶其不格。俗獸之德，懷保之恩，是以格子來之氣，則崇墉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之創歲以紀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間界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安難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之業，有不本諸此者。請復以國朝之事明之。共惟藝祖主接聖聖相承，肆學行所求賢納諫，下情通而無壅蔽，大公好仲而絕好惡之偏，其王君德有如此者。我涵濡德以撫養，兼孜於臣之教，降續故縱之誅，重歛入之則，隔河北之授覓陝西之民，其結民心有如此者。是以朝廷每有大事，皆問理河西之學，皆有高四事之赎，皆能起隨仁舉

晏然而無患。是果何以得此哉。以兵而言則無大兵威以操制主人之命。以刑而言則無深責重罰以排逼疑究之心。然若晏席而不振矣。而二百餘年之間。主威國勢。隱如雷霆。固若盤石。亦惟君德明於上。人心固於下。足以消姦邪之萌而杜禍亂之原也。陛下纂承丕緒。尊奉慈極。親近儒生。開廣言路。聽斷訪問。未嘗少懈。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皆所以正君德也。大風之變菑。蠲免。洪水之災傷。倍加賑䘏。抑貪殘。宣德意。赦過宥罪。務行寬大。皆所以結人心也。是宜天地和應。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民生豐裕。將以建大政而興太平。而疆場之防。猶關宸慮。然大明當晝。魑魅自伏。今聖德昭明。賢才萃聚。宜無運籌帷幄以決千里之勝者。在人心愛戴。中外和協。豈無賢於長城者為吾之捍禦乎。昔裴度言於憲宗之朝。謂淮西違寧。河北底寧。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區處得宜。能服其心耳。今日之事。有區處得宜。隨機而應變。張本而弱末。則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尚何外患之足慮哉。雖然。君德人心。固所以為固國之本。而君德之脩。又所以為固人心之本。然人心不難固。而君德為易虧。苟德脩於上。有加而無已。則民戴於下。無時而或釋。臣願陛下法乾之健。體常之久。不以躬行為已至而或怠於力行。不以日新為已盛而益期於又新。則澤流而益深。仁增而益高。民之戴德。永永無窮。將使外藩四海。無思不服。國勢尊安。猶太山而四維之矣。臣不勝拳拳。

應龍又進故事曰。仁宗朝。丁度等奉詔。邇英聖覽一卷。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者。在明與剛斷而已。明則不惑。剛則有執。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臣聞赳赳雄斷。光武所以再造。剛明果斷。憲宗所以中興。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特患夫人主無獨斷之明。所見苟明。是則行之。非則違之。不為群議所惑。用賢則勿貳。去邪則勿疑。有功則必賞。有罪則必刑。振厲奮發。有不可犯之勢。則令行而禁止。利興而害除。顧何事之不可為哉。奈何時君世主。明不足以有臨。剛不足以有執。非不用人。而人之賢否莫能別。非不立事。而事之是非不能識。故讒說者得以容其欺。巧言者得以逞其辯。悠悠歲月。竟無成績。天下之治。將日趨於委靡而不復振矣。嗚呼。此丁度所以有自古致治之主。在明與斷之論。而司馬光亦曰。斷之不疑。則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爾。今日總攬權綱。作新政治。一切於用賢則旁搜而持疑。急於求言則廣覽而兼聽。然守邊備塞。宜無一定之策。而和戰之議角立。建功立業。當有截為之志。而建疑之害未決。是以望治雖勤。而成效愈遠。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故劉向累言於漢。而欲其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而後可以興太平之基者。具主言之為也。夫所謂斷者。非強明自任之謂也。參之以衆論之公。酌之以當然之理。是非未明。則反覆詰問。必求其當。著果合宜。則守之以堅。行之以果。不以異議而撓。不以小未如意而沮。則事無不舉。功無不成。而中興可冀矣。

泳斯又進故事曰。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㖧。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可踰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
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
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
則壽。 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
戒之憍。憍則逃。 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
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
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之
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
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
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
凶。 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机之銘曰。安無忘

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 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為銘以自警也。雖書帝王之右。天下莫
不以敬為主。敬則百慮澄。不敬則百慮擾。敬則萬善來。不敬則萬
善廢。是敬非自外而入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知所畏然後知所
敬也。人主身都崇貴。心受衆攻。非隨物致戒以警動之。則畏心忘
而敬心泯。天理之存者幾何。武王惕懼而銘諸物。不曰杓。還所代
則曰溺不可救。不曰其禍將大。則曰社稷為危。何其辭之嚴。曰天
真難保。人慾易流。出入起居之際。儆懼鑑在目。庶幾常若危亡禍亂
之歷其前。而起臨深履薄之懼。無一念之非敬也。然以武王之聖
豈待睹銘而知懼哉。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則常過於揄
防矯揉乎性之之域也。其戒收斂於十手十目之地。而祗肆於暗
室屋漏之中。修飾於親儒生學士之時。而玩狎於對宦官女子之

頃。雖有此銘。如無此銘矣。故中庸大學皆貴乎君子謹其獨。
度宗即位。起居郎兼侍講湯漢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
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篤。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
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損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
昵瀆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
深杜於邪徑。
度宗時。牟子才進故事曰。臣聞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知為君之
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
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略舉其要。陛下試垂聽焉。蓋無所隱
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忌讒。所以
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〻之為難。巧於言之謂佞。順
於事之謂豪。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豪常至於日親。故人

君以辨佞豪而遠之為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佚。以
怠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為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失
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為難。臣以謂為國之要。能察
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辨佞豪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
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
臣曰。侍經筵者。擧聖問以為君難之義。臣官敎陳其賢遠而仰蒙
聖學高明。深惟先聖庶后之旨。而不以易心臨天下。堯舜之用心
也。臣妄思所以推廣聖意者。本觀王巖叟所論為君難四事。書言
懇切。真有益於君德。臣敢摭其説。為陛下告。蓋正人之事君也。主
於忠。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之
少不力。則往往始親而終疏之。而忠信或至於受禍。漢元帝之於
蕭望之是也。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欺罔。欺罔則為私

爲私則言皆詭悅事皆柔從人君察之不審則往往始違而終比之而佞柔終至於得志唐德宗之於盧杞是也廣大業者存乎勤不能兢業一心則或至怠情唐玄宗開元天寶之治是也成大謀者存乎斷不能以義制事則或失之優游漢元帝不能振孝宣之業是也爲君之難雖不止是四者而四者乃其綱領也臣嘗推本而論之惟見善明用心剛則忠信必立違佞柔必果無始勤終怠之愛無優游不斷之患矣昔太祖皇帝一日坐便殿悅悵不語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此深得爲君難之義臣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而取鑑焉所陳四事深加之意則治天下可運諸掌矣其難惟陛下垂聽

遼興宗問翰林都林牙蕭韓家奴曰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

金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書之至十餘年書之不已太宗時皇子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恤下所書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舍紇護罕阿海阿合東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寧服自先君與高麗通好我時大國所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亡失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杜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聯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詞胥內乖離誠非衆願人情難甚可憫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欲我之蘇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業稿福負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舊之不還我以強兵動卒取之雖然兵者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佚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恩下之信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

宣宗時禮部尚書兼侍讀楊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瞿然知其爲醫諫也

元世祖中統二年宋內難平李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丕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者心之體也散圓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心之用也此兩者其實體用而已矣體以統用則神道設教而天下咸服用以達體則行其無事而真源自淳含之者庶幾之有餘內外周圓上下如一三皇大之而遁徵終古五常性之而德垂後世三王身之而仁流萬邦五霸假之而功加一時何以言之蓋四端如四時之相用五常猶五行之不忒謂而爲一謂之太極暢而示微謂之無極非無極不足以知神人之圓靈非太極不足以見聖人之大致太極即無極也聖人即神人也性無不善人無不同雖凡愚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聖人貴天下之道氣稟所拘物欲所役雖神聖不能無人心人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道者久異而理同既非心而不圓教者下學而上達是非心而不立夫性者心之齊而具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爲事也仁者心之愛也義者心之宜也禮者心之節也智者心之覺也信者心之

實也理以存妙事以應務夢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章以燭晴
實以明誠。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
性自慢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行事之中消。凡在上者心定則
化育之方備。欽惟陛下父天母地，環海為家，四三皇而六五帝，什三
王而侑五霸，以非常之資，御非常之業，以不世之德，膺不世之運，一
言之出，神光旁集，一念之行，風雷翕發。夫動者靜之末也，靜者動之
本也。靈乎本末則心自定矣。察乎動靜則心自正矣。精乎道數則心
自誠矣。昭乎體用則心自明矣。定正以契天人之相通，誠明以洞天
人之無二。又豈在察察以用行技技以致盛哉。五常包絡於此，四時
調和於彼，運天下於掌上，納天下於胸中，無為而為，不宰而宰，斯皆
陛下固有之當然，已行之常事。伏望慎終如始，奇不獨焉。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運元氣之神以安五行而盡自然之健者天也。

協五行之位以定元形而備無疆之順者地也。據五行中五才之健
以為動，致順以為靜者帝王也。帝王之德參天兩地，貴乎公而不私
焉。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
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又失民心而王政危矣。是以聖人其於民
也，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於民也，柔乎若慈母之視聖兒。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且下無非皆國家之民也，而民財皆國家之財
也。又何須必取於下而輕用於上哉。竊見郡縣之中，賦斂之時，鄕司
里正定其貧富，專加撞減，督於中。富家之剝優游有餘，貧家力不
能及，逐戶備于他家。其或失期稽限，罪莫可逃，齊之以鞭，令威之以
刑罰，愁怨之氣，覺苦之聲，充塞天淵。伊誰救者。又或不獲則官吏亦
從而得罪矣。及其會計上司，納于府庫，凶年不發其積，留民不蒙其
賜，學士之流呈戲技而圖之狼寵之。今迎喜氣以期之，宜不傷於用

財之至公哉。且怨者聖人之所不免也。一怨之中事存焉理。故中庸
以中節為和。顏子以不遷為仁。竊見數年以來，北征開邊之役，東伐
浮海之國，近又大舉南征，雖仕亦未嘗停戎，轄未嘗解。胡曰天子怒起
伏尸萬里，信乎其如是。能不怠人之哉。臣竊以四達未知禮樂之富，然
逆從無常，翱翔遠徼，勝之不足喜，得之不足治。今乃煩天威而勉驅
而討之，豈不傷於用力之至公哉。伏望陛下思地利之難襲，上嘉天
心之仁，庶知民之欲富也，則富務用其財而衆生之。知民之欲逸也，則
寧靈其力而務存之。知喜之太過而積其陽則節之。知怒之太過而
盡其陰則息之。知王者之貴於無私則數大公以御之。知信之可示
於天下則推赤心以治之。財精而下富，上足心固，而下定，上安喜怒
有常，而內外無可恢之機。公信既實而上下無相疑之意，和勝諸之
國，和塡虎之和，君聿致於無窮，民不知其事力。然而此人之不富西

違之不服未之有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動植具於有物之先，乾坤判於無名之始，流通
二氣，班布五行，惟人也括萬象以獨靈，執一中而不倚，至乎芸野騰
之解，疑宜乎猶混沌之鴻濛，及其淸濁逐分，悅聽音乳，智愚殊，強
弱難齊，總總而生，林林而聚，入朴降為良心，放矣中人以下，轉利欲
之紛擧。下愚之流，精粹遠而忘返，以至剥林交鬪，暴戾相凌，或顧影
以無依，或顯天而無告。羡生入聖，弘濟風波，肇啓三皇，繼開十紀，維
持造化，把握陰陽。三才定而天地位，尊卑立而萬物育，由此觀之，蓋
天為民而立君也。君道責任，天道輔德。年丁五百，命哉皇家，粗帝軒
羲衍之遺芳，揩今家區分之三面境，東極洋，北西窮荒，裔南著于交廣
之南，北限於玄虛之北，廣夏之王帝萬國，越可稱同，漢唐之宇宙一
家，播雖至頌，功已成矣，德已顯矣，道已行矣，政已孚矣。陛下能無思

乎。陛下能無戒焉。思夫書之所去者無也。方其雲興虎嘯。神兵助功。電激雷奔。龍蛇起陸。欲起與而不違。吞爲欲自暇而不救自戮。櫛風沐雨。勞身於戈甲之秋。胃鋒執刑。抗志於煙塵之際。以成一乎有天下。茲惟艱哉。今天下已定。守之非易。能不思艱難乎。夫書之所本者民也。民之所恃者政也。民可近不可下。非民無以立。經非家國與守邦。處其帝餘也。溥取其斛。萬念其號寒也。減徹其饑。息宜其知措也。中之以孝弟。欲其知禁也。示之以好惡。勞之來之。匡之直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且政雖一理。自有萬機。一事尚未形見而即防之。一言雖無大害而即慮之。堤潰於蟻孔。氣泄於鍼芒。胃錯於積累。袖析於叢薄。可不戒哉。而又採古今成敗以爲龜鑑。參天人感應以察休咎。克族前愆。不移其明而視於至公。雖積勞案不壅其施而施於大同。委賢以任之。量能而用之。敍以居之。簡以行之。勤而不煩。速而

不過。清而不激。默而不窒。披聚眼端拱以向陽。鉞鉞主宰於而居院。實任以之而克寡艱作。以之而克因。傳諸子孫。播於罔極。使史筆攸然而贊之曰。大元天子之德。皇哉哉。莫之與京。尚矣哉。蓋莫之或疑。不亦允哉。不亦快哉。愚臣亂言。帝曾萬死。伏望陛下捨身若不及。爲善惟不足。猶伯禹之不自滿。假體成湯之聖敬日躋。適總愚臣之言。曲免狂妄之罪。竊謂聖心同海。涓流不棄而浸浸增深。故能大會齊天。億萬無疆而綿綿永鎮矣。

聖學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

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東漢和帝富於春秋。侍中賈逵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明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永元十一年中散大夫魯丕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旣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旣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十五年鄧太后臨朝尚書郎樊準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illegible]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illegible]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illegible]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illegible]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

以淸淨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司馬師上書曰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顔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禀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學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注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
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
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
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
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
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
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
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
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惟堯則之
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
德而舍其大美稱其細美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
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岳舉鯀帝又曰夫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
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
惟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
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
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
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
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
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
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
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
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
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

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
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
岳揚舉側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
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
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
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
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
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時以德化民其次
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
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
厚也
時上賜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

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
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
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俊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
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
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
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
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
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
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
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
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
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

夏既天下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
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
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
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
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
顗亮等議以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
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
弊可以力取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
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
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嵩等議曰少
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
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內外棄之以此有國蓋

亦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成帝者之業論
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
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以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
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
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
文殘闕故勳美闕而罔載惟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
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
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
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
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
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

垂于後世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
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
鍾會退論次焉
唐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
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
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
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
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
之懿德太宗又謂房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羣兇未定
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
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具在書內古人
云不學面墻莅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

太宗又詔羣下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
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
學錄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
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
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
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
能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唐高宗顯慶元年立子弘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
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
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
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無以悖之逆不存視聽

史084-089

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謂不學禮無以立請敎要禮
太子曰善。
穆宗嘗坐延英與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覃論詩工否覃
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
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國俗
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一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
亂章什議讖頌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遺當時匪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
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於
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諷欲陛下終克盛德帝曰
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崇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
陛下所適是矣宜寢續以之。

穆宗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刑部侍郎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
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混於是非
非六經比穆宗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
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
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注誦五人如孝慕則氣盛和樂也穆宗
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
宋仁宗慶曆四年趙師民上勸講箴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
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徽善與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定中亮
章溫雅持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顯者王道帝王之所藏惟四
實天下有帝體元稱制非先聖之道曷以見以東周文而希司契了
中爲市又教四方非先聖之遺法曷以寧大義而正國家而寬其
身爵而予文彰禮祇樂以副聖慎而代天言積穆啟聲金仁以義以

誠考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于時惟先獻之度是四此放命有
嚴指令不觀于往惠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
息慶舜征苗從敎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古文之爲責成呂望
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然老
成無諫鄙生之蒙陋而慕愚儒之淺昧先師之教不以人廢無以世
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傲而朝之謀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陰
而謂寸陰之已足周王之歲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國或萬機
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
差忒不斷於古義則維綱有時而弗充當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
利明主觀其書可以勸財成于萬事普贊臣之事君有謀誠而必陳
明主觀其書可以示執度于尊儉正躬于上宮之中非雲見其恩
不已之以興嗜欲于清躬神襟之得光明之處於啓迪恭唐不足以立

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爲宗主雖
止玩其辭而擇其語可以觀道可以行仁可以對萬物可以照死人不
止明其善而知其所增恭乙夜總覽群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諸從
容舜朝細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
寢遲待問之臣賜以清閑臣伏覩永平之烈經術未世常儒者稱制
以史泰亂之后未自幽陵未敢言稱斯文有承金陵之君是于承前群
則講習其文已甚孝唐之興賢君挺生貞觀初始開元既乎來辟學
山儒風聖鄉侍從之臣官有任者在我太祖神武撥亂親爲辟雍異
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丕遹延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稽古昇講求多
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崇開以商以延儒服西
臨通籍北啓延義瞻仰皇明獨論聖智成天下之務普游焉而覆清
陳天下之議須於茲而講肆帝王甚明天意不泄須以議道頗以冲

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師氏又嘗講詩如彼泉流奏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達故清濁逆亂則壅塞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黜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謹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非君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智皆由之此實王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本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為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人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論也日

讀漢紀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甚多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

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曰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警達人其尊嚴必欲重尊嚴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宗鴻業躬儉勤勞聖仁厚固四海頌之不暇何聰達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夕思不敢循默者區區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耳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升降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聖王之文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聖德音命經筵臣僚凡文籍講無隱義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者宜詳究講論之使禍福之警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之學與夫子論一貫國書之

奏議卷之六 十

祕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皆自近職之家俾名挽詞佛寺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觀宸翰或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秘奎壁之彩慎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明朝廷中外莫大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忠待罪之至

仁宗時王洙侯為學士承旨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著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洙侯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

英宗即位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讀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覩講筵所言都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講未奏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群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每日開講筵

治平元年光又奏曰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復逢日開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取日開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体不豫遂於前年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飾而已群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邀錫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為朝廷惜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向學儻陛下不以身先

奏議卷之六 十一

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以為陛下若別有所為未暇開講。則旦
俟他時亦未為晚。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
光又奏曰。臣伏覩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
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宜垂
萬機。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
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
二年光又上經筵訪問劄子曰。臣以為朝廷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
好學。發於不倦。然於經筵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
謹群臣之程。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獨人之中。豈其以觀
作其誠聖心仁想之極。所臣指聽。衆以躬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
聚之。問以辯之。論語曰。切問而近思。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

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疏淺之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
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
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
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間起居注韓維上言曰。臣等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
開邇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使說
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實。已事而退。莫不悅然有不自
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惟以建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者莫重於師
古。欲師古者莫急於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讀者。陛下之所以求
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留
後德薄不能如古。而未於欲治之事。亦莫不以此為急。唐高祖初侍

天下感陸贄之言。知不可以為已治之。每奏新語篇集稱善。光武數
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
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苦而徇虛名
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非
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庶司。皆以職事進退。所言
皆目前當務。而又迫於晷刻。不得詳盡其理。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
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非惟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
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
則可以窮仁義之道。究禍敗之原。擇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
之君。下猶不失為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
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奧。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
前古之治。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至於存

臣亦嘗竊之。議者以為陛下富在亮陰。惟于答決政事有不得已而
言耳。其餘可得而略也。今禮制既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誰曰將然
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千載之美。臣無任
惶懼戰慄懇激之至。
張方平上言曰。荀子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
粲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政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
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誅堯舜。臣必稱禹稷。是迂儒
拘生之論。非通時濟用者也。伏以唐氏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
失詳矣。朝廷立國之紀與刑制度因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
近。臣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為乙夜之覽。稽廣觀文之典學。欲乞
令館閣唐書紀傳中事迹可施行有益治道者。間錄一兩條上
進。伏乞萬機之暇。特賜開覽。若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

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喩漢事之意也。

神宗初。詔侍臣講讀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所以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右正言直集賢院孫覺以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上奏曰。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者。三者一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難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督親羣罷選用群臣。設政而不懈。皆求治之意也。然或急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循就事而不本先王之意。如此者雖安易危。雖強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者。為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語道德之精微性命之理。人主之學苟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理。則無以應萬務之變而盡天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古者人主之所當學者。亦嘗為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為未者竊歎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陛下幸聽臣言。以時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與侍官之中素所親信者。虛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其所未善。勉強其所不能。取其所論。辯其所疑。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二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駮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盖由朝廷尊德樂道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知明州陳襄被召修起居注。進誠明說曰。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為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至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矣。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乎中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為之謂也。情偽者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

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
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已則化化而不已則神而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
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
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敎不言而喩其事不勞
而成擧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留神聖覽
通判越州曾鞏上言曰准御史臺告報臣察納羣日具時對臣愚淺薄
恐言不足采然臣切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
黜封倫用魏鄭公之謀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
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聽從之效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
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豈常士之所及也然
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
感知言之少而嘆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之以言
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
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始進
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以跡於唐虞三代之
盛如太宗世宗之所爲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
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覽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
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哉臣
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
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
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
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飢饉流亡訛言相
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

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
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
夷狄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
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
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
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
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
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
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
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
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
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
下之事本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
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
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
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貴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
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
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
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
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
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
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
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
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彌

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軼
達之資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
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
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
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
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所生於邪情勝而正理滅
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
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
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賤
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為足以
云乎由其知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
淺陋以趣世主之所便而害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貴故以孔子之

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
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
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
者以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
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
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
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末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
者乘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
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
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功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
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
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

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
持久責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
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深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之不踰矩夫
豈遠哉願勉強如何耳夫然如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
知同天人之際其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
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任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
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然
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
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
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紀綱愈以衰壞也
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妄意陛閲書

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意也
願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
幸甚

元豐間某知福州又上言曰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
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又亦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
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洞
門墻衛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綠務謙而志
宮圍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
澹其於憂勤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祗慎盡於纖芥晝而
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簡而情通
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
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謨訓嘉猷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士雖

僅得其一言已足以度越衆主非可闕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閎遠則惘自晩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動群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未嘗毫髮假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傷勤無懈須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率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蓋亾有十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竊自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資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身行之効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

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爲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旣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至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蓋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將而不亂後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生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當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

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與有解德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資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習誠以陛下之舉遺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摩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紹五福之應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

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纖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宜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八年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哲宗孝經指解奏曰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學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踰朝寧禮典嚴體撫事應舉上安重顯顯卬卬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關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王不學不成聖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衆所宜先也臣嚮不自揆嘗採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別繕寫為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則性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養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其師保之臣傳之德誼道之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令盡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歲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馮元孫奭為侍講惟玆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於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成明之政優游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質承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兩宮之德保護開佑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擇所以起善養源保微德性之始尊德美而長智習啟廣大而照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讀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使殿廡燕學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惓歟

神宗時王安國上師友策曰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猶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愊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誠者豈以其道徒足以驚上哉蓋以為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甚哉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効也而學可以不學於師友乎夫以四海九州之民而屬於一人之識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總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廢于戰國之俗起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

隔勢絕師友之道，遂湮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効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慮哉。

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宣仁皇后書曰：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有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

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以館職，方以義辭，遽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異於衆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覘聖意，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猶

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器，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擧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根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敎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

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如吳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臣以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淸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雖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八歲對宗家兒

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日。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染。待其自處。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習之益最爲要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蓋無不當。眞廟使蔡伯侖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奉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導。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讀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開學之初。宜心泰体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

大臣。動處有史。侍立史官。言出輙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於上氣体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就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体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聞。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或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職。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耳。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照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尊。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爾。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擇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詢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精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聽納。如其虛偽。願從誅殛。臣無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頤又奏曰。臣頤傾竭愚誠。當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擢寘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冀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道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切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容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

人寘之左右。臣彷徨疑懼。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聖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有益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使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執政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禮。今太皇太后宜察主上進業歸政。使之講說。亦無與

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道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切中間日講讀見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為陛下陳輔養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儻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擇。天下幸甚。

頤又奏曰。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辭避不蒙俞允。臣竊有愚誠。昧死上聞。臣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於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二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之

為不謬。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舉動之間。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其一曰。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遊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

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曉比之常在深宮之中者蓋皆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使之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三年頤又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奏曰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不暑執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聖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

聖學

宋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尚書孝經解奏曰。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侍讀官講尚書。又聞之向碩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臣今輒於尚書諸篇中節錄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錄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錄疏義進入。上嘗聖德稽古求治之意。臣伏覩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與漢制詁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寶爲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臣攷不德。所以聖德日新。比陛見。竊臣以切侍經筵。歸於尚書三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於重複翫誦者。凡十篇錄進。篇列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觀。

堯典。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宏綱撮機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敬授人時。使民務農。利用厚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斯皆後世聖帝明王所宜祖述而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摘其目以敘之。

舜典。虞舜之德重華協帝。故列乎二典。後世作者雖三王之盛。不可及矣。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至於四岳十二牧。官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驩兜。竄三苗。殛鯀。四凶人而天下咸服。故曰。舜有大功二十。蓋所以重華協帝。

大禹謨。禹稷皋陶共事。舜帝君臣同寅。咸有一德。故矢厥謨。咸厥功。曰俞。曰都。乃君唱臣和之美。其謨則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咈百姓以從己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之所以爲聖帝明王以此。

皋陶謨。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臣謨議之協恭。後王所宜爲法。

益稷。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愼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帝庸作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臣謂斯言可爲

儆戒

伊訓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以伊尹之所言。愛其君忠於國。可謂至矣。有臣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

洪範。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蓋乃人君尤當愼思之。蓋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爲法不可不愼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爲重。

無逸。此篇周公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故成王服其訓戒。乃爲令王。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於禁中。出入省覽。此爲龜鑑。臣亦嘗錄此篇爲圖以進。

助聖躬伏望留睿慮

立政周公告于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得賢則治非賢則亂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戒庶官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擧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稽古建官爲治之本後之帝王所宜詳愼

孝經圖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邇英伏覩閤中有仁祖命學士蔡襄所書孝經圖張於南壁以便觀覽有以見仁祖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以皇帝陛下天資聖德行在孝經當闕令講官備

錄經義進於禁中臣以伏望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彦博又進尚書二典儀劄子曰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爲書之首爲萬世主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一曰若稽古帝堯帝舜所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儒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於安天下之安天下之事甚臣以衰殘忝仕保傅得侍經闈爲幸已深又不自揆輒於二典之中采掇事義數條纂以訓傳成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識附之庶幾粗有所補矣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錄以上進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 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

臣按帝堯上以敬順天命下以恭授人時使其羲和氏之四人各居其方以布四時之令春序其農事興作之功夏致其生物化育之事秋秩其百穀收成之宜冬察其一歲豐儉之實又於職官修其方民受時雖堯績咸治帝乃命舜歷試諸難

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帝曰疇若予工僉

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作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冑子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臣按舜旣紹堯熙帝之載以謂治天下者先任人人有善惡不先審知故曰在知人在安民故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苟不知人則賢愚善惡混淆不分善善惡惡不可並用惡人遺其則善人道消當須屛去姦惡可以登用善良故其始也首去四凶而天下服然後咨詢岳牧而用禹稷皐夔而下二十有二人天下大治又命龍作納言飛勅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

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讒說之人身在讒毀善良。舜深疾之。納言喉舌之官。出納王命必在忠信。故舜受命而切戒之。隋唐以來。納言之名不改。謂門下省。至於本朝。頗循唐制。以侍中為門下省官長。侍郎為貳。並為執政官。所選益重。必博采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之任官必在於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效。故先朝之法。省寺監官。並以三年為任。循古之義法也。義當遵守。如其猶才不次任用。則難拘常制。臣學術荒淺。不足以發明。但以狂言聖擇。冀有少補。

唐博又進漢唐故事。疏曰。臣近者竊聞聖旨。令經筵官間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恭惟經筵自當祖宗有稗補。輒亦於漢唐史中節錄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

漢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illegible]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師古曰[illegible]）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師古曰[illegible]）兵木無刃。（[illegible]）衣縕無文。（[illegible]）集上書囊以為殿帷。（[illegible]）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illegible]）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漢丞相王嘉上疏言。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以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illegible]）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illegible]）眾庶知其易危。（[illegible]）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漢宣帝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illegible]）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臣近曾上言。乞判吏錄令須滿三年一替。及尚書吏戶部三部

郎官職務尤重。須令久任。此皆治古之法。兼先朝本不令遽遷。漢賈誼云。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illegible]）內之閑中。（[illegible]）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illegible]）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illegible]）美者黼繡。（[illegible]）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illegible]）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illegible]）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

事不可得也。國已屈矣，豈暇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illegible]
天下者不可動搖 為大耳。如時曰此謂者 美俗至大不敢也。至亡等也[illegible]
之言 至胃上也。胃也古此 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近曾上章以風俗僭侈乞。撿擧制度使上下不僭侈務節儉
蓋富民之本在於節儉。民富矣君孰與不足。致太平之階寔出
此道。雖聞已有施行，更望聖慈垂意。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言丈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唐史論魏徵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教通粥達能近取譬，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勸。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倖，中不私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變忠。所載章疏四篇，在徵本傳，可為萬代王者法。
唐明皇先天元年，大獵于渭川，侍中魏知古獻詩一篇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盛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明皇嘉之，手制詔曰，夫詩者志之所之，以寫心懷，實可諷諭人主。是故揚雄陳羽獵為御賦上林，爰自風雅由茲道。朕須自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暑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示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卿逆有箴規，匡予不逮。自非誠叙風規，孰能繼於此耶。賜物五十段。
唐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雖有內難，明皇平定而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輔弼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躬天后朝，艱危開方，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章疏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既虛心願道，求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
臣恭以仁宗皇帝聖德之懋，御前親試進士，以無逸為元龜為賦題，乃知聖意所存深遠。
盧懷愼景龍中上疏，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尚書云，三載考績，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歎之曰，取我田疇

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夫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未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虛空。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條件路啓。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竊至公。弄此國之病也。此賈誼所謂癰腫之病。乃小小者耳。且弊久而不善。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盭而已哉。漢宣帝

總覈名實。興理至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又古之爲吏。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以上。許遷替。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一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憚而不行哉。

三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進經書要言。奏曰。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坐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脩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爲銘。於几杖爲銘。於衣帶爲銘。於履屨爲銘。於觴豆爲銘。於戶牖爲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寶曆。勤問學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爲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劄成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冀陛下手書之。自視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祖禹又進古文孝經說。奏曰。臣伏覩國朝故事。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竊謂雖不足以致望前人。然臣區區忠蓋。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君。莫

先於孝。書先於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西漢以來。唯孔安國爲之傳。自餘諸儒多毀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輒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真。故嘗妄以所聞爲之說。非敢好異而同。庶因聖言少開有覺。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孝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錄爲一冊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祖禹又進勸學箚曰。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屢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略陳。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

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主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体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叛。遂亡其國。其所行之事。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祥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傅其身體。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換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今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亦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形見於外。則姦倖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脩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弃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于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每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為。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

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善。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信。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乃肆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規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懇。

祖禹又乞置無逸孝經圖。奏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陛下嗣守祖宗鴻業。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暮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學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今邇英閣上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則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非因備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于屏間。此圖乃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振掛二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

祖禹又進尚書說命講義。奏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

天下國家欽天稽古。脩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意誠能
法之，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並命宿儒特
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
警碣謹閱講解于前，謹輯記錄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茲賜顧問
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五年，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又乞第辭國史。上奏曰，臣伏見仁宗皇帝
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
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
王常觀國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戒以養
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日觀之。二圖皆嘗
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兩圖，以
見前代帝王善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

當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元祐四年七，中書舍人彭汝礪上奏曰，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
廟，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悼懼，方隕淵墜谷，而以求其臣甚至，而厥
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為先務。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奭召公居公史
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
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為學士者十八人，如房玄齡杜如晦之類
是也。耆宿迭侍，相與討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閑燕飲食皆與。於
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為周唐賢君。古今事
不同，儻使內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
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

汝礪又奏曰，臣聞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其始。其始
正，無所為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之
務學，莫大於近正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
甚著，夙非臣下所能窺度深淺也。近侍進讀，儒臣勸講，見聞可謂甚
博者，又在自思。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夫學者非徒出於口耳之
謂也，聞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
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卬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
甚善。若猶未也，是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從矣之斜兼矣之難，
隔於內外，見有不得而又。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古之仁聖所
以辨議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蒙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進而
與處者其誰歟？其使令者其誰乎？其婦人乎？輔拂之人寡，頗從之人
衆。學問之日少，宴閒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箴。臣是懼所以

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
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諂之士間廁於其間。宴與侍言動，使
相接焉，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蘊。問以所疑而無隱，質之所欲
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
是而不堯舜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
汝礪又論人主盡道在修身，修身在正學。奏曰，臣聞之，孟子曰，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堯舜之治至矣。上達
日月星辰，旁施草木蟲魚，昭格鬼神，外薄四海，遠及于萬世。其原則
修身而已。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本末施設次序可謂彰明較著，而自漢
唐千數百年，有為者衆，而終不能窺其髣髴，非聖人所為終不可

及。蓋後世爲之不至而已。以區區千里之齊。其君盡不過中人。孟子
之爲臣。非其道不陳於前。故其言曰。未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歎乎哉。修身
乘拖在乎學而已。大學之道。始於誠意正心。終於治天下。蓋古人以
天下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國而已。以一國爲不可勝治故。所治
者一家而已。以一家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身而已。又以一身爲
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所不正。此其
守甚約而其施甚博。其源甚近而其流甚遠。其事甚難而其理甚易
然心至微者也。至危者也。古人譬之盤水。爲正錯勿動。湛濁在下。而
淸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淸明亂
乎上。則不足以得夫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至虛而能受神而甚
察。苟有蔽之。則有不能別黑白矣。敬歎之言。今則是非有不得其正。

私欲之害入。則善惡有不得其正。功利之害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
讒佞之言入。則好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恭惟陛下聖學所
得。固自拔於世俗之表。惟加之意而已。敦求碩德。以備勸講。容納正
言。以聞過聞思之。至乎謹辨之。至乎明問之。至乎博積之。以漸養之
以久持之。以不倦行之。至乎不已。其本正矣。事來而不惑。物來而能
名。四璞而觀。惟陛下所欲爲而已。二帝三王之盛。蓋不難而至也。詩
云。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性人所有也。蓋有不能充而成之者。又
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光明性所有也。緝之熙之。在學而已。書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蓋學莫如師古。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學之不可一日
已也。臣愚以識。惟陛下幸察。
皆諫議大夫宋光庭乞召講官詢訪以進聖學。奏曰。臣聞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由此言之。聖

人未有不學而至于道也。恭惟皇帝陛下生知之性。天縱之聖。聰明
睿智。與日躋新。然而正當孔子志學之年。成王緝熙之日。強勉學問
則可以大就堯舜之德矣。臣愚乞陛下每五日一次退朝之後。請開
之燕。召講官于便殿。親發聖問。詢訪人君之所先務。古今之治亂。可
以爲法。可以爲戒者。三五事。同召執政大臣。坐而論道。自來年正月
爲始。如此則聖學日進。居道日隆。堯舜之治。不難至矣。伏望太皇太
后陛下。日勸皇帝陛下專心聖道。以致盛德。
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進學之時不可失。上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
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齊家
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聖人。未有不以修身而爲本者也。書
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修身之謂也。九族既睦

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
業旁溥而遍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
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夫明德者。孰先而能
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
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
成聖者。其必由學乎。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
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一時不可以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
有萬國。日就月將。以成聖學。此其時也。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
講。進讀之臣。使從容以復治亂之事。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

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焉
忽。臣又願陛下萬機之暇，留思經筵，講讀羣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
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所遂脩己進德，不忘古訓，博厚
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書又上宣仁皇后劄子曰：臣恭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
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父於
其覆燾，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下矣。陛下鍾
愛皇帝如此其至，然而特爲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所謂大愛
者，在成其聖德耳。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伏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
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爲皇帝沖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春秋十
有函亦已長矣。自古人君，達則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
人則爲童子，在天子則爲成人。何也？明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

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謂七入
之教陰陽備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進其所不
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
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
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主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開
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適選僕使之人
以誦授講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補視興寢，服勤道義，爲聰明廣知之
德，踈遠紛華，爲屏穿毒者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若戲書甚言
正心樂道，終副海內思神之望，不貽宸衷宵旰之憂，備成德治，爲太
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他日退託深宮，遠辟自保，優護之恩，有始有
卒，佑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宸衷，所屬含者
丙教妄論，以發之，非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望

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懇惓。
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
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奏曰：臣等猥
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
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
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未必皆從於己
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
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
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
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
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
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

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
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
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
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
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
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
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
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知河中府范百祿論黃帝堯舜恭己穫身之道，上奏曰：臣伏以陛下
留心大學之道，日就月將，淵源精微，積善成聖，以至於高明光大，無
所不通。此乃宗廟社稷之休，天地無元之福。而太皇太后豐功盛德

也臣千載之遇實與四方生靈同茲慶幸然臣區區管窺猶願有所
獻焉者誠以為聖主之學詩書禮樂之大道德仁義之實與夫一祖
五宗之典法謨訓與謨烈既日陳於前而飫聞於上矣然猶有不可
一日而離者蓋又有黃帝堯舜之道存焉人主欲尊其業而必行三
聖人之道儻未知師三聖人之所以養生攝身以永保天下生民之
福以長固國家無窮之休則何以致行三聖人之道心餘積也哉凡
三聖人所以養生攝身之要布在方冊詩書周易傳記百家雜然備
載皆可參考臣願詔經筵講讀官討論採摭自古黃帝堯舜以來帝
王養生攝身可法之言可行之事於雙日所進故實內時以一二上
皆聖覽或意義有所未顯不宜雍容敷繹以聞願陛下觀其所以致
福壽康寧之術取法而行之覽其反此而致不善者鑒而戒之孔
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易頤之象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

食言語猶節而況其好樂臣竊恐匹夫之慮不足以為陛下 王武方
出守外郡遠去闕庭臣子之心不勝惘惕伏惟留神省察
紹聖元年曾肇乞選端良博古之士以參諷議奏曰臣聞玉雖美質
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
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漬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
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
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
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
德交修不逮選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
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
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朱買臣之專鷹
劉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

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遞朝
之暇從容宴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
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皆
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時務得先則事之輔相悉不相乇
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猶其一時之士不
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
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其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
聰明睿哲有君人之德況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庶務勵精
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選求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
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
諮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燕見從容以致意假以溫顏使人得
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摩[illegible]日累月積習

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無緣
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令則邪佞者遠忠直者從以之立
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
深處法宮之中親近執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無忽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
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譬之[illegible]
次可成須在積不積累之業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
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 特留聖意
侍讀蘇頌請詔儒臣討論累朝故事奏曰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以稽考古道為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休世
垂無疆之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至於本國
創號令風采迪遵有云原大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沿襲唐舊其

聖以有損益亦不相遠。然前代之事迹紛綸，無統史官所記，善惡咸備。
善者可以爲規，惡者可以爲戒，尚鑒往在慶曆之初，仁宗皇帝因臣
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書來
暮歲，省閱迨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以爲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抱
紹先烈，勤勞萬機，治理之明，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邇英講讀經史，內
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以涵蘊聰明，積潤
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
怠。故敢復僭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
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上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
足宸衷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曆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錄新
舊唐書中列帝所行之事，與夫群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數事請進
之間，特賜覽觀，所冀螢爝末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悃悃之願。

李燾上論曰：臣聞效一官可謂早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
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
之未能信。蓋以學之弗優，不敢效官。尹何爲邑，子産以爲未聞政學，
蓋以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宰費，孔子以爲賊夫人
之子。子路復曰：有人民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夫。
效官治邑必由學而後可，况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機，
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黎衆，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興與喪
繫之，好惡所示，廉恥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爲君
實難，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
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無以聖人之道折衷，不斷然昔矣。所以能
折衷聖人之道者，由其中有學問以爲之主也。高宗既舊學於甘盤，

後師資於傅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脩文脩乎周并乎惟克邁
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
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
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
有哲王。欽天縱陛下之聖，溫文日就，天誘陛下之衷，睿智夙成，
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夫顯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
業，御在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
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於方冊，要之皆王者事，爲人臣學之，期以
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以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矣得之
故，備在乎易，而針者時也。治一亂，或美或惡，勸不可舞，亂可使治，
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爲特一二，吾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
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變化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爲泰而無至乎

否，常爲晉而無至于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
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
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平
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
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以始善終，詳天地之裁，辨君臣之義，悉
舊典而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惡，常爲
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上天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
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乎書。臣願陛下學書，則
考稽古之得失，撫制令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騖，皆得之。陛下
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
幾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
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

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類百家之邪說
在疊疊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
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
功利天地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
無進學之說陛下有聖道之意而無明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故陪御之列賓師之選不可不慎臣願不可與迂儒共之迂儒
好爲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俗儒
共學俗儒好爲苟合適情之學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
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
功多適道正而爲利博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

聖學

宋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竊觀自昔才智之君固有務學
以爲先者然而學非其本矣所以學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高致記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學之本也又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
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
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所學之効也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
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堯舜禹湯文武皆萬世所仰以爲帝王之
師者也尚汲汲於學而不敢怠爲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恭惟陛下
天資聖神群臣莫及方且延納名儒以侍講讀招來讜論因廣聰明
固已卓然知所務矣所以爲學之本更望深賜察焉雖處宮闈之間
常若對乎天地則知人安民自如帝堯能察邇言自如帝舜身爲法
度自如大禹不邇聲色自如成湯卑服即康功田功自如文王垂拱
而天下治自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博乎陛下不以臣
愚而廢其言不勝幸甚

翰林學士兼侍讀曾肇上奏曰臣竊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
太宗人臣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者以謂庶幾成
康自漢以下莫及焉雖聰明英武出自天資然其要乃在於廣延賢
智博考古今容受直言從諫不倦故唐史官撮其大者別爲一書謂
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自爲學士至宰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蓋其議論反覆懇惻切於事情周於世用而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
道必稽於六藝之文雖賈誼董仲舒不能遠過焉今其言見於世者

有奏議數十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要旨實百王之龜鑑，春秋不繫詞
理明白。臣愚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二書置之座右，
留神省覽，如御珍蓄，必有以開廣聰明，上當聖意。發書行事，以此為
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
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伏聞今月八日有聖旨宣取秘書省
畫圖進覽，將入禁中，可以開目，非有補於盛德。六經載道，諸子談理，
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
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圖，日月在目，光宅
四海。伏望聖慈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揚光
晨焉。唐以山水圖代樂邃，左右前後無所警戒，動靜語默，無所總攝，
社稷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國無
可以不損，天下可以不亂。甚夫之宣官者擇焉，願留聖慮察焉。

右正言陳瓘上奏曰：臣竊惟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
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
以不詳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
歷代治亂事迹，以為監戒也。英宗命儒臣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
為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修，書成，取旨賜名。神宗稱其
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親製序文，稱若晝亦以為章于予，自為之
功變化出焉。臣嘗三復明訓，掩卷歎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
字繁多，不可勝覽，寒儒寒生，窮年皓首，猶或昧歷，仰窺聖
作，區判事類，數語之間，盡史之要，翕受以為德，數施而日新，堯舜之
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況不忘謙抑，偏比漢唐，自謂於文宣太宗兼
聞數矣。自餘治世盛主，得聖賢之一體者，皆有取焉。至于荒陵顛危
之主，亂賊姦宄之臣，可觀可監，無不悉論，以著聖志。蓋自祖宗以來，

聖聖相繼，稽古之學，同乎一心，以後述先，非一日之積也。至于神考，
然後典刑之總會，纂續之淵林，底于成就，繼而張之，正在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業大，推本詳求，撰萬事而復乎一，制度節而通於變，
六經妙義，既自得於心術之微，而於前古已陳之迹，又盡心焉。今經
筵將闕而進讀之官，當備舊例，從讀諸史，文字繁複，事實支離，不得
其要，未周乎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候經筵開日，令侍讀官讀資治
通鑑，以承神考所以繼述英廟緝熙聖學垂訓後嗣之意。
瓘又奏曰：臣聞周官司徒之教，有六德，有六行，有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所謂六藝也。教亦多術矣，而藝居其末；藝亦多術矣，而書居其末。
元豐中王安石進字說表云：先王立官以教之者，謂司徒六藝之教
也。又曰：蓋將以合乎神指者，布之海內。神考讀其說而好之，玩味不
忘，可謂合乎神指矣。然不以布之海內者，何也？以教化之本不在文

字故也。神考之所以教天下者，可謂知本矣。紹聖中用事之臣，亟以
字說頒之海內，違神考之心矣。又況咀嚼莊老之言而不由其道，在
絕稽古之學而求利於已。晉之王衍嘗用此術，倡為虛無，鼓舞天下，
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倣傚，選舉登朝，必由
於衍。矜高浮誕，遂成風俗。於是人心支離，天下分為南北者三百餘
年。當時識者以謂王衍之罪過於桀紂。若其以蓋唐之學，偏私之說，
蒙蔽人主，而釀成天下之亂也。景德元年，王欽若請幸金陵，嘗是之
時，若無寇準，則天下分裂久矣。既往之事，今可監也。天佑我宋，今日
以前，事無不虞之變，故欽若之計未及施行，南北之士復得同心以
向陛下。然而王衍之言入於胥髓，滌除瑕垢，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
唯願一經一史，緝熙先帝稽古之學，則天下之士皆當觀上而化矣。
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上官均論治天下在好學廣問，上奏曰：臣聞

人主之治天下，一日萬機，不可勝察也。而明君操術，蓋有至要可以不勞而治。蓋好學則知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群臣之情，達天下之政。通古今而達事情物理，蓋有不燭，以此措之，蓋有不善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好學也。仲尼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孟軻稱舜曰，大舜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仲虺之告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廣問也。然而人主之學，異乎人臣之學。何則，人臣之學，或以文詞爲工，或以博記爲能。以文詞爲工，則有不適用之患；以博記爲能，則有不燭理之蔽。若所謂善學也，人主之學，在乎簡而知要，達而適用。知要在乎明道，明道在乎味五經之微言；適用在乎達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而近稽祖宗聖明相繼治天下之實而已。然之迹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所以得失，以知要而適用矣。

此人主之好學所以爲先務也。天下之政，有利有害；百官之衆，有邪有正。非廣問而參稽之，則利害未易見，邪正未易明。利害未盡見，則事或過擧；邪正未盡明，則姦佞之徒或乘間而害正。此人主之好問所以爲政之要也。臣竊觀陛下寬仁而有斷，中正而不偏，淸淨而寡欲，溫恭而盡下，可謂有上聖之資矣。臣願陛下，日御經閱史，以明理義之大致，達治亂之大體；因進對之臣，虛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群臣之志趣。如此則天下之義理，臣下之邪正，判如白黑之辨矣。臯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燭義理而辨邪正，則能官人能安民矣。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矣。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義理者，有心之所同得；芻豢者，有口之所同嗜。口之悅芻豢，以得味也；心之悅義理，亦必得義味而已。學不得義味，淺讀而難，向勤苦而不入。高宗有聖人之資，傳說告以念終始典于學。成王有中才之質，群臣爲以學有緝熙于光明。有聖人之資而輔之以學，則愈明；有中才之質而不忘于學，不失其爲太平守文之主。學之爲益也如此。然日誦月閱，不過於章句誦數之言，浮屠入心，祗益昧蔽，奚補於高明哉。以神考明智聖學，出於天性，兩漢而下，曠千百年異代一君而已。王安石發明義訓，貫穿六經，朝離而下一人而已。君臣際會，日就月將，聖德日躋，群臣莫可企及。陛下有志於經遠，願以聖學爲先，講讀之臣，陛下親近，以求多聞者也。群廷精義之學，切磋琢磨，跡論心源，尋繹義味，王功帝績，自此而出。法度政事，適上宜。而今淺夫化士以雕鎪之末技，誦名數之曲學，亂相唱引，使一日得志，必指聖學爲迂闊而不切治務，此理學天下愚矣。或爲自此紛紛，法度掃地，陛下此時悔將何及。蓋義理之學，上以窮性命之微，下以達先王制作之美意，故不可不學。學不可不知所先後，知所先後，則人主失攬持要妙，卓然獨立，瞻然遐覽，仰日天時，俯察人事，斟酌損益之不悖義乘理，以成治世之遠謨，眞得所謂繼述者也。夫豈不偉焉。二十五錄各以贊應，宴在柱也，膠柱而求之，則不能善矣。惟陛下財擇。

欽宗靖康元年，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操事宰物之樞也。自王道既微，微言藏于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源澄瑩，盧虛明，蓋天祐大宋，篤生眞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下昔在東宮，涵德歸誨，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嘗所避而不欲聞，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益己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

奉制文義兼盡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故願陛下擇名儒使講
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趣文王克厥
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學於義希惟陛下
裁察。

晁說之上奏曰。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孔之事業
二書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於尊學者之於孔子當一而不
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今國家五十年來於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於老莊。
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
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
而學者發言折中於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
傳之時。令宮寮講者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
孟子先諸論語。皇帝以輔導皇太子天質邁世之令賢而稱之以一
德。或臣愚竊以謂宜講孝經而讀論語。孝經講既孝經畢日讀[illegible]其
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視文字訓詁之
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誨成王之書。傳
不誣也。臣愚謂落義暑之餘侍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讀德
殺以居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紀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本史遺書
格傍諺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為世
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於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
福。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千冒黼扆不勝惶懼屏營待罪
之至。

高宗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進唐鑑十事奏曰。臣歷觀前世盛衰三
代首莫若漢鑑而議者莫若唐虞叙宋之史今華五季之衰隨其事
法度多取諸唐。俗習人情相去為近。故范祖禹撫其行事著而為書
辨治亂興衰之本原。精君子小人之疑似。其文約。其理明。誠治國之
楷模而百世之龜鑑也。臣向歸陽對乞屢降睿旨伏奉聖訓以為方今
資治通鑑。姑俟他日。臣聞王人雖求多聞而詳說之以反約聖學之
古宜領其要。臣謹採祖禹所著唐鑑內十事繕寫進呈。伏望清燕暇
宴時賜觀覽。其善者可以為法。其不善者可以為戒。於以輔翼聖學
之聖而先大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景衡又上疏曰。臣竊觀三代之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必本於王學
說。其次莫如多聞。故傳說之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學問稽古者實帝王之先務也。恭
惟陛下紹隆祖宗之業。屬時艱難。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方在聖學
蓋堯哉。以格物稽古以緊今。使盛德日新聰明日廣。則事至能應學
未敢名。以圖天下之治而成中興之業舉在於此矣。祖宗舊制講筵
多在便殿。故宮稱有崇政殿觀書。伏見已除講讀官。欲望明詔殿
開筵俾之勸講。

高宗時中書舍人孫覿上奏曰。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
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廷之本向
處一君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啟
怨忍恥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良三
除在內其害爲甚。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通與進讀資治通鑑上起
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
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其辭浩博。進讀有時。一日萬幾。殆不能
編。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論唐三百年事。言君子
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

書曰其言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故周之王
夏商爲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篇都爲十二卷。尤致意
德義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掌而如分黑白。謂卷子然陛下卽政之
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高明。淵其啓沃
於未然。孰若按已然之迹。尚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驗。臣豈
欲望聖慈導遇通英部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未出歲年。業之
唐室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者可法。惡者可戒。言
能補聖政之萬一。
起居郞周必大奏曰。右臣今月六日伏見中書門下省錄黃奉聖旨
開講。用三月十一日者。恭惟陛下聖質天成。道學日就。固不待於尋章
摘句。乃能多聞而有獲也。然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邇者開講雖有
制。春以二月上旬。今乃遽用三月十一日。非獨延侍講之期。至道之

間復有休假及詣德壽宮日分。則是一歲之間。講讀不過十數日。臣
已以陛下勤於治道。俗詢衆俊。而又欲召畫像置宴。其經筵講官
聖賜清閒之燕。致緝熙之助者。雖其所當急。而使講筵論道之風
缺於初政。甚不可也。臣更不敢縷奏。已行之令。欲乞府賜依去年
講例。直降聖旨。特就近於二月中旬擇日開講。中外曉然。知陛下
汲汲皇皇。如古之聖人。且於祖宗開講之制。不悖。臣不勝惓惓。惟聖明
裁幸。
起居舍人廖剛奏曰。臣聞古者趙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謂簡子曰。臣願
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
也。簡子悅之。以語諸大夫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臣竊
自古仁聖之君。必有忠正有一之臣。拾遺補闕於其左右。蓋不必
之以諫諍之官。然後乃敢言。若周舍是已。故劉向書序其事以爲

黙者之幾矣。太僕正非諫臣也。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散騎常侍非以諫名官。而審居諫垣之長。唐常侍之官。更當以諫諍
爲職者。不待委之以名而亦將以其常在左右。其忠告當如此
耶。臣上荷聖恩。備員殿陛間。今踰累月矣。日睹振作。僕仰清光
而已。曾所見聞。曾無一語可盡於陛下者。臣雖不肖。知以諫諍
爲忠。仰干天聽。臣聞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雖堯舜禹
湯文武。未有不以學爲先者。今陛下詳延儒臣。講貫六經。又使經
筵故實爲說以進。而清閒之燕。謂意翰墨。博覽經書。亦可謂好學矣
已。然臣聞之道不欲多。多則惑。帝王之學。蓋非儒生文士所學之比
也。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如一。是其所用心。必有在矣。記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戴記大學之道。則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夫正心誠意。豈
王之所謂學乎。正心者。閑邪之謂也。誠意者。存其誠之謂也。所以進
德修業也。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所
謂能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盡物之性。於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
天地參矣。非本於大學。能若是乎。恭惟聖德之躋。如日方升。伏願專
求學之要。益堅進此道。以福吾生天下幸甚。
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胡珵講畢。言於上曰。書者治道之本。故雖君
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求書伊尹傅說所學。事君之道。詩曰
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昔之稱聖人者。必曰生知。夫生而
知之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儀章器數具在事物之間者。豈有不能盡

知也。故孔子問禮於老聃，學樂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故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夫居其聖則終至於不能，而唯不居其聖，是以無所不學而聖益聖也。

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張守奏曰：臣聞自古帝王未嘗不學。傅說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故堯舜皆稽於古。孔子以天縱大聖，猶學而不厭。以光武猶高祖之餘業，屬意經術，視朝猶至於日昃，講論復至於夜分，而不以為疲。蓋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何厭之有。世祖掃除擾攘，肇興漢室，其本諸此。古大學之道，欲治其國，特在於致知誠意，始於正身齊家，其效可至於明明德於天下。蓋得其要，則餘不足學矣。仰惟陛下躬履艱虞之時，不廢經術之學，聖德日躋，而猶博延儒學，紬繹古義。比聞躬御翰墨，書寫謨訓誥誓命之文，以暢道揆，德意所向，要在二帝三王之上也。是以中興之業，與世同稽。更願陛下盡取要義，講明施設之宜，以幸天下，而略其簡札之煩，則不至於勞聖躬，而治道舉矣。中興之功，視光武未足道也。

陳長方上奏曰：生民之巨福，社稷之長計，莫若人主知帝王之學。三代而上，堯舜禹湯得之，故功[illegible]萬古，當世被其賜。三代而下，孔孟得之，故澤不旁流，徒私淑於後人。有志之士未嘗不欲以獻於其君，或在下而無由自達，或聞而不果信，或信而不克用。是以寥寥千百年間，舉皆不被聖人之澤。雖人主有堯舜禹湯之資，無學以充之，日奪於聲色，心蕩於嗜好，而又惑於讒夫，以邪說逢迎，遂順意旨，陷溺於其前，積日復一日，及其衰，於先入善言無間而可入，則下民唯君之心定，豈知為君之義哉。是豈欲陳及萬幾。臣幼讀故相司馬光遺藁，見其歷事三宗，自為諫官至十執政，[illegible]年，迺以三語為獻，曰仁，曰明，曰武。又言平生所學，盡在於此。光之言，未愧於孟軻之愛君矣。臣私自意人主心術之要，無出此三語。及長得師，乃知帝記大學一篇，為帝王問學之宗，雖秦漢以來，諸儒論著，莫能先發之者。大其書，然聖人之旨，猶可尋也。大抵人主之學，不在於博貫古今，知書之多寡，在於纂錄文字，為文不在於鈔錄注句，思[illegible]不在於筆札奇麗，[illegible]又非不知書者[illegible]補於大計，使國實[illegible]，又不足以御[illegible]非不能詩賦內[illegible]知[illegible]則於謀於後世，是以人主知帝王之學，功[illegible]為多材多藝，不知帝王之學，徒於庶事以[illegible]長，則既[illegible]適足以累德。大學之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欲心正意誠，必先於格天下之物理，既[illegible]然求其以推致其所知。所知既明，則心自正，意自誠。心正意誠，則非僻之心無自而生，非僻之言無自而入，方寸之地，[illegible]然若鑑之明，若冰之澂。由是而不已，內之[illegible]則充之天下，[illegible]之所以濟文明溫恭允塞，禹之所以祗承于帝，敷于四海，湯伊尹之咸有一德，特名數不同，爾皆此道也。外之於歷萬事，則[illegible]見機會；外之於權材，則洞見邪正；外之於辭說，則為萬[illegible]，其要特在致極其所為。爾然而所謂知者，豈聰明才智之知，非多聞多藝之知，在於熟察此心之正。故大學又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去是四者，而察此心之本體，果為如何，於此了然無疑，則大學所謂致知也。耶莊生所

謂七聖皆造之地也。自古聖人之德未有不由學知進修也。人主苟擇之瑕能取大學之書參之以中庸潛心體會未嘗非僻之念萌於胸中。日一覽之。以其所疑義博訪眞儒則自然高蹈孔子孟子數聖人神交於千載之外矣。下將沐唐虞夏商之[illegible]豈知事業無遠人主之為爾。

周麟之上奏曰。臣聞曾子問學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所以止為學者說也。董仲舒與此以告漢武帝然後知帝王之學亦當如是。所惟皇帝陛下聖質天縱自誠而明。敬修之功純亦不已。至於博覽經史固已其大者矣而猶之下以下國家日臻於嘉靖。然而猶不忘講學之道頭勵精譔觧御邇英延禹儒數輝古義方並以西漢一代之史令臣進讀。是將以因事而察其[illegible]知今參求從[illegible]因[illegible]不在於是

文義辯書誤為書生尋句之習也。然臣竊謂三代而下惟西漢為近古。諸史之作惟班固為名家。讀之者考文義而往見[illegible]事之本原者。執而後知立言之法則。然文義或有難見。非註解無以發明。音義有難知。非翻切無以辨證。多聞之助或有取於此也。臣不侫叨讀錫[illegible]職而不能專一心於此。或逢爭援之[illegible]或謬[illegible]寬之時以上[illegible]天聽。臣則有[illegible]一二。顧從聖訓而訂正之。夫服虔應劭[illegible]多。韋昭晉灼[illegible]蔡氏纂集尤為抵牾。顏師古[illegible][illegible]正繆達援據精詳有補於學者。其則註解不同自為說以師古之說為正。顏書[illegible]多用古字。間以假借其類實繁。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本音如切且見其中顏師古[illegible]備者辯僻韻析無遺[illegible]稱其隨即翻音字協音識字舉理然[illegible]音訓不一。臣欲以師古所注為定。仍包於進[illegible]本內間注音切。臣[illegible]不知帝王之學志於治道初不關此區區之言

可謂於小節而開六体矣。然而列職[illegible]近[illegible]獻納論思事無巨細皆欲詳審而不可苟。況執經史以備顧問。[illegible]今茲所陳庶幾下以見愚臣盡心率職之誠。上以副陛下加意典[illegible]之美。

張栻上奏曰。臣聞帝王之學以治心[illegible]性為主。心本至靜。因欲而動欲不外邪。欲凡有外慕皆欲也。性本[illegible]習以成欺偽既生遂拂天理。是知治亂在己。德成于[illegible]行[illegible]所謂莫不感格天命不治之。[illegible]其應必矣。帝王以天為宗以禮為門以敬為轄。心敬則畏天知天之常在左右上下。誠自此[illegible]治自此出。卓乎後世不可及也。

常於學士知制誥劉珙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黃[illegible]謹。嘉定元年。宋秦[illegible]監[illegible]州南[illegible]廟上奏曰。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illegible]其之理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意以之誠。心以之正。而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聖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識儒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趨於卑近。[illegible]有志其不止於此而又不過轉

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所以晦昧，千載難明。君良臣間或一倡，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備，自於潛邸以至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靡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事可謂修矣。而臨御天下幾年於此，至治之功未有所聞。臣竊計之，蓋前日勸講之臣狃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聖成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事物之間，動涉疑貳，施為之際，未免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戇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論思熟討，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修身齊家，平治天下者，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知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聰，浩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乾道五年十一月，汪應辰上言曰：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稀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臣。今陛下萬幾庶務，不捨晝夜，豈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間疎賤，豈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與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己，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

漢光武、唐太宗皆自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夜分乃罷。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召侍臣講讀，是以為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

淳熙二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輯日新之德，六藝奧義，歷代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沒世所不能究者，一經睿覽，皆洞見底蘊，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窮聖學之萬一？然且不矜，不倦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郊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四十而已，其間又有關啓習儀日分，止是二十一日可御經筵。然思聖意頗留宸念，故百司臣僚別有相妨事節，即乞宣諭，今且候講筵畢進行，庶幾少副陛下敦復古訓不忘舊章之意。

淳熙間，袁說友上言曰：臣恭聞聖旨，已於今月十三日開經筵所。臣仰惟陛下聖學高遠，緝熙光明，稽古憲章，實濟經治，臣愚竊已識，敢陳管見，仰稽邇英之求議，惟陛下財擇。臣仰惟太上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三十六年之間，仁文德功，聖神明武，發而見諸立政用人、愛民馭軍之際，皆一代宏模，萬世丕式。陛下嗣位之初，即命儒臣纂輯作宋一書，揭名聖政，親製序文，藏諸金匱。臣以不學，謬蒙聖恩，俾承中秘，逮使仰窺大政，撫誦全文，臣不勝至榮極幸。陛下方循堯道，本於授受，施之政事，動協謨訓，像於聖政之書，日以繼日，研覃不懈，則於治體尤非小補。臣愚欲望陛下恭發詔旨，自今歲為始，以太上皇帝聖政同三朝寶訓，命經筵官日以講讀，永為定制，俾之紬繹大典，將沃聖衷。陛下進而定省，得之而命進而講論，得之方冊，益以彰聿由舊章之意，行堯之道，與天無極。帝王之學莫大於此，臣何幸得

親見之臣謹昧死以請。
孝宗時。員興宗乞精講議奏曰。臣等竊論道三公之職分也。不得其
人。則虛其職。是以三公無官。後世備論思之學。指論道之意。獨講筵
之官似之。傅說戒高宗曰。王人求多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說欲勉其君執古義以御今。計其人雖商之大宗。其詞則嚴莊之
體也。恭惟我祖宗神后式嚴是。近日從臣而擇有望自初見而生屛
謹。既命之坐。又賜之宴。其意以以身經帷講。不知要則嘉敗之際細
大之事。將有難於上聞矣。則是可缺也。以光皇之深。王司馬事之柄
衆職之機。有不敢行。有不敢言。倒密相可以輔行。臺諫可以輔言。不
率而言之。未至行之。未及其從容職業之際。書晉畢陳幽隱。畢達天
下。不於講讀者望之。將誰望乎。昔李淑侍讀仁宗。嘗言之。廢宴居
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互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燕嬉
政事耳。在我真宗時。則有若馮元賜坐已畢。專詢問。蓋寤居紀選
深防閒聽之費也。淑之言非惟識祖宗意。亦得敷開講筵之意。其知
侍臣體貌。厥後歷聖相紹。風流相形。蓋政事多自講筵發之。而司
馬光呂公著蘇軾之流。以此名一時。而雖後世則又講筵總領之者
也。可無念哉。陛下天資睿智。勤法祖宗。前後建置勸講之官。誼至篤
也。然臣尚恐侍臣備備二本舊習。正先儒所謂案書講經數行而退
如此彌歲。所益幾何。是不可以不宿戒也。況今天下大務。可違
陛下所恃者民也。今族利之士。所飾百端。指兼為言。是頹身而不顧
民。陛下所扞國者軍也。今將領之人。大率肆欺。是頹家而不顧。古陛
下所恃為俗者士也。今承冠雖一律。是好諛而不好直。至使
上薄陰陽乖戾之積。遠而倚悔。下根着風厲。既流賊盜之將旋。寬
杞昭之手。海內且稱快其美。以聖主扶微察其動靜。此執經入侍
焉耳。忽謀咨質之。然臣聞近已得旨。自今月乙亥開局。除隻日侍殿
旦望之外。前殿大禮講日無數。臣願後殿說書之日。權在諸司引對
小事。如景祐之詔可乎。仍諭講官須待一經之中。擇帝王欲知之事
明。令日鑒戒之體。如咸平景德之際可乎。且求經意之先務。在權政
体之續。是臣願如先儒康定之流。既讀實訓。先解要防要務之類可
者。若其它又量令展日。番令真伯。情愈通則義愈生。不拘是詳用奏
憂勤。與又希世之奇事也。賤臣具敢忘哉。或謂臣言國家張講讀之
局。止應故事耳。彼儒者之言。使人拘而多畏。疑而不通。漢高所謂
為天下安用腐儒者也。臣謂不然。天下之所謂腐儒者。非特聖主惡
之。雖臣等亦惡之也。今鄭文學傳古頌。皆素議象奉筆相
輝者是已。國家念與為治。陛下日夕與寡哉。若夫史儒一二鋪
張仁義之治統。臣謂雖百世不可易也。孰與左右便嬖之言出於愚
經者矣。昔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倫笑曰。證儒生也。言安足用。其後
證言以次施行。唐是以有貞觀之治。太宗曰。此證勸朕行仁義也。惜
乎不令封倫見之。然則通儒之識。謂仁義竟何尤乎。陛下百年合欲
步武太宗。臣願稽參以此。則聖益聖。明益明矣。況六經史非虛需。文
武史非異道。唐問史非否陽帝。學史非小用。數求聖府。奏以在臣
言狂僭。不勝懇懇納忠之至
直煥章閣王師愈奏曰。臣聞商高宗起傅說於傅巖之野。命之訓于
朕志。說未嘗為高論以駭高宗之聽。始則告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次則告之曰。念終始典于學。當是時也。六經未備。所謂學者果何事
耶。蓋自天地奠位。道德已存乎其中。不以六經未備而晦。人君備道
德於一身。推以治人。見於政事。其極致在乎平天下。傅說所以告高
宗者。學此而已。故又繼之曰。道積于厥躬。厥德脩罔覺。若傅說可謂

善納誨者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德生知之聖。學自潛邸。嘉尙學問
博極經籍。不唯約見歷代治忽之迹。其於道德之奧。已深造而逢原。
卽位以來。屬精圖治。不自滿假。萬幾餘暇。延見諸儒。講論治道。亹亹
不倦。商高宗所不逮者。皆優爲之矣。待詔休哉。疎遠小臣。誤被簡知。
濫陪經幄。自惟淺陋。何以仰贊緝熙光明之盛。然而臣之忠不敢
自默。竊嘗讀易之乾言九二之君德。始於學以聚之。終於仁以行之。
中庸記學人誠之之道。亦始於博學之。終於篤行之。又曰。有弗學。學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以是知好學雖篤[illegible]盛
美。唯躬行之爲貴。學而弗行。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又況人君之學與
夫人臣之學。皆本於正心修身。其效皆見於治國平天下。人[illegible]其
所學必遇時得君。然後能有行焉。上以佐其君。斯足以致治國平天
下之效。儻不遇合。不過獨善其身而已。又不過齊家而已。治國平天

下之事業。尙自而可成哉。故人臣行其所學。雖爲力猶在乎人。君用
之耳。若夫人君之所學。不欲有行則已。如欲行之。罔不由己。蓋從容
焉。治國平天下之效。可拱而俟也。陛下聖學之妙。關百聖而不惑。臣
之謏聞。何敢妄陳臆說。伏願陛下鑒歷代之君所以爲聖爲賢所以
致治安者。力行而不怠。日引月長。悠久而不息。時見由而愈明。庶幾
外而聲服四夷。巍巍乎治功之隆。與二帝三代同符矣。惟陛下留心
幸甚。
衛博上奏曰。臣聞聖人以天縱之能。輔以日就之學。固非庸臣所能
望清光而窺道奧。然搆求多聞。咨訪治要。則必有論議之臣。儒學
之士。通古今明治亂者。侍清燕之間。而承顧問之詳。以舜文王之盛。而
有九官四友。朝夕都俞於一堂之上。下至於秦之釋公魏之文侯。亦
有樂正裘牧仲與夫段干木田子方之流。相與周旋[illegible]以起治功

斯道而矣。仰惟陛下睿智之高明。典學之緝熙。超出百王之上。然猶
分命講讀之官。番宿殿廬。以待清問。其於屬意承學。尙論古人。講道
細熟之上。甚盛舉矣。然臣竊嘗究觀漢之侍臣。於長楊五柞之所。未
央宣室之燕。未嘗不在。而唐之十八學士。日與夜更。訪求政事。商確
前義無常聽之間。此固不宜專責職守之臣書史之士也。臣愚欲望
聖慈命有司討論做唐開元六品以上待制於衙內。建中九品以上
待詔於兩省。立爲定格。日使館閣之臣。得侍左右。以補遺忘。庶幾泰
山之一塵。滄海之衆流。或有補於萬分之一。
光宗紹熙三年。御史臺主簿彭龜年上疏曰。臣聞講讀之官。責任最
重。故程頤謂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
在經筵。以臣觀之。君德不備。雖治難保。要知經筵之重。尤在宰相之
先。是以祖宗擇重此官。其有成憲未稱之。則求之惟恐其不廣。既得

之。則親之惟恐其或疎。按之近時。頗非其舊。臣敢爲陛下條列陳之。
臣觀祖宗精擇經筵。不限資任。或以布衣而就職。或解政柄而復爲。
蓋以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經須素業。人各有長。儻乎時未嘗留
意於斯。則雖賢何以克堪其任。今不問所學。類以序遷。此非其舊者
一也。臣觀祖宗引對臣僚。莫如經筵親密。在太祖朝若時召王昭素
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爲侍讀。多以日晚召見。眞宗嗣位。
首置侍讀侍講學士。命邢昺楊徽之夏侯嶠爲之。常令宿祕閣。訪
問政至中夕。自此遂爲故事。使直率置常員。不特與之究義理之微。
亦欲藉之杜逸豫之漸。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
苦。則憂念自生。逮即宴閑。必無過當。聖謨深遠。人未易知。竊見近日
宣召經筵。多用晝接。臣不知退息深宮之際。何以爲保養夜氣之方。
此非其舊者二也。臣仰惟陛下留心問學。不愧古先。嘗於郊禋之時

務展講讀之日，厥修時敏，侍人言而臣之區區猶及此者，臣嘗見
光祖所編帝學，上下數千年，未有若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
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臣愚欲望陛下，東拔名儒實之講席，但問經
學之深淺，不校官資之崇卑，官大則加之學士之名，官小則仕以說
書之職，日與之講論義理，從與之商略古今，自此聖性日益高明，聖
德日益廣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保國享家，莫先於
是，惟陛下留神。

寧宗即位初，龜年為吏部侍郎，上奏曰：臣聞君道尚實，君道實則天
下安矣，君道不實則天下危矣。恭惟陛下纂承大統以來，凡有號令，
人皆傳誦而贊歎之，性又出天稟，向在潛邸，嘗親書司馬光務實之
論，日夕披玩，聖心所存，蓋可見矣，言書崇三代之治，人以其言而遠其
心，知其必可以至無疑也。然臣今日猶有務實之言者，亦有說爾。臣
觀近日求賢之詔既下，士大夫所上封章，並付後省看詳，令擇其可
行者上之三省，不爲虛文，則陛下求言固欲實之。然今已一月，未得
於臣僚封章者果何事。臣近日嘗乞再令後省擇其有益於聖德者
逐旋編類，以備采覽，亦不蒙施行，則求言之實，似不見矣。講筵久開，
當講之日，早晚兩上，不講則日輪二員，以備訪問，則陛下問學固欲
實也。然自開講之後，直日之官，未聞宣召，則問學之實，似不足矣。
臣區區欲望陛下自茲以往，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責其效，毋
使人謂徒事虛文，以欺天下，不勝宗社之幸。

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孟年又奏曰：人君之
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

慶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聞自王者迹熄，時君世主
之爲天下國家者，鮮有知講學之爲急，間有崇尚經術者矣，亦優游
文義，則務爲觀美，未必知帝王所謂學者果爲何事也。恭惟陛下踐
祚之始，懍乎有臨淵冰之懼，亟下詔書，舉遹美之典，延舊學之臣，首
詔儒宗，增重經幄，多爲書史之目，倍增講讀之員，而訓辭丁寧，復在
於救正闕違，務圖實政，德意志慮，極其休美，此固有以見聖心務實
學而守家法，知夫爲天下國家之本，其要領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也。然
臣竊有求之而未解者。陛下初念初意，既已知講學之要，是宜聖學
有加無已。今未數月，所謂儒宗者，曾不淹時，中旨徑下，俾之去，惟
恐或後，雖眷眷之意形於親翰，並以緩示厚恩，然天下之心未
能無疑也。臣區區之言，夫豈以一二人之去留、一二事之當否遽有
所論，蓋以講學重事也，執經之臣精選也，昔也何爲尊崇愛信之如
彼，今也何爲棄置忽忘之如此，深恐以初政紹旨，歲推月移，名存實
亡，徒爲觀美，而果謂聞望真無補於成敗之數矣。則今國審實人

情猶睽，親心未怡，天意弗順，歲事有饑饉之虞矣，狀有寵同之形，經
下與學士大夫講論經理，政是救正闕違、務圖實政之時，尤不可徒
初意浸違，徒爲觀美。伏望陛下每御講筵，必求諸己，觀夫事親如事
天之說，則夔夔齋慄，猶懼不至，而號泣旻天之心識辨自已；觀夫得
民在得其心之說，則慄慄危懼，猶恐難保，而朽索馭馬之喻識弗敢
獻六事自責，固陛下所已講也，若恐懼修省之念稍衰，以此意爲
實然；千里不戒，固陛下所已講也，若無逸遠豫之念稍弛，以斯言
爲可信，成事有鑒，經筵之處，要當深思，大方懋厥德之要；凡有寵同
之形，要當躬行無息無荒之實；若夫親學士儒生以廣聞見，遠宦官
女子以戒驕奢，雖明詔之所已言，然有言逆于吾心而求諸道，則忠
直始能親；有言遜于吾志而求諸非道，則讒諂始能遠。誠能如是，則
朝夕之所講習者始爲實學，朝夕之所嚴戒者始爲實用，聖德罔愆。

民心胥悅而初政詔旨可以信諸萬世矣。
寧宗時。朱熹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
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籍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
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鬪靡以
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淺陋。首及妄庸。則臣
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昔挾策讀書以求聖賢之遺
旨而行之不力。是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
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竊聞之人
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
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
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
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

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
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
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
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
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
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
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
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
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
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
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
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

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
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
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
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
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
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
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
也。誠能鑑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
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
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
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
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

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
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
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
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
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
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
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
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
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
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

嬰者寬試以其說驗之於身發語展與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
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
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
世長辭抑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首領奔走蹶躄以污近侍之列而
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熹又奏曰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
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
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
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
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
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
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
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
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
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
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
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
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
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
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
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
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顔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

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
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内
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
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
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虛名之故冒昧而來耳目筋骸
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
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使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
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之
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桑景迫
今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
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獲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
瀆宸聰臣無任惓款激切之至

貼黃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
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
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
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禀不齊者
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
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
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
省焉嘗屬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今者所而奉敢以
爲獻伏乞聖察
熹又奏曰臣伏見近[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

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輟罷講月於。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謏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曾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府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勞憊，即乞權住當日早講一次。庶幾藏脩游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

聖學

宋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聞學之為王者事，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為本。然學有小大，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此書生之學也；究聖賢之用心，明古今之大致，識安危治亂之體，察善惡消長之機，斷為帝王之大學。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不自矜伐，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博延儒英，增置講讀，紬繹經書，徙容賜坐，一日再御，情亡厭倦，可謂知所本矣。邇者側聞王音宣諭，今後晚講各須講解義理，引古證今，庶不為文具。若只讀過，恐無益於事。大哉王言！臣有以見陛下識度高遠，精進不已，知求多聞之有益於聖德也。臣誠不佞，抑聞之先哲，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學者，聖之先務；問者，學之大本。孔子稱舜大知，必曰好問；仲虺戒成湯，必曰好問則裕。易乾之六爻，龍德學化，皆聖人也。九二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亦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達至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問學之功，其大矣哉。懷若諸說，雖勤而誠意不充，見聞雖廣而躬行不力。深恐猶為觀美而於王功帝績，未知所用力之地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伏願陛下講學之際，更留聖心，咨詢考問，以盡臣下之情，反覆研究，以求理道之要。磨礲漸漬，日累月積，淪浹其心源，斟酌於義味，日熟純性自尊，知慮開明。物來而能名，事至而能應。以之用人，則邪佞者遠，忠良者伸。以之立政，則蠹弊日銷，績効日著。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我昔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選文學之士，日侍閒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言及暗主亂朝，則有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牀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惟其見

善必從。聞義必徙。用能貞觀之治。庶幾成康。為功德兼隆之主。此又尊所聞。行所知之明驗也。以陛下天資粹美。進德無疆。上為唐虞三代。要不難致。下爲亦不失爲唐太宗。惟陛下留神幸甚。

袁說友上奏曰。臣恭聞太宗皇帝謂李至曰。朕年來無它好。但喜讀書。用鑒古成敗。仁宗皇帝謂輔臣曰。近講詩見國風多諷刺。得以爲監戒。高宗皇帝謂趙鼎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閱章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又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大哉。祖宗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必由於學乎。誠本朝之家法。啓佑乎後人者也。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資蘊蓄已。繼天作聖。踐祚之初。恭嘿以執喪。恪謹以隆父養。傳信大臣。收召人物。崇廣言路。敷求直言。此皆陛下時者講學之功。其見於初政者

已足以慰人心而愜衆望矣。然而自古聖主臨政願治。身致太平者。未有一事不由於學。況陛下御極之始。尤當以講學爲先。自古聖主建德脩業。終身而行。未嘗一日敢忘於學。況陛下春秋方盛。尤當以講學爲急。陛下之所謂講學者。蓋將舉而措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本朝呂公著有言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天分文析字。屬律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利祿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當學者。觀古人之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公著之言。實爲人主講學之要。今陛下方上承宗廟之付託。下慰四海之觀聽。萬機得失之端。一念趨向之本。不有本乎。即基安危。是故人主所謹。總在一心。正心之原。實本於學。蓋道者適治之路。惟學然後道明。以德行仁者王。惟學然後德進。凡爲政之理。非學何以達理。以義制事。非學何以由義。古今有興亡有成敗。學然後知所以興亡成敗之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亂。學然後知所以利害治亂之因。人主有講學之功。則明道進德。達理由義。可以興治以舉事。其利享其治。人主失講學之益。則昧道暗德。悖理違義。至於亡至於敗。受其害受其亂。事之必然。無可疑者。陛下前日未即阼。固已親近諸儒。延容講論。凡其開沃聖心。培壅學本者。可謂弗遺餘力。則陛下於道德理義。必已能洞達而知所原本矣。於興亡成敗利害治亂。必已能深究而知所畏慕矣。陛下天縱聰明。非凡所及。講學之益。爲日固久。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學。事與初潛。故臣切以爲講學之事。陛下今當舉行者。其說蓋有五焉。一曰。凡經筵講讀。陛下或意有所未諭。則詳爲叩問。必全洞徹深曉然後已。與之反覆問難。使之開導聖心。知所鑒戒。且不以它事而輟講。亦不以拂意而俾闕。若止循故事。略無上下議論之益。則雖積歲累月。於陛下必無所益也。二曰。經筵之例。率以朝退

入講。陛下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及急率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紬繹辨論。人主雖能說事。不暇叩問。各盡講讀虛文奚以爲。甚願願暑旦凡遇講日。並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則從容敷繹以盡論議。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諭。則講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即見講春秋通鑑三朝寶訓。陛下方此臨蒞。委政大臣。既無它事以從聖覽。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論以進講。尚書一經。句句者明治亂安危之本。仁宗皇帝訓典。事事皆爲後世子孫之法。願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力。四曰。講官內宿。祖宗欲以名儒臣廣爲咨問。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意蓋出此。願陛下遇講官宿直。即賜宣對。或以日間已講讀而意所未諭者。再使詳解細說。或陛下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開沃啓迪。或陛下萬幾之務。有疑貳而未決者。因以咨詢。使之開陳獻納。學問既廣。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先帝王自

唐虞三代以下至于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
無慮百數。陛下凡遇進講。或講官相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
著論一篇。凡其君之善與否。其治之得與失。詳爲議論。相繼進入。陛
下觀其所論。善者爲法。惡者爲戒。集爲一帙。常置坐右。或聖意有所
未諭。即於經筵或夕召之時。每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
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陛下目中。可以爲法而爲戒矣。凡此五說。皆
所以爲講學之地。願陛下上法太祖太宗仁宗高宗聖訓講學之勤。下稽
呂公著所論聖學之要。出而於經筵講讀之間。入而於書殿觀書之
際。不事虛文。力求實學。則聖心融徹。聖學高明。聖德日新。聖治日盛。
施諸政事。無非有得而無失。錯之事業。無非有利而無害。一禁之發。
陛下自不肯爲。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合條理。
以至親君子遠小人。數見儒臣。爭礼正論。則中興之功。太平之治哉

可拱而俟也。臣起自寒儒。叨塵侍列。論思獻納。職守所繫。聰聖有光
之初。不敢進無益之論。專以講學一事。以冒陛下。伏惟聖明。以爲當
今急先之務。最切最要。莫大於此。而深思而力行之。昔傳說之告高
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拳拳
所奏。惟陛下加念焉。天下厚幸。
說友又奏曰。臣恭聞高宗皇帝諭宰臣趙鼎曰。朕常居禁中。有日課。
早閱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三鼓罷。孝宗皇帝亦諭
宮闈。操曰。朕在宮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耳。大哉皇祖之訓。學
有緝熙于光明。所謂詒孫謀而燕翼子者。蓋必由于學也。仰惟陛下
踐阼之初。未遑它務。首開經帷。添置講員。增益諸經。早晚兩講。不以
崇高富貴爲樂。而以盛德日新爲念。臣去歲八月初二日面奏講學
劄子。陛下慨然無聽。出示講官。越三日。宣召微臣。王青諭以悉行所

奏。中外交賀。咸仰陛下學念之篤。根於至誠。蓋二帝三王之用心。求
以上繼高宗孝宗聖學之盛也。臣竊惟陛下。日御經筵。固有定式。惟
是假日與退朝之際。皆是清閒之燕。宮中庶務不上關聖懷。當此
暇隙之時。精思日課之學。如高宗孝宗之訓。定課式於禁中。庶幾既
有外朝講讀之勤。又有內庭課學之益。臣恭觀高宗皇帝聖政。孝宗
皇帝聖政二書。皆是兩朝□□□□政事。藏諸金精。惟盛德大
業。醲化懿綱。一一所當訓式。而紀載明白。事理較然。觀閱之間。易於
著心而入耳。固不待講解而後明也。臣愚欲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宮
中讀書定課爲法。而復以聖政之書。專爲宮中課程之學。下秘書省
繕寫兩朝聖政二書。留置日所御殿。日閱數篇。以爲定式。詳施置之
美意法政事之備明。熟味細觀。再三紬繹。積日累月。求淪定課。則兩
朝聖政之書盡畢。觀覽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胸中。而見諸設施者。將

自脗合而無間矣。此其事不勞。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臣拳拳
愛君。願裨聖學。惟陛下財幸。
中書舍人虞儔上奏曰。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夫分析章
句。窮究前聖之旨。考論同異。折衷諸儒之說。此經生學士之學也。若
緝熙光明之用。發之於一身。仁義詩書之澤。施之於四海。此帝王之
學也。揚雄有言。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
久矣。如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載之於大易
之辭。如曰吾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則見之於傳說之叙。如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曾子嘉言之。董仲舒又從而申
之矣。且學聚問辨。可以已矣。然易必繼之以寬居仁行。人求多聞
可以已矣。然書必繼之以時惟建事者。何哉。正以帝王之學。與經生
學士不同。始焉欲其發之於一身者。有緝熙光明之用。終焉欲其施

之於四海者有仁義詩書之澤盖不可得而已也恭惟陛下有生知之性而不恃有天縱之能而不矜方且增置[illegible]官日侍經幄延賓隆者未嘗少懈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不是過也凡帝王之宏規祖宗之成憲古今之安危治亂儒臣之獻納論思固已悉究淵源旁綜條貫至矣不可有以加矣臣惓惓之愚願陛下[illegible]學問以實行即多聞而達事等其所聞見之於躬行俾聖德日新益極于高明行其所知措之於事業俾治功日進愈至乎光大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理宗紹定間徐元杰對策曰臣聞夫道有本原[illegible]道有功用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舉矣盖無道功惟志道之高遠者為足以極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脉絡世教綱維人極於不墜不絕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極之理流行發見於萬類之時[illegible]人得之而不

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為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之心帝之所以為帝主之所以為手同此心者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是於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聖學日新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非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問大憲懸天攝亂所以學會盱之懷關王居之抱者始非可以一二計也陛下端居凝遠加意講求所以廣萬世之初紘[illegible]凝之淵陛以為天下國家之計者盖陛下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之誠以[illegible]後日之處不以僅定為無恐不以苟安為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排抵乎盛治者是故陛下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

厚矣所以眷天地之眷者當何如祖宗之託重矣所以奉祖宗之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光拓事業者當何脩而至陛下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化者不可不謹其表倡之機自家而國所以別賢否而定名義者不可不致其微漸之慮自國而天下所以謹脩攘而全愛敬者不可不極其勉勵之誠其效讃於堯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監具於秦漢以下之所並見其事信於經訓史册之所可攷陛下誠於本原之地而極其神不徒以日講日講者為虛畢則學之為王者事豈在陛下方寸間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請以所聞於師者拜手稽首以復陛下之問惟陛下少垂察焉臣昧死上對臣伏讀聖策曰盖聞學之為王者事豈堯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為古今有殊時帝王有異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時以為治而無一定之論吁有是

哉臣有以見陛下有志於帝王道學之傳而為昧者發道與時異之嘆也臣竊謂道與心一帝王之心與[illegible]而世一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傳一道義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盖生故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少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為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為順則立極帝王之念所以兢兢業業為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者而根本之歛於一心者猶不致慶夫端貫之地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稱為及及於學者果為何事也豈非以此微數語發摩其端故心法之傳

異世同軌。成湯之攉制、文武之克寬、莫不皆致力於本原之地。雖其時之相去者有不同、而道之相傳未嘗不一。自世之昧者觀之、既於跡而不求於心、索於治而不求於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勞逸之殊、而不揆其符節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質之異、而不通夫損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蓋其所以異者、世之治亂而已。所謂道則未嘗不同焉。故韓愈亦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謂繼求韓愈之所謂傳。則六七君子之心、可以通宇宙而同揆、歷千載而一日。又孰謂其世有升降、而因時爲治異、無一定之論乎。然則能知帝王之無異心、則知帝王之無異道。知帝王之無異道、則知帝王之無異教矣。臣伏讀聖策曰。夫統理民物、爲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顧、承祖宗之付託、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無所據依以爲之斯、豈不可也。是以堯舜之帝、禹湯

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外道以出治會經以求治也。臣有以見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爲不可忽、以堯舜三王之道爲必可行、而欲講學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聞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栽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會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道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聖治之王、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間見於千載之後。恭惟我祖皇帝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數後世、則綱之家、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成、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所聞之可以善裕於國家而遺陛下以無

緒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陛下講學所以朝夕不懈、寒暑不輟、而必欲與帝王之心同一道者、蓋欲以慰祖宗之託、而答天地之眷爲實、故觀乎天地、則見帝王矣、觀乎帝王、則見祖宗矣。何則。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傳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則此道爲有宗、道得其正、則此位爲無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動息語默、常以天下爲憂、安舒暇豫、罔不以有位爲樂。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傳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輕矣。自是而充之以學力、所到日益月新、心術所存、天實地大、舉一世之人、盡躋於雍熙泰和之域、渾渾乎如四時之春、而不見有炎風凋零之[illegible]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諸心、而用力焉、則功用豈有難致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以沖眇嗣

承丕緒、于今九年。昧旦而朝、日昃而罷、延納英髦、日御經筵、日講日講、咸有常度。臣有以見陛下銳於上達、愈尊而愈篤、問學之勤、念久而愈不替也。臣聞帝王之學、所有本原、惟涵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爲詞說之華、惟深探夫道端之自、不徒爲外飾之末。宮庭深邃、燕私易生、聲色滿前、志念易泊、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幾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會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力、亦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以充此學。外庭講學矣、內庭其可忽乎。經筵講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處乎。陛下有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然、抑帝王所以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孳孳汲汲、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當深勉、而不徒爲言語講說之末、而

已者矣。陛下即位因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內而姦宄之未增，
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勳未集而勉其憂勤乎。陛
下每朝因咨輔弼延英儁矣。然內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貪廉之未判，
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績咸熙而為熙康之求乎。
不然，以可致之資而不能致，以可為之時而不能為，以可務備之歲
月而自陷於不備不康之域。若是而曰講誦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講
誦之謂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處。凡
六經所載，得之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井從以講誦為也，口以誦之，
必反心而熟惟，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從。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
如好好色，使之照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
之影滅跡絕可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
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善，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為，其可

以限量既耶。臣伏讀聖策曰：六經之道，所以該貫天人，維持世變者
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治鑑一書又所以著歷代之徵惡以勸戒乎
後者莫先於脩身而齊之。雖君子而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修政
事而攘夷狄，卹民隱而懼天變，臣有以見陛下會經訓之精粗，明史
冊之勸戒，而欲用力於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經所以載道也，史所
以辨經也。人主之學所以講經與史者，蓋欲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用者也。臣嘗以是觀之，六經皆所以言天人，而至於該貫其道，
則莫詳於易與春秋之為書。六經皆所以維持世變，而所謂至纖至
悉，則莫大於易與春秋之為用。易者天地之原也，卦有陰陽，固所以
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則易之所以維持世變者，
宜乎極其所謂變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殺詰也。春秋者史記之約
也，義有褒貶，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災異所書未嘗不以天言之，則春

秋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亂臣賊子皆懼乎其
知懼也。即易與春秋之旨而縣之，六經之道則維持世變至纖至悉
而不可勝窮，自脩身齊家至於恤民隱而懼天變者，皆可以類推矣。
雖然，此經之所以載道者然也，至於史之所以緯夫經者，則自周之
衰以訖五代之季，其間安危理亂之分，成敗興亡之故，上下數千年
間，皆若燭照龜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論世變者觀之，漢大綱僅正而
萬目則未甚舉，唐萬目舉而大綱又不能正，則其所以正人倫而係
風俗，別賢否而定名義，謹備豫而全變故，大概不可以帝王之功用
並言者，要亦有由矣。是烏可不求本原之論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
日月，絕無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於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
昔孝宗皇帝與大臣論古今治亂，因曰：自漢唐以來，人君惟漢文帝
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但不知道，亦不知學。大哉王言，深於

致論夫後世人主之為學者矣。試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觀之，雖其從
容之事猶或多缺，然剸取六經，蓋亦易駁於王者之意。故當時之治
藹然簡有王者氣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默，尊道尚行，
而脩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齊家之道粗立。深戒受獻
益謙其心，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而治國之道又粗審以至棄細過而
絕戎際，戒軍旅以張國勢，務休息而尊德化，譬家興而求直言，凡可
以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於此而加之意。然則文帝之所以為漢德
之盛者，豈非粗知道之效歟。夫惟文帝粗知六經之道，既足以致後
元之治，後世考論文帝之史，則當勸其所以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
不知文帝者，當勸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於於未
到帝王者。則治道功用，又豈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願陛下反求此
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勵，此則在於用

力不用力耳。烏惡其有難行者哉。臣伏讀聖宗曰。朕深惟經訓史策日陳於前。文字紛多。進講迂闊。求其所以實用力者。乃即燕閒。竊有慕古人緝熙光明之義。曰就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術。使普天率土。若士與民。惠共由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下興揭之風。顧不難哉。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緝熙之誠。用力於本原之地。而欲推而達之於治道。功用之大也。武經之與史雖文字之繁。而關於君德治道者。則未嘗無綱領之要。夫緝熙光明。日就月將。此詩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為學之實也。至於曰躬履。曰神會。此則陛下心術純明。義理融貫。能以詩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學者用力也。蓋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會。皆致知之功。行無不力。則緝熙矣。知無不致。則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會。成王之緝熙光明。而又形諸心畫。發諸聖製。布完言於天下。斷然以為

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而知夫學之有益於人國矣。廣天下之大。宮侍人語皆灼灼於知陛下緝熙光明之學。與成王不可以異觀矣。抑成王之所以涵養其心。以為講學之本。必陛下亦嘗實用其力乎。臣考諸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詩勤懇切之意。又必繼之以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欲其知天之監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敬之為敬。無一動之或違。無一息之可弛也。成王於此。灼知[illegible]力之要。遂虛挹損形之於言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必加之以日就月將之誠。懋之以緝熙光明之益。擴而至於輔德。并天休之徵。以是而觀則知緝熙光明乃為學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緝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概慕於古。其事非不偉也。至於古之所以體慶燕閒無斁而不敎者。蓋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

出以為義理之所由以光廣者也。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徹上徹下之道。陛下與成王所謂緝熙光明之實。而二帝三王所以傳授心法之準的也。故必細繹心思。續續不已。充廣心學。恢恢有餘。而後可以言緝熙清明。一有紛擾。志慮一有間斷。氣象一有偏勝。則不足謂之緝熙矣。而可以為敬乎。必明善誠身。動與理貫。盡心知性。靜與理融。然後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氣小有昏蒙。智識小有凝滯。則不足謂之光明矣。又可以為敬乎。陛下之所謂躬履。蓋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謂神會。蓋會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國家之治。如堯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則規摹弗章。玩惕小康。本末之不能一。而逆治古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遠近風俗之化。如堯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則儀刑弗深。觀聽莫新。上下不能不異其向。而習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內主乎一。而不爲乎雜。今乎而建

而不拘乎私。本正而末自隨。上倡而下必應。陛下消其舛逆一心諧格其異向之風。則其感動意思。殆與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揆格也。臣願陛下以真敬存心。則躬履神會。自不能捨其功用之著。由是而光之。則以成王之學。進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至若又曰君天甫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諸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以本原既正。則它可以序舉也。臣切謂陛下之言及此。豈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蓋政治之得失。係於君道精粗之間。民俗之利病。實關於君政修廢之頃。士習之厚薄。亦視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於三者之計。必歸諸於本原之正者。豈非以用力於本原者既異。則三者之效將舉而措之耳。故中庸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亦以脩身正心者為之本。陛下講明於此。蓋亦熟矣。繼今而後。益致

知之甚盡力行之誠固全體之明最大用之著必用以制欲必勇以
力行必恭儉以約己必恬靜以養心如是則本原既正三者之序鮮
紊乎其可舉矣。然外有講學之名內無講學之實綜本原之論以益
其事爲之失。假修飾之具以掩其脩省之懿義雖有箴而無益於制
心。縱然有訓而無益於進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問民俗之未暇
問士習之未暇問是自置天下國家於聖慮之外又安足以爲本原
之論哉。昔孝宗皇帝聖訓有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也。行一
遵孝宗之所以經營於念慮者若是其詳且悉留著其以本原之是
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於未暇問乎。聖謨評洋載在國史皆陛下之
所當體而行之者也。臣願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眞實無僞之力廣
推於外旁達其運量不窮之妙則本原在於聖心矣。凡陛下答臣以
經史之所當講者皆可以序而舉況於是三者之務哉。參之所以

章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謙沖溫粹猶終之曰。子大夫奉對于篇
其以有得於經史者紬繹而畢陳之朕將親覽。臣仰見陛下皆誨不
倦篤與草茅之賤求本原之識。志非徒爲是塚採之文具也。臣切聞
六經之書致治之成法也。史之爲史者亦六經者也。夫致治成法既
皆具於經而史又亞乎經之道則凡天下國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
正而已。至於纖悉節目所以移習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經之與史
蓋相貫通而互發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紬繹而畢陳之。臣不敢罄竭
膚淺之萬一以爲陛下告。不惟下負所學抑亦上負陛下之諄誨矣。
然臣之所兀兀拳拳於陛下而不能自已於納忠者其說蓋有三焉。一
曰固民心。二曰肅軍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蓋民者國之命脈也。兵
者國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國之醫師砭劑也。爲人上者當使命脈
堅於精神運動常致盛大醫師砭劑之用以爲元氣調養之方則立

國之勢自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矣。臣請竭其愚而終言之。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嘗推明其義是固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
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間困於科率市井困於征
求而實困於抽斂富家大室困於籍沒之刑。豈是數困猶未已爲遠
近怨者不可聞也。乖戾之氣上熏於天激而爲江閩之盜起而爲輔
近之好盜而爲都會之火盜而爲邊陲之警延而爲數千里之旱歲
方殆哉國家命脈之一縷千鈞深可慮也。昔光武中興鄧禹勸之以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先朝先儒亦曰。欲備契丹莫若實天下之[illegible]
此皆所以爲命脈計也。陛下亟圖之則其證猶可起也。否則非臣之
所敢知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
言備國以兵詰之者有其道則服之者有其機也。今之爲兵者何如
耶。曰。權實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將帥之不精而兵益以疲。豢養

之不戢而兵益以肆。自等級之不嚴而兵益以驕。自剽剝紀綱之相
蒙而兵又流於叛且嘆矣。夫國家竭民之力以養兵蓋資之以衛吾
國也。今乃不冗則惰不惰則驕不驕則叛不叛則潰習於
縱敵而不習於死敵利於爲寇而不利於禦寇敢於犯上而不敢於
衛上。於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帥閩南之叛亂方熾而
繼之以江右之陸梁西蜀之驚潰方傳而因之以淮東之奔逆姑息
養禍浸以成風蔓草難圖憂未歇也。昔晉文公城濮之戰其兵師少
長有禮而知其可用藝祖皇帝始用軍法使以階級相承不有違犯。
於伏鈇鑕是以上下有序無狂不服。此皆所以爲精神計也。陛下其
亟圖之則其患猶可弭也。否則非人臣之所敢言矣。夫有國以民衛
國以兵。二者命脈之所關精神之所係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
涵養其民調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爲醫砭爾。夫聖人養賢以及

者臣承命將遣卒以守衛中國者，亦以重戍役卒徒之責，令之爲士
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耶。陛下以培固邦本爲心，而監司守令
則行之以脧削膏血之政。陛下以運動國勢爲心，而曰將曰帥則乘
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興利除害信賞必罰爲心，而內外大小
之臣則應之以尸祿苟且偷安旦暮之計。是無怪乎上之與德實意
不能宣達於其下，下之衷情隱氣不能通達於其上，上下隔絕於勢
分之交違，則夫民怨而思寬，兵怨而思救，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漢
宣帝紛安勑海之警，得一龔遂，賜車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養，盜爲
之患乎，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馬燧之在河東，毆
馬厮役教以騎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而兵不患其不強者，以得
人而御之也。是以國朝開基之初，爲侯不擾百姓，則有斷不容之之
哉，至於南征北伐，戰勝攻取，兵不過二十萬者，亦惟以曾總齊爲

將焉。此其於國家政制之用，明效大驗，彰彰然足以爲後人之龜鑑
特之地。蓋漢唐之美，獨盛於一代者也。今陛下所益者帝王之道，所
鑒者漢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貽謀之善，則其所謂一軍民之心者，要
莫先於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過先正陛
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極而至於四方遠近之一於正。此又自本原而達
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惟陛下於此而實用力焉，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元杰又奏曰：臣聞論語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得以子
稱。其所載先聖與群弟子之言，至爲不苟。言者心之聲也。學問之道
無它，求其放心而已。求於心者，合於心，必自源頭理會。每論言出心，字
只有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臣嘗日夜反覆求孔門所以

開啓之根據，不但稍可以知聖人心法之傳，至於古帝王相傳爲學
切要處，亦因是可以推尋。蓋求道貴切於身，求心莫切於求仁。仁
爲心之全德，故曰仁人心也。合而言之道也。言道無越於魯論，故曰
六經之館鎋，六藝之喉衿。伊川程頤有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
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臣未四十，方恨未足進此，敢謂百生處
書表貞經筵，蒙恩宣諭，俾專說是書，以稱清燕。臣感泣遵承，敷衍祖
述諸微，先儒之言，發明求心之旨，以勵聖學端本行仁之萬一，庶幾
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民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人皆有上君子
之行，不徒以言語視論語，臣不勝倦倦。
淳祐十二年，著作郎牟子才兼崇政殿說書，經筵供職，嘗奏一劄
曰：臣疏遠之蹤，往以狂愚觸忤權貴，屏迹伏山林，凡五突，暑疾積嚴色

罪不容誅。陛下兩記不忘，存頒除命，今月正元日擢長著庭，曾未幾旬
又叨親擢，以經入侍，此儒生之至榮也。顧臣謏聞，其何以當。但惶恐
蒙不獲命，則念叢者爭之於談論之末，而無所及，不若從容燕閒
隨事啓沃，庶幾小補。是以冒昧效職，昔程頤爲說書，嘗以君臣道合
爲不以至誠感通爲貴。今臣入觀之初，不敢它有援引，惟積其誠意，
專以正心一說爲陛下言之。惟陛下裁幸。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
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尋記誦，沿章句，工詞章以
爲美，而在乎講明義理，務治其心而已。蓋人主之一心，所以宰三
極而酬酢萬化也。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出於正；人主
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出於邪。形端而影直，源澄而流清，
其理有必然者。故典學之君，未嘗不以正心爲急務，而勸學之臣，未
嘗不以格心爲至論也。陛下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

不講明義理。自昔好學之君未之有。竊爲其於治心之學亦由用其力乎。然心之爲物最難治也。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畏懼而弗能定，則不得其正。有所矯飾而弗能純，則不得其正。而其所以然者，蓋有所謂理慾之隱，有所謂義利之別，有所謂是非之歧，有所謂好惡之端。陛下亦嘗舒慮澄神而深考密察之乎。夫理與慾，殊辟而已。義與利，公私而已。是與非，邪正而已。好與惡，善惡而已。雖其本末先後賓主內外義然甚嚴，然所謂欲者常難持而肆者常易縱，公者常難充而私者常易勝，正者常難明而邪者常易惑，善者常難保而惡者常易溺。爲人主者偏焉而不自克，蔽焉而不加察，往往兆於方寸之間而發於言動者爲甚辰屋之毫釐之謬，而捷出於事爲者爲莫遏。蔽之於宮庭隱奧之內，而形於四方萬里之遠者爲不可禁。故始於敬肆之分而終以理

奏議卷之九　十八

勝慾。始於公私之判而終以利掩義。始於邪正善惡之不明而終也是非好惡之失其實。極而至於意玩而流情，從以縱而營蠱宴遊之事或有之矣。廢弛道憲法罔不行，而耽宦寺之事亦有之矣。賢否貿亂，實爆易傾，而指鹿爲馬之事或有之矣。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其端甚微而其禍甚大，可不懼哉。亦在乎辨而審之耳。臣願陛下忌克奔惟危惟微之旨，以致其理欲之辨。果天理耶，則極而明之，使無一理閒。果人欲耶，則克而去之，使無少賊障。如此則義理足以變化其氣質之偏，而物欲不足以掩其德性之善。接之以爲脩身之本，夫孰有放肆之失。又願陛下思成湯不邇不殖之義，以致其義利之辨。果爲義耶，則推之崇之，使益以嚴明。果爲利耶，則懲而絕之，使無復難萌。如是則舉動足以昭明乎事物之表，而情愛不足以妻素乎躰統之正。繼之以爲制事之本，夫孰有隮墜之私。至於是非好惡之當明，

則臣亦願陛下以孟氏知言之要，辨詖淫邪遁之詞，達之於未有言之先，而知其心之所蔽所陷，察之於既有言之後，以知其心之所由在，則邪正瞭然，如權衡尺度之不可移矣。以大學好惡察親愛畏敬之辟，去惡必審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好惡必公用其心，而不溺於私愛。則善惡昭然，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不可亂。措之以爲聽言用人之本，又安有混殽變亂之患。此豈非一正心之功用哉。臣故曰在乎辨審之耳。惟陛下繼自今益加聖心，格物致知以求其故，審思明辨以察其似，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審其持事之分。敬以持守，使間斷而無間，純以一之，使悠久而不變。則衣裳昭融，原本端一，執紀明治，界限嚴肅，天下無難事矣。不然，一念慮之間而理慾義利之角立，一意向之內而是非好惡之雜出，乎前乎後。明如浮雲在空，慾始揚揚以爲諱飾。臣恐非所以光聖德而隆治化也。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奏議卷之九　十九

善閉邪謂之敬。臣實不敏，以儒宮之意望陛下。惟陛下念之。子才又奏曰：臣猥以空疏，充員夕筵，誠意未孚，啓迪蔑如。此方[illegible]深恩，益又竊經筵，屢當陽長之候，敢復忘告之言。臣每讀易至復卦，程頤切要論以爲有天心之復，有人心之復。一陽生於積陰之下，而芽蘗發動者，天心初復之端也。方陰陽會靜之未分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息滅。當是時也，誰得而形容之乎。及乎震陽之來動於坤下，因其一動而天下皆知其將爲生物之端倪。向者天地寂然不可形容之心，方得窺見其萬一。故程頤曰：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是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楊時亦曰：復也者，陽始生動之端也。知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非盡心知性者孰能見之。此所謂天地之復也。方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中，無所偏倚，赤子純一

之心。幾若隱晦當是時也。誰能推而明之。及其感而遂通。昭著易見
因其已發而天下皆知其為躰用之動靜。而向者大本達道渾然不
可推究之心。至是方得闡其联兆。故張載以為靜而動。則無念無
為無所主宰常然如此。人之德性亦與此合。蓋進德之基也。朱熹亦
曰。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
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此所謂人心之復也。使天地之
心當純坤十月之時。消而不長。往而不來。出而不入。衰而不盛。已而
不存。或有所陷塞。或有所擾亂。則芸不生萬不哭厚角不解求象不
動而天地之復幾乎熄。非陰疑於陽。陽戰於陰。變而為閉藏者乎。使
吾之一心當情欲已動之時。或過喜。或過怒。或過哀。或過懼。或過
樂。或有所偏倚。或有所乖戾。則三辰失行。山川崩竭。不止於天地不
停。兵亂凶荒。胎殰卵殈。不止於萬物不育。而吾身之復幾於熄。非不

中不和極其所發。則變而為災異者乎。故陰陽之未定。聖人則扶其
陽於萌芽發達之初。抑其陰於氣勢窮極之後。使陰陽噓動遂化流
行。天地之復。浸以開太。無一毫違而有以成其天地不及之功。喜怒
之未定。聖人則效其氣於不睹不聞之地。謹其幾於隱微幽獨之際
使喜怒和平。血氣循軌。一身之復。充滿周密。無一毫虧而有以全其
天地全純之德。夫如是則未定之陰陽。天地既無極而不反之氣。求
定之喜怒。人君亦豈有久而不平之心。何以言之。復之為義。於天地
間則為陰陽。在人心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
善即陰也。善即陽也。上五陰下一陽。即沉迷義翻之時也。一日忽然
有覺。即陽機發達之始也。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名怨於諸侯。可謂
極矣。及其不忍觳觫。即見善端之萌。漢武帝窮兵黷武。好神仙。當土
木。可謂極矣。及其輪臺一悔。即見善端之復幾乎。此則一陽之微。非

殿下進德之大機。於是臣請極言復卦六爻之義。以為聖德之助。且
初九。以陽爻處復卦之初。失之未遠者也。一陽居衆陰之始。務而不
遠者也。在易為寡畫。是復之主也。人性至善。人心至靈。本自無慾
妄念動。其過始萌。斯思之間。意千萬里。豈止於悔。先儒以為失而後
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至
哉言乎。此正不遠復之微旨也。殿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苟能曲致
夙護。凡前日喜怒未定之時。稍有過差。即當隨事覺悟。毋使其已形
之為積而不散。潛而為災咎變亂。則積復於善。不祇於悔。大善而吉
之道也。而謂不遠而復也。願不莫一為聖德之助乎。六二雖陰爻處中
止而切比於初。在上無應。以分其從陽之意。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
也。復者復於禮。禮則為仁。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
一能親而下之。是以有克己復禮之仁而下之也。以其有不遠復之

仁而下之也。非植黨締交也。非比周為私也。則是因人之善而復己
之善也。因人之仁而復己之仁也。豈不為復之休乎。殿下對此陰爻
深惟其義。苟能事事致曲。不以切比於初為非。不以志從於陽為非。
不以中正親仁為非。則休復之吉不特歸美於六二之臣。惟六五之
君亦有譽。恭下士柔順助陽之實矣。豈不為聖德之助乎。六三以陰
居陽。不中不正。而又處動之極。其守則固。故屢失屢復。不安於復矣
操存舍亡。蓋俛仰之間耳。喜怒哀樂之發。既已流宕。因而復學。務而
復變者以此。涉世其危亦甚。故曰厲。然復而雖晚。若不猶愈於遂
而不復者乎。殿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凡二十九年之中。志之所存
雖不能無過。然亦未嘗不悔。顧之所履。雖不能無失。然亦未嘗不復。
既復既失。復悔不知幾失幾悔矣。悔誤紛紛。久而未定。是以聖德未
能光新。以歸復之厲耳。繼自今。勿以危厲無咎而遂其過。勿以躁動

之危而玩其過勿以陷於衆陰之中而愈成其過則無咎之義不獨
九三之臣擅其善陛下亦得善補過之義矣顧不爲聖德之助乎六
四近君之位也九居外體之下亦曰中行者卦一陽五陰自二至上
則四爲中六四居上下四陰之中履得中正下從初九正應之陽
獨得所復也人之本心未嘗不善積習所移是陷於惡有能超然自
拔於羣邪之中以從陽剛之君子而不爲所陷是得中行爲獨復其
本心也其與知所擇而從道哉不言吉凶者以柔居羣陰之間而初
陽甚微未足以有爲故聖人但稱其獨復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
當是非無定見好惡無定守從欲而流從邪而陷從習氣而不反之
時榮獨陰之盛而勉其中行獨復之心念一陽之微而扶其將不竟
消之志則剛復而良易而暢行庶入無疾朋來無咎而陽不孤矣顧
不爲重德之助乎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篤厚復之厚而篤

用力於仁者也其體乎高明者看高視四海之心萃於林察者看杜
視羣臣之意物欲深者天機必淺心量狹者所守易搖其於善道雖
得必失雖明必昏不若靜重而卑退者之可保此六五厚復之所以
無悔也然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無助未能恆久者也能無
悔而已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遇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故
於臨泰之五皆言吉而復與大壯之五皆無悔此聖人爲君子之心也
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凡世之所謂秉陽德之剛者勿逆其進勿
遏其長過爲容而寬之不及爲扶而發之去其所謂惡必固也六五
成其所謂中順篤厚之實則君子有所恃小人不敢肆矣顧不爲聖
德之助乎上六以陰柔居復之終恨然在上最遠於陽迷而不反者
也君道過於迷與衆行故有災眚天災自外而來己過由己而作用
之行師則終有敗及其國君凶於爲禍雖至十年之久亦不克得益

陽卻微而漸長陰雖甚而將消將消之運不能敵方長之勢故於極
摧言之理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乃謂事之不合乎理不順乎天
而爲陽德之害者去其遠而使之不至於遠反其極而使之不至於
極懲其妄而使之不至於妄矯其偏而使之不至於偏無輕喜焉以
泄陽德之微無輕怒焉以遂陰濁之欲陛下之心本無喜怒也陛下
以天下之喜爲喜以天下之怒爲怒如堯之明俊德喜在俊德堯何
與焉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如是則陽盛而陰衰而
消凶變而爲吉災變而爲祥敗必至於成害必至於利利害之機無
出於此顧不爲聖德之助乎夫陽在天地間至實而不虛也至直而
不曲也至大而不小也然至實爲天理至虛爲人欲而天理人欲常
相對也至直爲君子至曲爲小人而君子小人常相勝也至大爲王
道至小爲伯圖而王道伯圖常相尋也有天下安可不救其弊而謹

其所尊耶故知天理之爲貴則虛心稽慮必以純一立政造事必以
陽明而人欲之私不以陷吾衷也知君子之爲貴則尊賢者德必用
誠心信用仁賢必布公道而小人之惡不可進也知王道之爲太則
循義明道必不計功正誼必不謀利而伯圖之權詐不用也陛
下在位久閱天下之事多而又將之以緝熙之學其於復之一卦固
已曉然洞究其旨矣而區區小臣猶敢以螢爝於日月之下故循倣
於川嶽之而者顧以陽剛方長陽德浸昌臣雖至愚拯陋其敢忘者
論建以得天德是用當陽復之初專以復卦終始之義自靖自獻以
効芹曝之誠惟陛下赦其狂愚
理宗時年滋進故事曰昔程頤上神宗劄子以爲君道之本在乎稽
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一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

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
聖人之訓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
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知理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
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聞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矣，以堯舜禹
湯文武之治天下，無他道焉，汲汲於學而已。有堯舜禹湯文武之
資，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治不唐虞三代，臣未之信也。恭惟皇帝
陛下，嘗排閱於天衆，聖學得之心傳，嗣服之初，首以講學爲急，真
古帝王之用心也。然臣切以爲君道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立
志。蓋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志不先定，則中無所主，而外物或得以
轉移之。誕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
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惡

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義也。故程顥拜疏神宗皇帝，書以定君志
爲講學之要。顥，伊洛大儒也，世稱之曰明道先生，此眞帝王之格
言也。臣願陛下思先皇付託之重，究程顥進誅之說，若稽古訓，堅
凝初志，使此心淸明，終始如一，日延見群臣，虛心下問，以考政事
之得失，觀群臣之忠邪。謂天難諶思命不易哉者，正論也；謂天命
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
法者，邪說也。謂君子小人不可並立者，正論也；謂兼容而兩用之
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虛心訪問者，正論也；謂垂簾淵嘿，使人不
可窺測者，邪說也。謂民間常懷憫乎有仁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
使民不敢慢易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當急於內脩者，正論也；謂務
無實爲者，邪說也。謂損上益下，節用愛人者，正論也；謂恭儉無足
取者，邪說也。陛下試以是爲察言觀人之實，而邪正之辨判如是

白矣。今臣以非才，猥叨勸講，大懼無以仰稱聖聰，用敢推廣程顥
之說，爲陛下告，惟陛下垂鑑。

戶部尙書眞德秀上奏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
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
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
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
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
討劇道義，眞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値龍飛之初，獲譽
講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淸燕之覽，
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

閒居無事，乃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
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
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
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
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
動、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
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
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
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議論無長，然人君所
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初，而臣書適成，爲
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三，標以名數，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萬，哀臣十年功一，致特降[illegible]旨，許臣投進，而陛下幸擇

政之要。講讀之餘。隨以覺悟。其於軌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聞自古人主即位之初。書獻言者。必以講學爲獨責。人主挺生聖哲。受天明命。一日遇親。已足以服四海。而猶區區爲習諸生之業。其故何也。蓋惟有聖人之資者。而後宜於學。有聖人之位者。尤當急於學。宜於學者。事半而功倍。固不與常人等。急於學者。身脩而天下治。忽不以常情揣此。先以聖神文武之德。必學於君疇。舜以濬哲文明之德。必學於務成昭。在聖性有益而無損。在後世有歸義而無獨議。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嗣承大寶。皇太后陛下以母儀之重。保佑聖躬。皆持守家法。以正本朝。垂裕後以孔史條列講學之義。固已切切乎皇帝陛下之心。而講學之初。固已纏纏乎皇太后陛下之言矣。臣以山林疏遠之宗。受知聖學。未遑禮小之察。厥訴州縣。猥名近列。參爲講而莫及。際遇龍之昔。山林蒙迅名。竣賜表聞。宜必有千慮一得有補於聖世者。切惟經世之學與書生科舉之習不得而同。經筵之學與家塾黨庠之肄亦倘有異。蓋經筵陳言取務時好。與書生科舉之習也。人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得其道則聖智合謀。失其理則邪佞侗隙。故經世之學。宜不與書生科舉之習相似。端拜以求師。合志以取友。此家塾黨庠之肄也。分番直以侍經幄。修玉色以進讜規。言於造膝者。毋忘於切。書之簡冊者。猶難於探討。經筵之學。視家塾黨庠者。相去遠矣。臣恭陛下以講學爲素心。視講學爲日用。當經筵未御。則必淸心轍慮以求有益。及經筵既御。則必切問近思。以歸主書。即古人之行事。驗今日之立政。議論不徒發。必深切於世務。奏篇不徒篡。必有關於國脉。詩射必及於用。鐘始必圖其終。出則與大臣講之者。盡者未盡。入則以聖賢證之差合者寸合。口問所得。倡爲信用。以此致堯舜之治。難不中不遠矣。然而人主之好儒學。尤當以近似之害。正爲處尊正大而熟識。乃侍忠賢而遠邪黨。則近習不得以乘間。假偽不得以亂眞。其識其微。其利害甚切也。中興自高宗皇帝以來。世傳聖學。孜孜覆靈。未嘗閒燕。煒煒煌煌。明並日月。而張說、陳源、曾覿之流。尙以粗習筆墨。欲爲王伾叔文。筆窺弄權柄。威福在己。乃自謂儒者。事業不過如此。鄧綰賢佞輕侮。簡冊以至治道之所當講。聖經之所當講。遂忘計議。則以爲徒亂人意。爲鬼爲蜮。是以縉紳士大夫之害甚至顚執。國政謀動。千乞消消不廢。終至披流。非聖智知其姦偽而終遠之。其爲志可勝既哉。此又屋漏暗室之微。浸潤膚受之端。內廷之所能狎熟聞之所幾。履闕於講學者甚切。不可不察。惟陛下留神。

府約還資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又奏曰。臣待罪從班。久侍經幄。切見陛下深居宮禁。以養志聞於天下。高拱廟堂。以愛民聞於大下。講議有常。以力學聞於天下。匪懈有數。以節用聞於天下。然而羣臣進憲。詩詩不已。或曰謹獨。或曰行健。或曰防未然之欲。或曰持不息之志。或曰無忘在淵之戒。或曰察於不睹不聞之地。陛下皆俞其請矣。言之者不已。聽之者不倦。臣未喩其說也。豈人臣之愛君。不以其君之未嘗有此而遂已於言耶。將實有所疑於此而圖言之耶。果其君之未嘗有此而不已於言。國家之福也。如其有所疑而固言之。則亦不可以爲無而恕之也。蓋聰毅常思於宴安。而隱疾常出於盛壯。憂患者常得於敬畏。而逸豫者常本於憂勤。孔子謂一言而可以興喪邦。將在於爲君之難。與夫言而莫予違而已。可不畏哉。臣切惟論利害者貴乎簡。入念慮者貴乎熟。以羣臣之言。如此其衆。見於論疏。如此其廣。要其所欲。不過於脩身好學而已。唐張蘊古獻箴。太宗凡六百一十有二字。其間所言無非脩身之要。舉天下脩身之說。莫加於此

入本朝趙師民獻箴仁宗凡七百七十有八字其間所言無非好學之要舉天下好學之說莫加此矣。與其泛騖而廣求孰若篤志而近思。臣以二箴之作切於事情如此敢錄本以進望陛下列爲二圖置之座側。口誦心惟。朝斯夕斯因一言以忠一事書一字以窮一理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凡羣臣之所獻皆可以總括而盡行之矣臣不勝惓惓。

肖約又奏曰。臣待罪經幄一年有半以進讀三朝寶訓待請丸未及於帙今以衰病之又蒙恩放還鄉井。有所欲言敢盡布之。切以寶訓爲書皆太祖太宗眞宗三聖之格言也。坦然明白不待有所發明而後見。凡臣淺歷尤爲無所知識。嘗妄謂以爲書之所載爲卷三十爲目八十有八而其稱惟宮禁特在於政躰聽斷與夫孝慈仁愛謹儉五者而已。譬之以鑒戒輔之以諫諍。以是而睹發以是而聯屬

臣。則於人無不順以是而受符瑞以是而崇祀典則於事無不敬雖而措之必至於熙績咸熙而萬世永賴皆自五者之所發見推所從來則五者之所本又皆自好學始也。臣讀寶訓至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欲治之君必能正身自我。予無過之地。夙夜畏謹防非窒欲孫慕古人以德化人之義此太祖皇帝之聖學也。太宗皇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見古來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罕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帰天下之心哉。此太宗皇帝之聖學也。眞宗皇帝謂近臣曰。朕嘗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無以係奏章多以苛細爲利不知國家政事自有大躰。使其不蔽而治不爲而成爲善理豈可係直刻下邀爲己功。使之畋民從傷和氣。此眞宗皇帝之聖學也。由聖學而廣之則凡見於政躰見於聽斷孝慈以事親仁愛以恤下謹儉以廣己而況節目之下於此者可以類言矣。

今陛下躬儒素之行考帝王之業頻御講筵古所未有增置講官講所未見。聖學之高明夫人能言之矣。臣切以爲人主之學特以見於治功也。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寶創業之治。越漢唐有太宗眞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與夫咸平景德守文之治以倫成康。今臨政願治雖未底叙政。而未有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撫綏猶未著。貪贓不除則罷竄者無所畏。貞清不用則小廉者無所勸。在陛下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則聖學有所底止矣。不然而切切於簡冊之間諄諄於播告之際尊儒重道而士不得行其志布德施惠而民不得受其利祖宗創業守文之迹。未不如此。此則進讀寶訓之大旨非然經筵之比也。惟陛下留神。

明成倫進故事曰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

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

臣人有原毅之叢輪人有楮柏之議。工執藝事以諫不聞於世久矣而唐之弓工獨得古意。其言蓋以規太宗功業雖成而治心之道實未嘗講也。夫心者萬理之會萬事之主。此心明白洞達無一毫迂曲之累則見面發皆天理之形若發謝出令盡人心之契合於義直方所以相爲表裏也。太宗天姿高而學問不足。其存於好名其失亦在於好名。好名故能矯揉爲善惟名之好而視求存養之不加。故矯揉之力息而察受之偏者不能摘。雖我宮人之好不役一夫之怒。會頒散此田舍翁之怒。以至好大喜功而多黨無非本心之發露也。木心不直。脈理皆邪雖勁而發矢不直弓工可謂善窺其君心術之微矣。太宗亦可於此進格物正心之功矣其[illegible]以內[illegible]特知制外而未知養內。

安有內心不治而外邪可閑者哉。

特作監楊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為主。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為三王罪人。文仲奏曰：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為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為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道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脩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跡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綠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釋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紹熙丕業。大我先訓，朕朝夕服膺。

戴栩上奏曰：臣仰惟陛下法明冠古，聖德緝熙，凡在列之臣，借以面治光者，無不以講學為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曰不格正為陛下之所講、群臣之所對，未免實流於虛文。臣請摭其切於實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仰自其謹獨而得之。人雖中智，其不知戒懼，徒以隱顯殊制，作僞肆惰於不睹不聞者衆矣。則誠意所發，流通無間。今陛下臨朝若神，井不徹怠。恭己南面，非不粹然，退而黙之者多矣。暫御使令，慝黙微遠者，雖進巧詐，近今者見容。然飲之不節，寢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以干陰陽之大和。近者星象違度，陰雨蒸旬，蝗蝻為災，氣候騰躍，疵癘流行，流離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位天地、育萬物矣。然後世儒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夫欲底於至善，即向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而莫不有至理。惟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其至為一理，既通融，豁然自悟。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口，危微之旨日講於前，然考所躬行所知者鮮矣。凡事用人，明辨是非者有幾？別白邪正者有幾？號令所出，朝更而夕變；除授所加，旋使而忽罷，朝廷紀綱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譏侮。近者讜言迭興，擬尊聞道，其事未行而人疑其無成，其人未用而人疑其必敗。陛下反之於身，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然後致知之學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熟之，不以應誦泛說為能，而以切問近思為貴。執中必如虞舜，緝熙必如文武，克明俊德，必同於堯；日新其德，必同於湯。守之以誠，養之以敬，日求其所未合，而不忘其所已合，然後講學之功有補矣。且夫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毋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陛下誠自得師，則優游饜飫，皆是實地，左右逢原，莫非妙用。惟當使此誠與敬無一息不存乎。昔唐德宗出宮女，屏遠玩好，諸青將士，技兵相語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猜忌一生，以推誠為黠羈，則正元之敝有甚於肅代。陛下於此，然亦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唐客拜滋於中國，漸及變亂，則主一勢日隆，獨非今日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蔡，制馭強藩，當時論者謂非朝廷之力，直以措置能服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聚斂之臣，則元和之治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審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不于常，則天命日固。獨非今日之永圖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而又體察此學之詳，臣申復其說，則不以為贅；辨明其實，則不以為怪。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略，而未敢編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謹按敘事曰：理宗於經筵之暇，留神六籍，徧閱諸子百家之書，

下至近世臣子之作亦無不寓遵御經筵則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
夫之學朕在宮中雖無一日廢學然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
施行之耳非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呂公著言講學亦曰天子之學與
凡庶不同必欲求正路立事之要濟變人利物之術非徒尋分章析
句之繁治博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古先聖人所以皇皇汲汲者
豈徒事於口耳之末哉必欲見之施行以爲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講
誦辨詳而大而之不究記問雖博而政理之未明是特分章析句之
學耳於國家何補哉臣竊所以載道而道者治之經理也觀典謨則
當知帝王之軌範觀雅頌則當知王政之廢興觀禮及樂則當知安
上而治民移風而易俗觀易象春秋則當知進君子而退小人內諸夏
而外夷狄以至前史之觀又當知成敗得失之當鑒如此則爲經事
而必知其宜遭變事而必知其權天下雖大可運諸掌矣此乃帝王
之學所爲人上者所當加意也今外而疆場之未寧內則民力之未蘇
非參稽古訓酌而行之何以興事而造業乎臣願陛下於講論之際
舉綱撮要擇其切於今日者當思明辨則物來能名事至能應補文
德則可以來遠人進英傑則可以強本朝明忠恚豫防之義則可以
安邊境審理財正辭之義則可以足國用此乃高宗所謂推廣古治
道有宜於今者施行之而呂公著所謂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必欲
求正事之要者亦此意也不然則博而寡要徒事虛言行之罔難覓
無成效昔太祖讀書謂四凶罪止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仁以亂
無逸篇享國之君宜戒逸豫仁宗論又用三策謂此乃爲政之大本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爲人主不可須臾去此皆祖宗典學之大要而
一謨訓實念寶鑒於此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意
[illegible]年八月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曰臣恭承聖問臣聞聖人教

人不過日用常行之道所以使學者篤志近思不騖於高遠不忽於
卑近而有陵節躐等之病也雅者推衆之雅誦平日之所常言也詩
以吟詠情性使人有所感發而興學知乎書以道達政事使人明於
治亂而效法監戒禮者天理之節文使人制心約身止邪防欲者也
一者皆至近至切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闕故常常言之也於禮獨曰
執者蓋詩書言其理而已禮則起居動靜有執守據依者非但空言
而已也故曰禮不執則不行三者聖人所常言若天性與天道則聞
道猶難孔子未嘗輕以語人且此章與五十學易之章相接亦所以
見易道之妙非孔子之所雅言也陛下聖學高明日御經帷儒臣所
誦讀者莫非聖經賢傳然而帝常之本數衆之味固不患其鶩於高遠
而溺於凡近矣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即孔子之所雅言而加聖心
焉二南詩之首也默之於身善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書之首也體之
於心存敬天敬民之精誠禮者言之首也曰毋不敬吾能敬以執之宮庭
閒燕之時亦戰兢自持不至於失墜矣夫如是則孔子之雅言不
爲空言矣陛下聰明天縱能持之久孔子之言固已默契先聖臣不
量某所懷以塵睿覽益篤於惟陛下擇焉
度宗時牟子才奏曰臣聞帝王之好學有出於中心之自然者有出
於一時之勉強者出於自然則日孜孜焉惟恐弗及出於勉強則作
輟有時而工夫亦間斷矣漢唐諸君未嘗無知學者然始而勤終而
怠始而精明終而昏蔽何哉聲色土木甲兵禱祠之事有以汨之
則志慮分志慮分而左右近習始得以乘間而入矣是蓋出於勉強
而非本乎自然也我朝列聖相承留意問學萬幾之暇時召儒生方
此遠之對孝宗皇帝于選德殿也帝諭之以以威令名雖取選射觀
念之於咨諏小人固事從容無虞而不在是臣曰燕遊聲色之卷

宮室苑囿之娛非惟不好亦不能獨取尚書通鑑汲汲而讀之。日誦心記未嘗一日去手。大矣哉帝之爲書也。勤矣哉帝之用心也。是豈有一毫怠疑之心哉。帝之意豈非以尚書爲列聖傳心之奧旨而通鑑爲千古治亂之機括耶。一開卷間而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治之所由興。亂之所以作。瞭然如黑白判矣。以是存心。則中無所累。而世間外物舉不足以動吾心。雖有欲遊貨利動之於處處而欲乘間以惑吾之淸明者衆。何從而入哉。嗚呼。此乾淳之治所以卓冠一時。而孝宗之聖所以高絶千古歟。陛下臨御之初。首以親儒臣遠近習爲第一義。且令講官以書進講。而諭臣以通鑑之切。與有得於孝宗之用心者。臣愚欲望聖慈取通鑑一書。賓諸左右。燕閒之際。時一覽焉。則孝宗之言傳而乾淳之治端可復見矣。臣無任惓惓。

條進故事曰。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當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儒臣。講求先王之道。鑑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鋪興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實虛名。欲知所促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元降指揮。日開經筵。

臣聞經筵所以輔成君德。至不輕也。太祖皇帝肅定天下。首命王昭素講易。自是聖子神孫恪守家法。必重經筵之選。以發明道義。裨益聖德。至元祐初。程頤爲說書。專以薰陶德性。涵養氣質爲要。其言曰。人主雖步不可肆正人。又曰。一日之間。親學士大夫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性成就。至於涉書史覽古今。特緒學之一端。自是丁初迄元明申絶異計。間講學中來。臣以非才。謬叨聖忠義之郎。當置之經幄。每三日一次執經入侍。天顏盡得從容顧問。臣亦自以遭逢聖明。不量迂踈。竭其愚慮。未敢不以正對。其有裨聖學之萬一。方欲發明程頤之說。以開廣聖意。而自五月以來。不得一望淸光。雖聖明天縱。聖德日新。固不同人而作輟。而或者得以竊議聖意漸不如初。臣固知陛下講學工夫無有間斷。遭事機紛會。聖心焦勞。故未暇耳。然陛下所以一見臣等於經幄者。非但慮故事備外飾。而臣等亦非但欲竊職事于禁進而已。四方觀聽。不可家至而戶曉。臣用敢援引司馬光上英宗皇帝乞不以寒暑爲辭之說。欲望陛下今後除假故外。日御經筵。俾羣臣各得輸其忠悃。於聖學不爲無補。如程頤所謂惟願聖主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本。則臣子愛君之至情也。臣謹撮程頤之學。而有程頤之志。冒昧奏聞。惟陛下裁察。

樞直學士院文天祥上奏曰。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爲第一。先皇帝每十年懷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首還舊志。以事聖明。不肖乃心臨璧在與汶者。臣來自外藩。待罪貳監。陛下親御宸翰。暴達之經筵。臣學殖荒落。辭無路。自入侍邇廈。切見天顏所發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忠敬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敢因封事畢吐其衷。

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illegible]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該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偶。陰陽無分。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溺。如烏堇蕩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得。違於理者傾。所貴乎帝王之學。雖知不

恃乎大經無踰乎其六者而已焉乎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
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illegible]自以覆其宗爲天下笑
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
有昭陽華淸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蒲萄天馬甲
帳翠被以敝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
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戒者相
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藹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
皇上帝眷于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朱始大闡明如際斯務先
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推考之旨
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 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原道斯民
邈追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君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竊
陛下[illegible]以恭畏天尊祖親仁民敎六臣躬享其所聞行
其所知抑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宮府齊一又無小慮同德底志不可
謂不治矣臣切推去年寒燠失常四方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
雨雪異好近者猶謂爲寒皆名谷證漢人無所聞之學遂謂一證主一
事臣不能曉此但即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
己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帷正道正
言常接于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陛
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察切己省察每讀一義若可以
爲法即體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讀一事若可以爲監即
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
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光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裁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幸 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豈可幸
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
至即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原
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黃履嘗上奏曰臣昕以書集耕學藏獻編第以來茲三十年備歷綜
尋紬繹民事爲遇聖明如思靜觀臣愚陋何備建明惟服習父所
之訓以爲人臣事君不告以帝王之道以論不敬臣聞帝王之學源
於學而學必著之行事帝王之事行其道而道必著之民若學而
不見諸事爲則何以立人極道而不於民作與則何以合天心書傳
說告其君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周公勉王以立政立事稽其要
民先臣呂公著亦言國家致勸講之制求治天下之術尚書稱帝王
之道尤切於治恭惟皇帝陛下德性聰明根靈聖之天然學力流溥
親儒臣之日深以道此學固已洞然翔自藝祖皇帝開闢宇宙以來
以道理最大爲立治之本陛下昭明之學親得其宗皇帝之所傳
道統大原上繼堯舜然而堯之授舜其言簡而嚴蓋謂堯舜與執中
相爲表裏天祿與四海相爲終始是一可懼也逮舜之命禹則其言詳
而切危微之辨精一之功所謂學也稽言詢謀則其事也可愛可畏
無非警其民者臣故不備張虞夏之陛上讀天典載諸漢唐爲讀漢
唐賢君非無上嘉唐虞達華堯舜之志若太初中慾人言建大學以
勝大安此無稽之言也武帝輕聽之建神明通天之臺千門萬戶之
宮以離海內之虛耗方士言神仙不可得此無稽之言也武帝又聽
之幸海上求蓬萊天下疲苦後雖追悔亦已晩矣唐言若此則幸日
欲聞大道之要表章六經者豈求其[illegible]而已爾貞觀初年令五品以上
更宿內省親近問民疾苦曰謂一日學則不明古道亦孰有見而

乃復亞溥圖畫勿詢之謀也。太宗之賢。猶不免專於多愛。洛陽宮殿臺
榭有飛仙宮之作。亦勿詢之謀也。以宗又庸之主。免諸帝身於之謝行
事。若此則其時就情經術與學士論古今。是直講論之而已。則若夫
未先定中之際。則尤有可議者。方其寬弘恭儉之舉。有行嘗言惟有
道若能以往知來。不可謂不知道。而迺之斯時日月失明。民人飢疲。盜
賊不禁。刑人滿市。是豈好儒無以章制文義之失。若乃賊大官之
勝義取玩之養。亦屬精治道。及徇之近臣。歲雖畢而未甚害之。至祖叙
不象民喙。歷責死行開蓍法。而變亂極矣。本於一中。本乎四象。而聖
大亂臨然可覺。若此。陛下以帝王之學。行帝王之道。兩無疑。唐君
之失。然本諸身者固已深。探道之至。而著諸民者猶未盡見行事之
疑。小臣所以未能無疑於此。夫國事之治。忽帝學之占也。生民之休
戚。未達之來也。先臣陳瓘嘗言。唐虞在躬者天命也。允執厥中者人

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天祿永終。固無過不及之謂也。不左不右
之謂中。不中若車輪無轂。不能轉物。則為物所轉。此臣愚之理也。亦
家為善言執中者。人君行道。不能轉物而為物所轉。其端甚微。其禍
甚大。漢唐之事。蔡可覩矣。然聖人之言不徒信而有證。亦為世人
主以保固民命。定其國脈之方。曰。與惟其可願。益慎論者。四海之內
情哉。惟者一人之實德。令天下亦同矣。邊陲之民困於兵。都邑之民
困於賦。嶺山湖海之民困於盜。幸未生於窮者。祖宗三百餘年深仁
厚澤而固結。陛下愛民一念。足以上通天心。下慰民望也。且夫安怙
而佚樂。人所願也。不免有流離轉徙之憂。憔悴之聊之聲。持何術而
使之無阽危。豐衣而足食。人所願也。不無饑寒而垂斃。腹嘗而形鵠。
將何術而使之樂。康寧而壽考。人所願也。或者少壯戕鋒。刃老
者呼號。責將何術而俾全其生。此其大略也。非命癈於刑戮。積骨作

於征誅。焉可勝計。惟真有惻怛之情而後謂之敬。惟真有救國之實
而後謂之備。近者執荒旱勝之類。仍奪撫備度之間。使朝廷航粟于
湖于海于陸于關。人免於飢。天報以穰。此天從人願所致。陛下視民
如傷所召。然備其可願之實。胡寧止此。天心之眷佑無常。歲事之豐
儉難保。惟迎和氣。培植生意。固民鮮繁茂。續天休。正在此時。聖學高
遠。當力行好事之秋。益敬其所當敬。愈備其所當備。庶夏成隆。有不
難及。抑臣聞之。帝王而下。聖賢所傳。中庸大學之書。與危微精一之
旨。互相發明。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乃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地。所謂致知。致此知也。所言格物。格此物也。備宮庭之本為邦國之
本。又天下之反側未安。是家國天下之大物猶未也。緊要格物者曰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所格何物也耶。中庸以六事位天地育萬
物以至於經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其事在來。經字此身未

盡。備賢未盡。專庶民未盡。子達人未盡。參則大經大本何時而植立。
天地化育何時而參贊。論中和者曰未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審幾
之妙。持安用哉。聖心著諸行事。道必證諸庶民。非臣臆見。聖經賢傳
皆可證也。廣廈細旃之所講貫於此已熟。誠非淺臣所測窺。惟陛
下究竟及此。經筵之暇。朝政之餘。日乾夕惕。內省反觀。一興念小民
水耕火耨之勞。即文王康功田功。以是尚不遑暇食。果何勞哉。宮舞
酣歌。一輸逸民草行露宿之苦。則漢文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又
何意乎新宮。若則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六府修而三事治。衆
賢和而萬邦寧。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宜民宜人而百祿是總。天下
事皆在聖心運量中矣。惟陛下留神。
九世祖在謂卽名。恭德輝問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
塞天地終始無往不在。陛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彖者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請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至元間。中書左丞許衡上疏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包含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明德之實。明天下古今無不一般。上爲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淸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淸者則爲智。得其濁者則爲愚。得其美者則爲賢。得其惡者則爲不肖。若得全淸全美。則爲大智大賢。則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然與天地無異。其所爲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爲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爲顚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淸而不美。則爲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淸。則爲人好善而不明。其淸而美者。如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如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淸而不美者。如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淸者。如鏡之平而不明也。淸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爲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爲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爲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爲惡常順。爲善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易。爲惡常難。明德在五分。則爲善爲惡。常交戰於胸中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爲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爲惡。淸的分數。美的分數。濁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使有千萬般等第。氣陰陽也。最能變之物。其淸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

爲淸。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 情慾則淸美變爲濁惡。存天理則濁惡變爲淸美。天生聖人。明德全一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爲生的氣稟拘之。又爲生已後耳目口鼻身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爲敎學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敎之本意。舜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淸者愈淸。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長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審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禮記一書。十萬言。開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字上生。在小學便當養敬。在大學也當養敬。以至一應小事大事。都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

成宗嘗御宣文閣。右丞相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罔事。宣留心聖學。頻閱左右多因循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敎裕皇哉。仰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

英宗至治二年。監察御史高古孫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乃上疏。述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纘大統。而西宮柔政。奸臣弄權。書之十有餘年。天成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謹身脩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過數刻已罷。而絳御小臣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擇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

文宗時。虞集上奏曰。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侍講萬幾而豫

優游六藝以無爲。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
聞職處盈。榮幸殊常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
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險之日久。以言乎戡定。
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未遑有先於究
心。優游方技。於羲黄。集群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遊適
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盛美。而臣等叨逢盛事。學慚甫
備。雖尸竭於誦思。懼無補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揄揚褒贊之形容。
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棲微志而
聖能誠至。頤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獨見。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帝王之治。與學爲先。開設經筵。實祖宗典。欽
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勵精圖治。嗣服伊始。詔開講筵。許令宿儒進
臣及選耆舊翰林儒宿十日一進講讀。所以輔益聖學。大抵宮

宗社無疆之福。中外臣民。孰不欣抃。切聞講官所進說者。皆祖宗之
聖訓。聖賢之格言。然則不可不敬也。自昔講官侍坐有儀。蓋所以尊
師重道。從容降接。非弟循故事而備外飾也。今陛下春秋鼎盛。聖學
方新。其於祖宗之訓。聖賢之言。嚮於聽聞。燕於講宮。而未賜坐。夫以
三代令王。皆置師傅之官。坐論道義。世祖皇帝每召儒臣進對。亦嘗
賜坐。俾盡所言。伏願自今以始。每遇進講。賜坐設几。從容顧問。凡古
今治亂之原。及民間情僞得失。俾講官詳究敷陳。薰陶感發。如此則
聖學高明。治化熙洽。而經筵所設。誠非虛文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

孝親

後魏孝文帝時。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中部曹楊椿進諫曰。陛
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喪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
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
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
唐太宗時。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君
不廢。春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
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
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
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
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

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
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
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遙。非能旦發暮至也。
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
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
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
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窮之
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
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受
憂。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存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
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
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

雖幹固非彊亦可以免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
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
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又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
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數故屈孝思以便
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
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亦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
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擇之爲重也臣伏見
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能解調馬雖術
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品與外朝廷會騰驤儒子爲
伍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
言帝又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爲喜樂在朕翻成感

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良有以
也況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爲宴樂之事甚乖禮
度因而泣下左右皆悲
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構謀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行軍司馬
李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
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
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
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
宋英宗即位初同知諫院呂誨乞奉慈聖以全孝德上奏曰臣聞實天下
方寸置器者蓋在君人者審乎安危之勢所以有守成之難有持盈之戒
者正謂是矣我太祖太宗造宋之艱難革五季之弊眞宗更以爲一撫生
靈於塗炭安定以復孟眞宗以神武之人二聖以文德鎭爲萬功高業

著于金石仁宗在宥四十二年能持寬慮何嘗殺一不辜失一有罪惠澤
下流耆生畢遂可謂仁恬之至集百千之昌期纂四聖之丕緒矣而褒據
鄂香相繼不育天其意者以陛下當承應數錫之休命席乎成業有以恢
隆萬世之基而又知先帝明哲擢陛下於公族授之以震器皇太后鞠養
聖躬保護成德一旦奉受玉几之命以嗣先緒實之助陛下安書中外帖然
功德爲甚矣恩德爲厚矣陛下報之之道宜如何哉然自踐祚三日之內
親決數事聖明獨照人皆懽抃有生以來治平矣屬以聖體失和殆仍于今
竊聞所上湯劑未嘗服餌太醫診脈多以不敢言病內臣侍疾而不敢進藥
良以天威遲擇震慴遲疑日度一日於陛下不知拔天下之大矣且百金之子
尚有倚衡之誡而萬乘之尊係無保和之道耶竊又聞視議陵尊請陛下
視朝之儀遂廢言動無節嗟笑不常執喪之禮未盡擬之道或聞
以至寢食有闕曉絶者踰月虧損盛德莫大於此也外臣不知端倪累如

是乃陛下重違天意不以繼承爲念忽先帝顧託之命輕萬乘崇高之體
忘聖母鞠育之恩違孝子承顏之道何以上奉宗廟與教於天下也臣重
思陛下遘疾而來已逾半歲萬幾之事都無可否而賴皇太后屢內大臣盡心
中外措置軍民無虞臣直以累聖患慮人之所爾尚恐積日持久人
心動搖變生於內將害宗社臣竊爲陛下寒心也臣備員諫列職有所聞
痛心疾首救復紛然以謂聖帝明王將莫已過惡臣孝子不隱於情是以
懇懇切切而不避諱忌伏望深照備書既往不遠而復起居如常言動必思
上奉慈闈克全孝德念先帝付託之重思萬里宗安危之勢知良藥可以利
病則勉而服餌諺言可以利行則廣其聞納流言自弭休聲日彰天下幸甚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竊惟先皇帝春秋未甚高
以宗廟社稷之重赫然遠覽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
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

臣而能纘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猶執權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先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歸服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疏闊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舉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謹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之陛下思念先朝[illegible]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

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所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俯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皆樂遊燕吉慶之事皆停[illegible]然後復常以盡謹終追遠之義且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所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自尊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使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鑒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

復而臣進言誠懼未來有諂佞之臣不識大體妄有所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美慰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全美不有秋毫之缺不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悃款惶悸之至

光又上兩宮疏曰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爲嗣之擇於數百人

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六宮大衆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聖性至孝哀毀以致憂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苟有毫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鬪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疑內外相疑然後得肆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幸際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撰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而[illegible]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

順顔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温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見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著，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兼念孟子之戒。爲一毒人敢有闘亂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數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鳥獸草木，皆待兩宮以爲安。君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群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冒言，不識忌諱。唯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

光又上奏曰：臣光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嘗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群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爲[illegible]之壅，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馬氏二舅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之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己也。拊畜長育，居其太半焉。陛下自襁褓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願陛下夙興夜寐，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顔色，無異於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藉藉，可駭可愕。臣竊惟陛下孝孝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有變更。蓋昔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脩。陛下疾病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懌，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懽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憂勞，禱於神祇，以勞悴以爲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膏澤，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

光又上奏曰：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薨，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忘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未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疾瘳，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養，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得萬世之標而已。若萬一有無識

以人以細大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和國家傾危之憂而欲自營一
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
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
光又上奏曰臣累當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
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以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
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稱善之者臣前來文字敘述已悉不
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
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
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
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厭天下之望若陛
下上失皇太后之懽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
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

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春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
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
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富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尊業則
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奉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
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亦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
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
無不干允陛下事皇太后宮一如濮王無復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
宮中之事然後可况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甚未養之謹
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
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僅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
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
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

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因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
月寖久事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
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所曉所蓋
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
光又上奏曰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
歸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爲下之質
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事已大况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
乃愚臣千載一遇幸會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
誠以父母積憂又不展者人子之心違違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忍
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無措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難容臣竊
惟屏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
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

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諸治亂之切務
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無
由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
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愛徹於上百
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
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尤
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
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况人乎
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
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
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
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發公家之急而狥私家之務乎

光又上奏曰。臣伏思陛下嚮者即位之初，以承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太
后撫愛陛下恩涯周備，數日之間，孝聲達於中外，播於遠近，閭巷
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守忠等
本不樂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
中宮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至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
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
抃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衆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
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
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
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飲餌，躬親進獻，承順
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
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默遠，內外齊黠。姦亂無行

史滌清，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夫此之際，兩宮之歡不協，復嫌則
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使於史冊取
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早寤聖意。
光又上慈聖皇后疏曰。臣竊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
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皇帝復
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
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
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思慮，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
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
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
不怨，長者慈愛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
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

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
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以慈
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慈厚之心教之，教之備者而猶不聽，
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
一時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情
疾，有誥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
皇后於殿下，其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事天下富貴，
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
終大恩，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遽為久長之怨，棄生成之厚恩，啟疎絕
之際。悉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數書詞有可以得
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
也。凡醉而有過，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一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

豈可遽數以為罪咎耶。皇后自童稚之歲，鞠養於殿下之側，分
甘嚼暑，拊循愛育，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侍奉膝盡歡以事
殿下，其意特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
所求須，不得滿意，則怨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
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
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閨門之外，無由知禁中之事，竊聞
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
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
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
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盡以
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未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
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聲，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

海內之人。皆謂繼述之目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
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適疾之時。宮省之內。必有憸邪
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飾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
位。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忌
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捃摭纖毫之失。暴不納於
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未能無疑。雖至仁孝。不能無怨。皇帝以剛
健之性。屈於衆以。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又
而不解誤。聞于外廷。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
誅其黨。殿下播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
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必不自安。力謀[illegible]
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中臣伏望殿下深察其情
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獨素物望其所為

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須詣拜侍省。推誠然後
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旨之
從容。常往無時。勿加限節。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
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
內外無憂。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夫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
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搆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
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
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
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
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而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者獨肯盡
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
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觀其所可疑。嫌其所

可親。使愛惡之子婦。拂逆而不自安。疏踈而不敢進。雖尸憂久之
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
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敢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
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
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
起居舍人傳堯俞上奏曰。臣伏覩四月九日詔朝堂諭書。以陛下踐
阼之初。銜哀得疾。慮廢政事。遽請皇太后權同處分。俟平愈日依舊
陛下今已康復。聖體清明。固當上法乾健。躬總萬機。皇太后佐佑先
帝。援陛下於藩邸。以繼大統。其恩德若天地然。陛下宜順適慈顏。務
致優佚。亦可於既安之後。尚以機務煩之。恭惟皇太后慈仁明哲。以
天下為心。從容禁中。亦足輔導陛下。伏乞早降明詔。以四月
九日依舊指揮施行。

堯俞又上奏曰。竊惟皇太后有旨。更不於內東門同聽朝政。臣伏以
皇太后佐佑先帝。援陛下於藩邸。有不得已。遂權同攬機務。及請歸和
豫。舉神寶以歸之。其始終恩力可勝道哉。陛下天畀仁孝。思所以報
答恩無窮已。雖然。自去年已來。淺見者妄意宮禁中事。頗有浮議流
於人間。此廣聽所共惡者也。今陛下於九重之內。雖日極曾閔之孝
行以奉事皇太后。天下安得遍聞。臣謂宜順承顏色。既致其悃愊。又
兼奉豐隆顯之禮。可以使士民共知者。遠講而數為之。自然聖孝之
聲。垂傳於四海。如是則福拱無為。長享天人之助矣。至於給事皇太
后之人。向者既未得專力於陛下。苟見皇太后復辟。慮其智識鄙短
未能測乾坤之量。不免有所疑畏。臣謂宜錄其勤勞。少推恩例。上足
以慰母后慈愍之意。下足以安左右疑懼之心。愚慮所及。不敢不言
惟陛下矜其狂愚而特加收擇。則不勝幸甚。

堯俞又上奏曰。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欣抃。
罰勸百。固可以破爲惡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章
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蓋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黨餘
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將怨。扳訐羞猜。往往侵及善良。疑
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論究。則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猶
之久。附離者多。所患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廣德意。自此一
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
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扶負舜之貫。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報無窮
物。奈何使交鬪之論得行其間。今羣人復冀皇太后必決疑聽。陛
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歡心。則天人交應。其爲陛下之福。臣言
甚悉。惟陛下留神省覽。
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

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韓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
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
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
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
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
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帝大感悟。
判三班院劉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
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
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
德光於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神宗即位。初侍讀韓維上奏曰。臣聞。內出皇帝所撰大行皇帝挽辭

一首付外歌習。臣愚竊有所疑。伏惟大行皇帝靈駕發引在近。陛下
方當擗踊號慕。以致孝思。秉筆綴文。恐非其時。若陛下自爲之。則恐
未合禮意。若使侍臣潤色。則是示天下以偽。推誠與孝。人主要道。陛
下嗣位之初。舉動語默。實繫四方觀聽。不可不慎。昔高宗諒陰。三年
不言。言乃雍。高宗商之盛王。然則盡孝書嗣合禮。臣民化德。達致天
下雍和。可不務哉。伏望留意。及挽辭未甚宣布。特賜收還。以合禮制。
臣事得以采擇備進讀。偶於義理有所見。亦敢不告
哲宗時。侍講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
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將親覽庶
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
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所。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
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懼哉。臣等久備

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
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
有所難也。願陛下播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
幼弱。攝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
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
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
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始
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
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
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
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
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

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瀕，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篤甚，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皆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戲，甚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至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劉，親黨多僥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罷黜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寂然。

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中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奉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豈世寬柔，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誠，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奸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無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

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憐病，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奸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未正其罪，則恐奸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蓋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正是萬分之一。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今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未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

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百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親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戚泣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臣民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以盡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而臣等猶書及此者，竊以小人甚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無之，然不敢不盡心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徽宗時張庭堅爲右正言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甚之論孝
紹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矣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紹述必復然
則將敝於一偏。又必有不便於民而相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
馬光因時變更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
許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攜不爲無益於宮禁已盡復光贈典以悅人
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紹述爲事勸陛下者臣恐
必有營私之人假主其言以自營謂復紹先烈非其本不可將假名
紹述而實自肆爲私遠略之耗於內者豈不以爲守則兵可息將皆
之重於法者何不以爲例則刑可省遂以貴唐反撤棄邊守減既以
鄙爲可者則臣之學亦安足言臣請于經籍明使
秘書省校書郎陳瓘奏曰臣聞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天子之
孝也。武王是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卿大夫之孝。孟莊子是

奏疏 卷之十 十八

矣神考之初嘗百年宜改之運改吳祖者多矣乃所以爲善繼善述
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神考之大孝也
欽宗靖康元年校書郎陳公輔上奏曰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篤
持遜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
疑心臣切惟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金狄作過萬衆篤
機故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感動三方即以此
與唐睿宗因星變畏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諸其事頗異宜比
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者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十有年不復
有致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皆善蜀興利除害皆以宗
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耶已之誼豈有異志耶繼
是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篤二十餘年人無間言一

豈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耶於群臣親耶臣謂上皇
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
下於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聰明睿智曾屢諭達不防
姦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
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
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
所逸如趙野輩不能爲陛下感激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
擇一二重臣前路迎狀。仍乞陛下親書爲開具上皇罪己手詔與今
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內自后妃諸王
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忽遽如彼
今日之還光輝如此非陛下承付託之重戢兵遠遷京師復安政事
修舉人心惟快然考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將爲天子父

奏疏 卷之十 十九

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加
隆厚皆於命式示四方以動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
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論聖意
莊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夫堯舜之道
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陛下貴爲天子者父可
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
地神明保佑聖躬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
享萬年天子之奉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
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聖意裁之不
勝幸甚
公輔遷左司諫又上奏曰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妄
有論奏已甘誅矣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賜聽覽更蒙聖慈擢爲諫

官。今臣不俟受告，先次供職，顧臣之愚何敢輒當此選。臣已具
狀辭免。然臣以昨來所言有未盡者，今輒敢冒昧再為陛下陳之。臣
知謂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為言。及聞陛
謁，乃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為人之子，若果貽父之怒，其可一日安乎。
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王之盛，莫加於堯舜之言，曰：惟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人悅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
母然後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為舜者亦難矣。舜
終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而已。然則陛下以舜
為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有天下之大，興事造業二十六年，實
聰明睿智之主。陛下為能如舜之孝，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疑
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奉迎，如事稍固可委矣。更得
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而謝，使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為陛下
言之。臣料上皇必無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放宮人、新苑圃、減既好
之具，省應奉之物，此自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離從官別有所換，
且當許以一面施行指揮。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宜無加之，亦
豈敢以為非乎。上皇久之，視陛下自來如此，暴親如此，亦必自感悟，
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己
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
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臣恭聞聖語謂皇后
亦恐意欲先還禁中理會數事，此一時嫌疑之言，陛下未有以解之
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屬龍德，而皇后得居禁中耶。若果先還，臣
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遜辭，以理開曉皇后，若當此理，方
欲慰不暇，豈復有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去
之未盡，或尚有蠹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之事，處之為
然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
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守法度，上下內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
可得而私，況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今人侵
犯，而陛下盛德無隆，宗社復安，上皇既歸，而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
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乎。此臣所以為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
勤，始終如一，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
右諫議大夫楊時上奏曰：臣竊惟父子之恩，天性也。無容私焉，一於
誠而已矣。夫舜之登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夫豈外襲而取之哉。心誠有
之也。其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本諸此而已。孔子曰：本立而道生。
此之謂也。恭惟上皇付陛下以神器之重，天下戴之如天，戴之如日，
可謂得所欲矣。上皇東幸未還，陛下寤寐念之，憂形于色，乾龍上壽
亦寢而不講，是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解其憂也。非陛下誠
於中，孚有是夫，誠至矣。雖天地鬼神猶將感格，況於至親乎。雖有姦
函遣為浮言，無自而入矣。夫以陛下之恭孝，上皇之慈仁，其心一也，
父子之隱，人無間言。自斯以往，讒慝自消矣。若夫內藏情慮，外矜塑
聽，則釁自我作，欲其無嫌，不可得也。疑隙一開，嫌之端萌矣，不虞
之言事于朝，廷當付之公議而已。三者天下公議所自出也。大臣
宜任其責，陛下亦不得而私焉。一徇至公，則天下幸甚。
時又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宣仁聖烈皇后
保佑哲宗皇帝殆十年，枉被誣謗，久而未明。臣謹條其本末于左。昔
元豐末，伏見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
非宣召不得入內，其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請立延安

郡王爲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臣恭
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處不可誣也。至元祐中。蔡
確以罪去。其黨始造其奸謀。冀徼異日之福。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
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實其事。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
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爲。其爲此謀。非私於蔡確。其實自爲
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冤積怨。幾四十年。伏遇陛下嗣守神
器。如大明之升。無隱不燭。而臣等得備員諫省。不得不爲陛下言之
也。凡元祐政事著在甲令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批聖語在中書者
必無遺矣。所幸紹聖中脩時政記。具在秘書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
天存之以遺陛下。伏乞下秘書省國史案索元祐時政記一驗實觀
庶以究見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褒贈之典
澂思所枝惹行改正。以釋天下積年憤鬱之氣。臣不勝拳拳之至。

御史中丞陳過庭上奏曰。臣聞周公遭管蔡流言。上天動威。雷電以
風。禾偃木拔。以彰周公之德。蓋聖人用心與天地合。不幸而遭變。故
以有感格而震動。恭惟陛下聖聖相繼。中外乂寧。將二百年。自紹聖
崇寧大觀宣和以來。星文變見。日食地震。水旱連年。盜賊滿野。邊塞
金虜猖獗。直犯京闕。非特姦邪用事。忠良擯斥。庶政不脩。百姓愁苦
之所致也。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功在社稷。受誣姦蔽。而乃負謗
謗於天下者。垂四十年。天地幽冥。人神憤怨。前日之雷震至大亂未
必不由此也。日近縉紳之言。咸謂臣曰。當宣仁聖烈垂簾聽政登用
耆舊。惠養黎元。如章子厚曾布蔡京及卞。姦險刻薄之徒。棄然不用
小人懷憾。務在報復。及其得志。託紹述爲名。凡元祐正士。禁錮弗用
一時輔相侍從之賢。死於遐陬瘴癘者。何可勝計。及章子厚晚年捭
黠。頗有悔過之意。其謝表則曰。極力以遏徐王覬覦之謀。一心以明

宣仁保佑之功。觀此。則知當時國書起徐王之謗。而掩宣仁保佑之
功矣。范純仁嘗曰。則宣仁誣謗之未明。致得佑皇動之不顧。純仁懷
忠義憤。遂有此言。然仲幽自任。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詳酌。今三省檢
察院及侍從臣僚共議其事。辨明體烈。振發潛光。然後數明詔以諭
中外。蓋大臣以告陵廟。上以慰在天之靈。次以攄幽明之憤。天意旣
鄒人心咸悅。則中興之業當自此有成矣。
高宗時。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吏部
尚書張燾偕行。至永安謁陵。劉錡如禮。及還。上奏曰。金人之禍。上及
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量勝積憤
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
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誅。豈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戎狄禍亂非
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大矣。伏望修武備。保警際。起而應之。當

撫夙聽。畫得觀飫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
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
孝宗時。袁說友上奏曰。臣聞人臣之職。位雖有高下。而愛君之言則
一。人主之待下。固有輕重。而聽言之意則同。臣一介螻蟻。嘗以斷住
關在寺年之前。吏部行下。俾之趨闕。官卑不獲仰瞻皇帝陛下清光。
奉從新制。赴議事堂敷奏。臣自惟一違闕廷。今閱十春。昔者得書諸
行在所。中懷晉見。頓以拜賢學德之爲一。臣伏自揣念。官在寺監。職
在外任。凡所進辭。惟當視職以言。其於國家大事。體朝廷大議。論似
非所當及者。臣竊觀本朝范仲淹方身在遠外。奔上封章。歷言朝政
得失。蘇軾爲開封推官。進萬言書。極論一時新政。二人之言。宜限於
其位。而祖宗聽言。亦豈有異意哉。臣愚竊不佞。固不敢以追前聖。獨
念頃蒙陛下擇寘周行。備吏部屢攝郎屬。擢爲郎部省。歲在[illegible]子

於山陽陵游之日閑納褒嬖俾之宣諭繼即綱護軍民親承玉音畀以見次臣兩年之內竭力鄙事天地涵育負以罪行聖眷隆厚萬未報一。用是忘其下位，追於帝君之切，昧死以獻愚忠，仰凟聰聽，惟陛下鑒之。臣本自田間侍班旅外，竊觀通者才，帝靈與鈞引，仰惟先帝仁德聖功，陛下孝思誠意，感格天地，貫通神明，禮典一舉，上下叶應，如江湖之沙日以退落，請諡之日已雨，至期陰霧於發引一日之前，至日則晴，日特晴，風息於雷與陵，江之喉渡畢則微風始來。是皆昭格感通，寵相陰佑，神靈安妥，中外嘆嗟。誠方冀之所少聞，古今之所難能也。然臣聞之道路，皆謂發引之後，朝廷所當先者，莫急於皇太后還內一事而已。而聖意未定，諸旨未頒，宮室未關，事體未正，大臣有請而未允，諫官有奏而未行，臣子憂懷，庶民疑惑，利害所繫，寔深。豈宜因循遲以未決。臣竊謂皇太后不可不還大內，其又既有八。臣請得而具言之。臣聞母之與子，其恩愛相關，情意相及，如心腹耳目之相隨，不可須臾離之。晨定晨省以慰母心，雖匹夫之微，猶內不見，況人主之尊哉。前日先帝壽母同處此宮，陛下五日一朝，事勢則順。今也慈極上賓，大事已畢，至當迎請壽母入還庭內。今若太后獨居此宮，朝夕少違，至於晨雖曰秉興時一詣宮，亦是希闊，於禮為簡，於情為疎，於法度未宜，於觀瞻未允。稽之方冊，考之前古，似若未順，顧使盛治，猶美之朝，而有一不如古哉。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一也。臣仰惟陛下自罹大故，哀毀憂戚，擗一弗至，斷自聖孝，躬行三年之喪，極為禮文，克襄大事，亘古所無，無訓萬世。今若山陵訖事，即乞壽母還內，則母子日親，允合大典，備道全美。然猶今言傳，若未請壽母還內之儀，未全母子相安之禮，則為山而虧一簣，百里而止九十。在陛下亦豈欲乎之哉。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二也。臣仰惟先帝冥獲

矣。下無於此宮。日與皇太后同事天下之養。間今康寧之福萬一有七年矣。方茲國卹非常，壽母獨處，謀於慈抱，未能令釋，當此之際，陛下固願日親母側，承顏奉志，寬慰憂念，調娛聖懷，豈欲使壽母於憂傷之初而遽有獨處之況哉。則今先帝靈駕已東，音容日遠，壽母憂思尤倍，舉目不於此時發議還內，日寬慈念，則高年悲忘，益難處矣。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三也。臣竊惟先帝奠主還都，靈筵定置，當以大內為主，揆之禮，館留之事理，了無可疑。今若以太后未還大內，帝靈筵亦復且留於宮，徒使近習以奉靈几，則是陛下雖欲朝夕親奉靈帷，以展孝思，何可得也。既不能日拜于先帝靈筵之前，又不能日親于太母慈顏之側，情睽意隔，又豈陛下所欲哉。今若太后即日還內，則先帝靈筵使可同歸，以慰在天之靈，以正壽母一養，以全陛下之孝。得則兩得矣，失則兩失。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四也。臣仰惟皇太后春秋既高，方此獨居，其於朝夕之養，固當悉出陛下至意。下仰傳使以奉娛暴。若南北兩內相望各處，陛下不得朝夕侍側，而委之近習日侍親暴，親疎側置，輕重失宜。凡百執事，時必詳苑。日後一日，必有非意違禮之事。不時請求之擾，豈小人善於依阿，孜於較計，異日恐有仰費陛下調護者。陛下聰明如天，於此可以意料。非若既還大內，陛下近在咫尺，朝夕在側，威制所加，定有所措，小人惡惮，無復有千家慮者。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五也。臣竊惟北宮今日九百事體，恐非昔比。外而宿衛循徼之卒，內而嬪嬙宦官之衆，必亦少損於舊日。側聞宮中閒分，亦復鮮少。若使內之期尚復遲遲，則現今弗周闕防弗備。若如前日不測之變出於其中，或有尤甚於此者，驚動慈闈，驚愕宮禁，此豈細事也。縱朝廷深加誅治，所傷亦已多矣。當是之時，豈不上動慈母之念哉。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六也。臣仰惟陛

下臨御以來。虛懷納諫。言有當理。未嘗不行。下至疎賤小臣。一有可
採。悉加聽納。逆者優置。三殊以廣言路。以通下情。聖德宏大。治功恢
崇。蓋基於此。今者太后還內一事。臣下奏請。蓋已不一。雖閭閻賤隸
亦謂事合如此。理尤曉然。今朝廷寂無所行。相顧莫得其說。凡百臣
民。懷疑妄慮。至有猜說以惑人心。事勢所關。利害尤重。若陛下卽頒
太后還內之詔。早正日侍東朝之儀。豈惟上以遵奉祖宗之禮。而下
亦以彈壓衆多之疑。此不可不還大內。其說七也。臣聞疾病痛癢。有
少所忍者。有所不覺。仰惟皇太后春秋旣崇。又當憂悴之餘。至妄閫聖
抱而傷至和者。今者獨居北宮。天所護相。日國康寧。萬有一小祝
羹餌則陛下日夕奉侍。必有未便。非可以前日繫望以況。居無業
太后飲食起居之間。言動意向之頃。於積陛下日用。職例加意調護
今旣未能日夕以侍。一有拂意。皆足以干和氣矣。此不可不還大內

其說八也。臣所陳八說。皆稽之禮典。質諸孝道。酌之人情。考之累世
無一而不合者。爲今之說。不還則皇太后安於北宮。不欲輕動。又以
慈母之訓。難以固違。臣竊以爲大不然。事有輕重。利害甚多。事者惟
擇其重且利者而行之耳。南北二內。皆宮禁也。今日處此而旁無他
以忘爲偷而要。一也。陛下以天下之養。國家之力而歸一東朝之奉。抑
何難者。豈必獨以北宮爲本而它無可安之地耶。慈母之訓。固不敢
違。然事貴當理耳。陛下一請未遂。至于再至于三。力以祖宗典禮國
家禮文。萬世法則。母子情義。宮闈利害。臣下累奏。外書紛藏。歷擧載
者之說。委曲控懇。期於得請乃已。則慈母必將欣然而從陛下之孝
願遂矣。則又曰。左右前後。必有以北宮爲便。而憚於南內之遷者。臣
以謂此小人之私意。甚易折也。仰惟陛下剛明英斷。如天之威。早日
一闡嚴譴。誅戮廝役。使左右前後果有陰撓其議者。並願陛下嚴其

誅令。嚴其誅罰。一有異行沮議者。必戮無赦。則亦何患於沮問者哉
臣蓋欲望聖慈卽賜奮斷。備以臣所陳八說。力請皇太后期於必還
大內。繼發俞音。速降明詔。擇日迎請。或恐東朝宮室未可遽辦。卽乞
且於大內先令修守。那擬緩治。早以慈宮繼行修建。以遵祖訓。以合
禮典。以全孝養。以詔萬世。以慰輿情。寔天下孚幸。臣疎遠小官。職議
銅建大議。官當萬死。惟念久沐聖恩。無路報塞。切於愛君。小効愚慮
非敢矯激沽名以干出位之誅。如蒙聖慈以爲可行。而乞聖旨施行
臣無任瞻望祈禱之至。不勝大爲惓惓而已
觀文又上奏曰。臣仰惟主上以大有爲之資。親承付託之重。三年臨
御。以舜事親。尤當悉關以天下養。歲踰二紀。亘古所無。夫聖
心痛切。至性盡於父子。孝誠通於神明。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喪
過禮。哀毁有餘。蓋自三代以來。明君聖主。不能至也。而乃行

發於至誠。躬履衰麻。擧無違禮。跨越今古。煥耀簡策。貽訓萬世。甚盛
甚休。臣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道備德全。功大仁顯。形
之謨烈。施之政令。配天地參化育。欲在天下而載諸史課者。蓋非筆
記揚厲得以究其萬一也。惟然蓋聯之念。方切於宸慮。則文墨有難
製造一日不可。恭惟乾道之二撰。主上首命儒臣纂輯建炎紹興
之大典。非宋一經褐名聖訓。貽謀燕翼盡乘此書。御製序文藏之
鎮。臣項蒙聖恩。擢冰中秘。得以仰覩大猷。披撫卷帙不勝至榮極幸
主上方極孝慕。思報大恩。惟有循撫舊章。儀式。以寓罔極之念。以慰
在天之靈。庶幾孝治有隆亡替。臣欲望數養恭發睿旨。於講筵所供
將來開講日。以聖政一書命經筵官日以進讀。俾之紬繹寶訓。啓沃
聖衷。以求等思。以宏治道。以仰副主上備制兩盡之意。定天下孚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

孝親

宋光宗紹熙二年。帝以疾不過重華宮。秘書正字項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命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疑若轉移在反掌間爾。

三年。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中書舍人黃裳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對陛下甚重愛陛下。甚望。故屬陛下甚切。逆豫之際病者視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舉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為子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類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宮心燕宮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疏[illegible]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怨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悔悟。改過。早駕詣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

校書郎蔡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去冬以來。北宮之朝弗講。比者壽日稱觴。侍從臺諫叩陛下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屢日弗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遲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讟籍籍。郡列屯傳。聞疑被惑。驚愈令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付則晴昔慈愛育懷之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歸宗社之福。

光宗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翊善羅點言自天子達庶人。如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蓋其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遂宮意未決。然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臣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凊。壽皇既見不可得焉。一旦思感成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

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則受命於父。臣則制命於君。是臣子之身非可私為己有也。故君父安則家國安家國安則此身始得而安。否則天地雖大。四海雖廣。將無所安其身矣。自昔以來。仁人孝子忠臣義士所以嘗竭誠盡言視家國之事如己事而不避死亡之誅。其心豈有他哉。蓋以家國之安危實相關繫。有不可得而解者固非沽名要譽苟以為自以自私其身也。矧臣世受國恩。相明蔡義光臣蒙正輔太宗真宗。夷簡輔仁宗。公弼輔英宗神宗。[illegible]輔神宗哲宗。好問復輔高宗。將即政之始。事體之艱難。時勢之

變故。是皆身歷其間。嗣娛雖持物休共戚。不敢有忘。臣之父兄又家
朝廷記錄。亦皆有位於朝。臣從州縣小官。復蒙陛下拔擢。使之備數
班列。得非皇慈興念舊臣。俾其扶植嗣續。曷能不以其身邪。自惟位
下言微。止當退循分守。豈應狂妄僭瀆封章。實以臣區區愚衷。有所感
激。雖欲緘默。不能自制。不得不昧死為陛下言之。恭惟國家重聖相
承。受天明命。紀綱法度。賞罰政刑。是宜盡過於漢唐。獨仁孝之行。既
本諸內心。而大過人之德業。夐超千古。故能祈天永命。雖經變故。而
終不傾搖。高宗皇帝匹馬渡江。再造區夏。不謀不忘。肇提大寶。付之
壽皇聖帝。以對越藝祖在天之靈。惟我壽皇聖聖相承。躬致二十七
年之孝養。蹕卒往來。萬姓瞻仰。豈惟天下受賜。而夷狄異類。亦能欽
歎欣慕。莫知其然。於斯之時。雖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人心既固。提
即消弭。感德格天。其應自爾。此非以孝而得之。何惟皇帝陛下。春宮
毓德。仁孝升聞。日就月將。備聞天下之義理已多。然以孝固不踰此。
壽皇顧天位之有託。雖萬機之憂勤。雖春秋未高。而精一之傳。復見
之於陛下。三聖授受。繇是視禮。慈孝俱隆。是誠簡冊之所未嘗有也。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得以天子之養。天下之事。奉事其親。此古
今之難值。若父之至樂。自三代以還。歷千餘載。惟君之數君為然。太
宗之於高祖。明皇之於睿宗。肅宗之於明皇。遭禪之際。皆由變故。
隙疑阻。禍亂隨至。而睿宗因臣庶之言。把玩弱息。致使顧懷至於啟
彀。載之史冊。至今讀之。可以使人流涕。肆我本朝。歷代之美。固難見
於靖康。然是時戎馬在郊。事出倉卒。祠典之際。有不忍言者。夫以古
今人主難遇之盛事。既有其時。復和所難。而有寄天下委託之至樂。此
仁人君子所以痛心疾首也。今陛下躬承休運。所以事壽皇者。上遵
壽皇所以事高宗者。記禮所載。文王之事王季。武王之一聽而從之。其康

問然。家法懿乾休靜謐矣。陛下既皆得之。是誠足以教天下之孝。垂
垂法於萬世。蓋我國家仁孝之所積。故非常之慶。錫之於天。而尤
當極其培殖保養之功也。去冬郊禮之夕。風雨暴至。聖心祗懼。遂越
天和。然陛下思念慈闈之心。不為疾輟。戒飭有除。不憚風雪。遂御素
輿。郡人夾道。得瞻笑。不鼓舞聖孝。其所以培殖保養于天之錫我國
家者。亦可謂至矣。旋聞聖躬少違豫。壽皇愛念切至。於是屢煩見
過宮之旨。今聞日久矣。請明在御。臣下悅喜。比者會慶節前期十日
奉香致敬。群疑冰釋。歡意周浹。遂至流虹之旦。天氣和暢。百官飲立
重華宮外。皆自以為必得瞻覲。親奉玉卮之禮。大明消升。竟全日斜
拜表復事。眾心皇皇。抑不知聖心以壽皇慈訓辭於重違。故不欲數
煩民。雖蒙罷有旨。不能勉強者。而非外庭所能知。然孟子曰。親
不為壽。事親事之本也。親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陛下仁孝得於生
知。豈容復有纖毫然。臣下猶有不能忘其憂者。誠恐王體猶有未康
而未以釋海內之至情也。本聆御朔臨講之制。不論有式。雖有以知
陛下已集和平之福。而道路藉藉。妄以為疑。事觀之積。眾所共知。
懼有少愆。自難戶曉。在庭之臣。庶幾長至郊陛下。既受群臣之朝
必將抵款北宮。以展未申之誠。及期天仗入。除百辟就列。顧瞻鸞奉
不會為輿。傍徨徘徊。嚴辭未奏。雖天庭中。歡顏密伏。人情更迫。為疑
若括。以天天閫無路可知。逡巡退卻。相顧錯愕流涕。紛紛有不忍聽
方言有道之朝。加之陽剛漸長。政是陛下慶愛多福。無邪至孝之時
胡為而使人心疑於此極。臣竊自妄測聖意。以為父子至情。當盡
壽孝於肆恃之際。止為禮文既悉。孝之兩隆。雖禮文而可略。臣則以為
不然。士庶人之家。父子同室。動息與俱。至於人主。有庶政之繁。問安
視膳。未容朝夕之必躬。則五日一朝。節身稱慶。至於將達人子之情

謂禮文乃是實事。况人主者華夏蠻貊之所觀瞻。凡見於節物儀表
皆所以感化天下。起其忠君親上之心。詎宜於疑似之間謂因循爲
無傷而使人心解弛妄有測度乎。夫君心所感隨動輒應。陛下試反
而思之。陛下親舉重華之禮。則天心底豫。兩宮喜懌。群臣觀感。軍民
歡呼。萬方儀刑。四夷敬服。泮渙然有太平之象。樂莫大焉。善莫大
焉。陛下輕重華之禮。則天心必不孚格。兩宮必形思念。群臣憂懼
罔知所依。軍民怨誹無復忠誠。萬方有渙散之勢。四夷有輕侮之謀
究然有衰殘危悴之態。辱莫大焉。不祥莫大焉。此二者。其利害榮辱
至易知至易見。陛下將何擇哉。竊聞壽皇鉅典已成。進書有日。恭想
聖下躬率群臣。必欲行此縟禮以慰神人之望。雖壽皇復有免到宮
之命。不可遂已。蓋免到宮者壽皇愛子之心。而必到宮者陛下事親
之實。據天性之固有。如水勢之必東。不必以屢出欲止爲嫌。不必以

人言既多爲厭。或萬一有釐引徽速之說者。乃爲導諛竊寵之計
非所以愛陛下也。天意之從違。人心之離合。政在今日。惟陛下念之。
然臣之愚所以拳拳於此者。非爲陛下愛惜此名也。國家南渡以來
版籍半淪於沙漠。而讐恥未能遽雪。言乎民力。則困於養兵而亂無
憀悴類不聊生。言乎軍旅。則墮於和議而驕脫窮怨積念難倚。言乎
人才。則務爲沈默。即有忠鯁。孰同其憂。請言忠之誠。可寒心。所恃以
維持億萬年之基者。蓋祖宗所有仁孝慈愛不可及之盛德。而比年
三聖授受。孝愛交孚。又足以祈天永命。故他雖未善。猶可漸而爲也。
儻聖孝於形迹之間稍有所虧。四方傳聞。愈遠愈異。人心搖動。根本
必傷。竊慮禍害自此而生。禍變自此而萌。無以恃之爲固。事實在於
目睫。不可謂爲迂談而轉移之機。則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於此而
不言。是愛其身而負國家累世養育之恩也。特以心之憂矣。不遑暇

恤。臣不勝拳拳冒犯天威。臣無任瞻天望聖懇祈激切惶懼俟命之
至。
四年。祖儉又上奏曰。臣世受國恩。兹又備數翰列。近因輪對。得望清
光。天容和穆。極其粹溫。不遺微賤之言。曲加獎納。至論天人感通之
際。有及於事親之禮。聖顔洋洋。窮極根柢。謂事親如事天。當務誠實。
有以仰見陛下聖念所存。真與天通。凡禮文所寫。或未甚周。初非有
對天性之至愛誠有非外迹所能知者。然事因適覽觀聽。誠實
之德。曖昧而不彰。禮文之實。因循而失信。國勢人心。岌岌搖動。蓋懷
然有不保朝夕之憂。以陛下之明聖。照臨宇內。方將登延俊良。以興
治功。今爲於此屢有所闕。既非陛下之本心。而猶爲傳舜親爲害事。
使道路流言。讒不忍聽。臣實痛心。若執政大臣侍從臺諫。不以今日
事理之實告之陛下。則是群臣有負陛下也。若有所論奏。不得即以

上聞。則是左右閽宮。長或違罪。重蔽陛下之聰明也。夫天下之心有
爲不同。至於事親之實則本於積損之良知。不待家至而戶曉。自天
子至於庶人。莫是皆以此爲本。而人主者。華夏蠻貊之所觀瞻。益事
實爲三綱之首。尚舉措暌乖。則天意人心。隨即渙散。臣不敢避爲危
爲陛下極言之。非是敢爲危言苟論。蓋以聖性本不如此。而不忍陛
下負此不美之名也。且過宮之冢鐵。初何疑間。獨以自去冬以春來
與屢駕。皆成中輟。皆是舉行盛禮之日。尊號會慶之旦。臣所目睹。百
官序立。重華宮外。以望翠華之來。大明殿升。踵企目斷。拜表請事。衆
心皇皇。當是時。陛下雖自以爲誠實無他。而人情固已不能不惑疑
矣。至於長至之辰。臣所目親者。天仗入陳。百辟就列。待煌排仰。衆辭
求奏。鵠立庭中。而頃聞吹人心。更迫者癡者狂。咫尺天閽。無路可扣。
違迎退却。相顧嗟然。實是惜陛下。雖人自以爲誠實無他。然流言譏

竊見有非辭說所能解者矣。臣於十一月十二日冒死陳疏，以自通於
陛下之前。蓋恐於中外之情，或有所未知也。所幸過來進書成禮，
過宮如儀，天宇開霽，都人歡欣，中外熙熙，方得消釋。陛下誠實之意，
始昭于四方。而此月兩旬之間，過宮之日，則復兩皆放仗。十七日之
事，又復甚於往時，自旦至暮，竟無傳旨。侍臣在殿，衛士在列，經過官
司伺候起居，提舉等次第排立，終日守俟，竟不皇皇，遂夫殿門將
閉，始各散歸。宰輔章奏，間阻隔絶，宮闈殿陛，有同萬里，呼吸之際，關
念實深。夫偶未過宮，亦非大失，第以屢不如期，內是而可生禍亂之
階。蓋因循失信，聞者自知，固已深失人心。而外庭內朝，闔郎曹不
相貫通，譬若咽喉之間，隙更閉塞，便成危疾。此乃陛下以宮之利害，
而宗社安危之所分也。若乃四方之觀，夷狄之窺伺，奉雄之生心，
殺聞流傳，愈遠愈異，則猶爲損日事耳。臣在闕門之外，聖意所以猜

嫌未出之故，非所敢知。但此事至大至重，人所共曉，合四方之心，以
此爲莫大之憂。臣不敢譖及他事。陛下聖性高明，靜而思之，其可復
以爲常耶。今壽皇生朝過者之禮，陛下當過宮，陛下宜誠意於禮文，不
敢有忽。凡曰臣民，孰不鼓舞聖德，而通以陰雨有所未果，但自當以
係衆心，愈覺顒顒。或在陛下益加聖心，謹此常禮，疑情滯念，不可復
存，感動轉移，難以少緩。每遇過宮日分，前期致戒，養此誠心。或恐左
右便嬖之臣，窺測意旨，但務遷延，則獲戚益憑，皆行禁問。時當過
宮，往往進酒排當，留連夜刻，盡以全陛下平旦清明之氣，遂使鸞車
鳳駕，多失期度。此等情狀，未必有之，然臣私憂過計，則願陛下更致
察焉。古人有言，所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日也。壽皇躬致二十七年
之養於高宗，雖戎狄異類，亦皆感化。今壽皇春秋浸高，陛下問安侍
膳，不容朝夕之必親，則五日一朝，節序慶會，猶循儀制，猶爲闊疎。陛

下聖孝自天，可不深念。若或聖體適於斷時少有未怡，謂宜預降旨
揮，改作他日，清蹕高拱，以養和平之福。雖一時小小排當，亦當暫輟。
如此則始能還天意於既睽之後，收人心於既失之餘，大本旣立，有
以發天下孝敬之心，則事或未理，皆可支吾。而陛下事親如事天之
實德，若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豈非纖塵得瞻，有如冰釋，不足
爲累，而孝德感召，和氣致祥，又有以開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奉奉之
志，正在愛君，發言狂愚，憂心如醉，惟陛下裁赦。臣冒犯天威，俯伏待
罪之至。
紹熙三年十一月，陳傅良上封事曰：臣一介疏遠，才不逾衆人，而多
病早衰，嘗嬰耳疾，久無榮進請叚之望。聞者將指湖湘，寬弗勝任，嘗
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選郎宙
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以天顏開懌，玉音溫厚，嘗不數日，遷武

閒府。又未幾，用以爲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誠不
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禮值之責，日夜思念，獨有
與二三僚友共秉一彥，爲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
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兼負任使之意。況且不朽，嘗讀書至
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雞初鳴，衣服至于寢門外，
問內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
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則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法。事親若文
王，則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效之，勿以爲不
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
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
爲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保，而望思歸來之臺，天
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爲一有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

孟大王資稟純明。嗜好鮮少。不自貴倨。晝觀書史。妄得陳佐允言操
論。則深信而不諱忌。至若罔之所以得。則斂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
顰蹙不忍聞也。適者王嚳日彰。人心日洲。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
以為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感焉。會慶誕節陛下詣上
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群臣迫怵妄
窺聖意。臣固知陛下自違豫以來。雖反宗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
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
行之化。況觀往古無區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陛下上對
三宮之權。而下責小臣陳說於家嗣。以康裁寡過。則雖抱白說之忠
未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亦如余
乎。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
儀刑之道如此。頓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

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病早事嚳邸。曾無深達情願
之望。方中祠請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一言。以益有情。伏
紙流涕。未知所云

四年傅良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又上奏曰。臣不勝惓惓之忠。竊
有愚言。仰干天聽。知家嚳覽。即臣雖刑誅戮不悔。臣聞父子人性也。
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孝之
虧缺。則有尊為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卑於編戶反不若士庶人
之家者何也。蓋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疏故也。夫惟其
勢易疏。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
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
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
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

以來稍覺定省之數。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警覺之或
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矣。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
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
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挾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寖
疏。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寔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
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詣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
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道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
無任奉奉激切祈懇之至

傅良又上奏曰。臣近者不識忌諱。率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
事。仰荷聖慈開慕。悉賜嘉納。備盡懇惻。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
此。臣雖愚。猶知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

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
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良心間或如此。然而秉彝之性
不可解。則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古其懷疑者將終身而不合。反
至感悟。則又識吁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
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間防不已者乎。又況陛下父子。聖明寓德舜禹。
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
下獨不記壽皇之踐祚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
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
奉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間諜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群臣
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敢見獲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
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別。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
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

以爲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倚聽
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爲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
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既於死歿
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
事已無及。徒成永恨。[illegible]之心。大抵略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
陛下今日之不爲虞舜。而他日之將爲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
今請以此月罷從東宮過宮爲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
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
傳良又上奏曰。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衆矣。爾觀義理條
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
强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爲聽。嘻笑不加怪矣。獨臣私念以爲陛下誤
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
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爲臣俯側。一無隱情。臣亦益
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救解而伴折之。誠冀聖懷豁然大悟。起居飲
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爲疏異。其
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爲猜慮。如此則淵衷寧靜。天性自見。何待臣下
固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
命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命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
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逮朝之後。便降指揮。臣
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異也。然今日確訖。
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
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曾至此乎。臣所以惶
恐蹴踖。前此對穰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
營而非臣之所要君也。天衷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
臣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貽實禍。懷妄憂者得眞疾。何也。此心燕蠱。
功侔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智。未易開悟。愚者無故及於
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
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思忽善忘。
疑左右皆爲蠱祝詛。與敢訟其冤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
初。內殿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
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嬰[illegible]毒藥。謂兩妻姬曰。賊吾宮欲之。已而有
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釋。姦臣
實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釋。左右壅蔽
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
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事耶。道路之言。不以
爲貴善。則以爲猜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之。且壽皇責善爲天下
計。爲社稷宗廟計耳。使陛下政事清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
矣。而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
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也。但
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蹇。以其人爲敎罪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
事爲怪。雖細民疾實而不悔。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
疑。以疑爲信。而成不療之疾。臣切以爲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
貽禍之。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建難不宜自伐。復爲陛下深惻
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驗。而抹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
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泗。庶幾爲一
傳良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
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
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

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爲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戕絶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共惟陛下今所憂。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爲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爲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亦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難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爲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論。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illegible]而下無人[illegible]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官疑懼矣。或詐爲詔書載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爲愛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帥。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佗如班直待試於殿庭。待旅行命於都外。往往譙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候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疏。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閒嘗一日遂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閫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

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事欲盛。怨盡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爲實。在塗轉之頃。則轉禍爲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骸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宮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爲此[illegible]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焉。而其極必變。必遇俄而脫弧。則無爲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千計。見執大抵務爲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歸錄。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之說。以望感悟陛下。違圖之書甚甚。

秘書郎彭龜年乞車駕過重華宮上疏曰。臣聞大學之九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此者也。恭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四年于茲。講求治道。非不勤至。然而風化未興。習俗日頹。閨門之飭務之風。郡國多陵犯之變。逮未暇言。姑言其近。御史臺朝廷紀綱之地。而群不逞敢奪人。其屯驅擊於市。餘杭縣去行都財百餘里。而無賴之人敢登縣治而逐其長。秀州私販鹽者。逮捕之。反縛逮捕而殺士伍。其無忌憚至此。耳目習熟。以爲故常。循循不已。禍將益大。不可待之爲小變而不顧也。國家

法令明備。茍使此等可以法治。則人固畏之矣。法密而人不畏。乃愈
法之罪也。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陛下抑嘗自反矣乎。書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又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古之聖人。非是
彊認以為己責。理固如此。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
上下。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豈無自而然耶。恭聞壽皇聖帝
之事高宗也。備極子道。其始受禪。初日一朝。高宗不可。於是下欲復
制月六朝焉。已而高宗復難之。始展為四朝。然不朝之日。晨昏定省
之禮。飲食上下之節。寒暑溫凊之宜。無不關之。雖有南北宮之不同
而父子嬉嬉。如處一堂。自舜文而後。事父母盡其道。唯壽皇而已。不
此皆陛下所親睹。想當時宮闈之間。委紆曲折。亦以盡夫觀者。陛下
又皆心得之。外庭不得知也。至今天下稱頌壽皇之德。必指事親為

第一事。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則陛下之事壽皇。宜當有以遵之。而微
可若纖毫有所不及。則天下之責必至。蓋壽皇之於高宗。與陛下之
於壽皇。又不同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伏覩三宮未嘗有缺。至因前
歲聖躬不和。於是過宮稍稀。夫過宮固事親之大節也。今日三宮之
情。如春風和氣。何嘗計此。然有不可已者。陛下當親自視膳。如周文
王。文王朝王季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一再。是不可委之於
偶然而已。以是為偶然而弗恤。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如猶是也。
夫稍不過宮。直以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當不過
如此等事。於此有不謹。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己也。何也。吾之所謂實
然者。誠未有以大信於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以自見乎。且又舉之
豈其季不論貴賤。其情則一。一人至晚年。憂乎尤甚。傳門之事。皇獨聞
春之人哉。況壽皇今日之有陛下一人。聖心舉之無不言知待遇過

宮日少。陛下或遂疑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意。則古之臣此亦壽皇恐人
得以竊議陛下。故為陛下辭責於人。此蓋壽皇美意。必非不願陛下之來
也。陛下儻疑壽皇不喜陛下之來。與何不一往以嘗之。上可以感
動慈親之意。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今日壽皇父子之心。人莫不知
而陛下事親之心。人猶未信。自去年陛下不過宮。得之遺聲之議者
藉可畏。不知嘗有舉以告陛下者否。似聞宰執侍從臺諫亦嘗從容
有以亂致禍之言。已而竟不過宮。言遂不驗。然而事而不驗。爾今日
不可不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臣所以欲有言於陛下。而一言
及近日數整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不得不審焉。抑又有大可憂者焉
臣聞之道塗。皆謂兩宮之情頗不如舊。疑間之端。漸覺有形。雖小
人見陛下久不過宮。有此揣議。姦臣以事投之。亦有不容不疑者。陛
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自合奉表。而陛下不行。此一事也。臣疑乃壽

皇所屏逐之人。而陛下錄用之。此二事也。壽皇之所失長好者在人見
父母晚年遭此憂戚。亦必親嘗之。而陛下不往。此三事之積之不已
其疑愈深。却恐因循遂成阻隔。此豈細事哉。竊聞嘉祐治平之間。吳
宮母子搆貳。已聞內臣任守忠等間諜之於內。外臣則韓琦富弼侍
從臺諫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於外。當是之時。小人幾欲其
離。君子惟欲其合。天錫我家。社稷有福。二聖英斷。既不惑於小人之
言。而諸臣懇惻。又足以動天性之愛。所以天下禍亂無從而起。重自
古人君處骨肉之間。指為家事。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
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深憂者。陛下外無
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臣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兩宮
豈端有他哉。方今近臣無不知此。每至聚首。動色憂之。然臣嘗竊
聞其議論。皆未有忠實為陛下辭者。或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誰

矣。親所當事，莫待人言。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亦知離之天理自還。爲此說者，垂陛下爲不足與言。此最不忠之大者。或曰此亦非言語論說所能動，獨有專室降意以就陛下，或以四關爲此說者，是又欲僥倖陛下一出以感人情，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僕爲此舉，存廢皇閩悉矣。然倒置如此，於陛下得爲乎？使歸時當號呼論列焉者之徒。當今日，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一說，告陛下，必不委曲何互反累聖德，如諫臣者。臣實羞焉。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爲，雖中庸九經已犯其五。臣之所欲言者，蓋不止此。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最大者也。唯陛下猛然改圖，一新聖德，使綱常之間，了無所憾，不特可以息禍亂，又且可以致太平。初無抑礙牽制，在陛下反覆掌之易耳。何憚而不爲也哉？干冒宸嚴，臣下情不勝震越俟命之至。

慶年又上疏曰：臣輒竊如鼓，仰于天聽。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疑則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其爲害豈細也。歐陽脩嘗奏疏仁宗皇帝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治，而常至於亂；莫不欲明，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耳。夫好疑而自用，甚弊乃至於昏亂。脩之言非過也。情既壅而不通，事既廢而不舉，則理固應爾也。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度越常主，志任誠奮，孚于天下。群臣獲事休明，自非病風喪心，安敢[illegible]以昏亂二字上誣於世？適自今歲以來，朝廷機務多疑不決，宰執侍從、臺諫諸陛下委以心膂耳目之寄者，言輒不行。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庫常部傳文書，莫此爲急，亦復委之不信。雖無昏亂之形，而有昏亂之理。有識者固已憂之。然其事皆有跡可考。一日清明，盡不待煩刺而可以一言辨之，不射也。唯是重華之朝，累月不講，閭閻竊議，其言爲端，多出穢褻不可信。逮至九月二十二日，忽自南內徑幕過宮，指揮而後群臣始知兩宮必有所疑。不然，陛下天性至孝，求盡於聖親，父子恩意相忘如此。臣聞之道塗，陛下宮闈之間，上自中宮、下逮嬪御，咸逸生日，其大者則必有所宴集，其小者亦必有所錫賚。蓋不如是，則人情必有不足。豈有慈福誕彌之月，而不親舉萬年之觴？壽皇聖節近在朝夕，而進香故事又復不舉。以臣揆之，陛下非大有所疑於中，必不若是。然壽皇之於陛下，乃親父子，復何所疑，而至此乎？臣觀自古帝王，觀父子嘗有隙，惟舜而已。爾其父至欲殺之，其母若弟又從而設爲機穽以圖之，至難處也。然舜未嘗疑其父，亦未嘗忘其母與弟，惟勞愛齋慄，負罪引慝。自今觀之，舜之事親，古今莫加焉，豈有罪可自有慝可引耶？而舜獨如此者，非偽爲也。其心以爲惡事父而不得乎父，即爲罪與慝矣。故書紀其祇載見瞽而父亦允若之應。夫舜之祇載以見其父，乃其父直情言意所從而感召之機，已使其不見詐，敢望其允若哉？今之時非舜之時也。舜處其變，陛下處其常；舜爲其難，陛下爲其易。計時揆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爲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爲其易，獨何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騃，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爲舜之事也。適者群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天聽寥然，未見昭採。此固群臣學識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於陛下之胸中者，見外廂紛紛，遂有奏疏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群臣之言，未可知也。此亦聞宮論宰執侍從以所疑之故，而一時無有忠實懇惻能啓迪聖心者，是以其疑至今未解。臣方聞有此宣諭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不示形迹，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必將益甚也。何也？陛下父子重慎有疑，遂以泛言見有人爲其人間陛下將與群臣割析

此疑則其心必如沸湯。唯愁陛下父子一見。天性復還。則前日附會
反將為莫大之禍。臣料此人自此益為間諜。妄指形似。重惑皇明。
使陛下不復出。激怒聖父。或傷陰陽之和。乃遂其意。然陛下獨不思
萬一如此。彼之計誠遂矣。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臣甚為陛
下惜此也。昔潁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
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其機
也。而應否異者。莊公無人間之。而為肅宗父子之間者李輔國等
尙在左右故也。然則群臣之言不能感陛下。豈不類是歟。雖然。陛下
既因是人而起是疑矣。一旦欲使遽釋其疑。固甚難也。何也。未知陛
下所疑者何事。而無以辨之。則固難望陛下之渙然也。臣嘗聞陸贄
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
而不與辨。唯明與辨。乃治疑之良藥。臣竊觀陛下多疑。皆始於不喜
明辨之故。然外廷之事。群臣尚能為陛下辨之。乃若父子之間。非陛
下自辨之不可也。臣愚欲望陛下亟命駕。與東朝重華。反躬自悔
其誠意。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於壽皇。壽皇見陛下如此。必將感
悉愛懽然相接。盡以所疑明辨之於陛下。臣始見陛下父子自此天
清地寧。日光月潔。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方今兩宮睽異。落落焉
而臣知其必可合者。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但恐隔而不通。則無如
之何。若陛下感於此。壽皇必應於彼。視影響形聲。猶為不速也。反掌
為明。轉亂為治。直在陛下。他人安能與哉。臣但能為陛下言之而已。
唯陛下念之。冒瀆嚴威。臣下情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慶年又上疏曰。臣瀝血誠。仰干淵聽。臣備數三館。無補公上。比隨
同列疊抗封章。嗟乞陛下過宮。屢瀆天聽。臣於十月十七日又嘗獨
上一疏。請陛下勿以小過當必有所疑。而推此疑者必有人焉。深恐其
益為間諜。欲乞車駕早過重華。親辨其事。意雖誠懇。詞實荒疏。不足
以稍補聰明。實深憂懼。至十月二十六日。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
奏事。雖未見鑾輿頓動。而已知父子情通。至次日降過宮指揮。開闔
之人。反涕為笑。聞之道路。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以小人間諜之語。
將有行遣。人皆謂陛下父子自此當歡愛如初矣。而臣實未敢以為
喜也。何也。陛下既明諭間者姓名。而大臣不能正其罪。間者不去。則
陛下過宮之期必不可定矣。蓋天下之人皆願陛下過宮。而所不願
陛下過宮者。不過此三數小人。其平日造作疑阻以間隙陛下之父
子者不知其幾何矣。一旦陛下父子相見。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豈
不憂其罪戾之及乎。臣嘗見陛下臨朝與群臣語及過宮。未嘗不勃
色。及入中禁。即變其說。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而陛下之父子
終未得相見也。既而果聞中輟。不勝憂懣。不敢□詣□。□為陛
下明言之。臣在闕門之外。固不能知為陛下父子間者果為何人。驟
抑為何事耶。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皆必有故。遠則□戾之事。猶
有明皇詰戲父老名實將臣之可指。近則靖康之事。猶有當探不
通。肅宗日兵革之可疑。壽皇自揖遜以來。何嘗有此等疾違陛下
試擇間者之言一二質之於外。臣知其必妄無疑矣。臣不知陛下所
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果何故耶。臣知非陛下不欲決。但間者不
欲決耳。陛下早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陛下遲此疑
一日。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陛下苟但蓄此疑而不決。以累此數
間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陛下不忍於疑間者以受天下之謗。而乃
忍於壽皇以成疑間者之姦。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當公勇敢
任事者為陛下辨此疑。但小事也。今日事勢。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
以間侍從章來。臣執事但能仗父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至於疑

間之根盤固左右者莫不敢一語及之曾不知此疑根未除雖至情有所不能通雖大義有所不能舉譬如陰沍之寒凝結未解非疾風動蕩盡力掃除安能使太清廓然白日復睹哉臣區區愚衷誠不忍陛下爲此數小人者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故終日忘食終夜忘寐思有以告之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猶未敢論言之今事急矣不得不言矣竊見今日內侍間諜兩三者固不止一人唯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日復遣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禍必自源始方源未進之時雖陛下過宮已疎然源之進也或以知陛下此疑已動而其害之進源也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源業既在宮中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蓋其聽大敎爲欺罔挾源能爲狡獪陛下飲食居處皆特投以所疑重華往來問訊皆將指以爲疑或陽諸陛下之出而陰居陛下之行或名爲畏懼壽皇而實以激怒陛下千方百計抑其見

湲雖不可得而窮詰而其情狀意態不過是數端而已大要只欲陛下父子終不相見而後其志始遂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謂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今人有父子而欲間絶之則其於君臣何有哉陛下信以斯人爲忠則臣有以驗之矣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張后與焉既而父子睽異輔國得志卒之敗張后而幾危宗社稷以亡者實輔國也陛下自今觀之間人父子者豈不可畏也哉今陛下久不過宮而道塗紛紛議及中殿陛下以爲誰實爲此故之事極不可聞所以騰播於外者皆此輩爲之也今已如此復可如矣司馬光嘗論高居簡以爲置居簡於肘腋恐令陛下父子見辱夫婦皆不寧臣見源輩實亦如此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斥逐陳源以謝天下然後命駕與臣朝重華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陛下父子歡然宗社有永豈不幸歟若陛下以臣言爲愚妄不足採取即

已放歸田里以畢餘生陛下既已赦臣而不可使臣爲小人所欺不勝忠憤懇切震懼隕以俟威命之下

五年是年爲起居舍人又上疏曰臣恭聞三月二十三日有旨自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臣雖庶官分亦當行臣於今月四日齋戒夙興奉將指晛辭致敬惟懼不虔然自朝廷祈禱以來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纔雨即見淫風外晴常若有敵之而不得合格之而不行下者訪之諸處皆未沾洽農事已過旱勢可憂臣自服職柱下凡四閱月已兩被旨禱雨天竺皆無昭格此蓋諸臣誠敬不足不能仰達宸衷合被譴訶理無疑者然臣竊伏自念水旱之災何世蔑有感神不答其不在事若成湯之桑林周宣之雲漢無非反己自咎若以徼福於神蓋未有只事祈禱以召感通者也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禱自刻責精誠感無所不至而轉移禱請陛

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害之道則猶未爲得所謂消伏災害之道者即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當時諸賢多持此論故景祐元年旱事淑陳皆於實過後康定元年天又未雨龐籍以謂費用奢廣出納不嚴所致二臣之言災異亦畢事理之當備矣然譬之格王正厥事之說則誠有此理也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君欲考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已臣竊觀今日不雨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臣非獨自爲今欲得陛下因此警懼幸聽臣言實緣天人相與理致如此夫匹夫之賤儻孝於父母猶能致天降甘露地湧醴泉設或不然禍亦視此而況陛下據億兆人之上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人之衆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黑子見於日赤書作於夜既過宮之後瑞雪忽降災變盡消感應之理其速如

神則臣以爲今日不雨在於不過宮豈適也哉且向來無雪因當禱而不應矣去歲之雪乃因不禱而得之陛下非不禱也禱於壽皇即禱於天也今不一定省於此宮而但徼祈於釋氏使釋氏無靈則已釋氏有靈而真可禱也臣知必當陛下事親之念必不豔陛下今臣之旨也何也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釋氏雖欲強雨以應陛下之求將不可矣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陛下一念儻回則此和自陛下而生一念不回則此和自陛下而非頼釋氏何有哉陛下惟不聽臣之言非特不能得雨於釋氏陛下今歲郊祀合祛天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臣尤以爲憂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謂之明察者蓋無毫髮不盡之謂也於父母有不盡之心則於天地亦有不盡之心矣此心惟有毫髮之不盡而何以事天地哉此臣又非特爲不雨

而言之情出迫切言詞狂悖天威咫尺俯聽誅夷惟陛下裁赦

龜年又上疏曰臣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于百執事陳乞陛下過宮不知幾疏皆不蒙聽納至一日之間奉朝求去自古及今豈未聞有此等事也臣謂陛下見此必加省察乃聞宰執間陳章乞罷陳善閉邪人臣之職分也羣臣獲事休明偶見陛下過宮希闊恐虧孝道故畢力開陳一歲感悟雖詞語狂悖舉措疏繆究其用心則皆有忠愛君父之意若以古人之法揆之不惟當容受聽納又當褒予激厲然後士氣可振國勢可安而陛下乃反有含怒之意將大有所懲戒此則臣之所甚憂者用是昧萬死一爲陛下陳之臣竊惟今日之事憂陛下者指小人以爲間諜陛下者指君子以爲激訐以臣事君蔵出於激此固不可然有輕重焉君子雖激猶爲愛君小人之間直指君德累陛下忘咒父子若非有間寧至於是群臣但見陛下久

不過宮人情洶洶未勝憂懼只得以大義勉陛下小人如曰若如此而出是陛下本不孝因群臣而強爲孝也本其意止欲因其間言使不至於激而已陛下乃從而信之可乎設若陛下不聽群臣之言終於不出亂或由是而生則昔之投間於陛下者又未必不推爲群臣之激有以使之也而陛下又加怒於群臣可乎小人始以間說陛下而終以激訐罪臣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衆朝求去如出一口此豈有形役而氣使之者蓋出於其心之同然故不期而動如此陛下只以此狙之則自此舉止動息若稍不順人心其慮又豈止此而陛下不懼可乎臣觀陛下近日所爲多拂正理惟有容納讜直開悟狂狷而以人心未離若更於此路稍加斵喪則陛下大事去矣陛下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爲而不容之乎此等不過少拂陛下之意陛下若遂去之則順陛下者進矣陛下卻忍今日

之事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爲愛君乎順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爲愛君乎陛下但與群臣較逆順而不與天下較孝順臣雖至愚未敢以爲然也陛下疑之蓋甚兩宮不合異爲君臣之玷諸臣得罪卒兆閨家之禍是未可知也陛下若聽群臣之言交于初不唯聖孝光明上紹虞舜群臣得安意奉職共登太平豈不休哉國家安危群臣禍福繫此一舉此臣所大憂也惟陛下念之

龜年又上疏曰臣輒冒萬死仰控忠懇臣本庸材術謬司記注近戢奏論過宮希闊載筆難書書之則臣不知愛君不書則臣不知守職書與不書臣皆有罪是以執事自劾陳乞寬逐聖恩寬大俾復故官咸命一睹踧踖就職陛下既未許臣以去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敢冒昧條舉一二陛下事親禮有常數設若書望有旨免到宮臣猶可書也四月二十二日詔無免到宮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書

耶。尋常問安，倘免到宮，猶可書也。五月七日，既以壽皇聖帝體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宮，使臣又如何書耶。然初八日免到宮，既而有壽皇聖旨，猶可書也。今月十五日初無免到宮之旨，在朝群臣累請問疾，累輿已駕，道路已肅，而陛下復不出，使臣又如何書耶。十九日為壽皇服藥，肆赦天下，連日都人翹望翠華之出，不審聖意，而陛下晏然不動，使臣又如何書耶。若此特見之關報之祖者耳。若夫道路流傳，容有不堪聞者，臣雖不得而書，許必有野史書之，其言但有增加，必無隱諱，傳之後世，重累聖德，臣實為陛下惜也。臣竊見近日群臣請陛下過宮者，不止一人，或犯顏，或正救，或解釋其疑，亦不止一說，言語忠激，引類譬喻，使踖不可聽，而陛下受之，殊無難色，一入內庭，其意即異，果何為而然哉。是必有誤陛下者之以此陛下者不特間諜陛下父子而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僭非群臣之所陛下

誰敢及此。今陛下外雖受其言，而內實背之，是必有謂群臣舉不足信者也。謂群臣舉不足信，則是又疏間陛下之君臣矣。群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多近醫藥，恐陛下因循不見，或成不可追之悔，故勸陛下太急。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唯恐群臣之言入，而陛下之天復也，故誤陛下愈深，想其為說不一，而足。臣觀近日壽皇遣而陛下無所動靡，壽皇服藥而陛下不來者問，陛下豈忘此者，累嘗內侍輩自愛已甚，唯恐陛下疑其拂逆，重華消息，故不敢以告，然陛下事親之禮少虧。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使外庭之臣鉗口而不敢言，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復見矣，豈不痛哉。彼小人者既離陛下父子，又離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於上，內外不得通，禍亂不得聞，此其意欲何為，而陛下不悟乎。若此等事，決皆不利於陛下之身，而陛下冒行之，臣實痛心疾首，不曉其故。以陛下聰明睿智，識慮如

察，何獨於此而不省覺。夫小人離陛下已深矣，彼但欲間陛下父子恩意之間，日損於一日，如積於泥，一步深於一步，則不待更加讒毀之言，而陛下自不能已，可不謂惜耶。然以臣觀之，父子之性出於天命，安能終睽，唯恐聖心不回耳。聖心一回，臣以為處此甚易也。夫木本不蠹，有蠹則衰，一去其蠹，木如初矣。父子本無睽，有間則睽，一去其間，父子如初矣。陛下今若翻然悔悟，待千日為間之人，揭于王庭，明正其罪，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少有所不及之事，盡有任其責者，又何足累陛下哉。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少察所親，無使父子之恩絕而後悔。小人之間，違而後悔，天下之亂作而後圖，則無及矣。唯陛下速為宗社念之。臣為右史，兼及陛下父子之間，自知必干天誅，然陛下之意不回，則臣之職終不可棄。是以卒盡其言，無有所隱。唯陛下審其慮。

光宗時，陸游上奏曰：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致養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而何待塵露之培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默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稟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宮以來，夙夜致敬，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為心。壽皇臨朝而悅，進膳而美，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臨朝而不悅，進膳而少味，則陛下惕然憂見於色。方是時，欲壽皇之安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為旨甘輕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溫清也，非千門萬戶之宮、鈞天簫韶之樂也，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歡心，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雖鳴鑾而視，卷舞色而視朝，必四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三朝重華，然于情豈有限極。然問安之禮，小也；致天下之譽，孝之大也。吾其力為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

壽陛下時備法駕率群臣上萬年之觴以爲天下之大慶。不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盗來告，姦臣闕之萬分有一微細玉食陛下雖居萬衆之貴，孰與解憂哉。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常以是爲念。自三思十思以至百思不爲禍也。白。日五六日至于百時不爲幾也。謀及下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爲晚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聖時壽皇亦與爲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則所以定四隣謝子弟備饑饉，撫盗賊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不懼事之及其親也。犬馬小臣貪於諂廣聖孝，不知言之涉於狂妄，冒犯天威，伏俟斧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二

孝親

宋光宗紹熙間，權户部侍郎袁說友乞過宮上奏曰：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華。已又得旨免過宮，羣情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秉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决意必出。聞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瀆至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希闊，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勞之恩，奉觴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豈明聖，詎肯受群臣萬年之觴，不曾過宮，已是失禮。今日嘉王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愛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願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今在陛下深思剛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驩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内屏。房心爲明堂，正爲宋分，太微内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而在淡水爲雾衡岳山頹，正逼祠宇，鰤門峯隆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犬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藉藉，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

廟堂大臣至于百執事，進者言徒勞，退者疏不施行。莫不慶惜懸告，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爲與一寫，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可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擇而不爲。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匪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待以腹心，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爲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此伏冀譴激切之重，傾息于此，伏乞睿照。

誠友又上奏曰。臣孤遠危衷，半化天聽。臣淺才末學，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一見臣於議事堂，遂蒙特達之知，賜以爾記，迄今六載。歷晉擢寵，終除今職。仰思恩遇，天地父母之[illegible]。陛下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裨萬一。然將半年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惟人情事勢一有臣惻，不能剗絕，將舉竭忠誠以効古人正救之義，是有負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人情惶惑憂懼，皆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自宰相而下至于百執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全宰執奉一出。何止以日爲歲。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宮。百官軍民惕惕惶懼。且臣自積日以來，親聞都人私語竊竊，是四十九日臣同衆從官趙彥逾等，亞具奏劄，控告陛下。乞於會慶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殫不則，臣亦竊意陛下必須上以聖父欲得相見之切，中以臣子控奏懇惻之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出。不謂又降免過宮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親見外而居民，內而禁衛，上而搢紳，下而走隸，相顧嘆息，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緣既廢五晚奉觴之禮，重華殿下嗣恨在側，設而弗用，當山

前列不聞三呼，大樂弗陳，壽儀俱廢。人情憂懼，無不嗟咨。閭巷所傳，尤爲不一。陛下深居九重，必不聞此。臣既叨從列，略不以告，則臣之罪㧾殘有餘。若於此時陛下不急爲之改圖，實恐他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以聖父壓于初無疑阻，斷以獨見，亟於一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三日之內，選定一日，躬令日先降過宮之旨，所有百官錫宴，候過宮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慎紛紛多端之權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解外夷傳聞疑視之琉心，杜姦宄利害覬覦宗社，毋奪於小言，毋變於臨時。惟陛下曲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知卹懇血之至。臣孤遠一身，蒙陛下親賜拔擢至此，豈不願仰承聖意，曲爲保全。以過宮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苟容取悅，隱而不言，爲一至不忠之臣，意驗梜聖懷。臣之孤負聖恩，萬死不足藏。望陛下鑒臣一念愚誠，張皇事勢，非敢一語有欺，㧾昏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區大願。臣雖已同趙彥逾等以詣君奏補，具劄子奏聞外，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人情憂皇之變，復不忍躬蹈欺君容身之罪。是用忘其誅殛，專此懇控。惟陛下諒其愚忠而赦之。臣無任百拜昧死。

誠友又上奏曰。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從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況陛下崇獎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懷懷顧避之心，則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奏迫切，乞早過宮。天語再三，曲加領略，而籌臣等是以十七日必駕乘輿。臣等踴躍鼓舞，不勝慶幸。惟是臣粗有悃愊，欲得面奏，屬纖班未果，敢顯吹。故幸王音，續許定日。用敢數陳萬一，以冒聖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非過宮日分，須合預降指揮。又緣自

累月未久閲定有常禮。中外臣工引領俟命。今陛下既以宣日
使臣。我項之間。外已傳播。皆謂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宮。遠近翕然相
傳。無不以手加額。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易。豈特陛下失信臣
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使列小臣亦無顔面可見君父。與壽皇愛
帝愛子之念。日動聖懷。瑚望陛下一來。何止以日爲歲。今日使臣同
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
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
交口横議。別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臣測。何所不有。
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宮之旨。毋奪於臨時無故之疑。即於今日
速降指揮。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少掩外觀。稍息群謗。消弭不測
之禍。慰安兩宮之心。一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以片時間爲
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都有欲得調護臣

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必須先有可以
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
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淺動。親授神器。命爲之旨出於誠心。眞神
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
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
聖心。浸生事端。搖於離間。則惑聖聽。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甚可疑者。
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事之疑。
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數及唐憲宗
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位靈武。懷
自立之嫌。今陛下以爲繼舜揖遜授受。其視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
宗内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則惑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責成於
天之恨。今以聖父聖子兩宮無間。壽皇英斷剛明。小人雖欲肆其志

陛下聰明英睿。左右執得遂其私。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今日自
無可入之隙。陛下正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胎之萌。由盡愚悃力
盡子道。至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宮。當馭順動人情。怡然了無浮言。
久撓聖聽。儻或事有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戮。所不敢辭。如蒙聖
斷。勿忌勿疑。命駕如期。一洗群惑。豈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
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不勝至願。大願臣仰瞻宸嚴。甘冒萬死。惟陛
下矜其愚忠而赦之。
誠支又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輒具奏劄。手
犯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爰賜施行。而陛下優容其言。未加誅譴。臣
不勝感極淬零之至。臣竊者復以事勢迫切。非前日比。備位從列。職
在論思。豈可憚於再三。不以事告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會慶
聖節之後。今四日矣。宰執侍從臺諫懇告。百官叢跪。痛切。恭懇過宮指揮

以時刻爲歲。至今既未聞警蹕。又未先降指揮。人情愈更疑貳。口語
沸騰雜出。如宰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
則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命而已。寧
是百姓群言。軍人偶語。扇搖鼓衆。思倡亂端。人情至危。陛下豈不略
動宸慮哉。又傳聞即有伏闕上書者。必須群衆而來。萬一兎有此事
已是鼓動衆情。則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思
使朝廷事勢曾闕氣象。一至于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遑三濟。痛
哭復爲陛下言之也。爲今之計。極易爲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
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儀
須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
以行誅戮。苟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聖。豈
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爲信。以未過宮之事爲然非所安。以目即夏

民譁誇之言萬一生變，即日快然過宮，則臣前所奏紛紛議論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宮為必當行之事。非不知目前人言可畏，人情已搖為可憂，所以猶豫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宮自知非便，外議紛煩猝難操定，因此宸衷未決，愈難一出。然臣今有一策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無纖介可疑。壽皇聖節今將七十年矣，於朝廷萬事愈更委曲不與。父之愛子，天下一同。陛下因何所見而起危疑之際，若因浸潤之言、左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親子可以浸潤左右離間我者哉。此決然斷無可疑也。陛下觀前日壽皇批答侍從之言有云：自秋涼以來每欲與皇帝相見。此語切切愛子，急急求見之意。陛下可以灼然無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慊此疑，未肯即過宮，欲乞陛下先密以宸翰一紙，如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季已經會慶聖節，望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悅欣愉，當須賜答，力求招請，然後陛下降指揮，奏來日過宮，其重華宮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命錢。陛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而又必轉委曲並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賴陛下信臣之言，即賜宸翰並進，中使奏達慈慶，過宮頗遲，為事忍定，懽暇四膳，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宮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莫敢妄服。陛下於此之時，可以過聖壽，可以安聖躬，必無橫議以擾聖聽，如今日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然慈福冊寶之禮，聞上表定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目今若更不出，則是一時陛下前日降品指揮告天下，謂朕當親率群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言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宮，至上冊寶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頓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天地，如事父母，竭誠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謹又上奏曰：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聞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今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因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何待臣等謹謹冒瀆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逐旬遣書；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只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成王剪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行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伏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許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請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為常事，關係非輕。今來欲望聖慈斷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事甚萬一，聖心未移，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此屏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姑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觀忤當寵，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言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翼，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錄友又上奏曰臣近以事勢迫切嘗貢封章乞早過宮以釋外變雖小臣狂僭宜在譴訶然父子之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質純孝聖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俯鑒愚衷或可少回萬分而側聽旬日寂寥未聞人言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慮臣本非中人位叨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迫誠恐禍變之萌未至當國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自古人主所恃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爲無敵富爲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然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富貴長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旨朔月亡使社稷爲墟身危國從之一瞬無可疑者今夫人心乖離之間然無出父子之至愛雖在縲絏之內

皆知父子之親間閩小人衒談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愚元而力重其間情達之累著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甚易見而其道甚易知其事爲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其他紹參而可自文或路此名豈復可立怵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輩皆有不平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今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自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炎而定省愈闕人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觀秀未聞恭請也玉律近端乘輿獨出而過宮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曰陛下忽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急於事陛下矣夫衆怨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囂囂然傳於道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

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群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家喙市有市鬨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爲壽皇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愆之迹設或一夫鼓倡指目問罪大義所迫千百從之噴耳之間人心瓦解復已禍變懷在目前陛下雖欲安處九重之內亦不可得也所謂長伏之禍伺盜賊之備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堅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背違之甚易維持之實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爲弭圖之計翻然知悔卽日過宮則人心怡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擧哉晝不樂哉今天下孰謂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聞歡娛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咨畏縮而不敢者誠有所疑而不得行也執政大臣朝夕奏對奏陛下天理之復明良心之復返釋去桎梏以新是圖陛下每杻緒而難言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畏而不

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於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始言其嘗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自覺乎中乎臣請爲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慮也壽皇聖帝斷以獨見不惑群議度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寧舍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聞義理高宗皇帝仙馭上賓壽皇雖在哀経之中而卽授神器曾不肯少遲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於陛下則見事之驗不待今日始見矣況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之壽皇之德動軍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禪遜授受何疑何忌乃有二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狂惑於天聰故生異論搖蕩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

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漬
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感類遂嚴陛下執禮恐遂小心多
畏尤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譏於後世亦將
少損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棄乃毀而為二
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毋相見鄭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黃泉毋相
見也此皆亂世昏愚非常聖明之朝尚宜有此且夫怨言曰仇負勝
曰敵仇敵二字言於史諜施於隣里家氣所使萬一有之尤不幸甚
猶以為諱親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舜
夔夔齋慄瞽瞍厎豫陛下之事壽皇者非曰與舜異也言之果何所事
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仇敵孝乎哉有負於陛
下而言者不擇定省久違興於怨忿負勝之為其臣願陛下親詣重
愛子之切要體壽皇遵任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單車肅駕重

奏議卷之十 十

溫慰懷觀成父子相見之歡即論彼此無可疑之實而何疑哉尚何
疑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未契於聖聰而臣職
在論思有犯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以防禍亂次述毋日
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毋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遂赴過宮天下
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乖變以召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
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視為常事更於無虞苟免因循不加
悟則不美之名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異名一朔之息遂成終身之釁
社稷傾危生靈塗炭禍變之至不待瞬息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忠
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屢瀆所聞惟陛下勿以常言而忽之
設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孝超邁古昔臨御以來勤卹民
隱勵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邇年待人之盛德昭明罔由天縱之
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夫以陛下天縱如此至於事親思孝人道

大倫但在陛下所躬行而先跪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
敬事也堯舜達於內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
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宮愆期常使百
執搢紳議論羣言喧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
陋亦嘗四貢封章以盲人聽然而請迹未聞日復一日人心搖動中
外憂疑臣嘗進王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以驚動聖聽膚寸管見
推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闥比因群臣奏對嘗聞聖語
三三曰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得與壽皇相見只因終須過宮天
理昭晰良心渾全陛下知所以事父盡甚不忘也而延挺未行欲篤
復猶者聖心殆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識然
事之疑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嘗有四說以釋聖
懷陛下往歲固嘗有疑矣邇延猶豫凡八閱月群臣封章抗疏不知

奏議卷之十 十二

其幾聖度優容重釋疑慮竟納群臣之論奏達四父子之良心仲冬
既望長至元日兩過宮者三焉冊寶禮成兩宮胥慶而靈應瑞群氣
清除四方萬姓懽忻鼓舞當是時也壽皇天意訢愉款留竟日方陛
下祗持膝下凡壽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壽皇奉承愛子
之實陛下所日擊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夫往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以前日使為無故之疑而然於無可疑之事則
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也自
古父子之間固有嫌凡陳者矣諸子有嫡庶則繼嗣不同諸母有先
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言數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
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
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嫌也壽皇斷自聖意
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賓壽皇亟禪陛下於帝位擇遵授受誠與

堯舜禹王行，則壽皇之愛陛下可以於此而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小人邪言以惑聖聽。夫以聖質高明，小人之言必自洞見，然而小人巧計欲爲隱指，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久，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亦漸月漬，風留寖衰，先入固已多矣。陛下一入其言，聖意竟得無惑，亦願陛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度，判然無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本已彌月，竊聞聖患始若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升劑不絶，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當宜久抱疾病。醫官日中一二可考。陛下當此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視疾，雖壽皇亦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來，愈思見骨肉之至親，纏綿悲痛，必寬悲抱，悲抱寬則疾自愈于此時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臣竊聞二十四

日，陛下令嘉王詣重華宮問安。雖陛下過宮少疏，而皇子特令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陛下過宮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得令之奏，必曰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心矣。又曰壽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興念矣。嘉王陛下親子，非若群臣之疏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語，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告辟唇齒譊譊而不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於堯舜三代之域。今日過宮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體，信爲疑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爲無可疑之說，以誤陛下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事，凡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至情，了無一事一[illegible]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惟不能百口折喙冒死不顧以告，□又其誤陛下，即爲萬世之賊也。蓋事自兩之

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此蓋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群臣奏請，不俟過宮日分，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脩問安之禮，意抱必大懽愉，天顏必大喜悅。聖體餘恙自然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哉。孝道以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謗讟，以弭禍機，凡此數者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頑碌碌，以朴忠自信，蒙陛下連年覲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不避天誅，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迫於受寄言不知諱。惟陛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瀝血戰灼待罪之至。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審貫。十六日，權戶部侍郎臣袁某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商量。臣鏜臣某即以聖

語宣諭臣[illegible]等。竊惟過宮之禮，本是陛下常行之事。止緣疏闕累月，事親之道全然疏廢，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請擇終未一行。今聖意所[illegible]猶曰審實，又曰商量，則是尚懷猶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違今次月，醫官日申屢屢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宮問安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日來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無聊悲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樂，未肯服藥，壽體憂危，莫此爲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乘輿，少修定省，非惟壽皇當疾疾之屯，得見陛下，必大喜悅，不藥自愈，而陛下聞禮之名，纔得過宮，亦可少息軍民之憤。兼自旬日以來，居民搖亂，遷徙太甚，居城內者則移居村落，居近郊者則移居州郡。富家藏金銀，市價爲之倍長，甚而兩宮閣分，豪奪歸私室，自謂亂象只在目前，此皆亂世亡國氣

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宮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絶。是謂逆天。獲戾之重。無不知愛其親者。不知愛親。是謂悖人。自古逆天悖人。禍亂未有不作。誠恐一夫問罪。或有響應。陛下豈得不寒心也。臣等實以今來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宮之頃。外此實無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此舉輦一出。大勢自定。以收人心。以過禍萌。莫此爲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實商量之說。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迫於愛君。再三干犯天威。言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連日號泣。五上奏牘。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發喪爲問。陛下爲人之子。既不臨喪。又不視斂。既不舉哀。又不成服。中外憤鬱。萬口一辭。乞速過宮少回子道。少弭禍機。鑾輿駿發。天理盡絶。不知臣等所奏。陛下昨賜曾覽否。凡數日來。三軍洶洶之語。百姓驚愕之情。皇天后土。鑒燭必深。臣等已具載于累奏矣。陛下自知於理悖逆。欲得少文其過。遂降指揮。許疾未往。然民心至愚而神。豈能罔以虛語。累日外傳陛下宴飲如故。宮嬪俳優。既嘉之言。人固不信。又聞聖心懽欣。親扶弧矢。欲以自防。不知陛下何所利害。而自危其身一至於此。臣等實爲陛下痛惜之也。夫避害就利。遠禍向福。誰無是心。陛下天縱聰明。而累月以來。內不過宮。自甚禍本。今又深喪不赴。子道盡廢。天下洶洶。神人交憤。何苦自欲捨利就害。背福取禍而緣及君。是我臣等實所未曉也。今壽皇之喪。已八日矣。竊使累有疾病。尤當力疾奔赴。今陛下安處深宮。懽宴自如。使閭巷之間。有父之喪。爲其子者。涉八日而不一奔慟。陛下見此等人。必嘗深嫉之。而陛下貴爲天子。豈可躬蹈而身履之耶。今事至此已極矣。軍民之怨憤已深矣。天地之怒氣已見矣。十三日成服之夜。白虹亘天。古人以爲兵象。陛下觀此天變。觀此人心。儻陛下不憂不懼不悔不悟。臣等將肝腦塗地。陛下雖欲君臨天下。臣恐不止於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而已。陛下豈可不深爲之寒心哉。臣願陛下痛念罔極之恩。少盡人子哀慟之誠。速嚴法駕。奔哭梓宮之前。以謝前愆。以銷禍本。如是不然。臣等與百姓三軍。皆未知死所矣。亂已迫。不復易諱。惟陛下以宗廟社稷爲重而亟圖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痛哭泣血以言。今月初九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天崩地坼。構變非常。內外百官三軍萬民。誰不痛心濺血。號慟之哀。遠近相接。陛下聞喪之初。謂當痛哭。前日久不過宮。遂成終天之訣。不俟命駕。便當如儀。來壽皇聖帝初聞高宗大漸之時。以小輦便服。急趨宮闈。雖不得父子　見。猶號慕擗哭于欽床。留宿喪側。親視百官有司斂襲復事。以俟舉哀成服。尚未足以贖前日久不過宮之過。不謂陛下皆大不然。凶訃初傳。使客御朝。建見臣下。對宰執及羅點王音。有便當過去之語。而陛下一自退朝。至今八日。安坐深宮。起居服御。並如常時。視父之喪。如他人事。略不少介聖意。喪禮並不舉行。臣子軍民。驚愕駭異。怨憤謗讟。不可聽聞。從官羅點等同臣皆是蒙陛下厚恩。忽見陛下人倫天理。掃滅皆盡。人子之道。毫髮不存。外議沸騰。惡名太過。已不可掩。不忍陛下一旦自陷不孝於此極。自初九日連貢封章。控告陛下。乞早過宮。使陛下偏聽臣等所奏。即駕乘輿。猶未足以塞中外之責。而陛下一切不聽。更爲杜絶章奏之計。明示不肯執喪之迹。不知陛下何所利益。而甘心受此大不美之名耶。臣不勝日夜痛哭哀苦。號天扣地。深爲陛下惜之也。陛下貴爲天子。天縱聰明。而子之事父與父之既死。子之執喪。皆是目前易曉之事。閭閻三尺之童。誰不知之。不知陛下何獨懵然於此而

略不知也假如市井之間有父之喪其子與居於百步之內父疾不問父死不往號哭之聲不聞衰絰之服不舉行路交譏鄰里共攻陛下若聞此等之人竊意聖心必亦深不平之今陛下乃安然蹈此殊無顧避憚卻之意陛下試思軍民萬姓寧無痛心疾首於陛下此舉者乎寧無懷憤積怒於陛下此舉者乎寧無不爲壽皇伸氣積怨於陛下此舉者乎陛下不此之思但欲自便前日無故之賜欲以今日從爲之志不卹慈父不顧天理不畏人言惟意所欲自爲得策軍民萬姓無君我何夫使人主而可以爲此則是自古亂亡之君傾危之資皆可以獨恃此說無亂以至於今矣天下安有是理哉今陛下既不臨喪又不舉哀既不成服又不過宮軍民之情已不可遏雖是當日太皇太后降旨謂皇帝以疾而陛下亦降指揮謂疾勢未能過宮此固欲少寬三軍萬姓之責然誰不知指疾病之說以文其過者降

奏議卷之十二 十六

指揮之後或一日兩日間隨即過宮尚可略弭橫議自十三日成服之後傳陛下欲以十五日過宮畫行舍禮今又不然愈覺人情交情觸藴盛張闊勢之危過於累卵陛下何苦於無事無故之中而輕爲危亂滅亡之事乎臣不勝哀苦痛楚重爲陛下惜之也未審聖意當欲何日過宮唯候事稍定而後命駕或俟人情稍安而後一出抑終於永不過宮耶若俟事定而後行今成服既畢諸事種種朝廷皆已節次施行事初未嘗不定人情洶洶正緣陛下有父之喪恬然安處所以人懷憤怨若清蹕一行人情自然淡定若謂永不過宮則臣陛下不復以祖宗社稷爲重矣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國家滅亡社稷傾覆亡慮數十陛下觀史之際豈不洞見所謂滅亡傾覆皆因無道不義不知悔過以至於此陛下毋謂宗廟社稷可以任意肆志而能長守永有者也十三日成服至夜二更白虹貫天自東而西連亙天

徹都人皆見之臣謹按漢郎顗傳言白虹貫日譯者謂白虹兵象也陛下觀此天象豈可略不知省今最可憂者三軍之士感壽皇之厚恩一旦聞喪朝晚哭聲震動營寨見壽皇方殯陛下久闕定省之禮親待湯藥曾不一講諸軍已懷憤怨又見壽皇既崩陛下聞喪不顧喪禮既廢孝子常禮並不舉行累日以來偶語訛言真有疾視其上之意前日白虹亘天之象陛下豈可不略動聖念爲之寒心耶陛下豈不見近日虜酋猶能爲其祖持三年之喪乎彼虜者蓋犬羊等耳綱常之不講禮義之不聞尚能知慕我壽皇三年終喪之孝慕德懷義以爲虜庭盛美今陛下爲中國之主執人道之最何爲甘心不能如虜酋之所能爲者乎陛下儻念慮及此臣竊料聖意必赧然顏汗而心愧也況目即已差賀生辰使人必是告哀遺使迓使到虜境或虜中館遣使者或其甚言問及陛下不持父喪之事不知二使

奏議卷之十二 十七

何答之貽笑虜庭輕侮中國爲一遂爲問罪之目自南下攻爲之意不知陛下又何以應之此臣子所以尤心悸而股慄者也蓋陛下當處宮中更不成服又不知命駕登輦之時所服何服宰執奏事之際以何服見若猶用吉服則陛下是全不以天地祖宗父母爲念悠悠恐重得罪於天下陛下將何以君臨億兆鎮撫夷狄哉壽皇未上尊之前陛下不肯過宮猶曰自有所疑恐壽皇有所加於陛下也是以趦趄而不敢往今日之事與前日已大不同哀哉痛哉壽皇已晏駕下而仙矣陛下前日之虛疑今尚何有不知何所疑畏而復如前日猶豫而不行耶中外之人豈嘆駭憤深不曉聖意之所在臣願陛下鑒臣之言略加聖慮以亂亡之爲可畏以社稷爲可危即降指揮過宮行禮念慈父罔極之恩盡人子哀號之哀聖駕一行易危爲安變禍爲福不勝宗廟社稷四海蒼生之幸臣今來事屬所奏豈爲身謀止

緣受國厚恩蒙陛下親擢愛陛下至切憂陛下至深欲陛下爲聖孝至賢之君願陛下有順天得人之美自四月以來臣所以自嘗三上奏劄乞早過宮復控瀝肝膽直言禍亂以犯大難惟陛下財幸而亟圖之臣雖就鼎鑊死亦榮幸

光宗時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所說塵瀆聖聽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倘根本動搖腹心蠹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爲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施況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已有不容不爲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爲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爲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爲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釣取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爲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此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進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挑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通譖之於其子則使挑之於其父者寵失其常然後乃爲利害之說以劫之置諸如此則必安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壅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隙或於靜坐之頃稍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然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性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illegible][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觀反用其薄況倫物之叢無大對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遷延動踰時月亦獨何也蓋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闊方間隙之將萌群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知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揣摩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爲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矣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群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使有姦人進爲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爲政一言動之節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爲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修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illegible]爲書有纖芥忿恨如炙井陸康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遂爲危

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愛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也不知其爲群小之姦而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至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戎狄外侮與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齎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盡殺身無救爲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憂念鬱鬱而至此也夫人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於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譏終身病之矣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赦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以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遂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歡喜四夷尊仰舊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受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急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獨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瞻哭流涕而極言之惟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爲本讀以之大德而興本朝亦用大德於天下一接不行大王孝故而漢帝謚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孰天下之至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爲曾祖母壽聖皇后爲祖母宮闈鼎峙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光陛下天性之孝先于祖宗使太上壽皇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爲之何待贅也臣竊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掖庭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況太上皇帝居東宮垂踰二十年即事任者已五六輩用人多矣其間豈無文學聞知可備顧問者今奴侍左右未過中貴數人誠能考稽古昔參閱奏請精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選擇一二人入則侍膳閒出則從遊或論慶以娛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爲證靖康初欽宗內禪之後嘗命中書舍人譚世勣專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禮遇今以爲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以來未暇及此況聖朝止奉母后比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竊惟人君以一身而居兆庶之上其能使四方萬里環拱內向奔走服從而不敢少慢者夫豈一人之力能勝四海之衆哉必有至德要道足以素服其心爾夫父子之道天性也非獨賢者有之愚者亦有之非獨貴者知之賤者亦知之也故一人孝敬於上則千萬人感悅於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蓋以天性之所同也人君於此一或有闕則上自搢紳士夫下及庸夫賤婦違聖四夷蠻貊皆得以議己非若其他一言一行之失一政事之差其利害所能比擬也故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至論天下之治亦莫尚

於孝。人君能以孝治天下則能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親。而其效至
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苟異於此則將失萬國之驩心矣。
萬國之驩心既失則將讒害出於人而災害生於上。怨讟興於人而
禍亂作於下。如是而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見也。臣愚伏望陛下熟
復先聖之言。深惟治亂之本。日遣近侍謹問安視膳之禮。時乘法駕
修五日一朝之儀。凡羣臣有贊陛下早過重華使兩宮感孝者。是皆
為陛下忠謀而有補於聖德。臣願陛下信之聽之而勿疑。凡有為離
間之詞使兩宮疑阻者。是皆奸人私自為計。以誤陛下。望睿照臣與陛
下察之遠之而勿惑。自今父子驩然中外悅懌。四夷聞之必皆欽羨。
姦究聞者必自退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陛下以 月過宮之後至今半年有餘。不
到重華慈福兩宮。此月十二日故事進書最為盛禮。前數日陛下既
許臣等過宮甚確。臣等亦謂陛下尊為萬乘。詔親大臣。淺發至尊重
無不信之理。搢紳傳聞朝夕顒望。方以為慶。至期又以免到宮為戒。
車駕不出。群情愈大失望。今會慶聖節近在兩日。人心憂疑。事情可
諸臣等雖聞已有指揮二十二日車駕詣重華宮上壽。然人情尚恐
臨期或至反汗。未免疑懼。竊惟陛下父子天性。曾待臣等言。事恐
有離間之人。誤陛下過為疑畏。陛下胡不以己行之事驗之乎。去年
會慶節及冬至日。皆是有司夙夜法駕在庭。陛下雖一時中輟不行
然壽皇慈愛不介意。方是時陛下固不無疑畏之心矣。逮十一月二
十二日車駕一到重華則父子懽然終日無斁。直至迫暮秉燭而歸。
陛下前疑無不頓釋。臣等竊觀此日事體與去年初無小異。陛下果
何憚而不行乎。今壽皇春秋益高。人子之心所當喜懼。正是陛下愛
日之時。定省之禮豈宜久曠。萬一壽皇有微爽四時之和。陛下將何
以避此名乎。會慶聖節德恩錫宴。上自 朝廷下及郡縣官吏。自一命
以上無不鳴鍾擊鼓飲食醉飽盡終日之歡。顧者陛下是日復以微
疾為辭。臣等竊料北內凄涼殊無聊賴。惟壽皇一人而已。陛下誠思
及此。亦豈能恝然不動於心乎。臣等竊觀季秋以來。近則太白犯宮
熒惑入太微。黑祲並起。地如雷震。遠則水旱交作。延及數路郡縣空
乏。無以救恤。天意人情感大可畏。臣等遑懼誠有旦夕之憂。陛下聖
學高明。豈能晏然不以為慮乎。伏望廣慈深鑒古昔。有治有亂有安有
危。斷自宸心。翻然悔悟。以天命為可畏。以人心為難保。以事親為至
德。以讒言為商鑒。恪守昨日已降指揮勿復更易。以成陛下之信。躬
率群臣奉觴稱壽。退即宮中慈孝兩盡。用家人之禮以成陛下之孝。
兩宮吏卒。都城百姓歡喜望幸。人得所欲以成陛下之仁。陛下一舉
而三善從之。自然輿情感懌。和氣繁臻。宗社綿長。生靈寧靖。寰宇幸
甚。臣等不任惶懼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百執班庭。有司夙
戒。都人夾道。傾望清光而伏立久之。忽傳重華恩旨令免到宮。一時
群臣相顧驚愕。初不知其所以。兩三日來道路之間妄興亂議。傳播
多端。然臣等備數邇聯。初亦疑是陛下是日晨興微有感冒。故未能
出。蓋甚不得已也。今早臣擬講筵所關報來日開講。臣甚喜聞聖躬
即日無他。以得瞻天顏為幸。然妄意竊謂會慶盛禮千載一時。今法
駕猶未至重華而先視朝開講。非惟事體未順。亦恐無以解都人之
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權住來日開講。趁今節日未遠。尚可先到重
華。略舉稱觴為壽之禮。實為家國大慶。或聖體畏寒未能出。雖少
遲三數日視朝。蓋亦未晚。臣久荷恩私。誼圖補報。惟欲增益聖德。不
敢苟為身謀。輒貢瞽言。伏冀陛下幸赦其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仰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天下。天崩地裂。
海內推痛。而陛下聞喪累日。猶未奔訃。六軍萬姓。莫不切痛心。伏覩古
者有喪必有主。若無後者猶以朋友州里舍人爲之。今陛下親爲壽
皇之子。承付託之重。而有喪無主。何忍至斯。臣等屢已上封。面陳悃
愊。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二
日大祭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
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那禮法蕩然
綱紀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負樞近。痛心疾首。無地自
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與訛造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勝聞。臣
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十年力
戰。今勢如累卵。誠可痛哭。伏望聖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來日過重
華宮。大欲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已失此機會。則陛

二十四

下之事去矣。臣等豈忍畏懼不避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嚴。不任哀
號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累日不獲瞻望清光。竊有合奏禀事件。昨日已
詣後殿引對。承御藥院傳旨。別日引緣。其間有一事尤爲急切。不敢
不奏知。臣等昨日初議。緣十三日已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請
就宮中成服。依故事合請聽政。臣等已奏知。及民表容將詣後殿門
外拜箋。而禮部太常及侍從臺諫。下至學官。皆有文字。以爲陛下當
有指揮。候疾稍愈日過宮燒香行禮。百官有司以此延頸顒望車駕
先一過宮。於大行梓宮前衰服哭臨。行祭奠之禮。臣等亦得於素幃
之前。面致慰禮。退而三上表請聽政。及將來釋服御殿。皆可次第舉
行。則於事體無有不順。伏望速降指揮。循從典禮。臣等豈慮事勢難
興。實出於熱忱。冀無損聖德。實非小補。臣等無任瀝血哀懇祈

請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今月初三日大行壽皇聖帝大祥。初五日
遂終易月之制。羣臣例當釋服。而百官有司紛起論議。咸謂陛下自
宮中成服之後。至今未嘗一詣几筵哭臨成禮。羣臣亦未嘗於素幄
而見。綱常盡廢。何以焉聞衆議。爭執未肯釋服。臣等朝夕憂懼。無以
鎮壓。伏乞陛下勉爲宗廟社稷之計。俯徇群臣輸忠之請。特降指揮
於初二日早詣重華行大祥之禮。猶足以少慰人心。稍存典禮。古所
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臣等不任哀痛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葉戩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孝莫大於安社稷。非若衆人之孝區區致
養而已。蓋人主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患無以爲養。使親安於至養。
乃爲孝之大者。唐之太宗明皇撥除禍亂。身致太平。治定功成。尊歸
於父高祖睿宗。猶及見之。二君之孝。亘古莫及。故爲三宗之冠。近者

二十五

太上皇帝聖躬違豫。有對典禮人情論詢社稷矣。殆陛下上迫太皇
之命。下徇臣民之請。光復帝位。君臨萬邦。詔令一頒。中外忻戴。軍民
帖然。頓還舊觀。不動聲色。而宗社再安。基圖萬年。永享天下之養。陛
下之孝如何。當是時。太皇猶豫而不決。大臣遑然而不發。陛下退托
而不敢當。稍更不測。宗社得以安乎。三宮得以安乎。陛下得以高枕
而臥乎。以是知陛下功在社稷。孝備三宮。過於唐二宗遠矣。陛下天
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奉親。深軫聖念。陛下既能盡其大
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爲也。臣竊謂外庭之禮五日之朝不可廢闕。
萬一聖父尚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顔。然陛下子職盡矣。都人見之
莫不歡悅。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奉安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
之禮不可不至。給侍之人不可不擇。護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人子
之間不生疑隙。兩宮事情始如一。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

於百姓刑于四海上天祐之下民歸之望于神祇享億萬斯年之祚
天下幸甚
戕又上奏曰臣聞孝者百行之原孝行一虧它美莫贖夫孝出於人
心之所同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知有父母孝
誠所格天爲之降甘露地爲之産芝草人君爲之旌表門閭里巷相
傳咨嗟歎息以爲美事儻不順於父母天地之所不佑衰之以雷霆
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倫之所不齒世無所容於覆載之間
蓋父母子之天地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父母之恩天地等耳中
人之家父母遺之以百金之産猶且飮食不忘霎人之子父母與一
金之遺宗思此身之所從來身體髮膚受父母所授其敢一日忘焉
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所得何啻百金之生一顰一笑元關四海之
所觀瞻一言一動天地鬼神之所降鑒治亂之分禍福之應有不期

然而然者又况德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其所感召疾於影響呼
可畏哉去歲災異屢見人情洶洶朝不謀夕陛下一枉法駕親御北
宮天意頓回瑞雪隨降人心遂定舊都復還自春以來不雨定有天
復四閱月矣所在闕雨種不入土早禾無及旱勢已成若至老種兩
澤愆期必有赤地千里之憂萬姓惶惶口語籍籍咸謂陛下孝行有
虧所以致此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傳曰仁人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未有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不
達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臨御初載郊禋之多
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違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
失德竊料父子之間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既虧天
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千乘萬騎百司六軍
倉皇傚擾呼吸之間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伏

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付受之重莫重於天位付與
之大莫大於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爲壽皇之
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慊惕然而改翹駕過宮二聖
重懽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天必獲自天
之祐以之示人必得百姓之懽上以弭灾異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一
顧盼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於壽皇一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
於陛下此非特爲陛下計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
忌諱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光宗欲幸玉津園以書卽曹三傳上疏言今人心旣離人亂將作不
大之辱震怖請命而陛下妄意肆志如弗聞知萬一敵人窺知虛一
命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若究竊聞傳一紙之詔指斥乘輿
不知何以禦之望垂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所以也孝宗病篤

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爲今耗忠憤以
行詭僞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會意爲懃
寧宗卽位初彭龜年上奏曰臣等竊思今日事體最爲最宜先致力
者莫知陛下往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爲第一事父母與子旣得相
見知前日太母同主之因軍民擁迫之意出於倉卒非陛下之本心
此心旣明父子無疑則天下事以次可施行矣今議者所以遑遑未
敢從聖駕之行者但恐有死生不測之憂耳此一體議論實道理賊
天性世豈有爲人之子而疑父母周已致不敢見者如此卽與前日
太上與重華之事何異此理甚近亦難見也爲陛下計但只一心一
德盡所以事父母之道焉有不感動者哉願明詔大臣急決此事勿
以外物利害憂違動其心則議論可定矣
孟年又上奏曰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從擧附謀廉屬知一旦拔

之庶僚之中，寘之法從之列，思滌力小，恨無補報，唯有區區，衍忠知無不言，庶以仰裨聰明，俯酬擢擢。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聽言納諫，不啻如流，雖臣任愚，求荷特擢，獨移御南內一事，小凡五次口奏，始居開肯，終於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然採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佝聖意，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於義不安者有二，於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哀主也。今乃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即安南內之意，異時禮當既罷，虞主既遷，凡延之舉，諒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果以此為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居喪天下而不忍去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為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不然於義不安者一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為父母，故為此。今日移御之事，固便於事父母，然為其父母而捨其祖，於義安乎？古人但言父為祖屈，不聞祖為父屈。陛下既承大統，則當以祖為重。此若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為南內之朝，於事祖事父，雖義兩斷，豈得兩全？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既欲移御，果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宮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既奉壽皇几筵於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它矣。陛下若捨而之它，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然於外，是為父母而捨其祖，此於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於百姓，禁戢橫赦，優卹將士，未得罪於諸軍，接納臣下，盡大度講，不得罪於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渙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內觀父母，聞燕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為未知太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為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於重華，天下之心離怨離叛，今日陛下之於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遵訪之諸臣，遠察之眾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君臣之際，骨肉之禍，竊恐在此。此於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詞戇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重宗社，臣雖受死，亦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為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為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慶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本朝立國規模，最為長久，然治忽消息，百六十歲，而積有靖康莫大之禍，國家中興，駐蹕以左，揖遜授受，使斯民得以奠居，殆將七十年，亦可謂之久於無事矣。然於可喜之中，而遂有深憂。蓋廣之中，而遂生多故。事體既隨人心，睽乖皆發於綱常根本之地，有非意料所能及。列復乖氣致異，可駭可畏，是豈可不深察其故而思所以為轉移之方也。自紹熙二載初郊之夕，風雨暴至，禮不克成，太上皇帝聖體違豫，中外憂恐，由是而後，問安視膳，浸闕常儀，臣民之心，固已不遑寧處，天降大禍，孝宗皇帝奄棄萬國，侍疾臨喪之志，昔莫能伸，於斯之時，軍民洶洶，訛言竝興，眾心皇皇，人思逃竄，流傳驚異，遂鄙生心，國勢阽危，甚是亦云極矣。太上皇后因上皇詔旨，順人心，定大策，爰命陛下以元子而承大統，主喪家之哀，蓋天祚我宋，變不失正，故天下無改容動色之虞。然遭變居憂，寧親為急，陛下嗣位已閱三時，天性至情，因其能間，而躬致色養，猶未有副，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將何以解此憂乎？此憂未解，根本愈虧，苟因循度日，而姑付之

無可奈何則臣恐天人之心必愈咈戾而弗順矣何以言之陛下初
政非有愆闕然自去秋以來大風震電殊異駭常而天日晦山水湧
石裂其變尤甚畿內千里非旱則澇春霖不害三麥復傷上年祈穀
行禮之時狂飇忽起不克升壇重以雷雪相繼戒在一二日之內天
之示戒必有所以孟軻氏有言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為子必至于親心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上皇既以威疾
不得見孝宗抱終天之痛陛下又以事勢齟齬未得見上皇以少慰
聖心累年之間綱常根本隳壞如此則在今日戒懼齋肅感悟親心
以和召和轉災為福實難少緩伏願陛下深惟天下之勢必將無事
之為可畏重念綱常根本未能植立之為可憂親心未豫則天意未和
天意未和則人心弗順一有災變使難支持廢食起居誠不可以自
安哉遑遑豫誠不可以自紓一念一慮一舉一措皆以求得乎親為

深憂有如親心未諧未得承歡膝下則庶幾遂望顏色以通此情徘
徊徬徨不忍遽去左右前後以皆感孚真積力久聖父慈懷必自
有不能已者或上皇氣體猶未和豫陛下未得遂嘗藥之念則視疾
起居尤難自同於常時儻上皇氣體日就康寧既得時展定省之禮
以慰天人之心復得同過重華以殄萬世之譏臣雖至愚亦知天災
可息於上外患可銷於下自成祈天永命之功也苟或歲推月移竟
成否隔使綱常根本終於淪斁則天下久安之勢雖保而易危萬害
之生未知所極臣世受國恩情迫意切發言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
財幸
寧宗時起居郎兼侍講劉光祖上疏曰臣仰惟陛下誕膺天命纂紹
皇圖聽政行宮凡五閱朔迨于烈祖梓宮發引然後徐理移御大內
以成孝姑受之儀仰我盛哉欣而臣之奉承竊料聖心有正位既命

之憂有臨朝願治之意見於始至之日而未嘗以萬乘之貴宮室之
崇為安且樂也何以知其然也方陛下之踐祚於喪禮也倉卒之際
不得不遽權以安宗社當時聖心蓋亦痛禍亂之生於俄頃故於此
而執喪焉於此而聽政焉夫豈得已乎哉暨大行因山有期廣內清
宮以俟陛下之臨御人情豈遽事理自然而廷臣或者猶有隱憂勸
陛下且視朝於行宮則亦有猶烈祖之齋雖畢虞祔而凡遇一朝
聞奉陛下孝心即居廬之本一也太皇太后春期之傳皇太后禫除
之感晨夕定省豈得不關聖懷二也況外人竊議太上神明未復兼
中旨不敢深言已定嗣君而今也宮墻咫尺恐太上未能沖澹於物
初往往虛辭過傳播在耳聽太上皇后以母臨子或旨命有所難從
則陛下何以處之三也凡廷臣之忠於陛下者人人懷此三疑而陛
下有所不能從者豈陛下之得已哉臣竊意聖心亦有三疑即位相

將半載而五日一朝之禮未得一而親顏今而咫尺宮闈勢必得見
一也行宮內外竊陛周廬徼道無所設拱奉百司無所聽九重如客
二也況廬內未還則名體不正名體不正則疑議妄生疑議妄生則
離人窺伺三也廷臣欲陛下日居行宮者則有如彼之三說而陛下
間之憮然有所不能從者又有如此之三說臣故曰非得已也非得
已則必當使此六說者毫髮無可窺議在陛下於還宮之初凡事好
為之而已矣陛下還宮之後為事事皆好然後廷臣之三憂俱釋而
聖心之三疑始明臣請詳陳其故耳陛下初臨大內其憂畏之心當
如初踐大位不可怠也久而憂畏之心又當令始終如一不可息也
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宮中二年之禮前同朝夕臨對凡
進人請陛下居烈祖之喪有不盡此事實好以憂釋矣陛下憂畏
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慈福壽成必交相慶賀同吾孫今日能不替

其烈祖不謂老年憂患有賴聖孫人謂陛下奉晝和母相母無有不盡此事實婦二憂釋矣陛下奉長未忘不忘常如一日則純意所感天猶監之而況於父子之至親豈不相愛母子之至情豈不相愛而何至有必疑之可慮旨命之難處乎陛下於父母能盡其道於政令能盡其公人謂陛下事親無有不善此事實婦三憂釋矣如其不然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事之於父雖曰暫通而情未必通母之於子歲至事制而事有難處方且涉外人之所疑而不能如陛下之初意則陛下之一誠始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宮室之盛百司之富嬪御之衆九重之安皆足以移陛下之本心則陛下之一誠又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名體雖正而人議方生疑謗方深遊且不服如遠人何則陛下之三誠亦無以明於天下矣臣故曰使太甚者無一事之不善無一毫之可厭在陛下好爲之而已矣而好爲之則不過憂畏之念常存而已矣憂畏之念常存然後陛下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而天下不疑何況今日之社稷乃高宗皇帝壽逵之社稷孝宗以憂勤而社稷興太上以少怠憂勤而社稷危今日之宮室乃高宗皇帝中興之宮室孝宗以憂勤而宮室安太上以少怠憂勤而宮室幾危則陛下可不深念而切鑒之哉陛下入宮室而思社稷則雖欲不憂畏不可得也夫謹於始者至後猶易怠若始至而遂安且樂之後將如何哉是則陛下新御大內乃政令之更張所從出志意之動息所從生心之畏肆所從分身之奢儉所從定嗜欲之厚薄所從見愛惡之取舍所從知生民之休戚所從關家國之安危所從系也陛下天資明哲恭儉如而況日親難危克自抑畏静御之始寧不有感於聖懷而臣實嘗記注職預論思心乎愛君寧免過計擬忘罪竊仰瀆淵聰雖出至愚亦人臣事主之分當然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三

敬天

宋哲宗元佑八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爲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圜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降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爲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章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失其心。易曰。夫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睿智。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己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僞。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事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命。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哲有不哲。故不可不一于哲。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人君出入游衍。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爲之感。民懽則天爲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錫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悛。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觀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易當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益之敬畏。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徽宗時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故其微而隱。處之則轉禍爲福。斯不難也。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形。天常先見象。但人不能知。蓋字示人事甚具備。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所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睿慈申敕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徵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爲回災從新之計。天下幸甚。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奏曰。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畏天爲心。其意若曰。天道雖高。其聽甚邇。語默動靜。天實臨之。故一話一言。一舉措。靡不孜孜恭肅。獨格天心。方今大寇憑陵。民墜塗炭。四方帰翔

大所者貴在陛下臣愚伏乞政事之餘平居自省正心修身自然
言行之間可以動天禍亂之作指日消弭凡此皆人君格天之實也
陛下聖學高妙固已自得臣愚區區愛君之心願以所知爲獻耳
高宗時曹勛論畏天上書曰臣愚既陳定國是之說於前繼此願
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誕受丕圖適
家多難臨御以來膺天眷佑大約有七皆深切著明之效至於今日
已就責定從後可言臣請備言之初爲賀於軍中繼撫軍於河外其
歸也孰贍之其出也孰命之居藏在郡邊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一也
鐵騎所指備嘗艱難水陸之行徂濟風雨時究觀於居試必係安於
萬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之根本荊州襟帶之上流兩淮形
勝之要地頃者四川嚴守關之師荊州附鄂渚之軍兩淮成犄角之
勢藏然四固南紀以安原始雖持似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臣但
雖寇觸橫聚點起皆未農年搏虛躡跡雖貫腹背亦出天也其眷佑陛
下四也連年稔熟適接以時大兵之後實難於有年有年固難况屢
豐乎是以調發之煩料斂之重民力雖困尚堪支持其眷佑陛下五
也晉元帝渡江雖遠羯寇王敦蘇峻迭出爲亂庾亮有何人之虞內
侃者折翼之夢蓋亢內訌可以制外陛下巡幸歷時宜獲有此憂我
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其眷佑陛下六也假劉豫而助之兵粘罕之謀
深矣然土龍芻狗卒無所成豫無所成粘罕所以去粘罕去豫所以
廢向使粘罕不去劉豫不廢則或三矣三不可和也不和終不定也
天意委曲如此皆爲我宋其眷佑陛下七也撻辣欲裁中原而與元
术異謀雖和必不久撻辣死元术用事欲復取中原而元蜜蕭慶也
其用兵和議未矣臣奉使在虜廷元蜜蕭慶見臣即欲披誠罄何
彼留我遷國二人一旦連頭被誅臣所親見也向使元蜜蕭

慶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人之死非天殺之而何其眷佑陛下
八也先帝梓宮之還因山之功告成久矣皇太后久留於北陛下念
親之心無一日忘今歸就慈寧之養亦四年矣是豈人力所能致哉
非天克相陛下純孝未易就此其眷佑陛下九也庚申之歲虜人復
取中原兵再舉矣南北構戰至辛酉之春猶未定天下之人皆曰用
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元术又大舉兵而南陛下先遣臣勸劉光遠
繼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幾虜遣蕭毅邢具瞻來書議和議
遂定兵已織而遽想事方洶洶而遽大定亦豈人力所能致哉蓋虜
之初國人方以和爲請而終不能和辛酉之冬國人皆以和爲非而
卒從和天之從違可見矣其眷佑陛下十也臣竊窺天意眷佑陛下
深切著明之効不可遽如此豈非以陛下明畏天之道亦能紹陛祖
宗積累之基業乎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驗
其將來夫天之眷佑所成就於他日者當如何哉自古創業繼世之主
膺天眷佑而能克循畏天之事未有不愈隆盛大而永命者是故禹
湯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謹畏天之道載之典謨於乎雅頌班班也
夏少康一旅一旅復禹之績太甲從伊尹之訓高宗用傅說之戒皆
能成中興之業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謨烈而大哉畏天也宣王興
衰撥亂復文武境土功績之美方見於采芑六月之章而庭燎之箴
沔水之規祈父之刺繼作矣始畏天而終忽於畏天也漢高帝崛起
豐沛自謂能用三傑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與遽遽入於老氏
既老既衰戎齊適庶之餘世而有呂氏之患天方非漢特假
是以戒其後遽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報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終
能畏天卒爲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漢高遠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自遼之悲末年用人納諫天不及貞觀時留李勣輔

高宗終成武氏之禍。又甚於漢之諸呂。亦天所命吉凶之應也。明皇
憲宗始知畏天。終不能畏天。始則天相之。終則天敗之。皆視其所爲。
不可欺也。聖朝太祖皇帝由揖遜得天下。固不可與漢唐同世而論。
祖功宗德。繼序興隆。未易殫數。大抵人才以親兼修公爲用。風俗以
厚實倫常爲本。兵以不用爲武。刑以不刻爲平。財以不欲爲實。一言
一爲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
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然寧大臣違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聽之說。又恃其才學。悃愊五十餘年。奇禍大作。而陛下
遭履斯時。誕受天命。天意畀付。蓋可見矣。臣聞既亂必有定。定亂必
以治。治亂之本。先繫於生民之休戚。又繫於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
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錫之智。豈不明此
五者爲治亂相易之本乎。聖慮非忽略而不爲也。前此所未暇也。今

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今可以有爲矣。昔天之眷祐。始終於陛下
將以成今日之治。臣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聖書區區
之忠。在是而已。臣考秦滅六國而繼周。有統而無德。不爲天所傳。二
世而爲漢。漢亡。天下三分。統不在吳蜀而在魏。者將以興晉也。晉得
吳蜀合而爲一。其後不能保其一。天使劉石亂華。元帝渡江。雖南北
分統在晉。宋繼晉。齊繼宋。梁繼齊。陳繼梁。隋得統也。正朔而合於隋。
隋受周禪。本無統。得陳而有統。亦以無德不爲天所佑。一世而爲唐。
唐亡。天下八分。雖朱梁石晉皆可以得統。者將以興我宋也。五代五
十年而爲我宋。太祖皇帝取吳蜀閩越南唐以并天下。太宗皇帝取
晉遼混爲一。靖康之變。至是又分南北。乃定。自秦合天下至漢末而
三分。至晉而二分。其既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
而又分。其數亦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晉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數姓。

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晉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數年。今
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責我者甚重。責彼者輕。望彼者晚。望我
者全。昇計見効。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決非
淺淺者。臣採此理甚明。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
臣不勝拳拳之誠。惟陛下裁幸。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未
嘗相遠。而人君舉動。實與天通。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道之流行。人君舉動。莫
不與之俱也。是故禮曰天秩。典曰天敘。書曰天命。刑曰天討。動必以
天爲言。而不敢有蔽其心。即是心而嚴乎假廟。則禮文之見於假廟
者。不敢廢也。即是心而盡乎事親。則禮文之見於事親者。亦不敢廢也。
至於有大典禮。大休慶之事。則舉之以告。亦不敢略。蓋在天。所以承

天意而答天休者。固如此。若逆一用一捨。必明乎好惡之公。一賞一
罰。必察乎僭差之失。則又默合乎天。而靡有所易也。與禮實相表裏
諸天。動靜語默。不在是。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皆同乎此心而已
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性與天合。誠自有以深得乎天心。然臣之愚
猶有不能自已者。竊嘗推今年冬之春雷雪交作。鄭種七夕。風雨驟
至。已而聖躬愆豫。中外寒心。今茲清明在御。如日方升。慶篤無疆。
欽原廟夫宇。閒賞神人欣欸。而況比年以來。夏冬雖寒燠。雷鬪霜電
之爲異。冬氣雖燠。然年有時雪之應期。災害漸銷。和氣浹洽。對越之
敬。政在斯時。欲望陛下觀天道之甚邇。而益思所以盛禮因天心之
昭假。而益思所以奉承。擴夫正大之情。以致謹乎德刑。經夫感通之
理。以致嚴乎典禮。即鋸念慮。驗諸事爲。咸加聖心。以承天意。則往歲
之失。實可以常弭。難諶之命。可以常保。而聖德隆盛。時與天同休矣。

臣不勝惓惓。

光宗時，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君所畏者天，任所係者天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動政則欲如天之健，持變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德爲斯至，受天之祜矣。列聖相傳，以爲家法。至于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繼承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全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況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雖細書，有不過歲時撿鐘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災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既彝遠矣。羲和因職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擧司天監官委忠直近臣知。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雖廢，精選必能入告圖猷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變異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擧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寧宗嘉定八年，袁燮上奏曰：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凌歷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殫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天，尤莫大於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於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爲，豈真能有益於己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於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爲法，陛下內揆於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爲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爲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蔽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日月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於當世者上于天威，惟陛下裁毅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爲能擧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宜健而弱，非大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舉，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服，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强，豈可一日而弱哉。以女眞之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說，遂欲苟安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强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觀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强，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從此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振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雄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於公則天下服，出於私則公道廢。皐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彥，屛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知勿用，言而不行，與不用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於埋沒。天之命德，宜其然乎。或權勢作威，敢於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救，或貪墨著聞，士論不耻，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

天々討罰豈其然乎。施此二柄而不係乎天，則朝綱廢弛而國無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覆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飢困，上軫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爾救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飢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遍及，或轉於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群聚借糧，或肆行剽掠，蓋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處哉，而繼其上者未言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浸成延蔓，能據蜀。竊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山荒之備，純於賑用，誠為可惜。所宜特發庫藏，申敕攸司，止絕他出，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慮謀從衆，而合於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聰皆于衆。舍己從人，所以為聖人。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達一。而所以達廬侍之言也。廬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畫，則朝廷之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哉。思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將有超卓逸群之才。思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思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探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忠忱，陳此四事，一本於天者，蓋知此。陛下天實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壅蔽之患方深，而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諛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絕上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略其辭，則凡忠讜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寧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克誠昭假，事古盛辟，臣爭為歸美之詩，極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亦足以窒諂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望於陛下也。奉而承之，乎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事奈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而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稱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

嘉定間，寧宗有事于明堂，權禮部侍郎游景仁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而為心循其序，衰夏必安其生。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牟子才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丕業，而為臣辟之戒，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拂，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

理宗嘉熙六年，屯田郎中王萬因轉對言，天命去留係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所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茲矣。

淳祐十年，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上疏，以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畏，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畏則惕心生，惕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二

郊廟

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築武
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
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
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
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
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
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
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景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
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祖廟酎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
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
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
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
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
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
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下宜世
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
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孝武帝時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
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曰臣聞祭非自外至
者也由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
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
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
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後月餘復
詔議立親廟又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
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
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
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
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
王受命而王是以二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
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
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
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等一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尹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元帝時丞相韋玄成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博士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奏。上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

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

事祀祭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羣臣又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奏議卷之四　五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

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

奏議卷之四　六

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
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
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
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
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
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
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
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
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
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
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
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
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於
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
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
祠亦以高祖配不咸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
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
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

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
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
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
後漢光武建武初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
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侍御史杜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
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武始侯張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
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
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
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為人後者
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
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
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
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
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
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
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
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二十六年詔張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
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
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

行此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
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代。謂可如禮施行以
時定義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
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
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
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
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
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
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宜登廟

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
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
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漢
詔為夏陽漢周武樂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
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
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
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
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
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
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
德之舞如故
今所即傳東平王蒼上言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

以武德之舞令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
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
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
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
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誠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
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
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咸歡喜蒙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
聖化嘉美盛德危顯之備非所宜稱
章帝時有司上奏曰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
兼珍損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
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
老之禮作登歌正予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

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損
不德無起寢廟藉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遺詔藏主於光烈
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
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
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
制曰可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大夫馬訪奏宜如
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
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
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
後於秩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

之
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
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
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
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
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
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獻帝時左中郎將蔡邕上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
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
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
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

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平帝時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
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
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
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
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
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
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
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魏明帝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
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
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

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意所以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
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
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
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
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
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
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
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
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晉懷帝永嘉元年追復武悼楊皇后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
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

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
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繇姑而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
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
將軍華恆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
替然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決定大禮臣深思詳伏思
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
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挾
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
當時議者欲貶竇后以后之亡欲不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
違臣子之義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
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
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

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惠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
復之為非則諡號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
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且前案執情有虧國典則謂帝
諱皆宜除棄雖從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
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擁丹楊尹殷融護
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諱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東晉元帝時有事於太廟尚書右丞鍾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
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
之兄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
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
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
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穎川世數

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
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
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
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
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
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自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
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
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
之廟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穎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
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
穎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
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

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
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
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前有八神不拘於七之
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
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特存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
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
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
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之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
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
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
之廟禮京兆穎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
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穎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以豫

章先毀又當重毀穎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
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二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
承代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
武帝太元十二年郎中徐邈議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
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
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
主實為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居東向之位也兄
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
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近必復京
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
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
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

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拜其
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未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
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
推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
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表，故並言之。若上帝
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
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
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俗乎？凡服或
寧河朔，無廢，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
改。
安帝時太廟鴟尾災，祠部臧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
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

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
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
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
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
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
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
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
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
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
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

也。故文王祭嫡殤，下及未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
替誠敬於尊屬，豈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迄王氏議以
禮文為古，手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上服，故上及杠
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
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
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
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虛廟七廟，乃
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
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
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
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當今之[illegible]於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
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

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
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
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
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禮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
順而不斷？誠臣子之情雖篤，而義隔之旨猶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還
毀之禮為用，豈不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
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遷，
宜瘞，三神之所不依也，惟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
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廣議，竟未施行。
宋少帝即位初，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上疏曰：臣聞崇德
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
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

天弘日靜之勤，孟蒸民之性，常遵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化洽
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惠光鴻烈，賓帝嚴親，今實
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祀孝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
每所循襲，皆故典先為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
孝，踐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合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
請宮掖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元嘉六年，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
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
拜乃退。尋永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貌所憑，依
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
並弗奉迎，是不迎而送，而後辭[illegible]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
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一統也。儀禮雖

太祝迎尸于門，此乃迎尸之儀，寧是敬神之典。若於禮有疑，謹以議
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
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
遣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鍾鼓送尸。鄭云尸，神
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
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鍾鼓送尸，
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
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
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為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然
評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雖從今，衆議不一，宜
遵舊體。詔可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天作厥
速，鉏滅誅危，宗社獲安。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
宜為逆未絕，司告與駕將發，醜徒水消，賀既表，義宣禽獲，二寇俱
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
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
不報，始既遍告，今戒[illegible]，愈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王制，天
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
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皆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
乃使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反必告奠。天子諸侯雖事有大小，其禮略均，告出告至，理不
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此而言，廟
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

禮記唯太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殊所未達。夫禮記殘
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缺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
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
敬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與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
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準。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
苟其義炳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宜並用牲告
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
太尉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
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
之議：按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
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若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

太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太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
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行
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漸久官
與名殊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
之嚮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
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祭闕送神之祼特移祭於祊
繹明在於祊神奉祊而繹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奉之
議按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
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
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無掌獻事如
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司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
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祭者

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
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按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
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殷祭非謂
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
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惟儒注炳
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
同賸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謂賸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
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問章太后毀廟事使禮官議
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
少之殺也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

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
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
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然統曰有事于太廟
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所以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
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迭毀之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
昭穆之外別立為傳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
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以殤乘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
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
之陰厭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也四時常祀章太
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當在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寢室不
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

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
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太
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
此為大夫以孝饗親尊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
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
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與又徐
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
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為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
孫武為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為前準高堂隆以
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
廟有殤停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
殤各祔廟祖既祿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

未周之議。閟宮之祀。高堂隆猶治如古。周人禘嘗。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此不嘗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閟宮遂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愆。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洽俗。內穆四門。仁濟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臨勍越。西懾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賢良。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措。萬物棣通。百神薦社。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氣上燭。醇靈下璿。諸宇軌道。河清海晏。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詳考前載。未能制之。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旨埽柴。堂

無禮據。則昇祖爲配。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按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顧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群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不能播勲烈之盛。故明堂肇修。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推在南郊。所祭一帝。德一牛。今明堂祀五帝。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據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

代漢以舜配天。時爾大漢時奏議。見已稱舜未得為漢祖。舜亦
已稱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
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
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
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
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
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
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
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
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
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
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
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
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祭上帝。若又以無配
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
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
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
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祭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
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質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
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採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
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得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
南郊亦祭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
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據此。皆天帝四方山川。猶必專祀。況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

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
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
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
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
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
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
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
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
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
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
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
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
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
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
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著。宋
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
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雖雜祀諸畤。
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畤。始祠五帝。未
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
時。復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
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
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
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

晉因循秦、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闕幾。至代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二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虞從徐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郊廟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一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畢，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二祀，□□

昇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獨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
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問共
者。唯漢以朔日合於報天，爾君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
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
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
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
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遍祭五帝。又
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
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
假預縣。案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
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
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
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
時定制，是則周禮。一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巳，辛丁
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
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
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
而堂，則理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
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
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
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再黷之
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
不共者，義存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
十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以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
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
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
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
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緒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
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
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
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
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
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
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
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
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
廟。顧和表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
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祠明堂，御並親奉。
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
咸用。詔可。

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
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
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
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
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
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
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彭林王陸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安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逸之請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宜詔可

明皇帝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圓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

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貴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羣望詔付外詳

祠部郎何佟之奏曰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當以木並圓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為允從之

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為上揄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無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玄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

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尚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廟則是禮亦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齋初移廟宜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東昏侯嗣位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

虞觀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
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
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
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褒和中五君並皆謁廟文存
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
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
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
敬開元之始則無烝嘗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
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烝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
帝咸和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
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遵舊周漢之盛範

近無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殷奉萬國表可
東昏侯永元二年何佟之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
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
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
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
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為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
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
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
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中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
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
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既武王也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獨知明堂無矣
何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
經以文王為父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
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
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
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
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
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
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是亦二
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

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
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
以佟之為允詔可國子助教徐萬議伏尋二禮天地兩祀南北二
郊但明祭取犢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虞之儀今梓元之精雖殊
其於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
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
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賀瑒時
畢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
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
祠部郎李摛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帳師云尸
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
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欞宇郊祀氈案

何爲不得載撰舊星議不行
梁武帝天監元年此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曰案周禮王出入則奏
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
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
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
改正周捨議以爲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
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
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賓入大門奏肆夏所設唯
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
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
改也時議又以爲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還怳忽
降則自至迎則無所可迎爲降而遂依前式又周禮若樂八變
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名迎神宜從之又以明堂設樂大
略與南郊不殊壇堂異名而無就燎之位明堂則偏歌五帝其餘同
於郊式爲初作齊代祀天地祭宗廟准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也
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
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應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後魏孝文帝詔百寮集議明堂制度國子博士封軌議曰明堂者
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
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
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
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
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

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
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
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之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
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
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
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
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
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
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
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宣武帝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曰臣聞國之大禮莫
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
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悠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
王創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
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
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書
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
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
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
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
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
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
纘揖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
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

以之永慕臣聞周宗初開致禮清廟祓竭愚瞽敢陳所懷謹案王
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
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
祫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
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
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祭以傳之
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禘遍
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
二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
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祥
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
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而禮取鄭祫
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合食太祖明年春享咸
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
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
之制聖人弗遠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
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實在於
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
令聞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廢於昔人滿
羨愆於往志此禮所不行請所未詳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闕章
句茂爾無立但欽厚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虞露所陳

冀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
正始間修明堂碑頌璟州中正袁毓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說
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近採紀籍以為一
家宜論意之所同以酬詔之問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
粗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
刑在焉遺風餘烈去之不遠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
殷名制宜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
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
九室之證說而世衰禮壞法度淪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
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
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
室而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承前制義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
責本制著春夏周五室也亦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
矣但就其此制猶如有樽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
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
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
能令各處其辰說使其象一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
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古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
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者明確乎難奪諒是以扶微闡幽不墜周
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
妙矣魏所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
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
意所亦便謂[illegible]雍承所復處廬祭之義進退正據何用

經通要郵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歷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
作致爲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望代既未乾綵將得一一取寵
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以彼三代使百世可
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爲之律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
横議指畫妄圖儀形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緝
修草創以意良多事務禮要所存者無幾理尚宜草所以仍舊且遵
都之始日不遑給處創制學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民
以承宗爲難難改爲易可知至用學多因故遂所明堂辟雍猶爲
此制其方之辰復未可知矣既限班諭遽輒輕事疑言明堂太室請
一創基建三雍未依故所應有會経詁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遂廢
滯很。
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

奏議卷之十五　十二

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
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
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
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敢以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
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
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
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
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
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
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
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
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

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
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
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
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
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
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
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
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
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
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
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
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

奏議卷之十五　十三

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
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
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
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
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
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
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
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
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
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
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
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靈推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

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㳂今妄營則不先注杞二祠在太常在
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鈍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舊
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蠶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
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孝明帝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
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
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
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
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
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
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
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遵舉古

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
復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澄亮又奏曰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
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皆
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
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
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
月禫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
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
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
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寧擬太
[illegible]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

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一歲之祭則無廢息之義三元有曠
軌之義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以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
書古之所貽後謝謬訪引古籍竊有未盡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
推納可否必陳謬陳所見伏聽裁處
興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
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爲始祖
文武爲二祧洎於周世配祭不毀然禮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
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
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

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
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
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
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
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
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又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
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
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得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
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
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君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
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

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
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盡遷也，如高祖之父，不立廟矣。
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
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又鄭玄在禘祫志別者斯
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廟而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闕
祧，西已下六世，得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
又依準前執，若重規疊矩者也。竊謂太祖為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
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未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一世
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二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
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議爵列王，大啓河山，傳祚無窮，事同商周，實
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次，理應
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

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又議文當實
理，實允當。考詳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為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
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
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
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云，諸侯
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
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至於禘祫，乃合食太
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
侯。鄭玄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
國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

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自恩以為
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未須毀祖。是人
之文，明非始制，故後見乃毀之節。何以知寄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
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始，朝頗言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
世已前，虛而廢主，求之典[illegible]，自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
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虛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太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
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其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
遂遷之時。禹受命不毀，親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
三昭三穆。二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親遠祖，漢侍中
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皆同爾。且父子遞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
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之。崇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

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
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未其謬矣。雖王侯用禮，文節
不同，二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
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一。上下，雖未居正
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
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有難也。卿復據所引章條，恐難不足以待
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盧觀等各率異見。
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是後世追論備制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
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
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
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

若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超居正室。恐
以渾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七廟。恐數滿便毁。非禮意
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遂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
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位俟宣文待其後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
成事。方今所設。蓋也。又議綿云高曾四廟至子孫五。故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
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創
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一位。以待
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云蓋觀商經詳義。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
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
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雅紀
椎。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若存。上自

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者。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禮言重主
道也。以為理重則立主。是設王廟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無禮亦設
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
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
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謂之
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公廟設主。依神主
無貴賤。絕厭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
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博又
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天子廟
皆四柱五架。北廂設坐。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
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

試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即依此
展其享祀。詔依博議。
孝明帝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衛尉卿賈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
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
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
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
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
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
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
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
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

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毁明
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毁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
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
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
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
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
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
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
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
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
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上

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議然耳壽鄭此論非爲無當於月
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
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
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其方圓高廣自
依時量裁氏九室之言蔡子幽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裝造一屋之
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功勳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
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
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爲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
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自陽縣之當五服之孫亦不霑之敍
按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去祖遷於上易於下
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疏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

二十

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磐石維城於外今臣之所親生
見隔豈所以植幹根本隆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
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蔭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爲帝而
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照臨皇恩洽穆宗人識敍請付外博議事
爲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僖
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
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
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
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
能也鄭玄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
廟理協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

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此例乎竊謂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國
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
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
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則身是戚藩
歸爲重可得竄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
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皆實四廟而
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因太祖之廟在而通其曾玄侍祠與
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
時后於助祭必同與世相倫將雖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
當何時可得爲同請宜入廟之制兼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
其玄孫使得駿奔虔敬承陽則情理差通不阻獨各爲例令事
外驗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

二十一

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
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
宗則共四廟之難去未絕與父子兩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
殊吉凶之式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祭拜薦典記無文斯
乃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疏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
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
輒預爲祖考文明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
總宗即之人情實然將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
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
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矣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
之義六曰見親疏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

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稱
謂當廟父子爲序。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
公而立廟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有所據乱。然與
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唯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例。既無正據。
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傅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爲
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尙
書以遠及諸孫太爲致爽。自僚助祭可停。言挾也。祖廟未毀曾玄不
預。增陛之敬。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
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殊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
執。

孝明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諫議大夫張普惠
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伯之作。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

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
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
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
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貲於生民。减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
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
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
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
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菑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禘。孝
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
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
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
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

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孝莊帝時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
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尚書令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
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
服。猶尙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
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
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亦寄。自茲而降。世業咸權。景王
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魯公。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
魏氏。宣子元宰晉家。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言景王有伯
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
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
皇后稟。抑先禮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竊謂理

未有其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五

郊廟

陳文皇帝天嘉中大中大夫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昔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

曰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尊所言二獻施於祫祀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尊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為允制曰依議

隋文帝時禮部尚書牛弘議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一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

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

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

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

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

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

則天漢中元二年起明堂璧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煬帝大業元年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疏引鄭玄注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

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為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為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以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帝時博議宗祀自文帝已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為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祀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以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群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

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通經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群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陽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昭穆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廟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

煬帝時工部尚書宇文愷上言曰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

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足以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
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以木為發令化氏之質黃琮式嚴
宗也何者不矜莊承宇蓋妙遐於流峯移時之疾致于來於短撫伏
以也陛下握衡撫契御極乘乾六五登三德上皇之化流西去暑
丁不武人緒開百姓之興[illegible]騁一代以同域宋武康武氏無能而名
乎故使天符地寶咸臻飛走動物無不[illegible]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
平環我衣冠遵其文軌[illegible]琳璧之數斯爾肅廟底寧登之
議正金奏九韶六茎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各
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敕工瀍川為民立極爰書遺先營民百明堂
裏詔下陪古星揆日於是採崑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開道藏於
殘亡踐客官於散逸機象衆論勒成一家首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
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

輪奐有序而體構之旨義若殊途同歸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
棟各以臆説事不經見今錄其疑繆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
議曰臣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
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
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
以為上古朴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
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
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
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
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
七步半也臣謹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而文理應漸就寬大何
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然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

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
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
寄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
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
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
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
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
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
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
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
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

數其屋淌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
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
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
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
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
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
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
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謹案十二階雖
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
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
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
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

尺注乾以九復六高八十一尺注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
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注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
殿七十二步注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
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注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
海圓注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
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
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
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
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
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
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
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

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
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
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
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
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
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
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
郊臣謹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按此則備
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牖壁本一
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
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謹按天垂象聖人
則之辟雍之異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 八丈既闕重樓又無辟水

堂乘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錄於此
臺城南遊圓牆在辟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
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
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
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
年立明堂其牖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
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
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
文於郊[illegible]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
尺丈[illegible]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
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
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

大饗之典於焉廢矣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
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
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本爲主下爲方
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
唐太宗貞觀中朱子奢上立廟議曰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
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
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執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
代廟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
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隱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
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
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屨同歸禮亡其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與子男相呼以多爲貴何

所表手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稱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循人情於是

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緒業殘音敎向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首所傳而首偏詳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按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貫踐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薦慕聖思矣之

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然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群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一行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風

孔穎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敕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崐崘道上層祭天又尋後敕令於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敦於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

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樹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懼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魏徵上明堂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裁顧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尊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變若

據蔡邕之說。則全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丈尺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郁千載之疑議。成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于來經始成之不日。

顏師古上明堂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眾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未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准的。實亦無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

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韣。禮于高禖。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一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皇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

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當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闕。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極議。皆略而不論。

高宗永徽二年。太尉長孫無忌上太宗皇帝配天議曰。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

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

凡宗若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
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
配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
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
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名入各以其職命
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皆有生來受職殘則配之降尊敘卑理不然
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
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
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
不經未之援據又捨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
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理明
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八肇有

郊議卷七十六　十五

周建絕代之至業啓祖紛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
代祖元皇帝潛鱗韜慶屈迹事周導齊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
祖請廟為代不遷請侍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
命奄有神州創設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
帝當受命大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
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
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
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
經近申詔意

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
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璨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

二年當祫明年當禘於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
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尔後五年再殷祭
則六年當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
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
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
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從之

高宗時蕭楚才儒為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
玄六天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自據緯
為說不指虛昊為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主
帝居家祀圓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座寧得威曰昊
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尔一也以緯書致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
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木景安得

郊議卷七十六　十六

蓋為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為天草木為地昧者不
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
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圜丘曰郊非聖
人意今祠令因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辰又莫大於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是配之矣月令
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事蒼夏
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若之感帝尤為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
帝郊明堂罷六天議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
經請止一祠詔曰可既封禪帝已封禪後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
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
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為祀感帝又祀神
州還以高祖配何引降紛紛為虞氏禘黃帝郊嚳夏禘黃帝郊鯀殷

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謂禘者祭天圜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
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
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
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
陸遵楷張鏡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
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孟冬
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
於明堂
武后載初元年邢文偉為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問天與
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摠六天帝后

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
聖曆初張齊賢為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
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五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
曰經無天子月告朔惟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
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證令元
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
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
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舉所行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
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
朔於廟其祭為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
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
齊賢不建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也月故告朔矣左

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
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
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
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皆布所職之典干寶謂吉
為朔故世人緣以吉為告據緣本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
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
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illegible]合兩五
帝為不經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
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
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
諸侯天子稱月告者循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廢閏
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illegible]所以時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

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室向
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圜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
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
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
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
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令元
日適天宮受朔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
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
歲首一入不以隆盛陛下幸建明堂遂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
煩毀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共言
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
賢方慶議不報歲禮亦廢久之齊賢遷博士

武后時沈伯儀為太子右諭德與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
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說顯慶禮祀
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又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
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從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
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
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尊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神宜祖考並配請
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
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亦宗
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
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

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
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為嚴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
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
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為一
主也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為黷
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請
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感聞今人亦萬
頊荒嚴永等據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
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為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
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
中宗神龍元年已祔高宗太廟又立太廟于東都議立始祖為七廟而

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議以為不可因曰古
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
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
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
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
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
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光皇
帝以上皆以屬尊未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復祔宣皇帝為
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
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illegible]祖以
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廟數不
備乃欲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乖遷毀之議不可

天子下其議大臣禮部尚書祝欽明兩用其言於是以景皇帝為始
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而
京太廟亦七室
中宗時為宗上大享議曰臣等竊謂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
象聖人則之蓋杜茅茨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爽三七之
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豈非待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
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敘則嘉應響委係合
太和為漢氏承秦經籍道息當求遺墜詳據雖明孝武初議立明堂
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
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
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
居之地併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

之速。崇朴素之風。四者乘實。尤有感人。永徽三年詔議禮官學士議明
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
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遠。禮經且亡。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
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將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
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
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寢徑朝寢。未始臨御。乃起工徒
挽令推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眾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
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
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
甫迄。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
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
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

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
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閣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
司其憂。甯容沉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瞽者之言。不使[illegible]改修。
可因者隨宜遵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
其舊矣。

太常博士唐紹請以正冬至日祀圜丘議曰。謹按禮以冬至祀圜丘
於南郊。夏至祀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
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陰爻生。為天地之際
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
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
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
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三毫。冬

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定。

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者設廟
祧壇墠為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按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
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
日祭者。今諸陵朔望上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
節。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
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惟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
無日祭於陵。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
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
禮節煩數。确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

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曰。祭月祀
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祫
陵寢之祭無傳焉。然則以陵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
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
專古為。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

王方慶上明堂告朔議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經籍。古者闕
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一據此文。則天子閏
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
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
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
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

如有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掇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睿宗時賈曾爲諫議大夫知制誥上表曰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况地

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已此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一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郊別於分至此從天地之常有同祭之義也爾雅曰孔子云祭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祭圓祠事皆非是可依伏惟陛下乘乾籙居尊纘文在曆有臨宸

升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說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禮待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踐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僕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玄宗即位未郊見左拾遺張九齡上言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者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

用弭乃急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頓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開元初陳貞節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若猶與盡而毀乃太子廟皆別祀無功於今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是曰舞誣非變雅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史錄祠官無領屬以應禮也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禮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懟而爲一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曰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宮伯禽子考公遠祖而不爲限况天

子萬親親以及旁朞誰不同然太常博士段同曰西陵廟皆天子睦
親繼絕也逝者錫類繫猶生者之聞第上古封建子弟亦皆有功生
無所議死乃援禮淳祠入其謂何懷於卜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
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
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皆然守奉守如舊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七

郊廟

唐玄宗開元初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陳貞節
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
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
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
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
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陳貞節與博士蘇獻上言曰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議兄弟不相
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
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
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徒備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
遠祖若傍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
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禮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
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
服避正寢三日不朝備帝也郡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
廟毀此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
嘗禘於廟今咸遺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
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今兄
臣於弟猶不可躋弟當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
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居曰魯自是陵
夷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特陵替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
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
太廟毀其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纂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

祠者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兼。忠不可下。長不可轉。且姪繼
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
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
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廢。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
臣謂宜還孝和還朝。何必違禮下同晉失哉。帝從其言。詔有司復議。
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貢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
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
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故今人六廟。睿廟四并為而六。
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今尊者稱
征祖。雖遠毀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天宗無子則□□□又曰
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舍至尊取遠屬父子以兄
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而矣。借有兄弟必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

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繼錯亂。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
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何以為漢太宗。晉景
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諡。世祖稱景為從祖。今為晉武
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
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左右。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
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若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
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繼伯考。是謂正統哉。孝和中興。則建
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復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
新寢。睿宗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詔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辯
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說等不能屈。蘇頲右
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斥於禮官。不平之。
亦知其直。又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玄宗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
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處。后
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擬之。日有音
如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
殫用極侈。說禳厭變。又詩藏。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寢。人神雜
擾。是謂不可方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
以尊示群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
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瑰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
請因舊補制。還著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
制曰可。
開元中。典章差駁。左補闕王仲丘建。合貞觀顯慶二禮。撮其異奏之。
其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

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
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
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
穀之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
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圜
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
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圜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
當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
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
玄稱周官祿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
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

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太子賓客崔沔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臣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污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教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不卑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

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至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誠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所獻酒用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增大臣竊按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愈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詳令式據文而行

常侍張均同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皆備焉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俾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莫得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籍平生所嗜非禮不薦也平生所習是禮則不去矣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

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在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未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蠒栗。烝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道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楊仲昌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瀆。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而飲食。死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王公。可羞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有簡易。不在宗廟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焉。明祀也。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奪。是稱不經。為此淡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將作大匠韋湊上議宗廟號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謂。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遵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史詳議。務合於禮經。

唐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肅宗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言曰。神堯揭受命也。景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諫議大夫黎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頎崇敬等曰。頎等引禘者至曰祭天於圜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圜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雝。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歲大祭也。八詰。盧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

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言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天於圜丘稷配
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無疑焉。其十證，一曰周頌雍之
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
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
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禘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
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歌契及嚳與感
生帝。故知不為祭天備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
主廟，不主天。今皆孔子之訓，言賦玄之偏，誣謗祀典，不見其可。二
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
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
外至者南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宋則我周
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為三，說在祭法，則以祭天

天於圜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
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本祭殺射臆判自私，不足以訊。三曰
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晉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豈玄所識。不
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言之不用，是為臬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
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象，遂成偽等所建議等曰：景皇帝為始祖，以
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禘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
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顓頊昌意
為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為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
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
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
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為農師，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
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

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
而所祀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顓則立踐小
德配貢，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為
何為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
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若然，有衆星出於爾雅，又為不
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為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為四鎮耶。
七曰稷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又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
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書體大，以比元氣含廣大者也，故曰高剛之謂
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禘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始者
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
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數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
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忽孰甚焉。黷與忽，皆失也。臣

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景皇帝歷祀百年，非不知
景帝為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
克戢，為日既久。今以神堯降侑，含搖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蠖紐
上帝，侑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異者責我，臣愚不
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較。夫高帝受命，神堯皇帝孟
功而降配圜丘，上與天匹。嘗謂圜丘不如林放乎。九曰議以武帝晉
以宣帝為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挾天下彊兵，挾詐劫海內
之命，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林骨大呼，人合不語而擁衆，無餘出
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未能加焉，尊以為漢以高帝，我以神
堯為始祖，討夏法漢，於義何嫌。今傾家敢覃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
以指于古，難以據文，畔說定之。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盡愚衷。聞伏

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
代宗時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奏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宗廟
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
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道且殷
遷都前八後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
日而廢則桑主以虞主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方士巨彭祖建
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諸禮官儒者雜議當讓禮以
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於五行為土而火為母故大用事之
末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奏請假說事雖不經不可用。
博士獨孤及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曰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
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

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殷湯也而
而殷人郊冥而祖契。受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
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
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
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翊魏肇成王業建封
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
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禮高祖猶周之祖文
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
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違古背道人孰
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
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
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

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史籍周漢故
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
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
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
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以太常博士上言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然毀廟遷主
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
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慶士征西四室為別
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而以毀親也。唐家
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獻明興聖二帝
向已有廟則獻懿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

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
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
今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異人神未安也。景帝既受命始封
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
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
請大祫享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窮本而順為萬代法。夫
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於議者畢然。於是遂獻
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
德宗即位禮儀使顏真卿論元皇帝祧遷狀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躬與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
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遷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

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
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
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
名雖於迭毀晉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史十二帝爲祖宗
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
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達也安帝以讒言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
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以德尚司宗稱故
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
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行[illegible]之義非
其人不居其位三代之禮之本也自東晉已來則此道寖失[illegible]用唐自
稱烈祖論者以爲過自稱祖宗故近代以來爲廟號未有子孫或
稱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標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

證臣今博求百代豈可止存百代以爲尊亭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
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
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
禮祧而禘祫之時然後饗祀
奠卿又工廟享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存
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illegible]列昭穆而虛太祖
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
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闕
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
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
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以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
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

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
東面之位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
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
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
是祫祭不陳於大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
相乖先失禮意固不可行
德宗時權德輿上遷廟議曰今年夏四月將禘享于太廟太祖皇帝東
嚮之位并遷廟之位未伏准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
有眾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來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
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貴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
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猶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

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立廟于國寢尊宜別廟是爲高尊故
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
成故推讓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爲昭穆二祧並至三
少帝遷移于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
至安帝時與穆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遷移于宋初永
初中以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書孔諭
屋於乃止祭議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
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祖作其
禮不俟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
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
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
則東向之尊又非例也廣德二年禘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

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大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魏晉之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議亦徒以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而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所立亦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謂廢祭非敬則可復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國究分饗禘祫加祭玉虞主而祧一孫理甫引後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明德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權例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

契後為殷商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詠光無窮啓皇運於後裔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高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仁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祫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已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達貫群籍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焉也乃令衆明審典禮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所考古今歷竭愚管敢以殷文虞說惟陛下孝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者引有禘則祭無禘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今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遷雖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撥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嚴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之家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往返遼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主當無二當禘合饗主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

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議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遷祖命載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以栗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撤而埋之豈如眾主依神鄰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

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禼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

故高皇厲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惟祖爲
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
大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
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
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
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
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
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
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儲
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主九廟
追祖獻懿然祝於二祖下 至德時多作九廟遷不爲私宸儲君
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歲

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
嘗用而唐一王詰容可準乎臣等謂當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
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
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
義太祖得正無所壓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
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而泰
武學漢不戢禮晉失宋因故有遷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
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遷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
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
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
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
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

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
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
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
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
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
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
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書
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兩階間吾據左氏自說曰先王日祭
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
宗之祖善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
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

遷主梁深晉藏章祫禘乎一祭廢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陳京以考
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藏之高祖以曾孫袝曾高之
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當
以獻東向卑懿而復以昭穆極親親又禘則太祖退于西列衆主左
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持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
饗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首丘
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遠時言爲不先鯀乎魏晉始
祖本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廣王則瘞園可
也緣遠祧則祭寢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祧與瘞園寢
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
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則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等
皆有爲享是已分食矣獨疑二祖乎羣又上禘祫議凡十四篇帝乃

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本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於魏禮無傳焉可爲昔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惟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之宜遂未決也

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上議曰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

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

有發明

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昇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太常博士韋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固在禮著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始王璵緣生事亡用褻具參廚禮爲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尊其宅布其臣品黍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褻薦羞入於百品可書之饌美膳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褻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褻而享非以異爲致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歲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國家寢園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也

務而溢禮制故以有品之多而膳亦顯羅天寶所增本國寢以珍奉之
宗廟以禮所得所宜常曰是禮先帝裁定遂爲之具顯然何徐議其
可以朔望食牢不厭
貞元中將禘祭陳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
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
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
言大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詩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
王季之尊於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
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
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宰臣
精驗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乃推根據詩禮明白當
並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於增廣興聖二室會祀

日爲廟未成張綵爲室内神主廟注問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
祔
憲宗元和中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請案禮官以順宗主禘大聖大宗
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主爲代數當遷之廟
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爲百代不遷之廟禮官等又議云則天
爲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爲不遷之廟以爲所奏皆非得禮之中
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曾
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爲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謂
始有功者爲祖始有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
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正廟
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四十餘仲康復廢至少康代寒浞篡
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

湯爲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孟子謂加之
號諡而已亦無不祧之説周人以后稷爲始祖後代又祖文王爲宗
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有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
四爲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蓋后稷文
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
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
者盡爲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孟無不
祧之説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遷
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
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以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
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愍景已下爲遷廟當值衰祚不永昭成以降德
不逮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

盡爲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莫甚於此又
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爲疑者以理推之亦爲不可臣如聖
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爲高祖文武大聖大廣
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爲九豈以爲猶尊者
流澤廣歟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
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爲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無處別廟
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衰敗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
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敢云得爲
君若則漢朝不經之議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爲萬
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典也謹
議
睿宗時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翔等上陵廟日時朔祭

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祀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因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皆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適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

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敬。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設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蓋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

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本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祠。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武宗會昌元年。李德裕等請尊憲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曰。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詢問宰臣。欲旌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一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明。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更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

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跋扈甚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于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赦征伐之事。戎臣傲以不朝。欲老于外。其來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亦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至遞符節。常畢內備遣之。帥自擅實權。青鄆竊表海之資。專制

蜀而兩河藩鎮咸倉卒易帥爲患於興慕誠陸贄并喜同於拒纖富宗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傳惠琳畢闢錡。季年歸元濟及師道，其他咸伏請而包裹執姪請覲獻其名城，闢其愛子，未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專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建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稱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恐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闕，補移爲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乃造邦，亦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續，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聽（？）；又周宣王微而復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咏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殄蔡，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情，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郊廟

後漢高祖入汴，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祿國號，尊光武爲始祖。乃親廟爲五。詔羣臣議，刑部尚書竇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考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始祖，并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應七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未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此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二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從崇義之議。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進祖宗配郊位議曰：臣伏聞禘

郊祖宗配食之文其來有以逮祖而配者始封之君是也若皇帝
奉太祖景皇帝冬至配圜丘夏至配方丘法周人郊后稷之義也以
追祖而配者受命之君是也若高祖神堯皇帝之春配祈穀法周人
祖文王之義也太宗文皇帝孟夏配雩祀法周人宗武王之義也國
家憲章三代並配郊丘得禮之正也自開元中不用太祖景皇帝配
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天地謂高祖受命之君有天下不因於景
皇帝至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議太祖景皇帝於柱國之任
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有天下之號天之所命
也亦猶周后稷始封之祖若廢配天地是太祖之廟毀也一年禮儀
使杜鴻漸與獨孤及議同自是相承復依武德貞觀故事故不用開
元禮文載烈祖前造區宇是七世之廟奉高祖居昭穆之二景皇帝不
在太祖之位故以高祖配天地太宗配雩祀所以設雩祀者蓋興復

以來未暇祈穀之祭故也切以高皇帝廟號烈祖功格上玄居百世
以不遷號中興而嗣統禮合躋升之義伏宗睿知之文詳擇高遠所
奏未協舊章然則國朝大祀歲只有三若上遠太宗文皇帝配皇地
祇是祖宗皇帝之功有差父子之倫不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周人
所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以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遷祖一位在位
依奏以太祖配皇地祇則於禮無嫌未若建正春祈穀一祭以太宗
從下佐食然可奉烈祖高皇帝孟夏配雩祀使尊祖之禮得申配侑
聖之食有歸考古沿今厥協厥中伏請更下尚書省衆官定議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
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
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
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

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
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
三年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上參定郊廟祭玉詔令太子
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
之意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
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畫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
將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竭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
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
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
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
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

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
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
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
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
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
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二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
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
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
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
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
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
多著述討尋故實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

據三禮六經並不論璧挾。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
畫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
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
好之言，璧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
神之六玉。禮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
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
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
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王闕文，尤不合理。臣
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資而居上公
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
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
十二寸，圓丘之邃圭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
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
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爲失所。
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
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
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
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
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崇義去
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
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
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
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

鑊釜不如畫鑊。今詳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
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
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太宗淳化三年，將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
受誓戒之前，准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
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
且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
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虧禮文，百
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仲
爲大宗，於朝廷爲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illegible]傷，當
慼悽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illegible]天
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illegible]地

從之。
眞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諤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
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
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
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
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
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古者天子絕朞喪，安得
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
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
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歷代
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

景德中南郊鹵簿使王欽若上言曰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熛怒
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恐是五帝之名理當祗避禮官言開寶通禮
義纂五者皆是帝號漢書注自有名即蒼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
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欲為美稱不須回避
二年欽若又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
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請升帝坐天市之帝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
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
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
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
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
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
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按祀儀壇第二等
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
及五星十一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
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勅並合升第一
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祇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云
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
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
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
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
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
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按晉

星之北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
太微垣星雖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
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
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
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
禮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坐光明則天子吉威令
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按仁識以子孫
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螽斯之基旨因前代闕文
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
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
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
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覩畫日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
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
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
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以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
前郊遂不遷日吳操之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為三代彝章
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上日祈穀斯則從王儉
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定
諸祠祭享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
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
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
方據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池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

雩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用改朔，不待得節，殊於立夏
之旬，殊違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雩祀於季春，相去遼闊，於禮
未周。欲請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朔，待改朔。
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准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
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
不設位。且太昊、句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
未協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
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
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
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
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
禮及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從之。

真宗時，右正言吳育建議曰：伏以祀者，國之大事，民之教仰。天子富
有六合，尊極萬國，不有祭享，何以教民？以宗廟有烝嘗禘祫之殊，郊
祀有類望燔瘞之差，蓋禮天地、事鬼神，重乎祀，其大乎祭，容表虔
豐牲牷腯，芭茅端冕，肅儀也；謹齋戒，去穢，致誠信，嚴執事者，盡
也。儀以昭禮，恭以降神，與其恭不足而儀有餘，不若儀不足而恭有
餘。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詩
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當三代之
興也，祭薦而誠虔；及其亡也，祀豐而誠怠。故先王之祀，莫先乎此。國
家五命有開，天授皇器，歲尊帝之禮，正清廟之位，雖曰唐漢，無或以
隆。祀事之間，竊有感焉。大凡祭六犧禮，則有尭百拜三獻，恭則無異
朝廷之制。二年而郊，陛下端主冕服，齋戒者誠，致潔昭事上帝，見君
之民，咸知盛嘆，頌聲洋洋，流羨道路。至於朝日夕月、西郊迎氣咸在

萬機之煩，將命執事。將命文臣大儒，足以承式。或闕行事之官，祝史
之員，不無雜類之士。頃用貴游子弟，罕能虔恭，夙夜多乃懈怠。祀事
若聖明之德，享之則已，若以祭官輕其吐之。伏願陛下遵倣經義，特
視祭獻，必著聖政，少暇簡擇良臣，視事廳宗祝之官，選任儒雅，嚴其
戒擇，節其怠慢，昭夫肅恭之德，教以月誓之禮，其德上達，其教下流，
則神人和樂，災害不生，淳厚之風，猶無漸矣。
仁宗初即位，同判禮院謝絳論宣祖配侑，奏曰：臣伏覩本院與崇文
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抑考宣祖非受命開統，因稱配祀，
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典
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圜丘、雩祀，皇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
元帝配。太宗初，以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
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太宗於明堂，專配感生帝，又以景帝元

帝稱祖，萬代不遷，遂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謂景帝受封爲唐
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宣祖於唐，是爲元帝之比。唐有天下
裁逮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于茲四聖，而宣
祖配侑因而未停，與唐非合。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
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若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
王，王者之興，因其所感，別祭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永徽故事，
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而論者以宣祖比周之后稷，功又感焉。
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則不配，設引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爲證，
唯太祖始基帝業，配感生帝，據理甚明。若以配祈穀與感生帝相同
祖功，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不失尊嚴之旨。臣以謂宣
廟非爲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爲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
祖，親盡必毀，而況配享乎。

天聖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
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祔廟，
特行禘祭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殷
禘祫。蓋除喪有禘祫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
年之制，然有司之誤，十月依舊時享，以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
享之年過祫未審，據禮發是則孟享與享廟當併行於尊奉先，其
禘祫年數也。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
乃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
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
二。蓋古則懷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
奉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
各題廟號，如實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
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
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
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
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
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
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
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
神御法物實蓋如床，請別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
慶曆元年，張方平論郊廟三事，疏曰：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
天戒，此乃內出於精衷，款然祀事之禮，在於內盡志，外盡物，
不貴乎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敕執事于郊廟，故舉所
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則無討論禮也。若上於恭
而已矣，此聖心可哉，正者也。
一、圓丘黃道
伏見圓丘，天人上帝、皇地祇用黃褥位，祖宗配侑用緋褥位，以示損
於天地也。皇帝版位止以緋褥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
次前設黃道，升壇及降，至於御幄，不著於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
躬行祀儀，何稽多為。此既用緋，步而色用黃，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
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迴旋，禮容不肅。至于攀扶委拂神位，
以避黃道故也。且壇上既鋪褥，剗為精。臣請自小次登午陛，例可罷
覆其黃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轉位，其小次之設，皇帝無常登，故每降即就
次。至于近侍左右執幄護休生，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致倚側。情夫三
年一郊，禮儀曠矣，而又恭虔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
掌次周官所載禮有幕大君撤，其惟嚴虛而不處，即此禮宜自聖
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肅恭，況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瀆祀。臣於太廟
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
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僻
于位乃爾。應緣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誓戒，從習虔儀而已。請特降
中旨，申敕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事非難行。
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典，與於乎三靈來格，百福
饗臻，滿塞聖心祈求，深納所之仰出施行。

判太常寺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彝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郊廟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二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禮餘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

公綽又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已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嘉星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執西向北上之禮臣時擇一奏書考定遂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

一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袞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服無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祀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為初獻其餘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為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聖朝之制惟皇帝親祠郊廟及會朝大禮服袞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差至於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按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單繢綬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盡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外小祠所遣獻官並依令文祭服行事

若非時告祭所用香帛禮器行事之屬亦附準此

皇祐初詔知太常禮院刻必上言曰伏見監祭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檀按周禮六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惟大裘冕無旒衣一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所服冕五旒乃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色以紫檀又無經據竊詳監祭監禮既非祠官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蓋非所宜而且有旒無章既國家南郊大禮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明祠官也今後監祭監禮請冠獬豸監禮者冠進賢為稱詔不允

二年判太常寺宋祁上明堂路寢議曰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尚於虞夏精又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謂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當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廣東北火室廣東南金室廣西南水室廣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廣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窗戶法四時窗法八節一堂法地載五行商人四重屋屋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

重屋四阿，四阿者霤也。周人明堂，如一殿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堂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爲寫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四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若夫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黃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祠太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由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堂南向，五人帝位階上堂，復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禮。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侍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損益，或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天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明者，所以班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宮，室謂之大廟，皆明堂比也。俗儒一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拘攣所守，空言據己是之髣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制宜，與至治安天下通，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然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享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舊未嘗臨

御，故其棟宇閎邃，堂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卑褻近者也。

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邢又議五室奏曰：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於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於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各寄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長明，是其驗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言明也，言秋萬物已成，可明法矣；玄堂者，玄黑也，冬鼓為陰，故取黑義。秦又創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成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堂，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一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羣臣大議，以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南面則背叶光紀，北面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宋景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於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嚴之道有廢，春秋太不居一六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

辨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
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曰在五帝堂
之外。神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𠡠建言周禮明
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一等。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
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
九尺爲度。制曰可。於是毁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
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坐。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
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
爲小殿五楹。以爲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
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處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
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稱十二
月分在十二月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

室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唐高宗與羣臣詳
議。以五室爲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西向。
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
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
各於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何苦棁斷后五薦枝玄實坐於明堂雖
中各於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子按古謂明堂爲五
府。做五室之制。權輿於此。上世圖籍淪闕不得。搢紳先生所錄道者
又皆大數而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昊帝明堂。不言帝則
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且有異之矣。可疑也。
然漢制本爲九室。詳綜曰。堂復有九室。所以異周制。若然室在堂
後。不爲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異式數焉。筵几之度遠而難質。
今有司請以大饗殿爲明堂。做古宜今。最爲合禮。周禮書曰。清廟

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帷幄爲之。以明六天五帝
繼位。於禮無嫌。
祁又議。蔡邕明堂泰曰。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爲青陽。南爲明堂。
西爲總章。北爲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
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
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
於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
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之所由生。變
化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
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堂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堂

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
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鼎。路則顯之太廟。以明
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之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
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
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
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
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

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泰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尊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掌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訊俘。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樂射獻馘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書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十不移。苟傳三光。非是一物而獨其體以擬人意耳。臣案蔡邕為漢

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爲一物。何推穿其博見異義有所述乎。特以用讖取爲當世也。同孔子殺諸儒鋒嘗或言春禮。或論周制。或通夏商。家自爲義。史不相通。文緯讖紀參附經造說。謬無足據。而邕信其所據。是惑。謂不可行。而言邕經合經與蔡邕俱有一得。宜爲後人之嗤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邪又議上帝五帝。參曰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然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於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庭中。以武王配。陳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揆以爲次。威仰在寅。而熛怒在午。是西樞紐在

未。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座少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上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爲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爲之享。是爲外神。依之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盛物之事去。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進言古是明堂或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

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則非尊嚴之義。三日再祀。非禮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而韓陽上言宜如舊祀五帝。詔已從用。講之經傳[illegible]唐禮部亦言。昔許敬宗議祠令新禮。言前代[illegible]同上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祀太微五帝。實鄭氏非孫盛[illegible]以爲六天皆謂

三象。而昊天上帝未屬一帝。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爲太微五帝。周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而無二。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唯孝經說。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宜二帝之號。本爲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爲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經言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此不改。國朝因之。臣案諸儒之說。上帝及五

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天，帝五帝
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無顯證，皆事為執辯，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
文。然臣以為或經言之，仲尼之意，儼可見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維天其右之。伊嘏
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備言帝右而言天右。是
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
多矣。近大儒孫奭廷言矣。雖一神以其生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
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群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
唯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造主五時
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漢儒不經，詩傳天有五
名，而緯怪帝有五號，爽又以歲元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

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凡九祀，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象舉。禮大故也。其餘郊祀明堂於大雩祈
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穀之禮同一
不可雖上一神，並陳五位，不知神之於彼，主於此乎？蓋亦如昊天其
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律上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蓋昊天
者以其元氣既然，乘五行之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以經以存，迄春
曰青帝，夏曰赤帝，備春孟於天，冬為上天，其虞以來二家之說兼行
故今事體有六帝位，雖欲兼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
六乎？故兼存之，則亦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也。
郊又上議配帝奏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

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
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
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少德配寡，大德配眾，禮之殺
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
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義，周公
者則自周以上未有孫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攝之則
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鄭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氏強
而為解以遺孔經，以來之思耳。程雲息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
帝以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故非之曰：不然。五帝之神
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猶屬，昔殁升堂合為貴神，焉上於下
屬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惟宜祭上

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焉。以文王獨祭五帝
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
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若祭焉尊其始者謂一祭之中有
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焉，百穀祈歲功，始求之
貴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頭二王所
祭則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遠言，若兩祭錯祖而不得兼
尊嚴之心，皆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
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義何哉？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
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
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亦青帝
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唐明帝有事明堂，有請
以武帝配。對書注曰：按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或亦據焉，饗

宣祖宗兩配文武便祀左傒對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主宥
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爲上帝允偽武考自代不
毀其文廟乎詔可宣太宗如以爲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
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
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
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
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惟祭法稱周人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鄭康成謂祖宗皆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
宗合爲一除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而祀良爲臣謀故王肅曰古
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
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同言之類是謂五
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敍矣故春秋傳稱郊祖宗兼五帝圜之
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
世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爲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遂世祖尊祀感帝有違遷之
典高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爲無拱元年有司
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
之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圓丘高祖配感帝於南
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以文王當祖而云宗者適武王之義請太宗高
宗配祭於明堂況伯義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在此最備德禮之
序莫善於周降晉郊稷不開於主明堂宗祀兩無於兩配以文王武

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未配五神昔者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
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
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爲是則五祭
十祠爲獻頻繁瀆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
貞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
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感帝神州合人元萬頃
等議崇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十一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
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禮失聖旨伏惟見行禮高祖太宗
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著宜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
者昊配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開元十一年罷之開元太祖受
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於太祖配後又以宣祖配爲今復奉
太祖聖王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崇鄭氏以文武
上主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按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
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爲祖二理較然不待識
而判矣奈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大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九

郊廟

宋仁宗皇祐二年宋祁上奏曰臣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數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之心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悱惻惟康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總諸儒閱條牒待以脗合靈心垂業無極非臣等拙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鏟戮僭偽諸然不賜爽澤潞之畔蕭淮海之昧東援吳興右困蜀壘湘楚閩粵請吏入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至闡洪業太宗皇帝敘受其重席運下威襲天之誅底平太原由是填九州之疆奄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倜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典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覲維烈重威推和休嘉比方順斗布度光天作聖遂考夏號亂庭迥松隙位宗青敗翼塲翕受瑞禧晉後黎元胥勉孜行周有不寧百度已備春秋明醒欲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籍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稱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廣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始[illegible]上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創作皇考財成治定德[illegible]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寢對先謨本之周道古飫典禮皆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郊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達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嗣祠伏請以三聖皆侑上擬對越之盛次中道進之感聖人之能事有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遂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然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冬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孟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躬前載抑畏虔讓而不尋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整惟聖心財鑒詳具議狀奏聞

嘉祐元年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易文讖句為五帝之名始下及帝去之其祀儀皇帝服袞冕祀黑帝曰服[illegible]袞郊壇樂歌作承宣之號踐並如祈穀禮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句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

四年章衡等當那[illegible]親行祫饗大禮奏曰臣謹按天地宗廟之祭皆為大祀自古天子親祠之其間尊與親兼之者惟廟焉國朝奉祭祀嚴而不瀆每三歲天子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秪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檢會今年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饗於太廟禮曰三年一祫祫為大祭所以合羣廟之主于祖宗而祭之自來亦秪遣近臣攝行今有司講求祫祭大禮將來聖駕有事于太廟蔽乎國家事天

享覲之禮，兩得其宜。所有降放推恩，並用南郊故事。

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議四后廟饗奏曰：臣聞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坐。苟非正嫡，雖以子貴立廟，即無配祔之禮。案周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即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既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有隋文宣太后既不能食，亦築宮於外。唐開元四年，以昭成皇后升祔睿宗廟，遂為失禮之首。先朝自元德皇太后追尊之後，累有臣寮請行升祔之禮，先皇敬重禮典，皆不允從，別廟為享，凡十有七年。其後宰臣等不深詳典據，繼上封奏，請從升祔。中旨勅命聖明道中議章獻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廟享，有司參酌儀典，請立新廟，二后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及禘祫並就本廟。又將祀祭享以崇世享，是為奉慈廟，載之甲令，蓋合經據。其後卒用錢惟演之議，祔于真宗廟室。臣等今參議，若以莊德皇后祔于后廟，元德、章獻、章懿三后祔于奉慈廟，同殿異室，每歲五享，四時薦新，朔望上食，一同太廟，庶合典禮。

七年，公著論三聖並侑，奏曰：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皆受命也。宗無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顯者，皆可崇廟祏之制，百世不遷，無二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至慮褻拱中始以三祖同配。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遂罷同配之禮。伏見皇祐五年詔書，今來南郊三聖並侑，後次郊依舊禮，布告中外，示以復古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雖出孝思，顯違經禮。臣等謂自今只以太祖定配，為得禮之正。

嘉祐四年，劉敞與胡宿同上奏曰：臣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后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名號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固不敢正其禮，亦不敢正其儀矣。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理也，為莫於寢乎？赴於同乎？反哭於廟乎？群臣百姓亦嘗以服母之義為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與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必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書，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然為復紛紛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復也，若[illegible]其過，既復其號，

不得不異其禮，猶大臣坐非辜而廢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不遂使為大臣乎？臣謂物有殊類，與勢未可以相喻。臣之與妻，其義雖均，然遂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眾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若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后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為允。

敞、宿又奏曰：臣近上言郭后追祔非禮之正，乞更辞議，今月[illegible]日學士院以張洞奏狀示臣，准中書批狀，令兩制同議。臣以所操與洞不合，更不連書。然臣觀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藏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人君廢序妃后者，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則群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之於郭后，固未嘗有此。蓋[illegible]子

時聖憲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昔漢光武起於布衣以復天
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八年子彊為太子輔為中山王可謂盛矣
然自光年長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為中山王太后其後太
子彊亦自以引為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後德布於朝廷不
以光武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
有不得已者也今陛下之廢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后然顧待其家
初不衰減亦明述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后
之意矣用平生之舊故事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絶其祔廟是乾畔
所謂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衷令調之
意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上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
而論之異同未知何便而之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
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聞春秋最貴考妣謂嫡與不兩宮而入君樂

二嫡備為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難若不事朝廷過
聽之是雖自以能許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倡母后妾瀆禮正此其
二也故臣以謂非臣子之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
議臣識愚竊恥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冀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飾非
請詹為非禮也不勝區區
宿又上奏曰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熒惑書天文
志曰大禮也以此而言國家常須恭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
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勞臣下隕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
伏惟陛下明德恤祀虔共郊廟宜蒙福應乃遭災旱古者祭天神無
二主禮尊一配所以本天尊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
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武后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
一至開元十一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

此之外未有一代王帝同配昊天之禮國家至道二年詔書親郊圜
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求典禮辨崇配
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以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二日詔書
令次南郊三聖並侑從次郊依舊禮而今中外咸謂至懷未踰旬日
復有令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以此誠陛下
至孝孫承天之用心也然未遠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在於
此臣愚欲望聖慈令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二日詔書及景祐二
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直從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令後每次南
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降甘澤之
興臣若心知不可而不敢言即是辜負陛下撫育之恩臣有餘責
劉敞與孫抃胡宿上奏曰臣謹案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以為郭氏廟不可給之日

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遂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此皆尊聖祖神靈畫
心推廣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宋家宗廟之禮參用
歷代因時損益未盡取於周唐何以言之如太宗貴宗一帝並配三
后孝章孝母儀天下而享於別宮淑德以元妃正嫡亦享於別宮原
其意章治革之始以出聖意自有所在若規以一家之學則紛然皆
亂於上矣且行之已久祧宗夫既守以為常若一旦輕議損益恐
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賈有
所屈於別享則尊得以伸然則且不疑於建四后而獨豐於既孝
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合食也今陛下助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
后見黜未亦疑於以此禮之煩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創
禮爲典爲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創之垂之陛下承之遵
之守之可矣宗廟之際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

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
與之謂也臣愚以謂如其故便
敕又上奏曰臣近與孫抃胡宿等議后廟四主皆升合食宜依舊制
不可輕改其說猶未詳盡不敢不陳臣伏以凡經所載祫祭制度
明最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凡議此禮皆引為證其文曰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
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聖祖神宗舊禮稽古詢
謀屬於宗廟之祭至重至慎知必不苟於追孝之禮也太祖臨御天
下孝惠后主雖在別廟至禘祫之日已自合食於太廟而祔祖姑之
下矣祥符五年因禮官之奏又加考驗酌中著為常典事更先帝彼
若日月令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遵
承本朝之故而專倣異代疑近之制不務恪順聖上廣孝之心而輕

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
竊恨之且四后陛下之妣也如孝惠在開寶之世尚合食於祖姑之
次今陛下親享反不得望清廟之室於人情義理皆有所礙豐國廟
孝臣知之者非一聽其言皆以謂雖周公復生不可得變況帝信之
然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悔之則無及矣方衡議遷郊兆群臣知之
者亦非一聽其言皆以謂雖孔子復作不可得奪成帝信之然而通
人未以為當既而悔之則亦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依豈可使
舉措不當致有後悔哉此由陛下所當留聖慮也西漢衰缺一時可
以為戒且三代異物沿革異宜固未嘗相同今欲捨本朝而慕前代
變先帝而從後儒隔絕祖妣俯并先后輕動宗廟之體易遷神靈之
欲臣不知此中何禮也惟陛下裁擇
知太常寺張洞等議四后廟饗奏曰臣等伏見國家每遇禘祫舉則

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案唐郊祀志載禘祫祀文自獻祖至肅宗凡
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
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于祖姑之下
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意
當時不能改正議者深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
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
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
祭
仁宗親詣太廟行祫饗禮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
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
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
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

今親饗之盛宜如舊便學士歐陽修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
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
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
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
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
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于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
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
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于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
無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
官
八年備為參知政事又上奏曰臣近準敕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
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

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郊事有南自外行入於禮爲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卯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非禮文。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擬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將祀儀四時迎氣三王五帝立春祀青帝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禖立夏雩祀秋分夕月仲秋祀老人星貫神秋季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百神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疏。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服。冠服修飾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未禮緣疏。伏乞下禮院詳定儀。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

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錄郊廟。未頗禮院奏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並侑。復遂配。未幾復並侑。以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論。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數爲孝也。而違所以瀆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壽星觀御容狀曰。臣等前者伏覩降下壽星觀本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遽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修輪內臣奏知章獻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修。自爲勞效。莿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爲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使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爲名。奸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大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創廣宏侈。計其所費。無慮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本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惟高宗祭祀。瀆廟。繼爲豐數。說傳誠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爲原廟。當時儒者達禮。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至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不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奉之義乎。臣等其所自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輒敢奏爲誑罔。興造事端。致爾煩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修屋宇。因已宗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罷。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妄因奏聽。依說御容。妄有干請。處與力杖。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奸欺。明正其罪。

仁宗時。同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言曰。臣等竊以宗廟之尊。太祖者。所以敘親親明繼襲顯功德也。故親親則必正其本。顯功德則不可私其人。此聖人以義斷恩。推而爲之極也。由前已言皆祖也。皆則孰主而尊之。曰。始封。曰受命。曰有功。非是三者。雖屬尊且親。不得稱也。是天下之公法也。子不敢禁於其父。臣不敢厚於其君。而尊宗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一祭則爲配主。於祫享則位東向。商以契。周以后稷。以毀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所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諸儒論議不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之祖。即唐類是。卿韓愈欲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尊之祖別廟而祭。尊太祖之意。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之類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居位。以待日親盡已下。就於時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最尊之

祖者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
廟而祭者雖為變禮未可遽行於今其間惟虛東向之位於禮似近
何也在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葬以士祭以天子葬且不敢尊其父況
敢以天下之公法易其祖之位乎周禮黨正飲酒一命齒於鄉再命
齒於父三命不齒其人位尊父族尚不敢與之齒況在天子乎乃欲
以追崇必毀之主加於萬世不祧之祖乎臣等再詳三者之論考於
聖人之禮俱未合也蓋以最尊之主居東向之位是欲求禮之情虛
東向之位以待太祖是欲守禮之文者也然而禮之情雖見情一奉
則禮從而喪矣禮之文易守文在而聖人之意或可存也夫推達禮
之情文者然後能作此[illegible]晉宋齊隋唐之君及我藝祖神宗所以謀議
而不敢決也臣等以謂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俟
雖又論溫成皇后不當立廟疏曰臣聞忠臣不為面諛之違仰盛其

國報之心聖主不以勢夷之賤而易其納善之度故下無不盡之情
上無或遺之策臣位雖微賤然以討論載籍忝議典禮為職竊不自
薄有愛君之言惟陛下少加聽覽臣伏見國家為溫成皇后立廟備
三獻官設五時之祭金石宮具上僭宗廟臣上求禮經下尋本朝故
事皆所未有不知當時誰為陛下為此謀者臣聞孝惠皇后太祖皇
帝之正配也其沒也即陵措祔歲時所祀不過常饌而已其後方得
列於皇后別廟元德皇后真宗皇帝之母也其沒也別廟而祭自爾
羣臣請升祔相繼先帝慎重其事不敢即從至於十年而後許之今
陛下一旦奉嬪御之主廟而饗之與祖宗等疑於先王之禮則不合
求之本朝之事則非故搢紳之士無所誦說下民觀之不知所化甚
非太祖真宗慎重典禮之深旨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凡所興造必
問於遺訓而稽於故實稱闕[illegible]事廟不舉議今又特以王令古時觀

祔宗廟修大祫之禮蓋祫者序昭穆正尊卑之祭也所宜罷然不當
路示大順以成祀典之義而陛下以奉祖宗者也之嬖妾亦得享之
非所以致隆極廣孝恭也臣愚以為宜因此時稽德音詔有司使議
溫成皇后之廟有不如禮者一皆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尊奉祖
宗之意使聖朝典制煥然復矛宗廟神靈歆然饗享此盛德之舉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昔漢文帝幸上林袁盎引卻慎夫人之坐以
明妻主之義前史書之爛然不忘今崇建廟祏甚於上林之坐僭擬
祖宗非特妻主之別陛下聖德過於漢文無使愚臣不得中袁盎之
志
貼黃陛下若以溫成皇后久在左右不忘眷懷則或時遣一二宮內
侍厚加祭奠亦足致其思慕何必僭用禮典取譏後代此於溫
成皇后非有所益而於盛德為損不細自陛下即位以來所補

禮典未嘗有此過舉臣願陛下特賜神斷使有司得從改正以
全盛德之美臣父子受國厚恩貴欲以此少申補報幸不以臣
位下而棄其言也
英宗即位初議以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
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知審
刑院通進銀臺司盧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
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
之數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
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園[illegible]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晉武帝祔廟
遷征西豫章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
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
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

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說，議者咎之。

治平元年，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等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於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稽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蓋不為苟，所不敢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本據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人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遽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典禮，博考公論，敢以前定議為便。

知制誥錢公輔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于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為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當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亦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於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

知諫院司馬光論明堂配侑，奏曰：臣等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也。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

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上聖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院官稽按禮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享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

光又乞改郊禮劄子曰：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他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爲災，圜丘之側，流潦尚深，宮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急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憂勤，則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皆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下詔東封，乃以火災而止。又九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圜丘，亦以事故罷。又用明年祈穀，今災變之大，國用不足，臣謂又可不小有變更。若因在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祗潔之誠，昭寅畏之志，以有大賞賞賚懸振心事無使於此者。陛下儀以爲可，願決意行之。

知太常禮院李育上奏曰：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衮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衮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皆以辰象，別以本宗繪繡之表。求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穠鏤飾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瑚非至尊所冠。龍飾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可施於衮繡，以象天則數之義乎？今太常之簪纓用衮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常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異也。若乃明之用，瑞珍江右之用，翡翠傳犀，衰播之餘，豈足爲聖朝通式。臣恭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書儀參校之，皆做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未聞改作。及真宗封太山，禮官請服衮冕，帝曰前王服是，蓋貴質也。今則無是，衮而有衮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據議廢損以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學士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尚者多去，輕者而存，不能盡如先書之意。故至和三年，上亦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禮，而有司顧望，復如景祐之前。又景祐間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鋪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竊謂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

非周之冕徽古之象頗復古之制祖宗之法其衮冕之服足辟纓
佩爲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
院少府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典天子之服有
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孫無忌等奏郊特牲之說獻議廢大裘
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衮冕以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爲節而亦不聞有餘
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珠巧綵前世所未嘗有。又國之
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遠非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
有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成定之制一切改造之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蓋麻用絲蓋已久矣
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
表天前圓後方。玄上朱下。以金飾版則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綵
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以絲組爲纓紘

織成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爲升
龍山龍而下二章爲一行重以爲等行十二。則繫大帶素表朱裏綠
終辟韠綬爲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瓈之飾其中單並帶玉
具劍玉佩朱襪之制已中禮今無復改爲則法服有稱祭禮增重從
之。
賓又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羅委羽籥執干戚就舞
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圓丘祀宗廟太樂令率
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縣北。武舞立於縣南。又文舞出武舞入
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每進退周
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聖德升聞之舞象揖讓于下大
定之舞象征伐。委靡舒遲不作而所施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臨惟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
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皆綴兆於下。進退取舍整迫如是。豈
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平而爲一郊同殿而事八室而舞者
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大祀會所以容其下而舞者備其數
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因此未缺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遽
禮有聲而不可省。所宜省者太常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
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乞罷郊宮興營工作。奏曰臣竊以國家之大事
莫重於郊祭。精明容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子之德也。天神之格
若以靈祇事是精誠而已。陛下纂緒之初方時大旱自秋下中外災
祥屢至。察兩之像積陰不解。繼之以冬氏之困窮疲瘵迫切皆恐之
聲喧于衢路。且人心悖則天意違令民愁結不解和氣從何而生矣。

殆陛下奉天之意有所未盡。左右之臣或謾其事未盡虔恭之誠。兼
況今年惟郊與臨幸之處於內修飾者尚多期限既促督役
急急在有司不得不然也。皆役冒寒工作或聚積貴物料羅雇之卒
不備什則自就而死可傷悼。役滿和氣之尤甚。臣以爲陛下一意當
祀旌慈之實雖有類但壞臣化害於行禮。宜尚質素用以副天心。如
臨祭之處土木興作并寢罷。并青城浮華之設土作悉查者盡令停
罷省寬人力以塞怨望。至是又於之陛椅相之事固亦罷之。惟當遣
輔臣詣宮觀寺廟求晴。然人臣未足以動天。釋先何德以應。臣所切
者陛下之誠宣布於外。乃以慰都人之望。此二事惟聖意留念早降
指揮祀事更在減損以召和氣。臣不勝惓惓之至。
治平中。兩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馬默上言曰事不師古前典
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

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無上以投其所詭附者
先之意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趙鼎奏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祭以太宗配
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備用有唐故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
天地大祭有七皆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
於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
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乃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以太宗先
已配雩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
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祈之配臣等謹議
珪等又奏准詔下兩制定議仁宗祔廟當以何人配享臣等伏以仁
宗臨御長久勵精致治以知人之明得賢臣之助足以豪大材倚濟
爲之用故宣徽雲內經綸謀略輔主職會觀致太平精揆淵有故尚書
左僕射贈尚書令謚文正王曾忠元清亮篤德推誠輔佐上寬安和
大政乾興之初輔翊内宮伏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謂以道事君者既
前若故太尉贈尚書令謚文靖呂夷簡器明果達規模宏遠贊在大
條居登三事左右皇極勤勞王家二十餘年厥功茂焉忠定則有故
彰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侍中謚武穆曹瑋毅勇果敢積書嘉猷武各
謀惟權折衝萬里鎮撫方面隱如長城加以倜儻通有古名將之
風烏皆有功迹見稱於世伏請並配饗臣等謹議
珪又言唯中書批送下太常禮院狀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裴煜奏大
祠天地日月社稷其行禮日與國忌同者自廣唐至嘉祐凡八祠皆
援太常新禮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懿皇后忌同
樂備而不作伏緣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
格神祇非以逞一己之私也在禮[illegible]不可闕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

忌日享廟應用樂然宜以情虧禮故廟享忌日則作樂廟享忌日則
樂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爲貞觀議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
用樂明矣臣愚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皆作樂其
在廟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未大其稱又五方帝之屬皆大祠
其從祀社用羊一豕一。蓋祭正位從祀一百九十有二其羊二豕
二。釋奠雖同中祠至聖文宣王配位從祀九十有二然其成王配
位從祀七十有五牲用羊一豕一則例好不徧矣臣謂宜度大祠中
祠從祀之位其以差加之。又立夏祀赤帝寅見祀故御所用羊其祭
且嚴如是諸祠而太府寺所供香特爲約不稱崇祀之意乞下院禮
云君子有終身之喪者無一日之樂謂忌日也忌日不樂不舉吉
事也然而禮令卽無忌日饗廟廢樂之文至唐始有奏對[illegible]日同
時而不樂未寬建議廟享忌日則作樂廟享臣等以爲樂備而不奏當
時雜從寬議亦無典據臣等按禮曰之說祭天以燔爲歆神之始以
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瘞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
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
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求諸陽也鬼
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惟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
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
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灌以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而
時之祭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
樂明矣今七廟連室尊遵爲一殿作樂頗分廟忌之尊也[illegible]唐創
之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
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並縱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
甲於廟則樂不可爲如此則樂不盡用三代之禮亦可廣孝思之

祀五方感生帝禖百神釋奠文宣武成代祀者聚其用牲既考俎實數不能充。今宜加五感生帝羊三豕二。百神羊五豕五。文宣武成羊二豕三。中祠於祠太府寺所供香。大祠宜視中祠之半。中祠宜視小祠之半。諸大祠降御封香。並請如祀昊天上帝之禮。臣某等議。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列廟諸后忌同。請不去樂。餘並如禮官所議。臣某等謹議。

英宗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如詔。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給事中王疇以謂珪等議遵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遷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敕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而朝廷以時論事有補[illegible]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壽聖節上壽不用樂。狀曰。臣伏聞將來壽聖節在上辛祀天致齋之內。於禮不合用樂。而太常禮院議擬用樂無妨。伏緣祀天致齋。行自古昔。然展上壽。起於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為重。昨來郊祀小次。黃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宮次微撤以示至恭。臣民瞻然。歌頌聖德。若今來致齋之內。却許用樂。則恐前後之禮不侔。伏望聖慈指揮。將來上壽以致齋之內。特不用樂。則不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夷知陛下先已奉天尊禮化民之意。

知諫院傅堯俞乞減南郊內賜。狀曰。臣伏見郊祀日迎布大雨。為災壞儀仗法物。及衢道埋坪。乃恐百司供億不易辦集。欲陛下始見上帝大禮。成不可中止。即乞百事一從減節。既以省國費。更人力。又可以致恐懼修省之誠。皆真宗制。咸平五年。當天下完富之日。尚以郊祀費重。減應奉雜物十萬六千計。況今災沴如此者乎。夫蓋聞掃地而祭。蓋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故達誠而已。今彌文為皆無益於事。以興禮義之所不取者非一。惟陛下留意。早賜施行。

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議奉慈廟事。前臣以有司之職。唯當據經。已與范鎮等參按經傳為文奏陳。然臣之意竊有未盡。何者。國家奉慈。一一像古聖人。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當因時施宜。不盡泥古。務治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於仁宗帝。雖非真廟。令以為母。然仁宗事之一以如母之禮事之。宗則奉號比長樂。殁則大葬。誼配真廟。亦稱皇太后。子其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於毀其廟。遷其主。如此則非惟處臣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寡秋毀果。蓋猶曰先祖為之。已毀之示如勿臣。閉廟娛閣而無事。果之小廟享於別。臣謂奉慈一廟。當於此一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朝廷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之聖心。命兩制臺諫重加詳定。

神宗即位。初英宗當祔廟。司馬光上議祧遷狀曰。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范鎮[illegible]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常議。臣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

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令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

御史知雜事劉述乞罷英廟神御殿奏曰：臣聞治天下者禮義而已耳。禮義之於人，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輕重，適於正與和而已。合正與和，君子所由也。先王之道能垂法於後世，而治天下不及於亂者，真禮義行於其間乎。禮義之大原，莫先乎宗廟。宗廟之制，自天子至於士，皆有隆殺之辨。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此萬世不易之道，而唐虞三代之所隆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易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說者曰：王道可觀，莫盛於宗廟，此可觀者廟歟。去乎哉。以其尊祖奉親之道備於此，則人將觀而化之矣。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是皆不貴乎廟貌之隆，而在乎恭莊清潔之至也。故春秋書惡武宮丹楹刻桷之類，孔子惡其僭奢，譏亂之甚，非所以交神明也。奈何兩漢而下，事不師古。孝惠惑叔孫通之言，而遂立原廟。宣帝之廟，各於郡國陵旁立之，是時天下之廟合一百七十餘所。迨及東漢，則每帝即位而各立一廟。繇漢而下，何其議說之紛紛，而制度之不一也。原其所以亂禮之由，蓋叔孫通率一時之意以售其諂，遂貽孝惠於有過之地，而通亦不免為萬世之罪人。噫！宗廟之設，將以致孝思而風天下，今乃以不經之制，紊亂先王之禮義，以瀆祖宗之神靈，駢而行之，何不思之甚邪。今國家有天下百餘年，太平之日可謂久矣。歷代因襲之弊，固宜革矣。宗廟之制，固當求合於堯舜三代之禮。然其間尚有因循未革之弊，而使尊祖奉親之義未盡合於古者。臣伏見祖宗以來，宗廟之外，皆別立神御殿於宮中，又於陵旁置會聖宮，擬諸堯舜三代之禮，則無聞焉。迹其所起，蓋由當時佞諛之臣及宦官女子之輩，援漢唐陋謬之迹，以賛成其事耳。今國家崇奉宗廟，非不嚴，而四時之薦享，非不備，又何必區區尚虛文之甚，徒殫竭府庫有限之財，以成不經之事，柰以土木窮奢極侈，以今觀之，如浮屠氏之所居。歲時車駕朝謁，用僧道威儀、鼓吹、伎樂雜糅於其間。朝廷之意，蓋欲盡尊奉之禮而極追慕之心，然而觀其所以奉先追遠之道，有戾於古，適足以瀆慢祖宗之神靈，紊亂先王之禮法，何所益哉。漢儒嘗奏罷郡國廟，謂宗廟之詩言交神明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遊，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以為清淨也。祭不欲數，數則瀆，書曰不恭，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可謂確論矣。祥符初，國家夷夏綏寧，公私賸給，可謂全盛矣，不能於此時講求闕典，追復堯舜三代之盛，以遺子孫萬世之謀，而乃右尚釋老，營造宮觀，窮天下之力而不能成。其奉天之心，曾未三十年，化為煨燼，而僅有存者，天意之所儆戒，顧非明驗邪。蓋當時姦邪得君，忠讜結舌，遂致人主有此過舉之事耳，可不惜哉。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釐王之廟。齊侯曰：何以知之。曰：夫釐王變文王之制，而作為黃華豪侈之飾，宮室崇峻，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所矣。古今已事之驗也。嘉祐癸卯，仁廟棄天下，今茲不幸，先皇厭世，襄禮山陵之費，為不少矣。雖陛下哀閔元元，率遵遺制而務從儉約，然五年之間，兩經大禍，國帑匱乏，民力凋困，祖宗以來未有甚於今日也。臣今竊惟朝廷將循祖宗故事，復立先皇神御之殿，此議一舉，費以億計。今天下財賦耗削，公私殫病，加以水旱蝗螟之災，仍歲不絕，而河流民相屬於道路，朝廷尚患無粟以振卹之，不過賣牒鄉原，勸民鬻爵以

爾之耳戎狄□□遂不能滿盜賊偏聚所在為患前一歲饉之災穀
地數千里米□□何以濟之乎言之可為寒心鄉者仁廟一歲之費
纔□八十萬□今第為之當不減是給何逼聖王之德備不給之哉
以瀆先帝之□覽以竭縣官之財用乎有難臣若□□以奉晉存
創而於先帝一獨不然為人子為人臣者忍亟發之乎則所□請任
諫之臣官官手筆之所罷耳盡以先帝之道其下至公之議為
陛下開陳之臣竊觀陛下天姿英睿聰明大德議於奉慈陵則面
戒執政以奉承先志即有浮費天下必不以我為不孝式我其人之
孝德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能以大孝之心欲著
先帝之志臣敢不以大忠之言為陛下開陳之書曰子謂魯公曰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每臣奉□宋
識忠誠未敢盡為陛下建此議[illegible]天鑒□盡合□本能行此

事故乞以臣此狀下兩制臺諫禮官同共詳定如□可采伏乞斷自
聖心以復先帝三代之典以為子孫萬世之法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天下幸甚

郊廟

宋神宗熙寧元年知諫院呂誨論育城勞費乞建齋宮奏曰臣伏覩
累降詔勑裁減浮費有以知聖心求治務崇儉為先中外無聞莫不慶
抃臣切謂裁約用度事體至大有司奉行當有條理惟南郊青城一
頃數十萬緡勞費至廣無益本祠之大者謹按周禮掌次之職無上
帝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居止于壇壝之外蓋所以示度恭之至矣
近世制作無度禮意俱失崖一設梁棟純被繪綵現華寢居飾其華麗
甚若山亭水池為魚之戲綵以施丹映翳物萬狀退齋之時無不具焉
前期旬浹數士庶嬉遊其間□□莊嚴潔事神之謂哉非子傳庸□大
一時臣雖至愚甚為聖朝惜一日大禮而管擴澤不避乎天德而華
觀所居豈非得以精乎奉神儀衛之盛今古不同大次之儀宣須憾

帝不若營建齋宮以圖永久臣嘗觀太廟齋宮制度□約事神之誠
得為中禮臣欲乞規此還度補建郊宮中澤齋居外嚴宿衛豈特事
祀克循商易庶令國用大有此實費我朝興隆二百餘年來改為陛
下一旦經始人心必悅有益聖德於事易行伏望聖神斷天下幸
甚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奏曰正月二十三日初奉聖旨令兩制待制以
上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共評定令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臣
等謹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
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
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
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
宗廟也周公攝政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手握政□以問仲尼仲尼答

云何以高宗居人皆然焉不言去服喪三年而大祥闋三年者祖擯
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以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
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以舉乎宗廟修以代人行祠
位義乃前郊之歲別自爲郊。1有司議而王儉乃據晉宋以來皆
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踰月至唐德
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
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伏請皇帝
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事者皆不可
廢。臣等謹議。
天章閣待制孫固議僖祖祧遷，奏曰：臣聞先王之禮本之人情而爲
之節文者也。故不泥古而違時，不因文而失於情之實。親有
隆殺，世有同異。此禮之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以太祖皇帝受
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爲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爲宋始祖而配天
受饗，理在不疑。今聞乃欲以僖祖爲始封之祖，復其祧主，欲以僖
祖爲始，則遷當受東向配天之饗。此臣竊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廟親
盡而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也。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所
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遂爲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
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爲本始之祖，是未推先王者興起
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或先有功而受封，或積德之
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爲始祖，可矣。若未有嘗受天命將起而得天下
者爲太祖亦宜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也。
今爲議者乃鄙絶漢唐之所行，而能取三代之制以爲法，故有僖祖
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説。臣竊以爲過矣。夫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
以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源有緒，皆可推而考。

民以知禮。其統緒累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盛也。周自后稷、公劉以
來，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脩德，益茂，迨於文武受命奄有天
下。則源流之來豈無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舜、禹、湯之世非不義也。
其祭之禮，仲尼不謨而獨取周者，蓋非其德與世獨爲備哉。故曰周
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備夫稷當堯民阻飢之時，始播百穀，
使萬世粒食，其爲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
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
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日傳世一興其
今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嚳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
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稱郊祖之禮，此
言商周非是。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
知，則安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
不復爲全書，而禮經尤爲殘闕。其後漢之諸儒掇拾聖人之餘，參由
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説，附以鄭康成牽合之言，而聖人
之意蓋不明矣。祭法之禘郊宗祖，若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嚳而
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嚳者。今商頌之長發大
禘之詩也。其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者，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嚳之語。則祭
法之言禘嚳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雖然就其説而考之，亦自非
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夫取配何則？鯀障洪水，雖蹟遺失宜而禹因
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勤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之。
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實稷之功，而欲同實
稷之祀，臣竊以爲非宜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

蓋如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圜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蔡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然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唯知尊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絶唐漢，上法商周，此曰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遽陞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陞而祀之，蓋有所陞者，未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於情之

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之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延欲以為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撫南面之尊，而饗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太祖。或曰禮別子為祖。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身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遷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僖祖為始祖，是以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附于孫，可乎？臣曰是亦一室。夫室者也，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以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字，而皆其尊也，必猶以為不可著臣，令欲已特為僖祖立室，並祧主其中。因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為萬世法，不亦義乎。事與商周有禮天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太祖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以宗廟重事，慮其於禮有

所乖違，故令下兩制臣等議。陛下苟以臣言為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為疑，乞送禮院參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採納。

判太常寺張師顏等議僖祖既遠奏曰：臣等伏以天下大禮莫重於宗廟，所以考事神，以臨照四海，是以聖王重之，必務得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失宜其輔臣建言，明詔分遠而乖為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未遷，遂欲推為始祖。臣等敢以此為議，皆若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世祀不失，至湯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然則契稷為商

周之祖。其傳已久。其禮素定。後世固無得而易之矣。舉之為太祖以
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興廢之久。虞夏之世。
其來長遠矣。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天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
傳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謂為禘不以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
功業特起。不同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以為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
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
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始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文帝。則
處士迭毀。晉祖宣帝。則征西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
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以法契稷矣。則上之親廟不得不
毀勢當然也。倘使魏晉欲不祖文宣。而遂取處士征西。不惟上推世
數未知更當及於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
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
主。若特以親廟及遠。使為始封。而抑之。則前古未嘗聞也。晉琅琊王
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變以及遠。非是為太祖中祖之
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吟故。但云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治平四年。以
僖祖親盡而祧之。案景祐詔書。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自以別子
之說。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諸公子不繼
世。或子孫為大夫士。若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但為武
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況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若
夫禹不先鯀。則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自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
祖之論也。唐仲子陵所謂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
鯀耶。伏惟宋之為宋。由太祖皇帝應天受命。首創大業。建大號於天
下。其與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實由太

祀。親盡則遷。合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萬最而進之以為始祖。
臣等固疑其與契稷異矣。使契稷本無功德。初不受封。引以為據。庶
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無疑也。故欲必據此論。則臣等又
有可言者。為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徹
之徒。不能遠推隆殺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同諸
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穆三。亦不可謂之
始祖也。若謂世次不可推。則斯言也。語皆所不著。史臣所不錄。歷百
餘年。莫知當時之實。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
崇配。不及僖祖。開國已來。大祫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
祖宗已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
祖。如神如天。興祚萬世。無以云報。奉之以為帝者之祖。於禮無不宜
者。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謂始祖為
太祖。乃諸侯制也。臣等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祖雖盡而廟不毀。
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以為國之祖矣。後世子孫自
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
求太微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之所自出。將見遠就生說奇論無
已。殊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者既立七廟。須崇始祖。而張齊賢
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此前儒講之熟矣。大抵契稷不
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若
乃藏主未順。宜必改定。蓋夾室者。子孫廟之正也。或者謂神道尚右
矣。其旨哉。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
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
諸廟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僖
祖猶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祧。雖無始封遠祖。上為之主。而先主

之祧不可以毀臣等參詳乞略倣此制築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
於其室太廟則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
情之順也魏晉及唐嘗議遷廟之主矣魏韓暨高堂隆衛臻皆當世
名儒並云處士當遷故景初之制三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則遷一
如后稷文武宗祧之禮晉永和中尚書議古周人之主太祖世遠故
遷有所歸今高祖宣帝為尊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祫祭在上
是代太祖也荀崧謂可別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帝位正
矣自虞喜劉劭皆以王祕子恭瑛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
晉舊制改築別廟以藏獻懿卿冤王紹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雖奉
藏於興聖然本無異於別室也惟顏真卿引蔡謨議權東向之一句而
不本其改築之議議遂寢於時此廟世之論皆有考據本於經意不載
謂後世之史而一切然之也鄭曰權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又曰

亡於禮者之禮況有商人商推盡理之論乎或曰大室非便當為別
廟則既正其大節矣合食饗皆尊饗之道但以於屈既尊未可寘昭
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別廟得禮之變復何嫌哉古不可分食當合
於太廟不惟永虛東向且使下從子孫孰為得失是則僖祖別藏列
聖不動神靈安妥情文皆得其於義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
事宗廟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學術淺陋討論非長徒能考遵朝
廷正失之意別白議者未通之論冀以稱上聖因情制禮之道焉惟
陛下幸留神詳擇
熙寧中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
典禮乃於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稱英宗罷僖祖諱及文
懿皇后忌日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
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

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
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
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
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
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
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
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
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遷僖
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
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
判太常寺韓維議僖祖廟狀曰准勅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
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以
下者非絕嚳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
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先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
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無
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
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
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
周旋惟道之從宗祏重事宜博考以所奏付兩制詳議而擇
取其當勅旨准今月三日敕中書門下廟祧之制稽典所以上
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實奉宗祀禮式未安討
論經常屬在搢紳以佐朕不逮而仰稱於追尊之心朕覽之嬰
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睹奏詔書如前牒

聖君詔書者伏惟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
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爲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
與衆人同者則人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
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
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
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
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
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
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
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是以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閒子孫
衰微失寵若非一湯文武一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括曰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之有天下則然矣稷禹俟也

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
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契稷
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
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美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
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
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祖以其功之所起鄭康諸儒亦有所受
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
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
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遡
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

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爲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參
以僖便宜夫歲主合食則歷代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
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
主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
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元豐元年樞密直學士陳襄論天地合祭爲非禮上奏曰臣伏承聖
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爲非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
以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
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
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
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二一之變[illegible]

[illegible]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
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
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illegible]合陰偶之
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
祭祭貍沈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
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
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以邀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
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
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
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
郊者唯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
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蓋之

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
因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緣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
正兆升之禮。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况天地
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神恭事之意
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
以夏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
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也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
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
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兩
祀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遂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
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
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遂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

一親祀。得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
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乎。故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
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紹諸司
之儀衛。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
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載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
對越大祇。以迎至和。以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翼知諫院又上禘祫不廢時祭奏曰。臣等看詳大宗伯之職。曰以肆
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
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則六享並行。而天子禘祫與諸侯異。未嘗廢
一時祭。故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孔
穎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為大祭之祫。
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其禘享更為時祭。所以別於諸

侯。所謂其治辨者其禮具也。若合饗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
未釐正。非古之制。伏請每遇[illegible]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
子備禮。所以示崇祖宗之義。其祫禘雖與時享先後經無明說。以臣
等考之。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先鄭云
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明禘在礿以祫在烝嘗
之間。不在其條也。故後鄭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其郊禮親祠唯此
如光臣等所議。乞賜指揮施行。
裏為侍御史。又上祭天用樂奏曰。臣謹按禮。祀天以冬日至。致微陽
洞開之始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即上之圜丘。因天事天也。燔燎
而升煙。求陽以氣也。玉兼蒼璧。牲幣如其色。肖穹覆之自然也。樂用
圜鍾為宮。以其上應房心。為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二奏。角徵羽各
一奏者。合陽奇之數。欲神之聽之也。祭地以夏日至。致陰德將萌。地

之始也。兆於北郊。從陰位也。就澤中方丘。因地事地也。瘞埋。象其性
之含藏也。方琮而黃幣。像形色也。樂用函鍾為宮。以其生於未之氣
未坤位也。宮聲與角徵羽各二奏者。合陰偶之數。所以八變則地示
出焉。夫先王求神之意。可謂盡矣。以為天時者。乾坤因之而闔闢。陰
陽繫之而消長。鬼神亦由是而用出入者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
又擇其位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以至於器幣樂舞至纖
至悉。無不從其類。以此事神。則神無不饗也。漢元始間。不原禮意。附
會周官大合樂之文。謂之合祭。復以正月三陽在下。息卦受泰。於是
取上辛之日。合祭天地于南郊。揆其時候與夫器幣樂舞之設。是徒
寓地祇於服食之列。而意不在焉。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
北郊。下逮南齊。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雖得其位。不得
其時。誠不至而禮不專。是亦主於禮天而廢耳。竊有一議焉。記曰。御

侍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鄭氏曰。盛饌不爲已也。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豈可以后土富媼之尊。載物無疆之德。而事之禮如偶坐之賓乎。深恐未承祇來之饗也。臣謹看詳儀禮合祭天地於一壇之上。其爲非禮明甚。固當改正。然今古異宜。沿革殊致。三歲一郊。漢唐成憲。祖宗以來。未能易也。今罷合祭。則比郊唯使有司攝事。於理未安。謂宜以親郊之歲。用夏日至。先有事於方澤。畢祭者爲其時也。近人而親者莫如地。取財於地。故先祭以明親親之仁。遠人而尊者無如天。取法於天。故後祠以正尊尊之義。宮省撤盡張法駕儀物。一從簡易。務稱尚質之意。其扈衛錫賚。可於郊賚數中減給五分之一。或量加特賜。繫自上恩。所貴奉事天地。不失禮意。惟朝廷裁擇。

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論夏至祭地遣冢宰攝事。奏曰。周禮貫天地合祭。議者不一。而臣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神地示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則夏日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涖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謂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不惟無所據依。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

判太常寺陳薦上奏曰。臣竊惟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之典禮。有所未合。故罷之。臣竊有疑。謹按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前漢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其八章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說者曰。泰元天神也。媼神地神也。第八章言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夫國之大事。莫大於天地宗廟之祀。行其禮之莫能廢也。古者祀事皆天子親行。降及後世。事與古異。或因歲事各從其宜。故多遣官攝事。今聖朝郊廟之祭。三歲一親行。必先朝饗景靈宮。薦太廟。然後合祭天地於圜丘。蓋參用舊章。得禮之中。而議者又謂親郊之歲。夏之時不可躬行。宜遣冢宰攝事。而罷冬至天地合祭。臣亦謂夏至方丘之祀。決不可躬行。雖大備禮樂。上公攝祭。亦恐此議未能合古。終不若天地合祭之日。親執圭幣。誠意內盡。禮容外重也。況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地祇。質之情文。深恐未安。陛下聰明齊聖。學際古今。萬幾無一不瞭。其本原。其三歲親郊天地合祭之禮。伏乞且循舊制。以昭恭事天神之意。

知太常禮院趙君錫言。惟設昊天上帝一坐。奏曰。臣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爲非。於明堂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饗在近。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臣等請如聖詔。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以稱皇帝嚴父之意。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陸佃上議曰。臣看詳冕服有六。而周官弁

御吞掌王之五冕則六衆與衮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是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襲之也先儒或謂祠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以曰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之宜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裘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示則去裘服衮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衮以象天此魯禮也臣以為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衮以象天則非魯禮以為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被衮則非所以尚質臣以為質之尚質則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祈十有二旒龍章設日月此宜用質也哉故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祈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禮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太至禮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被衮其餘祀天及祠地示並請服衮去裘各以其宜服之如允臣所議乞賜施行

佃又上昭穆議曰臣伏覩中書省批送下張璪何洵直所論宗廟昭穆欲以宣祖為昭翼祖為穆真宗為昭太祖太宗為穆英宗為仁宗為穆尊卑失序非禮意也竊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謹按祭法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者以為壇立於右墠立於左臣以周制言之太王親盡去右壇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則亦直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之說非是矣璪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乎合食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臣竊以為古者合食毀廟之主有不皆給者則璪之說非矣又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給及其高祖干者與也言大夫士本無給祭其有功善於其君進使干給則毀廟之主不皆合食特自高祖而已假令同時合食則將偶坐而相臨義不得以卑而踰尊則璪等請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乎如此則曾祖常尊高祖居卑父居尊祖居卑矣乖所謂父昭子穆昭以明下穆以恭上之義許慎曰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又夫干祫若使曾祖獲為昭高祖更為穆則是子為昭南面父為穆北面又傳曰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則是生而序齒又同室合食亦序昭穆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昭令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穆令同堂合食實屬子行而偶坐相臨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復令甲居右穆乙居左昭乎同堂父子合食之序乎璪又謂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臣竊以為昭穆父子之號耳尚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嘗事父為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則以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祭法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有二祧而則天子立廟自親始矣初立考廟於是立王考廟其次立皇考廟又其次立顯考廟猶以為未也於是立二祧廟與太祖之廟而七顯考廟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考廟與

右祧爲穆。所謂三昭三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
爲父。宋以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故臣竊謂八廟之制。當以僖祖居中。
翼祖爲昭。宣祖爲穆。太祖太宗爲昭。眞宗爲穆。仁宗入王考廟爲昭。
英宗入考廟爲穆。是爲父昭子穆。彌縫情順理。若平倫序。而議者蔽於
所見。與臣未同。伏乞斷自聖學。正釐議。不勝幸甚。
佃又上廟祭議曰。臣放古度今。詳定八廟之祭。廟各三獻。同日而畢。
蓋約其禮務爲可行。欲以施於春祠而已。至於夏礿秋嘗冬烝。當如
古制合食于祖。蓋古有宗廟之事。一日而畢。止於祫祭。餘祀廟各一
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則是
丁亥一日。竝祭祖妣而已。賈公彦謂大夫三廟。少牢皆日上於丁亥。
則明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畢。假使孟祭祀卜日。卜其首日
而已。若大夫丁亥有事于祖廟。則其昭廟以戊子。穆廟以己丑祭

理宜然也。且大夫室事不振。又無朝踐之事。其禮固畧矣。然而爲尸
饋獻品其遣豆。奉其尊彝。設其簠簋。運其鼎俎。陳其巾冪。升降進退
侑尸致酬。賓主百拜。餕徹之序。品節旣多。假令達閒而祭。繼之以燭
奔走逮事。三廟一日而備。則雖有强力之人。不能支矣。又況天子禮
具樂備。品節之多。當然則先王之時。各祠其廟。無有一日而畢者也。
謹按王制曰。天子植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植禘。一植一祫。嘗祫
烝祫。鄭氏謂天子言植礿。諸侯言礿植。互明其文。則天子言祫嘗祫
烝。諸侯言嘗祫烝祫。亦互明而已也。然則古者天子七廟。四時之祭
春祠各於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西用
旅酬六尸。而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若夫諸侯春亦
植礿。烝嘗皆祫于祖。而禘則一年植。一年祫。卜天子也。明堂位曰。夏
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夫礿祠烝嘗。諸侯皆有之。今魯更以上王

植。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礿秋嘗冬烝。則
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又曰禘一植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
之制。雖然。天子時祫。纔及未毁廟之主而已。至於三年一祫。是毁
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公二年八
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穀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
嘗。蓋著禘別也。三年一祫。大於祫嘗。祫嘗。秋祭也。今嘗合祠太廟。亦
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各就其廟。三時皆
合食于祖。其毁廟之主。則三年然後大祫。亦禮之殺也。由是觀之。先
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
高妙。德昭先王。以樂爲韶。以禮爲法。將千歲之墜典。實在此時。今禮

八廟。旣享春祠。各就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皆升合食于祖。則庶與
禮文與舊儀四時八室竝薦少近。獨無合古之制。宜若可行。其七
廟之主。會於祖廟。妻妣從祀。從而不迫。或禮大義得以推廣。如允臣
所議。乞下有司參定儀注施行。
佃又上先灌議曰。臣爲詳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始。宗廟之祭。自灌
始。於灌也所以求之。然後作樂以致其神。今儀注先作樂。後灌鬯。非
禮之正。說者或謂祭祀宜先作樂以降其神。然後灌鬯。蓋所以祭之
也。臣竊以爲不然。宗廟之祭。灌鬯以求諸陰。焫蕭以求諸陽。猶以爲
未也。故又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求之內也。坐尸於堂求之
外也。猶以爲未也。故又納牲於庭。升首於室。納牲於庭求之下也。升
首於室求之上也。猶以爲未也。故又索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直祭
祝于主求之近也。索祭祝于祊求之遠也。猶以爲未也。明日於是又

有繹祭焉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是以求之如此其至也禮器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之而未之得也由是觀之祭有孝子之所以自致其誠也故審必見其所祭者而求神不於一處以禮以樂或在朝或在猶冀或在明日之復無所不至也詔奏樂獨在致之宜先於灌而自灌而後薦祭之初也謹按大宗伯曰以六玉禮天地四方禮常各放其器之色鄭氏大禮說告神時要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蓋凡樂圜鐘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地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禮神謂告神時以大玉與牲幣之則禮神固在灌鬯之後奏樂不得在其先矣經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人先求諸陰今宗廟祀事文物大備號問之實而說者欲更用商人尚聲之意先樂而後灌亦以為不然蓋商人先求諸陽故燔蕭在前灌鬯在後周人先求諸陰故灌鬯在前燔蕭在後然曰燔既在後以二禮可致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此鬱鬯在燔蕭後蓋商禮也又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凡此燔蕭在灌鬯後蓋周禮也說者如欲更用商人祭地而聲之說則燔蕭當在前灌鬯當在後矣宗廟儀注緣習故常所宜講正者矣何獨先樂後灌不可改也且既灌於是奏九變之樂以致其神非特禮易行又其舊無朝踐之獻今既增置此禮而未有樂焉以灌獻樂移之朝事蓋兩得之如有

臣所議包史儀注庶協典禮

神宗時彭汝礪上南北郊合祭議曰臣初御史與兩制尚書侍郎等集議南北郊合祭事是非盡有定論入為之議篇不自勝當恐緣諸儒一偏之說棄國家莫大之禮發朝廷已行之命輒擇悁㥏麻稱為一惟陛下裁幸古臣聞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先王之交於神明也既祭之以禮又求之以類其時日牲幣器服聲音顏色與或非其類或非其類謂之非禮非禮之祭鬼神不饗此其言似迂緩而難知然其理甚切要而必驗臣謹以一事明之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雖禁夫野叟猶怪以異而況於鬼神乎夫天之與合非有異也今歷祭方澤也而合於圜丘應用夏至也而用冬至蓋何以異此夫前日之議論

非是行之而不至安使古人蓋有變之者矣先皇帝欽若稽古承天心罷然郊說是正太常行之歷年中外擬議聖作明述神明所憑今何疑何怯而欲紛更之也家人小祀尚慎廢舉天地重大宜若難議臣聞之神無常饗饗于克誠天無私親親于有德朝廷崇禮富民阜財明道崇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美也家也則上帝是祐而諸福之物皆可畢致務改祀令實非所願惟朝廷擬之重之反復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聖靈之意焉又曰合祭之議臣等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揚子曰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占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周禮聖人之言也合祭肇於漢末時其言甚不經朝廷制度考文方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為萬世式委寔害而從不經不可也或曰合祭歷世行之矣其改也夫其之改者猶行

之亦可也先帝旣改之善矣欲變之亦不可也或曰親祠未能從合祭可乎曰親祠非不可行以有事而攝爲亦禮也合祭非禮也合禮不用而從非禮亦可也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今議祭祀而不從禮議禮而不從經則是非亞起終無所歸是猶舍規矩而察方圓舍繩墨而覩曲直不可也先帝留意經術典哲皆有稽據固非羣臣所能窺見爲下小大惟太皇太后陛下望聖陛下明詔執事實於衆是與從一偏之論決於大公無害順從之說如此則是非可決而經正矣

孫洙上奏曰臣嘗考洪範五行傳見聞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礿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者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膋而總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秦漢興事則禮之存者才一二三焉而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幸廟閒或再廟及八月飮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及乎無以禮樂爲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皆攝事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三世不過再三爲□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祀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二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二歲偏爲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率偏數

此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晦朔祭祀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二誠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爲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爲今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爲常不知復也陛下追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寔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荅塞決龍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禰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

王安禮論明堂配帝第一劄子曰臣伏覩詔書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昊天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以臣所聞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圜丘則祼及於天之羣神明堂則帝偏也祭上帝而已所謂上帝者則昊天上帝與五帝是也何以知之肆師之職曰類造上帝又曰封于大神則是以上帝兼及五帝故又以大神別之也司服之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上帝專謂昊天上帝則何故不止曰祀上帝又加以昊天若何也由此觀之則上帝之不專爲昊天上帝明矣以周官一書考之其別於五帝則稱昊天上帝其以於昊天上帝則稱五帝其合昊天上帝與五帝而並則稱上帝前後參驗無一不合於此者蓋自昔言禮者皆以明堂專祭五帝不及昊天上帝康成之徒旣已悉謬歷代沿襲朝廷方欲是正典禮以革前世之弊雖祀昊天上帝亦合又悉歷五帝之祀則是其失與前世等也記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搜神之饗其謬如此況祀絕五帝之饗遵經變古著一代非禮之舉夫執大爲方陛下祗畏天戒此事尤宜加審伏望聖慈以臣所

言廣延侍閣陳襄又論郊議

第二劄子曰

臣近曾論列明堂配帝未審竊聞禮官所定有與臣言不同者朝廷已從其議緣臣所陳並因周禮正經前後二本參驗皆有據依不知禮官復用何說欲變易此論伏以陛下講求闕典追合先王宗祀嚴配之意此為盛美大之事也今欲除前世久行之制必須當義中禮垂後上帝居歆時同時總理或未安悔將何及此臣所以夙夜惓惓忘寢昧之誅亦詳自己若伏望聖慈以臣所論付兩制近臣與太常禮官命以所見異同各據經旨具議狀聞奏陛下擇其可否

第三劄子曰

臣近因請對曾再論列配帝未决伏聞聖論臣以迫於日時未盡所陳今輒敢援引古義存漬辰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蓋大旅上帝者以上帝兼昊天故下文以五帝別之則掌次所謂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者專為五帝而言也類造上帝者以上帝兼五帝故下文又以大神別之則肆師所謂封者專為昊天而言也掌次設案正與肆師互相發明則上帝兼昊天與五帝尤為明白矣其謂之昊天上帝者何也夏曰昊天蒼氣之主也而所御者萬物相見之時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又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蓋帝體物者也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萬物相見故兆昊天於南郊以禮祀祀之也其謂之大神者何也神之為神無乎不在在地則雖設降神由祖有神之類是也在人則乃聖乃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類是也在鬼則神保是饗神具醉止之類是也此以通言之也地則謂之示人則謂之鬼惟天則謂之神者此以禮言之也禮者亦無加損焉正其名而已矣故周禮一書在天者皆謂之神惟昊天則謂之大神若地示人鬼則無有謂之神者蓋以正名焉則不得不爾雖與他經所稱不同其理一也故其稱昊天上帝也五帝也亦各正其名已至於郊祀國祀之[illegible]粗陳大略矣臣皆識淺昧學術無取較量聖問不敢不盡其[illegible]大臧恐有餘恐唯陛下斷其可否不勝大幸

宇文昌齡為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illegible]自己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若自有以感於無自當以通於虛必以數應類以氣合氣合然後可以俘而親可以冀其格今合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未必獲也

帝竟用其議

神宗嘗詔天地合祭是非知諫院黃履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詔有司正憲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

郊廟

宗神宗時傅堯俞出知昇州陛辭上殿劄子曰臣忝從仕使逮事昭陵恭惟仁宗皇帝享國肆拾餘年統五十餘歲以神器大寶付英先皇雖大統不屬必歸傳宗而雅意所存卒在英廟追念恩德豈有量哉陛下孝誠貫徹天地所以論報之心無不至者然臣猶有區區欲致廑露望陛下救其過焉而保其固識則不踰大體臣聞諸禮經有廟祏之制祖功宗德皆萬世不祧竊惟仁宗世謂主德陛下聖孝天縱過絕古今頃因閱寶訓揚神華帝為德音恐諮執事併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既以尊示子孫又以感動上下天人交歡必有祥應廟成陛下手詔中書門下考太祖之所以承而追而行尊者一人裂地而王之且許其世世勿復絕也當是時天下聞者莫不感咽拊膺以懷陛下之仁如親被大賜陛下誠能取臣之言一告中外如士民不甚歡欣抃者臣不敢辭罔上之誅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唯留聖意

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乞禘祫合正位序議曰中書劄子奉聖旨送太廟祀儀續准近制奉僖祖為太廟始祖所有禘祫神主合正位序檢會禘祫為儀於殿室外設昭穆之位僖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及諸室后主共四十位俱南嚮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及諸室后主共十位俱北嚮所有禮樂之器多陳設於堂之上下而皆在北嚮神主之後質之典禮參以人情竊恐未順謹按禮記周禮經傳及爾雅通典禘祫志三禮義宗所載禘祫昭穆蓋有堂有室堂上之別古者宗廟異宮各有堂室戶近東祏主在西其在始祖后稷廟室則后稷東向其為昭者皆南向其為穆者皆北向在太祖文王廟室文王東向以率先王之穆穆皆北向在太宗武王廟室則武王東向以率先王之昭昭皆南向各就其室裸酌饋獻此所謂室中之位也及其迎尸射牲觴燎朝事朝踐則后稷文王武王皆南向先王先公其為昭者皆西向其為穆者皆東向此所謂堂上之位也逮祫祭則先王先公合食于后稷之廟

傑又奏請四皇后廟升祔狀曰臣先曾上言伏為皇后廟四室第一室孝惠皇后賀氏第二室孝章皇后宋氏第三室淑德皇后尹氏第四室章懷皇后潘氏孝惠皇后太祖首納之后也淑德皇后太宗首納之后也章懷皇后真宗首納之后也並逝初潛頗于帝室正位乎內以化所基宜事禮封後行追冊孝章皇后在太宗之朝已母儀天下及太宗即位號曰開寶皇后以上四后懷徽音見於國史奉安別廟為享有常升祔之儀久而未講每遇禘祫則其神主設席於太廟本位帝王后主之次雖云合食其實異室禮意人情有所未盡或者以謂孝惠淑德章懷三后生無尊稱殁加盛禮難以升祔太廟臣謹按國朝會要禮閣新編所載懿德皇后符氏開寶八年崩亦在太宗登極之前至太平興國三年方行追冊今已升祔太宗廟室況又孝章皇后在太祖之朝已正中壼而母儀天下乎伏請九用懿德皇后禮例升孝惠皇后孝章皇后祔于太祖皇帝廟室升淑德皇后祔于真宗皇帝廟室所貴嚴升配正始人倫推廣孝思風化天下奏入已又未蒙付外施行今伏見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僊山陵有日陛下以嫡孫號慕過哀外示易月之文而實遵三年之制謂園陵有所謹抑故陵以因山謂謚法未之形容故增以四字推宥祥禫之服郤而不御公卿庶臣表章七上而始得聽聖更新又表章五上然後勉從正殿之請每降手詔稱揚太皇太后仁聖功業莫不出於至誠盛

勤天地自載籍以來矣乎孝德未有過於今日也將來九廟禮畢如崇配于仁宗廟室臣愚不避誅殛再數上瀆天聽伏乞陛下擴充不匱之心孝而上之主于祖宗后廟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并奉惠恭章淑德章懷四后神主祔于太祖太宗真宗神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以垂永久不勝至願以升祔昭穆推淳化元年勅當依舊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又咸平三年勅孝章皇后宜在孝惠皇后之下又祥符五年勅禘祫之日孝惠孝章淑德三皇后神主祔饗於太祖太宗本室哀於正主又祥符六年言者請以元德皇后神主升祔在懿德皇后之上真宗詔曰載念尊親蓋惟典禮在于陟降非敢猶豫惟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宜恭以元德皇后神主祔于明德皇后之次至慶曆五年言者請以章獻皇后序於章穆章獻皇后之上仁宗詔曰祗覽祥符之詔深原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際重形陟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義無差躐情無重輕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序於章穆之次是歲慶曆祀儀凡行禘祫皇后廟神主並設席於太廟不依帝主后主之次永為萬世不易之典也如當允臣所請其升祔昭穆乞依三朝詔旨及慶曆祀儀與夫祀儀施行謹具奏聞

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論配帝及從祀之神奏曰臣謹按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詳二經之文皆為明堂而言也在我將之頌言天而不言上帝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配上帝又按郊特牲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禮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由是言之則天之與上帝一也推本始而祭之則冬至萬物之始也故於是日祀天尊祖以配之推成功而祭之則季秋萬物之成也故於是月祀上帝嚴父以配之但說本始之祭而父配成功之祭其理然也自漢以來論明堂者眾矣然臣竊究周頌孝經郊特牲之文天之與上帝既一則從祀之神不當有異緣郊與明堂皆三年一大祭也所以內外配祀者為與爾又大司樂曰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則從祀之神固無疑矣臣伏請將來九月宗祀神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天神宜盡從祀不惟正大享之禮蓋以隆配父之道也伏望朝廷因此大祀特下有司考正以為萬世法

六月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台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鮑[illegible]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吳安持韓宗道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依神主祔廟稱序數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秘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奏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盤庚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實為宜稱

七年十一月龍圖閣學士蘇軾上奏曰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虛妃言婦女不[illegible]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兩衙准故事郊祀既成米與漢衙
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
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
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
車駕方宿齋大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
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
八年試為端明殿學士又上奏曰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
侯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
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
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
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
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
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
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
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
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
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
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
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
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
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
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於
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
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
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
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
海或曰淮海也又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
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
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
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
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
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
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
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
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
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於非常祀也三輔故
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
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
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
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
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
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

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

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於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

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也？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

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又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然見地，而不望

祭是爲宗師不見地也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
與古戾唐亦不能知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
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
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
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
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
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
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
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
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
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乃神祇所
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

者臣竊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季元帝納貢
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
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
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
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廟享以德應上下神
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
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
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淸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
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
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
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服大裘雖用黑羔皮乃作短袍樣襲於衮
衣之下仍與衮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禮部員外郎
何洵直言陸佃所據有司疑者八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
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
有冕乃云裘與衮同冕然以衮服不裘則以裘襲於衮中裘而表
衮何以示裘衮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
暑則用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若謂衮上被裘
以被爲服則家語亦有被衮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衮冕著
大裘或云既衮服裘蓋衮無同冕累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
等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衮者正
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表裘故表裘不入公
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盡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

衣以爲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若裘上衮
二衣也大裘本不裼鄭玄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蓋遷爾之從
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裘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
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齋故鄭氏
云王齋服衮冕是衮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衮
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與張融臨燔柴脫衮之義合請從唐
制襲大裘改用黑繒爲之佃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
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衮冕必服衮裘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
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
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尤不
經見蓋裼衮衣而已初無重裘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衮裘而蒙
之褰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衮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

故不褻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孔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雖
不知復裘以袞者，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王肅有尸
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大裘冕，若從尸服也。大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
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為飾哉。今謂
祭天用袞冕為齋服，裘冕為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
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
服袞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於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
服也，與祀同視褻褻而缺裸以祭，大以明示質，是欲被衣以見上帝
也。陶直復設為大裘之制衣綴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
帝所志。其後詔如陶直議，羊黑羔皮而以黑繒緣焉。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上明堂劄子，乃伏見明堂大禮已降敕
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創明堂之禮
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服樂曲辭名，儀制祖御
宗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設祀，親書明堂及明堂之
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於恭度應辯聞齋天
日清朗，天和氣協。祀前之夕，即齋營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輒躬
卻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命侍臣編摘獻官及
進徹俎豆怠惡安徐，謹嚴無怠，遠失恭嚴明禮舉。比之使時行增加數
刻之錢。御禮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
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
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
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
降祉，萬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
有其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
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有恭，然後動必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
親，克誠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誠，鬼神惟享至
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
有司莫敢不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
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祖禹又議合祭狀曰：臣准尚書禮部牒，親祠皇地祇，三者同奉聖旨
令侍從官、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奏聞者。右臣等謹按經曰：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
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日
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因王者禮帶樂
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於國朝，遂為故事。元豐中，神
宗皇帝用禮官之議，始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禮。陛下嗣位
於今八年，將舉祀圜丘而親於未見地祇，欲備祖宗之舊典，則禮不經
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未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
祀，慎重之至也。臣等謹議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
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祠之也。若不
因見地祇，則是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當能以夏日
至盛禮備物躬祠北郊，舉千餘年之墜典，此則三王之盛復見於今
矣。其誰敢以為不然？臣等竊恐北郊之禮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
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
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謹錄奏聞者。又曰：臣等近於
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與聞奏，伏請南郊合祭，未聞聖旨指

撰。臣等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未能行之千有餘年
矣。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同。雖有
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必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
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
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
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禮。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初
郊至于元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以遵承。天地父母理
無不可以盡。不得言瀆。太祖平一海內。太宗真宗皆致太平。仁宗享
國長久。英宗神宗紹休聖緒。卒用此禮。神祇饗答。非不蒙福報也。臣
元豐六年月日過郊廟奉祀禮文所議。古始非所謂以類求神之意
遂違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以夏祭於方丘。樂以八變。不可以升圜丘

也。夫周之后稷。本朝之太祖。皆當享於宗廟。祭以先農而周公制禮
以祖配天。未有裁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不可以並享。彭先
帝祇以行之者。欲親祠北郊也。然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遽
當且復其舊。況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未必不改
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
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
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
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廢之。他日欲
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恐聖慮未得安
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享實祭。猶不可
以如此。況事大神祇乎。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
年冬郊。既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

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南郊愈疏。亦未為得禮
也。況六年而一郊。此豈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為空文。
未有可行之日也。今近捨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追復二代千
餘年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守虛禮為空文。虛地祇之大祀。失
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決。無疑於祖宗之舊。以昭大孝
之隆。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群生並受其福。臣等恭備
近臣。義不敢默。謹錄奏聞
五年。尚書右丞許將乞議皇地祇親祠之禮奏曰。臣近准敕差夏至
祭皇地祇攝事。竊考祀儀見乃者詳定禮文所奏親祀南郊合祭天
地非禮。乃建議罷圜丘皇地祇并從祀位。郊祀之歲。未及親祠地祇。
即宜每攝事。且為儀行之。臣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建國之神。自古
祭祀雖有異同。然未有偏正而不親者也。且三歲冬至天子親行

偏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是皇地
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也。不可不議。伏望聖慈特詔儒臣
講求典故。酌其宜。正祀典以為萬世法
七年。禮部侍郎曾肇上奏乞分祭曰。近奉詔集官議南郊合祭天
地事。已具議狀奏聞訖。臣職在典禮。再三思惟。以天地大祭。國家重
事。況當陛下郊祀之初。尤宜敬重。舉錯一有未安。貽議萬世。尚慮前
狀開陳未盡。敢再冒昧以聞。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之禮。學士大夫
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然使合祭於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
非先王之禮。何為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於祭。求之於茫昧不可知
之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因高以事天。因下
以事地。兆五帝於四郊。朝日於東。夕月於西。兆司中司命於南。兆風
師雨師於北。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陰陽。

性其於祭事或燔或瘞或埋或沈以至圭璧幣牲㸂壇樂舞各從其
類先王非苟為之以謂求之如此之審然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苟為
反是則其於格神也難矣今論者以謂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
之時夏至親祠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并舉地祭此分
於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為親見地祇之實則未也何則事之
非其方設之非其類又違其時施於庳小祀且猶不可況地祇之尊
乎以此事地地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祇之實此臣之所
未諭也且屈己從神與屈神以從己二者孰愈今以五月行禮為難
而引地祇以就冬祭苟從人事之便恐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
臣之所未諭也聖人之事神洞洞乎其忠屬屬乎其敬今忘合嚴常
情所不宜為而謂陛下宜為之乎臣愚故謂合祭不可復講則亦宜廢
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舉也才下敢論

之矣惟陛下留神省察遠推先帝復古之心將以至誠不使一惑然
從苟簡自便之說以成躬事地祇之實則上下神祇歆不勝享天下
後世孰不稱頌臣以職事謹當罄竭伏望聖慈詳加採擇不勝幸甚
肇又奏曰臣伏覩詔書冬日至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并享之報
此蓋皇帝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遂下此詔然臣竊詳
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今則設皇地祇位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
之禮既以為非又自行之一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
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是則異時北郊禮行合祭復罷
天地大祀國家重事而輕易變更殆類兒戲廢置神祇繫於喜慕此
臣所以聞詔惕然不知所措也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王者父
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來親見上帝而未及地祇恐虧明察一次
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

南郊并舉地祭欲以致誠敬於地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反近於
急欲以致敬反近於瀆何則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
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祇之禮不
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不近於勞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
所居異宮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況天子事地乎不
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
無常饗責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志在誠敬而所行反近於急且瀆
此無他為陛下謀者以古為迂衆意改作務徙苟且趣便一時故也
臣恐不達時變竊為陛下痛惜之陛下即位八年而行明堂大享之
禮今茲有事南郊凡與天神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儀
親祠北郊并及諸神固未為晚何苦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譏哉況
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常行本朝開寶中亦嘗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

南以六月出師猶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哉臣愚伏望陛下速降德
音收還前詔令冬南郊禮畢即令有司詳定親祠北郊儀物仍令詳
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歲斷在必行如此則
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作使萬世之後
以謂復行先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善乎臣蒙恩擢備從官職
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有責故自聞詔以來彷徨累日言之則
為違旨不言則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違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
下任使也是以罄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則臣雖受
重誅亦不敢避惟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
肇又議明堂祀上帝奏曰臣謹按周禮稱昊天上帝又各不同昊天
上帝則一帝而已五帝則五方之帝理自明白不待辯而知唯上帝
之稱世或專以為昊天上帝或專以為五帝然以周禮考之肆師云

畤禘造上帝封于大山代按周禮凡稱大神皆謂天也以上天爲天則不
應復云封於大神矣又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
地旅四望先儒以謂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而孝經亦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與祀天旅上帝之
文稍合蓋郊明堂異禮后稷文王異配則天與上帝亦宜有異以此
推之謂上帝專爲昊天上帝者非也又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
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上帝五帝所張不同則謂上帝專爲五帝者
亦非也然則上帝果何謂歟按書稱類于上帝孔安國傳以謂昊天
及五帝孔穎達從而釋之曰昊天五帝上帝可以兼之由是推之所
謂上帝者蓋兼昊天五帝言之西漢已有是說矣故安國用此以解
經文至鄭康成始引讖緯之書傳會以爲六天乃謂昊天上帝爲北
辰之星五帝爲太微宮中五帝坐星此則康成解經之罪乃失之

說本然也然則不曰昊天五帝而曰上帝何哉蓋言昊天上帝則不
及五帝言五帝則昊天不與擧上帝則昊天五帝皆在其中以昊天
及五帝皆有帝之稱故也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蓋先王等事五帝與昊天同服冢宰掌祀五帝與祀大
神祇之禮同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未爲過也祭祀白青帝四帝
揚雄以爲僭祭之禮漢武帝祀泰一五帝於明堂合高皇祠坐對之蓋
天神貴者曰泰一其佐曰五帝雖出於方士之言然所指泰一即昊
天也故武帝時祠於明堂以高帝配食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於此
可見歷代明堂或并祀昊天五帝或止祀五帝其去五帝坐專祀昊
天上帝者惟晉太始唐顯慶中爾本朝皇祐中大享明堂參用南郊
徧祭之禮嘉祐七年禮官始議改正設昊天上帝位以真宗配次設
五方帝位次又設五人帝位以五官從祀自是遵行爲故事至元

堂中始詔祀英宗於明堂唯以配上帝而五帝不與論者以爲未安
詔臣等詳議臣等竊詳之經典既如彼近之故事又如此伏請自今宗
祀神考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并祀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以備嚴
父之孝以成大享之義

紹聖初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龍圖閣學士黃履建言以陽復
陰消各因其時上圜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大祀天因地祭地
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蘇
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躬行矣今承先志
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揩宗詢諸朝輩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稷
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稱郊故詩序云
郊祀天地若夫社者五土之神而已豈可躋大祇而謂之社乎抑可
之遂定郊議

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上言曰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
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之宜也北郊用
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
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者是每陛各設香亦言先儒以
爲實柴所祀者無玉槱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皆不用幣
蓋出於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皆崇所
祀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幣
哲宗時劉安世上議曰近奉詔旨封送下蘇軾等三狀與臣等所議
北郊事不合令再行看詳考求其當別具聞奏者右謹具如前臣等
竊以儒學博備官使凡有議論必據經典六經所載方敢取以爲證
苟不經見其說雖美實不敢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是典章制度夏商之損益盡周而大備無以復加此孔子所

以有從之之論。然臣等昨奉詔旨再議大典，以祖周制，所或者欲於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可以免盛書累事之勞。夫神州地祇乃天子建都之所，一方之神，固非皇地祇之比也。或者又欲於夏至之日上不親郊，止遣冢宰攝事，天子望祀於禁中，如西漢竹宮故事。此皆出於臆說，違經廢義，不可施行，臣等更不復議。內有蘇軾一狀最為強辯，須至推其是非，以瀆天聽。按軾以謂合祭圜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有改更。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三歲凡九，國朝因前代之制，三歲方一郊，天則於其間歲用地禮式一周。室因以疏闊，苟且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前何以副聖上盡禮之意哉？八祭祀之禮莫大於天地，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二儀敵體，禮宜均一，豈可親祠乃有隆殺？古者祭求神以類，繫辭曰：乾為天，陽物也。故祭之於冬至一陽生之日，於國之南

圜丘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陽數，此所謂求神以類者也。坤為地，陰物也，故祭之於夏至一陰生之日，就國之北方澤以行禮，牲牢器幣樂舞皆尚陰數，此所謂求神以類者也。今議者於人子父事天母事地，未能推類之誠，無則從經變古，反廢陰陽聖人之成法，則是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瀆亂天地。臣等雖謂隨俗，不可從非禮之禮。秦漢而下，未聖從古之禮，崩壞無餘。改革神宗皇帝聖學高明，超然遠覽，灼見歷世之繆，延詔有司，稗加稽考，未遑改制，奄及大故。陛下繼志述事，講究興此，正方今之先務也。議者乃引周頌昊天有成命以為合祭之證。臣等竊詳詩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然為未嘗有合祭之文，所謂郊祀天地，乃後儒敘詩者之臆，非經語也。蓋成周之世，圜丘祭天歌此詩以為樂章，方澤祭

歌此詩以為樂章而已，非謂易比郊之祀，使就饗於南郊也。借如其說，臣等不敢別引他經，止就周頌中舉詩以難之。潛詩之序曰：潛，季冬獻魚，春薦鮪也。不識謂一祭耶，抑二祭耶？又豐年詩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詩之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如此之類，未審止是一祭，復為二祭？三詩既皆用於與時，則昊天有成命雖歌於圜丘，豈不可用於方澤乎？臣等竊謂去聖逾遠，經籍焚蕩，小大典禮所載，後世當共守之。六經所無，方可以義起。今郊丘祀地之禮，經旨詳具，昭如日星，不識何旨必欲變改？臣等反復推究，別無義理，止以諸軍賞給恐動群小之情，故造此紛紜之言以惑聖聽，甚者更引禍福，欲挾之以制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夫郊禋饋享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以給之，固不可之有。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代之權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

聖慈詳擇其當，上以成神考之志，下以證千載之謬，豈勝幸甚。所有廟饗典禮，已具前奏，伏乞檢會施行。

太子中允陸佃上廟制議曰：臺門。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按爾雅曰：闍謂之臺，正門謂之應門。猥為舍人曰：閣，廟門也。應門向大門。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大廟明堂同制矣。門謂之應門。臺門築臺為屋於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為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屏，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玄閣。周書曰：應門庫臺玄閣。注謂以黑石為門階也。堤唐。周書曰：太廟堤唐。注謂唐，中庭道；堤謂為高之也。臣謹案考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注謂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詩曰：中唐有甓。注謂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據此中堂有甓謂

中庭道則庭外廟中之路提使少高已帝莞也跋屏明堂位曰太
廟疏屏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若今闕上為之矣釋曰天
子外屏人臣至屏俯大思念其事臣謂罘罳屏蓋調減其上也尚書
大傳曰諸侯疏屏注謂屏廳也於上為疏疏達也謹按義訓曰交窗
謂之牖禮窗謂之疏鄭氏謂刻為雲氣蟲獸又四門家語曰孔子
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臣
竊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有門其南曰閎三面謂之闈按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膳夫氏相禮日具出西闈日闈
出北闈知宗廟之門四也九階考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
面各二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西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文
射禮古士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曰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

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也左墄右平者傳曰黃帝兩作
王者宮中必左墄而右平薛綜曰墄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
階九齒各為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有齒右則城陛平之玄陛周
書曰太廟內階玄陛注謂以黑石為階臣竊謂內階中也南面三階
其中階之陛以黑石為之重屋周書曰太廟重亢注謂重亢累棟也
復格周書曰太廟復格注謂復格累芝栭也臣謹案芝栭山𣏓也方
小木為之爾雅曰閞謂之槉栭謂之楶注𣏓構也疏曰𣏓一名枅字
林云枅柱上方木也槉謂斗栱又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
也鄭氏謂山節刻欂為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為藻文也禮器曰管
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鄭氏謂大夫無畫山藻之飾然則山楶
刻而畫之天子廟飾重檐累棟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刮摩也纑
曰謂以密石摩柱傳而畫之天子廟飾重檐廣雅曰天子諸侯廟縱

堊大夫蒼士黈臣看詳說者據爾雅以牆廟謂之堊地謂之黝宗柱
子鄭人仰塗墍浸其奧則不特廟謂之堊又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堊
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案此則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書之
桓楹天子諸侯黝堊除說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畫之丹楹尚
書大傳曰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與礦也密石砥之也
漢書解詁曰楹椽也諸侯丹楹以丹色也臣竊謂宗廟丹楹禮也刻
桷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此諸侯丹楹則天子楹丹可
知也飾礩尚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
礩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此看詳士大夫石材外出為飾
則天子諸侯柱礩飾之從可知矣達嚮明堂位曰太廟達嚮注謂嚮
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考工記曰世室四旁兩夾窗
謂於重屋四旁面各兩窗以納日月之明而謂達嚮而鄭氏以謂每

室四戶八窗非是也說文曰在屋曰窗在牆曰牖則窗之異明矣交
牖義訓曰㯕窗謂之疏交窗謂之牖臣謹案說文曰牖穿壁以木為交
窗也儀禮曰啓牖鄉則牖蓋交木為之可以開闔也啓則開焉
藻井周書曰太廟旅楹舂常畫旅注謂舂常累木也舂常謂藻井之飾
也言皆畫列柱為文風俗通曰殿堂之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
也所以厭火貴墉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謂賁大也牆
謂之墉大牆正直之墉不衰殺其上臣竊謂廟垣謂之墉今其外繞
牆也承室之牆曰墉儀禮疏曰北墉下或曰西牆下墉與牆異明矣
牆蓋衰殺其上考工記曰囷窌倉城逆牆六分注謂逆猶卻也六分
其高卻一分以為閷設移周書曰太廟設移注謂承室曰移臣謹案
爾雅曰連謂之簃注謂堂樓閣邊小屋傳雅曰宮室引連謂之簃蓋
天子宗廟重簷故於堂邊設移堂連詩曰僤僤寢廟僤僤堂

廊。周書曰太廟重廊注謂重屋累屋也臣謹案古曰廊廟廟之有廊
明矣山牆周書曰太廟山墉注謂牆畫山雲臣謹案詩貢以牌之宮
牆。天子之牆數仍。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其階
之數也。右臣謹案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一七。廣四脩一。五室
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
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
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
旅楹內階玄陛堤唐山牆壹門玄閫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廟
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之廟五室土室在中大於四室亦謂之太
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是也其左為東房其右為西房皆南戶而木室
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
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謂或西其戶而家
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木既還瞻北闔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
室也四室中央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
故曰夾也夾室皆有前堂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
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天子負依于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
夾室已誤。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月
令所謂春居青陽太廟夏居明堂太廟秋居總章太廟冬居玄堂太
廟孟月居左个季月居右个是也至於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而還達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示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
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上下有二堂理宜然也或曰宗廟與
路寢明堂制同則上有五室未聞有房又惑矣案書路寢寘有東房

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曰會用天子禮樂太廟
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
副褘立於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
入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為之雖增四阿重檐山節藻棁重亢大階九
等略應王禮然未有正室九階壹門玄閫內階玄陛山牆貴墉重廊
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達鄉黑楹丹桷藻井之制又以房為室且謂房
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為房而無北壁者哉
至於饎爨又在廟中西堂下凡皆所未盡也說者謂饎爨在西堂下
而西壁為之夫爨置於廟中理不安矣況欲通宗廟西壁為之哉說
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案儀禮有門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以
臣考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
視饎爨于西堂下上爨謂門側之堂爾雅曰門堂之側謂之塾臣人
曰門堂三之一古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饎爨在廟門外
之西堂下少牢饋食右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特牲
饋食右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士虞
禮曰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
由是觀之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通西壁為一明矣故曰饎爨在
西壁又曰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臣稽考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
雖與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臣人以為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
二筵謂之凡室一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太則
廟凡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案匠人市朝一夫鄭氏謂方各百步則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且古
者寢不踰廟燕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詩曰如鳥斯革如翬斯
飛則先王宮室其輪奐圭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大聲也

誠哉小聲也言其聞深可以吞響豈與大夫之惟司日而語哉況後
王摘文積隆以至於今也然則天子廟飾雖古制殘闕不可盡見而
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考先王制度當世與時宜之而已其前代
載籍所傳不具與其後世未之有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制
實稱昭明垂之百世取度於身實在聖衷如允臣所議乞參校舊圖
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右司諫蘇轍論明堂神位狀曰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
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 天或祭皇
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徧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
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跡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
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
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

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
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
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
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至
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
禮是以若此其跡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
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通禮百神躬為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
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緣人情
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
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

畢仲游上明堂奏曰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
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自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
去者蓋之患也自漢已來爭於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
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度既不經見二皆出於異書
雜說而為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
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以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於臆說
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王者以時居之而行
其政於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
為明堂苟不能配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真聖
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禁不選其具
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闢路寢殿以事天

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始脩其孟子所
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
考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尋功
養老教學選士之曲說出於誦習見聞而決不可以為定論者豈上
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勝也

侍御史劉摯論景靈宮帝后同殿乞下近臣議奏曰臣伏見神宗皇
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詳於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廟殿伏緣宮
中地步今已隘逼若或開展民居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
於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於
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
殿乃出於一時規畫別無議據臣愚竊謂說曰廟貌自當倣於宗廟
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於興作矣

孝還昭憲皇后於宣祖殿合而復以太始殿易名而為神宗之殿以從簡節勞費便於時而已也殺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為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詳議以聞當聽陛下聖斷

詔臣僚所上議令即罷誅

徽宗即位初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於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陛下曾言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遷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哲宗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大觀二年議禮局檢討俞栗言衣以象道纁以象器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為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玟以貫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銅二環飾之以玉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為虎蜼之狀而不作虎彝蜼彝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獻其餘不合古者甚多乞下禮局博考古制盡太常寺及古者祭服様二本以進至於損益裁成斷自聖學

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衣服制度曰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深青非是欲乞視冕之等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蔽前而已韍存其象以韋為之今韍繡內一品以下並以緋羅為表緣緋綃為裏無

後上下廣狹及會與紕之制又有山火龍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龍章韍者乃黻冕之黻非赤芾之芾也且芾在下體與裳同用而以龍火者衣之章也周既續於上衣不應又續於芾請改芾制去山龍火章以破諸儒之惑又祭服有革帶今不用皮革而通裹以緋羅又以銅為飾其綬式錦及卑環及銀及銅元無經據宜依古制除去玉佩玉中單亦為之制則今取元豐中詳定官所議行之又上所編祭服制度曰古者冕以木版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示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冕今群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青羅為覆以金塗銀稜為飾非古玄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差今綵索為紕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併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群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其旒非纓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義又親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袞冕臣竊以為非宜

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上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之間遂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薦也郁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與右司諫陳瓘同論修建景靈西宮劄子曰臣伏覩近降聖旨修建景靈西宮遷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義當

亦等處以其地基奉安神考指宗神御。並於尊崇。影寺廣大。此可以見陛下奉先之孝。只移官舍不動民居。又可以見陛下愛民之仁。隋斷民之歡心以事宗廟。此先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稽之禮意。有所不合。考之人情。有所未便。可得而議者有五。臣不可以無言也。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也。神考建原廟于彥。蓋取諸此。今廟據社稷。不合經旨。非神考之意。此其可議者一也。夫人之所居。必擇吉地。故詩美衛文公能營宮室。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可不擇乎。居大理鄉徐崙有言。曰大理獄隙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敢栖。蓋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人情所惡。古今皆然。今乃擇此以建宮廟。既非吉地。祖必不安。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二庫。二監二司。移於他處。即要地基還此。就彼彼亦有居民也。

不知起遣幾家而後可以建此。被遣之民。有所不願。則失其歡心。失其歡心。則違陛下愛民奉先之本意矣。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于一宮。今乃離析一宮。分爲兩處。歲時酌獻。寢與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煩。此其可議者四也。傳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顯承殿奉安以來二祖五宗神靈協會。既安既今。何用遠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動而寧之。不如勿動之寧也。雖曲示陰報之心。而未盡寧神之禮。此其可議者五也。凡朝廷舉動。苟合公論。則天下人情莫得而議。一有可疑。則衆議蜂起。凡此五者。臣皆得之於公論。而不敢不言者也。宗廟之事至重至大。陛下於宰臣之請。雖已恭依。然禮意人情。有所未安。難以施行。何憚於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三省別行詳議。庶於宗廟大計。無輕動之悔。

伏覩臣寮言西宮劄子。臣昨具劄子言修建景靈西宮有可議者五。續具奏狀言祖宗神御與聖祖天興殿皆列於天廟之次。不當遷徙。續又具劄子言真祖用道家之制。而參取陰陽之說。神考依禮經之旨。而不易左右之位。今一舉而兩失之。願詔三省檢察竟及侍從臺諫官重行審議。未蒙施行。臣竊惟宗廟之制。不可輕易。祖宗之舊不宜苟改。而朝廷固執初議。臣不敢以爲然也。周禮義曰。位宗廟於人道之所向者。不死其親之意也。不死其親。雖公羊之舊說。而三經妙義。乃神考之所以訓天下者也。社稷之議。安可改乎。今欲盡先儒之說。違神考之聖訓。專用私意。率改成法。臣是以知其不然也。或者以爲東府舊基。則南頭街之地。必具使据國之左。實不可改也。夫天廟之說。出於陰陽家。真宗用之。今尚不敢。何獨左右之說爲可棄乎。況舊基之北有權貨務。移一二物。不動民居。而倍殿盡矣。不欲

徙據。則因地形之高下。何爲不可。釋此可因之說。而固持臣說之非。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又或謂以祖宗神御昔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隨寺觀之所在。即置殿守。豈有左右之拘乎。臣謂隨寺奉安。斯無定位。會而爲一。必辨東西。昔者散處之時。或在南帝。或在北。今既會而爲一。豈可以不分南北。而皆以因舊爲說乎。臣是以知其不然也。夫此三不然者。皆不足以固守。然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商議者。謂神考素有修建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陛下用史官親聞之語。遵神考素定之意。以奉先之孝述宗廟之事。臣下之所宜將順。其有大於此者。然而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臣請以一事驗之。元豐中神考於英宗治隆殿後留一殿之基。宣仁都曰。此以待未亡人也。因建此基爲神考廟宮之地。宣仁之意。不欲多遷民居。而輔聖大臣因請宣仁轉

天神考親裁裕廟制，於是重卜奉安之地，以極崇報之儀。今顯承殿是也。方建修顯承殿之時，蔡京正在朝。使若神考之言，審如實錄所載，京於此時，何不具以先訓聞于哲宗？況當哲宗之時，京最用事，尤可以啟迪仁者，無遺力矣。豈有宗廟重事，親聞先訓，可以據元祐之非無大於此，而乃隱忍不言，復何待乎？臣是以驗其為矯誣也。且紹聖之初，哲宗聖意本無遷改。章惇雖扶妙自總，然其初猶有眾畏元祐之意。及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專說，自後去始從大改，從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壟斷相朝，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未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錄以為證驗，留為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為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偽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恬為無二，而力

且言者，臣恐自此以後，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矯誣之政不可復救，對雄生，必由喪相賀始於此矣。伏望聖慈出自睿斷，正京矯誣之罪，明示駁正，然後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臺諫官如臣所請，重行審議。

雜又言：修建景靈西宮狀，同臣近論修建景靈西宮有可議者五。已奉聖旨，送三省樞密院。今數日矣，未有定議。臣謹按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詔於大內之南丙巳之位，擇祖廟之地，以建景靈宮。亦如天廟星在太微之東南也。神考今集祖宗神御會于天廟之次，所以契符天象，稽參經旨，述真宗之事，為後世之法。今修建西宮，非神考紹述之意。宗廟至重，不宜輕舉。伏望聖慈詔諭大臣，速行改議，無貽輕動之悔。天下幸甚。

貼黃：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詔以聖祖臨降，令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擇地建宮，及令禮官考制度以聞。是月，丁謂言：得司天少監王熙元等狀：按晉天文志云，紫南有天廟十四星，乃帝王祖廟也。今大內法象太微，天廟星在太微南。若建新宮，宜大內正南，次東丙方。上合天廟星位。又按二宅經，大內陽宅新宮宜在正南，次東巳丙。上合陽宅福德方。詔臣請以錫慶院開封府兩處地位建置，上符天象，旁合經術，遂詔以錫慶院建宮。

郊廟

宋欽宗時侍御史李光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曰臣伏准上閤門關准太常寺關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者在四月二日到京緣當日係明節皇后忌辰今來迎奉及行香官者臣嘗考求典禮明節皇后不當立忌昨緣太常少卿林震希意迎合妄援品式故事爲明節皇后立忌因以爲例不復討論遂使黑白淆亂非禮之舉貽譏後世不可不革臣竊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修齋行香皆欲其子孫追慕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廟蓋猶以太后在上疑樹廟之後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大雨陰冷宗廟之禮恐有未順且謂城南立溫成廟四時祭享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商宗遺愛傷已思咎相已詔以典祀無豐于昵昵以褻

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事天心奉宗廟之意也然掌中有司議改溫成廟爲祠殿歲時遣宮臣行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今陛下初嗣歷服宜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大事伏望聖慈下有司討論典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溫成故事罷百官奉慰行香止令內臣就祠殿行事爲以常儀庶合典禮

高宗紹興初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國朝配祀自英宗始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誣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論辟其後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對以誤引孝經嚴父之說惜乎當時無有辨正之者今或者曰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是爲二祧高祖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常兩廟皆于孫世世所奉承者太祖爲帝者祖太宗真宗宜爲帝者宗是誥以一祖二宗並配濱出於此直孺等聞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蓋古之帝王非建邦啓土者皆不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有家業基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圜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爲祖廟獨躋憲在於無名並配則禮同於祫饗今來明堂祀詔書請合祭天大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惟禮意而事簡無變可以致力於神萬世行之可也

四年兩浙漕臣王普上言曰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其一謂陶匏用於郊丘玉爵用於明堂今崇明堂實郊禮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之禮當本王爵其二禮牲大牢當以牛羊豕爲序今用我將之詩

遂以羊牛豕爲序所謂以辭害意宜有用大牲作之祀而反在羊豕之後者其三陳設尊罍蓋周官司尊彝秋嘗之例其四從祀諸帝當代以今酒而不易其名其五其六祭器冕服當按古制其七皇帝宋後語齋宮明是致齋二日有事乞用貧明以成三日之禮其八奉不欽酒若董乞罷官給酒饌俾得專心致志於神明其九讀冊在獻及升煙奠冊不當委之讀史其十十一皆論樂並從之

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我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尤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爲重禘大禘小則祫爲莫大焉今我事方殷殊祀之禮未暇偏舉然事有違經及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欽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illegible]其功德所宜祫饗以正東向之尊遂至仁宗[illegible]行

祫享嘗議太祖東向莉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
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
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
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
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當其臆說以人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肆言
以折之已而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
以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遂蔡京
用事立遂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
並即依舊洎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序昭穆之列今宜正
太祖東向之尊妄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蔡京所奏深得禮意而
其言尚有未盡蓋以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
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饗朝踐于
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
于南北後世祫饗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惟以東向為太祖之
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
始祖是為廟號非諡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神更
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
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
位則名實舛矣儒以熙寧之禮為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
號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
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
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為穆五年
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
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

七年徽宗衰闕是歲九月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說不幸太上
蹕閣命坐而大饗不以理實未安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元年以來祖
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道君皇帝一位不合典禮惟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梓宮未還廟社未定疆土未復臣竊意祖宗
上皇神靈所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葬
陵寢以隆我宋無疆之業若如議者之言恐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
狩十有一年未獲天下之養今不幸而崩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
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
天地祖宗並備太上升配似未可行
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等言郊祀大禮合依禮經皇帝服大裘被袞
行禮據元豐詳定郊廟禮文何洵直謂以黑繒創作大裘如裘惟領
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議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黑羔製之禮部又言關
西王黑係天主黑色今有司擇白羔為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繒代
又元祐中有司欲為大裘虔用百羔摠宗以為害物遂用黑繒請依
太常所言從之遂以黑繒裘冕亦十二旒焉
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竊見明堂大禮前一日皇帝親詣
太廟名曰朝享臣僚奏議以方行三年之喪未當見宗廟行吉祭五
月二十四日詔令侍從臺諫官并禮官共詳定以聞臣等謹按春秋
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
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考之
往古居喪得見宗廟有如此者又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太后之喪既
易月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熙寧元年神宗居諒
闇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是則考之本朝居喪得見宗廟有
如此者將來明堂大禮已在易月服除之後躬行朝享固無足疑議

者以謂三年之喪踰此未易，故總今月行之歲非大一年之喪。陛下行之內，雖所謂諒闇心喪者也，麤衣蔬食，不以親廟之禮也。陛下以萬機之繁，詠復之重，故奪園陵之悲，躬宵旰之勤，坐朝居如平時矣；義決庶務如平時矣；親御戎輅，亦復進奉矣。何獨至於見宗廟而曰未可？又按唐故事，時得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損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用狀皆以其月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至天寶九載，乃謂告者上告下之詞，遂下詔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累世相因，遂失奏告之名。明堂前期之禮，蓋告也，非祭也。謂之祭，則在典故亦為何行；謂之告，則名無可議者。先王制禮本諸人情，惟被其參酌，以無違疑證文論中而可舉。所有今年明堂大禮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臣等謹議。

章誼論明堂大禮配饗事狀曰：右臣等五月二十九日承尚書吏部牒，三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節文，權吏部尚書胡直孺、太常少卿蘇遲等討論明堂大禮配饗事，奉聖旨令侍從臺諫禮官定限一月聞奏。臣等四月七日於圓通院同翰林學士汪藻等集議，緣所見互有異同，合具奏稟。處臣等竊見胡直孺等參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蘇遲等謂宜用皇祐詔書之意，采景祐禮官之請，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太宗並配，仍設圜丘第一龕、方澤第一成神位。臣等熟考二議，雖各有據意，揆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揆之事帝則未為簡嚴。有是二者，誠未足以隆一代之揭文，而垂萬世之軌則也。臣等竊詳明堂之議，實本於我將之詩與孔子宗祀之說，蓋言周之配天於郊，既以后稷，則配上帝於明堂，當以文王。二祀異宜，不容並配。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功德世序，兩適相應。今禮官乃欲以祖宗並配，此臣等所謂揆之經旨則未合者也。臣等竊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並配，仍微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至嘉祐末，仁宗升祔之初，英宗命官集議，錢公輔以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二配著至重，全為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成王也。臣等謂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如公輔之論，則太宗獨配。

為合於禮。今禮官等議乃欲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臣等所謂參之典故則未盡者也。臣等觀先王制禮，各有所宜。郊祭天地，音神偏舉，國不敢簡；宗廟祫饗，列聖並祀，亦不嫌黷。至於明堂，獨祀上帝，配以一宗，以示簡嚴，亦不可瀆。故元豐是正祀典，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兼於經差雜，先儒六天之說，咸其不取，於是悉罷羣祀。今禮官議欲以圜丘方澤之神並行從祀，此臣等所謂施之事帝則未為簡嚴者也。臣等伏見陛下建炎之初，郊祀昊天，奉太祖以配矣；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則於經皆為不悖，於典故為可循，於事帝為簡嚴而不瀆，庶幾仰稱陛下奉宗祀之意。臣等寡學蕪，以所聞上備採擇，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誼又論明堂饗禮疏曰：臣竊謂議禮必本於經，而以孔子孟子之言為據。若經典無傳，孔孟無說，乃特取於諸子百家之論。今明堂之

其本起於周頌其次則孔孟明言之矣思文之詩序曰思文后稷配
天也故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後世郊祀以始祖配天義起於此
我將之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子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後世明堂之祀以帝者之宗
配上帝義起於周郊謂之天其祀即昊天上帝也明堂謂之上帝其
祀亦昊天上帝也二祀一神其在郊稱天配以后稷者稱天則百神
皆祀不止於上帝故其祀爲遠而尊則配以祖也其在明堂稱上帝
獻以文王者稱上帝則特祀上帝而已百神無預焉故其祀爲近而
親則配以宗也此配天配上帝義以祖義以宗者也至於明堂祀王
考之虞更無別義未聞有九筵五室重屋複道之制考之於經而謬
以孔孟之言則由漢以來諸儒所說皆無經據而時雜陰陽道家之
言者不足取也國朝郊丘明堂大禮圜丘屢舉祀天於南郊以太祖

皇帝配祀上帝於明堂以太宗皇帝配皆合於周頌之文與夫孔孟
之說夫若小異於經者蓋不免於諸儒之說今胡直孺等請將未合
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并太祖太宗以配而於列聖與夫天神
地示咸不預焉則似乎太簡蘇遷等請南面西上設昊天上帝皇地
示神位西向北上設太祖太宗眞宗神位於殿之東厢設圜丘第一
龕九位於殿之西厢設方澤第一成一十三位又以列聖神主在溫
州竊恐當命大臣於其處攝行祀事或遣官恭詣溫州列聖神主所
祭告如以不徧百神爲未足則請即行在所天慶觀於大禮後擇日
敢祖宗大禮既畢恭謝之文亦命大臣簡其儀物而恭展以告亦足
以盡祈報之心其於列聖天神地示似有所擇則迫乎瀆矣臣觀祭法
先儒記禮禘郊祖宗皆以一祖一宗配而昊天上帝皇地示無列聖
並配之文則胡直孺等請以太祖太宗配爲合於經矣郊祀明堂袷

祭三者皆爲大禮今舉大禮而列聖不與聞天神地示之衆不在所
禮以周官及祭法考之率皆未合則蘇遷請遣官溫州告祭神主遣
官於天慶觀告謝百神爲近於禮矣然欲配祀以眞宗而不及列聖
於天神祀第一龕於地示祀第一成則擇而取之以祭恐非徧于群
神之意欲望宗廟則自眞宗皇帝以及列聖並遣宗室大臣告祭於
溫州天神自第一龕而下地示自第一成而下分遣大臣各祭於行
在宮觀而處如此則精意莫達禮亦從宜
刑部侍郎秦則奏曰臣恭聞天子之廟四親二祧與太祖而七古之
制也然禮有以義起者故周以后稷爲始祖而文武雖親盡而不祧
亦禮之特也後世有始封如后稷則爲太祖可也得天下如文王武
王則不祧可也如其不然則當遵古制而已是以漢高帝以匹夫起有
天下爲漢之太祖而太公以上無與焉本朝藝祖有天下雖載爭揖

遜與漢不同而假起則疑也然則東向而爲太祖夫復何疑然又有
可以義起者如太宗皇帝既有一天下之大功又貫我之祖則異時
長居昭而不祧雖曰不然自此而降親盡則祧不必爲後世有功有
德之說可也何以言之漢以孝文之德孝武之功爲不遷之宗後世
有不以爲然者爲其出於一時之見而非古制也是以本朝議不祧
之廟或欲以仁宗或欲以神宗紛紛之論已隨時而異同矣要之宗
廟者子孫所以追奉其祖先者也何暇議其功德之厚薄而去取之
哉故後世非如周文武之得天下天下之所共與而不可遷則自太
祖而下備序而祧禮之常也况初不著於太祖之先者乎乃若諸儒
執兄弟爲一世之說以謂太祖太宗止合作一室此又不通之論既
謂之太祖居獨尊之位則繼及者豈得與並惟在昭穆之列則可以
世論耳此正當以義斷也至於三年一袷禮謂合食於太祖之廟是

以太祖為主也。則東向之尊烏可易哉。然本朝自前祫祭傳順翼宣四祖咸在。未得如周以后稷為主。與享者皆其子孫。是以姑遵魏晉以來故事。虛東向之位。蓋從權也。自今七廟已備。則雖千萬世太祖常居東向之尊。夫復何疑。斷自太祖則四祖神主遷之別宮。當祫則即而享之。前代每行之而議論之士皆以為當矣。又復何疑。前乎太祖者遷之別宮即而享之。則後乎太祖者當藏之夾室合食於太祖之廟。亦可知矣。若五年一禘。請以商人周人禘嚳明之。則當禘僖祖為宜。蓋禘之祭最疏。為其雖遠亦不可忘而已。說者生太祖而禘宣祖。則失禘之義矣。既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豈必近而親者邪。

孝宗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上奏曰。臣上疏作務崇儉德。郊丘禱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適聞肄習其藝而聽之。則撓且寐。獨以古樂當用之郊廟。前者若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戲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拜謁尚論三月之淹。夫駢游手之人。從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歌儀而歌舞。初日給虛費。總為緡錢近一萬。若從裁約。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辦。今節未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郊奏樂工登歌宮架樂工引舞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皆援紹興指揮時饗並獻。既入大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於禮何。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司以為勞而復樂闋。今乃終獻樂舞。雖同而其初有始其成有終。不可廢也。若使之摠繼行事。雖然於酌獻樂闋。聽其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終設之動。郎詳使其諸

乾道間中書舍人胡銓論卜郊疏曰。臣伏覩今月十八日指揮郊祀大禮改用來年正陽之月。雩祀之後。臣參考禮經及國朝故事。有不可者凡十。臣請為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先祀後戎。祀莫大焉。今以戎事而廢祀事。其不可一也。且三年之喪。天下之大喪也。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可以大喪而廢天地之祭。今大羊在境。未至如大喪之戚。而輒廢大禮。其不可二也。春秋列國最稱之屢興。歲不有齊晉吳楚之師。三年之郊。未嘗廢也。自僖公而下。或以鼷鼠食牛而不郊。或以牛死而不郊。春秋譏之。謂其不從卜牛而廢大祀也。今大羊一入寇而遽廢郊。其不可三也。陛下以天為父。母地。即位之初首當郊見天地。遷延至今亦已晚矣。而又展一年。是即位四年而後郊。慢亦甚矣。其不可四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聖人以為大孝。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僖祖太祖皇帝配焉。大臣亦稱為大孝。今陛下即位三年而不郊。非惟慢天地。且慢祖宗之配祭。其不可五也。陛下即位之初。大羊侵我淮甸。將帥之師戰士暴骨。死傷未收。而陛下業業如將不勝。於時不曰外有敵國之患。今有一風塵之警而報廢天地祖宗之大祀。其不可六也。自違先朝盟。遂鄰日傳使者奔命不暇。秦四郊以嗚大羊。海州新指者以萬數。泗州老弱屠戮者數萬人。唐鄧廢墨之日。所聯塗地者不知其幾千人。而會慶之節未嘗廢也。今以幾勝一戰。遂君臣相顧失色。遽廢大祀。其不可七也。真宗皇帝澶淵之役。深入不測。聖與超覽對。若黃屋而不備非有他也。為宗廟社稷計也。今執政侍從臺諫之臣。乃謂陛下有城之宿。僅有不測則澶淵之役。真皇親冒矢石為不可乎。執政侍從臺諫之言。是官官宮妾之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其不可八也。夏四月降詔以冬至日親祀南郊。皇天后土實

聞此言。四海驩顒引領以望大霈。一旦改紀不赦。前詔更不施行。而率意行之。人可欺也。天可欺乎。此其不可者九也。夫郊則肆赦。肆赦則赦過宥罪。爲有名不肆赦而赦過宥罪則何名。况今郊既展赦亦當展。如此則四海驩顒數日以待赦者。寧不厭望。豈不辜陛下好生之德乎。若曰冬至之日雖不肆赦。先釋輕繫。因有何不可。則來年肆赦又釋輕繫。何可乎。其不可者十也。冒瀆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淳熙初。秘書少監楊萬里駁配饗不當狀曰。臣聞之王通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蓋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周有卿士庶民之謀。漢有博士廷臣之議。此皆王通之所謂議也。既曰議矣。則君之所可。臣必有所否。卿士之所從。庶人必有所違。君人者酌其議而擇之。擇其善而從之。然後下無不盡之心。上無不善之舉。今者議臣建配饗功臣之議則不然。曰獨。曰專。曰私而已。先之以本朝之故事。惟翰苑得以發其議。抑不思列聖之廟有元而廟之有配饗者。八殺配饗之議。若非一而出於翰苑。若止於三臣。如韓王安石之配饗神廟。則同數員外郎[illegible]之言也。請以韓忠彥配饗徽廟。則刑部尚書胡交修及中書舍人[illegible]等之議也。豈盡出於翰苑。況今舉其三以曰例。不顧其餘之不然。[illegible]歟乎。中之以聖諭之所及。惟一己得以定其議。非專老然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使廷臣皆不得以預其議。非私乎。是議一行。自今以往。一議之出。必欲有可而無否。必欲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也。何以盡天下之心乎。有可而無否。其弊必至於水濟水之喻。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其弊必至於指鹿爲馬之軒。臣之所憂。不特一配饗之議而已。恭惟陛下秉大公。廓至明。如天之清。如水之止。無偏如周武。無我如仲尼。必不徇一臣一己之私議。而盡違天下之公議也。臣惟恃此。敢布其愚。惟陛下垂聽焉。臣伏見故

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身兼文武之全才。心傳聖賢之絕學。遭遇光皇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擢任不次。出將入相。而浚捐軀許國。忠孝之節。動天地而貫日月。武夫悍卒。孺子婦人。[illegible]莫絕倫。凡聞其名者。皆愈然歸仰。中興以來。一人而已。昔嘗論其學以爲者。忠卓行忠諫奉[illegible]動爲人師。言爲世則者。固不可勝舉也。而其尤大且著者。有社稷之功者五。建炎之間。逆臣苗傅劉正彥之變。光皇忍恥。偽赦之出。四方震惑。然[illegible]敢論言討之者。惟浚興平江之師。內則佑奉辭忠發檄以爲[illegible]用。外則結約呂頤浩劉光世以爲之助。不宗朝而[illegible]勤王之師。旬日復辟。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一也。然[illegible]敢而拜右相。未幾[illegible]議首上封章。[illegible]請[illegible]詞。入謝[illegible]。絕以[illegible]而光堂然納辟。光皇選建之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顧之命。眷[illegible]有[illegible]在於陛下。然發此議者。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也。發大議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二也。先是大將范瓊來自[illegible]行在。擁其兵反居然恃衆不復有人臣之體。輝然獻[illegible]自[illegible]欲苗劉之黨。浚召瓊至都堂。數其罪狀。特置廷尉論抵之死。而優撫其軍。從容指麾。釋兵歸令分隸他將。無敢譁者。然後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強臣悍將。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在於此。立國基[illegible]成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三也。浚之守蜀。備禦既固。虜至輒敗。大將[illegible]等病篤。召諸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我死。宜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兀术[illegible]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既死。兀术未冠。浚命吳玠吳璘大破之。俘獲萬計。兀术僅以身免。兇猾消縮而遁。自虜入中原。其敗[illegible]嘗有此也。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虜自是不敢窺蜀矣。從之[illegible]而歸也。後乃遷玠等九人將帥之才。後皆擢其用。至今[illegible]之慶。全蜀[illegible]而後中國安。安蜀

為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四也浚之貶福州也劉錡乘此引兀朮之兵數路入寇先皇即日召浚浚亦即日就道既至江上兀朮聞之曰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未敢肯過先皇之幸建康也劉猊挾虜銳來寇時相臣趙鼎樞密折彥質皆欲退淮上之師為保江之計浚力爭以為敵兵渡淮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矣先皇決策從浚說是以有藕塘之捷自此兩淮始可立矣兩淮定而後中國之定准若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五也蓋浚之用心以堯舜致君之道為己任以春秋復讎之義為己責以文武境土未復之業為己憂其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為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諸葛亮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浚有焉今先皇行且祔廟方議配饗之臣非有社稷之大功者其誰實宜之臣謂有社稷之大功宜配饗於新廟者莫如浚也且陛下賜浚諡忠獻制辭有曰處國忘家曰忠獻可替否曰獻又曰若趙普平定四方若韓琦翊亮四世雖成功之不一要易地以皆然訓辭具存昭若日星蓋普則配饗太祖之廟琦亦配饗英宗之廷陛下以此比浚則今日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所議臣懷私故欲黜浚而不錄以阻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公議甚憤而不平也且議臣以復辟之功為重乎浚倡之呂頤浩和之張俊韓世忠秉而行之今錄其同功者三人而黜其元功者一人可乎且議臣以建储之功為重乎趙鼎言之浚亦言之今錄其一黜其一可乎至於固長淮以保江南全蜀以保吳楚則浚一人而已矣此又非諸將所敢望者臣故曰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或謂浚嘗為隆興之相矣非浚於紹興之年也以為不然趙普嘗相太宗矣而配饗太祖之廟韓琦曾公亮嘗相神宗矣而配饗英宗之廟然則明浚之可配新廟又何疑焉昔唐以苗晉卿配饗肅宗而遺裴冕蘇氏駁之當時竟行其說裴冕得以復故臣雖學術淺陋竊有志焉又況議元和配饗之臣則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同議焉議會昌配食之禮則出於宗正少卿崔徒易所奏焉豈翰苑之臣所得而專哉蓋專則有黨黨則無私故也臣願陛下遵中興之典略李唐之制斷自聖衷照破私議以臣所駁之章詢之大臣下之禮官博士會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如蘇軾論配饗必都省集議者而陛下擇其中錄元勳於既往釋公議於既鬱可以伸屈抑可以決難疑可以盡天下之心可以為忠義之勸一舉而眾善具誠非小補冒瀆天威無任控懼屏營之至

二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明堂議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以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或于時會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若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曾與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辯諸儒論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合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六年必大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又論明堂劄子曰臣伏覩明詔[illegible]詳議明堂典禮具奏聞臣竊惟祀者如祀泰畤以祖

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遠合於禮。況明堂不專嚴父，兼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徧知典故，只誦孝經之語，又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故前郊奉神宗配，雖經廷臣集議，奉為典說所尊。今既明降指揮，與陛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或未安。況意望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仍俟將來降御札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絕不知者之說，實為允當。臣先事妄言，伏俟罪譴。

必大又議明堂大禮狀，曰：臣等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獨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特舊於此歟。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至于後世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近國家大祀有四，祈穀、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按已行典禮，及將仁宗時為儒臣參酌明堂嚴祖議，附於中書，請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在前，謹錄奏聞。

必大又奏：臣近者備觀宗祀展日指揮，臨期一切如舊，仰見陛下誠心感格，天步利安，臣子之情不勝忻躍。惟是十五日太廟遷室行禮，其常酌獻升降再拜，既皆多按樂節，然樂必易，大禮必隨部氏注云：若於清廟大饗然。又禮器載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子路預為，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前期節文斯禮，使有定論，協乎簡易之言。先令有司臨祭起懼，若陛下今先甚矜過乎禮，自不以此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對越奉事之誠。

光宗紹熙五年閏十月，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為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于西夾室，奉居太廟太祖之右。遇祫享則於夾室之前，致注以昭穆焉。於是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如樓鑰、陳傅良皆以為當，詔從之。

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准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今詳群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於祫享，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校強弱于冥漠之中。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又言：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祧僖而中以下諸宗之廟亦為百世不祧。又言乞詢大儒程頤以為

王安石言僖祖不當祧復立廟爲得禮竊詳頤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是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説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説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説熹先以所論畫圖爲本貼説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

光宗時朱熹奏曰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議而司馬光韓維孫抃孫固等以爲非是方奏爭之其説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説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而世之後篤生神祖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安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尊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天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説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未遑遂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劄子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説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説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伏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與奏詔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以慰[illegible]下一民聽于萬幸甚

然竟臣竊見今者群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恐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依舊復置以

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illegible]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熹又議祧廟劄子曰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首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孝高明獨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群臣所能及不勝嘆服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展分臣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林大中上疏曰臣昨傳正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外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緩不間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或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愜人情所未安也

寧宗時吳詠繳進明堂御劄狀曰臣被命當與伏准御寶封付下中
書門下省執狀以今歲明堂大禮前期命學士院降御劄處分臣已
遵奉聖旨撰修寫進入外備有愚見輒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經
讀鄭特牲諸祭有祈有報有由辭焉讀周官太祝諸祝有祈禱有
求永正有救戎兵焉所謂肇禋於郊宗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
蓋海內久安兵革不興年生於歲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禮場多專
水旱間作民未有寧宇則禬禳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列
聖以來咸去而不能廢也臣竊自近歲詞臣所撰詔赦爲多以美形容
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斟今兵禍未解民命孔艱陛下畏威一念
如對上帝。登祀一忱右保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
用是敘援仁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
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炎閣臣夢得所上奏疏紹興間

臣益臣近臣世將諸臣所撰赦文則庶幾可以延續天命感動人心
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意以爲可否乞降付本院遵守施行
理宗初即位大享當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及
學士兩省詳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望請以
奉始講明堂之禮至今遵行稽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
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
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慶元六年九月又在光宗以日易月釋服之
後未發引之前今來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當事致齋別殿百官各受
誓戒係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
史局於九月內擇次吉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與前史相同乃用
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享太廟遣官攝事
皇帝親行大享禮成不賀

紹定四年九月丙戌以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正上言
曰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而論宗廟之制畫而爲圖其
說甚備然其爲制務欲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
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正可本而行之莫興時焉
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爲負
謹爲二說以獻其一純用朱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奮意
圖繪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太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
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於中左昭右穆合爲一廟門皆南向
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夫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而不
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于始祖之廟始祖東向昭
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
其說合于古而宜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實歆享

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朱熹之說蓋
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
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
紛紛戒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祖東並爲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
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幄幕
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廟
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爲祫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其二
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
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推行宗廟前議固無以
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爲允當未失禮意。以宗廟之禮儀無其故
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
博詢三年時作少監權禮部郎中兼講禮寺以明禮之經審變不

嚴嚴父配侑之典熙寧以來事頗不同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合
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
季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猶奉光堯故無祀父之典南郊
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紹熙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
盡時朝散大夫康熙亦援悅忠所著合宮嚴父為言上曰三后並侑
之說最當是後明堂以太祖太宗寧宗並侑
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禮部侍郎兼中書門
下省檢正洪燾等議以為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虞之郊嚳商之郊冥
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儀則遠而尊者
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
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
之孝為兩盡其至

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召揚雄
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盛言車騎之衆參
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
肅之事
臣聞人主事天之道惟質與誠而已矣蓋質者天地之性而誠
則天之道也大路越席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皆尚質
也立澤聽誓戒并誓齋明盛服三宿七戒皆致誠也外盡乎
質內盡乎誠則天之觀德著達也宜矣後世以繁文縟而掩其
質敬弛而汩其誠千乘萬騎以為華黼黻文為以為飾而事天
之本廢矣甚則劃壇壝以禱兵方士攝術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
矣若成帝者則以文滅質以欲汩誠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
正承武帝奢侈之後丞相匡衡欲革其弊說實乃奏罷鑿輅龍

鱗鸞鳳周張之飾更定其儀與其樂章帝雖勉從而終不能改
故雄賦甘泉極道八神警蹕黑陳天行萬騎中營玉車千乘之盛
以致靡麗之譏是時趙昭儀又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故雄賦
復有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
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娥眉以戒齋肅之事惜乎帝之耽
溺於紛華湛溺於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不亦難乎陛下將以季秋中旬以行明堂之祀今有日矣成秩
之禮昭事之誠所宜盡誠而睿懷聖心固已致敬於此蓋自
熙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事天儀物及諸軍賞給之外
凡車服仗衛聲明文物之具莫不裁約而歸於儉錫賚推恩亦
減承平之半殆三之一可謂尚質之至矣至於前期齋戒致其
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嚴行事之際避黃道而不履屈小

次而不御可謂至誠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咸秩兩而頌聲載
徽志而主戾以迄成熙事此則陛下之家法也今四郊多壘
財力單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於卑陵節約之餘攄之
又損虞箴曰祀曰戎二者乃君以誠事天之大本記曰齋者
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言不敢散其志也今距齋宿之期雖曰尚
賒然臣願陛下以聖人久持為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
在其上之時則積此真誠用於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聲天神
之不降地示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惟陛
下力行之臣不勝惓惓
金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參知政事石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固外
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
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其初及

祖太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
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
侑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
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然竟依古以一祖配也時未依古
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
大定十一年太常上議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懸用二十架周
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用三十六
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於古太倍今擬太常寺舉禮天子
宮懸之樂三十六虡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虡今用宮懸二十
登歌編鐘編磬各一虡又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鍾為
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至日至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六變

謂六成也唐宋因之蓋圜鍾夾鍾也用為宮者以上應房心有天帝
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數致神明之也凡
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鍾自卯至申其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
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
為名今止有太廟祫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撰定然九年拜天用乾
寧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廟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寧
之曲迎俎奏豐寧之曲酌獻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
宋開寶禮亦可就用餘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壝奏上帝迎俎酌獻
舞出入樂曲皆以寧字製名還命學士院撰為皇帝入中壝奏昌
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寧之曲皇地祇奏坤
寧之曲配位奏永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次奏
並與入中壝同餘載儀注及樂章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

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
唐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
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舊後改之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為定方丘
如圜丘之儀社稷則用登歌
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
禘祫之禮皆為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
慈成群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疏
疏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
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
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盡裏行禮以三年冬祫五
年夏禘為常禮又言海陵時每歲以二月十月遣使兩享三年祫
享按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于太廟季冬又臘享歲凡五享若依海

陵時歲止兩享非天子之禮宜從古禮歲五享從之
十二年議建閔宗別廟禮官援晉故據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
若依此典武靈當升祔然中宗之祧始則為唐室終則
增至九室憲懷之祔乃[illegible]藝祖一室
令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廿祔武靈則祧一
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illegible]祖者則六[illegible]不待
事七世者矣伏覩宗廟世次自[illegible]上至始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
廟晉史太廟以家主為限[illegible]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
一室東帝承統以兄[illegible]為一室故[illegible]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
三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
[illegible]此數則用不拘常數之議[illegible]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illegible]
[illegible]宗皇帝[illegible]興[illegible]宗皇帝[illegible]亦擬更改廟號之議不[illegible]

觀因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義，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肅宗已在第十一室，禘祫亦尊肅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

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為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為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曾躬謁，宜可令有司先攝事。然前代令攝事者止謂常祀。今已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禘，心喪行禘禮。上從之。

承安元年，特郊。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真玉，燔玉當用次玉。皆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致其未盡禮貴有誠，不能體者不敢以獻。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時或闕，反失禮制。若從近代之典及本朝儀禮，真玉禮神，次玉燔瘞，於禮為當。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極於第一等，前八位俱各有禮玉、燔玉，而此二位兩失之。按周禮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禮九宮貴神、大火星位，猶用周禮之說，其昊天皇大帝、北極二位，因宜用禮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真玉。[illegible]又奏：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極等位皆大祀，亦當用犢，當時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從祀神位，則分割羊豕以獻。竊意天地之祀，籩豆尚多者，以備陰陽之物；器俎尚少者，以人之器為無可以稱其德，則貴質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時第一等神位偏用二俎，似為不倫。今第一等神位亦當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及朝享太廟則用犢十二。上從之。

元世祖至元[illegible]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七世之廟可以觀德。[illegible]有神宗，超踰萬古之良，制度越百家之高致。[illegible]而下，秦漢以來，追懸帝乘，希傳儀禮，儒士難明其學，歷代遞變。[illegible]今國家遵先王之業，掃六合，庶事原於群黎遵矣。曾祖宗之功德，以陛下之聖神英明，至承而致然也。臣嘗覩經書，累為窮禮參書，知廟制。今請申之：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宮周於外以合之，牆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室寢，一一分方，庭砌層階，[illegible]山節藻棁，以示崇高；重檐刻楹，以示嚴肅；斯稱其稱，以示豐而不奢，[illegible]以示儉而有節。此蓋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祔新主於南廟之中。昭以敘其向明而因班乎昭焉，穆以敘其深遠而常從其穆焉。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于祖父，孫可以為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既藏，祫則出，餘則否。祔廟者新易其檐，改其塗，此蓋廟之祧祔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牲牷肥腯，旨酒嘉栗，粢盛豐潔，器皿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祠宜羔豚膳膏薌，[illegible]宜犢

廩膳膏腥粢盛盎明膳膏薌，設守祧所掌之遺衣服，奕世遵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蓋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循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毀未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蓋廟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蓋廟之禘祭也。子思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知示諸掌乎。言天下雖大而其要在乎務本也。伏望陛下講恭肅慈和之心，盡仁孝誠敬之念，斷出天衷，力行古道，肇
天下士民之企仰，報本朝神聖於無窮，一新太廟之儀章，嚴禋春秋之祭祀，推陛下先天下以孝實於億萬之風，而天下化陛下之神感，識移忠之道。如是則上下和悅，朝野無虞，尚豈有干名犯分敢投禁錮之民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其此之謂與。

成宗大德初，建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大，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祭，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從官推其禮多未用之。

成宗時，元永貞上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曰：臣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議，三代以還，莫之敢違。原廟之制，隆古不聞，漢孝惠聽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遊有衣冠，月出遊之，各其後郡國所在以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蹟之禮，按尚書黷於祭祀時為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所睿宗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庶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瀆之嫌，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英宗時，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集賢學士吳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致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考古乎。

[illegible]太常博士劉致建議曰：竊以禮莫大於宗廟，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自出也。唐虞三代而下，靡不由之。聖元龍興朔陸，積德累功，百有餘年，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纘統之初，定一代不刊之典，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疏之序而使不亂也。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宗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

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
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三世昭之右居左穆之右
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也苟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
不遺禮經可爲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
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
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
曰從事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
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
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
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且如今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
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
復尚左矣我國家居博古宗廟之事尤宜慎明然事大體重宜從使院
移書集議取旨四月辛巳中書省臣言始祖皇帝始建太廟太祖皇
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
以次祔東室近者集賢翰林太常諸臣言國朝建太廟遵古制古尚
左今尊者居右爲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
宗皇帝神主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
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祔裕宗
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爲圖以獻
惟陛下裁擇之

治道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
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
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
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
觀游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
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
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
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
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齊桓公田至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
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
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
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
無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
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
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
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
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
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
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

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
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
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
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眾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
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
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使也眾不可戶說也可舉而
示也
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
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
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卷之二十三　二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
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
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
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
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
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
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
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
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之晏子對曰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
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
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
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

卷之二十三　三

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
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
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
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
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
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
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
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

得之宣王曰善。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亦及臣之身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秦昭王時客卿范雎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驕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吾子

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
榱桷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
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
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
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
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
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
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
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
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叢說卷三十二 六

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
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
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
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
子貢入見公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
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鼓之
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
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
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
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
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

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
也
漢高帝時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
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
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
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
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

叢說卷三十二 七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
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
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
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

而詳……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

卷之二十三 九

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文帝時。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擬。雒陽賈誼數上疏陳政事。

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淸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

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名也）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

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殺盡人並起。萬民離叛。九十三歲而社稷爲虛。[illegible]今四維猶未備
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
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
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
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
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illegible]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
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
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
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
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
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
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

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illegible]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illegible]誹謗之木。[illegible]
敢諫之鼓。[illegible]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
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illegible]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
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
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
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
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
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

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illegible]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illegible]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illegible]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illegible]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
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
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
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
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
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
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為，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
時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晁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
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
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
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
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
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

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
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
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
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
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
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
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
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
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
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
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於金匱，歷之
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
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
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之德，
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
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
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
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
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
生之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
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

由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奉身而不敢諂。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來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迁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

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

治道

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廣川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操持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

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

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

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

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

矣。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

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而共貫與？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

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

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
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
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
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　資質潤美不待
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
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
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
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

卷之二十四　六

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
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
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
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
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
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
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
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
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
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
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以
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
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
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
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
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
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
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
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

卷之二十四　七

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
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
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
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任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
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
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
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

嗟爲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爲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

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
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
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
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
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
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
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
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
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
見乎。[illegible]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
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
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
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
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
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
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
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讀曰工 古
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
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
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
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
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
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
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其師申公。於是上
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
見天子。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
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之士，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
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
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
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

欽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菑川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

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

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

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弘又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illegible]

汲黯爲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

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臨菑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者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誇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頓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

已犯法者眾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訴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

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復以安爲騎馬令

帝以卜式爲郎式不願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屩草履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

華也。治民亦備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亡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

宣帝時。丞相魏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王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今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

之位數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襃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趍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中竹仲反 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出口錢自此始。又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而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

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

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初即位。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惟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尚質。周因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東漢光武時。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

未得所以爲國是也。[illegible]財故曰
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
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
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
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
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
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
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
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
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
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八 叅觀卷之二十四 二十二

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
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
顧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
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幷兼長廉恥
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
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
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
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
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
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
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章帝時。第五倫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
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
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illegible]晏晏。)出入四年。前歲誅刺
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
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
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之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
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
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
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
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
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

八 叅觀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
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
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
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采。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崔寔以郡舉。除爲郎。論當世便
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一作塙)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
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
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
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
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

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申。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獻帝時。政移曹氏。祕書監侍中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勢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

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陽從陰。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

治道

魏文帝即位。御史大夫王朗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蕩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明帝初在政。司空陳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時郡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少府楊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青龍中。軍國多事。用法深重。侍中高堂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序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遷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百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覺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

姓罹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敗破亡之憂。漢所以亡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飮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

孫。曾無致命之節。臣叔之所。而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鎭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奢侈不踰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

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群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鎭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淸。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烏程侯晧。暴驕矜。政事日弊。太子太傅賀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

並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淸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毁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飮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

福誡，非所以保先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
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
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
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
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
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罹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
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
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
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
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
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
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

則大化者數，天人壅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
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
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
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
民罷無已之求，老稚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
刑，告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
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
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
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之。
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
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

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疆之困
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
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
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
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
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
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
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
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
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
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西晉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駙馬都尉傅玄及散騎常

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
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
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
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
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嘆而
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
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
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
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
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百日不差，宜
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

官之罪。此王政之急也。又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民之衆。無有一人遊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言。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耕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

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臣略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

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李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

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郤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夫昔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

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能至朕纘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遠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處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甿流離從夫若俊豈政刑之繆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覽之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未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愧俊義狀諳聖業方知下問之旨篤爲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載書來相承故文繁而後變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故製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衰偽之極蓋禮樂之繁制度之繁其文備詳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務興五霸之興勸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勸之則可以小安置之則道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倖也而爲極夫之累矣吾論于小器功止於霸業亦宜乎漢曰是不利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治和何修而能至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興刑直無一統宰牧之才使弟興績武以之興哉以之替此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夫古今而考其廢興古人相與求賢令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貴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者求達道在脩道窮在守義故靜以待之也爵爲可求得在速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絓綱絓綱則積習夫實直偽相背主聽用裁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

不伐損下無壓主聽用塞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並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從其類雖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也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嘗今之世官不無開朋而邪門啓矣朝廷不貴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貴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開邪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常保不估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驟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經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而刑之道家雖不遑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過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患者各自取辨其故其材行至不可以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縱籍頓長吏特多此焉有亡命而被贓懸者矣有歸來而歧職者矣會計編任未知誰升之者歟兇出繼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纍已誰止之者風汲曰競譁變之者雖令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政理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嚴關邪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敘事得其敘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靈植之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謂建不刑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書曰自頃夷狄內侵災害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堯舜稷契皋陶作士此殺暑其

末則宜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德。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賄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勉。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慴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頻。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未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故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以對

策上第。拜議郎。

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阮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志象品類。休風流衍。播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積道術。藹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迹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興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聿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

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上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又問戎虜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眾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下百姓之命。填餘狼之

口。及其以眾制寡。匈奴遠遁。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播其舊惡。則折衝厭難。勝敗相縣。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天妖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慝。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國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藏

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條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
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雖刃之未嘗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
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對旱年之望豐稔也不幾矣此三代
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
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
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
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
審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緝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罔以成
也夫賢才之爲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
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
賢爲佐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思國愛人退則砥節礪志忝職
不于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効其功此吉

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
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孝希心藝極唯明主之所登舍若
開四聰之聽廣詢咨之求抽群英挺俊乂考功覈職呈能制官朝無
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太康中華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
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
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
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
勞謙日昃務在擇材宣明巖穴甄拔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
風翔王化克舉是以皐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
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豐
慕化誠闡四門之秩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風而響赴殊才望陰

而雲集廣高館以俟賢設重齋以待士急事通於譏謁用人疾於應
響杖倚韜之門廢鞀磬之樂混清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
寇殊漢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
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是則德而柔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
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
人趑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朴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
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隴
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
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敎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
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
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其異禮明選牧伯致以
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

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
氐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
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尙方武庫之用未稱對曰夫唐堯歷載頌
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靖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
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
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
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戒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釋鋒刃
爲佃器曰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
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
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虞百姓承德將就無爲
而又至干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
揖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播其

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政，夫以堯舜之
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
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恥麻勸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
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
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
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
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
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
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
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高達之才
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揚難見，遠數
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

而汚用晉令。聖朝植世國之吉，撥選舉之人，或拔將於帷幄，或剖符
於千里，然猶必有呂公之遇，甯戚有岩穴之感，賢譽之士可含道
而待也。
時帝出祠南郊，詔使散騎常侍鄭默勞乘國，謂默曰：卿知何以得賢
才乎？昔州里舉鄉相，第常愧有累清議。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
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
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愍帝即位，尚書郎諸葛恢，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詔曰：今之
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佐任之方，是以相屈。四
方分崩，當匡振紀綱，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
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東晉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御史中丞熊遠上疏

曰：被庚午詔曰：以雷電震暴雨，證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
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惟懷慇而王化未興者，
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
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
未能遣軍北討，仇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
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
克儉，恤人養士，撤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群官未同戚
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
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
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
塗日開，強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
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

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
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
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
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
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為善，相違忤貶，不復論
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
無祿仕之志焉。郭璞上書，武帝權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
言，疏進時未試人，得自書書無隨銓，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故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後試，甚違
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疏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
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禹於岩穴，雖公不曲繩於天倫，故向不
廢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

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招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明帝時前將軍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西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

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計其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材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

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議奏多納之

康帝即位庾冰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豪彥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降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綏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督蜀之騎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愚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鄰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本替不勤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illegible]聽時

相委信訟與人或求諫箴莫良有以也況今之艱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否其運否剝之難集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懷地載之厚宅沖虛以爲本勤詢訪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言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先身當達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穆帝時荀羨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劉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累及文武纂叔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

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朕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憔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所謂內食失之於朝，黎庶羅殘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扶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擔海之餘，僭位滔天之寇，望雲猴而霄遁，睹太陽而霧散，群兇蕩滌，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曾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雷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竊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書無諱。往者先帝以聖風御世，貴成群后，坐運天網，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豐鎬之命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

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爲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貪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擧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窮鑿之源，有恐既因瘢痍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衞，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狂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彫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必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已職者以家契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齊爲旋。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謹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菜衿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書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灾，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歎迴聖恩，大詢群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卑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度義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殷賦繁，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

之世，躬自儉約，斷獄數百，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焉以益其危。伏惟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爽世，思盡絲髮，受任到來，親瞻所見，敢緣弘致，敢其丹愚，伏願賜斷之，服少垂察覽。

孝武帝時，范甯求補豫章太守，上書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襃良史。且今普天之

人原其氏出自隨遷移何主於今而得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繁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卿資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或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易更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屋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

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蓋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費不可貲算或狗馬之翫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實人宜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論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事實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安帝時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劉裕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及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離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任耻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為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

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帝即位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寓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舉息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

遂之豈為政之道哉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靡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貨罷然惡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也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

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樓宇惟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序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為國不患威之不尊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霾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

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為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堤湖

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閒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壁下洲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若胡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經略既華得坐實荒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

羣。而今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畜。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事，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濟風捍塞之懇，驅波瀾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為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濫，然似頗謬。及貲怨怒寔衆，兼肯而反胥者往往為部，偶語而呼望者殆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蠲復加寵，尚所在錄之。將秩未充，餘貲宜闕。他事員業長，不應與，唯可教以寬，待之禮，皆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擇誰域，並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寡上

於麻吞，請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不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邊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衰麻，故制同外與，日久均痛，故愈遂齊與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本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

有纂帛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悟，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妳以進，婢飾兵以驅，此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禁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遲也，非嚴之。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治之曆，裝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裾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

宜為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穀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技造奇，技淫巧，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貴賞，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情更矣，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與為式，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稱事以班官，以服章崇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未宜置州；上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為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

仕。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亞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與抑碎晉之忿。陛殿廷碑戰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致。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若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蓄學而無由知。有畢慶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遠親於貴寵。其欲致事若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謹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稱通經濟史、辯訓精數、更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猶覆是都博求其用。制此外職官之官。逮適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達其宜。降情以誘之。畢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擬肴吻樹類財動藉材發蓄氣語之所至。意之所親。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矣。若忠孝廉潔之比。強正博吾之倫。難以檢格立。亦不可須臾更。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審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任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指賢明志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審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盡惡屑。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資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遺教。其來有源。淵檢精闡。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不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備。求誠者月繁其過。逮至糜散錦帛。傷飾車徒。復假祖齋術。說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宮。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猶有。窮祿詩靈。徼像背親。傲君欺貴。疾老耋。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擾天地之

間。莫不纖察。人不得然。豈其克歟。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執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厲八天。妹精以往者。雖使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福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二神。初興淫風。輾以之而。忌今循隍以北。靈園百里。唆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循。診脈之伎。人對能達。民因是蠱徵於鬼。遷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言愈於媚神之愚。徵正體理之弊矣。凡歷世不有言事。而無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寵者。祇嘗有駭重者。况歷官擅政。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虛細之穢。陛下若欲申嘗令。猶未與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真王道。則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五

治道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崔祖思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起禍亂是爲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險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渾流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劒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鉤銅

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林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鐘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一夫而四海悅又曰藉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輸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漢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汙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

史直筆未聞又廣諫官雖納蔡依雖謀勸朝儀微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勸議既以無言塈己己亦當以吞默愆今中丞雖謝咸亦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擇之寧求都無訊謀故知與其孰今寧不廢職目前之瀾劾也復徵貢禹爲諫大夫矣言先策貢侯勝狂直拘繫此稱職代柯非蹤行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蔑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高帝踐祚以劉善明無欲與善明疑名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以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周以二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罪敗方釁魏接主行令實
踰二紀晉嚴主持擅歷四世業作微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挺叡
自天照邁神德齊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闢閶軒錄親自覽垂拱
雲帝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事辰之穢芭池江海龍光萬域神秋
樂推奉天歸奉二三年間充實命胃賠里層主住家居開闢以來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當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急故雖休勿休姬旦
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革創萬化始基事宗事業政多殊
異倭此倒懸仰齊蘇拯臣早蒙殊眷志輸肝血從有其誠實同坎竊
風宵懇戰如臨淵谷不識忌諱謹條其事易議伏待裁所陳
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達方宜庶無遲
其二以為宗師始大遠邇所歸宜遣使者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
六疾不能自存隨宜量賜其三以宋氏叔令家廉者篤舊謂下損害
宜合事實知訓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之際遣戍
境上諸城宜應嚴備深簡雄略以待事機須實兩頭皆宜豫撫其五
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
諸土木之費宜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
詔百官及南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節
宜擢以殊階清儉著稱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為單命惟始天地大慶
宜時擢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險變要荒之表宋末政苛
遠致忿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
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後魏孝文帝時征東大將軍任城王拓跋澄新京除引見於皇信堂
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
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
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
與論道未可與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
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為家宣文德以
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服難以禮治愚謂
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
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
之功耳
太和初韓顯宗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
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
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
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
優旨殷勤爵浹高年恩周鰥寡雖賑普洽而今猶懷來夏業已廢三農
要時今車駕所幸其所供費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聖心大駕
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費廢將來無資此國之
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疾此可憂之次也臣願早
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
之煩北都息分析之勞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然如歸其二曰自古
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
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
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
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
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其三曰竊聞輿駕還洛
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
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閭閻之內者蓋以為儀容而已豈以代

不廢也。清道而後行。尙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陸續。目誦墳典。口對百碑。心厭萬機。晏景而食。夜分而寢。加以睿思之筆。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書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窮之祚。詳周言飛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見猿無績而天下治矣。高祖頻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古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擧。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擇士。如此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大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陛於卑隸矣。是以大才受大

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望以來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才長者。錄重者。即先器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死廢所以使惡以遷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者。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事。則雖吾親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家臣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書書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正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甚官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或以添飴爲無私。以仁恕爲容。互送相救。屬逮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遠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盡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欽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逼。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

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業。西土尙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還宅中土。揩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之都。無則謂之邑。不刊之典也。以此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靈祇所截。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僥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一號。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業。又曰。伏見唐書之制。民以官位相從。求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洽於厮豎之手。賊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顚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待而誠。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伊惟太祖。通文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猶分別士庶。不令錯雜。假作一居。諸各有攸處。但不試科擧。貴賤任情。賤貴易賤。錯居雜處。今一處。譯學文書。雜居其處。一處所居。世之所謂侍舊。禮宜令畫限定所

徙。其走趨者。多墮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役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證也。故孔父云。里仁爲美。孟母三徙之訓。實聖明論若此之重。今令役作家習士人風俗。百年難成。令士人見童効役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役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擧人士。則校其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寃也。至於開役作宦官。得與清要華望。棲閣連臺。皆其咎也。此愚臣之所恧。今稽古建都。先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卿。分別役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哉矣。又曰。自南僞相承。編有此北。欲擾中華之語。以招誘遠民。故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悉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宜。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里舊名。一皆釐革。小者並合。大者不置。及中州郡縣。皆以戶少併省。令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未得有所私也。故

倉庫儲貯以備水旱之災，保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宜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亦賜錄寡賜濟貧乏，如不從其言，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古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賞，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眼，猥損天庫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樗蒱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恐宜罷之，慢從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秘書丞李彪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虛己致政，思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聞師，不避芻澤，詢謀於善，求輿覽用，能光茂實於將來，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遭逢無諱之朝，故備往式，竊稽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伏待刑憲。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於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主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事矣；眾賢才以翊諸，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啟六學以教人，則四門彙出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彝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罷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備府藏以賑乏，則大惠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歌矣；崇德讓以懷遠，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有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淨，敦樸情淺。夫誠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眾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宜制貴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貴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農桑，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瘦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爲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令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誦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更化，事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是二之始末之情，觀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率有其風，豈可悖其初然而不爲終善哉？夫高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對滿，是以聖人留意爲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賤屋而泰韓興亡不儉於後，吾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以示儉於後。臣復臣所宜議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貴除，奢貴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習成懿德，用

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享祀八百嬴氏之君於秦以殆害德
殘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家子於是胥成山陵肆虐以貽厥秦是
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皆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
而言昔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又選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
所以長久也宦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獄斬劓及夷人族遂去正人
不得見善士語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朋亥僻秦祚之所以短
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疏秦哉由兩行之道殊禍福之
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
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傅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
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
曰直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
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延生之論也高哉有德而况
延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
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况
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幼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
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
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
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如天縱
鍾聖叡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鞠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
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
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
勤勤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

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
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
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
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
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
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
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
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
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
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
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
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
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
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
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令咎繇
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
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之情聽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然垂惻隱
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
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帝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
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數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
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
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
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迎隆恐不可謂寧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

重常貴孝冬不擇三正以昔三微寛宥之情無過於背違時之恩推
武闕然豈所謂助陽長生養奉微之仁也誠宜速揆周典近採漢制
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殺之刑知此則
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
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
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就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
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罪當陷大辟者多得
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
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
敢陳末見昔漢文時有告丞相周勃謀反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
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
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編著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
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
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
安可陳愚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苟遇
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
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
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憎懼而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
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
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

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許素服而示憂宋仲子以失衆趙國見
廷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義宜異結盟
相知者同年語其淺深哉一聖靖簡風格孝慈是充臣愚以爲父兄
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
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
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
制禮以然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
作刺逮于虐秦始皆滅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
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
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
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
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

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
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
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
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喩起令視
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
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
高祖覽而善之

四年尚書令王叡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
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
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豈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
之德幸承風訓於弱歲服道教於弱冠獲攝銓衡周言紀受先帝非
分之恩以陛下殊常之寵遂乃登台鉉之位出入帷幄備列諸王位班

上等從容開導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
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藥治生平恩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
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淚隱終日仰恃皇運始春之
隆敢陳愚昧當竊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
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
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親睦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
饕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往之
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典明先王大典又人主既廣遠邇事殊權
荒裔宜待之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威閔衰恤孤獨賑施困窮勞功
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脩福業謹祀饗黜政餘賜垂覽寬
宜武帝初年廣訪得失治書陽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治不在多言
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宜官司以防

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支萬世之計擇賢牧
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收散萬戎彫勸農務使民無游惰之
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業貴農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
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
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賦吳會撫封樺之種等軒
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徵號協定鼎伊洛河之喝刻高祖啟勤之言
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
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寬察
延昌中門下錄事孫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
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
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祚無窮卑世後仁祚隆七百今
二號京門中無嚴防南北一中復闕回可長安郡城股肱之寄損城

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居
水陸之質山河要害之機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越救之方節用應時
之法持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
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雜中業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
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按舞筆於上真偽混清知而不糾
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
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竄他
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
衣食又應廷之貴遷將諸州本留之徒避寒歸暖萬職人子第隨遠
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安關禁不備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何可勝數
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擬一之計事實關如考課之方責辦
無日流浪之徒共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安久戍懷

怨戰國之勢實將危矣造禍源者非逆賊之人也若夫一統之
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緩救作之者行權之事也然
適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恃隨汙隆以收物夫府應宜達其
自安汙隆旋表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猶不出十
年矣臣以為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憲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
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
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
體詳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且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
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
不可偏用令律班行已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
依而行臣等修令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

食其秩，功名之所實懷於他。
孝明帝時，徐究和經便孫紹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汙
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鈞三五，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撫
作，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以昇平之基，膺成無為之業。而
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虞庶無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
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覽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
來，文華而政亂。臣昔於太和抗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
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
至於此，蓋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賢，西北有逆命之豪，豈
得怨天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患心中。蓋患須改張，以寧其意。
仍持疑變，亂尋作。財貯一乘，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謹
職在冗散，不關拒塞寧濟之計，敢陳所可，經緯甚多，蒙裁可采。夫

叢論林卷之二十六　十五

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猶足之急。臣備由危，
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顧垂採察。若得言一執事，可替否，冠廷復除社
稷猶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
靈太后臨朝，任城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衰，由於煩刑；火德之
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
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
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
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壅滯。夫豈宜
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
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
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勑判。自世宗晏駕，大有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

物更始。革世之事，猶相觸數，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
出納言。魏明帝專至尚書門，陳矯亢辭而返，以萬乘之重，非
所宜行，猶屈一言，懼而回駕。群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
穀之數，邴吉不問橫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
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
司，至於冒勳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
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
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宜
聖朝所宜重慎也。
諫議大夫張普惠上疏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減調輕
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王之舉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
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以觀之

叢論卷之二十六　十六

風所宜改。疏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詔勑
時令曰：寡有先王之詔，詔改普惠僭不言，今日御殿親詔以
左右有人，不肯若言，朕為卿屠左右。其書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
物，愛之如傷。况今二聖垂承洪緒，奉太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奏然
仍行，豈先帝情愛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
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上念先帝之自新，未聞理之所行
一吉御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上哉？太后曰：卿小細務翻更或
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義臨危，將
欲求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
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竟不見枉死。
微細之苦，何可得縱？太后曰：彭城之冤，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
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歡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

黃隷者凡如此之枉乞盡還宗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竟從[illegible]其者
意曰昔淮南送於漢文封其四子晉哥內之不可奪親親故也竊見
故太尉咸陽王禧冀州刺史京兆王愉乃皇子皇孫一抵之辭自貽伊戚
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
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識之
孝帝時關西慰勞大使李雄請事五條一言道路和調宜悉不停二
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
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眾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
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
有閭門和睦孝弟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以答曰臣聞安民之道有六
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
不失其時則利之也教民不失其性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

稅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
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散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足宜
無曰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請尋六事所宜
行若不除煩救疾苦恤孤寡使見徒者宜聽論王自往還有貴於
郵亭望風慰遠於民俗謹率愚管載以條聞乞垂覽許施帝從之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上疏六條其一先治
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
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
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
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
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
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財貨之

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
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
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
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
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
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
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
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
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
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
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

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
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
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
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
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
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
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
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
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
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

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身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

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受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

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

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用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用而已成不用而自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

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惡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奉公守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中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厲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

政和而民悅。若捨理無方，則吏蠹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
令貧弱者或重役而遠戍，富強者或輕役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
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令百司[illegible]之，其敢守令長非通大
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詔百官上封事。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樂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
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
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
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於弱，秦敗於急。蓋民非[illegible]子，當
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中，不使勞擾。承魏之亂，人習[illegible]，
王朝寬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紐民執訓而已。自非軍旅之
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
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
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羈
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
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
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
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
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
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漢景有云：黃金
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
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
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
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眾共
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
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望。
若選置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
世，以榮祿為重，脩身履行，以纂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
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勳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
伐，曰：魏祚告終，天睠有德，而高氏[illegible]，[illegible]逆未改，擁逼山東，事切
肘腋。譬猶棋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
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
國家雖強，不受弱者。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
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言之善者，
在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
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
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
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所以為儉
也。比來富貴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
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
然其坐受爵賞，有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儉。愚謂
此等之餘，載與務恤軍士。晉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
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
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
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
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
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尉可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

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意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

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爲樸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豈若是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祗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詳思政術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

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

隋高祖時柳彧爲治書侍御史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彧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簡要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

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六

治道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請革亂世之弊書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雲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拔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齏傷弓之鳥畏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氏安得不變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制禮樸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亨之刑漢祖定爲其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太宗即位張玄素爲録事參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若能使百司奉職則高居深拱孰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什數餘皆能殺已以須有道臨命思欲奮上誅亂者未斟特以君不能安之而起之亂也以陛下聖神鑒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於此

上又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又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爲改更別作意見亦應似此屋耳魏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治皮大則薄令小則堅理人當亦如此由是觀國大抵臣今量之陛下爲政百姓當歡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之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信爲漢祖所奪皆誠如聖旨

上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熲善爲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嘆。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爲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爲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擧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聖慮所尙。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爲甲仗不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脩。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時上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爲。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擧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爲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爲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五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爲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六年。上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

則人推而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爲可畏。誠如聖旨。

時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攝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益。

七年。上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治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治。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治。思

治則易敎。然則亂後易敎。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
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治。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
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
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爲然。封德彝等對曰。
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
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
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
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旣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
亂德。顓頊征之。旣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
卽致太平。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
不及純朴。至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敎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
然咸以爲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太宗謂

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
旣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常爲
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
徵之力。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値良工琢磨。與瓦礫不
別。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
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工爾。
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
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
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
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爲。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
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
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主驕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

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愼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
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
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則臣無二心
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
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
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
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
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
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
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之道長。賞
謬則君子之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聞也。且夫暇豫淸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
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
已扇。夫刻薄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
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
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伸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
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之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
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
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
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
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
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
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

民之戶口。較今日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愼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采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旣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之。

十二年。上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十四年。以高昌平。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上謂房玄齡等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愼守。庶幾於獲安也。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愼。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旣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張子房。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卽位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寗戚四人飮。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寗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十六年。上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時魏徵陳得失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

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慾，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平吳已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書紳。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盛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時上封人多請太宗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太宗以問魏徵，徵對曰：觀此人意見殊非大體。若請陛下一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上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粃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魏徵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上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群官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等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見隋煬帝纂業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為強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至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誡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魏徵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覩非常之慶，彌切虞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公，祝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

上謂侍臣曰：朕平定四方，憂務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為優。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

有理亂移風易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切。
務得保其尊崇。魏徵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為相。何曰。唯解脩身。不解
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
陛下克己自脩。所以夷狄咸知款命。
時魏徵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朕憂甚深。自顧過已多。言已失
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
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徵奏曰。堯舜率天下
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
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為
展力。所以擧國暴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
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猶不護己。方始
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寄其過。則
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
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此見第子捷即
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己。然
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今臨朝害以至公為言。退而行害。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
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擁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蓋彌
彰。掩之何益。帝王夫如天地。信如四時。昔堯小國之臣。猶能開誠
心布公道。今之為政。未能乎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
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為下效。理
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服。太宗稱善。
太宗時。大理丞謝偃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

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而桀以瓊臺為樂。而不悟南巢之禍。
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戮。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
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
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
且行之堯舜。棄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盡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
云。
時馬周為侍御史。上奏曰。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
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
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
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
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
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
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而一。徭役相望。兄去弟還。
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事
得展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
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
百金之費。而輟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
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
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
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涼。
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

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

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藏略振主如韓彭者之怙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

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之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於囹圄。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

中書舍人高馮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讞獄之臣。豈閑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惟繫者任之。數權奢淫侈。使家識禮。老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賑君蒙擢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詘給驅使。又和糴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顧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竭。畿內數州。京師之本。扶人廣。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纔本枝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行。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蕃。倉庾且實。稍

加棄賜使得養父母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寧王元
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寧封既同
當明昭穆。頒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
高宗永徽初。令孫德棻爲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
華殿。問何脩而王。若何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
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於
王爲先。而其難爲。帝曰。今政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
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
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
二主惑嬖色。殺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
時高宗嘗從容問取下所宜。中書令來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
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

奏議卷之二十七　十五

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
省徭役。取下之宜也。
武后時。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諫政理書
曰。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
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
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可略知也。莫不先本
人情而後化之。過此以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至
道之精。理于天下。臣雖奇之。然其說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高宗亦延
問傅說。然總敘彝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
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當沐聖化。未夭天年。輩得進京師
覩皇化。親逢大聖之詔。布于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
氣。賤臣孤陋。識未足知。然臣竊[illegible]自古帝王聞政之原。備矣。未有能

深思遠慮。獨絕今古。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愚以聞
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有可觀者。敢冒昧聞奏。書以聞
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
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
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
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
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遂作。則觀象於天。察
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群生。奉
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
天瑞降。地符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神龍麟鳳在郊藪矣。顓頊唐
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書曰。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至夏

奏議卷之二十七　十六

德衰亡。殷政微衰。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遏天
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爲瓊臺瑤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
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技淫巧。以爲高行。信巫覡。聽讒邪。造爲糟丘
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
堪其情。因爲奴。於是陰陽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異。疾疫
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
天應人。誠信忠孝。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
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讟天地。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人以愁怨。疾癘爲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
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
於是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有隋氏。亦不克厥終。初隋高帝
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爲家。方將封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

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娛以爲人主之急
務也。於是乃鑿御溝決黃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于揚州。主人之力既
整。天地之藏又竭。煬帝方欣然以爲得計。將後宮蘇女數百千人。嘗泛
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猶脫敝屣耳。其後百姓騷
然。天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錯寇孛以出。煬帝不悟。自
以爲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而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
得相保也。天厭其政。人懷亂也。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
身死逆手。宗廟丘墟。其故何哉。違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
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誣耳。不肅
陛下以大聖之德。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遂溥和之始。自非
陛下含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豈能眇然遠思。欲以泰和於元氣哉。
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爲三皇首也。愚臣竊時不勝大願。願

陛下爲大唐建萬世之業。俟王聖之功。傳子孫。永作鴻業乎百年
間。使龍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
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
未見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竊者豈非
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以義待陛下哉。
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睦俗仁壽。與風
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固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愿願陛下念先
帝之休意。改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遇羲皇
類。良自草木天地鬼神。業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
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群聖之
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末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
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備焉。故順其時月而爲政也。則風雨時節。寒暑萬物茂暢。五
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之爲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盜
賊爲害。籍邑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爲政教之
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爲大唐建萬代之業者。甚在茲乎。陛下若不
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儻
事使於今。道不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傑之古專
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
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蒼輅。駕蒼龍。載青旂。佩蒼
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箇。負斧
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
月之令。無敢有違。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
紀。以初爲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illegible]是五靈以

教天下之孝慈。明訟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
仁壽。修文尚德以正天下之干戈。宗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
孤獨疲癃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女非三妃九嬪八十一
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去之。
至見淫祀。誣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爲天下
先。愚臣以爲不出數年之間。得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
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崇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
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非陛下至德明聖。孰有能越行此
道者也。固臣竊以爲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塞。兵
革之事不興。遐溥之德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
以賤臣未得爲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固
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

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跡。詩
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
子立太學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
揖讓尊祖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委
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況君
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
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
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猶未盡者。恐煩聖覽。伏
惟陛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時右臺正字陳子昂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
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
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意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

除之也。則莫知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
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
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
之名。無任使之實。使命一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
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
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
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
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徒煩數而無益。若
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
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擁[illegible]
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
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

考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誹謗矣。在乎常而不變也。
族唐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
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是也。
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
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鄚。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
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
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強武說
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
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陳子昂又嘗創問事八條。疏曰。臣今月十九日蒙勅恩召見。令臣論
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
短。實昧政源。然嘗沈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

知人機順而知化。逆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績。可得而行。今陛下
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舉功
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每訓天下。可謂興帝大備。制度宏遠。五帝
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昔祿易[illegible]。謹竭愚
直志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
之事。敢陛下素所諳知。應亦僚談亦僚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一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
意。惟聖君能從利。愚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
政大體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
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有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
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除逆。濟人寧亂。是

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刑措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靜刑寬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怡樂於德，不悅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當頻刑。今神皇應運受圖，臨御天下，運臣賊子頻伏嚴誅，所以懲負群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明鴻恩，滌蕩群罪，天下昭蘇，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實聖政之至要者也。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逮捕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占。臣伏惟神皇聖意，務在措刑，委任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願神皇垂豈弟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謳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懽樂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懼。人情大端，以畏懼如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囚，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罰，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冀天鑒務本刑措，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科 一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皇深知條間，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以重說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然則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

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勸。必神皇知此任賢，則天下之賢畢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能用矣。神皇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之至樞。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嘉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於此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載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竊切為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知，人固可識。得是職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實，有信義者必疾苟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鸞鳳不接翼，薰蕕不同器。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而不相入；以政攻佞，而不相剋；以信質偽，而不相從；以廉說貪，而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此皆事業不同，趣向各反。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沒於時。今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人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崇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理也。今神皇憂恤萬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群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大忠

賢事君必諫君失義使事主必順上情直道曲事審益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效。所以致疑。如婁奕劉禕之爲味道周思茂周崇神皇信任之矣。然章背德孤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賢也。以臣愚識。竊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務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信賢。欲以聖謨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況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眾須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諭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可以一噎而絕唯粮。亦不可以謬賢而遠正士。此實神皇聖鑒所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遺。

以此爲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伏覩神皇聖公應物。直道容賢。而朝廷尚未見敢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聽諫。言與所說。盡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帝。德冠三王。名超五帝。實由能容覩微。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啓從諫之道。開貞觀以來。此實爲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建功聖業。能事備矣。禾骨鯁之士。能[illegible]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擇旌諫士。使大聖之德。弘納日新。書之金簡。萬代有述作。非神皇卓犖絕聖。臣不敢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未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命賞。未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勸功。名爵不及。徇榮乃怠。寵秩有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勸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息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搖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

無奇畫之臣哉。臣切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算耳。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將見誅滅。然今未滅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算之機。故使兵甲日勞。徭役日廣。令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閣廟策。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若兵不虛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未得安息。伏願神皇熟察臣言。審圖廟算。則夷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爲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咸知。旣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構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家此寧慶。當大聖之恩崇重宗枝。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恩以恩信。使顯然明知陛下

聽命于上感聖矣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自疑疑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則憸過生伏惟陛下明恩賜蓋覆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實是天下有德矣賢人之業皆務直道則姧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災危於是也一人之行千人誇之未有不遭讒患者自古忠良皆逢此患者矣可勝言臣子畢言臣本單微傳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恩光特同近臣延問政事臣之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罪頓首死罪然臣之誠自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容況裒天子之問敢不盡誠矇之誠實盡忠盡然臣所奏兩件狀者固見陛下所患日所以知孤臣復重言者責以微誠披露肝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懼

時天下頗流言誣罔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丞等居補闕奏疏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兵強國富既庶而富遂序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取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皋間糧餉窮乏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高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猶尚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蒭狗捐精儀禮粕棄仁義尚兩以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大被寵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生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操綱不規行纖纖不能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頃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羨變之角手絕盡險之迷刃盡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陰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繫哉后善其言

中宗神龍初清河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於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之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為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

二年中書令李嶠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穆尊嚴微服潛遊閭巷逼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頃爰諸班榮息匪服之譏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

立功酋長類參倖祿頗商庶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未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未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場少𨽻恐逋亡遂多盜賊群行何財召募何衆闕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厄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複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睿宗景雲初監察御史韓琬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吏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岸寮譽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偷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言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孫淳沉者謂最剛正者為愚佞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薄

哉不務省事而務從揃夫從揃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棋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稚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倚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負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容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穜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穜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歸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已匱以貿往選司役客有禮今如仇敵貴賤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羅競符競枝存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匱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貴其勇今差勒闕宗逃亡往倉儲

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苦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逐為遊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蠹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刺史能結者也舉動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重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二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

時有詔言事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書曰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當朝秉政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往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蒸庶於將溺今麗眉翹首欣忻蹈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詔之德音今陛下翻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懽悅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

保也。詩有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奸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雖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非安之也。驕奢之蹤。危之梯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俊哲使朝夕納誨。艱有達于耳㨿心者。無違之以耳。若尋之以道。宰于厥躬。難未積忌。諱怨之以意。用聞誤可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然患之以實。實求諸非道。稽之典制其不叶於德。必寔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若淫巧於陛下者。違

熟之則淫巧息矣。有逆忠讜於陛下者。遂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王有令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德懋糾繆格其非心。今諸宮府率王府初啟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侈。流逸未史。便逸之𤠣。風氣奔矣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技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益為奢意。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擇忠良博聞之士恭倫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朝夕諷諭。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使聞不違。臣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其為不道。非進德脩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與陳謨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

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誡。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期然然。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講制之則乎。陛下何徵其孝和寵任之失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其太甚。閑之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伏願遍務書。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率脩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

社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唐儲驕怠者。削其祿封。撲素脩業者。錫以車服。以勵其心。使奉其令。無使久而怨之。無使遠而陸之。臣聞知之非難。行之惟難。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鑒。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啟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其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有終。景福是集矣。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息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諫矣。睿宗善之。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

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鎭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八

治道

唐肅宗時。元結被召詣京師。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耶。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耶。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艱劇。士卒與人權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聽。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術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廐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諜。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顧官。愒偷天頫。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蹄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謗。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于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

寡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甚道路。蓋亦極矣。天下案我等豈無吠畝。自處若不審我。不得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拌藏內情則罔惑生。下錄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嘉尤遲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寬。緒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蠢逆圖太平。勞心焦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弗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顧類諧戲。今有仁卿之令。憂勤之語。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但勸在手明。善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言已行之。令必時來之。諜雜偽契。制拘是煩令。一切摧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

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

代宗時。左拾遺獨孤及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千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擇之精。縱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懲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謀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兄之疇咨。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陳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

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齕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望上慕兵部用事人。疏就乾乾以徼福於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前日顧少連奉諭家旨。每於延英對卿。縁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縁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推。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使事。但依前者意旨。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商量遣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未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審知此意。諸苗兄弟並改與在外閒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若猥蒙天慈。屢降德音。慰眷稠疊。諭論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況雖屢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贊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此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偉之効。唯當輸罄忠懇。上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此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

者也惟明主恢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爲人煩於衙衛被訴院是洪
制誥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泰豪允許伏廣事於海灘所以因
對奏陳情於忖量推理解職以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
事當無闕不知避忌輕犯宸嚴殿下特宥愚衷曲加獎諭寵遇踰等
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懷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
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蕩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
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如地之無私載也
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蔽損於
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聽讒得聞陛下以至勞神
委曲防護是於心跡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雖尤以護其
無私之德宜傷不吝之明伏見元言望改責同體詳詢衆論一日萬

機宜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閉塞何由通達沃既郭機務數叢雖
稱綱諾之傾實增嘆儼之褻仰希聖聰更賜裁處黃髮少以門子早
登朝班歷枱遺補閣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謹恭有加恪慎
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肆其器能任處近侍陛下以寮
采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承累顯不忍明加斥責但令改授外官
伏以理國化人在於與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
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
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貴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
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哭而不言其舊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疑似之門啓中傷
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雖恐之萬多
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慣於公觀或云歲月已久未可究尋或云事

體有妨須爲隱居或云恐涉朱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
必明書責辭詞皆近於情理意實思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
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毀譽之言未可不辨賞罰之典不
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蔡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
合陰受擯遷陛下若祭晉卿見讒又知蔡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
宜降虛猜訪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
則無名徒使蔡等受編於出類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照明者在驗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
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未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
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若然後加刑
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
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

是將備禮宜是擢攝之資霸不臣之言招覆族之罪雖甚狂除德應
不爲知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思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家之以情
既無端緒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雪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甚
蔡及晉卿皆陛隋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
增構不睦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推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同
公之聖未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
二臣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
晉侯之視今當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少留睿思特加省
察晉卿實是自無見於廣堂唯苗氏一族存殘章賴而已矣少連又向
臣訖云聖旨令臣勘直猶謂請慎太過都紀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
通也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
目之歸人間常情執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嗜私家本寒貧安

能無欲。所以深自剋慎。勉脩廉隅。若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
克導揚風教。敦俗清淳。又未能滅息徑傍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
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高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
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大過。斷謂皇明。陛下廣
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遂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
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賤。苟或違道。臣猶
知懲。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當貨納賄。然後致誠。若固
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求直諸。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衰。阻
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
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數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赦除。唯於犯贓
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黷爲蠹。殘害滋深。至於士吏之微。尚屬嚴禁錮
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
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嚴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
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
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有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近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
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近臣可以受財。則庶長衆寮孰
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
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稍夏。純服生
人。天下常也。百萬之師坐受衣食。實夫蠶婦懷而織鑵而耕殫力思
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覬異乎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
矣。存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禄者。當憂悒惕惧。惘愧黎庶。而
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舍己困人。重增過分之禄。陛下尚以爲
鞍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

鞍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
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
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訐行。爲我聖功矣。臣所以未
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實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
下詳察其理。審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
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
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寡
爲課績之重輕。守道謝供者。或時數怨招累。求得者營欲。守以釋罪賞營
忍行剗剝。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
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蠹。不慚愧心。但逞私圖。
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禁。
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將若之何。
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鞍靴不已。
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
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
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自古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
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顧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
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未獲
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
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三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遑
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
理耳。通所以服其心。而請其義。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閭遺可
以通物情。黨矩不足數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盡常有
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郊

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事無賄貨之人遠近無受賂之事四方風
動發致清平旋以刑收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衰至化未致始大蠹
殘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煩息於爾時情勢之風亦廢於往日此則
雖革一弊亦使一弊焉罷兵興師後人因暴賦今雖征伐人因私求是
乃殘弊之餘承無窮患之理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得生
遂不洽雍熙追緣前情寬用心■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為
陛下暫不亦訌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
權者宜任以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悉矣
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
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

策林卷之二八　八

又曰爲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
賄然後得之禮記云凡爲天下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
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貢帶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
於朝廷行於郡國修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足闕獲安郡國斯
又朝廷至尊所謂化由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
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賊公議而徇私情盛賄
求而崇饋獻故禮記以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餽以貨相賂以利而
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
絶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
臣之間固不可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忝欲臣

細輕精苟懷疑慮不敢因循求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無
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竭詞繁伏用慚懼謹奏
憲宗元和元年校書郎元稹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對策曰臣方病
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
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是虛義哉蓋用之也是以堯聲
禹而班師誥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蓋不若堯
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當詔問得失錯而已至
武帝然後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遵用條對於之天下夫用其策者
豪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合而棄其策又何爲乎若此則彼設策
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削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
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克揚其言
發幾綫其齒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曰天子降某問得某

策林卷之二八　九

行其策濟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焉亦不■
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
斥已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承
承之然臣所以上惡對皆以指病陳術爲典要不以攀凡雜論而飾
詞事苟使人雖鄙必獻言爲論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疑問
之誠庶可盡微臣體用之目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
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謹文雖以策求士逆我明天子懸
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使時則臣
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
心焉臣伏績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廢徵垣黎人之重困責復盛
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剔白而
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竊秦干戈被之以

仁鳳凋之以青靈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者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智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陰變之教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訓六代之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先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爲秩萬華念歲巡時邁之典則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怪成漸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當時之亂有爲有之者一朝爲兵賦之矣興已未至今爲禮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任之罪多而揮僭羅豈之注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開群儒念禮樂之不興屢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書而封揚之微臣以爲

將欲興禮樂必在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在息兵革息兵之術臣將兩言之夫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帽裂其旗章銷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富壽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外和和則邊鄙之兵自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見和順之心作則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支雖神農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吏有斷察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志則食之是四者卒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讀則不得衣人之情迫食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安而此難及也今之是事則不然吏理無考

屬而種草陶也然而不能通其工雖究之逆爲其所以辨之者故貴独誅之而已神農不以耕勞縛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功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羿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願如何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及讓元之事臣請極數以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未過於權射數字明義者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僅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又不過於雕詞鍊句之才技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至郎著可踵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速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擢黑回循者爲精坑行法在官皆爲俗吏以是爲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擢之用乎

臣切歎今之情朝選爲不由文字甚白無一二焉夫能衆細以加一命爲不能得吹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豈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再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就與而歎用情念舍本而課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大典律令凡國家之制度之書者爲而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縣當大義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命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深情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宋錄在朝者悉得以兩科求仕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羅書判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宗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群吏之理累在

課之明。卒任嚴簡稽之實。百貨趨逐巧之工。列肆畫分兼之貢。加以依倖圖者與出華絕俗之患。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趨乘挽强之勇。而有搏擊語史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元為遊食甚於是護不能自還者。而後休於農。此又非他。彼逐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惰之戶歲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最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催斷擊搏之則。將轉轉於拱講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考。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乃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農桑之用賦如是。游惰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懲本之心。游惰之戶衆。則富庶之道。無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成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工。罷商賈兼并之業。禁倖圖之行。從間寄食者使歸農桑之徒。興耕戰之術。則游惰之戶盡歸而懲本之心固矣。遵本之心固。則富庶之教興。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實招來之慶。由復興陛下懲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至於主父偃秦之國併吞之後。將分裂而藩權思。夫吾當諸侯爭奪之時。說詐力而行寫今。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稱明白四達。若日月而懸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以甚畏也。故不及而詳究言之。臣伏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責。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失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庸而請獨之流理矣。尚儒術而衰盛業。章句之學。與經緯之文殊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背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斷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待之者。又薅之而已。竟之開。新選擇百揆。而所以殖嘉

第一至第三者。按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為理者。則上實行為。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紀功之式。每歲群吏之課。最在第四者。籍而書之。滿歲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此。則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三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于群有司之正長。外至于廉問節制者。各舉備郎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保任之任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四曰敘官之式。其有量不通於事。才不應於次。綬不登於最。行不加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敘用之式恒。而尺寸之才無所遺矣。兩科書則群才遂。四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又執左契以御之。從柄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策支體運而無動於心目乎。懸群才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鑑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為心。端拱嚴廊。高居深視。以見族自敘。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不動。必聞則被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焉足累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歲。陛下為君。仁壽敷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竊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惝怳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後。歲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未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殞。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七年。春。延英奏對罷。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賓戴。時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

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冑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孳孳孜孜而求理。開導直言。旰食宵衣。不敢驕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且文帝是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皁綈。清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向內。數干戈偃戢。賈誼上書猶以當時如措火積薪之下。火未然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申蔡有五十餘州。徑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為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望。邊界屢驚。此方是陛下燋心悃慮。寢忘食之時。豈可高枕而日也。又以頃年水旱。靡歲而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詢是延訪智略之士。旁求賢良之臣。精求諸特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數數而自暇哉。伏惟陛下試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良以此也。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備陳今日言事寡甚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達大。真宰相也。中人皆賀。十一年。册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李勃上言。全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以循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道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德久。宜乘乎泰之勢。以德羈服。恒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無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群臣蘊嫌術略。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翻然思文武為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邪舉俊造士。四民者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講得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議。採經稽古。應時從俗者。使切磋

周禮作制度合宜。又繼周之言。史館脩撰臣李翱言。臣素隨得守職史官。以紀錄是非為事。夫道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大本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稱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居懷不廷之臣。誅疑賊十餘事。則五聖之憤恥。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亦已多矣。至如淄青主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逆賊所逼。脅貰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使。其發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實惠之德。而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歉。陛下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舞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又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遠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庭。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德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減租之重。則下不困。學造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

下情達。凡此六者，致之根本，太平之所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達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覩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進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備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緣易生沮弊，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遂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興復太平大略六事，列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無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于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得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狂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奏以聞。

其一曰用忠正。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首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邪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無罔而不希旨苟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譏之，而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顏閔之相往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譏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轉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昔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難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其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其二曰屏姦佞。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姦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責，因而譖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鄙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煉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己，由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好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好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致，而危事皆生矣。所謂辨邪之

臣者，若秦之趙高，漢之弘恭石顯、王鳳、張禹，唐之許敬宗、楊再思、李義甫、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姦邪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法度壞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察姦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從而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發之者，此姦佞之人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姦佞，則耳目蔽，耳目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姦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其三曰改稅法。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

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
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
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反正
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
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
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
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
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
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
帛為準幅廣不得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
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
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

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改之雖神農后稷
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
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其四曰絕進獻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
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
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
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
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
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
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當兵士者以
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當
兵如故以困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

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
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
中原無事蕃戎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
而召戰士使邊兵實則蕃戎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
也宜作明法以取之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
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
皆多方刻下以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
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
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
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其五曰厚邊兵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患者蕃戎與北虜而已
議者以為邊備尚寡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

吾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
矣然蕃戎如犬羊也不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
之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持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
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士之聲達於四
夷四夷心服不敢為寇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
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其六曰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本闕

德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崔植曰太宗實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
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
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歷艱危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
孜孜緝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

戒其後朽壞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
以致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
然在史冊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柳公權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
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
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
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知有諍臣風乃屈居諫
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文宗太和二年劉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曰朕聞古先哲王
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閟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厥下以
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
之所臻敻乎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殖風流寖穢自
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
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洪緒而心有未達行
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厲災旱竟歲播
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
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
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
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
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
所以究此繁蠹之由澄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
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
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
施革於[illegible]惠於下上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

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
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
在治聞朕將親覽進士劉蕡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
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抑鬱有時而發
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
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
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
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特有讜言受戮
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當
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
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
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
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
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
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繫中外之法殊
生徒惰業繫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繫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繫制度
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
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
今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
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
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奮之志則
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

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充至若孫吳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夔牙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方行之。始終不懈而已也。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以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有巨猾遽作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纘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顚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

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謂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書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

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四者塞以嬰陛下夙情然後盡其啓沃陛
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
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
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
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虞本興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
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
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 不
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
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世漢
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
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之伏惟
陛下察唐虞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

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
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
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
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
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
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
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
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至以
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
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
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

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
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
下宜命慈仁者視之如保傅如乳哺如師之教導故人之
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幸分曹建署
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
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
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
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
權兵柄專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
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
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
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
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
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至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
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
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
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
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
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
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
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
之情俾萬國懽康化為蘇息即心無不達行無不至矣臣前所謂欲人
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

自古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置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國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弁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教本於職而奉法慎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是在遂其性以導之者言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於制度而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

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精誠致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憂則成災矣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以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本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愁矣臣前所謂國廩空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藏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陛下慎之今以萬斛殖者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富不乏矣臣前所謂之道多端未爭選用失當者蓋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

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叙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撿雜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而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前者五常二主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遷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附農畝以備武備捷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盡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備復古制永康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

容合中官之政武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是一路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謂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犯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貴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之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梁踰撿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隸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書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錮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擢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恤孤惸嚴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曹吏戰陣

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罷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以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踰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緣巧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取捨者。臣請遵德而脩禮也。臣前所謂念作貨而食衆奇羅斥游情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在於行言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擅之者有欺乎。臣前所謂傳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遠匹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湯。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容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陳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備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安之功。在擇將師以任之。使備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類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

治武

李石爲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它日。帝從容與宰相進及陸帝喟然而歎。石進曰。陛下之繫臣嘗未論。聞所得。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未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玆震擾。皆自取之。夫亂德化之上。不能以義利及百姓爲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己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致養德適成爲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儻蕩。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陛下春秋方。非越人間也。而知人情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尚所以疾戾寒暑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秦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奮曰。在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漕最不得措其畜。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慨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若天子教化者。徇王忘私。宗廟中畫猶書誅之。雖有盜無害也。專如挾姦自欺。雖權黨。害

正直。難加之防。見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宜以全吾爲術。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九

治道

唐文宗嘗曰。朕覩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耶。中書侍郎李石對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幾乎。

上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珏曰。爲國者如治身。當以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無事思所闕。禍亂何至哉。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上優詔獎之。

上方務聽納。史館脩撰張昭上疏。其略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至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古今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盛德。甚惟太宗皇觀之。初玄宗開元之際。焦勞是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強。年高志逸。乃忽守約之道。或貽敗亂之機。陛下以愍倫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鄰。去姦邪之黨。進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規。如貞觀開元之始。願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覲覽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嘉歎。

後周世宗方切於治道。集賢殿學士竇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
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序。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
曰熙政。政不熙則群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
農。農不勸則貧寒不濟。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
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綱。若人之性情。刑有制。若人之
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
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凡下方正之詔。廓開蕘言之路。士
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
多見聽納。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知相州田錫上疏曰。臣備位諫垣。出宦河朔。雖
勵忠勤之節。未伸謇諤之誠。尸位自知。傍徨蓋切。何以分陛下憂勤之
寄。何以副朝廷委用之恩。敢不夙夜有思。涓埃報效。以答見之君上
希英聖之知。今陛下命以頒備委之理郡親民之心。然先於此者吾所
理之郡。事簡獄空。所視之民。風淳俗厚。所謂旌民有術。節下有能。之以
副朝廷任用之恩。有以彰陛下憂勤之旨。然事有無從而得聞。獄有無
因而久空。民風未至於淳和。物俗未臻於富厚。雖有旌民之術無繇而
施。雖有御下之方無從而設。況臣闇懦。御下非才。以臣愚蒙。叙民無術。
但可言其久弊。恤其未安。久弊者昔近并門。鄰於敵境。備邊之費。繁冗
之兵。二十餘年。民不遑息。未安者今以北狄通於塞垣。邑無會疾飛芻
輓粟。三十餘郡民不甚豐。悉極貨財緡利太寬。躬親稼務給旨猶類臣
所謂緡利太寬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
剩。求徇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以責虧欠之過。遞年比擬。只管增加。逐
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
儻倖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斯。疏通貨之源。未聞

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年國家以關市之征。建其常數。酒麴之
利。枝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要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
時補塡。且如州縣征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數。歲歉則許之倚
征。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倘以言之。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
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頃歲更生于謗議。則布帛條。當生民既庶
之時。是求理的中之際。天下幸甚。海內幸甚。臣所謂給旨稍類者。臣
嘗讀揚子法言曰。聖人之道猶日中矣。嘗覽太公六韜曰。聖人之道
猶龍乎。龍首能高視而遠聽。日中謂照明而燭物。是知君有居上之
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公審而易從。臣道務勤。
勤則職業備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勞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
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於講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
揀閱軍人。或躬閱因或親點戰馬。自臨而遣者。亦辭其詞理起鼓
以閱者。或拘彼究詳。皆金口書詞。人人備聞。天心探度。一一區分。有
以見陛下勞萬機之神。自此見臣下廢事君之職。況今四方無事。多
已太平。何以勞陛下如此太勤。何以使三公因此無愧。望陛下處四
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遑乾乾而夕惕。成湯之
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勤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於
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則委以糾彈。給事中常許之封駁
詔令。起居郎有文著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與其業。千官如是
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先覺。何患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割子
取聖旨。官員主擬。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先奏則旣由宸衷。事若未
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妄用有司。致陛下親事太勤。憂民太
過。況宮闈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淸切之班。可以延仰賢良。詢求理道。
豈宜使押來回驃或稱應甲人。或富詞越新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

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間有疑未穩聞上懼天威或偶有數陳稍懼聖旨怯懦寡訥者口不敢奏而未盡其心者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恩澤或責以刑名然肅鑑周通必令固無枉濫而宸庭清肅緣朝堂隸以官司加以糾理事宜或傷煩併施行詔敕遂至綢直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其以近及遠漸光大於萬方以言訓人方常行於百代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眾以寬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必今者少況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重禁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違而上之者亦寡臣所謂綱利大寡既如彼綸音積頻又如此願陛下審臣敢言之罪察而遵之望陛下該臣敢誅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

二未諭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廨禁林近侍各有直廬中書是宰相職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處置磨勘一司設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績之虛實雖言是職主屬考功實考功之職不脩而磨勘之名互出雖非雅稱殊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為禁因而所大理寺舊未置獄今為捨格之司授人之賂本貴富材鞫獄以情著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為制使置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鞫無疑今則或揭詰以聞天庭詞詔間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勘使臣殊非理獄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勘自致淹延或未曉刑書妄加深刻既昧以制書之命寡手紐紲之中上畏嚴威雖敢拒捍及書錄問皆伏無詞雖罪數徒流必按申奏援既周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一失於有罪則陛下好生仁之旨損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義烈婦有廉正之節野人有孝弟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勵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脩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主節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歸任星馳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俾指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者三也昔漢文在位稱為刑措歲終斷獄者三十此蓋民安其業乃無犯於刑章物失其宜必自無於夭札是以聖人見一物失宜則必加惻隱知一夫失所則必動衷矜御一衣思天下女工之勤嘗一膳思天下農夫之苦故尚書曰不敢侮鰥寡周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微信猶能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人用心無微不至聖人施庶無所不均今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之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曾有敕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者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諳舍赦只望

恩使設有得放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饑無食老小相累嗟餓負窮為旅無國苦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今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今銓閣負職官勞而遠授簿尉滿任樣歲月以陰移其間廉吏雖多御衆會夫不少貪者偏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通令申奏州有縣縣有貪負奏其無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獎勵或鄉與轉遷則庶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臣所謂可言者二也臣謹陳鄙見煩瀆聖聽臣不任惶恐戰慄之至

淳化二年監察御史張觀乞體段大臣簡略細務奏曰臣憑籍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

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講書兼歷歲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以輕慢國體。況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緗素。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庾猶虛。淳朴未還。澆風尚熾。儒道未洽。奄進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疑。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商榷。使沃心造膝。仰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正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而遞。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確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寢。書諸信史。垂為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章望端拱燕旋。回視反聽。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侍。闡揚真風。上露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未獨專美於昔

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

真宗即位。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繼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五州精靜思。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本雜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擇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氣。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先恐使德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人甘諒。厚結其心。為我屏援。如有動靜。使其掎躡。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遣偵

探。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一戰未聞。誠願訓練兵戎。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驍健。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宰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總隸樞密。近年以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有妨吏臣。欲望停省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令皇族宗子。逮多成長。但令優遊。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

選京官知。若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含競。時態輕浮。躁者因之至銳。若務利而多變。句僥之內。多或不知。伺隙則致于傾危。遠離則全無相教。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慶淳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接百王。威加萬國。無實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闊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欺之黨。臣久處著位。誤荷恩寵。輕狂拙。唯聖明恕之。

比部員外郎刁衎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衆庶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庶者務化以歸其原。故聖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衆之得一人之德。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業

愉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慕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慘凶虐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愛惡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荐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戰而兢業，遵唐虞之治，弁季葉之亂。私寵無及於小人，私罰無及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馳於逸遊，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忠直，答天地報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

咸平四年，知全州陳鈞年春詔五事曰：臣准詔在朝文武百官寮，行轉對在外群臣，各許上章奏事者。此陛下恩納昌言，以安庶富之意也。臣雖至愚，切期塞詔。伏惟明審少賜裁察。今之政，明庭獻封事者，多述民間之常務，殊非邦國之遠圖。臣之所言，則異於是。臣聞重華之世，伯禹叙其九州；太甲之朝，伊尹陳其一德；武王受命，箕子陳洪範之九疇；成王嗣興，制周官之六典。咸同古道，以貴化源。伏惟陛下嗣二聖之丕基，御千齡之大統，群臣進用，百姓弁安。誠宜繼發號獻，彰明盛德，增脩制度，刱立憲章，疑爾俗於累刱，復王風於往古。使九夷稽其恩，澤萬世仰其聲名之日也。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至近而可以為遠計者，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吏員，五曰行公舉。此王者賢經世之要道，致理之坦途也。臣請言之。夫置諫諍之官，開獻替之路，堯舜湯武所共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參左右之厝，奉儀神，有兼宮之官，有闕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壅蔽，資聖主之聰明。今雖有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居外任，或兼領餘司，皆杜口以自安，少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置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稱者為之，俾以才授，不以叙遷，使其常立明庭，專居諫省。入覲朝政，出聽輿辭，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選舉無狀，或獄訟有冤，小則上章，大則廷諍，然後聖主察其所言，可者從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為課最之高卑。忠讜盡規者甄升，依阿固位者譴責。自然人皆竭節，政必無邪。臣下不敢偷安，朝廷得以肅清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人必無告。古者決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釋之定國之為廷尉，則無冤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名酷吏。國家重文學之選，疑刑法之司，故其罪懲未得盡善。用忠恕之道，則為賊官；徇刻深之文，乃名奉法。唯務揖而是守，豈經義之能詳？若是則囹圄何由空虛，獄訟何由僅息？臣請今後廷尉官屬，或委所司，謹加銓擇，不拘資叙，唯擇才能，使其理一成之刑，務於平允，用三尺之法，意在哀矜，無以愛憎舞文，無以高下希旨，自然民知恥格，時洽和平。又法令者，國家之權衡，生民之銜勒，貴於簡易，惡乎滋章。久用則民知遵從，數變則人無所措。近者陛下知制敕之頻降，懼條科之太繁，特詔聖謨持令刪定，既經歷之者皆是名臣，則措置之間，固皆合理。而詔書稱下方及於論奏，從欲施行，又將為累石，或削去者，重為條貫，或已有者，更亦申明，無益憲章，徒繁簡牘。且理道貴一，則吏無以欺民；令或頻更，則人得以奸法。指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有言：利不十，不變法。誠謂此也。況先朝求理之心，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天夏同歡，縱少有闕，固亦無妨大體，豈須改作？一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非有大益，毋改舊章，庶使號令畫一，刑辟漸措。又理世之端，審官為本；審官之道，用賢為先。不在具員，但須得人。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省事不如省官。今國家州郡，至於官員太多，無益公方，空靡國用，使

有才者莫盡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諭其利害向任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臣與判官崔端任其事次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殁亡交代甘鴻漸差出獨臣與推官陸文偉同官此時區分獄訟決遣文書皆得及期亦無闕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三員壽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四員官亦頗衆事亦益煩增將吏之衙赤添簿書之繁冗又且本州洵陽縣計戶一千一百有官三員漢陰縣計主戶六百有官二員平利縣人戶縣路岐荒僻訴訟絕少租稅甚微諸使安閑因無勤績臣每見知州推官軍監判官並名為勞等職事然有名難知郡司事無差欠證是軍監而務多州少或當要道或在邊疆只知州有推官而闕判官軍事判官而無通判監官錢穀詳斷刑名凡所事務無非繁劇欲其請受少於判司勞役不均實為其冗臣請特選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

使相度管內州縣有公事簡少官屬過多處量減員所減之俸除司理司法參軍例添給初等職官是則冗長之處既以減員要用之官又各加俸自然官無虛設人有竭誠創此新規並先主理又為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慎防不嚴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精嚴則明敭之典廢期於多士共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強明或以清白務在據實不許飾詞仍請知雜詳觀實既經御覽即付案司俟其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使在京者委本司長官更詳其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殊聽非虛即為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循操行致瀆憲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謬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倚清濁自明蓋群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源之本其在於茲臣又伏見唐太宗嘗召公卿詢理體群臣多拘近務莫有遠謀唯獨魏徵請行王道太宗既從其議果致太平中華則外戶不閉四夷則重譯來貢艱難屢作而締創益新豈非盛德在人餘慶及後所致歟國家功成理定遠肅邇安萬彙宅心九夷拭目以陛下之聖德踐超古先誠宜鄙晉魏而不議小高光而獨出行清淨神明之化恢仁義忠信之風然後舞干羽以寢甲兵畫衣冠而為刑辟坐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岳而禮百神則天下之民無聲而應海外之俗不召自來矣

咸平五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疏曰臣聞創王業期於無窮者必政事為基是以王業盛者其政事必強又可保業大可法無棄建見治平之運篤以古今之善事者雖不以防達為急務多寡更立二陽攻守之事以獻方略由是奇兵之謀始然競起夫五行之中金為兵

以五事配之則金為義兵之為用實不可去也乃知言用兵者罪莫大焉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氣耳其性貪暴好殺與中國絕異是以史籍所載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至取諸內外之義也夫陽主生物陰主殺物故知四夷讓達不足撫也在制之有道爾又和氣為陽愁苦為陰王者必先內和人心而後制四夷此崇陽抑陰之義也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範之書則箴乎咎徵之文伏惟陛下自即大位日謹一日而復溫厚恭肅祇畏勤儉討論方策惠廣治道聖德無缺則咎懲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間有不便於天時者乎今夫春者發生之月也可生而不可殺也國家每歲春夏將交之時禁止採捕是仁及鳥獸今建寅之月三元之始孟夏乃是正陽之月況正律所載有秋分已前不決死罪之制月令當春則曰無肆掠不可以陰殘犯陽德[illegible]行仁而不可以殺義害及有司則曰[illegible]出

輕繫並無決死之文。唐朝志依此制。若罪在十惡，尤爲巨蠹者，則決
不待時。自唐氏失馭，政事多虧，今刑統內唯存晉天福七年敕，立春
兩日不決死罪。蓋以天福之間，方爲戰國，天下生靈犯罪，表抵謹刑
者衆，可歸紀綱，殺戮之刑，僅無虛日，故不可全避春夏盛德之月，止取
其兩日以代兩季。今天下每歲所決大辟至鮮，一歲之中凡有二十
四氣，每歲各走十五日，臣以爲天下列郡每歲所決死罪，雖不可禁
春夏兩季，亦可於立春、立夏氣至之時，各禁十五日，以應一立之節，
全發生之陽氣。若罪在十惡，決不待時者，亦可改新爲獄，以免流血
之刑。曰餘雜犯死罪者，若有已斷其獄，可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
兵之地，以軍法從事者，不在此限。又按律，立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
不可以興土功。爲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中氣
至立秋節半月內，非邊陲防戍、搶救河決，及修治隄防以禦水害，餘

奏議卷之二十九　十二

並不得起創土功。其整葺築塡者，不在此限。臣又聞周禮大官其
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
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此蓋順
上天行肅殺之令也。今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二春，或當九夏，
雖動依庶獄，慮有停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盜寇更仍
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之後，秋分前，遍選周行，分道決獄。
如此則順天行刑，而又四方之風，旣由之得以知；列郡之時綱，由之
得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別季，不若行之於此
時。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以見王道廣也。今政令之本，
大爲時所推尙，然中外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以節
而務刑名也。然則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可以獨任，必參之以德教，
然後可以言善治矣。夫德教之大，莫若孝悌。若捨此而欲使民從化，

是猶釋舟楫而求濟於無疆涯之岸也。故宜旌爲孝悌以厚風俗。臣
伏見朝廷明有詔令，優恤孤窮無告之民，令異其姓名，別爲一籍。每
遇有科徭賦斂，則令去重就輕，稍勞爲逸，斯則蘇疲羸之一術也。其
如官吏鮮能奉行成制，鄉縣之內，自而別散懷舒。若令佐盡得其人，
則孤窮無告之民皆得上籍。不得其人，則委之人吏，責自鄉胥，徇私
任情，移易貧富，啾訴之民，誰敢吐一言以伸訴，必至於委棄溝壑。是
故將欲興禮義，先在舒民心；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將欲均貧富，
先在正簿書。養民之道，郡疎而縣親，故知百姓之長，不可不精擇。
蓋列郡之牧數至少，而廉鑒可以周知；簿序之任官至卑，而朝廷難
以偏察。夫親民之官，盛而不明者則失於馭下，明而不廉者則傷於
徇私。必待廉明兼備，中和在躬者，然後可用。是故備其任者，則實爲中
才選者彌少。郡國至大也，縣官至衆也，有人而置諸散地，未可知也。

奏議卷之二十九　十三

當其位而不使盡其才，亦未可知也。臣是以夙夜爲國家思求人之
術，宜歷選周行經公舉者而用之，使先在大邑，試其政事。期年之間
執其成績，務能正其簿書，均其民籍，而孤窮之民得訴於上，然後酬
之以不次之恩。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諧化源，在乎主儒術。
古之學者其事簡而有限，其道精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
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至於經史子集，其帙殆萬，在於前者，志謂
之古法，在於編者，志謂之古書，殊不知法有可法不可法也，書有可
傳不可傳也。苟盡使知之，則可謂勞而少功，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
其學，累世不能窮其業。今進士之科，大爲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
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
慣其題之不膽，病之不明，唯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
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　其

中。何謂其然。且群書之中。真僞相糅。亂聖人之微言者旣多。昔大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揉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其爲吏也。安能分事治柄。使教令必行哉。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知爲儒者不可不重其所習。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譏漢之失。引春秋大一統之誼。言諸侯競於天子[illegible]家之說。未得與聖教並進。惛乎亂聖王之大道也。今之世[illegible]之世其章句之學彌盛。而異端之書又盛多乎數倍矣。[illegible]哉。况夫儒者之術。不以廣記陵奥爲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爲[illegible]若使明行政令。大立程式。無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然後以正害至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斥而不用。旣

後先策論。後詩賦。貴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闊而有限。知其所學之文。正而有要。不爲禁防而非聖人之書。自委棄於世矣。不必貴異。而化成之文。自興行於世矣。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上奏曰。臣聞。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皆非謂陰拱黃屋。不親庶政。納進熟之計。受成之福。蓋言聖人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左右前後。股肱耳目。皆任賢良。一人虛心以臨天下。則可以無爲矣。夫天者君道也。四時者臣道也。君道清明以象天。臣當生殺以象四時。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古先聖王。靡不由此。國家中外清謐。朝廷肅雍。陛下親視萬機。勞神日昃。至有論報刑條。簡稽卒伍。皆抵軒陛。寔煩請間。臣聞百官承式。各有司存。正則有賞。違則有罰。但令各守條章。宣皆取必於上。若陛下英睿神聖。無得而量。至於耳目視聽。固亦有限。日出臨朝。表奏雲集。決其大綱。奪其哀斷。猶不暇給。况親其委細。勞其聖躬。臣切恐違上帝宗廟無億兆之意。願陛下選任賢達。責成冗事。應論罰閱卒之比。自非國家大計。理于政教者。猶委之所責。庶政簡能。符合太一。宸體逸預。承享萬壽。是則歷寐之徽。少裨萬一。

仁宗天聖三年。太理寺丞范仲淹上疏曰。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無巧言。而切犯當寔。不避易進之涂。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倣臣節以報國恩。取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悔。况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知行之者。誠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豈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豈懼乎上

疑下詳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救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俗。風俗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書。足以知衰季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盍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須而行
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虞危大寇
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
防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
時不諱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
諱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爲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
自眞宗皇帝之初備有禮樂兵多經戰陣四夷之事足以禦防今
天下休兵餘一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少者未知戰爭之事人不
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
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大平同類孫萬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感
之不懼撫之不悚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方睹中夏未遑

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覬有
不足說因細事嘖有煩言猜嫌多端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
自京至邊並無關阨其或恩信不守豪端忽作戎馬一騖信宿千里
若遣少名將擢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
好不知果有幾辯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
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
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遣其等差
壯士暴知恩憐報効列於邊塞以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
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紛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時魚肉
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救率市井射俍饒進其僞交兵此五代之
前鑒也至於壹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領在
其中此聖人居安思危之備備一無用國家之極也惟聖意詳之臣

又聞先王建官共治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
師名揚其職上不虛授下不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
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
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閣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
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
唐衰之後職選不盛我朝崇尚館閣自爲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
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選出內庭通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
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
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
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廣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
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諫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
旌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旨而有補豈賞之不

行使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緘默爲居官以陳編冀爲供職三
載之後遷進當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特令諫
官御史之體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又聞先王義重
君臣賞延于世大無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淹滯而
後大防一壞頗歷千載凡居近侍歲進子孫習蛾登門冠蓋盈路賢與
不肖例升京朝請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王臣僚之際務相
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選鄉役不論數歲例與出
官莫非貪忍之徒縱無守廉之譽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
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家役不敢
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仕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貧者益竭其本
子廉者患困於寒餓使於樓閣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歲歲一察
通相李競至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大儒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

既覆。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隙未寶
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
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
源。天下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
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
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
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孰好
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厚於惻隱。存物祝網於民性事當哀百
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若珠玉之玩。羅紈綺之貢。焚
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
人能之。雞鳴而起。親政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咨問艱難。
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賞戰親疏。賞罰唯一。有功者雖怨必賞。有
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
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
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強。多爲
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
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臣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
忠臣在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
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及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
知姦邪之害。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
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
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者相[illegible]順動稍頻。恐非深居
九重。靜鎮萬方之意。況遷秦院。郊於天下矣。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
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延事之費。尚或諫止。況[illegible]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

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又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
巡幸。伏望聖慈再三詳覽。毋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
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
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條疑之重輕。錢穀
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
遠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
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
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
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
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
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難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
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
兩地。出入萬機。萬機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棄
政。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審陳得
失。未可盡以爲實。而亦當深究其真。或務短人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
賞罰之柄。離間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儒
動家事。無非王道。以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鑒。與大臣議論可否。
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隙
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
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若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
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
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或有至公之道也。臣由隨之。今本無精識。
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發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又答詔條陳十事疏曰。伏奉手詔。今來用

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
富弼皆在兩地所冝盡心為國家請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
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
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
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嘗不獲讓臣聞歷代
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日削恩賞
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
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
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
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
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

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
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
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
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
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
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
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
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
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嫉
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
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
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職賢不肖混

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群盜漸起勞
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人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
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
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致在京官司有
一負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
往到職之初便議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
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賞命
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
帶美職庶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書局大理寺開封府兩赤
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與在京重難庶務者並須在任
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領在京差遣者與保
舉選差不同並須實歷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

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由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
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
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
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期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
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
公程外住滯或因人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
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並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
上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著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
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若政善聞有績狀亦或累訟之
獄能辨究沉冤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訴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
庶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
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

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遠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舉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緒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殁並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官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制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業與臣下共濃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

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奏許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一

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覽群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特進士高等者一任替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蓄四部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三等者方賜召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

地要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各以名聞委并兩制列署奏章仍上[illegible]舉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定朝廷之風采稱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樸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illegible][illegible]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illegible]蓋言王者尊賢能所以上安社稷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示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

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學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今後舉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名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

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官考較日久貪多務速又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逞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學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取解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貴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其試卷委本州官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卻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卻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以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

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所以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眾考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

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選差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績罪者使之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眾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

禄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窶。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
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
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貨賕。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
不守名節。吏有貪贓而不敢懲。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
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
受弊。無可奈何。由此制禄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恩澤遐遠。復前
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
歛中。郡者始可制。每縣之吏。多豪猾之人。雖乃不私。則恐枉道日
屬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
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存活。以直為
枉。以枉為直。家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聖帝
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審

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
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
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上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
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
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
農。農政既脩。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
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
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
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二百餘萬
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
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上

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
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
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
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
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
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
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
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
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
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
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
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

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
卑濕積潦之處。早年國家特令開決。大獲美利。本路提轉數年之間
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
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
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
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
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
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
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脩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
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
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

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不遜。
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嚴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
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
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豈能救備。此大可憂也。邊
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
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
為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此軍之策。寔
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案古而行。以京
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
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
王畿之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
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
要也。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做此漸可施行。聖
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
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
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
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
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
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
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
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
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兼監酒稅關征之利。無人煙公事。所廢
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有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
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穩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

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
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
者。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
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
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
肆赦天下。其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
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
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
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
氣。臣請特降詔旨。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二司轉運司
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
以前。天下欠負。未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
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
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
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
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
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唯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
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
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
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從來百官起請。率爾頒行。
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也。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
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也。臣請特降詔書。今
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

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句會法律官吏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别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未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舛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别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更相度别從更改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九

治道

宋仁宗天聖七年群牧判官龐籍奏詔論時政奏曰臣幸辱聯蒙當次對輒陳管見仰瀆旒扆內揣狂愚當從竄殛臣聞秉志義者恆懷愛君之意被恩遇者咸蓄報恩之心故古有婁輅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激奮故殞身而既生逢盛際事明聖了無毫詔旨會其盡言非臣韜默之秋貴臣居動之日也恭惟皇帝陛下信糾不之詳膺承慈聖之保佑積德彌盛詩道日深鑿天成寶而自謂未久在位必照而遑託不明招尊號臣居受寶業不吝過舉惠康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陛下之所易實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愚之識稽當今之宜可裨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驟形迹以避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驟則主無全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迹私而心至公者祁奚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迹公而心實私者王者親觀其息而録成大器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己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公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興群臣之進而不爲比周秦漢之世置三互之法而無被棄藐彼推疑之盍上下互相伺而懷疑之禍若此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親戚無狀溫彥博奏其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元成奏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亡或未可知文皇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正觀之治與三代同風又唐憲宗之時皇甫湜應制舉辭切直主司是其策時爲翰林學士任當覆考不以甥舅之嫌而收之爲貴倖者所怒及黜涯號州司馬以湜之盛才尚不免黜累然元和之政不至於大香此乃推誠懷疑之効也臣恐仍循如今日以懷疑而待下則羣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矣陛下疑群臣之私而臣下必有挾私徇情以避陛下之疑者也臣又謂當考其狀實是之罪可也未聞任之而疑之而任也書曰

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知陛下之有疑也皆以理
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推至誠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也夫
鉗手疑者之一路今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况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
苟推心任之自非回邪姦佞孰不一竭心仰副何慮也安可謂推誠不可行於
今乎臣切虞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似是之事以成其說是欲上之
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忘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其豈
不知疑之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所信疑過不已則下無所措公
公信兩虧事將安決伏惟陛下垂聖至明臣願陛下推至誠廣至公容情偽
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萬機之務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總至廣然在乎立
畫一之法守不紊之條持其樞紐挈其要會此帝王所以不勞而制天下也
是故以一制衆則多而益整以繁應廣則雖大而必亂故曰法不一則朋
黨生若然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及二十七日

奏議卷之五十　二

宣傳聖旨令群牧司借支帶甲馬二疋并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巡檢都監
馬懷德本司爲準大中祥符五年宣頭節文今後應有臣僚及使臣除下已
有官馬因差遣並不得乞借官馬緣此條貫遂具劄子於十二月二日繳呈
得旨只令賜馬一疋自備草料却從密院出降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聖旨却
令借帶甲馬二疋隨行十七日內爲一小事四降聖旨三令借馬二疋一令
賜馬一疋本司不知所從遂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聖旨云已賜與馬
其劄子更不行方敢依唯恐兩失其擇且樞密院是陛下樞密發命之司也得
旨畫依方降宣命於外施行之後陛下又以傳宣衙之以在京之司職遵天
憲則可以進呈更改若殊違之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邑之宰若政
令不一而尚有受其弊者况一人之威天下之大苟命令二三安得不慮乎且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蜀相諸
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

則今冢宰之大臣違一執豈宜號令之數自啓多門萬一屢置大事亦如此
比恐致不虞以成後悔此逆事既往誠不當言臣願陛下謹號令於此後耳
臣又聞守文之體必兼於制度御下之方存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
賤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寬不敢有縱猛不及無辜釋此二者雖堯舜不能
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爲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
易此要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尊法廢則朝廷輕重之理安危之根本
夫祖宗舊章苟其遠具存固不可改也所可改者請以醫者論之夫藥所以攻
疾也若疾癒已移於意但守故藥必更方易劑隨其所移而攻之則疾癒
而藥矣法所以塞姦也若姦弊已遷不能但守故法必更張易轍隨其所
姦而塞之則姦息而政明矣其不可改者有無請以醫者論之夫三部之脉
四時之氣六藥之性針灸之法更歷古今其可變改也若制度之謂節者
早臣聞文一執防禁樹塞使修雖前王以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

奏議卷之五十　三

之有改者遂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遺弊之人也恭惟國家以聖繼
聖典章閑具之無窮舊中書樞密院下至百司職掌所行皆有成憲守而
勿失可致治乎況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未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
中書樞密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關聽尚不欲便行依
可而必令有司參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倖門故也伏又先帝之深意不
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訓典貽於陛下遵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
有增多夫求丐之人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則有司未嘗不行其間違
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法而不可行故頗求使宣內降期於必遂是
則因一傳降廢一制度傳降不已歲月滋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廢則
紀綱壞紀綱壞則上下之分何所檢局此臣所以日夜爲朝廷惜之也臣願
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奏則事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然帝王行法必
從近始伏左右貴戚貴而不犯犯而不赦則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臣

貴密之威。出入禁闥，狎昵寵遇，凡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恣
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
位之心，縱有慢恩之意，未有不招權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盈，
然後寘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
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
有過不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亮所謂
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操履自守，
常有懼禍之心，寵壓所被，必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
王者待左右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癰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為開封
府兵曹參軍，伏見王世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謀，法當贖銅，勒
物任。且仇謀，京府一走吏耳；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犢罪，依法
停官，此實國家用法之主，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
右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畏乎？況此數事，事同本
處。於聖心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違宣撿之威，從監官物，事發而送
三司按捕之次，降旨不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
為美事。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使其知過，後或因赦文稍
加收叙，或以衣食參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恕貸，是陛下畢遂其身也。
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陛臣切賦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
彼輕也，論屬則彼親而此疎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恐中
外有或敘之者。縱之以情，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寬之，是法屢廢矣。昔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
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
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帝廟乎？又下負萬
民。乃可其奏，哀不能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婿也。復已許其贖死，

而終不貸，貴者羞食言之愧小，而廢法之害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
制，以齊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失。臣伏惟陛下體仁聖之
姿，躬孝睦之德，鑒照古昔，包舉載文，屏絕嗜欲，不邇聲樂，任用忠直，
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戶知也。然日月不能無薄蝕之過，唐堯不
能無晢患之難。故德多福者，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塞
明詔。又云：陳寧政之闕遺。伏以執政之本，在於內詮擇庶官，在外妥集
百姓。今官吏非其人，而曠弛之政漸滋；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
或濫。夫官吏之體，秦公家手以為要；胥吏之人，皆舞文規利，以為資官
吏。不嚴則吾吏弊，吾吏弊則法令壞，法令壞則民受弊，此必然之理
也。夫杜外律郡，罔不先自京師，故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京師之
官以寬縱法制為大體，以姑息吾吏為美。自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
以公繩下者，則群吾百計而動搖之，誣能動搖，則來者為戒。雖有公
心，幹吏敢施為乎？伏見祥符縣令據下，明吠群吾相率赴吏部而
羅其縣事，是動搖之計行矣。況近年來任上京職者，多徇其私便，守責
於才實。據為廢弛，習與增深。而今之來公，相矯前失，朝廷不查拔吾
之陰計而戒官吏之峻，竊恐自此就救之公，舞法來跨群下乎？百
司觀之，孰不效之乎？百司之吾既效之，而危其上；百司之官亦戒之，
而假其下。上危下假，久而成風，此為吾吏謀則得矣，為公家謀何有
哉？使四方聞之，更可則矣。臣願朝廷速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
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群吾動搖之也。又考課之制，備存今典，吾行功
罪不容隱私。今內外之官雖有課曆，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昧
於察廉，或徇於私，與推勞舉過，多失公實矣。意有狡猾則果能成贓，情
在容謹，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曆以入升黜之科，無緣察其
真偽，或附託之吏，緣猾所以為仇，則孤立而多患；貪贓之吏，智足

以自衛則有黨而寬禍故有幹蠱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即為有
過而降黜之與行貪誅刻害民而贓狀不露者考司即為無瑕而升
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辜既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
無以勸能實由任選之道不精阿私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憚故也
臣願朝廷立嚴制去此弊風此乃銓擇之闕也。又國之用度節儉為
先節儉行於上則府庫實於內雖遭災沴之數水旱之困上有賑救
之備則民無流亡之悲今財賦益屈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之費日
增儲蓄寡備而荒殆之民屢困賦斂之急不時此輔臣固當苦言陳
罷土木削浮冗以存濟之此乃安集之闕也伏陛下不輕小臣之言
由如戒擇誠能案情偽審改令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
下才行而任之嫌疑之私既去至公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
宜嘗嚴整紀綱振張則諂旨所謂四邪朋比阿私黨援請託貪殘宜

自息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濟矣臣聞明王
聖主毋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歸有司傳後嗣皆非人臣
之節也故斂百官箴補萬分者當言之闕廷論輸之律實祈美庶
照其惻誠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上章獻皇后乞還政疏曰臣恭惟皇太后
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務為從儉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
咨善太后預聞政事蓋決居多洎皇帝齊聖躋一期年而冲幼太后
承顧託之命志如金石垂簾以對群臣盡力以報先帝成美卑服華
夏又安終始不渝中外咸化於國家顛隮手之際於皇帝極慈愛之
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輝於簡冊垂休萬年然天下治矣王
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所繇部黨識其勞苦聖躬一日萬機煩
於聽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是以神仙壽同天地者

不勞心而役神也臣愚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委皇帝處分
所貴清神養壽延聖母萬壽之期內侍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
幸甚

景祐五年制策曰朕承積累之休荷福貞之慶寅畏天命以康元元
思欲恢祖宗之遠圖迪皇王之極軌躋俗於仁壽之域閔民於禮義
之化兢兢業業不敢怠遑焦心勞志十有七年于茲矣而明不燭遠
智不通微恭承明訓惟恐失墜故深詔有司詳延天下特起之士冀
聞忠讜實正之言以補朕之不逮子大夫卓然群萃甚然造庭必有
宏謨以康庶位國家誕膺寶命奄甸中區三聖繼明萬邦作乂陰疾
而革恩殘苛而薄賦稼政循禮文辨愛人甚於赤子歷覽同夫白駒
奇縣雖惡之吉列仕子朝備良懸恩之長分致于於未治善言可謂
勤且至矣然而卑之前書猶或異論法制度猶未協歷中道實當

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司或昧於廉平風俗
頗觀於素朴夷狄雖率化而時或有陵犯違節者歲時頗多奸而狡
有警戒使姦者將朕之不德使之然耶抑物之有數適當爾耶子大
夫其精心極慮無有所隱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書程或乖於古
豈宜條列其事撮兌文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來瑞物祥刑之要何
以臻囹圄而致和氣至於遠東多士謹遵庭官成賓前規可為來範
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意陳漢家刺部之條科條具舉士民之難患眾
寶為奢俗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蓋聞微惡何以革其
非心雖然大約何以數其順序自道者萬世無殺而前代有忠文相
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戴記為國有九經
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和數陳式副諮詢且觀理治國將施
之於行事雖獨取之於虛文恐無以陳紙筆執事張方平對策曰臣

問昔漢氏始舉賢良文學之士而策以當時之大政凡治亂之故先務
之宜。使以經對。所得善者報施之於政。故文景之朝制度興作比隆
三代。得人之盛由此其選也。今陛下上承先志。選措治古。祇協乎宗
安之難。戒慎乎事事之備。數詔事聞之士延致大庭。賜問以保邦制
理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蓋懷抱器而有心於生民者
裁。舒其憤鬱之會。臣不佞。學不足以通天人之藝。識不足以達古今
之務。而竊有志焉。乃今承之碩。然塞舉大問所及。臣愚所能通者
雖然敢不以承學所聞。謹昧見上愚對。臣伏讀聖策。見陛下憂民又
命。以康兆民爲心。奉承謨訓。以恢遠圖。爲志期躋俗於仁壽。迓陶民
於謳禮而退託於不遑。以求忠讜之言。斯以見陛下屢惟於臨受之
勤也。伏以聖策有除殘去暴之言。及疆寄諱賦之念。列聖人寶之
道。敘列位分政之良。斯又見陛下勤恤小民之休。以深察其徽隱愚

精庶政之紀。以傳用乎賢才。此帝堯之協和萬邦。周文之思皇多士
而猶慊然興歎。遂懷治古。請爲陛下廣其義焉。昔聖王之所以能見
天下於戶牖之間。運萬化於股掌之上者。非爲一人之明且智可以徧
見而盡察也。使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猷。則事無所遺而
無不舉矣。欲事無所遺。在乎廣言路。欲政無不舉。在乎正有司。臣聞
書稱舜之德曰詢于四岳。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
功。古之興王。皆汲汲焉惟恐不識其群下。俾補察其政。故存諫有旅
賁之規。任守有官聯之典。傳凡有黼制之諫。瞽事有箴文之遺。猶衆
楚人之求其齊言。未可得也。古之明君。患興治道。昌有不先廣視聽
以平王度者乎。昔漢觀相。因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
萬機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
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讓事並令諫官同入。議對

問之士有欲理道。隨即爭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迹也。今朝廷司通
拾遺之職。惟御史諫臣。凡厥庶官。無得出位而言者。臣願陛下深留
聖慮。遠惟治方。益進端亮骨鯁之士。以旦夕承獨清閒之餘。對臨之
際。訪之古訓。及政事。則嘉謀日聞于耳。繼誠士各薦其見聞。夫如
是則何遠而不燭乎。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
事。臣不專大名。故尊主其事。卑任其勞。人君佚於任使。俯成而治。三
公論道。九卿分職。群有司各事其事。以故庶務百職。本末條理。今之
律官爲吏。一命之微。未嘗貴利。害於之細。莫不關決於衡石。至煩猥責
二公下任卿大夫之勞。卿大夫勞領群有司之事。職分名局。不踰至
有。政失其本。事忘其實。惟陛下考理之要。明化之原。奠若謹於
執其機。請委任三考。切摩治本。使夫總百揆者。謀遠庶官之長。列
庶官之長者。則各遂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效。盡其材而責其成

官守無相侵奪。有厥職焉。正乎亂。如此則陛下以無爲用天
下。群吏莫不各有爲而爲天下用。要在乎上。詳在乎下。上下正。則天
下治矣。夫如是。夫何爲而不遂乎。方且優游高廊之上。拱揖羲軒之
庭。不爲而功成。不勞而治定。易曰。知臨大君之宜。此之謂也。伏以聖
策曰。今奇器瑰寶之士。列任于朝。猶良醫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
此之勤。猶未格于前哉。若臣伏讀至于此而竊有惑焉。臣誠痛歎。陛
下有英睿之度。而臣獨之精明之材。因循數歎。倚承一切。不能作法
於治。不能革弊於細。獨貽陛下之憂也。誠使朝皆奇儁。則朝廷
吏而百度正。外皆循良。則上下孚而其志通。雖甚盛德。復以加此。又
何前哉之愧乎。以臣之愚。所謂朝廷鮮魁量之賢。外官寡忠惠之師
未足以副聖心求人廣賢之念。爾雖然奇傑乃間世而出。循良非比
肩而有。亦在人主推擇而得勸之。所以言之。列位于朝者。忠鄙不

可不辨也。分政于外者。救寧不可不重也。臣聞伊尹戒太甲曰。左右惟其人。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旨哉聖賢之究治本也。堯舜爲大聖智者。然猶相與歎以不知人爲憂。此九德所以爲帝謨也。至于夫子亦以爲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之所以難者。以其巧言令色之賊實也。夫世之治亂。君之昏明。臣之忠邪。府吏而有。雖治世明君。未能使其立朝居位衆忠賢而無邪佞者也。由能親忠賢而疎邪佞者爾。雖亂世昏君。亦未必立朝居位衆邪佞而無忠賢者也。由其近邪佞而遠忠賢者爾。故堯舜之庭。稷契班乎共聯。逃寓之朝。蘇衛倚身等暴。顯上所親而近者孰信焉。夫欲辨朝仕之忠諛者。考其所用之事而志行見矣。察其施作之謀而材智辯矣。忠莊而端直者。斯則雪霜之松栢矣。諂從而容悅者。斯亦疾風之達草矣。進斯人。其庶其泰之所自。退斯人。其察

奏議卷之三十　十

其致之所出。救弊以謀。必有類也。如此則列位之衆。皆殆得奇傑財量之士矣。臣聞民政之本。在乎牧宰。而朝廷之選。任其制甚輕。銓審補除。初無差擇。計階而授。循資而遷。或庸昧昏亂。狠戾貪忍。流毒于下。寃枉無告。剥害奪于操制。墨規其勢而莫之聞者。比相接也。夫以既失之始。正其末。猶愈於不正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郡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四方。得事免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以按郡國。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出廣外事。誠國家兼用漢唐之典。精選宗閣之臣。才識踈明。氣度方重者。時進于朝。以察郡縣守令能否之迹。具善惡而入。親加賞罰。務必行。如此則牧宰之官。心知勸懼。郡縣之政。稍以澄清。夫是則治民分政。素敷得能。良慈惠之長矣。聖策曰。法制度譜而未協。敎中。[illegible]而未得其[illegible]。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

官師或昧於康平。風俗頗弊於素樸。此以見陛下無微不講。無小不慮者也。夫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經費所以未節。以其用度之無藝。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官師或昧於康平。以其遷勸之義廢。風俗頗弊於素樸。以其分度之僭踰。臣請爲陛下悉數以終之。臣所謂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者。聞之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亂。隄防一傾。則橫流莫制。故爲國之本。爲政之原。信爲大也。比者命令布下。旁捜衛改。郡縣承用者駭惑。吏巧譎因緣爲市。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按大體而論之。此積數之深蔽。倘朝廷出令。事下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無變。其苛細刻政重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此則法制允當協于中理矣。臣所謂經費之未節。以其

奏議卷之三十　十一

用度之無藝者。伏以承平之日久。是故因循之弊生。日知其所增。歲不知其所減。此費之所以煩也。陛下幸加恵思所以得節之理。臣謂宜以約度之而已。宮室臺榭。足以順陰陽之眭。旗羽衛。足以昭文物之容。苑囿也。御之以備游豫之行。音官樂部。足以具燕享之禮。自餘土木之不急。君琴嚴寮衛之冗用者。切節賞世園之利。下賦於貧民者。音悉之役。稍弁其冗食。減後苑之工巧。息近司之營繕。惧無名之好賜。杜無功之濫賞。罷織繡之冗費。節一切之橫費。以綏天下末旱之賦。以爲國家禁廩之實。以濟疲農工女緣禱之勤。以盤老弱孤寡飢勞之殃。如此則德澤被于天下。而經費有節矣。臣所謂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者。昔舜命夔典樂。漢史叙得人之盛。而儒雅修直。無協律並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夫以樂考律。其義微矣。故師曠審聲古

史084-415

所甚重也。今夫執伎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聲樂則有翰林
之署，至于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厘賦廩稍，附象寵賜。太樂諸
工者，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謂宜略依司天、翰林之官，次補用知鐘律之
士以充其選，擇取儒臣為之令，及使習其精蘊，通其鐘呂，雖名異於
韶濩，而可以薦天地、享祖宗，其用一也。臣所謂刑未措於成康，以其
貨利之亂害者，伏以國家之在宥天下，二紀治世，德教加於黎人，其
陶化之漸深矣。陛下聰御臣撫，欽恤庶慎，忿深故之罪，寬疑出之罰，有
惨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而刑未之措，僚猶繁，其故何由？蓋上籠貨
物，盜財利之路多，兼権封占之法密，附之以権豪富室，侵奪官細，吏
務因循，或引賕賄，不能抑強扶弱，是以小人業盛貧而思逞者衆矣。
誠朝廷慎擇守宰，推抑豪猾，稍寬利路，以優養人，刊定律令，除文致
毛細之法，務從簡易，使於遵守，使民不敢觸罔而試法，吏無以輕重

而侮文，則刑雖未盡措，而羅穽寬矣。臣所謂官司或昧於廉平，以其
澄勸之義嚴者，按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雖治行不同，而同
主於廉。唐馭吏之法，建重惟貨而受賕枉法，猶有為盜者，官刑稍
以寬弛，部長多故縱焉。夫貪夫倖列下吏，署事上官，謾吏亦各有
施設，及貫盈識黜，官以墨敗，而又赦令屢下，吾豪猾解其書來競也
莫收斂。此所謂官刑稍以寬弛者也。今夫令甲有酒贖之遺，而守倖
縱不考驗，守倖有貪暴之政，而司官隱不上聞，及乎惡積而不可掩，
事措而不可遁，罪正不累，嚴罰至輕，儻使諳就設之司，及于臟事之
職，贓罪相坐，以重其累，則人自為討，下無容姦矣。夫峻刑苛禁誠非
治世善化之意，然今風俗流污，踰軌者衆，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手
馭驛矣，而不制轡銜，策且奔逸，而傷咸矣。古所謂惟吾罪吾，善謂此
道也。臣所謂風俗頗斁於奢僭，以其分度之禮喻。書曰：惟民生厚，

因物有遷，違上所令，從厥攸好。故君人者，審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
民淫。夫風化之所起，必由上以達下，自內而及外，且萬邦表則，在乎王
國。今夫雕飾巧僞之器，奇邪纖靡之服，陳鬻于市，流于四方，詐僞姦
勢衆焉。謹按周官，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古之
制民者，使之雖富不異服，無故不負等，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
肉，蓋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謂宜嚴條其僭侈之禁，惟事事為之
分度，所示制令，期于必信，如此則爭奪踰侈之俗革，禮義敦厚之教
行矣。聖策曰：夷狄雖革化，而時有陵犯邊鄙者；歲時雖豐穰，而時有
徵咎變異者。茲又以見陛下遠慮深謀之識，蓋畏天戒之重也。然陵
犯之禍，雖特徼裔之小醜；變異之來，乃陰陽之大患。何陛下問之
後乎？彼群醜依憑溪峒之險，恃林莽之阻，竊伺無備，暗出侵攘，結集如
蛾蜂，飛迹如鳥獸，守臣無狀，自救於地，然此之區區者，亦何足以累

國家煩聖慮哉！臣謂邊事之重，具在西北乎。北戎通好於我，餘三十
年，自漢氏已來，夷夏之和，而能堅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
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夫以利相結者，
利盡則交疏；以勢相合者，勢解則難作。故有備無患，謂之善。無恃不
來，在乎多備。又西陲雖受羈縻，姑息豈久？且國家失朔方靈武，置
戍內地，控扼益虜，雖貢職外謹，而桀究內堅，鄰上之防，亦不可不戒。且
自唐氏中世以降，兵農之業離，文武之權分，而政事不脩，國難相尋
矣。今之邊事，根本在於廟堂，措置施設，固非下臣所得而詳。然三軍
之命繫於主將，是以擇將之重，兵事之本。臣請因平寇之間，著于後
篇以言之。謀惟陛下以天日高明之德，承祖宗謨烈之重，夙興視朝，
中昃勤務，勅天之命，臨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宜乎自天降
休，禎嘉來應，而災異數作，譴變仍見，上天勸勉之意，殊不徒發而必

有所屬也。間者殞星如雨。流搖失次。地震宮裏蟄而湧泉。雷不收聲。泄于窮冬。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雖儒昧於天官之學。竊考春秋之義。及前志天文五行之占。其咎皆由乎陽德微弱。陰道專縱。下爲阿比。盜用威柄者也。夫陰之爲象。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天蓋若曰。將俾陛下察左右之近。正宮闈以禮。謹遠防之備者乎。夫人君之道。所以配乾而法天者。莫取乎乾體之剛。天行以健也。剛故中正無邪。健故運用不息。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春秋之義。譏大夫之專。況夫臣下能竊威福之柄。亦不專在乎執政。宮國者寄信驅之域。過則怨讟之隨生。蠅營焜焜。遠猶原社。衛防微在鎮廢。如此所謂察左右之近者也。若夫附威黨之使。預紀士諾之請來。鑽進取周典之文。均選補漢氏之制。戒習遠之害。政事當無統以近和氣。此所謂正宮闈以禮者也。若夫將校之列。處其皆易可自

者爲難。專任之累。察其銳驍無前者有幾。望守將領有折衝之材。惟恢謀臣。孰有折衝之算。至于踰峙輪穀之術。兵械精完之數。有一未備。非先勝之道也。此所謂謹遠防之備者也。夫是三者。惟在陛下存神而遠覽。審慮而深思。利柄勿以假人。主威貴乎獨運。蘊蓄積已固扃鐍。不可不嚴。雖垣墻既備。關鍵不可不設。用乾剛以消陰巽。謹人事以應天心。如此則災異不足消。休祥不足致也。且聖策俾臣精必極慮。無有所隱。臣既冒陛下斯舉矣。敢懷後害而爲身謀者歟。亦在陛下寬狂妄之誅。以來天下至當之言焉。聖策曰。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鑒於古。豈宜條列事類。并臣謹推春秋之義幾變古易常者。而又善變之正者。蓋國之善制。未可輕變。其未至者變之可也。伏以先制舊法。循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不詭。緘大制度或大典章。爲世規摹。著在甲令。故當守而弗失。謹以奉行。至于凡小事

爲因時消息。或述存而理異。或法八而義生。必踐而行。所以爲無弊者祖宗之道。此所謂膠柱而鼓瑟。刻舟而求劒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變之謂道。昔先王之作爲爵祿賞罰。以親攬其柄。是以爲天下之主。見舉授賞。則衆舉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致無大小。人無善惡。進退用捨。一聽其言。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例也。然尊之柄於陛下何有。臣願陛下革弊去蠹。無不忍之愛。後才實忠操。略賤之陽。大稽諸古。小度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以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如此則古之制度斯用於今。今之章程自合於古矣。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聖策曰。立樂之方何以若神祇而來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臣聞所謂經工師之職。務貨利之制者備矣。夫樂作而順氣成象則和。和則瑞物至矣。故夔曰。於予擊石拊石。鳥獸蹌蹌。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刑得中則清。清則和氣應矣。故周官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夫暴則和氣其有不通乎。聖策曰。選束多士。懋建庶官。或有常規可爲來範。唐氏考功之格。善最具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臣按唐六典考功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銓衡人物。擢才良。爲選司之最。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爲考校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爲督領之最。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帥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

必書。爲糾正之最。明於勸懲。措入無隱。爲句檢之最。職事脩理。俟承強濟。爲監事之最。功課皆充。丁匹無怨。爲役使之最。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曆官之最。占候醫卜。効驗居多。爲方術之最。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市廛不擾。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爲牧官之最。邊境肅淸。城隍脩理。爲鎭防之最。頗其善最校定內外文武官吏之課。爲九等爲襃貶。刺史以六條察所部二千石。其畧曰。豪右兼幷占田過制。曰二千石納引賄賂。[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平。曰子弟請託。曰違公下比。此糾[illegible]之日也。[illegible]民之賢。寡者倚相高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illegible]之術自踐。略除于前矣。[illegible]民之爲名。錯其風禁。[illegible]之家也。所要在然。其動靜趣習。惟上是視。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從。言下化上之速也。在易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上下義辨。因民志斯定矣。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度數。議德行。其數有等。則貴賤事殊。德行見異。則賢愚自分。此則節之本也。陛下念民習侈靡以爲問。有以見聖意之深惻乎末俗之不辜也。[illegible]服用之尤溫者。嬌靡少損矣。然未也。以稽陛下謹儉之教。[illegible]民之所効者。其本未正歟。春秋之義。法之所行。必自貴者始。陛下誠欲推天下之禁。其自諸戚里。裏貴大臣之家以先之。上倡於下。[illegible]不嚴而化。此其術也。呂東萊曰。[illegible]爲微[illegible]。何以革其非心。[illegible]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者。夫商[illegible]尊臣既列于前。蓋失其得措之宜。請得復盡焉。今禁衛千[illegible]京句。什伍相保。相稱相承。大軍之重。[illegible]而皆[illegible]之勢。[illegible]積恩澤以[illegible]。以振力爲式。以引强爲材。習不更以[illegible]。他思不足以振部伍。[illegible]

姑息。設不幸遐陬有嘯聚之慮。邊隅有侵掠之擾。雖受成于上。指蹤在人。非惟師律之不威。智勇之無恃。是其胥委易得之冒[illegible]難[illegible]之鋒刃乎。故母不知兵。主不擇將。無功受賜。無勞享祿。皆法所忌者也。向者朝廷念將帥之材難。是以擇將帥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奔走人事。以爲寵利之路而已。其能略才藝未嘗無之。然國鮮焉。誠國家因爲科條。稍益其制。使衣冠之應詔者爲設科。且十問以策之。必有措於軍志精合於時體者爲通。推之理戎。參于列校。其方略智勇。固未之盡。抑猶愈於徒進者也。至于和大鈞。致大順。蓋由民心下和則和氣上應。而時使薄斂以富之。緩刑弛力以佚之。制節謹度以平之。擇吏省令以安之。是以致和。則時和。民和而後陰陽和。陰陽和則大鈞調而順氣序矣。呂東萊曰。且道者萬世無弊。而前代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前典有輕重異用之宜者。夫董生推道

蓋探其本而言。荀卿論刑。蓋有所激而發。彼三代之盛。雖有虐夫相殺之禍。至于法天順人之意。其可改乎。此則萬世無弊之本也。彼治亂之世。雖有輕重異用之宜。至于遏惡扶善之用。其可殊乎。此則百王不易之制也。呂東萊曰。戴記爲國有九經。所宜詮次。周官辨地以五物成爲敎陳。夫爲國有九經。脩身則不惑。尊賢則道立。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體大臣則不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爲國之九經也。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此五

地之物也。聖策曰：固將施之於行事，臣獨取之於歷文，蓋以見陛下處已以諮詢，曾聽於芻蕘者也。臣材識迂鄙，不通于務，孟子所載，亦庶幾有以上當聖心者。陛下不廢其言，擇其近是者，精譯而用之，使天下知國家設科取士之道，果為虛名，則豈惟臣之獨被寵靈也哉。固國家之盛美者已。臣昧死上對。

慶曆五年，張方平為御史中丞，上言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要，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况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樞密，事有辨御前違，日紛譁，中外喧駭。其於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己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生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願

中書議論之事，頗密，外傳不審，未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體而已。

時方平又上言曰：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銳於建議，深達於義，有致主經世之志，載於奏議之曰。而史氏不能褒發其志，更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惜焉。反覆較錯所辯議，憂國家危事亂疑，將以固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不正世之謬議，嘗試論之。古不可變耶？則是三代無革弊救失之理，而漢亦用法，當循亡秦也。忠恭之異尚，質文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因三王之罪矣。可覓大章咢條，固高祖之遺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沿革既多，豈錯先嘗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顛而弗扶，危而弗持，與世傳大戾。數推數括囊結舌，浮沉容身者為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為焉用彼相哉為具臣者也。故論者稽遷是非，謬於聖人，其斯誠矣。蓋使後人務苟且而惡立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士，為無功之辭，其於教義，豈

重厥數，臣嘗論之：夫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變。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為之制。長則禁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為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為難危，患磨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寧乎泰而侵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傾，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為難。非通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弊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夫事遠必變，法久必弊，原其始初，各有云設，時遷俗易，遂在理非。聖人執權，立即四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為典刑，動為律度，苟無術於大義，承乎靖恭，若高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在周宣王，率求賢臣，憂勤戒慎，以振絕緒，嘉靖庶邦，征建中興之業，夫豈忘履湯武之迹哉。在漢孝武

剗接衰文，基隆之武，功業雄材大略。為漢盛主。又宣、成、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苟便，治豈憚乎解弦而更張；政苟失時，何固乎守株而求雉。故夫不知達此權變之理，而專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牽制治道，非聖智之所當志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若小數者，列之以待萬分焉。

立政之本在謹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至乎一；齊天下之眾者，存乎信。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之。夫其難其慎，惟新厥德。天下至大也，兆庶至眾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頤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使眾而不惑，繁而不亂，非信何以一之？故一以德，惟一而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夫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下，定中而岡大慮善而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

後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事乃其有刻非信何以成之傳說曰惟口起羞言教令輕發所以召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語王者之言天下善惡所繫也故凡爲人上者一話一言罔不戒愼一動一靜罔不審愼又況設爲法制布于四方之大者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故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潰則橫流莫禦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正下安其業令不信則吏條于法民慢其禁雖微於安靜之初嘗必大於患害之際且匹庶而無信衆必棄之士而無信友必疎之卿大夫而無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而無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爲國之要爲政之體信爲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朝即遠改或久而自廢更易不常而奉行不同民怨之而苟慢者遂掠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原者也盖國家切於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即行一入沮之即止本末故不爲納察而後自相矛楯是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於有司者也臣愚以類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擧大事于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士久必一定而無變略其是細簡其苛義勿以辯言亂舊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協于中四方風動誰敢復慢翫不恤從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愼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孚于休

致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好利避害者人之大情遺身徇公忘家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適息乎富貴流乎情之易者擧世而是感激乎忠義確重乎名節即蹇乎事之難者蓋世而希哲后興王深推此理故聞懷技納勤心之士勸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甄賞犯

頗忤意曲爲矜容愚淺者固在恕中疎誕者姑置度外如鑑之照名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與乎一物總群智以爲智因衆心而爲心通其情僞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畢矣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庶賤者也況於士民乎況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政事有闕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一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產採鄉校之議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義是爲國者之樂存爲政之綱要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已子有見其田菜不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教業勞苦勤功利用之說見其善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誡之以稍節謹度周身齒用之善居常則勸之以孝悌和睦之義緩急則展之以救賙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相親愛事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爲不以義將爲不以時聞諸其子弟使不循於法離諜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爲一家之長者將孰悅焉是必悅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其必怨其仇而利之者也謂有損其家也今爲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者誣以爲怨讒邪而利之者譽以爲悅是固不若庶人之治一家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主不能自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與歷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孝之路者可知之矣由其主有以召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理之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英挺孤介睨細下讓者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愚鄙妄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亂之道見乎莫敢之君忠正之臣

恭畏戒慎。咨嗟相戒。莫不以情采下達。周知衆情。而興治穢。賜伏之主。其刺之下。阿諛順從。牽合迎意。莫不以盡退忠直。漸取褒救。而至危亂。故海顧陛下揭日月之明。鑒幽部而不照。廣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耕擇不以逆俗而見棄。辭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採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爲機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常司門式云。其餘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無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審理通。隨即諍之。此唐太帝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淺深。諍而合義。自爲濟益。諍或非當。事可置之。故春秋傳曰。文公逐晉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三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去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在人主明擇其善。可從而從之。

若乃開忠讜之門。斷塞諛之路。公爲教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竊甚爲陛下所不取。伏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有心之士。時聞道眞之對。益爲寬大。記洪覆於上穹。不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則七世之廟。億存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詔爵。度材居任。討學賦祿。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其存益制。冢內卿士。甸外侯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爭奪之權。其婦賜匪頒之式。益所以待寵奉之厚。意非事寵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營洛宅。社于新邑。庶邦冢君駿奔咸覲。召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出取幣入。以王命錫之。魏東帝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未嘗貴利。制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微。戰國紛擾。英學楊墨。務相吞勝。競爲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首爭首而高立功。茅連從約。衡至取封君。千賞路利。遂以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皆任東間業。並行籠圍。得之爲英傑矣。之爲覇者。莫不盛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稱覇賊。貴賞之道。勃貿謀略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法天秩而制禮之意哉。至於唐氏天寶兵陵之亂。建中奉天之遇。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頒賚。而職官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請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與皁隸。春坊冨署之秩。卒旅冗從。三公八座之稱。妻妾籍隸。官紀大壞。五代相踵。亂無有定。呴濡姑息。務相加厚。至臣驕將。磨牙擇肉。指帶咸

爲外府。視藩鎭爲私第。人君之有國。如燕巢幕上。國無職制。保國之禁。違立家違之規摹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定天極也。經綸也昧。削平亂略。丕冒無外。錯照光明。故歷世之相輔。所以爲我而驅除。尚衆政之有司。循國宜綏。然而刑章見貴與之。循姑息之弊。擺有存焉。是朝廷使議者之所救也。昔乎前賢之論賞也。以爲主國之道。惟義與權。議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敎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奉虛實搞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尊實利未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尊虛名不制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勸。故國家之制賞。與錫賚財賦。扶虛所以載實也。差號品與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其事務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從質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

散寄號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顯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願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輕權。彼夫胥吏臺與部曲卒校。雖執簡帶鍰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總攝之柄。雖不足以論贖。猶不足以庇後。於下則在無裨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嫌。是故損下之虛益上之實。用權政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人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又寧。三四郡不擾。人安其業。幾三十年。是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諸虛秩之兼。年之積閒。巷有年耕之民。得非由於貴也廣。故為斂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遇隙有蜂蟻之擾。邊境有水旱之沴。遣徵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先盡於無事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為之際。雖危而盡竄撤也。觀矣。且兵驕特請無甚乎今。未寧竄股賂科忠難而號列功臣。未嘗議事陪坐營異而實盈私家。作法於治。叛猶不救。治而無法。何救亂離。方今可謂乘治作法之期。是宜懲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未立。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略。故明主之為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之去就也。慎惜之。斷重矣。從用之斷輕矣。今虛名之在人。可謂從而輕者授之。既不以為寵。亂之固不足為德。而乃不如意慎惜作法貴重。謹所以為佐實利而用。荀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密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謂議理道。未有不以輕重消息之術為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通久之變。通時失會。徒嗟賤。乃以勸衆。為[illegible]為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賞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寧之世也。蓋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為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條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強。士無偽行。民篤其業。貨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厚。禮義興行。綱紀文章。備整淳重。此之謂平世。若其有不及於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法。譬一身之治乎。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導。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導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屬于膚理。浸淫乎血脈。而又急于針熨藥劑之教。淺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伎。難無施矣。然知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由備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梁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殘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梁肉攻疾也。臣竊惟[illegible]達理要。藏換時移。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醲。仁澤深厚。民頗流從。事或恩貸其尤。書者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實行於上而不行於下。弗不整厲。衛裴鑄勒轍。則且和璧失節。價失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書十愆之誠。周官八議。其議貴之礙。畫謂請徽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內則有放奪殺剝之典。外則有紬爵削地當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徙完舂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柢石。先王所以勵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避之。才則用之。非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古者位重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立重則無憂。祿厚則身貴。故臣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

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執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僥賞罰在功不以疏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來世見英主革弊立制之明 臣謹論

治道

宋仁宗慶曆五年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小大繫在廟堂有闕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歸忠持救數求說指列于庭代惟事事乃有其備裁慎出令姦從臨異善始慮終推正之令天惡乎危之至哉是故人謀誠得未審乎天時國法既備未罹乎曆數當其治法有設屈邦基靖王道正真民用乎慶則故功在人推美乎政及乎危而弗扶顛而弗持典廢於上民亂於下則歸罪委禍數歸咎於天是不亦近乎善則稱人過則稱天者乎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質先窮則引天之命湯武之誅奉辭罰人之罪是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已則作孽倚天之名前世遠矣嗚呼弗復論近取諸唐則天寶幽陵之敗與元奉天之遷廣明邛蜀之幸乾符岐之遷是皆宰起廟堂禍歸邦國者矣夫廟堂之上有得失者治亂者安危存亡者實有罰寵利者安有刑者罪家寶族異主權成於朋黨國體正於臣鄰不有英叡之君聰明之德安能燕嘉而顧壽不有仁義之臣忠亮之志安能協恭而底天是故帝王之道莫大乎平心而御物精相之德莫先乎國大而致專者乎心之廣故能通天下之志而不專偏聽之惑有國大之慮故能以天下為心而不急樹私之計蓋人君偏聽則啓讒慝之門人臣樹私則開朋比之路俾夫姦枝進身之賊得於人主之側游說規利之士躁于大臣之門君有蔽惑之心臣行傾奪之計如是國安得而治政安得而和是天下之大禍也故君以臣為體臣以君為心道究乎神寧則美揚

手四支。患結乎膚革。則憂及乎諸處。是以臣各獻其忠。則君受其益。
國先泰於上。則家蒙其福。由是言之。故知偏聽者召亂之本。樹私者
理未之術。使君行此道。臣知此說。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謹論。
方平又上疏曰。臣聞今中外之議者。莫不以羌戎之警。兵賦之急。爲
當世要務。臣竊以爲凡歷代治亂安危之所起。不在遠徼之外。盡常
在戶牖之間。爲故臣所獻愚言。先陳近事。伏惟陛下少留神慮。臣聞
禮曰。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何謂先脩其身。昔高中宗嚴恭寅畏。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以念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酗于酒。德將
于逸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彼聖人者。不惟躬
自菲薄。兢兢治道。亦惟聲味遠欲。非養眞之益。故務爲勤儉。建從諫
素。匪示愛民之意。其實有自愛之道焉。恭惟陛下。春秋鼎盛。陛御日

長。躬三靈仁林而國嗣未立。臣願陛下上思宗廟社稷付授之重。下
念中外士民繫賜之心。保愛聖躬。配天悠久者。諸葛亮之言。務在居
安之處。神怡於穆清之外。福及於照臨之表。此謂正身之道。何謂先
齊其家。使夫宮閫有禮之謂也。自景祐以來。嬪御之列。狩非頗無
斥遠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顧社之爲重。而不受其所私。且恐防未
然。悔生所忽。斥遠之事。非宜數也。不若節之以禮。制之以義。叙進良
遊。無昵微賤。詩曰。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正家而天下定。
此所謂齊家之道。何謂先治其國。大臣百職之謂也。伏以近歲邊陲
用師。指蹤受成。責在二府。凡所除拜。宜使將帥心服。物議稱愜。然後
朝廷尊重。成功可期。如其不然。則宜陛下不崇。中外失所瞻望矣。成命
遂事。臣不復論至于才與不才。固亦何進聖鑒。又自景祐之末。網維
潛弛。上下苟且。人盡姑息。怙權相比。愛憎相奪。其朋黨者有之。漏泄

機事。聽撓朝政。專已見者有之。陛下知臣之明。既照見其情狀。稍去
其弊矣。倘更振厲紀律。審辨邪正。則憲章脩舉。百度用正。此所謂治
國之道。臣以膚昧。推從疏遠。今日乃始陟文陛。望清光。指事制誠。不
識忌諱。萬分有補。百死無悔。
方平又上疏曰。臣嘗讀前史。率以臣下敢諫爲美。蓋斥時之忌。犯主
之顏色。人臣所難。事臣不俟待罪諫。曾涉赤墀。歷文陛。以望清光者
無虛月矣。論事無指切無迹。諫無不蒙收感。客受福自惟遭時之幸。
而齷齪淺劣。闇于大道。不能激昂風義。有所感發。愧不任職。爲公朝
嘉風育。以塵紓過責者。略條三事。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伏以今日
之事。最切者在乎明賞罰。辨欺誣。謹讒謗。審茲三者。則內可以正紀
度。外可以遏寇虐。致治之本。致效爲速。何謂明賞罰。臣聞善爲國者
必先正賞罰之分。賞罰必行。則人以生爲辱。以死爲榮。人不畏死。寒

天下易於反掌。況以討賊乎。及駕馭失所。紀律不正。則以僥倖爲賞。
姑息爲罰。雖賞而士不知恩。雖罰而下不畏威。上習因循。下懷頑慮。
則人將擾其手而不前。況使之赴患難乎。自西邊稽動事之三年矣。
賊異雖驍猾。一闘將之材爾。非有淸一圖大志英雄之略。其車者貢適
遠時而已。時久又寧。武備不戒。廟堂無受成之筭。疆圍之制勝之策。
自延州之圍。好水定川之敗。覆軍殺將。損喪威靈。皆由自驅師徒投
之死地。當總帥之重。無待罪者。朝廷專務姑息。莫正其罰。且自賊始
叛。擾夏竦。范雍。韓琦等副之。統制四路。并護諸將。凡大舉寇輸不返。
使封豕長蛇。肆踐食之暴。遂亭千里。蕭然一空。賊輸興發。天下被其
勞。交黨排違。公議不息。至于不得已。但解其統帥。以所居官內徙便
郡而已。又如并州卍緣賊入麟府。詔廷以方面之重。難於諱師。遂以
名使揚僣寄任方面。而廢事踈略。嗜欲謀僻。騃于人聽。夫麟府輔車

相依而為河東之蔽無麟州則府州孤危國家備河東重兵正當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賊後則大河以東孰可守者故麟府之於并代猶手臂之捍頭目也而其上議欲盡棄其地既知才之不足用也顧猶以近職領河北重藩如是而欲收功是北轅而適楚也及乎鋒鏑之下矣石之前奮命小臣論功行賞一賞一級分毫析銖惟恐比例之過臣觀歷代英主良臣用賞罰之理蓋威罰之行當自貴者始恩賞所被當由賤者先故罰一貴臣當其罪則天下懼賞一賤士當其勤則天下勸臣不敢煩引往事我朝祖宗之所以駕馭臣下操威恩之柄其事耳目所接也往往能言之陛下萬機暇時試廣訪達必有得也尤大賞罰人主之事非聖心自出臣下不敢任之以故僥倖姑息生於依違即欲杜僥倖之門革姑息之弊惟在陛下於議賞罰之際少垂主斷爾罪罰所當加勿以貴要而隱忍恩賞所宜及勿以微賤

而輕廢擬議一定勿容奸讒乃書變亂即恩威明矣何謂辨欺誣方今之弊人以僥倖為心政以姑息為用正謂欺誣得行也大欺誣得行則大臣懼方且營救於讒毀之間而不保又何暇推到淵慮備明憲度者哉今俗大率宿貴之臣輙以身下後輩矯情飾貌習僞成風積美化敗善俗朋比以業下陵上替比者亦有以善諂結天心冀用事矣陛下竟不登于大用士大夫之有識者是以知陛下之淵衷大智無不通照其情狀信當愚之不可為也然其風猶未之盡革者蓋左右舊臣猶有以疑毀廢者舜曰朕嫉讒說殄行蓋讒人在朝舜所不免孔子曰遠佞人陛下既推讒佞而遠之惟復起用以讒廢者則天下無賢不肖舉知浸潤邪說之果不行且以安臣下之心使厲志竭精有心効節者無憚後害盡有不令而從之謂已何謂通謀議國家承五代之弊有不能革者如國文武之事分領於中書樞密

院唐代宗時兵興軍事繁多故於禁中宣遣內臣與中外文奏謂之掌機密事梁氏始置使名五代時樞密院與中書或合或離入國朝遂分總天下之務對為二府由是軍民異致文武殊用命令乖戾更為彼我夫天下之事何嘗不以同而成異而敗乎平日無事尚可因循有為之時斯害也已昔之祖宗三聖威靈獨運各以圖議歸主乎一陛下沖執謙德推委仰成柄用既分事必睽隔陛下誠能矯往弊稽舊典合二府之政事真大公之盛舉也即若重前規難改作臣謂應樞密院事宜與中書合議使理道相通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臣曰通謀議者在此也凡此三事今日切務恩威明則邊臣奮欺誣辨則朝廷清謀議通則政事平而命令一皆治道之急者臣握以孤微當得言之地所恨智不足以達機材不足以成務敢進一得冀補萬分

慶曆八年制策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盡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

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之加以承平滋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廩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至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擇靡精未能勸勵於下耶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諸空言者多陳慮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爰訪逮側身盱食竚條畫張方平為翰林學士對曰臣今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逮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詢謀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孜孜夙夜拾遺補闕聖心焦勞躬垂清問竊有備默之罪開導淺陋之見敢不盡情極慮粗陳大體上冒衡石少補塵露匪予之言不勝至幸伏覩手詔云西陲

禦備天下無驗。延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
于茲。公私困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
之末慶曆之初。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
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
籍及建隆已來國家畜養兵數。乞朝廷速加閱議。蓋太祖朝取荊湖
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北虜。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
東。備邊賊。禦北虜。料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人。
章聖朝備邊賊。禦契丹。廣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
常謂宰臣曰。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
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之廣。不可不慎於選練。故任招募。斥疲老
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又安矣。尚因夏戎阻命。軍
相非其人。處害不察。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幾禁點以補軍
籍。陞諸州廂軍以充其缺。增屯名以充實籍。至于陝西河北京東京
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
指揮。慶曆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
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
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弓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牢分
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頃來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
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廩空虛。三邊戎賊支塘不足。募客入中
糧草。三司於在京給還錢帛。加擡則倒價率三倍。以此虛費大計。自
塞外則刻削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每當聚斂之人。或立罰
官之令。苟彌目前之急。莫爲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
也。凡此冗兵。推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
無及矣。且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八

九十萬人。則何以得之。此聯恩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積貴困之
以飢饉。國家安危之計。臣竊甚憂心。臣兩曾具此事體數奏。而中
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爲。即今使有改爲。猶須致在累年之後。如較
其濟緩則益不及矣。然茲事體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
必難成。伏望陛下先與將臣以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豈財足食
則非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爲出。必無術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
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出分按所部州郡揀
選疲老。使與放停。歲省三兩次。更立定歷。只依常程按視揀放。無得
宣露。朝廷密自若難係某軍。其間羸弱得於教閱。趁退就廂軍者亦
放。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員。其馬
軍無馬者。即與召募。如願將填步人。且稍與補充近上名額。俵虜軍
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是成指揮。令場教習準備使用。仍招諸路經
略部署司。使體知朝廷深意。有身復自備。無雜國之心者。亦在陛下
斷自聖心。德一定以擊衆矣。此其者兵之大略。至于密謀方畧權術
幾微則有密審之司。又非臣所得詳知者也。手詔云承平寖久仕進
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濫長奔競。靡費廩祿。此又以見陛下深思
官濫。欲請化源之大旨也。臣不敢遠言前代及祖宗朝。謹請即以景
祐年來有邊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曾勾當三班院。約
計在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勾會學士院兩省
已上官共員。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
點其員。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承責在銓
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
員之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員數既多。賢愚同滯。才不才又
難分別。勵爾不立。二部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

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累數舉排別設名為恩澤人。每榜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薦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逐郊恩例得奏薦子孫。武臣自諸司副使當職大校以上。至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薦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吏人及伎術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舉援日生新例。求可勝數。廣貴廉祿積損吏民。經營關說。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迫。進奔競滋長勞使之然。將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與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者。敕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

奏議卷之三十一　八

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徼倖冗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為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得致濫。將恐甚矣。手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參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鮮於稱職。豈制度未立。未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擇廉能。未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憂恤黎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未為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就在所職。次率多修舉。以其用人無定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並循虞文。並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往往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但累及三

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除。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參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於時者也。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乎人稍知勸勉於自效。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闕負隨資數合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今弊矣。至于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李漢超自太祖時任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胡虜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巡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內斌守慶州

奏議卷之三十一　九

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贇守靈州十餘年。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事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未忘於為用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傳。假之為發身之地。歷遍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輕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尉傳然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擇擢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陛下鑒祖宗之故事。重圖賞以待功實。責久任以勸能效。亦取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講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冀可以見陛下安不忘危。遠慮預防之遠慮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夷之功。以愛民安人為上務而已。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為事。嘗論

帛內府謂左右曰。共虜若敵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疋絹購一胡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疋此虜盡矣。非武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臣前所陳國家畜養冗兵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每歲天下賦稅之外。只東南和買紬絹自是三百萬疋。而衣賜諸用度猶不能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之哉。此乃不待戎狄之患而我固已先困矣。備預不虞。理豈如此。臣願陛下試詳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吏選將。重慎賞罰。以明勸沮。以春夏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內州。稍減邊鄙就牧內地。邊費省則國計足。民力寬。然後外謹信誓。內完守備。戀久貴發無先於此。前論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理也。伏惟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大。勇謹實是以求理。要斯帝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先哲王之鉅蹟。陛下格然而有之。臣愧於頑疎。未達治道。猥詔問所及。謹以從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借易有隱也。干冒天聰。臣不任忻嬉待罪之至。方平又對曰。臣奉十七日御劄。所有手詔該說不盡。如卿更有所見。令子細陳述。具實封聞奏者。天旨訪逮。欲令惶懍。學識淺陋。愧不能副聖明求理勤切之心。臣竊惟士大夫之遭時事主。雖有長才遠慮。欲一自效而莫之得也。今臣何者而遇陛下深懷抑畏。虛心聽採。不有天下之樂。而以天下為憂。臣敢隱情惜言。有所不盡者哉。伏詳前詔所問。冗兵措置之宜。國計盈虛之本。仕進多門之濫。牧守之人之由。將帥爵權之體。西北預備之術。此皆當今切時要務。聖意慮之固已深矣。今被旨。俾得更陳所見。敢推愚心。嘗所念慮之事。擇取其尤急者以獻焉。今蘊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俾無常以河北為慮者乎。臣嘗數國家竭天下之力以養冗兵。而且成禍階。然河北比天下又為甚。何也。河北自唐天寶安史叛亂之後。繼以五代。後唐後周皆因

親以為書故河北兵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戎虜。朝廷亦常姑息之。承平雖久。而驕氣不除。在於事體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耶。則河北軍旨盡是本營選補。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轉貧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耶。則河北軍盡是本營子弟姻婭。生長連根固。難去重遷。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隆遷軍分以利動之耶。則河北軍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以此處置為難。臣嘗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常體問其中衰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宣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提刑官員。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緩待渴露朝旨歲年之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自京禁兵戍邊州駐劄。夫自古已來吉兵之法。漢則有南北軍之技。唐則兩軍十二衛。必須離析其勢。使相持制。然後乃平也。河北兵自唐已來驕悍跋扈。但以土兵相賓。而今若漸消土兵。稍實禁旅。則主客之形可以相制。若使之以能。持撫之以毅。更折其尊牙。去其害群者。庶乎置器於安也。今蘊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氏掌守王宮。皆士也。趙老師觸龍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官儀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三署郎皆執戟侍衛期門。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後更名虎賁郎。羽林次期門。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歷代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謹。稚愚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慎也。國初循周朝軍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掌除閣掃除之役。守衛宮禁之嚴。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處。多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蓋為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係游縣

根帶莫容其身。爲後應募者害。前以變故每生意外。臣恐當有以釐
制之。臣職在詞禁。軍旅之事未之預聞。採約古制。粗陳其要。惟陛下
擇焉。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並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
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孫。精有材力騎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
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遷補格式。歲
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莊慤謹良。則
特留。蓋取之以年勞久次。則人以爲出身之地。取之以門閥家業。則有
家世之顧。取之以死者之孫。則忠義之人知勸。定年更代。則人知勞逸
得均。遷補有式。則人知自重。若其功過之罪。教習之法。居處之制。請給之
例。即請自朝廷裁議。令益聖心。思冗兵之爲患。惆悵用之不給。得無念
其所以致然者乎。臣聞太祖皇帝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
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蓋非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

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
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嘗問左右。後唐莊宗何以致亂。
或對曰。莊宗不能御下。嘗出獵。軍士聖攏馬首。自言兒郎寒饑。望接
濟。大相指罵數曰。莊宗得天下。大艱難所爲乃如此。我於三軍亦不
惜財。敢犯我。惟有知耳。故是時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
臣每入朝。見諸軍師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褲。絲鞋。戴
青紗帽。長帶。紳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數。固已取於衆也。一青紗帽。市
估千錢。至於衫褲。蓋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
爲至厚。然月受千錢。足可買得一帽兩衫而已。氣帽歲須二枚。補綴服
裝。須要翻繫。則於諸事略綴此也。計其所支廩給。未足一身之費。若
有妻子。費從何出。不免飢凍。嗟乎凡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
以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當程。持支闕。只料錢勸。請朝廷一收特

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勝其
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數此者。由平習爲侈汰之弊也。願陛下因清
閑之餘。試召軍師如此問之。復可察今所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
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儉素。如師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下。則軍
人庶乎可以存濟矣。今蒙聖心。以近日諸道州郡軍民懼造妖事。往
往起大獄。得無欲以深刑峻法懲止之者乎。臣竊惟陛下御極于今
且三十年。其甚盛德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
仁慈厚。好生惡殺。意深故之嚴。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
近因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遣劾李諱之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
承風。覺發妖事。所在成大獄。至於誦經供佛。符咒禁術。盡遣捕繫。豈
拖平民。豈無姦人乘便憤造。冤似以千賞利。或挾嫌怨。更相牽引。枝
掠之下。何求不獲。今臣見判審刑院。本院奏案七十餘道。內二十餘

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今後官吏斷獄指李諱爲
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文致鍛鍊。處成後悔。臣聞賞罰猶風也。人
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之
甚盛德。功虧於一簣。貴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鄙繹騷。人事紛紜。災異
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功。惟諸人事勢可憂也。聖心焦勞。實畏
祇懼。日慎一日。近此又寧。獨賴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
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參氣以速民怨
者乎。此月十六日立夏。可以從重囚出輕繫。願陛下先期臨軒疏決
在京罪人。因遣使四出。應州郡見禁妖事人。依近降聖旨。除情涉不
順者具案聽裁外。餘悉釋免。仍切勑逐路提點刑獄司覺察部下刑
禁枉濫及行杖蔓良民。務在循平。不失有罪而已。仍告諭官吏。無得
以張存之故。因用深文從事。上全聖德。下安人情。斯社稷之長慮也。

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遂道于[illegible]，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苛刻，緣飾法度，激訐傲慢，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舉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窺伺得失，訐於上。慎造辭說，朝廷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侍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懼，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官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毀，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哉。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

陛下深切關陳之也。理道之病，莫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雖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參侍從，陪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寬仁矜恤，如天之無不容也；英叡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數因險諂，是為真姦；偶觸檢防，是為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之，正刑典；察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識君人之大體，為國之大方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臣識慮迂疏，不達理要，本末未擢自聖慈，浮沉著位，愧無補報，夙夜皆訪，敢不盡愚，上瀆宸聰，不勝戰汗惶悚之至。謹對。

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者，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議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豈敢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錯。蓋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拒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使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議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

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之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根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儀，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

靖又上疏曰：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強，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矜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遠慮，謀建長策，少濟時艱，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自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視

悟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體要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戒後進。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去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以小事紛紛緣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艱。

四年。脩又上疏曰。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未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專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遜避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效。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只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同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辭遜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必行而速效二也。百姓困弊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使委某專管。亦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慮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肯當。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

八年。御史中丞魚周詢奉詔條畫時務上疏曰。臣伏以陛下為西陲禦備。天下騷擾。窮究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謂唐季及五代。雖藩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併吳蜀楚晉。北捍獯鬻。四鄙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稅。比之于今。具數尚寡。然而推堅奮敵。府庫無空乏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盖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自近元昊背恩。西邊宿師。朝廷用空疎闇昔者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則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

度支不給。責官吏當衝清雜仕流。以鐵為錢。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責鬻。蕩析恆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此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正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國之額。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寮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殘。仍其特裁減斷出內帑錢助關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勑農桑。隱稅籍。嚴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濫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尚有任子流外之補。胥吏攢隸。與臺省又置於班列。歷年既久。紛然塞路。周附之內。太率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用。而吏更數易。交錯道塗。貪數有定。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歲。預闕籍狀武并者。坐費水衡之祿。廬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窮之歎。多喪廉恥之行。官冗之弊二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推揭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擇任五七年。自然名器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治聲寡聞。當加勉勵。二千石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吏稱民安。國家慕詳使事地之異。一切用郡守治之。如制班次宮序遷者衆。既有地處衝要。官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轍易轍。在於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依次除補。吏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舉轉其常例入知州及轉運提刑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難於精擇。臣聞呂尚為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兼備文武。則不可為也哉。朝自二虜款附。久不用兵。

近歲有西北之警，稱授帥臣出於選擇，非自卒伍，卽恩澤僥倖，無信義
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
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深謀有謀知兵練
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敕遣，假以威權，如祖宗起復邊臣
李漢超等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讒謗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勝，
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屬艱難，當獻奇謀空言者
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預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嘗命
西夏，偃甲止戈，踰四十年。而守邊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啗
蝕升平。羌戎野心，窺見衰弊，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曆之初，耶律
宗眞提覆軍殺將，以疲關陝之民，厚幣寧邊，解紛亂之敵，皆用苟安
之謀，殊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特吝所以待寇而
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詔於三路嚴兵馬之籌，

况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戒廝騎，兵飭利戎
器，識山川形勝，用兵法奇正，河朔騎軍，奇施軍陣，亦宜講求其法，雖
二虜有變，異時侵軼，將有所恃，庶幾無患。
周詢又答詔條畫時務疏曰：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下復窮極詢
逮，蓋以詔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為文辭，縷布愚
直，切冀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聽斷高出前古，然聖慮所
未至，臣下所難言者，唯責任不專，用人猜忌為大也。自昔宰二府大
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者，聖聰覺悟，已行黜與遷，以謂人皆朋黨，
無復忠信，令中外之臣無進對于前。雖敢攻過失，卽為公論者及忠
良材能云可任用，則慮聖意疑為朋黨，故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辨
也。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某事可行，某法可罷，但拱默
自安，未肯為朝廷當之，致文武大政，日備弛廢，此又闕失之大者。臣

願陛下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詢諸臣能否，曰某人疑可
用，某人不足用，然後廣訪博採，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對，或上
承寵渥而情有詐欺，惰墮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何人更敢朋黨。文
任用之際，貴其成效，果能當事者，則優與進擢，回循形迹者，則黜居
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詔又患文武義由中外陰詐者，臣聞易曰：
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君子小人道同性合，相朋黨而進也。今朝
廷根本，陛下股肱者三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人。在祖宗時，用
呂端、李沆、王旦、馮知節，及陛下卽位之初，用張知白、王曾、魯宗道、蔡
特、薛奎、王沔，博有識量，特引為輔佐，不聞有朋邪陰詐者。今陛下知二
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黜之，使彙征之勢來者未已。自古天子擇宰
相，宰相擇百官，欲矯弊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謂形未端而求影之
直，源未澄而欲流之清也。詔患州縣暴虐，法令更張，若祖宗積德，陛

下好生矣，出者不為深罪，失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之吏，上體寬仁，
愛育黎庶，而或有暴虐者，蓋公家急於賦斂，以辦集事，會吏因緣生
姦，以威動眾，使之然也。夫法令者，治世之銜勒，宜守而勿失。若祖宗
法令可以經久者，未宜更易。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置者置罪
之人，須為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況內省者左右之近密，朝
廷者四方之根本，倘不能堅守法令，則天下何以取信乎。願遴選刺
史，專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暴虐之患矣。我抑權貴，無使輕易
條寬，則法令無更張之失矣。
知制誥曾公亮答詔條畫時務劄子。御劄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
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閒者西陲備禦，天下繹騷，趣募兵急調
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
仕進多門，人浮於濫，貴多端少，遊無本業，競務奔兢。又牧守之職以

惠綏吾民而軍閫委寄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乎未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拔非才未能勸勵於下耶。西北多故廣態難常。獻奇請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攸從。以卿碩望該通訪遠務佇條畫。臣才識淺陋仰負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竊聞者西陲警備。天下繹騷。擇募冗兵。急調軍食。卽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冒歲于籍公私匱之。此實方今之先務也。臣切謂國家經用不給者非有他焉。由冗兵之所耗食也。朝廷所以未能減者豈不為沿邊三路尚須屯戍諸寨居衆用之尤且不足乎。臣計今諸寨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畜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嘗有天下所添之兵幾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始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有一所向無敵。兵多則冗雜難齊所施寡效。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曆已來既廣招募。又升兩軍為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兩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擇齊一也。而況廣費廩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弊非可旦暮措置。須用數年圖之。可籍見兵之數。集擇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軼群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為部伍。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別為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逃亦用此格招塡。使之揀選。是用精兵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況二宗之制未遠哉。其餘疲軟老病。則散處東南閒兵之郡就食。有亡逃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衆耗費。亦得精兵以為用也。方今二虜衰弱。兵械休息。朝廷不速圖之。則臣恐小有水旱糧餉微梗。則陛下必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慮。若舍此為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宜敎兵久為東南之弊。料上封者言之多矣。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無官不得人。往往為患。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遣廂軍屯駐。至于藩鎮則置加禁兵駐泊。以為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頗適事要。迄於慶曆之初始置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郡官吏懼於兵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惟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敎閱以鎭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與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之失。臣伏聞祖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錢糧照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為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聞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國。豈天下久安之計也。今理處輸及中外大案。願陛下舉而行之。使太平可致也。

一伏覩詔書。謂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溢長奔競。糜費廩祿。此誠方今之大患也。臣不敢遠引前代。請以唐制明之。正觀中。太宗平定天下。創立法度。是時文武定員。唯六百四十三員。天下不為不治。法度不聞不正也。至永徽神龍之時。方內已寧。朝綱已備。高宗不能遵太宗之業。遂容置官於員之外。既置員外。員外之上又置同正。及武后亂政。又增置員外官二

千餘員。是時朝廷益多事，綱紀益隳，冗官之弊，簡益利害明矣。

臣且聞景祐中，審官三班流內銓吏員之數已多於祥符、景德之日。今則比方景祐中又多一倍。臣嘗原之，蓋由寶元以來，陝西用兵，或獻方略，或陳武伎，或因邊臣薦引，（自[illegible]補官已下，每出[illegible]命[illegible]下）撥散諸班人，或以微勞錄用，擢軍班之材，置闕進納之恩，限所以三班銓曹官倍景祐之數也。又如崇班已上謂之內朝臣，祖宗所置本無數，年磨勘之制，多因功績乃與遷轉，止因朝廷寧相寡謀，務此僥倖，諸司使額遂為較然也。故官之冗甚自京官。接真宗朝，銓司磨勘選人每甲止見一員，一月不過三四甲，亦無逐甲皆轉，是一月之內轉是官者一二而已。今皆考任已足，績狀可取，始被此選，近歲每朔日見磨勘選人一員，二年已來改為數日一見，每見五員，盡得改轉，用及三歲又升朝序，故審官員闕漸見不足，差擬此審官三班銓曹之蠹根也。夫古之職官，則今之差遣。職任是也，皆居有曹局，局有員數，固不可得而多也。陛下若欲鑑累世之弊，大有改為，臣請自二省官及橫行諸使已下，並按舊典，議定員數。如御史臺官是也。於舊員之外量數加置，以備出使，員額之外，一不許置。有勞當擢者，但容遷闕先補，唯軍功重任，始得越此遷轉，立制既定，雖有近倖，蹤亦無由進也。陛下若重於改作，但薄欲懲創，則臣請自今應進納人，直除七品上佐官，不令蒞事。嚴方略之舉，臣察保薦第姪者，他日犯罪，始同罪舉官之例。諸司禁補額外正名，大臣不得奏任門客，常從限邊臣之薦，引冰賞功之濫。每歲經學之選，素未精核，不通義理，止誦空文，施於政事，實非有益，請用慶曆四年張方平等奏定貢舉條約，則濫進者少矣。諸司人吏出仕也

司（[illegible]）本無異勞而例得遷官，歲選諸一切罷之，則選限有常矣。如此則入流之路精覈也。至若銓司引見之式，樞密三班磨勘之例，祖宗舊制可以復行。如此則朝廷之內亦不數年員闕可以相當矣。其或普加恩澤，廣欲去留，奪其見官，恐未可亟行於旦日也。唯此末議庶幾無損。

一、伏覩詔旨，謂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課。臣伏思之，由選之不精，選之不重，勸之不至，而使然也。何以言之？今審官差擇知州，無問賢拙，但考深資至則授焉。識理懂書有之，耄老者有之，病廢者有之，贓者有之。此選之不精者也。又如朝廷重內輕外，漫成風俗，遂使縉紳之流，論皆以州任為貴，夫州郡古二千石之職也。今雖自京府推官而往，亦視為左遷，凡臺閣不勝其任，則授郡以遣去。故銓臣吏多在錢穀刑獄之任，以仕不勝知州為恥。此選之不重者也。及其居官，為政苟有善狀，上不過提刑轉運一薦為存；掌朝廷用之，則止於付審官記姓名而已。今未聞政有善聲而朝廷一加遷拜，此勸之不至者也。古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群吏，臣今請自今審官擇知州，皆引詣中書詢察，然後擬奏。昔兩漢時郡守乃與九卿令績迭相出入，其政理尤異，至有直拜三公者，今願峻其等，咸如漢故事，使雖流不得妄入，則賢者樂居其職矣。夫尚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雖堯舜三代，群后備須首賞，以勸在功德，而況今人哉。臣請別立典州考課之等，委監司采察，三考有善政者，則陞其官資，兩任有善政者，則陞其任使，顯無狀者則罷黜之，庶幾可以副陛下憂民之意也。

一、伏覩詔書，將帥之任，所以威服四夷，而罕聞稱職。臣嘗觀太祖

太宗之時，征伐海內，建威定亂，成太平於十九年之中，將帥得
人，固可知矣。唯自咸平已來，真宗嘗與陳堯叟論將
帥之難得，至于今日，陛下復以將不得職為憂，豈天下之人獨
生才於建隆、興國之間，而咸平以來迨今五十餘年，絕然無
一臣之能繼乎？是必不然也。臣慮選之未得其要，或用之不盡
其才爾。軍志曰：三試然後授之軍。是欲先視其才實，然後任之以
事。昔趙奢與子括論兵，奢不能屈，退而歎曰：兵危事也，括易言
之，用之必敗。筆精為將似不能言，則知將之才難其難知也如
此。臣昨見陝西用人，固未聞銓選有試以實效者，如趙珣因上
圖說，便委為兵之任，卒至於敗，此臣所以慮選之未得其要者，皆
此類也。其次雖得善將而任之，不盡其才，何哉？蓋以太祖、太宗
之朝，軍政已講，廟堂之宰，練知兵體，故帥臣之進一言畫一計，

利病用捨，雖從中覆，及其畫奏，下非不適其事，故將之君材
可以竭盡矣。咸平而後，守文一革，大臣嘗相罕歷邊務，故帥臣
進一言畫一計，尚如祖宗之時，利病用捨，悉從中覆，及其畫奏
雖下，有一事不適機要，則將有不得盡其才處者矣。望其立功，
河可得哉？故咸平迨今之善將者，其弊未必不由此也。孫子曰：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謂之軍惑。不其信哉！方今二
邊不聳，朝廷得以講備，臣請自今擇將，未加遷擢，必先試以行
陣疆場之事，所試有效，至于二四，始與顯官厚祿，以重其任，然
後委其命而勿制，用其言而勿疑。此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是也。
一、伏覩詔旨，謂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言論空言者多，陳便之實
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此蓋陛下得安不忘危、有備無患

之深旨也。臣伏思朝廷北有契丹，西有拓跋，二邊講備為日久
矣。今北虜之勢眾氣驕，向欲邦仇，夏虜猶不能舉，豈肯捨我歲
入之厚利而輕犯中國也。雖豺豕之性難以保信，料勢利未之
嘗不能動也。況今大河之北，重兵列戍，足有藩籬之固矣。西夏
新有臣業，君少國疑，料其眾心，猶懼大國之見討，豈遑自為
盜也。四路見兵備之有餘矣。臣以謂朝廷方今之慮，不在二處，
而在山東、河北之地，刀銷之後，人心尚危，小有水旱，姦宄必乘
為寇，宜常得要官才吏以分鎮要州，庶幾可以消患於未萌者
之。
右臣祇奉聖問條對如右，識慮膚淺，屢冒天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治道

宋仁宗皇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知諫院唐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頃時延群下議德音可否為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絶。賜予嬪御之實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踈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險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陵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兗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三司開封府居常以明有條貫事件情理輕重上殿進呈。及進入取旨。又諸司事有纖細者並皆奏聞。乃是陛下以天子之尊下行三司使及開封知府與諸司事。皆有司不能任責。以至上煩聖慮。非惟上煩聖慮。又失為政之要

而虧損國體。伏乞指揮今後三司開封府公事。內有情理輕者。聽從宜行遣。諸司事內有無條貫須至申明者。許申都堂委大臣參詳處分。所貴責歸有司。不至煩瀆聖慮。而盡為政之體要。

三年。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廢者十有餘年。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來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

下吏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功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今制敕。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從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

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未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者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

知所以勸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舉而不惜難之也。其二曰。臣聞古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是其狃而未識其情。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

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尚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未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於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

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illegible]大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

為可使朝臣議安慎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
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
上。以舉刺少者為次。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罷辟而奏其治要。使朝
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賞之。使職
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
有不過數十人。是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
此者矣。今天下雖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救皆在職司。
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
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
事天子。此無他。是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
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罷。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
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在。是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

奏議卷之三十二　五

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
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
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
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
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
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
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
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
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
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
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
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

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知縣等耳。其胥吏人
民皆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
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
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
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窮。是
以天下有急。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素其倉卒而取其祿位
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
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
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
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
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
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

奏議卷之三十二　六

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者不
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以皆記錄　句區區無用
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
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健之士恥不
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
策之。權略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
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
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
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
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
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
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

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擇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未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譬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苟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

風采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之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能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備其卒意苟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為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

則亦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尚使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非不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山川之險士馬之眾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夫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皆使之復有舍短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

旁立據且錄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談笑之間尚不能紬筆錄之際固宜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將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難免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時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堀起之際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索散帑藏以賞無用冗雜之兵

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山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乎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又何暇慮乎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厚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事而未立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士。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賢俊。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不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媟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詐說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緣由至於陛下之前。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擇於是。以間闔射賢人之講。陛下雖不聽用。而大

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帷闥灑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者實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曰。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日與心謀。涉歷累旬。延數日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

以不啻故作保業陰平之基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
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濫於涓涓故作重
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
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雖陋狂瞽觸
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
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舉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
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甚難守之甚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
我之君也其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
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力相敵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

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甚難乎
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
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拔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
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瓦解
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湎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
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
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
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
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
柄王莽竊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
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兵起更
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

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
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
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
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
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
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
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積骸成丘陵
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
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
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
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
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

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
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
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
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
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
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
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
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

惡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强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移。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乃異日既晩而恨之。將何益矣。詩曰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事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敍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押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飫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之安可數恃。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晩矣。夫四夷水旱之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當留少頃之慮焉。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

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悠也。而無切身之患。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祗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跋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
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
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
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
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
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
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始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
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
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
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
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
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

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
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
章獻皇后及后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則貪不能無求。
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輕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
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識。防微杜漸
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
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
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鴆毒
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啓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屛
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
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稽孔子之格言。鑒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傳之於廟
社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
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
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正紀綱。
禮之實也。知上下。齊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
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
詢安危。諮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
之盛美無益也。陛下踐阼以來。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赴門散錢。

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
孝也不亦遠乎。紀綱不明。名器紊亂。而雕績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
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
遠乎。是非錯謬。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
乎。姦惡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纖細過甚。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
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
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
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專。士卒不精。
廣聚兵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
失而末在。譬猶縷板爲舟。搏土爲檝。布爲帆。紉紙爲維。畫以丹青。表
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
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捐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

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振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采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贊。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値。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虞舜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

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而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致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仕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

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責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臣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

仁宗時。祕書省著作佐郞充館閣校勘蔡襄上書曰。臣伏覩臨遣使臣循行郡國。臣竊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宮。而使幽遐無壅底。謠習尚冤隱沈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道何哉。託聰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爲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旣明。則臣下不敢欺罔。而聰明無所蔽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爲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數禁愚頑。而貧者父子轉徙。無養生送死之具。不事孤

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既不能捕逐豪猾。姦宄害民。而又侵牟漁奪。未識休已。或昏深飢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事跡有善狀可指數也。監刺之臣大率以寬仁含隱爲良。即有一姦贓衆所指目。以是顧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庇無敗之人。亦加遮覆蔽。使得脫去。甚或藏家如心。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偷苟姑息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路。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姦惡不發。是使取善譽而塞厥職已。夫收材選能。誠爲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往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放遣之人。爲營進階級耳。豈有意於吾民哉。臣竊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巡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速詣行在。而治苛者奏舉。又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帛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

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謹按古之
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旦滯遺而已。請使者所至之郡。存
問鄕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俵漢故事。量與
布帛。即貧無所養。爲有男女僦傭於人。償其餘直而遣還之。若爲僧
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臣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
雖擇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歿其身。無孫獨者。敕勅所養之家。務全其
生。究詰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表老成淳義之。以勸
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贓閒。即令責訊
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黎庸而違法條制。及年七十
以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句使舉
發。監司之官。專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舉。異日傾敗事在使者
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伏惟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

豈皆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事嚴賜告諭。令其盡力誰
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供具。吏民
遞列道塗。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狂愚之言。願陛下留覽。擇天
下幸甚幸甚。
襄又上奏曰。臣近者蒙恩賜告歸覲父母。臣出家都歷淮上絶江而
南。出泉吳之域。縈委千里。臣嘗度審勢。周問民隱。可爲寒心者。請試
陳之。願陛下少賜清閒之宴而垂聽焉。臣竊以天下治平之日已久。
東南列郡城池隳塞。士卒單少。府無完兵。廩無儲粟。内無戒守之備。
外無維制之具。道路之人。所共知也。其尤可憂者。蘇秀杭越等數州。
頻年以來。旱澇更作。稼穡不登。癘疫仍起。貧者流轉。甚者居者連病。
喪亡相屬。哀苦之聲。痛貫人骨。雖朝廷屢行賑恤。然湛澤之施。未能
周及。今歲春夏不雨。野田牛疫。之期。居可知矣。其民愉世災患

之慶。亦一朝也。臣竊觀前古兵革之興。多緣飢旱。始此萌生。相與爲
盜。及其勢盛。制臨郡縣。漢唐之世。終爲邦梗。而況姦雄蓄謀。覗伺釁
隙。宿時而發。此不可不虞也。易萃卦之大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說者曰。聚而無防。則生衆心。今有珠玉之貨。幼子府
藏。勅主守吏。嚴其扃鐍。常若寇至。而方地數千里。生民數萬族。乃忘
保固之術。謹其細而遺其大。臣未見夫長畫也。借使浙東飢病之餘
死實之人。嘯聚百數。草竊閭巷。臣未知以何郡兵卒而能制其死命
乎。誠以東南之勢爲不足患。臣恐天下之患。正生於不足矣。當今之
策。莫若擇郡守寬民力。募兵卒。嚴盜法。四者最爲急務。一曰擇郡守。
臣謹具録諸州軍長吏姓名年齒所爲績狀。伏望陛下詢問宰臣。令
議其材否而更易之。使材足以應變而惠足以利民。然後可倚以爲
重也。二曰寬民力。莫若蠲賦稅。均借貸。省配斂。蠲流移。所謂發於國

而藏於民也。三曰募兵卒。臣請因此飢歉。頗易招置。大凡兵民故爲
不使高寒。未知騎射。驅以備遠。不可逮用。臣請籍壯寧招募軍於兩
浙重鎮。量多少之數。各令召募教習。以備寇盜。亦東南一勝勢也。四
曰嚴盜法。臣竊見頃年亦緣飢旱。强劫盜賊多蒙寬貸。貫小惠而大
害也。臣頗申勅兩浙災傷州軍。應有賊盜。一準法令。無所矜宥。密戒
提點刑獄臣僚。如有因飢劫盜應死而情有可矜者。即詳度以聞。刑
罰不失。獄中。亦以遏兇人之慮也。夫未形之言。難於信用。既形之言
無逮於事。臣之狂愚。非能逆覩。而辨從以見聞。過爲慮度。願陛下采
而行之。臣不勝惓惓區懇之至。
襄又上狀曰。臣伏覩詔書。宣諭三館臣僚。或朝廷大事。邊防機宜。許
令言陳章疏。或乞上殿敷奏者。臣竊聞太宗皇帝兵戎初定。乃作三
館。時或天下之書。講選四方之士。仍於館下旁設便門。或時臨幸。或

即召對，訪當時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多所推究而施行之。真宗皇帝
屬世治平，游意文藻，詞臣之列，皆詢訪。於是天下之人，知備官禁
闥者，不獨綸討詞章，亦有以通上情而裨國治矣。伏自陛下臨御以
來，殆二十餘年，未嘗一至。所增官屬，惟前數語，未嘗一召。今者特垂
德音，開諫言議論，所以見陛下憂勤之至，人人自力，思竭忠慮以裨
萬分之一。臣愚不知陛下將以成好問之名歟，有欲擇其當之言而
用之也。臣智識蒙陋，不敢廣引古語，多屬空文。竊求于今要務之最
而陛下之所欲知者，謹撰成端原箴一首，書爲兩軸，每句之下條陳
事實，別錄一通，各隨狀上進。臣聞唐太宗見言事有益於政者，書之
屋壁以爲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棄之，要臣箴詞於戶
牖間，時賜省覽，原其所條事實，終始則今安危之勢可見矣。昔漢賈
誼論及時事，以謂可爲慟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虛語

矣。千冒宸嚴，無任戰汗之至。謹具狀奏聞。
箴曰：丕顯元聖，上奉天時。靖俗於禮，任材以宜。肅治家政，大隆本支。
好問益廣，去邪勿遲。利急思困，安遽慮危。從今必信，恩賞無私。威柄
是守，聽斷不疑。太平可致，此所箴爲。臣所進端原箴每句之下條陳
事實，列於左。

丕顯元聖，上奉天時。

臣愚竊不知陛下天地之造，竊謂丕顯元聖上奉天時者，以天人交
感之應，合若符券。比年以來，地震日蝕，黑風災火，變見之時，竊謂多
矣。臣謹按先賢所論，地震者陰迫於陽也，日蝕者陰蔽於陽也，黑風
晝冥者陰盛於陽也，災火者陰極於陽也。如此之類，皆陽不勝陰之
所致矣。陽者君象也，陰者臣下也，夷狄也，婦寺也。今夷狄內侵則見
之矣。又有臣下潛弄威權，宮中多收冗列，故上天再三警戒，欲陛下
思而革之，轉災爲福矣。臣聞太祖撥五代之亂，太宗平定天下，真宗
思與百姓休息，至於建立經久之業，興革非便之制，將有待於陛下
也。陛下自親政以來，執議之臣，謂天下已安，循舊守常，可以宴安而無
虞矣。不探根本，不責事實。今日夷狄侵陵，生民愁困，豈非因循苟且
之患乎。陛下以是觀之，前日之失可知矣。知前日之失，而又重於改
作，則後日之患將如何哉。今政之弊，僥倖姑息，寖以成俗。矯此弊，莫
非任誅賞，考功核實，莫能治之。上無姑息，下無僥倖，則每人無所容
矣。上天之戒，陛下非不切也。陛下答天之意，非不勤也。每聽事至日
昃而不食，然皆有司奏覆細碎之務，非天下之治本。伏惟陛下精求
久弊，不憚改作，自總威令，張陽而抑陰，則自然天心悅豫，而萬事奉
矣。

靖俗於禮。

臣聞唐末藩臣擅兵，分裂疆土。五代更易，干戈日尋，上令益逞，誅求
無已。百姓無聊，未遂其生，養親苟活，父子之恩不能相保，天下之俗
不遑廉恥之節，壞敗爛熟，莫知其非。我宋之興，一革海內，休養生息
四五十年，無甲兵之患，民財聚之侈靡，淪胥漸染成俗。大臣者，天下
之表也，相競廣市田宅，爭求重利，況自官戚，況下民哉。於是官吏商
賈受賄而抵死者，率接續相繼。豪富之家，務為奢靡，無有制度，競欲相
於財，所不及者竭力爲之。恩義之薄，而財利之厚也。上自大臣，下及
黎庶，莫不皆然也。今兩制已上之官，居父母喪，辭不解職，欲民興孝，其
可得乎。近臣苟進，黨附相傾，當官臣僚，自相詆訐，朝廷且爾，欲民興
讓，其可得乎。衣冠之家，至有父子相殘，夫婦相訟，且下民之暴尤可
怪哉。吮利在位官，居民之上，而悖義至此，禮義之方，亦幾盡矣。臣竊
惡其原，蓋天下之治，斷於法，唯之所導蔽，治民之吏，知法而

已義禮之方鉗口不言。識有立經制興禮讓之士。俗必指為闊疏。然
治天下不由於禮者莫能至也。伏惟陛下察俗薄弱。擇任賢材。興立
典制。上下有劃。車服有序。禮讓興行。僭侈衰息。豈不盛哉。臣之所言
作者高論。復而思之。甚易行也

任材以宜

臣聞馭邦之大。莫大於建官。材有短長。官有小大。故隨其所宜而任
之。則事無不舉矣。臣以謂今日建官之法。為弊至深。取之不程其材。
任之不稱其丸。目循資次。莫之變更。臣請略條建官之弊。大者有四。
一曰材不稱官。臣不敢備舉百官之不稱者。借如兩府大臣。為陛下
之股肱。繫天下之輕重。得人則治。其失則危。今日之居是任者。或以
久次。或以例遷。[illegible]不討材
能。不考功績。攀緣而進。邵援以天下之柄。舉而材實則福及於下。者

非其材而使之裁制群[illegible]扶持重器。豈不痛哉。董仲舒曰。小材雖累
日。不失於小官。大材雖未久。不害於輔佐。蓋論材與否也。今用一不
材。則天下之人皆知輕視公相。而有苟進之心。願陛下深思其奸邪
與不才之人。必速退之。而忠直材賢之人。必速進之。叙弱之勢。不可
緩也。二曰官守不久。借如三司使副判官。皆專[illegible]財利。寀官諫臣糾
正朝綱。蕭補時闕。若運轉運使。均輸征賦。廉察風俗。列郡太守。問民
疾苦。此皆至重之寄。祖宗舊規。率有年課。今之除授。但作踐歷資序。
內則雖迹相躡。立登貴仕。外則州郡迎送略無暇日。其餘兩制兩省
以上。近侍之職。儒環選取。若採諸懷臣欲備舉則文繁。乞陛下列向
來所陳職局。及陝西被兵州郡。取二十年以來。郡守每歲凡更幾人。
及侍從之臣。凡歷數年間何功效致官至此。則勢可知也。三曰官少
員多。臣不知天下建官之數。但覺員數多兩[illegible]先朝擬窯龍圖等學士

及待制侍從之官。蓋僅有焉。今多者至十數。而少者五七人。三館職
名以僥倖恩澤。比前增倍。又樞密院武臣。審官院京朝官。三班院使
臣。流內選人。授官之後。伺候闕次。近者一年。而遠者二年。此皆入官
之路不定。員數猥冗。食何勝道哉。四曰無功而賞。今大臣兩省以
上官。南郊及每年聖節。各與一子官。非時請乞。不與數中。轉運使提
點刑獄等。率有郊恩例。既以無功。既受恩賞。故邊上臣僚小有勞績
使加官。爵賞務姑息。若勞不得不然。自建官以來。未有如此之濫也。
京朝官三年。使臣五年。並此磨勘遷官。先朝名曰磨勘。考其善考功過
今但點點署名與他罪不敢貪墨。未聞或都無課最。計年求進。而全
類官因循之弊。乃至於此。大可嗟也。臣聞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若朝廷立官之制。宜更變之。則其道可久矣。若夫施設之方。陛
下儻賜允行。臣當條列以聞

一肅治家攻

臣聞記曰。正家而天下定。聖人序詩。以關雎為三百篇之首。在易家
人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故正家之道。貴乎謹嚴。以表天下。太宗朝
陳留尉上書乞減放宮人。太宗皇帝宣諭宰臣曰。宮中不過三百人。
皆有職事。不可減也。臣乞陛下以今日宮闈之數。比先朝凡多幾倍。
況又多取閭巷之人。展轉給使。遂至數多。此微賤之流。素習鄙俚之
事。非能知禮度之節。苟不嚴肅微之。令其畏憚。則易所謂失家節也。
自古嬪御之多。率皆無益。而有損。陳隋之末。唐之中世。皆以婦人也。
臣乞陛下特令揀放冗之列。任其自安。以全天地生生之德。應天
下之人。知陛下待於自奉。縱有敬飾。皆緣家國所須。未為無用之費
也。

大隆本史

臣聞三代以前，分建親族，以為諸侯，及天子威令不行，諸侯強盛，戰攻據奪，兼并微弱，秦始皇卒乘此勢，以取天下，懲前之弊，雖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封，及一夫大呼，破碎潰。漢興，鑒秦之孤，分立宗族，裂地廣大，卒有七國之變，其後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藩屏微弱，王莽依外戚之權，知劉氏力孤，遂篡神器，曹魏剪弱親戚，未幾而亡，晉室分兵八王，迭相攻奪，以亡天下。唐興，諸王出與民事，分領兵柄，明皇以臨淄王勒兵入除內難，及即位之後，友愛骨肉，諸王不令出閤，恩愛雖厚，而寵奪其勢，安祿山之亂，明皇幸蜀，諸王被害者甚衆，德宗朱泚之亂，宗支略盡，故有百王子塚，以其不可勝數也。文宗嘗欲分遣宗室補除郡吏，向外婚嫁，終以不能事不果行，及昭宗時韓建包藏禍心，先奏諸王不合典兵，請歸十六宅，及與劉季述同謀，發兵圍十一王，至石堤谷，無問長幼盡殺之，朱全忠害九王於九曲池，殺而

埋之，於是唐之宗支盡矣，而社稷隨之。臣嘗觀前古，臣庶卑寡，乃令至親不相保養，可為傷哭，臣請論之。三代分封五等相參，地小力淺，雖強弱相并，而周之年祚延及八百，秦不與子弟分封，及其亂也，無以繫天下之心，纔傳三世，遂致移祀，漢七國之亂，由裂地過大，晉八王之亂，由領兵太盛，其亡也，皆以宗族微弱，唐室之制，尤為失當，由閉宗族衆為一處，百夫環之，引首受戮，豈不痛哉。使文宗之計果行，選擇賢才，列補外郡，當其亂時，縱不能作勤王之師，亦足以自為安全之計，豈肯父子兄弟盡為魚肉乎。況大盜之興，如王室有維城盤石之固，豈敢輕視，而竊取哉。伏惟陛下鑒前古成敗，擇而行之。

好問蓋慶

臣聞人主聰明，莫不欲周於天下，然有蔽於近者，豈詢訪之弗廣耶。竊聞民間之言，以謂西北二邊事宜，奏至左右近臣，當對覆之時，每

小其事，以為不足惧，其說則曰不欲陛下盡知，恐貽主憂，其實不欲陛下盡知，則懼勞聖慮，必當責其切當有成功，故持小其事以寬其責也。臣聞人君之聰明，而為壅蔽而亡者，願陛下省擇鑒戒。唐太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我太祖手詔百僚，許令轉對，陳論得失，故當時號為英主，而聲名垂於不朽，皆廣聰而興也。秦二世小事有及者，而使者報曰群盜不足憂，二世悅之，常居宮中，與趙高決事，群臣罕得進見，及沛公兵數十萬至，而二世乃驚，秦之亡無救矣。陳後主用施客卿掌機密，隋軍並境上，孟抑而不言，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妓縱酒不輟，隋軍下陳，得其境上密啓，猶有未開封者，是二主豈欲自取危亡哉，然託任非人，而耳目蒙塞，此蓋聰之不廣而亡也。伏惟陛下鑒前代之興亡，宜令之事實，或邊上大事，未時盡聞，則民間細碎利害，何由上達。伏惟陛

下視朝之暇，許百僚轉對，或召侍從之臣，周詢辨論，則古今成敗，言世寬隱委遠之慮，當閱之術，不日悉陳於前矣。

去邪勿遲

臣竊見陛下頒降詔書，戒敕朋黨，然未聞陛下決然區別而去之。臣聞君子以道相濟，思進其類，古人謂禹稷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至於小人，以利相合，欺蒙陷讒，害忠良，以危邦家，故人主惡而去之也。去之之術，在辨邪正二端耳。唐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呼正人，亦為邪矣，何以辨之，譬諸草木，焉松栢孤特，枝幹直上，此正人也。藤蘿之性，必須依倚，乃能自存，此邪人也。其論甚明，而人主難辨者，不察小人結附之固也。臣竊謂結附之固，蓋人主不自選任群臣，其進用之速者，皆緣憑引，未考功察實，權之所歸，小人所聚。一七擢要者入媚之，互相黨援，遂成黨與，人主雖惡之已

聖斷而難動矣。臣謂陛下思之。凡今左右近臣出聖慮自擇用者寡人。且擇兩府大臣。必於兩府兩制之官。陛下豈不思其何所因緣而至於此。蓋不出於聖慮。則其徵賤時。已有結附之志。及其近貴。安能自去朋黨。唐文宗謂河北盜賊去之甚易。而此朋黨去之至難。臣竊不取。夫貴為天子。而專主生殺之柄。而以去朋黨為至難乎。唐所以之衰乎。夫去邪用正則安。用邪去正則殆。邪正參用則危。伏願陛下明辨邪正之端。正則用之勿疑。邪則去之勿遲。苟以邪正參用而治天下者。譬猶耕石田而待捨之。

利急思困（由叅字據奏本書）

臣聞為天下者。斂天下之財。非以自奉。將以致天下之安也。故財有常入。亦有常出。不堪其力。雖輸而不怨。上無所私。雖用而不困。當其無事之時。雖有兵戎水旱之患。緡名之徵不有焉。我太祖富五代契病之餘。攻戰未已。外多兵食。復且思蓄養。以贍中國男女沒虜者以贖。而仁民之洽著民骨髓。我太宗一錢方內之賦。於是天下之民頼焉。有司容取毀棄稽帛。太宗屬以成疑。命游滌合作諸軍覆諸數千錢。盡我祖宗雖歷艱難。周悉民人之苦。故尺帛斗粟不虛費也。陛下繼統垂二十年。逞者邊陲無虞。用度羨廣。民言籍籍。皆謂祖宗積聚之餘多入幸臣之家。及西邊干紀。隨急配數。天下騷然。一隅之動。其勞且爾。況有大於此乎。三司莞天下之利。所使副判官。繞至又遣省書所屬。求能通曉所言。臣前細碎誅剝之事。以自塞責。豈肯為久計而興大利。臣竊見唐陸贄論德宗遣事之由。其略曰。常賦不足。即命促限。又使判配。設莞庫之科。行貸商之法。搜私牧牙馬。責將家出兵。走第王侯臧補。屋於閒架。夫婦笄笑。錙銖一日。盜興用以繼。曰臣竊思兵興以來。贊

兩陲之事。稍稍施行矣。今戎兵益衆。供饋益多。後日誅求。勢必愈甚。時不幸有旱暵之災。百姓貧困。奈何救之。古者大盜之興。皆緣饑旱不足。臣民之從來國之陲。以為亂。宋泚入長安。令曰。吾不稅汝間架。矣皆取利太深。所招怨亂也。近者陛下專敎近臣節減浮費。人人莫不歡悅。臣願陛下鑒祖宗儉約之德。遴既往虛費之失。特令日節減之制。不為左右王請而移之。宮中非時賜與。非今日之制者。一切不行。令生民之勞。或誅剝之令。則天下幸甚幸甚。

兵連虜寇

臣竊以國家自北戎繼好以來。夫弛武備。號曰禁軍者。日享廩給。驕蹇難用。前曰禁廂之兵是也。曰廂軍者。例充給役。乃才戟矢。略未知名。曰西羌作戾。狂戎舉兵。乃再團禁軍。數將其數。何哉。臣竊處將率宜練軍不實。官名不正之所致也。處將率宜者其弊有二。一曰將權不專。借如諸路帥臣。走委部統之權。朝廷每有宣命。令與鈐轄部監押檢從長商量。或有便宜。至帥發遣。則人人各出意見。議論不一。延則交相笑病。以此為謀。安能決勝。此皆將權不專之患也。二曰將官不久。臣竊見陝西永興鄜延環慶涇原秦鳳邊之郡。主帥更易不常。一歲之間換三五人。苟為上者不久處。未肯盡然專行法令。居其下者皆知其難久為我帥。未肯案畏。故上下之情不通。而誅賞之法不行。此將官不久之患也。練軍不實者。養無用之兵。斂難供之賦。今邊郡樂成之兵。非人人可戰。朝夕遽募招募。據名抽點。務為多數。邊臣但苦兵寡。未計強懦。至則收之。以是處之。冗食者不可勝數也。唐方鎮之兵。不出征討。出征討則以本道租賦自贍。故選練至精。可戰則食。食則然不可戰之人也。我太祖太宗朝。四方未一。用李漢超。何繼筠。治儀。北備契丹。用郭進守邢。洺以扞河東。於是下蜀取交廣。當時

西北則守。東南則攻。用兵之處比今倍多。其時所用未廣。租賦未重。其饋兵軍常是也。今天下一統。兵戍止於西北二陲。而賦稅百事十倍於當時。而常若兵少。及饋運之不繼何也。蓋當時用兵之處雖多。而所用之兵養薄而兵精。兵精則用不必多。養薄則易於供饋。今之兵卒多求上軍。技者即收之。未暇惜費。今之一卒。可贍昔之三人。又藝能不精。愈多愈敗。此所以兵多而難贍。臣故曰養無用之卒也。三曰官名不正。借如諸路帥臣。其官以都部署安撫經略招討為名。是委以都統之權。其將佐曰副都部署鈐轄都監監押等。均以當權見屬帥。至於分管兵馬。自為部分。非如軍職節級相轄。唯主帥則都管之。蓋以都監之名本是監軍。自鈐轄直。諸司使副皆是內庭之官。若令軍禮見主帥。則於禮不安。若令不相統轄。又不可成軍。臣故謂官名不正也。為今之策。臣請改正官名。每路立成一軍。如都監之類盡

改軍職（附延之名使）節級相轄。一以軍法從事。如違犯並依階級條貫施行。官名既正。則將權可專。將權可專則隸軍必實。隸軍必實則所用之兵必寡。所用之兵必寡則易於供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或朝廷疑其成軍之後。其力難制。則事平之日。分散其權可也。于今之計非成軍則無有成功。其勢不得不然。西寇干紀。已歷四年。未即誅剪。今不早圖改更。設使無薊少警。將何以待之乎。臣故曰。兵連屢老者以此。

法令必信

臣聞管子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虧令益令留令非令。四者皆死無赦。是知令之不便。未可遽行。令之既行。不可遽更。人君持所柄以運天下者也。今朝廷每下一令。尋即變更。士民相語。期以非久。州縣之吏。才敢遵行。臣請以一事質之。自西兵已來。陝西科民為兵。京東京西百姓驚擾。至於斷指棄田以期苟免。其時詔書布諭安慰。京東京西之民。示不復點為鄉兵。今又籍之矣。又陝西河北初點為鄉兵。詔書諭以防守城池。未復點墨。今又點手點而矣。此皆朝廷發大號令。告于四方。丁寧切至。乃首尾相戾如此。使民何所取信哉。又如樞密張觀邊臣趙振等數人。皆以軍事不前責降。曾未踰年。加恩牽復。始者無過則不應譴責。若其有過。未應寬假。為令若此。欲百官畏服。萬民信順。難矣。願陛下少紓聖慮。思其紛紛更變之端。前令之是。則後令之非。後令之是。則前令之非。審其是非。謹於出令。則朝廷尊而天下安矣。唐文宗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宰臣李石曰。朝廷法令必信。則不難矣。則知古之君臣皆以法令為重。非臣敢為空論。唯陛下留意焉。

恩賞無私

臣聞天之道不私於物。其所以生而所以殺者。萬物無從而歸其所害。故天之道至大矣。聖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則賞過則罰。無私為萬民服矣。朝廷於賞罰之柄。有無功而賞者。有過而失罰者。臣於前篇論之詳矣。然罰不行而賞太過。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臣所謂私者。竊聞頃年有勅旨。傳錄內降。今又行之。大凡恩賞。固當出於陛下之所出。若羅之明。是人主都無威權。盡出臣下。此則不可也。然今之內降。或緣婦謁。內戚當中。回依僥倖。苟求恩寵。非陛下推用英賢。錄功績。故每有內降恩澤人。或執之。執政之臣。又不能堅持正論。以輔盛德。徒欲阿順主意。不謂於陛下無違也。古者水旱不時。人君親於南郊。以六事自責曰。婦謁盛歟。苞苴行歟。故婦謁之盛。苞苴之行。古之戒。今使所內降者。苟非親戚。必因貨賂。然後乃請。若陛下徑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唐中宗朝宮掖不肅。嬪嬙左右

出入無節，遂至廣納賄賂，別降墨勅，斜封授官，贓獲居賤之類，寘居榮秩，卒爲禍亂。此前世之鑒。伏惟陛下總覽威權，抑去私請，爵用一賢人，出陛下之意，雖曰有內降，百官萬民相與稱道之不暇，孰敢非議也。

威福是守

臣聞老聃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爲人君者，深知此務，則威福之柄，臣下不可得而竊之也。威者兵刑，而福者恩賞之謂。是二者有一失，而得於下者，其國必危；有公然而假於下者，國必亡。三代之末，齊假於田常，晉假於六卿，以取其國。秦假於趙高而天下潰，漢假於外戚而王莽作，東京假於強臣而曹丕立，魏假於司馬而移祀，晉假八王而兵亂，宋齊梁皆假於大臣而相繼攘奪，唐之中世，假於宦官而宮闈禍起。此皆人主不自總攬威福，而假於下，卒至危亡。故兵刑官賞之柄，雖大臣外戚宗族宦官，皆不可假。假之則人主失其操持，而自取危殆也。臣竊見數年以來，兩府兩省之官遷轉甚速，雖曰循例，不限年數，趨利之輩，日遊權勢，獲進者自爲私恩，而羅者歸怨於上。臣恐恩賞之柄，暗行於下也。臣請以一事言之。今陛下少有差失之舉，則群臣莫不交口議論，期於諫止。而大臣權貴之過，少有肯言者。何哉？陛下天慈仁恕，每有言事者，雖上論聖德，然未嘗怒之；或論及權臣，爲不顯行譴謫，則亦陰被進抑而黜之，亦皆與進用。臣恐大臣擅賞之過，陛下罕見而知也。以此觀之，臣下之威過於主上，主上之恩行於臣下，其勢顛倒，未爲得也。伏惟陛下躬持兵刑官賞之柄，以治天下，則百官歸附，而恩信行矣。

聽斷不疑

臣聞聽與斷二者相資而終始之者也。聽者取於衆言者，所見不同，或懷私，或任公，或阿順主意，故是非紛糾，所以人主但務博采兼咨而要之斷也。斷之爲義，時有緩速，而理有得失。違於理而失於時，無術之甚也。有中於理而失於時，或適於時而違於理，其爲害也，亦均矣。惟適於時而中於理，乃曰善斷。故聽之道務廣，不廣則壅；斷之道務審，不審則務亡。天心仁恕者善聽，唯剛果明辯者善斷。故曰聽與斷相資而終始者也。伏惟陛下天仁洪覆，包容萬類，每曰臣僚論事，陛下未嘗不欣納，假以溫言，使之得盡其說，可謂善聽矣。然採於衆言，時有更易，不決然主於斷也。臣愚上度天心，非不務斷，所以未至於斷者，蓋慮或有所未審，故優游不盡斷之之道。臣竊謂欲斷之審，莫若顧近侍，講議禮貌，廣接群臣，詢訪時事，聰明益著，靈臺自精，何患斷之不審也。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聖人法天，以剛健決物。伏惟陛下法乾剛之道，奮決斷之明，臨事不疑，大隆治道，奮爲小疑，復何患乎。在陛下力行而已。

太平可致，決所施爲

臣聞易曰：危者安其位也。蓋安危之理，無有定分，在人君之所爲。國危而爲安者，自古多矣。朝廷自用兵已來，屢下詔書，詢訪材謀魁傑之士。或令近侍各舉所知，收用雖多，未聞功績灼然者，將任之不盡其材歟？抑天下無可任者歟？謂無賢材，則厚誣於世矣。漢之興，驅馭英雄以成大業，皆秦之遺士也。唐之興，取隋之棄人，以安天下。故賢者無世無之，顧取之用之之道如何爾。陛下當三聖之緒，紹祖宗之業，宇內之廣，生民之衆，莫不傾心以期太平。願陛下勞於求賢，而佚於任使，脩明紀綱，興行禮教，則太平之治，其猶指諸掌乎。右臣謹具如前。臣奉詔旨，許令言朝廷大事，邊防機宜。臣所以竭愚畢慮，論當今之要務。伏惟陛下寬恕狂愚，特貰誅責之罪，或賜施行。又慮臣文

字昧時事理未明臣上殿之時乞賜清閒庶盡臣親懇之至干冒天
慈臣無任戰懼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二

治道

宋仁宗時度支判官王安石上疏曰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切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脩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

臣竊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
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
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
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
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
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
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
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
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
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
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
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

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
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
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
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
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
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
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
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
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
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
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

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
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
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
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
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
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
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
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
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
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
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

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
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
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
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
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
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
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
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
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
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
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
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

不循禮則待之以誅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

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

時而顧僥倖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用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

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

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

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任，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

今所以懔懔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不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

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婚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

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
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
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
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
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
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
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
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
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
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
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
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
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
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
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
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
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
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
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
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
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
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
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

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
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
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
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
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
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
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
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
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
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
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
卿旣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府無不得其人也。
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
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
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
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擧官之
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
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
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
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
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
敎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
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
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

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雖自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

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

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

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

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至於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

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上。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

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爲。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

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

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
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
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之一
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利害有司法
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
陛下亦可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
彛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閑
太宗者魏鄭公一人爾其所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
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
三王以來未有盛於此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
鄭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
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

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
家之大體者誠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切謂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
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
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
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時王安石知制誥又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
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
秦已下享國日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
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
天下之心趣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
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

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
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
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
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自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
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
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
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
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
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
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
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

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
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
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
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
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
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
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
警戒則天下幸甚
安石又上奏曰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
得申請除改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爲職除改
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

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己所欲。不擇義理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不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續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皆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果。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其說用。以諒直逆己爲誹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之心考核大臣改脩政事。誠欲改脩政事。則今月八日旨揮爲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而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備從官。臣等受陛下之寵祿。與預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

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故。幸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爲是而不改乎。將不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審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致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則是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審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也。臣等切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人初亦翕然幸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

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達邊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悱悒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溢。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請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詭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賣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

詳酌早賜旨揮。

時通判秦州事。加直集賢院尹洙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猶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大澤羣盜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非特關東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邊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應事變而塞禍源

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紀綱，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暱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監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疏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盡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盡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之衆，固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爲往昔閭上村王建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僥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群猶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若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

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讜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隋煬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免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

翰林侍讀學士宋綬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頸，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盡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各除拜，而邪妻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竊則帝言審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亦恩以招攜小人，趨利以冒進，此風寖長，有害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

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足令今日。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戊寅詔書，陛下祗懼變異，不忘元元，受遜引咎，竭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眾，推變所自，前事之防，將欲還威譴於天鑒，奉實告於神聰。雖成王罪己，商宗念德，蔑以加之。群臣莫不延頸企踵，蒸聽先令。誠使有司恭之，虔藏其詞，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澤運，附輝煌煌，以盛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局，位為臺郎，顧非無知，苟容自昇，輒敢條刺近事，上對沖旨。詔曰：朕躬之闕，遠臣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夕守先訓，不修宮室，不飾游畋，惟其緩罰，愛重人命，無它過失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來可慮者，臣願一二陳其崖略。陛下試參之，歷擇之人事，測之天災，稽之古義，有可行者，未以人廢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者，天子之權也，奏請可否，大臣

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之操決，則百度文宰二人事張。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皋陶，家家為后稷，尚且不可，況有執國威而肆害公爵以樹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致不在君，昭然可見。是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略加裁詰，遂使中材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貴；欲自樹於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之移，人心可繫，此將來可患一也。次望陛下自今以往，審擇臣下，果有直守正可黜用者，進置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叙。陛下以萬機餘暇，引入便殿，賜以清宴，訪詢闕漏，又以所得參校時政，實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維糾，則彼之投身納款，惟陛下之時，不在也矣。臣聞邪之與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今陛下既以此事為正，

儀而有以爲邪者。因循中止。更易擾攘。此最不可之大者。夫謀之雖
衆。決之欲獨。斷向曰。持不斷之應者。開群枉之門。蓋謂此也。臣願陛
下臨事卽斷。勿復持疑。與令淨議。嘗或敗亂矣。政臣聞忠臣之事君
造膝而言。詭辭而出。所以密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
人。脩漏露主名。則爲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與群違。不足不
止。一旦羅患而後來者。皆以爲戒。皆苟容偸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
有盈庭之士。累然擧髡。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聾
他以授奸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下不得復聞之矣。臣此見
姦事。已驗於前代。望陛下考大易失臣之義。鑒春秋陽處父之祛。
此持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實
庶序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以孫示秋。誠昭判貴賤。使上下有制。
不相踰越。讒語疑間。明無防禁哉。諸右妃習知語道。知柔之甚矣。令

備姤得崩其中。此持來可慮三也。上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以處之。
然所經怪諫官御史本以進退疑賊。實蔽權綱。爲天子之耳目也。今
則不然。有勢者其奸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索瘢吹毛。求之而屢
謗。未及滿歲。已干宰司。希登職。而不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辱諫官
御史。皆爲陛下畫言。使言者捨此而取不急。陛下宜可聽之矣。
臣故曰。諫官御史。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耳柱當言難
以得人。但責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
當。並不任職。退扶持私意。有所回曲。坐縱誅不畏強禦。諫如嚴正者。
陛下自意擢之。儲命有司。俾此。以爲救阿枉之一也。上詔曰。政教未孚
于理。刑罰廉協于中。在任有蠹蔽之人。執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傳曰。
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擧。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
群臣奉職於下。如臣前所陳者。大臣賦稅。持交隣出擧矣。豈有政未

臻理。刑罰協中乎。至於源縣治蠹。官不盡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
行。或民窮無訴。或事務未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宗審一下。天手受
械。事輕人戒。曷足遠。天變而關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
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比歲陛下勤恤恫紿
釋下情。中外言路。以救治致也。臣聞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足自行。
天之感物。不爲偏動。今陛下僅然日異。已降德音。群臣將畢精極慮。
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天意。轉禍
爲福。聖人銷伏之實也。然臣尚有所慮者。今臣下俱諸例得獻言。
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以有昧義。誹聞識禁忌。論至危則使之棄山
累卵。指實訛則首以涸池。肉於伏望陛下翻詳所陳。一切獻議。並容
悖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光大。感無遠日矣。
言高位下。自知不韙。臣無任昌犯狂瞽。伏趨待罪之至。

程顥上疏曰。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誠視
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
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
少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
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
遇言事之秋也。然犲慕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晴
聖在上。其仁如天。希求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患
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竊其愚忠。非有芻蕘之虞也。所慮進言者。主舉
豈盡可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瀝
膽。所聽不見首肯。或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
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闢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

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觀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益寡爲道必究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尚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尚於用顏冉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堯咸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援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焉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識何異

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二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鞭棰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之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閔哉民無儲備官廩虛空臣觀京師僅還以至天下無二年之備若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强敵乘隙於外奸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憂也太宗之世聖人猶不忘爲

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章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啟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可無備蓋以兵則用不足者其戎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置內外雖制多失其冝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進散置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搖皆有思亂之言悖逆之心不敢以聞聖聽積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而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僞稱擅號以多響應事而尋時蓋能誅翦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故如未可遽圖匹且誘誘賴順尚

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寇時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矣未此量辭以前後者如暴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臣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衆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當爾雖哉太祖之有天下拔五代之亂不殺一人自古無之非淺慮可比因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猶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亦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慮一夫不獲其所聚當以一善懲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

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六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郡州縣之吏有陷人於穽者。陛下亦深恐之。然而民不知義。擾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敎化聖人之要言耶。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兩得不過博文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敎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任。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豈嘗之甚。識者至今知猶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其實。無術哉。王道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反。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玉工曰玉也。示衆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敎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語瞽者以五色之彩。詔聾者以八音也。亮其曰不然宜也。彼

非惜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文王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焉。行王政。寧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臣夫猶嘗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能纘承詒謀先猷。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所謂孝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繩。非持其端修而舉之。未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未及歷指政治之閒。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盡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賢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効。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俸祿也。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援擢。舉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道。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積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識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恨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雜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譏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王。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

之賢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僭恐懼之極臣翔昧死頓首謹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四

治道

宋仁宗時通判汾州尹源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致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賂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強禪天下哉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生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觀太宗由盡而興雖其勤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治臣非太宗之臣上雖甘心下或不能辨其奸下蔽其上

無所不善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錯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播遷。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哉。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係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敍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著爲文。罪言正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條以當時事機。牧儒者。徒不驗其術。未嘗戰。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養諸侯。皆自養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徐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鎭之强。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邊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鎭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illegible]安逸。如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涉戈戟。不知將帥誰何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至於不足以應敵。內兵雖得其用。故有驕兵。未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者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俾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遙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

文彥博璞無爲而治論曰。臣頃因奏事。親聞徽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先有爲而致無爲。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亦皆先有爲而後無爲。誠如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卑致君之術。夙夜惴懼。靡不遑。又以奏對之際。匆遽詢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書於簡牘。仰塵睿覽。庶盡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是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illegible]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囂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皐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敎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旣命以官。因戒勅之曰。咨。汝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咨四岳。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爲乎。及夫庶績熙

天下服堯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臣竊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皐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奸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惟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進德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者乃臣愚不揆職之効也臣以爲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奸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爲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聞宸聽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奸邪讒佞媢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敝病不惟有虧聖德兼害時政二三綏急之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群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眞僞不亂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亂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亂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亂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雖千餘年讀者以爲至當臣竊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論爲積至於朝廷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居以聽下推求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速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頗攻頗忌才能之士有所聞達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雖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因亦困於沮抑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曾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勸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盡心竭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須甚所否臧而並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

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照於事務。待
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未可聞之而不言
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
必若主先入者以為是。非則善用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
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采納群議
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已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史。須舉二員
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
不詳論。至於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過廳。臺諫
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當罪叔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
推誠盡下之義致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迹堯

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深慮
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永誡萬古。願陛下速革前創。推大信
於群下。以景祐初年之故為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譴見。地理傾震。蝗為災。
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來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
浙河東路循環皆備。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
持此黃農寧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
大臣不能同責協恭。知無不為。助救時艱。而陛下志應亦或有
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義也。方今諸路飢饉萬姓流
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卒驕
惰。戎狄盛強。卯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
枝梧。此臣所以夙夜怵惕。愚退若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已。

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宜以事詔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救天
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
陰拱緘默。持祿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
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難為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
時而不為。倘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
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刑。或以私嫌。或因小隙。或為
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瘢點。洗垢出其瘢痕。罪若
是繫。刑網大密。甚傷情議。大虧典憲。昔匹夫含怨。三年亢陽。匹
婦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
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
過。蓋責之人自分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收敘錄用。則

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勤實
而本無過惡。偕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
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復為矣。
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蘇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
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擁高爵。無
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仕者。不妄與人官。非
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
則僥倖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悔詒患。上干天氣。下
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丁傅
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曰慎選擇。今
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當而擅有論述。徵勑擢此帶進義。朝臣
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未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蓋就錄之。

不二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爲實矣。三曰明屬
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爲實助國爲官擇人之道。若
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
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
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
三人保者得遷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
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
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
薦。臨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章服。朝班中執政之
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
才加禮遇之意。宜如裁定。使衆章有別。則人品也而朝儀正矣。五曰
適才宜。古者自貴徹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

令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
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
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
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
若以爲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寃平判
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許奏罷。如唐
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千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
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爲刺
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當限以文武。比年
設武舉。所得人才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
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多以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
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事。士若慶暴之不愛不

爲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請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
傷國。姦邪陷忠良。猶之救明。明不救則無以捨其惡而肆其毒矣。忠
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若唐堯。然而四凶在朝。
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若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顧監咎
而不使毀譽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遂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
備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
而未嘗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蝗蟲水旱偏天下。繼之以饑饉。
之以疾疫。民之轉徙死亡不可勝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
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
則爲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爲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
其稅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絕浮費。節食
之冗。前有官吏之冗。兵釋之冗。僧者麻之冗。塞刀偽之原。則國食

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未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奏曰。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
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百司奏事
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漸爲鬱邑。而者猶謂聖躬未安。今御殿聽政已
逾旬。或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
群臣奏事。精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講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
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蒼生。不勝幸甚。
光又上皇太后疏曰。群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哀毀
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
重。爲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

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焦勞萬幾求暇
自安。故凡擧措動靜未可不戒愼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
小大戰戰憂虞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恤國家
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
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
退忠直者親讒佞者踈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
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踈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善罰
不因惡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善則細賞惡則
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
亂不在於它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
則不可不戒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
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
物者也。夫恩者敎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敎物之畏己也有
時而生慢。小人之情恩過則驕驕而敎之則怨矣。當其賞罰妄加於
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我獨不得何
哉。是出一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峻則人無
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雖無之彼旣
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之而求姑息。是
始於嚴而終於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
不濫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薄而人不敢輕者何
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
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
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驕乎驕慢矣。臣竊意殿
下今匪繼而爲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皆

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
義理敎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
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
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鎭撫中外於趙氏實爲有功但以自奉之禮
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人或竊弄權
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攬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
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
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
曾淸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
與共謀天下之事。如張如爲孝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疏之遠
之不可寵以祿位以來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
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
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
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執存群臣之中有賢才則
擧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惜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
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群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
貴爲公卿親爲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
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
而坐平原也。尙何憂哉。然後使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
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絶前古光映後來雖
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滿旬侍從之臣以諫諍爲職不勝
區區之誠冒昧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奏曰臣聞舜與皐陶賡載相戒以明良爲
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任大四海至廣萬幾若事無巨細皆以身

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主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逸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勵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群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畜回情挾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群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

所當留意也陛下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使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光又上疏曰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故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藏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審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豈可不謹昔楊朱見岐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岐塗也臣故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莫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奉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怠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剌探動靜搆造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間鬬者臣願陛下選拒其讒執付有司

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聽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宜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亦有所奉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矣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應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私毫觖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患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尤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審發宮闈入奉皇極愛自潛躍至於天飛當思宿昔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

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審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
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
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當蓋天下之公議之。今以四海
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有技遠難退易進。臣願陛下
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然讎
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忠可
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法。爲衆所疾
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
爲惡者懼。上下忧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
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
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

者皆謟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讜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墮
壞。群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帝王之
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書志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
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之聲旁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嚮慕。
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效。如順風吹毛。登高決
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御史知雜事龔鼎臣上慈聖皇后奏曰。臣伏以先帝以萬世根本之
計。擇主上立爲之子。實賴殿下翊之。自主上寢疾。殿下御寶臨政。蓋之策於頃
史。定主上爲天下主。上嗣寢遐舉。大臣無所求決。請殿下安聽無政。從
容輔養數月。自中都至於民暴。如昔者皆所賜也。今主上聖躬
既癒。事篤而立。宜於此時。謝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
太以太任之事何足道哉。

鼎臣又上奏曰。臣聞之於傳。有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臣今進說於
殿下者。其迹是與然。臣備位外庭。才微身賤。俟見信而後言。蓋無期
矣。此臣所以犯賢哲之誠。冒越讒之嫌。惓惓而不能自已者也。惟殿
下留神裁察。臣於正月十九日曾奏請乞還政事。詭未蒙施行。臣之
所言。國朝廷之大議。殿下之深慮。夫何未之思也。今物議喧然。疑有
讒間交進。故兩宮之情。似有未甚通者。夫以天下與人。猶或疑之。則
何以信於人哉。審如是。臣竊以爲過矣。且一飯之恩。匹夫未之敢忘。
況皇帝以明睿之質。貫通古今。而受人天下者乎。臣謂陛下今日雖
違讒間。使不得前。則慈孝之務。明日豈隆於天下矣。至於嘉遜之辨
古今以爲難。臣獨謂之不然。何則。從容和解。猶所不及。故殿下遊子
安康者。忠言也。禍一爲十。似易而非。使殿下心志豈盡者是也。此豈
可謂之難辨哉。臣前欲請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一旦定策擁

長君以安宗廟。方復猶豫不斷。將損盛德。誠非苟云之。願察之未盡
爲今天象甚示。早屬爲變。臣恐元元難食盛恐。漫起四方。宇宙或不
可常。朝廷雖中外一心。思請罪之術。爲制御之策。則產長是憂不大。
惟人事動于下。則天道形于上。殿下嘗聞之於心。往碑子皇帝則朝廷
之事體正。事體正則天下之疑憂釋。疑憂釋則和氣應。和氣應則禎祥之
成。早屬之變。可消而制馭之皆可爲。殿下退就安榮。抱萬世無窮之
福。不知舍此而玩信讒詞。忽忽至計。懷萬萬必然可慮之疑。豈不累
康招先見之明乎。今皇帝康復已久。仁宗祥練踰四十日。儀兆延頒
以聽明論事。若早定計。視於今古。誠不時宜且貽譏於當世。殿下願
利害如何哉。況事不出於遠則非殿下之本意。竊爲陛下惜之。臣恐
縉紳之士。章疏交上。言涉譏諷。而後圖之。美名大業皆缺已多。實不
如先事之善也。殿下勿以臣言輕。所陳者肺腑之素。福勿謂臣戇愚。

所持者人臣之公論惟殿下■臣兩章乾精而處之則臣之言不爲
誇謗而可以取信矣此疏不出露于人謹於外題狀奏以聞
趙晤自都官員外郞除侍御史上疏曰臣聞獨任人主至權也書予
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公心操之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
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爲矯■拯救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
可止則止輔相積其用賞責■勉當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制
諸官宜遴選宜付諸宿將■■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可矣
宗稱善
知制誥鄭獬上奏曰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
斷同符太祖也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佇望陛下之風采然自聽
政以來雖今所發號常習故事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
微恙猶足以爲辭至疾既復矣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諭將以陰

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后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同處萬機之
繁冗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諒陰得聖人而后用以爲政耶傅說何
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耶將以左右事動有畏憚而
不敢明爲之耶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
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爲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
先皇帝時純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蓋有偏而不舉者矣夫
仁主寬義主斷猶春之爲生而秋之爲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請擅
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先皇之仁寬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
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而不謝可否失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
尊如輔臣朴忠不敢亂大法而爲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而已
一旦有緩急誰可挺身爲陛下當大事者乎萬一奸人窺此釁隙於
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視今日爲治耶亂耶以爲亂則是

兵不出境內無跋扈強臣亂綱之亂亦以爲治則與今淺削天綱解
而不維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止在陛下留意之秋也若顧則爲治左
視則爲亂蓋陛下一舉首而天下治亂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
與之圖議今所與共大政者未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
已矣焉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請問下民詢于芻蕘於
是群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爲闕略
哉臣願陛下特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
見少賜數刻之暇訪以得失庶幾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
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恬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
解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陛下而欲持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
臣實不勝愚者之慮
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

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疏書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
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擧
職而獲罪者
同知諫院呂誨上慈聖皇后奏曰臣恭以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
輔翊邦政又逾期月宗臣奉安廟社安固慈恩至矣功德大矣然而
成全聖德更賴終哉以萬機浩繁殿下當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
燕怡頤壽之道也以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可以慰安
臣愚以謂秉政虛懷且五七日一御延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
逸於聽政之適亦無所損當在沉機審於獨斷隨宜教命誕告明庭
外形謙遜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群情事是全恭豈不
休哉仰祈聽持天下幸甚
誨又上奏慈聖皇后曰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審聖躬同

政。聖子恭孝遜成毋忘雖前世有遜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輔
翊之功。延形謙遜之旨。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閭外議以將
實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爲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
復春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達之間。猶有稽緩。涉此議論甚非有益
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非終之除。不可
不謹。爾臣所以遑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聖照。天下幸甚。
二司使恭書上國論要曰十二事。曰明禮。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
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畏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
禮樂。漢魏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于亡隋盡矣。唐興四方治定。
欲有所爲制作。雖其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敎習尙各隨其俗。五
代禍亂。自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百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
皆以兵威取治。眞宗皇帝與契丹結好之後。遂垂無事。朝廷稍文兩

不脩事。仁宗皇帝好生恤刑。律及倉卒。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而專
用法。法者綱羅過咎而施刑罰。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祭禮之
大者。冠禮今不復講。婚禮雖僅有古之遺文。而喪祭之禮盡用釋氏。
循三年月日。則頗古矣。臣請集大儒。講得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
百官萬民皆有等差。便而易行。違非者。刑之一道也。曰擇官。聖人能
無爲而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爲而能治之。百官無不爲
也。百官脩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
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強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
詞者也。明經者。誦經文而對義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
此也。貢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胥以歲月。三班
所入。雜於刑戰之人。無所不生。取士之法猶雜至此。一旦使之入官。
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illegible]事而不行也。然行之

已久。不可卒革。當漸節所取之路。又於歷任察其材能。稍旌舉之。其
殺可勸其爲人害者去之而已。曰安民。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
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
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畜妻子。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
作爲。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以謂民飢則啗之
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世之意。而民愈不安
也。臣謂今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爲農則
兼并。爲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illegible]。奢靡冒法出於王
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寬之禁。雖有禁者[illegible]
之信。民相趨效。不知紀極。貪不已。此民妄爲而不安其分者也。天
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請救。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事
義倉廩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伺間。經救除[illegible]之[illegible]民

其害甚矣。其蠹殊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責三日之
庸。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不事。其居州縣。以丁役
通。東此不事也。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本業
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稱數。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
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
者以此。必曰安民。莫好東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謂安
民。曰正陵慢。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
聖人生之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侵者。由其群臣
等級也。差漸而至也。我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illegible]冒饑斥者
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爲直。自以謂人主開受直言。盡盛德
之事。吾肆饑斥而無人臣之體。此不可解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亦
臣百官實可等級之乎。借如而有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日

於偏舍或告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誣訐織刺，務以為能
大臣難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之，以為世事。京師賓屬能侵長官，天
下州軍佐官能拒畏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陵上者也。又
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懟，畫以相朋黨，作謗毀，或為歌詩傳於
都下，或移書休於言事之門，陰與暗昧詆毀之人無由辨明，甚者挫
動公卿，以希賞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存可救者也。陛
下省留聖聽，因事正之，易如反掌。臣聞辨邪佞，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
難，況聖人也。尚難於知人，曰人之難知，雖聖人之有難也。進說之臣
萬端，人主以要道得之。附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佞臣
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構其身，此邪臣也。多引前事之義，善為志
論，求與今世難行，此迂闊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務違公道，不為國
家久計，此朋詐之臣也。其言忠義，事實，此敢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
退自守，此公直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慶喜
王而醜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曰貪賊。傳曰虐吏民
之賊。今夫食祿而居官，材與不材出於天性，不材者未可強之使材
難廉職可恕之。至於憑恃官威，因緣為姦，求取賄賂，或曲為直，上負
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是其心蓋穢所發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
惡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贓為長者，視其虐民害物無有也。何則
凡贓吏皆狡惡之人，雖欲覈摘其過惡，必須下獄，從後置之於法。既
勘之後，復贓吏必須鞫究理雪。朝廷以於近郡別令鞫勘，當時一獄
之人盡須追呼，或經月時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又依前
案，其贓吏者必又再詣。朝廷又須別推勘，一獄之人又須追擾，如此
百姓何以當贓吏之辨，而受此苦。每時皆引虛白語，或經赦宥，競得
免脫，是以[illegible]不休，贓吏當贓未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

又敢輕發貪贓之吏，自以為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
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敢贓求，自為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
年矣。嘗時仕官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
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
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夫
貪人曰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則苦之，是擧饑寒，
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肆才能，世人
耳目既熟，不以為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
維不舉。伏惟陛下察貪賊者，廉之清廉者獎之，則廉恥興矣。曰強兵。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仰天子
衣食，五代而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虜通和
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今十五萬，陝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
今十九萬。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
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總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
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悉
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甚多，難以遽言。陛下
敕兩府大臣博求其策，漸講其術，以為長久。第今之為政，此第一
事。曰富國。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商
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推之，可謂察矣。籠天下之利，至纖
至悉，宜乎府庫充物不可勝計，然後為得。今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
路，僅能自給者。此何故耶。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
少，而歲出益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
費無涯，此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
國之術。臣故曰，今之為政，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或曰為政

上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曰吾冗[illegible]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貴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其安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知兵。樞府不知財。用三司使守藏也。歲了一歲便為無事。不幸有邊境之患。必取於民。聲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當陛下未得為撫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位官者或有功勞。或有善望。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孫迂守常之人。從冗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孫迂守常之人。與夫躁妄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本為大弊也。祖宗時。御史郎中並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舍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犯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變更之術也哉。害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謝求謂冗之說。曰原賞。古之所謂賞者。若大功則賞之。賜兵戎者前死有舉進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備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常事。動則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奉益禰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失也。戰功必賞。見之誦戒之法。非賞也。功與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

酬獎可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曰任材。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而用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遷詞令之職。遷於文士。講說之職。遷於文學。典禮之職。遷於博士。兵戎之職。遷於武士。吏文之職。遷於法吏。金穀之職。遷於財利。臣所謂遷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律。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運糧更戍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未可也。不知禮樂之情。未可也。是故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委重之。又於群臣詢諮而擇之。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曰王刑。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謹刑矣。殺人者可殺矣。疑或當其生者。刑部有一疑殺人者。三擬所千官奏侍磨寬遞無有當者。古先帝王謹刑不過是矣。原其所因。好生之德及於下也。重刑議審矣。而刑之輕者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皆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皆可笞扑。由是觀之。民無全膚。可謂濫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illegible]歸。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杖。許執衆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公家節省司。唯執衆白直合依敕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行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敕法官議之。理當如何。若律敕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英宗時。王安石爲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隨吏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及事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故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胡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五

治道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陳十事奏曰。臣伏自念愚拙已際。又無云補。不敢頻乞入對。以煩天聽。今有十事。條列于後。

一。竊見軍營摧倒極多。材用人力并未能辦集。恐朝廷以軍人暴露。督役苛急。今積凍方甚。天氣凘寒。伏乞據材用人力以責功限。但伏無情慢者足矣。如此免使就役之人更生咨怨。且令營造須得堅完。

一。竊聞僧慶輸內降指揮與鑒義。雖未即施行。俟有闕與武緣料封內降。今古以爲惡政。不意陛下復啓其端。在先帝立誅慶輸合行勘責。臣以其事小。不欲繁章奏。勘伏望今後如此等事。一切寢罷。

一。竊見近日擢用多新進之士。又在仕塗者量皆是非材。今充兩外使。率未閑選擇。此曹既無崇顯之望。蓋自儕進。伏望參用舊人以勵其力。

一。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今百司請具。而每有興作營造。差他官領之。故耗蠹益多。而不中程度。伏望一切委之有司。苟不備舉。則重行黜降。

一。伏見三代治者猶不免弊。必隨宜而救之。昔周人尚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今風俗多浮文而少實事。寺請興極矣。伏望進樸樸悃愊之士。抑浮華而救之。

一。竊見近日王宮賓進用頗速。臣以爲選材以補望。且須爲得其人。宜頻持久。庶相諳委有所補益。今開王邸。施往官之捷徑耳。惟陛下留意。

一。伏以以蹤間疎。是謂不踰。臣雖至愚。荷陛下拔擢過實。不敢以蹤遠自外。稱及陛下之親者。然非敢有所間也。今遭遇陛下。若人多附而趨之。其識分守道者。必不肯稱爲此態。有附有不附。則愛憎隨而生矣。其毀譽之言。望陛下審察。

一。伏見先帝事無巨細。必拘至公。雖親戚恩倖。一有公議。無偏主者。故大臣與內臣無擅威之權。所以多歷年所。力者而無事。不知體要者。謂先帝崇獎言事者過當。宜一切矯之。臣以爲不知是。於陛下無益。適足長猾綱紀律之推耳。恐陛下久違。費力而事多。雖欲悔之無由也。

一。竊見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爲不納忠諫。陛下以睿聖之資而得此聲於天下。豈不惜哉。臣觀聖度閎深。雖苦言訐直。未不加怒。所少者未能擇善而從之耳。不能擇善而從。雖日聞十人。亦無益於事。臣恐朝廷之公議日蔽。陛下之聰明日塞。此事非細。願深思之。

一。伏見近日。陛下於皇太后禮意有加。兩宮頗甚歡悅。雖草萊疏遠寡昧。莫審端倪。然其知者莫不慶於臣庶。陛下祗畏天誡。進脩孝道。此事宜不應矣。願陛下日愼一日。益盡孝誠。天將祐陛下以大福。固不獨人情之悅喜也。

右皆當今切務。有益光明體致。知無不言。不復更擇細大。臣既不敢徒爲高論。又不敢飾爲繁文。言淺意深。願陛下必賜收採。

張方平上言曰。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纘熙祖宗休烈。虞德詢達。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納誨。蓋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薄陋。叨承侍從。昨因外使。暫留朝著。居無職事。未敢請對面陳。今被命守南都。辭行路。敢不少効狂瞽。裨補大猷。臣聞治國者。知爲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當世之所急。則能道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食。簡人材當審其誠僞。足貨食在節其浮冗。推是而言。觸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略舉其驗。堯舜禹皐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明俊德。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乂安。至于舜禹皐陶益稷相與讃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爲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爲難。可諫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煩。故非一人之聰明精慮所能周擧。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臣。侍從近列。至于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賢愚。不可不知也。知其材用賢愚。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衆務可以擧矣。以陛下之明。而審其言。村考其能効。參之群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

守。觀其履久而益審。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略也。方今中外庶務。積習頗弛。兵籍冗多而不精練。吏員猥多而罕効一官者少。至于官府之冗費。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皆爲因循。國計不贍。民生日窮。此所謂節冗之大略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蓋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敝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況當陛下始初親政。天下想望朝廷風采。傾耳以聽。惟新之令。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發而中節。斯謂之中。事擧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無以爲也。何異大廈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膏肓之疾而不知療。良臣善醫豈應若是。臣今所言。所謂擧其槩者。譬之文章爲發題爾。陛下以臣言稍合於理。試擧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如有能推廣利害。鋪爲條對。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海嶽薄增塵露。

神宗初即位。知雜御史劉述上奏曰。臣以不才。蒙陛下擢居言責之地。惟是朝廷之急務。時政之得失。天下之利病。未能有所建明。夙夜循省。惕無以裨聖慮。負盛德。有孤陛下任使之意。輒嘗思之。待當今之所宜先者三數事。謹具條列以聞。惟陛下哀其愚衷。赦其狂妄。留神而財擇之。天下幸甚。臣聞帝王接物也。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歷觀六藝之指歸。未有不本於至誠者。至於天下國家之治。亦在誠其意而已矣。夫惟至誠。為能終始萬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以動之。況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是也。遠之古人。何嘗不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說者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此言文王以至誠接於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於懇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於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畢力以報其上

者未有也。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此言臣下憂君之勞。至於僕夫亦皆弊病。其於報上也何如哉。若夫任權數以臨人。而不盡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此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而已。則又將有輕朝廷之心。何也。夫任權數者。舉事於此。而用意在彼。人將曰。今之所以然者。意不在是也。蓋將有為焉耳。非人主所以取重於天下之道也。故夫權數者。醇德之病。中人用之。已為非宜。況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以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群言為用。以堯之聖也。知臣下之賢而不自用。必使群臣無異然後裁有所試耳。其於退不肖也亦然。方鯀之圮族也。堯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以為能。堯於鯀不敢自斷於己。而不得卒拘四岳之言以試之者。何也。堯之心以謂知其圮族者。獨乎一人而已。而群臣以為能

者且眾。而弗成之績又未暴於當世。是以不敢斷於己而從眾也。且人君自用。累足以為世法。堯之所用心。後世之所宜行者也。而俗儒之論。以為人君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一出於己。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萬幾之叢脞。臣庶之賢聚。而欲以一人聰明斷之。非所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眾而斷之以己耳。非謂弗詢於下而獨由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每事能中其理。猶得於古人。又況未能盡然乎。輔導之臣。有持此說以誤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辯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辯與訥也。昔漢文帝登虎

圈。嗇夫代上林尉對禽獸簿甚悉。詔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於是文帝乃止不拜嗇夫。當時文帝能忍己所愛以從直言。天下莫不以為賢。光武帝也。車田千秋以一言取宰相封侯。單于聞之。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以中國天子之所為。而動為夷狄輕笑。可不重謹哉。孔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焉用佞。夫言足以為世法者。宜莫如孔子。臣願陛下深信之。而以漢之文武為鑒。不貴曉曉切辯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一言以求寵。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歡從之。不可不謹也。書曰。謹乃出令。蓋出令不謹。則其施之也不能無不安之理。施之而不安。則必更張

史084-479

之。又不審則必至于再至于三。慮令而至于再三。則天下安所從乎。是故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之。是故渙然如汗而不可反也。確然如金石而不可變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不知左右之臣所以與陛下計事者誰歟。是何不審之甚也。昔漢文時。人有言季布賢者。召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歸。是時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臣為不可者。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今令行而數易。臣恐天下之窺陛下者不止如漢文之時也。臣願陛下務持重。必勿易由言。所慮於內。詳計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臣又聞君總其治。臣分其職。君主逸。臣主勞。勞逸之分素定。臣主賢不賢耳。是故臣主俱賢。則君逸而臣勞。主賢而臣不賢。則主勞而臣逸。臣伏見陛下躬覽萬微。勤勞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此也。今夫一邑之小。丞尉之卑。朝廷尚思擇其人而任之。況天下之大。兩府之重乎。荀卿子曰。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此可謂得之於政術也。臣願陛下審其不堪任者而黜之。舉賢才而屬之。亦不可以緩矣。何也。方今法度日隳。紀綱日蠱。不振天下。委靡日入於不治。正勤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當此時也。不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而與夫不足與為之人共為之。一旦至於亡可奈何。然後振刑章以救之。亦無補於事矣。竊譬之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脈。藥石之功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扁鵲亦無如之何。古人有言曰。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今日之謂也。臣竊觀陛下以英睿之資。躬親庶政。焦勞圖治。日甚一日。虛己以求諫言。如恐不及。閒者嘗詔中外陳時政得失。今者又詔廷臣以次轉對。欲以聞朝廷之闕。措天下於安平。其用心可謂至矣。臣敢不悉心竭慮。為陛下具陳為治本末之狀。庶幾有補於萬分。雖不能正之於將然之前。尚冀有以救之於已然之後。茲惟陛下省擇至誠以御下。而不肆排欺。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持口給之人。不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端直富才忠力有為之人而委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於天下矣。臣不勝惓惓之愚。

監察御史裏行馬默。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尊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害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屢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強矣。

時詔求言。文州曲水令宇文之邵上書曰。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凡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見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天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事之。固宜念其所得之艱難。夙夜兢業以勤庶務。永

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案。食則見於杯。行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救野。穀價踴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之寇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蓄儲以消入仕之流。廣儲備以專可耕之民。然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貸。俟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者樂爲。而須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繇役。出宮女。斥聚斂之吏。罷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騷民之役。凡所蠹政而召乖戾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黨三交朋。翕於權要章

爲官室過於軌制。奢肆亂色。發遣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有隨數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風業。去浮薄之異遷讀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皆慎簡端厚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光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體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墻而避之者。臣諫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敬也。君必使人留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我見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盡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求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職。匿苫塊之衰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登仕。老者匿年以貪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二穴。又穴。決漾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慮其去

之不速。今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豈可痛也。陛下令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磨礪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策。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路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施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下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

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諸路通分動所部將五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然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唯元之地。則可以應援而不失機會之。番民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稍。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援。以奪羌攻寇衰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毛。無堅甲利刃。陸陣擊刺之技。未及於他夷。仰給衣之暴若錯帛。獲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爲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貿輸實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要。未是以戎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破寨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連。雖多留疊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開其後乎。陰之縣所官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

和讎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大戎三寨驟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眾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堡障。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民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若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目。然而未嘗有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雖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矣。上下牽制。未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縣令也。郡縣之吏。率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推察之令。是違天子之詔。憚未必獲罪。而違推暴之令。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二伍之長。亞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固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政。皆知其然之務而不畏服其教令。此弊政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廉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未敢盡。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居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繁飾奔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達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備知小人之勞。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聽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由。以自刻厲。耆孝而言。咨諫故老。則擇偉術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懼之心又已衰殺。報哀之事至。凡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起居舍人韓維上言曰。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之愚所及。竊有三事。以爲始正本之所。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承天變。方當以思親攀慕爲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闕略。故事始見群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以高宗諒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共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至于講讀群臣。究極理道。雖是哀傷止可。寄祥暨辰。及至未議論政事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巷已信者。隨事裁之。則一一歸聖斷也。天下大事。未可輕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宜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激烈之至。

元豐八年。維知陳州。又上言曰。臣伏被聖旨曲諭。誨言退託。不遠下詢愚賤。以求幾。竊以誠古聖君哲后保邦安民之先務也。臣聞今之治。且悲且喜。知不自勝。無進替言。多佐切政之萬一。竊以爲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以利民爲本。則人富矣。以愛民爲心。則人樂矣。使事之

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壅塞通
矣推此而廣之且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
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未煩開諭而爭盡忠力矣何憂軍民不
悅哉社稷不安乎臣世受國恩兄弟並列顯近陛下雖不宜論指
恩裨補況親奉聖訓哉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之至

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奏曰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
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
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
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
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
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
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

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
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
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
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
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愨終始如一未嘗妄
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
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
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
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
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
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
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

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
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
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
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
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
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
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
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
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
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
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
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

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
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
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
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
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
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
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
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
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
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
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
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

無堯湯水旱之變設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廢將明之義而苟避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悉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又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上此奏明日上謂安石曰昨看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盡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略陳施設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可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

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雖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奏後輸事政事皆本此書故具錄焉

帝問安石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數奏曰臣近陳愚款願陛下時御便殿召大臣或從官各以類數人陪進侍坐以諮究治道因之圖暴與太平之功臣竊計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則陛下御前殿林朝儀數足則覽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於暮晚大為勤倦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過此臣愚竊以謂此所患者近效所勤者小數而於遠圖或有所遺大道或有所缺也上下因循其弊之積乃至於此臣聞祖宗之時别於便殿臨試士伍短長之技角馬足之疾徐觀器械之精苦事出於權宜且一時之制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有所未備顧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變則何以異於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哉臣以為若軍頭引見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司而責其課中外事奏有不足以煩聖覽者可令執政一人從官二人取奏目閱視凡可以付有司使之任責者不必悉奏之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今具周密事出於有司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考其成而加誅賞焉今有司舉文可守故雖至易有司所宜任者亦須聖旨而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錯亂未有甚於此者也臣願陛下詔有司約

取唐式若本朝式一編付之有司永永遵守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陛下日力有餘益變其閒暇以與大臣從容講求治道根夫緣先本末而行之則至治不難成衆務不難舉矣

時韓絳薦王安國才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惑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作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

御史裏行錢顗上要務十事曰臣每讀書傳見忠義之臣事聖明之君誠無所不道言無所不從臣雖至愚未嘗不掩卷感激思得其際以竭臣子之節庶幾有以補報也而蒙陛下不以臣之疎賤使待罪言職臣夙夜念慮無以答陛下恩遇之萬分惟有狂瞽敢言而已又況陛下天臨萬國焦勞庶政孜孜求治之心雖堯舜之稽古禹湯之責己無以加也臣豈可以持祿苟安而不務獻納哉臣謹采當今之要務參以祖宗之成訓條爲十事以冒宸聽幸陛下赦臣之愚而賜財擇焉一曰爲君大體臣聞體者履也自古王者所治世之常經民之要術可履而行之能得其道則天下蒙其澤喪失其道則天下受其弊亦勢之然也故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獨運威權不得委任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天下大寧我太宗亦嘗與呂蒙正言致治之要曰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二人協謀無爲此皆前聖後聖得爲君之體也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則祖宗之事復見於今日矣二曰正心御下臣聞治國者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其己脩己者先正其心傳曰正心以正朝廷脩己以安百姓豈虛言哉唐李絳嘗對太宗云正觀中房杜王魏每進忠言只乞太宗不易初心自古以來靡不有初鮮克終厥德者實萬世無疆之休臣竊見國史言藝祖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皆端直開豁與有理耳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臣願陛下鑒此而審思之則言動好惡無不合於道也三曰審察邪正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傾險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儇薄者謂之精識可乎況靜敦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有一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爲國家者其審察君子小人不可不早也孔子曰遠佞人王獨云狡善柔乃萬世之訓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唯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宜常須謹此庶見聖人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之意也臣願陛下視此以爲戒則天下何憂不治也四曰選任大臣臣聞之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則知君人者雖有上聖之姿因識之性必由忠賢輔佐然後優於凡庸之主坐保天民之平也古之言致治者莫高乎禹湯禹得皐陶湯用伊尹而三盡大也故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是之謂也太宗嘗謂宰臣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至哉斯言是輔弼之任繫天下之安危不可不選也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然後各稱其職而庶政修舉臣願陛下力行而不倦則天下之幸也五曰聽斷不惑臣聞聖王端處於法宮之中而小大之臣邪正紛紛群言競進雖然聽之於耳則必斷之於心苟不愧於事說則無憂於悔吝是知聽斷之際其可忽乎借容片言之惑小則繫人心之休戚大則繫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謹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僞四方遠近無不通達臣願陛下體路而精思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也六曰謹出詔令古者命令之出議其經久可用然後宣布於天下吏奉行而不敢慢民聽受而不敢怨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書紅亦云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此皆古之深切之言也國家命令之下隨事變更其能取信於天下乎臣聞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俛首不言內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不同常日未知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

易行事。聊畢朱誤指揮一事。更宜以書之。此所以不斷也。太祖初政
萬幾。偶然一事之善。未嘗形於色。况此雖出令。其肯恕之哉。臣願陛下
思祖宗之所以謹於出令。則天下未有不臻於極治也。七曰公行賞
罰。臣聞賞罰者。人主之操柄。非至公之道。不可以行之也。夫賞者。所
以旌天下之有功。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有罪。賞當功則爲善者無不
勸。罰當罪則爲惡者無不沮。夫善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沮。故朝無
幸位。民無罔生。由是觀之。則賞不可以喜而及。罰不可以怒而用。要
在公行於上。而必信於下。故曰賞以倣春夏。刑以象秋冬。此之謂也。
如藝祖之誅王全斌。罰之公也。太宗之陞擢趙昌。賞之公也。臣願陛
下鄰日月之明。富乾剛之斷。謹厥終始。其有不賞無功不罰非罪。光
紹祖宗之大業。斯亦五帝三王之舉也。八曰恭儉惜費。竊以國家用
度之廣。其出百端。內外供須。日增一日。甚可慮也。臣聞仁廟慶曆中。

嘗令近臣裁減冗費。特議爲先。以今較之。國用空乏。民力凋困。又倍
於慶曆未減時也。臣願陛下酌古今之宜。思萬事之變。先自一人減
損。至於後宮服玩工巧奇技。一切屏絕。示天下以儉約。故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損上益下。其道大行也。宜乎罷不急土木之役。
汰無益內外之費。大臣遷職。無名厚賜。皆可裁削。以寬民力。庶幾可
爲水旱兵革之備。臣聞故老說太祖創業垂統。躬履儉德。常服澣濯
之衣。乘輿服御之物。皆尚質素。此得前史所謂敦朴爲天下先之義
也。臣願陛下遵先訓而行之。則恭儉之德。不獨專美於漢之文景也。
九曰仁恕恤民。臣聞仁者。三王之治具也。孔子曰。君子之道。恕而
已。仁則濟衆有方。恕則用刑不暴。惟仁與恕。有國家者所宜先也。
書稱民非后罔戴。后非民無以守邦。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又曰。
仁民而愛物。觀斯言則民其可不恤乎。臣竊惟恤民之道無他。在乎寬

賦斂。謹好惡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害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爲之。
真宗亦曰。非理害民。朕斷所不可行。蓋見二帝仁恕勤恤之心至矣。
臣願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十曰鑒戒安危。
臣聞觀鑑可以見形。觀古可以鑒今。覆車在前。後車必戒。故曰不善
者善人之師。斯言得之矣。臣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必鑒於治亂安危
之迹。故創業之君。勞而易治也。守成之君。逸而易亂也。治則安。亂則
危。此亦必然之理也。何謂守成多逸而易於亂也。臣請言其略。方天
下無事之時。左右進言者。必曰。國既治矣。民既富矣。有前世常行之
法令。是以施設可爲。抃而無爲矣。有四海所入之財賦。是以宴樂乎。
優游而自肆矣。於是君上之心日驕。紀綱敗壞而不知興復。嗚呼
可惜哉。後之人君得不以是而爲戒者也。故真宗謂王旦曰。前代帝
王。好窮兵黷武。懈於戰務。或者邑事奢侈。與大過也。朕固不爲之。先

王所以據治安之業。皆太平之遺。蓋由此也。臣願陛下鑒於古。稽於
今。循其言。驗其迹。夜以思之。晝以行之。則祖宗之休德。重昭揚於陛
下之聖明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
熙寧八年。知明州陳襄。被召除侍讀。起居注上殿劄子曰。臣聞爲人君者
在知王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
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
謂性。性之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善
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
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
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僞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
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爲中矣。即易之所謂利正者性情是也。苟失之
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不爲僞矣。

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論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王霸失之偏。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愼擇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誠至於高明博學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於廣大精微而不貳也。然後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偏。而五事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爲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爲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爲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爲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爲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擧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其心。其任人也。擧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擧天下之政。不得以墊吾仁。其行法也。擧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通之則塵一而靜。達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古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爲聖。小者以爲賢。或並世而其身傳。或異世而其言傳。堯之於舜禹臯陶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周公之於成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爲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禮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爲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庠

禹。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擧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咨諸臣。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而臯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知其所以爲大也。得其小以失其大爲足以爲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飧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大體。不知其術然也。臯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爲國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輪之不以規矩正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之不必同。然其制作之意。未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宮室皆有數度。人使械用皆有等宜。貢賦必有節。鄕田學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若辨毒色者罪。飛亂名亂政者擧殺之。器服不中度者擧殺。禽獸不中殺者擧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楊雄者。可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爲之主也。而房杜之徒。未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擧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況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乂。戎寇未衰。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爲患。所以

過應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究。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傳道。順養神明。慎選搢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篤行之士。日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同。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于州邑。辟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擇庶尹以付任官之責。簡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責守宰之寄。自然百司群吏莫不任職。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常以權學之士備五禮於朝廷。太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清。國富兵強。可以制梃以撻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擧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爲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茍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且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民之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擧。然

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有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雖民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未漸歸之於農。則將貽害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不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

騰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垂表。回以奉爲可特之哉。曰宜漸復古制
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蓄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
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若今
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勝度。觀其窮蹙。率皆孤貧疾病變詐
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
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
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
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之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
故萬物皆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
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且侵尋不
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殫極。則將如之何。以乃萬葉之
極。其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
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
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
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
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
施之人情而宜。以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
擇。
顥又上疏曰。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
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
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
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
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
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
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
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
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
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
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
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
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

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
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
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
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
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
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
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
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
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
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五

治道

宋神宗熙寧二年，司馬光上體要疏曰：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傅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後發者也。今百度廢弛，風俗偷惰，譁惡哉，異違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勤以刱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厥咎歸之；而弟言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無隱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殞身喪元未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求訥之勤，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愛私避怨，不悉意也。竊為陛下別白言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長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慎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暇，尚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還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群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政教之流，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紀綱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奉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

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若不能捨實偽，不能亂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庶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富哉。今乃使兩府大臣兼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敝弊之後，府庫罄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散，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本為四園苑主諸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自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飭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如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畢。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兩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旋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委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辨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特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蓋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蹤迹，積久之采察與日前之數察，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入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任，不當數遣使者撓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美非己出，則娼嫉阻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一旦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與知？及復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烏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近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含糊，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訴，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真，朝廷欲察其罪，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置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處，是以使之袖手坐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群臣之言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好惡不能惑，情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勸，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有之矣，至於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illegible]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

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也。今陛下部於
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
褒寵，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
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
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
敢人爲欺罔。若姦臣在內，陛下令陛下自恣聖意以行之，則威福盡於私
門，怨讟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頃時中詔所指揮
者，率非人事，至於所棄差遣將帥，皆由職任諸路監司，以皆親人之
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拔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
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是則威
福之勢，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書陛下聰明剛
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爲剛斷，可曰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
己，若君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邪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
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
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爭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
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
此，則議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
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頗欲之久行，臣竊恐未得其要也。夫三人
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
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所以決是非、行賞罰也。若人君復不
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爲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
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
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審是而捨非，
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

故博謀群臣，以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
之多族，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識，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
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遂其私志，斯棄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
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
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
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
能一，必有異同，異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
尉言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
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高談者以巧文相
攻，辯口相持，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恐淹延朝廷
之政。竊惟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來輕矣，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
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誠
是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
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
憫，在理甚明，已偽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
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嗣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
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
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
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吏足矣。今乃
紛紜至此，設更有一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
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
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

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由不為所因此實寡無窮之論方文法俗
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候成法終於衰
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
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朝廷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
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未願斧鉞為陛下
言之惟聖明裁察
三年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踰旬未聞報
可緣臣所懷有可去者二不敢不陳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
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蓋二可去之以多病早衰其可以已矣
今人有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
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
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

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罷
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
問反為之罪神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搜求其過孔
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
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惟當思而熟計之朝
廷所恃者賞罰而賞罰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
則曰有效矣夫所謂見效者豈非歲得錢緡數十百萬乎數十百萬
者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出之而不
已則歲歲之後將如之何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富則
民有生意養民而寶其財譬猶養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
斂青苗急其期會者則有自知縣擢為轉運判官擢為提點刑獄急
進僥倖之人豈復顧陛下百姓乎但知遂意賞爾臣恐陛下百姓相濡

于溝壑中矣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
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諫諍此時而無一言則負陛下多矣臣知言
入必觸大臣怒則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皇帝仁皇帝不賜
之死才除諫職而已以忠事英皇帝英皇帝不加之罪才令補郡
郡而已不以所事二帝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世也臣為此章
欲上而中止者數矣既而自謂曰今而後歸伏田間雖有忠言嘉謀
不復得聞朝廷矣所以上之爾然不疑惟陛下裁赦
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曰臣切見陛下始革舊制
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
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
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
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

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詞賦之士
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
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
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
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
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然所聞見將以推廣於聖
言庶有補於一二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
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錄繕寫投進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
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
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
權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

畫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二其德。功利之說以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干聽。則非臣之所恤也。聖莫不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顚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苟當其人人而智方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故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二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虞不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敘可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猶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猶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豈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

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儀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爲民。則雖或誘之。而人不信。苟誠心爲利。則雖百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皆知畏忌歟。何以美言小數誑惑之衆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勢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勢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惡焉者。一爲隆傷。則終身難行。何者。謹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謹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焉。曰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曰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甚志宣達也哉。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謹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滅。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當其變也。今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一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勞者不敢復言之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意。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鎮

蓋嘗之以漢武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
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
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
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曷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蓋已無為而
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者矣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
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
何施而可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充吾數事可以行禮樂
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
對句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息

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
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
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救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陛下求治而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之出於
荀卿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
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
辨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三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
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
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歟何不殺
耶使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如此有
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
周之盛矣所以誅群飲者以為其意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

夜衆曉散者伎後世不知其詳而使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
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
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
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
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
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稽
規矩踏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
講習而知猶可以勉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
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
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
魏延哉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
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也議以當

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
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腑臟之變苟無其術而欲行其事不無
知人之明而欲非常之功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
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
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
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置以為其
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以攻之若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
濁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倚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
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悮社稷歟韓
信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兵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
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

也。粵自有生民以來，稱重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遠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謀議之臣以爲此不可肆言也。其施設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試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夫宣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宋神宗用王安石欺世，仇驕者實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數臣。顧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安石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哉。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殆不如此。詩云，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哉。天下事亦天下非之，而陛下不恤。臣不知所稅駕矣。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懇，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四年。軾又上書曰，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事，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有司，則買燈之事，亦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者。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

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夫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

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

實驚駭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
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
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官監路諸山當行滿等揭
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於欲復
肉刑斷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
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
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
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
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

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
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
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
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而除害也
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
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
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
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
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相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
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
者萬分未獲一二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

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
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
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十年之後何事不
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
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
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
論斷亦可知舉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愛其名而
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
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
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
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責成
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

弊不可勝言故蕭懋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
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郡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
開元中宇文融奏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
下招攜戶口檢責不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
相融堅執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
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頃之所
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
今以為譏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
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
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
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

下赤子自此無事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稼穡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其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脩便當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浪人皆以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雖大一害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顧直更無酬勞長役雖有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鄉縣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

盛觀陛下試慮及此豈不惜哉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兩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苦先去而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役不過三日三日之顧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歲月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錢，糧草未嘗不
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
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欵日，議論
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
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
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
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
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
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計口之弊，無里正催驅之
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
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
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

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
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臣，
皆觀望懷愈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
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
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
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致
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
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
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
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
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
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官買是物，必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
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
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
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
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
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
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
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
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
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
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

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
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
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
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
則知所以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
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弒
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
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
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

河湟。力殫於寇盜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

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非朝廷之

福。亦非陛下所願也。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急用其說。

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皆必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之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

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
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救之。如
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
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
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
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
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
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
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
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
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
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

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至計歷觀秦
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
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
行臺諫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
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
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
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而養貓以
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
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
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
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

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
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
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
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
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
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
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
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
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
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

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
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坐者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
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
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
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
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
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
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
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
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
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
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

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
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
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
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
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與逮所以然之
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
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
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
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
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
伏待罪憂恐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七

治道

宋神宗熙寧四年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
書曰臣聞之書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成湯之德曰
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而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
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為秦漢以
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
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
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
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
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
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
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
聖明近者故相藩鎮侍從紛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奉其
所與辯交唱和素重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
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
不自解說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避焚灼惟恐不
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
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涣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
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求
悟而輕發何哉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
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
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

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峯事。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擧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新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

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諸生皆抱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爲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虞翼吏卒贓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皆類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適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

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徒義修德。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鎭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充復留。而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失。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軾又上策略五。其一曰。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豈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

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擧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擧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復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至於終。旣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

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
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
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
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
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
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
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
之禍而咨嗟怨讟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
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
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虞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
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
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

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
不可測者矣其語言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
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
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
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
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
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
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
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
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
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
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

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爲則
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
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獨以人主自斷而欲
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其二曰天下無事久矣以天
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
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守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
用二三大臣而天下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
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
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尚可以自完自完不暇尚可以有
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
不失其所以爲國是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
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爲應接之

不暇獨爲執事者不深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
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啖二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
悔也而議者方將課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竊
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
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
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吾千萬之足云哉今若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
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
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否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
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遽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
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
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
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

下之勤。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致於紛紜。今者嘗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鄉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敗。夫聖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而損債因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絶於吳府。常竊怪其以蕞爾之國。殘敗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貢獻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成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固已在其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蕞爾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二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交征。而行人之職爲難日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漢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得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泯泯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惟所欲爲。將無不可者。其三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

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所未善。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嚮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取。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讎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親暱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傑。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然以速天下之亂。晁錯之事。斯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沈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

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其四曰。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踴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驅驟之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勢。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鳥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

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己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己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猶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

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也。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孟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

子思所授以中庸者。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其五曰。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爲之以區區之名推之以不足恃之勢。況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

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憂。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寘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歲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

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觀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矣。天下之心既去而悵悵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

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後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

皆嘗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勌。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愧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曰。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斯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

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

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苟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力而排之，一事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懼，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

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且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諸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以次第其表，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

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於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雖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得自奮厲鋒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其三曰：汰冗散。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

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至深，而手之所素聽於心者至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之於天府，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

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議唐之弊者，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從，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失有司。王猛之治秦，事事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雄，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而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

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

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屬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習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効。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之。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

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唐史賤吏為卿重之塗。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盈几。交手其前。拱手而待命者已相踊于其庭。得詞而未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是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勢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

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于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

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折。而其事不行。夫事不可以而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

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貪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其人曰：無過舉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

[illegible]人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民，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甘於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進退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

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皆不可以遷擢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絶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絶此三者之謂也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之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

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贊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

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還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

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

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
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
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
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
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
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
欲敎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
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
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
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
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
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
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
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
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
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
子繼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
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
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
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
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
夫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

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
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
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
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
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
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
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
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待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
平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
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
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
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

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
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
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澮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
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夫之家。以九州言之。則是
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
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
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
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
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
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
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

不均其弊有一。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一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讟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

忘其鄉。昔漢之時。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官者。皆徙荊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知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户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

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户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且其爲奸。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

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亦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奸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亦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

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已而欲存者皆以責均矣。今有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且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稽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幅巾中，是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敎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旣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逸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

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敎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敎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之所謂可畏者，必

豪俠大盜。以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illegible]相率而剽奪者皆竊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

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義。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以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堯舜亦如此

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夷狄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專。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

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

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
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
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
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
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
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
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
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
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
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
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
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

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
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
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
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
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
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
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
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
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
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
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
又使一人爲之牧長。牧長既立。而馬益瘦。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

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可
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
乎少息也。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
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
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
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
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
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
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
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
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

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
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
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
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
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
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
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
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
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
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
矣。然其故基餘孼。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
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

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西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鰍蚖之所蟠牛羊

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畏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至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京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

之以實究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
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
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
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
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
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豪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
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
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
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
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
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
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

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
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
足以審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而人人足以自
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至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
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
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
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
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
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
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
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
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

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
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卒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
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恃以生也
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
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
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眾而見屠於數千之兵
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
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
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
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
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
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

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
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
以往民之欲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
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
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
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
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
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
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
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
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
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

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則緩急可以無憂矣。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怪蟲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大勇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為之先，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策斷曰：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為書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具，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

由亡之門而塞之，則生子今可以不虞。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一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艱。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限而求者無厭，以有限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戰顧今之所以戢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

疑猶豫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救，則其所以爲賂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賂，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者，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

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

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爲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區區焉惡戰而勞遣使，敵國知吾之所畏，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興師，則鼓譟爲緒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

賊之尹吳是脇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敵其徒而已。高祖之取項籍
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甚
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
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
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
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
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
西戎之大略。今夫鄭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
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
以鄭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
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
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
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
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
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
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急則
相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
而不用其所長，役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
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
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
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
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
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
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

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
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
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
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
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其居者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
已。今河西之戎，亦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使莫若分兵，使其十
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
十二而五出，則吾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
兵焉，則眾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
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
所以狃陳。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
此者也。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所
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
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
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
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
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
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
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
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
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
不相救，此其所以理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
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

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伐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闢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二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豈安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想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雖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程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元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募之附

緣漠之陲平，皆以海祖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損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竊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徙之恥。宜其有惋悵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諸老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益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爲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軾又上奏曰：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爲盜不謹，民無所

措手足。唐及五代。上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執其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害。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擿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以詳於小。必略於大。其大姦若眞實。必昧。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方流亡。遠郡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均貨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重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費。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獲。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粮。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而西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郡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八

治道

宋神宗熙寧六年。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利州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呂陶山上封事曰。臣伏覩今年四月四日詔書。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臣伏念聖明憂勤消復之詔。未形於天下。殆將十年矣。一日天下騰聞詔旨。盡充舜禹湯所以求治之意。非若漢唐舉故事求空言而已。天衷一啟。物情易感。四海內外。莫不稱慶。恭惟皇帝陛下。以盛年聰明之資。承累世太平之會。固宜優游安逸。縱心所爲。以享帝王奉養之樂。乃躬自菲薄。而勤於聽斷。考名實。振綱紀。羣臣之邪正。勤慮萬機之得失本末。一出聰聽。靡有欺隱。且累歲豐稔。生民休息。永比聖德希闊無有。然去秋以來。四方亢旱。遠近羣望。靡有休應。雖天人之際。隱於茫昧。而報應之速。有若影響。自陛下避正殿。減常膳。而諸道雨澤閒有得者。詔書之下。未數日間。京師輔郡。稍稍沾足。臣乃知三才之位雖不同。然其本皆一氣也。故其神明精誠。舉動感應。曾不容隱。聖人推端於天。而未盡於人。要之。通三極之道而已矣。易有象。書有驗。詩有戒。禮有制。春秋有法。大抵以脩政教。順陰陽爲本。今陛下以一旱之故。即推之於天。而求盡若豈問於疎遠卑賤之言哉。臣所以不避誅戮。輒進狂瞽。思有補於聖朝萬分之一也。臣竊以災異之起。天之所以警戒人君也。與夫人臣諄諄而規諫者無異。故每至而屢告焉。近年四方郡國。地動水溢。非大變故。尚可寬緩。而太華之崩。潰裂傾倒。殊可驚駭。而陛下恬然不以爲慮。大臣傲然不以爲憂。但即山致祭而已。臣竊觀自古荒旱之及。止有方所。未若今遍諸路。歷三時爲害之遠也。意者國家方講富強之術。而財用之本。莫不出於民。非

極罕大數。不足以動陛下之心耶。陛下釋然開悟，惕然悔省，舍常數之說，論謹蠹承之弊，然足以慰民望，當天心。臣夙夜為朝廷憂，而所望於陛下者，不過如此而已。復何言哉。然臣竊恐事有習熟而以為當然，弊有更始而失於過正者。望陛下方責揚推務，不肯與陛下慮其遠，極其微而遺之也。臣謹略細故，為陛下班班取大體可言者數事以獻。願陛下留神而省察焉。一曰平罪戾以安人情。臣伏見新法之始，故老大臣猶以為言，況州縣之吏，與凡在官者，或期會差於頃刻，或意旨異於見聞，蓋不切推究，而本非阻難，一旦竄黜，以警其餘。或中以他事，遂成痼廢，或累經渙澤，而未復職任。一夫呼嗟，且遁為斁沮，況犯時之忌，遂累重法，銜冤痛訴者，將終身者，非特一人而已。又況其下由諸監司，雖重得罪，未知其由，流離道途，將轉溝壑者，未可遽數，度之人情，有足悲者。始設推以齊事，今已事而猶橫，無乃為陛

下聖仁之累乎。二曰重名器以成治道。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新法制以舉庶事，擢神武以威四夷，深宣委候具試數事，均於職任，則超次以起，擢阻於適累，劇業職而躐用，或止於少年而未可達，或徒有虛譽而本無長才，或疊竊於弘夫而付以將領之權，或容斜於斗筲而寄以錢穀之任。是由圖欲速之動，開易進之門，倒有爭趨，貪冒無恥，諂諛阿附，以訓子弟，奸險諛詐，遂成風俗。雖照臨之下，間或不容，而進任之間，猶有存者。書曰治亂在庶官，未有邪正雜處，選任失當，而能致治者也。今使倖路起，品序淆亂，豈不為陛下天官之累乎。三曰正學校以厚風化。臣伏見京師廣學舍，增生員，置經義所循班官屬以養天下之士，訓導實有無所不至。世謂三代文物之盛，不過於此。獨臣以為沿虞而失實，病以周制教賢能而賓興之，皆屬地官鄉大夫之職，雖國有學，止以教道胄子而已。至漢以六經殘缺，始

置博士弟子員於京師，然士亦多起畎畝。及其末也，太學生員至有三萬餘人，於治亂何有。古之養士也，未嘗養其心，既正養其材，既成養其用，未聞於數千里之遠，招致而飲食之，使之日夜相與綴緝聲病，浮淺闒雜，然如釋老之聚其徒而為養也。昔陽城為司業，而太學諸生辭歸養親者過半。今四方之士，捨父母，去鄉里，累得歸口，至集於都下，未嘗五六千人。見日馳騖，求伺於公卿之門，紛紜爭不本一鄉之法。不知三物之教，不窮六藝之原，本不見歷代之興廢，惟誦新義，習舊老經，增至萬員，廣成十舍，適不足以通達治體，教不足以化成人文。徒職榮寵，以風敦人才而已。臣又以為仲尼不言六經之義，亦定也，弟使學者求之而得，養之而日新，不出於仁義之大方，則其亦可通也。何必諄諄相喻，定為定說，以分限人之精性，使之必歸於我哉。臣恐沿虞而失實，亡日益甚，陛下養賢之累也。四

曰復言議以廣言路。臣伏見數年以來，臺官以言新法等事，而貶降者近數十人，若將遂廢而不用。朝廷設此職以待言者，欲其敢言，雖今反罪其言，致天下不能無疑也。且士大夫至精之選莫若臺諫，博聘碩德，摩重方正，始可居此職。是數十人者，雖未必盡然，然其未也以公議，其亦無大過，當其得事，稱言豈憚嫌怨。一日失勢，使奔走偷伏於眾人之下，若欲摧恥以快餘議，聖朝人物之盛，如數子者，亢斗一二無所多讓，所惜者朝廷之舉動爾。昔唐高宗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以動忤得罪，天下不聞直言者二十餘年。今言者顧望畏縮而不敢言者數年矣。前日或聞御史裏行黃廉言市易事，搢紳之士以為鳳鳴朝陽，尋即報罷。且市易果便耶，廉之言果非果是耶非耶。市易果便，廉之言果非，尚當嘉其守正，稍示優借，以廣言路。況其便與不便，是與非，皆未定也。然則隱默苟容，於進取而

史084 526

崇飾時變者乃為稱職，豈不為陛下聽納之累乎。五曰復常平以前法令。臣竊以青苗之法，本以抑兼并賙窮困，朝廷患民之意，何所不可。而宣諭觀繹者數年，今法制已定，論議已息，臣猶冒萬死以言者，誠不知變，第恐無益於賑貸，徒煩於督責，所害者國家之大體爾。試請諸者既衆，則無不便之理，然未嘗知浮浪之人，與夫不能自書者，持片紙投見錯弓且於目前，姦欺於限外，今皆指數以填舊額，求私債以償公息，自此之後，官有常得，民有常費，不幸而少歉，則責者至於後世而得者弁安之矣。此非所謂賙窮困者也。今貸貸之家未嘗有前日，何則？蓋青苗之法，與期雖遠，然過限有罪，責之之民無所貸，何不免寄性命於富商大賈之門，其取之尤急，則倍利愈多，此非所謂抑兼并者也。又郡縣之治，主風教乎，獄訟禁盜賊均賦役，今皆置而不問，日夜惟驅徒事於青苗出納簿書細故之間，無復少暇專意為

立見侍羅者相繼。雖朝廷遣使風厲州縣，亦不過謹獄訟察擾捉期會而已。非國家大政，非天下急務，猶趨而力行之，此古人所謂貪服人之口者爾，豈不為陛下宜民之累乎。六曰罷兵戍以厚邦本。臣伏見湖南熙河用兵以來，建議開邊之士，蠹蠢相繼而起，其謀究利害，有以當聖心者，未過以夷狄微撫之過，使嘆猶猾邊民，然聊且當為中國之所有者，殆雖異土邦封，並芥人命，貪賞貿亂，君臣宵旰而不知悔也。且天下之至難處者兵也。今以古之曰恐兵之禍自此始矣。王者之師以仁義動，末世以功名舉，昔吾之繫縑紱之還籌起而應之，其義在於禦暴安民而已。建武開元之君，鋭於以為兵，以遂夷狄。遣檄一發，而入物精官出貸，除罪轉漕，假貸繼樽，此耗置占籍，均輸平準，和糴率貸，度僧造錢，嘗常增稅，青苗開闔，付示等益，銅錫之名百出，卒不能佐用度，雖拊痛於末年，終不免流禍後世子

孫患也。然度當時所得，未過數幅空地圖而已。臣嘗計熙河漢洞之賦，在漢唐百分之一，而費已不貲，況將盡而有之哉。當陜西無事，川峽上供，物無慮數百萬，悉皆於中帑以供天子用度，慶曆寶元用兵之後，以為河東關右截留，漸漸未足，常仰給於度支矣。況今重有熙河一路，一年興之費哉。近日洮西之警，至有得失，正如關博之勝，方臨目盛，衆以決勝負，雖親信在傍，勢不可解。臣竊恐熏虐見戰為陛下太平之累也。臣愚不曉世務，復久宦遠方，未習國家之典，故不知廟堂之謀議，但私於士論而求之物情，是非不疑，利害可見如此。為陛下所累者六，雖年穀豐登，嘉瑞薦臻，猶可以正其流，塞其源，以銷未然之患，況天變昭昭於上，人言藉藉於下，宰執捨此而不為之處哉。今若以罪戾為慮，則臣伏願陛下詔令日以前以新法事得罪者，許自陳述，為興置一司看詳，不問重輕，一切除放，如此則人情可

安也。以名器為憂，則臣伏願陛下慎重爵賞，澄汰倫僥，命雜之路，不足以陞事，據給之對，不足以議政，尚有老成，以共大事，措抑文華，以求實効，於察之任，必考其素，侍從之列，必觀其守，以主領一得事，加一職名，非其人無以服衆矣。其實無以勸善，更相為引，先塞於時論，請別除授，必歸於寂默，如此則治道可成也。以學校為慮，則臣伏願陛下詔限太學生員，以五百人為額，本貫非開封府轄郡與命官子弟，未得入學，親外舉人，遣還鄉里，罷講經義官屬，職尚直講員數，又詔天下解義，各以進士之所自得大義，優長文辭，淳當者為合格，不得以向背新義而去取之也，至於武之極則畏去之，弊則無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宜廢二學，以塞其本。如此則風俗可淳也。以臺諫為慮，則臣伏願陛下新擇議明以稱侍從，書諫以言而得罪與無名而除職者，度其才而用之，以勵公卿之節，以慰朝野之望，觀其既去而

無憾。然而有守。若起而助陛下為治。當有過人者。何必紛紛求舉
緣附託易進之人於外哉。如此則言路可廣也。以青苗為虞。則臣伏
願陛下詔有司取宗平舊制而稍增損之。其餘煩碎條約。一皆罷去。
如此則法令可省也。以兵戍為慮。則臣伏願陛下韜戢出塞之師。常
為備邊之策。少休士馬。陰計財用。以十年為期。俟勇者奮而鋒若決。
然後一舉而復幽燕之地。彼戶口之衆。租賦之廣。敵皆已久。日夜思
漢。我韜得而蓄之。視西南區區汗漫馬籠犬與豺狼搏柱命於
荊棘間。以求一肉之快者遠甚。如此則邦本可厚也。至於既有其名
未知其實。可行於今而不計其後。與夫緣陛下所問者五。緣臣所言
者六。而記念無以宜於世者。臣愚未能盡其說。必有博識之士為陛
下言之矣。臣愚不知五行之說。嘗頗窺劉向以降諸儒妄指意人事。以
傳會天變。而失於洪範皇極之義。故臣不敢即事所契驗而不疑。以

歎同陛下。然臣嘗讀易至否泰之際。治亂安危。其無邇焉。聖朝升平
百餘年。蓋古未有。至陛下履泰。而益有豐而愈光。更革建制。將期
於盡。雖然。義成輔相之道。貴於適中。其適也。等歸於否而已矣。臣願
陛下慎始而慮終。使平而不陂。往而不復。則天下之幸。亦萬世之福
也。昔漢文帝唐太宗。恩恕仁明主也。賈誼劉洎。辯論切直。往往責君
之難。二主者雖明譽其直道。而陰附其好。遂其卒也。賈誼以他事廢。
劉洎以無罪誅。嗚呼。言之難也。如此臣才微而言拙。住下而遠孤。徒
有劉賈愛君憂國之心。獨表懇誠以干天聽。不顧犯陛下之威。觸大
臣之權。伏惟陛下裁察。若赦其身而用其言。則雖死無恨。臣不任拳
拳激切之至。
九年。司枝當獨上疏曰。臣近嘗同拜謝章疏。敘略具南事附奏。伏計
恩覽。尋達天聽。竊惡大擾。即已寬歸。然王師遠行。必諸帝代水陸兵
運。威德兼施。若夫討禦之方。得失之際。則非臣庸之所預知也。伏望
陛下嚴詔郭逵等。俟至二廣。熟計攻守利害。速具奏聞。可往則往。如
不可往。則令別圖去就。以全王師之重。海嶠阻遠。難責其固必也。
臣又竊聞秦隴之外。數年用兵。越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
境。開拓斂穡。誠為國朝異事。是充史冊也。然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
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又皆主事者公為欺罔。不以實
數上奏。致陛下無由得聞而進止也。今既成立部分。建置官屬。屯兵
守禦。各有定制。則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以供贍一路。自能取足。不
假外求。然後可為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則向者人命。不為枉殺。
財用不為虛費也。今何緣兵役。唯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
內支撥糧草。增添轉運。道路輔齊走。不絕於道。滔滔而書尚云不足。一
二年春。又云微中采麥。每斛計錢四五百文。賤亦不減三百以上。公

私皇皇。汲汲日憂不逮。若常如此。則不唯枉殺虛費。而又自此國家
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司俱困。得之何用。況復
西之用。即今上下府庫。已甚事窮。實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殺還無
所見。俾公忠臣寮。不與其時用事人為黨者。往彼案視土地。可耕者
所收物斛多少。用者。人情可安否。久遠可守否。俾得其實。然後委二府
會議。考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當行。考按宣務竭力勞費。臣謂未等
之家。有千金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況陛下為天下之計哉。惟陛下深
切留意也。唐宣宗時。收方尔留自據十數州內附。宋嘗少加攻取。既
而供饋闕乏。終却叛去。唐亦不復顧藉。更乞略賜檢釋。亦可以為證
矣。臣又竊聞代北之地。虜人妄有爭占。慮在先。穀粢無義理。朝廷以
其倔強難制。未欲盡與。此議傳播甚盛。然終未知虛的。萬一是的。則
聞者莫不憂駭。何哉。蓋虜伏貪婪。後患猶大。彼以我專事甚明由。且

宜以理辨析。未易可許。昔趙王欲賂強秦六城。而虞卿不從。東胡欲求匈奴甌脫。而冒頓弗與。觀其前冊。足爲龜鑑。願陛下取此二說。以今難事反覆參校。始末輕重。與二府議定。使銖利害參稟而後行。此須特出宸斷也。臣又竊聞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條目甚多。陛下近已深見爲害。但屢慘隱忍。未即更張。此誠大得爲君之道。從容優裕而不欲迫急也。然所謂爲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則豈尚容舒緩哉。處今事勢。正如解倒垂之急。唯恐解之不速也。亦如人之感疾疢。深則難愈。未之更毒。蓋深則難補。惟陛下所見害事既明。革廢已著。宜早圖之。必無太早之失。更或稍緩。則遂成疾疢。蓋深慮朝廷互難莫抗矣。況天下不以賢愚。共知陛下始欲講求大治。足邁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爲人所誤。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實非陛下之失。唯是衆口共責爲謀者。恨不食其肉焉。今聖情既已

問。特能知其非。而猶隱忍護惜。不速更張。却恐遂玷聖德也。臣更願陛下於左右臣僚中。不以職位高下。常視其反覆狡獪者疎之。純良方正者與之。反覆狡獪者。雖有才辯可喜人。其如自取名位。反援引親舊。結成朋黨。互相保庇。牢固不可破。如此之類者。豈可置之左右而任之以事乎。蓋本無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必無忠蓋。稽實要旨。乃心於國家也。純良方正者。才辯識有不及狡獪之人。然其心不二。特守堅篤。中立不倚。傍無朋比。用之則直道而進。捨之則奉身而退。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忠義之節。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貪求多福。如此等人。縱無異謀。必能爲國家立事。假有未能立事者。亦不爲害。宮中陛下臨御既久。當盡照見。間難上逃聖鑑。此尤宜常掛宸念。恐非須臾可忽也。緣謂用一二善人。則展轉援致連茹而進。分布中外。天爲朝廷之慶。卒難救整。唐文宗所謂破河北賊易。破朝廷朋黨難者。正謂此也。天子總職。事唯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切乞諡之。臣狂瞽之說。有愛君憂國之心。固無他志。伏乞俯賜聽納。早賜裁處。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元豐六年。富弼疾。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變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垂採納。去年徐禧之敗。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宜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

陛下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耶。

神宗時。知諫院范純仁奏乞任群臣。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决庶政。日煩聖慮。宵旰之勤。群下但尸素之責。君勞臣逸。顛倒衣裳。與天地不言而成。彰聖人無爲之治。又況人主號令。當務簡而必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無誤。當職者得以糾繩。此上意司事間。論言爲臣者。難必無謬。行之既久。豈少損多。蓋天尊居高。領其要。卑者當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盡心謹職。皆各知事者有司之職也。經國治民。進賢任官者。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而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上煩而勢褻。故易稱黃帝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舜曰。無爲而治者。大唯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足皆簡以御大。無爲之明效也。惟聖心稽而行之。

易若反掌。伏惟陛下察虞舜責成之戒。取老氏清淨之言。潛晦聰明
頤養聖意。擇宰司而委以萬務。慎庶長而責其成功。廣聽納以導群
情。察通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之。然多士肆得竭其思智效力。
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
純仁又奏乞清心簡事尊德委賢。狀曰。臣伏見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
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太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
者難當馳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
道不馳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
進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鼂錯
受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大興。宋襄公急於求覇。以致喪師。唐文宗
切於除毒而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王之龜鑑也。故帝王
之圖治。必在顯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

大。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知。無象無爲而天下自安
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稱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聖人之治以無
爲而成也。又稱孔子曰。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必。無適無莫
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感也。故水止則方能鑑物。心靜
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略自任。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就。必
爲憸佞所乘。逆合之人。則以才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沮誹見疑。以
毁誹被疑。則不暇察其忠。以合意爲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
辨。賞罰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頓危者
多矣。此果於興作之害也。孔子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害可懼也。陛下聰
明仁孝。備己篤恭。皆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
乃雜五覇之爲。豈唯徒勞睿思。實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清心簡事。
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爲大方。以富國強兵爲末務。覆之如天。容之
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並美。唐虞比隆。使
後世歌頌無窮。在陛下留神而已。
時王安石用事。參知政事。諸人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
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批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
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
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
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

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
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翰林學士張方平上言曰。陛下即阼以來。顧諟天之明命。慮而後言。
議而後動。欲以身先而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淸明。中外
觀聽。朝廷風體。所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學風俗義。教化禮與刑。正
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
令未見有可以厭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惡相攻。議論紛
紜。斥免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
臺官以糾邪慝。繩愆違。備朝倫。諫官以拾遺補闕。規君過。歷代具員
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下。察納無擇。先帝英明。健特令出惟行。陛下
秖通威寵。以端治本。正逼正直。在執厥中。所言是非。事固當無大而
必使所言非事。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無私覆

日月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今朝廷之大弊，政事所以
因循，人情所以不肅。上下避煩言、恤形迹、事小嫌、廢大體。名曰公道，
其實徇私；名曰愼重，其實苟且。以此爲適治之路，是猶北轅而之越
也。伏願陛下廓大明，恢遠度，有以率勵群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
共成雅俗。如此則君體以尊，人倫以叙，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
康。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通矣。
爲近禰。
蔣之奇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
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頎之。曰斜封墨勅，豈有至於
近習之弊。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下何憂不治。
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奏曰：陛下懲苟簡之教，博事功之廢，救衰失

奏議卷之二十八　十二

興水利，開遠境，逆出法度，付之有司。使卑紹婦出來，遺義其始末條
而其發達，緣人附託，急功趨利，貪功並賞。誤陛下事多矣。求且言爲陛
下興水利者也。如異時開南京白溝河，所役工數百萬，而爲之死者
數千百人。一州府庫皆至空竭，終以無可成罷之。如京師開丁字河，
其言利者皆以爲無窮者也。以其利無窮，故國家亦輕舉而成之。
暨成今二年矣。陛下試使人察之，其利何在也。如漕川司所役日三
千人，日給錢三十，以歲計之，至積至百十萬；以月計之，金積至三千
緡。其他物至糜祿衣賜一，未論也。其利害則陛下嘗自試之久矣。司
農言爲陛下養民者也。如爲方田手實，海內爲之騷然，耗終不能均。
如異時以布衣爲使，教種稻田，置農器，立農舍，紛紛數年，旋以罷廢
矣。如兩安撫司募人歸京東教鬻者數十戶，而道路流離凍餓以死
者幾盡焉。而學士大夫指王安石事撥空名以盜實利，故上有不貴

之費，而下無耕久之計。民有無窮之害，而官取甚優之賞。古今豈有
此理。凡臣所陳，皆陛下耳目所及也。而爲蔽護如此。推至於所不及，
豈有不勝言者矣。以此知事之不可易也。方舜禹之盛，相與有爲於
上，固無遺策矣。而所以相戒，亦曰愼乃憲，欽哉。則興事之
難，非獨今也。蓋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則不能無事。而其動隨而不先，
故與四時相先後而不違。其法應而不倡，故與萬物相酬酢而不匱。
其功緩而不迫，故與萬物相終始而無盡。夫豈害有爲哉。子曰：因所
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不亦勞而不怨乎。今之
事雖勞之不能無怨，而所費不足爲惠矣。惟陛下加察焉。
汝礪又奏曰：臣聞天下之法，作制之難，而變之亦難。非變之難，而嘗
於理之爲難。蓋有爲者嘗始於勤而卒於怠。方其乘可爲之勢，而內
有喜誕相之心。在彼惟知所言，有所言皆行之；在我惟知所行，有

奏議卷之二十八　十三

所行皆直爲。及其久也，或已爲而無狀，或已行而有弊，而後兩之言
入。先疑之說進，而心怵然爲戒，爲之回顧，爲之躊躇不進，而言之至
誠之心解矣。惟其所養育之人材與所感動之風俗，已如是。舍所以
貸勞而成之者，又如是。彼衆之所嘆息已著之前，功敗事之則遂疑
未然之衆動，此改變之所難也。夫理有是非，故客有取捨；事有利害，
故客有損益。然知其爲是非利害，而不知其所以爲是非利害，則雖
以爲是而非固已緣之，雖以爲利而害固已隨之。陛下造事議法，多
古人之深意，而小人不能奉承明詔，急於功利，知改爲幾十年，而事
功未至成就，而使陛下有疑焉。如罷河防司，歸都水監；罷帳司，歸提
舉司。未幾皆復爲之。於此有以窺陛下矣。臣願陛下詳爲無愆慮，
不可以不前定；不兩定，則後令不可以數易。數易之則輕。蓋今天下
之勢，如大厦之已構矣。其爲門闈宮室之類，其爲高下廣狹之制，其

方員象天地。其內外法陰陽。其晦明象日月。蓋已成矣。而材木備學
未完。踈風淩雨。盃至而衆之。而居者不安焉。爲臣民將易棟楹杗桷
之傾邪撓折者。補堂塗壁之缺闕者。飾丹艧之未圭者。於已壞者
脩於已完者加固。如此。則益善矣。使不顧其已然。而欲以一日之力
盡革出而鼎新之。臣恐且成者復壞。欲爲者未知。邦家之事亦然。臣
願陛下加愼焉。然臣所論興事。非欲爲事卒於不可興也。欲加詳而已。
所論變法。非爲法卒於不可變也。欲加愼而已。然以一人之言而興
之。而不計其爲害。終以一人之言而廢之。而不存其爲利。物必有受
其弊者矣。左右皆曰可爲。未可也。諸大夫皆曰可爲。未可也。國人皆
曰可爲。然後察之。見可爲焉。然後爲之。左右皆曰可廢。未可也。諸大
夫皆曰可廢。未可也。國人皆曰可廢。然後察之。見可廢焉。然後廢之。
夫所廢興者與衆共之。雖更萬世之久。盡天下議論不可奪矣。何則

其理同因也。盡天下之事非爲其理而已。苟備其理。何所爲而不得
邪。惟陛下裁幸。
汝礪又奏曰。昔先王之爲國也。其所以總領而維持之者。可謂備矣。
九州四海之遠。爲君者一人而已。以爲不足也。則分天下之土。爲公
侯伯子男。凡五等。猶以爲不足也。則列天下之國。爲屬長連帥卒正
者凡七等。猶以爲不足也。則并諸侯之國而爲之伯者二人。上下相
維若網之在綱。而天下總萬國之遠。制於一堂之上。諸侯職爲猶有
又聽辭令脩法度。書指之應。皆其有不率。則其長得而治之。然又以
爲未足也。於是有巡守焉。至於其所向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
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而有刑有罰有削有貴。此諸侯所以謹度而民
莫不安也。自後國之衰。甲土之言不及此矣。今天下縣有令。郡有守。

列郡有提刑有轉運有發運。所治者財穀而已。於民事有不與也。有
安撫鈐轄有總管經略。所制者兵而已。而民事或不與也。夫古之侯
國其德之所以相長者如此之衆。而今之郡縣。所以總領者如此之
約。而任之未必當責之。未必久。此無怪乎天下之未治也。臣欲乞曰
令之所謂安撫鈐轄。而以重臣任之。稍并衆任。使職司皆得以號稱
而一道之利害無不責皆得以安撫領使。如古之州伯也。三歲遣近臣
出使以盡民間之禍福利害。而察百官之賢智愚不肖。使如古之巡
守也。如此。則遠近內外無有不安者矣。
全君卿奏曰。臣竊嘗考古之道。觀今之宜。切於治要者。莫若節冗費。
使國用充足。而民力有餘。謹法令。使下必奉行。而無姑息苟且之弊。
敦風教。勵名節。使人知廉恥。而無澆競之俗。朝廷固當留意於斯。而
言事之人未能別白指陳。使可施行。殆亦無益之空言而已。伏惟皇帝

陛下。天資仁知。宵旰勵精。詢謀臣工。以圖至治。誠有大過時對之誌
舜甚任循皆優容之。微臣故敢吐忠獻愚。條上三策。幾陛下賜臣須
臾之暇。使得口陳。以畢盡其意。然後乞賜對揚。觀其如行。臣不勝幸
甚。仰鑑家族。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一事。臣前所謂節冗費使國用充足。而民有餘力者。臣且粗陳其
一。每歲可減冗費數百萬貫。竊聞天下州軍招置廂軍人數多
少不等。每歲增耗無有定額。治平間總五十一萬人。臣嘗籌之。
以廂軍諸處則例參以軍分上下約度。除拂軍例物賞給外。所
支錢糧衣賜等物。每一名約歲費緡錢三十七貫已來。且以五
十一萬人約之。歲費錢一千八百八十七萬貫。自明道已來。兼
十年間每歲之數。亦有上於四十三萬人。已來嘉祐中只有四
十五萬人。向時天下漕運占役之處亦無闕事。今其數既多。歲

月糜錢庫廩不得不空。以至諸州支傾綱運及見工錢之費亦
無所減。制詔謂賦入日增而國用日虧蓋莫不由此也。臣又聞
皇祐中置司減省冗費。治平間宣勅亦以兵冗之故戒敕官司
不得妄有占役。朝廷卹費省民之意未爲不至矣。臣今愚見欲
乞在京特置官司及遣使與諸州軍例合占役差用廂軍人數。
立定常額。且以州府軍監大小或通江河或居衝要。以綱運多
少縣鎭倉場及官司占役等處裁定人數。然後以多補少移於
闕人州軍。選不任役使虛食糧賜者減放。旋闕中在京諸司庫官
司吏將諸州人數參詳損益。大率以仁宗朝已來四十餘年廂
軍人數約度取其中數裁定逐州常額。今後須是額數闕今方
得招填。臣愚試約度且以四十四萬人爲額。可減放七萬人。每
歲且減費緡錢二百五十九萬貫。其所減招軍例物又不下六
十餘萬貫。臣竊以向來西北邊胡之費數之。可減其數三倍。朝
廷方欲富國息民。宜無遠此策。臣昨守任邊州雄州日。嘗見逐
州牢城兵士不下五七百人。諸州類多如此。皆占闕役主豈毒
可戢哉。臣守任滄州日。本州所管過犯軍七百餘人。况傍瀕山
郡此類衆多。或因飢饉亦不可不慮。臣欲乞今後諸州有過犯
配軍滿百人。即仰聞奏乞權住配。朝廷亦當有指揮委監司體
量配軍。罪犯輕者聞奏。經年歲間得減放還鄉者百無一二。臣
欲乞指揮雖因罪犯本非巨蠹。自配充軍二十年而年六十五
已上者。可盡行減放。其逃亡及因差役久不歸營未曾開閣請
受實請錢糧其數極多。乞因此根磨。仍令都監司及糧料官司
嘗切關防。免致虛破廩食。更乞嚴行條約。諸州有招小弱疲瘵之
人充數。今後亦乞重行約束。令諸路監司嘗切點檢。比來向南

州軍抽差軍人往諸處工役。未幾放還其死亡已過半。臣竊計
廢弱軍人歲月間糜耗廩食。以丁壯一時之役較之。所費既少。
而用力倍多。欲乞今後有得朝旨興修河防之類。令優與工直。
應召丁夫充役。如必要抽差廂軍亦須揀選堪役之人。相兼丁
夫役使。又西北沿邊州軍設有不堪征役之人。尤難餽給。候諸
處減定。然後相度量與裁損。其禁軍亦乞特賜裁酌。臣未敢悉
條其事。恐煩聖覽。如朝廷以臣言爲然。乞命大臣置司行遣。令
臣得參預其議。然後別開陳條件奏請施行。必收此策完責自
請。庫廩封貯民有餘財。可翹足而待也。
二事。臣前所謂謹法令使下必奉行而無苟且姑息之弊者。臣竊
聞朝廷命令之出。非不丁寧戒敕。然州縣之吏或多因循。其名
雖曰行下。鮮能收其實者。向來朝廷頒降條貫。州縣吏甚有因
循去處。臣不敢悉數。又如赦勅內合頒行條件。往往經歷官司
逾年不能結絕。使上之德澤壅而不流。此蓋官吏奉法不謹之
故也。制詔謂州縣之官謀空文而尸素者衆。謂此也。臣欲乞申
敕有司。今後宣勅指揮州縣施行。除程限外經半年不奉承及
赦勅內合行條件。一年內不盡遵行結絕者。委監司按舉或言
事之官彈劾以聞。當職官吏重行黜責。不在去官原赦之限。又
軍中教閱之法。朝廷之所留意。臣昨守任邊州。見諸處武臣全
不以此爲意。皆云督促教閱便致生事。姑息之弊以至於此。而
欲精兵銳卒緩急應用不可得也。臣還欲乞更賜約束。令監司
點檢武臣課績。別以一項明述教閱精否爲殿最而黜陟之。如
此則州縣之吏軍旅之政。皆知奉法舉職而無姑息苟且之弊
也。

三事臣前所謂敦風俗礪名節使人知廉恥而無澆競之俗者臣
竊見比來士人往往有不顧名節澆薄日甚設以知此等人爲
州縣長吏而欲民知廉恥息爭心不可得也此蓋士人學無本
原又取士之法難求行實之故古者取士先以鄉里孝悌之行
今貢士既多其間得無浮濫雖有縣令保明之法然不過取資
於村耆坊正之言又不選之徒罰相爲保而縣令且非久任難
以盡責其保臣今欲乞每遇科場發解後令知州通判察其
行述其得解舉人中不以解名高下有經術履行爲鄉里所推
高者特與推別保明聞奏如擢科第乞與升甲名或守選者與
免選陰注其間却有不行止及有虧孝悌不爲鄉里所稱者許
明其事迹彈舉其人雖已及第亦未得理選限俟來却從改過
自勵候有本貢知州通判縣令職事官一員同罪保奏方與理

選限差注如此行之每次科場稍舉業其一二自然相率皆脩
行檢也又因庠序士之關風教所自出欲乞置五經博士傳以
小經令學者各授一經諸州學者亦皆倣此各專經術每遇科
試三策中將一策問其所學經義所貴學有本源而經明行脩
之士出矣臣又聞新近開薦舉之路惟務得人不專門閥今後
臣僚每歲保薦人數有全不及孤寒者許言事之官彈劾以聞
臣又聞詔百官轉對本求民間利病其間有專以愛憎攻訐者
頗傷刻薄朝廷近行黜責措伏群聽欲乞更明降詔書戒敕百
僚使知寬大之意制詔請變風俗之澆訛臣敢以此爲獻臣之
淺聞姑陳其一二庶幾士重名節民知廉恥而成美之俗也
右謹具如前臣人賤言鄙未足以上副詔書丁寧恂勤之意惟陛下
赦臣淺陋流瀆天聽之罪臣不勝幸甚

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
見上自中外臣僚下至田夫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
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今謹擇衆
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
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并之權而濟貧人緩急
之求貸不與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
公家之貸其實與私家之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
通別無催法今歲不取而民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
槀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
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
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

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衆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
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竭而後已朝廷雖設法度以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
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
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
其有無各職其役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
得雇人人各效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
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責田宅伐桑柘鬻牛馬
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
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
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

物皆賤而惟穀最貴。欲民之無貪。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日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力實難堪。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至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顚倒失宜。已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因結伍保以寓軍。今朝廷善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保伍。則用爲戶長里正。於河防。則用爲河兵弓手。一人二役。是爲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河兵弓手也。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因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費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兩衆群叢。故制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論兵。使民賣細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買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恐。於民之患害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而況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聚。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曾碎雜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今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鄙其梢細。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取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願離咸新。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頗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資無所歸。妻子離散。行路咨嗟。未何爲此。臨害讙而賦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或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官貨。巧智百出。難以盡言。有司蒙蔽。掊以爲利。泉幣一散。淪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無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唯去破腸。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以脫。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書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後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而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姑爲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其所修辟難久留。而私自顧忌。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妄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臣寸誠甘伏誅殛。

呂元鈞對策曰。臣聞大智者舉人之德。而虞舜察邇言。蓋萬事之統領。有不遺而慮之源也。中行者。有不足之態。而仲尼與狂狷。蓋匹夫之

志固守雖聾而不可棄也。此一世有施諸君臣之際而要其賜則上有求善之美而下不失爲盡節不欺之士。吾宗所常義何難爲。今陛下席太平之基。運熙化之術。元臣良輔。精磨原本於內。廡官爵秉奏之職業於外。經制立而可以庶萬國。期今出而可以周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猶詔擧賢良方正之士。親策于庭。延訪不明。延訪得失者。豈非虛己好問。求直天下之情歟。臣愚不肖。未足以備當今之下執事。雖竭盡傾寫。要能補陛下萬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無取爲辭而逆揮朝廷之意。頗獻于前。蓋以爲賢良之義貴[illegible]而不責隱。惡斯義之廢自臣始也。且人各有異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於一。故將帥主於勇。承守令主於廉。承吏主於文。而求賢良主於直。擔其則雖有異能。而亦不取矣。今將以所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則陛下取之歟。臣雖不肖而所以適者賢良也。敢不一於所主。而求伸其志身。恭惟聖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時調。萬物和。然事不試。刑措不用。俊賢居位。戎虜懾威。建皇極以承天敍。時福以錫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敍祥薦祉。陛下甚美之。而詳臣以致之之術者。此陛下深思治體而究其所由。欲均大利於四海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臣聞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施。如屋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慎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後於一日。乃治體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然則人君之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歟。兆民傳姓。延頸企踵而觀其撫養也。則必有以慰其望。公卿輔佐。致也竭節而副其任使也。則必有以結其心。是我[illegible]必懷意情慮而仰其懷徠也。則必有以悅其情者。是賢王蓋知端本慎始之義。而施設之具無先於此。經

之而爲盛德。發之而爲大政。如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潤澤。使人人聞之。事皆驩動鼓舞。以爲吾君之有其善。則吾之幸也。吾君之舉其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故散而爲仁風。霈而爲德澤。由可以調四序。明可以和萬物。兵不試而威立。刑不用而政成。俊傑在位而百職舉。羌夷款塞而九貢集。大中之道。建而上順乎天。五疑之福。應而下休乎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詩稱成王之嗣政。則以小毖慎微恭之進戒爲先務。豈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驗大效之見於後。則德業昭著。教化深厚。措世又安。傳祚永久。得不盛哉。今陛下承五聖之統。撫永命。具而以任大守重爲之憂。故臣敢以端本慎始爲獻。顧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歷生民。至問者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與疆場之事以懷夷狄。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則堯舜之治可以積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聖策曰。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肆國以來。罔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天異數見。逾元年日食三朝。治仲秋地震數路。而異方之患爲災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順之。臣聞天人之際。精[illegible]有以相感。洪範之陳五事。春秋之書災異。皆其微之驗。世之說者有兩端焉。一曰據[illegible]然居上者何預於人事乎。日月星辰之運錯。陰陽水旱之變亢。皆大數使之然。未必盡於政事。是天之與人離爲二而言。非嚴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災變之來。率以類應。某政之失則召某禍。某事之非則召某異。蓋自兩漢諸儒君劉向董仲舒。卽顯象指之。往往皆指時事。一二以明之。牽連遷合。務必其驗。是不能推明天人之際。以啓導世主。而使牖於機祥。臣則謂之不然。夫天之降命於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警懼告戒之意矣。

示以夷狄論以慶協者。欲其飭躬而務德修事而圖寧也。非無預兆
人事也。非指其一二之失而數之也。天人之際如是而已。陛下即位以
來勵精庶政。羣氣草木率被照養。而改元之歲日食三朝者。天心之
愛陛下而告以始終之義也。改元者陛下踰年親政之始。更新萬事
之時。日者至明之物。象可鄙晦。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於始。輝光盛
德而不可少虧也。仲秋之後。九州之地太半震動。大至裂陷。小亦獲
壓。京師亦震。冀方最甚者。天心之仁佑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
至靜之物。常處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動而不已。天意若曰。靜而有常
則安。動而失道則危。願陛下居安慮危也。祖宗由河朔起則冀方如
本封。陛下以四海爲家。則京師如堂室。震動之變形於斯者。非獨外
憂可虞。抑亦內患可慮也。夷狄之患生於綏御之失術。軍旅之患生
於咸愛之偏任。環衛之患生於防過疏略。近習之患生於任使之過

奏議卷之三十八　二四

重此四者毋寧有之。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至於如貴日延生走表白
經天失咸失度。以天警戒之深也。教化有未備乎。德澤有未至乎。賦
稅過重乎。刑罰失濫乎。干戈可厭乎。盜賊不戢乎。大器有以感之哉
天意諄諄而不已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豢遭之世深念其
危則悔吝不生矣。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言治政之初慎其小
則禍敗不至矣。願陛下思天人之交際。詩易之戒。則大異折去而和
氣寖召。如影響焉。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稱闕之貿
參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顧乏績用之效者。臣聞古之聖人未嘗不
勤。文王之治。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然至於庶言庶獄庶慎。則罔攸
兼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蓋勞於求才。逸於用賢故也。且帝王之道
與天地參。天地之化。分任四時以生成萬物。而不專於一草一木之
長育。蓋元氣統於上。而萬物無不遂者矣。帝王之道。選擇群賢以翊

輔萬政。而不偏於一物一事之修飾。蓋至權歸於中。而萬政無不舉
矣。恭惟陛下。聰哲剛以運動。法離之明以照遠。既得群賢以任之
又舉綱要以濟之　　　　之德。俗爲於古而虞舜無爲之功復
見於今也。苟簡之　　年哉。君夫承進人材而之績用。則臣略
究其端矣。夫唐虞之盛九年而黜陟。姬周之隆三歲而大計。蓋磨以
歲月而觀其能否。然後進退之。所慎名器而不敢妄與也。今之自選部
而升京秩者爲考六七。爲舉主五六人而後得自京秩而至郎官者。
凡四歲一遷。爲其於名器不輕而重也。信乎陛下至誠待物。需於得
人。拔擢俊良於微賤之中而置在高位者數矣。此皆賢能不次而用。
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歲月也。然賢能不次而用。王政之一端耳。人
之能否。可不察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蓋小人之性。役於利祿

奏議卷之三十八　二五

而好爲趨時希世之事。揣知人主之意而務求其合。苟可以取寵於
上。則不暇量己之材能與否也。陛下急賢而用。衆吠進之。則妄心何
負於天下之士哉。然天下之士則有負陛下者。此衆口之所惑也。蓋審
以遠其進者。而行師排其擠逸於外也。又審有可任御史者。而言
者謂其薄於孝也。始而聽其言。中而試以事。然而驗其能否。則天下
之士不能負陛下而績用不之矣。聖策曰。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
戒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懷明威武者。臣聞中國之於四夷。若天地
之於萬物。遐覆包函而使之自遂耳。安用毆其力之勇。怯責其心之
主留哉。秋誠侮慢不庭。則征伐亦不得已而自用也。朝廷之於西羌
可謂厚矣。加之王爵而襲其土。賜之金繒而未嘗缺然。自近歲以來
邊吏日甚。多遣介使以伸難塞之請。趙紀遷夷以求克捷之效。此固
宜得論而殊職之矣。是以陛下臨遣輔臣而將伸九伐之令也。然臣

愚以爲中國之力有盈虛强弱之勢有以弱則必量而後動度而後行焉至道中天下之全盛也。兵之强民之富將之豪傑足以威制四夷而無憚矣。然猶五路之入卒無成功此豈輕深入得失之驗也。康定間比於至道則三者皆不及矣。是以每舉一動而遠近騷然以四海之力事一方而猶爲汲汲饋運之勞累歲不息而朝廷深有厭兵之心。卒用間諜與之和解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漸。則兵不易動亦明矣。以今之兵今之將擬於康定則未必過之。而民又不及矣。向者陛下即政之歲秉諒祚殘忍之餘早飢相仍部族離貳是以王師一舉而輒復綏城之地。然人之戰沒者蓋已萬計財之耗壞者凡幾百萬耶。近者秦慶二路寇入鄜滕臣竊知其勢方非復向時早飢之餘矣金湯之固非粟不守而塞下之積多者止再歲少者不數月也。蕃籬之戶倚以爲援而强者遁逃而無幾弱者不足恃也。寬文法而豪綏之將可以致死。而紬遏多徑於吏議也。雖金帛則規使之士可以知徼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屯田則可以豐軍食而有司積斂其事也。恤土兵則可以助戍而平居未嘗少寬也。此皆我之未備矣。以我之未備乘彼未易量則莫若務求守禦之要而徐爲之謀也。朝廷必有以制之臣愚不能度也。陛下謂戍而必勝邪則戍亦有未勝。謂戰而必勝邪則戰亦有未勝。就使必勝必勝則生民供饋亦已勞矣。若猶未也。則兵連禍結何時而息乎。關陝一擾則寇盜必乘而起種羌之患未解則西宜備蜀。此亦應胡矣。夫遠夷之不討與元元之重困孰爲輕重。起一方之事而召三隅之憂孰爲得失。願陛下權量其宜而行之。昔漢宣帝欲擊匈奴而魏相以爲不可朝廷遂寢。是以享三世藩蕃之效。唐太宗欲征突厥而長孫無忌願且戢兵是以終貞觀太平之績。臣故曰願陛下權量其宜而行之也。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

也。而生業或未寬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恩教。臣聞陛下愛民之心均於赤子矣。而生業或未完者其大弊有三焉。一曰郡吏之不足撫及上等而使之破產竭財而幾於無餘。此天下之深不平也。今夫細民之家平年累錙銖積蓄萬萬有數十金之直則舉而籍之於公以備役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必及於死也。則其心如避重誅其力如捍巨寇其減屋廬戕伐桑柘以求其不及。甚者乃取浮屠隸兵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親率於斯世。又其甚者子嫁其母而兄弟得以離居父子謀爲自經而求省其丁口。此暴役之弊也。二曰天吏間作稱事不登則有除賦之令以恤其疾亡。而有司以詰刻爲勞而務足功利蕭營早蝗五穀之入無分毫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五六。此重賦之弊也。三曰負於公而情不欺者蔽寓爲之號稱以寬其貧窮而主者網羅殺以索求補缺幸其少及於法而督之益嚴。及其妻棄嫁而勢不可得則猶繫縛其子孫縲械其鄰里而有望於下以稽違之禁也。臣願陛下慎擇忠厚之吏以爲守宰而使之不妄舉。至爲寬通之制以使家給而使之不重困。則休養生息啓陛下之實惠矣。雖使者冠蓋不交於道而恩教安有不宣者乎。捨是則雖朝遣一使暮置一官又何益於治乎。陛下不先慮此徒刻薄吏振之爲。臣愚之所未諭也。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其務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者。臣亦粗聞其說矣。天下之財有常而國家有餘不足之無常者蓋取財與用財之道異也。善取則財雖多而常不足。善用則財雖寡而常有餘。今天下之所謂利凡四總二十八品之餘百物有禁蓋盡之矣。而小無餘者未明節之之要也。未慎用之之道也。節其可已而備其不可已用其不可費而可以之費則善矣。國之大費大宗枝之祿也。萬官之養也。冗兵之食也。二侈之賜也。郊祀之錫也。河

防之備也。皆不可一日而闕。若乃賜與有擬濫。服用有侈靡。掖庭燕私廩給之盛。百工技巧冗食之多。此皆可節之矣。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減損。以蓄貨財。以備大費之大。此之謂節其可已。備其不可已。若夫興利者功易見。省事者功難知。易見則取信於人。難知則直疑於衆。惟其易見難知而疑信之兩少。此財之所以日匱也。今天下之利有得於解池者乎。歲入白餘萬耳。有百萬之利。觀陛下惟從而推之。則其人之功豈不易見哉。然緣城之兵。一用而費六百萬。是四歲解池之利去矣。有以綏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惟從而命之。則是能置四歲之解池矣。然其言主於省事而不主於興利。則其功豈不難知哉。究其歸則四利之利。不知省事之爲利。願陛下反求其端而慮焉。是之謂用其不費。而可以足費。知此二者而不競於錐刀之末。則調度將不煩而民力寬矣。臣又聞國家患兵之冗。而講求其術已久矣。向

者家其業考。今則然其壯子弟。向者簡閱之不察。今則毫毛不敢欺。向者慢於訓習。今則朝夕從事以金鼓。此三術者方今以爲練兵之要。臣復何言哉。然臣之言繼於三術之後。而究其情狀可矣。四方兇悍之徒。群衆而必罰。驕惰而不足用。蓋有年矣。今一旦遽責之以士留豈辨之以強弱。則其心豈免於怨乎。孰謂怨不損於王治而不恤也。詩曰。從以使民。民忘其死。豈有驅人於死而先唱之以怨乎。楚諸用兵尤非全勝之道也。三路者用兵之地也。今未老者多然而失其歸注者則憂其將老而見黜。臣恐有以動其徒類之心。乘而生變。不足禦寇而足以爲寇。甚非朝廷之利也。聖策曰。貨器玩之巧而工弗戒者。臣謂非獨法禁之不密。亦教化未之至也。夫民之於上。從其好不從其令。高帝大抽其說舊矣。今陛下雖行純儉以風天下。而百工之肆。日夜經工巧求利於時。是必有以導之也。且法之行自近始哉

之至自上率。願繼其源以潔其流。則天下之工無不戒者也。聖策曰。風俗淳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臺閣之論尚執不一。豈無救弊之道者。臣謂非士者而不任鄉議。取浮文而不根經術。較工拙而不考素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比者朝廷講求科議而思有以救之。群論有異同。而所以爲弊者不識此也。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養之取之之制。大異於古。則安惜其廉恥衆息哉。臣願量時而立法。貴其可以適用。則莫若大均庠序之日。而使衆寔適其中。然後與不幸。則士義莫能違矣。限以一藝之習而試之。家法高[illegible]上[illegible]參於文而取之。則經術孰敢廢矣。孝弟之科。詔監司郡守時加[illegible]。扶濟而薦之一二。則素行可得而知矣。本庠序之教。而繼以[illegible]取士之道。庶幾無失。又何必嬰膏兩衆而求紛紛哉。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恐衆之不革。將加仁恩之政。使死少緩。必有可

行之術者。臣謂治而有刑。非養成務刻而求脈斷民。蓋欲使之畏罪而遷善也。後世忘其本源。而峻之以法。以籠四海。民之手足殆無所措。此世主所以裁量輕重而損益其間也。陛下患刑之多而重辟者衆。將少緩焉。此堯舜好生之德也。然臣恐猶有獻焉。夫所謂緩之之術者。得非以押罪抵死。則斬其左趾。豈得非欲復古之肉刑歟。夫他罪抵而斬其左趾。則仁矣。孰若出於猶斷而貸其一死之快。彼棄而不死而又爲完人。則豈不天地陛下之賜哉。安俟施諸刀鋸以爲罪哉。此蓋興之論。慭於鍾繇也。夫三代既衰。而養民教民之具不可復見。民之觸罪者。蓋亦有不幸矣。此肉刑難施於後世也。養之薄而責之厚也。教之疎而禁之密也。昔漢之去周未遠。一罷肉刑。而笞有至死者。民猶不以爲然。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輕也。今笞不至死而去漢又千餘年。一日復之。民豈以爲宜乎。此衛度之論不及孔融也。願

陛下詳其折衷而已。聖策曰。欲興七教無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者。臣謂七教者生民之先務。陛下興爲治本而濟以三王之用力行於上。則聖人之道盡矣。何愧於曾參之言乎。若乃欲民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者。臣謂六親者人倫之大序。陛下奉爲政體。而本以五法之具。周施於下。則天下之治畢矣。何遠於晉氏之論乎。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可施於今日者何策。臣謂仲舒之對。本於春秋以陳王道。故班氏美之。就求其說。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損文而用忠。則亦可施於今也。聖策曰。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有益於時者何事。臣謂崔寔之論。稽於理要。采泥一隅。故范曄稱之。就求其說。而有曰補綻決壞。枝柱傾邪。是則亦有益於時也。聖策曰。無以古人之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者。臣謂先王之迹。久必有弊。不革而救之。非所謂知變也。然革之當否。安

可不慎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救弊之說也。書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言法之不可易也。使革而當耶。則雖古人之迹。有可舉而用矣。使革不當耶。則本朝之成法。有不可改者矣。請古人之迹皆可舉。則周之井地。可行於漢。夏之九州。可復於魏矣。請本朝之法皆可改。則成王不必遵文武之舊章。孝景不必遵文帝之舊矣。聖策曰。言之非艱。臣是以不敢傍言而講說。凡天下之利病。所謂可行與否者。臣既略陳於前。皆其迹之粗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臣於此也。願陛下思所以神明之。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而曰去兵。又曰去食。而民之信之也。卒不可去。是以古之聖人。縱橫反覆。無所往而不遂者。豈有他哉。惟民之信而已。是故湯爲匹夫報仇。而民不以爲暴。文王以民力爲臺沼。而民不以爲勞。及其不信。則行仁義作禮樂。而民始疑矣。今陛下行假貸之政。孟子所謂耕斂也。豈有舉息之心

哉。循祖庸之制。周禮所謂大均也。豈有困鰥寡之心哉。拔士於負賤之中。漢帝唐太宗之用人也。豈有尙功利之心哉。增宮廟之食債致仕之錄。此三代之養老也。豈有違耆者之心哉。損律定令。皋陶之明刑也。豈有廢法行意之心哉。併軍蒐卒。五霸之制兵也。豈有輕士重祿之心哉。其措畫立法。則皆幾於堯舜。可謂盛矣。陛下之心如此。而天下之勢。乃如彼。陛下見其紛紛。而以咎天下之議者。臣愚以爲未安也。豈亦反而思之。豈未有以深信之歟。先之以至廉。則雖取之而不疑其貪。況與之乎。畜之以至仁。則雖殺之而不疑其暴。況生之乎。二者皆陛下之先務。而未之深信。則常平之議。肉刑之法。宜乎元元無知而懼之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記曰。至誠如神。夫君子之於物。左右而無不宜者。惟誠而已矣。臣願以此

啓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猵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

歸官職耕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九

治道

宋神宗時樞密使文彥博赴河陽陛辭面奏曰陛下憂勤庶政切於致治乃堯舜用心更願陛下廣開言路兼採博納使下情上達收攬權綱無使權臣竊弄爵人於朝須協公議與衆共之任官久於其任候所職成敗明著而後賞罰用人當兼取群材同濟時務若專任一才即朋黨勝固者希時而至進孤忠自立者望風而欲退更望法天地簡易之道守祖宗盈成之業使上下安靜則不治而自治近侍新進纖佞之人多是妄有更張作以為進身之術陛下今不采納臣愚忠異時公當自驗臣惟望早明早悟即天下之福

神宗與端明殿學士呂公著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

鄭俠上奏曰十一月初一日伏覩立為大臣挺同至尊絕不近理彼皆有所憑恃而後敢為使人憤悶不能已是以入文字凡事皆畫一如一大臣對陛下皆云河東北陝西輔之流移者南方有鸞子田之說臣今勿會河東北陝輔之民自去冬今春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在南方有田者其一項言大臣對御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邊鄙皆被用兵不已為天數者臣乞問其人為學周公耶學孔子耶學孟子耶周公作無逸陳人君之享國三四十年或五六年皆由人君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康寧則有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時則短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使周公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西方兵革不息如此周公曰天數

李。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使孔子
相陛下。而天旱民流。害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孔子曰天數乎。孟子
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又曰。王無罪歲。使孟子而相陛下。而天旱民流害物
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孟子曰天數乎。然則羣臣所爲學者。非周公
孔子孟軻之爲人。而所以相陛下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存心。則
陛下獨力何以爲天下。臣所謂陛下獨力者。請無臣也。所謂陛下無
臣者。非無群臣也。無大臣也。所謂大臣者。非謂大佩高章。執大政
日食萬錢。以自肥腯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其高爵重祿則日
歸於己。清貧義無。則分授子弟。使相望於道路。黃金盈聚於私室
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從。兵革不息。則曰天數。以爲大臣。則
碁治條錄。詩不克爲。如被甲登壁。等壹錄如斯。壹本偽之類皆所

畫一。右願陛下登宣德門。召文武百官京城之民。以臣狀宣示。如衆
說以臣之言是。則望陛下稍稍擯斥左右近臣。使無得公然肆誕以
賊害百姓。危殆社稷。如衆以臣言爲非。即乞斬臣於衆人之前。以塞
京師疏言洶洶之路。
强羹聖代轉對劄子曰。伏覩朝堂曉示。近降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
臣僚已授差遣。并令依例朝辭。許當日實封轉對文字於閤門投進
者。臣身在冗列。特心思有云補。欲一進狂瞽之說。而歷路無繇。今乃
來。誥得自獻其愚。竊寔不可當之遇。然不以二帝三王之道陳于前。是
不以堯舜文武望吾君也。臣竊謂致治之本在用人。用而不得其當
如勿用。使明有所累而無益於治也。故其先論用人。且廣賞德建衆
志。莫要如聽言。聽不得其當而是非參用。則累於聰。故其次論察言。
夫所偽興則誠實虧。天下之俗。悖相率而趨於詐。故其次論所以攝

士風之偽。又責士大夫之節者。在遇之以厚。儀也責其節。備而進待
其身薄。則賤恥而無勸。故其次論所以措老臣之宜。今臣之所陳說
不以堯舜文武之道者。望於陛下。是故竊不自知。輒冒不赦之誅。著
篇于左。惟陛下垂聽而加擇焉。
一。論用人。臣伏覩陛下以聰明睿智之德。臨有重器。方毅然垂意
於大有爲之際。躬擢爲化。乾剛震烈。以維以新。凡事有以宜於
人者。朝思而夕行之。即不可持循而固守。雖前世已行之熟矣
者。或揮攻天下權時鼓舞。振目以觀聖人之作。而跂踵以待權
詭之成。謂採資計日。未是速卑異之士。而責非常之效。或左右
一言以爲材。或偉辭高論。自合於上意。則超然賞於羣進之上。
而不復限常叙。在聖君求才之心。爲得矣。奈何未聞有奇功顯
壹所稱。朝廷之所以寵異而賢動衆人之心。使之敬慕者。不唯

不如是。又人人有不自滿之色。而憤憤其躁。且興勸之道未
一得而奔競之風已四起矣。借如某士以心計進。既越千百人
而處之會數要劇之地矣。雖實一有不給於內。民力一有屈竭
於外。方是時也。宜何辨斯人。果籌畫有以應猝而財用給其所
自出。雖日遷之職。人不以爲過其。以文學政事進者類試之若
是。豈有不服者歟。今則不然。取其名不責其實。始以此進而終
不以此試。又冒虛名而受實用者。或其中無以異衆人。欲人人
自安其分難矣。且不得知於左右。則不能自達於朝廷。計資較
累日月。則不能底高貴之速。以是走公卿之門。唯恐足跡之或
後。望廉恥之長而奔競之熄。抑難矣。持甚高之論者。未必實甚
卑之行。轉嘩嘩之辯者。未必有帑學之見。言之不可必信也。如
此。嗟虞舜之智。非不及其臣。又命之以九職者。皆當時居之

人猶咨俞曲折以盡群臣之可否者。知獨見不足以取人也。知一言以爲材耶。既奏以言矣。而復試以功者。知徒說未足以明其致也。知一論之偶合耶。臣愚以謂取人以言。則詭辭巧辯者出以希一時之合。曾無益於實也。進人與其失於速也。寧緩遲眞才失之緩。其德章而不可揜。終爲國家用。若庸人躁速進也。徒激不知己之憤。而於誼無所勸。然則養之何其可。用人法虞舜斯可已。

一論察言。臣竊以聖人體不降几席之上。而聰明燭於旒纊之內。凡天下臣民事物之情。洞然若家至而日見者。蓋廣問以得之也。問之者廣。則言之來無窮。君子小人有時而雜吾聽也。用其言善。則失之於疏佞。況其遠者乎。得失之幾在用君子小人之言耳。惟君子者其言初若厲已。而終有以利於行。故聽之者雖

也。不必效於近。或有驗於遠。以爲關於用也。小人則不然。其言逢意而易入。行於遠則泥。措於近或通。以爲切於理也。其有所愛。必有所是。其有所惡。必有所非。而是非未嘗常於愛憎之私者。君子之言也。以愛憎而移是非。其情僞事莫可見者。小人之言也。於戱。聞之非艱。受言之爲艱。受而察之。又其艱也。昔虞舜所以獨稱大智。而後世弗可及者。由好問而察邇言也。既好問矣。下情其有不通乎。又察言矣。是非其有不白乎。故其智盡乎天地之間。而莫與較其大也。恭惟陛下。達萬化之變。而不自以爲神。燭萬事之隱。而不自以爲聖。含己稽衆。畢采群議。由公卿以徹于百執事。莫不人人爭竭其慮。言路開而治道行矣。然而惟君子與小人。其言關乎得失。方聽納之際。臣願陛下用虞舜之察。而辨之在早。使大公至正之論行。而不爲巧辭邪說之所勝。則其爲智愈大矣。

一論矯士風之僞。臣伏聞聖王在上。莫不欲明化厚俗。所以敎化醇而習俗媺者。由先正天下之風。其風正。顧有路非其道乎。臣竊觀急賢傾治。未有如今日之切。而作僞成俗。亦未有如近世之盛。方陛下寤寐咨訪。急得惇實朴茂之士。進以爲風俗之倡。有人焉曰。仕者有某士。處者有某士。其爲人也。性恬而操約。行謹而質茂。固外物無所累其內。公卿以言諸朝。而朝廷用之。不待頃天下之士知上之所取者以是。則有陰爲恬澹求聞之計。而陽爲靜退不競之行。其心唯恐仕之不高。而其言唯恐山林之不深。至於矯情飾貌。以譁衆動俗。及名成而計得矣。而意有所未滿。且懼進之不加速也。則又有斬關頓退之請以邀乎上。其請數者其寵益固。少詐則小得志。大詐則大得志。後來者

務勝於前人。愈假不可及之言行。以濟諸詭。朝幸進而暮厭其所守。浸淫誕漫。天下日入於僞而不知止。此風遂肆。望俗化之厚。其可得耶。噫。巧言令色。不容於堯之朝。今士僞其行。豈聖世之所宜有。夫欲矯之使正。豈曰無術。且衆人曰某賢矣。其行謹又不苟乎進。以考其實。果非矯妄以疑世。又有可進之勢而不進。是實也。然後進。則進不緣其僞。又其欲退也。聽其所自退。則眞退者出。而士之言行進退皆誠。道天下之俗。其有不歸於正乎。

一論措老臣之宜。臣伏聞惟聖王能養臣下之節。其進而使之也。既以禮。及其退也。又示之以不忍輕去之心。然後人知自重。而不失去就之正。惟其去就之不失。所以廉恥興而風節完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是老者必自告於其君也。若不得謝。則必

賜之以几杖。是臣雖告老，而君或不聽其去也。老而必以告者
知老將及矣。就有萬鍾之享，不可得而辭，以安吾義也。告之而
不聽其去者，彼誠老矣，而力若可勉，猶當強而留之，以終吾仁也。
近世俗薄，廉恥不行於衣冠之間，或覥然忘其衰殘(?)之衰苟(?)狀(?)
之德。貪進而不知止，至有其身嘗用於國家矣。一日老與病相
會，怙怙然求從閑局，以不得請為憂者，有自疏其狀告上以不
堪，至於致之田里，猶悻悻然有乞(?)哀不欲去之色者，嗟任而至於
老且病，可去矣，然猶不去以自辱，彼固不足惜也。且少壯其力
而老無以容其身，其在仁政，抑恐有所累焉。今夫四海之廣，百
官之富，若此等輩，豈不容有耶。苟疾賜之告，以冀其萬一之宥，
老置之散，以養其不復久之歲月，免斥歸之名，則疾者無所憚，
獲苟得之祿，則老者無所恨，然後全進退之體，以示夫不可輕
之去就，輔老而疾者既受之者，是則少者勉力而無卹於其後
矣。夫即其有不完者哉。昔在三代之治，唯周家所以孳志厚者
獨養老之為備，成周之養庶復行於今日。臣不勝大願。
右謹具如前。是四篇者，猶臣愚區區之忠，曾不足以仰補盛德之
萬一。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哲宗即位初，起居舍人邢恕上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纂紹大統，太
皇太后陛下躬親庶政，于茲累月，政事之大者皆已損益施設矣。然
自古以來，政事出房闥，其患常在大臣擅權，同列睽乖，更相傾軋，群
下各有附麗，遂為朋黨，則不能同心協力，是重卑弱。而太皇太后聖
情簡嚴，其於政事無有適莫，唯是之從，務合衆論，不信偏入之言，不
惑肯(?)僭之訴，聽言必驗之以事，疑似必究其情實，故左右不得以讒
欺相傾軋。如是則群下固無所附麗，不得遂為朋黨矣。前代母后臨

制，常患外戚僭驕，寵幸交通，請謁以牽刑賞，而太皇太后發自內輔
英宗，檢制外家，內有禮法，以故總覽政事，族人謹畏加慎，前日則外
戚固無驕盈之漸矣。嘆唐諸后為專斷者，北司要人未嘗不與貴
璫戚，而太皇太后端居穆然，寧所降掖，雖至親近侍，法謹嚴，不私假
借，此外無欲自宮省老於事者，率以為真能窺(?)，則無不惴惴小心，則
北司固無專盛之漸矣。自先皇帝寢疾，[illegible]建大臣曾未及建一言，而
太皇太后獨斷出於聖心，儲貳之建，前決已前，固已先定。及先皇帝
晏(?)駕，群臣而皇帝即大位，太后以嫡祖母保護，躬持天性之親，根於
自然。間諜之語，不起廢(?)袞之際，日聞聖[illegible]執用人材，脩舉政事，自爾
世以來，鮮為明王聖主所無以過。則政下令不出房闥，惟之聞，而
患澤流於八區，仁聲動乎萬里，誠能益(?)歷聖心，務變(?)盡言，竟動以增
之，則巍巍乎赫赫乎，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而太皇太后止於今日便
謂天下無事，可以高枕而卧，則固未也。何則？今邊兵未解，羌狄方將
窺伺中國，動搖疆埸，以備然(?)剛恥。生齒淳(?)略而民力猶困，今年數
豐稔，政事設張，雖所以先其急者而其要未決(?)，吏尚繁，令令之出或
未能本末，而朝廷美意不得下究，儻一飢饉，師旅夫下未免猶有盜
賊之憂。此正聖心夙夜焦勞，講求治本之時，大臣忘身徇國，背私向
公，同心合力之日。臣請姑條五事，以獻。臣竊惟皇帝方育德恩(?)道，未
即親事，太皇太后雖總覽大綱，而不必留神於細故，則不得不付辦
責成於大臣，所以者為朝廷耳目，賴以互相檢察者，不得不備設臺
諫。大臣誠能存心盡公，處事必當，則臺諫雖設，而可以無言。陽城為
諫議大夫，六年未嘗論事，反德宗罷陸贄，欲相裴延齡，然後以死固
爭。若陽城則所謂事大體也。至於臺諫時論細故末節，以擠排大臣，
為大臣者誠能體國，則亦不宜以此患臺諫，亦過也[illegible]

末節而於大臣輕為厚薄進退如此時固威伸於上。主恩行於下。文
臣得體而臺諫舉職矣。唐德宗初即位。代宗將葬山陵。禁屠殺。而郭
子儀家奴殺羊。裴諝以職事劾奏。或以小事不足以傷大臣。諝曰。尚
父方貴盛。天子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故劾其細過。以明不持權也。
吾上以尊王室。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若裴諝者。可謂有遠慮矣。今
誠備設臺諫。而大臣存心至公。所失不過細故末節。則不言者固為
達大體。而言者未害其有遠慮也。然則增廣臺諫之為有益明矣。如
是則朝廷耳目布於下。而太皇太后可以雍容頤養保心固體為尊
於上。仁宗末年。大抵淵默。罕復親事。委政大臣。大臣不敢懷姦挾私
者。用此道也。而況太皇太后振提其綱領乎。雖然設之不得其人。猶
不設也。臣愚以謂莫若特詔大臣。人各舉其所知。而後合議於上。貳
太皇太后考其素履。有其事可稱。有其節可尚。然後舉而用之。則所

失者亦鮮矣。一也。古者天子一歲或再歲。一出巡狩。察吏善惡。究知
民間疾苦。後世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能冒風雨犯霜雪寒暑之
勞。而疲筋力於道路。自秦以來。始置御史監察郡縣。而漢改為刺
史。兼傳行部。歲終得奏事京師。唐之所謂採訪使。今之所謂轉運使
副。判官。提點刑獄。常平倉官之類。皆是也。此即代天子巡狩者。其任
不輕也。明矣。國朝故事。率先歷知州。果遺然後擢為監司。或自通判
先擢權知州。然後擢為監司。自通判擢用者。間亦有之。而與希矣。唯
自臺諫官出為監司。乃有資序未深者。然昔者官未陞朝。則不得舉
臺官。朝官往往曾歷知縣。比為臺官。及為監司。而資序則率通判以
上。當此時。監司高者歷知州。下者率嘗知縣。其吏事老成可倚辦者
多矣。諺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昔太祖曰。吾非聖人也。更事多矣。
然則老成人固重於典刑。而更事多者。豈竊比於聖人。則老成人吏

事之為益明也。古之仕人。所以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此
意也。頃者方急人才。以便事功。初置選舉官。專用京官為之。有朝廷
銓選薦為監司者。此乃一時用人之意。非持久經遠之法也。故先帝
末年。選用尚書省官。非知府不得為郎官。非通判不得為員外郎。則
先帝固知資序之不可廢。而老成更事之人有益也。特以擬設先後
有不暇給。故於監司未遑釐正耳。今誠深計天下之利害。郎中員外
郎典領職事止於一曹。而監司按察乃一道。遠者綿地千里。州縣百
數。官吏數百千。而戶口生齒以萬億計。則其利害輕重不相侔明矣。
然而資序之限。特設於郎中。而未及於監司者。豈先帝開其端而資
其終者。有待於今日乎。臣愚以為提舉以上。非通判資序自今不宜
除授。即自臺諫除者。亦在此限。庶得更事老成之人布為監司。而天
下之民復被聖澤。此今日之急務也。且又可以息馳騖之攀而使官

吏稍安職業。予以敦成材。矯薄俗。所謂一舉而包兩利。二也。周書曰。
惟天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古語曰。天之
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周之太王為狄所侵。以愛惜民
命。去邠遷岐。寧棄其國。不忍鬪其民。詩人以為太王肇基王跡。以得
其民也。此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者也。夏書曰。民為邦本。本固
邦寧。然則民之急也如是。三代而下。西漢之文帝。東漢之章帝。號為
仁德之主。竊讀二帝本紀。恤民惻怛見於詔令。歲歲有之。漢宣起於
閭閻。知民疾苦。時之要務。每歎息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漢郡太守得自辟除進退縣令長。太守得人。則縣令長無不良。
故漢所選用者。惟二千石耳。隋唐以來。州縣守宰率皆命於朝廷。則
郡縣最為親民之任。治天下者以民為急。而守令最為親民。不可不
選。亦可不擇屬。唐之開元。號為盛際。所以致之者。有姚崇宋璟以為

史084-545

相也。臣嘗讀元稹連昌宮辭稱姚宋之所致治之大略，不過於燮理陰陽、偃戢兵革、選揀守令皆出宰相而已。比歲守令善狀率有聞焉。詢諸往來，或舉一路郡縣百數，而良守令雖以屈指一二計，則生民受弊者爲不少矣。方朝廷用人如不及之時，擢選才能比比出於踈賤，而獨於守令以治績超擢者無幾也。得無偶未之及耶。今誠欲簡拔守令以勸循良，使惠及吾民，則先謹擇監司。監司非其人，則朝廷雖有甄別守令之意，而監司蒙蔽，朝廷不得其事實，則所謂良者不良，所謂能者不能矣。臣愚以謂今日天下監司未足倚信，則莫若先敕執政大臣。衆議侍從求守令治狀尤異者數人，舉天下之廣，宜不難得。大抵宜以愛民惻怛爲先，以奉公營職爲後，至於後世之法基蓋酒榷征榷之利多岐雜出，不若堯舜三代之法，一出於愛民，故唐陽城有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之語，而德宗嘗令對策掌相欲第其高下

奏議卷之三十九　十

未知所出。陸贄曰：今取縣令不專文辭，宜以舉在愛民者爲先之事相從之。既而所取莫不得人，則守令宜以愛民惻怛爲本，亦可見矣。以此求之，誠得其人，則其資任高下，便加進擢，凡於詞辭務從寬異。且以屬天下，所取不過數人，而爲守令者莫不慕效，則四海之內億兆之衆，人人被潤澤蒙厚德矣。然後深詔御史臺察，勅監司尤無狀者稍加澄汰，監司之選既清，而付之以考察所守令之良能者必出矣。三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或問揚子曰：桑弘羊權利而國用足，如何。曰：譬之爲人父而推其子鍊利，如子何。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禮記大學亦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故曰富有天下，則天生地長，舉天下之物莫非人君所有，在民在君，識無以異。爾日陝西五路進兵，百姓負粮入界者，在一夫率費百千。初時民力尚全，莫不相率竭其力以應命。及復界至調發，民力弗堪，王師遂不能再舉。然

則民力弗堪，國家固不能以舉事，則富民者乃所以富國也。漢武帝末年深悔既往之征伐，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戍，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此武帝所以爲雄材大略者，蓋能知悔，又知所救弊也。唐自中葉已後，既經安史之亂，王室微弱，藩鎮盛強，皆自擅其財賦，故有常貢之外，別進羨餘以希恩寵。人主急於用度，因而假借，蓋以方鎮既擅財賦，朝廷難於調發故耳。今四方萬里內外一體，詔令一出，迅如雷霆，屈伸自如，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雖宜之於百姓，即有所取，何求不獲。不必令轉運使於平居無事日爲倉猝掊斂之計，時以民財獻國恩賣也。昔仁祖時蘇舜元爲淮南轉運使，嘗進羨餘，詔克勅所進錢止令留住本路，以備災傷。臣愚以謂今日誠欲生民蘇息，亦近蒙稲宜下詔書明勅諸路轉運司，未得獻進羨餘，即歲計有餘，可但令留充本路次年支費，抑非徒此而已也，斂之際又有抑配之

奏議卷之三十九　十一

勞，支移折變之苛。當出則以陳粟當麥，代見錢支債，如充青苗和買之類。以準計之，頻爲千錢者，民間所得不過數百，此所謂抑配之弊也。賦入則法當近遠者，反令遠輸，如南州所納，則支移北州，道理皆遠費數倍，費則弗以腳乘錢，令出錢，法當出粟，乃折令出麥，麥固加貴於粟，既已出麥，則又折令納錢，錢固難得於麥矣，於是有斗當三四十金，而所納至於百錢者，轉運使止以唯勤指揮，坐獲倍剩，此所謂支移折變之苛也。凡此皆法所當禁，而轉運使比多公違詔條，無所忌憚，頗致所在安撫使、都鈐轄、提刑司覺察聞奏，及許州縣守令吏民自陳。如此，則指克之吏庶知畏戢矣。且青苗錢取息終歲，亦過二分，而向者議論紛紜，累年不定。令轉運使公違詔條，肆行抑配，支移折變，旬月之間，取民倍利，豈不甚哉。或者轉運司財賦所給，令未之太急，將無以舉職，是大不然。使轉運使果才，歲計所須，止於經

條之中，自可應辦。有餘，則復歲計之外，朝廷不求之於民。加以善政所
感，年穀必應，租賦所入，不緣水旱蠲減，何患不足？豈有公違詔條，力
責州縣，出則以片言估物而就高價，入則以尺紙爲虛而取實直。以
此論功，無異賊害。此正不才者之所爲。又諸所當禁，何謂未之太急
哉？四也。賈誼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故人主之勢非能獨尊也。自一命
之吏以至公卿大夫，爵益尊而人主加嚴，然後爲至尊耳。國朝故事，
拜宰相、樞密使，官必除侍郎；同知樞密院已上，必除諫議大夫；三司
使，必除給事中；若侍郎、御史中丞，必除諫議大夫；以直龍圖閣權
領邊帥，官小，猶除正言。自大卿監行軍已上，則因此以四方天聖都
發轉運，大都皆有品守，若非帶館職，則諸曹郎官。吏民皆知所尊
奉，以其異於他官也。權同知樞密院已上，皆政事之臣，雖御史中丞

乃紀綱之任，而三司使實主邦計，故高者則必寄以侍郎，其次則兩
省官爲之，諫議大夫是也。直龍圖閣爲邊帥，事任甚重，天章閣待制
已上乃侍從官，故必以小兩省官爲之，正言是也。假使不論資考，而
官直爲正言，則固已可貴矣。當是之時，官職清而高下各殊，方寸皆
有分別，不得淆亂踰越，故朝廷尊嚴，人知儀矩。先皇帝獨患名實不
正，故改爲官制，以寄祿官寓品秩，名實既正，而推行之日淺，其於設
別流品，遠叙次第，固未有聞。而者官制雖行，而有旨命兩省官帶權
其法，則此固在所講也。今以堂堂有宋盛明之朝，自尚書已上率多
試官，豈不陋哉？然是尚書者，原其所自來，則皆寄居要官職，其品秩
與尚書不甚相遠；其侍郎者，率多由天章閣待制除用，與侍郎名品
亦略相當。然一爲職事官，則必除去職名，故有承議郎試尚書者，見
者不知其職當爲學士也，第見承議郎與國子博士等耳，乃爲尚

書，豈不可輕哉？名播大郡，或臨一道，或鎮一都會，而既無三館貼
職，又無諸曹郎中員外，捨直龍圖閣待制已上，則皆朝奉郎、朝散郎。若大
夫爲之，其下與通判、簽判、知縣、監當官名無異也。內外體勢，浸以卑
損，上下陵遲，吏士軍民率有慢輕之意，陛廉太削，非所以尊朝廷也。
加以官制之行，于茲已逾三年，率以滿任。今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給
事中、侍郎，迂比待制爲若迂，而書則爲太峻，即自諫議、舍人、給事迂待
郎，則與自大卿、太常少卿除侍郎者爲一等，反不爲之迂矣。是迂叙
未得也。今欲除用人物，或資與官相對，而其才不必稱；或才與事適
當，而像資不相準。譬猶戶部侍郎闕，爲天章閣待制，固可入，其才不
必稱；爲龍圖閣直學士，才或稱任，則資不可屈。是除受未安也。則自
直龍圖閣而下，所存職名皆禁與殿閣圖書之任。今以寄官在外
則有加焉，而在京師則不可。本末倒置，體勢未順。且朝廷職名本待

賢俊。今雖其人宜在朝廷，而一除職名，則必出補外。如趙彥若可以
留備臺諫，而緣除龍圖閣待制，故出知亳州；孫甫年少任職，可當省
部繁劇，而緣直龍圖閣，故出知陝府。授受之際，已見其拘牽矣。臣愚
以謂今日官制之論，不過秦、漢之加官，若諸吏、左右曹、散騎、給事
中之類，即今之職名也。官制祖述上於唐六典，而三館則職集賢院
學士，亦與具載本職，施於朝廷。今自龍圖閣已上職名，誠許令職事
官兼帶，則不害其爲正名也。而又有三利焉：以待制學士職爲尚書、
侍制，則試官可去，中外有所瞻仰，吏民知所尊奉，陛廉之勢益峻，而
可以尊王室；除去威遲授之際，職雖學士，可以下爲侍郎，待制可以
兼領外監，直龍圖閣可以冠諸寺之職，爲官擇人，無所留礙；殿閣圖
書之任，得通內外，本末不差，體勢輔序，所謂三利也。故事職名
自校勘至修撰而編之，獨有四等，其上又有集賢殿、史館修撰、集

實院視職事之高下官品之大小而加恩所有如加即爲備撰直龍閣閣者必有差遣內則三司副使尚提舉在京百司之類乃得爲之外則帥臣三路轉運使及淮發運使久次刑監司與大郡若都鈐轄大都府之類乃得爲之。其他皆以歲久次第累遷而後至。職雖爲直龍圖閣修撰。又必差遣事任要重或後得遷待制諫議大夫其法亦詳審故朝廷用之有所勸激而士大夫由之以進未得僥倖。今既盡削去三館貼職而獨存直龍圖閣。凡須寵以職名者無有高下一切爲之故有府界提點而帶直龍圖閣者。今日與之既失其太優而後日一遷則其上爲天章閣待制將又失於太峻。於此時不復早計前慮則他日用之必困者也。今要職名爲小省則宜一如今之然而直龍圖閣之類尚存者果不可去也。職名果不可去而待制以下獨存直龍圖閣何哉。今既獨存直龍圖閣。又必以寵帥臣資望之淺者欲以寵

人亦輕也。然而寵人亦輕者不獨主於帥臣而後然。其餘與大州當方面據都會。若江淮發運使三路轉運使之類皆當寵人亦輕者也今寄祿官既以通爲一等。又無清要郎官臺諫之屬則所以稍辯異者唯有職名耳。而一以直龍圖閣待之其可乎。臣愚以謂昔日館職爲優幸者唯爲校理一年即爲通判資序三年。理知州爲太過爾。今誠於此裁損。率以二年成資爲一任。而盡復校勘已上至修撰等貼職。此固於正名於官制可以並行。救其所不及使高下等級粲然有序。朝廷用之而有所激勸士大夫由之而不得僥倖流品分別吏民尊信。五也。今誠行此五者皆國家之大體時之要務以答太皇太后之聖智宜無所封即參之大臣縉紳之群議恐無以易。五者果行私徇滅而德意彰。民心固而主勢隆然後探之以道將之以德以虛心爲本以無我爲用則大公是存唯至正是守無有偏黨唯是之從。所謂道

也。體道而不失。不爲好惡所蔽。不爲喜怒所遷。有得於身。所謂德也道德立於上。而公卿觀法於下。上下相濟。然後忠義以尊其君。是廉恥以消群枉。用人必以信行爲主。而後論才能。考績必以功實爲先。而後責文具。謹擇能吏練習公家臺諫故事者。裁省簿書行移務在先急。闊略苛碎。使人力足以勝事。做唐律令格式事有經常者著爲定式。不須上聞。官曹小事有司可以請者。次第得專裁決。不必一一奏覆。小懲大戒付之有司。俾得警其吏之違慢。以防滯留。如此則小大畢舉。太皇太后可以優游深宮責成於上。保護將就皇帝聖質。至於成德。則所爲宗社之慶。蒼生之福。豈有極哉。臣自惟太皇太后親政以來。首蒙拔擢。度越比倫。則臣之所以圖報効。亦不宜自同於衆人。冒瀆宸嚴。臣無任祈天俟命。隕越屏營之至。

監察御史王巖叟論治道貴清靜儉約奏曰。臣觀歷代君臣講治道

者多矣。然莫如貴清靜而敦儉約。蓋天下本無事。因擾之而事多。事多則民勞。民勞則怨。民怨則國家有緩急難當之而不爲用。此所以莫如貴清靜也。天下之人。所以養生送死者本自足。因奪之而後窮困。而後爲盜賊。若不厚其本而徒嚴其末。雖禁之而不禁。此所以莫如儉約也。臣竊傷比歲以來。好進之人。紛紛建議。天下苦於多事。百姓困於不足。故臣願陛下以清靜儉約養天下。使百姓安。臣幾百姓安業。則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海內將不勝其富矣。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何則陛下自己有此心。惟在守之而勿失爾。不勞陛下費精神用智力。臣故曰易。如蒙採納。乞以臣言詔輔臣。使體聖意奉率焉。

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呂公著到闕上奏修德爲治之要十事曰。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

自忖累世家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愚對，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位，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脩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大治。是用罄竭愚誠，具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陳梗槩，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垂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觀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具如右。

一，畏天。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脩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默，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子孫國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脩省，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援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吝，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誠敬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人民，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爲可畏哉。

一，愛民。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己子，此固不可以不愛子。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忻戴，忻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殄害以逞，則民必怨，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妄興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上計，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老弱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媚上而營私，豈爲國家之利哉。

一，脩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信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皆書，若身有失，徒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誠當夙興夜寐，以自脩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脩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一，講學。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爲望之所觀，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凡庶之所學者，治章句，以世之儒者，以希科第耳，非人主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

目[illegible]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其政事之是非變
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故傅說之告高宗，亦惟
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
人主用機權巧詐以臨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禍七
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
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

一、任賢。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
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
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
家之利，而行足以服眾人之心，秉儉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
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

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唯
求苟得。夫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易媚於君心。故
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
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
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
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言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
而知矣。

一、納諫。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
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
天子，彊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非時非無才智也，然身戕國亡，而
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拒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
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
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
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
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憂國。諂佞阿諛之言，始若順意可
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
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一、薄斂。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
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然後輸租
賦以給公上。若暴征橫斂，促有司，剝物力，已竭而繼以刑辟，勢
必流轉，轉聚為盜賊。為人之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
者，先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
耽於聲色，或盤于游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

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糜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
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實其納心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素
其以身富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
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
義而已，何必曰利。

一、省刑。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
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致
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繁刑也。況人主之
刑，猶其勢不能盡臨，則必委之於臣下。必推鞫則權在於獄
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強臣，通請謁則權
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誣陷善人，自專威柄，必興起大獄，以
撼人心。何則？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其獄成具

則雖有堯抑人主亦何從而察哉然則欲盡雖不得詳其盛善
良有以安其性莫善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
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
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
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失於從刑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
有司不復措慮輕重於其間故必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
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邁[illegible]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蔑
以加矣
一去奢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
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然則
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一人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
萬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衆聞之日寖久可曰時

御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
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
先王制法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
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
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
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
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
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
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攘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
由是天下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
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
之太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一無逸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
祗懼饗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饗國五十有九年
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
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
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欲小
人必箝而大臣必諫至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
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
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
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壞而徹去明皇逐怠
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

謹終如始不致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譽有喬松之壽豈不美
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
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苟以為法與夫
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苟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冀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
而已矣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知陳州司馬光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曰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
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
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
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
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

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臣亦
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復擢采於落。臣且視
惻。無以塞責。謹復以入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
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
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
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
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
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
多有寡。要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充美日新矣。施於外
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
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否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
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

賢不必能。能不必賢。皆隨所長授以任使。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
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
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遺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
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
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
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為不才。雖見
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遷徙。將戎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
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職官也。猶
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
后欲以子道憐為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
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
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鄭光以政事。光不能對。稱其方鎮。

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
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勳勞宜賞
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
以為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壬。叔孫昭子。昭子數
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　丁公脫漢高祖於厄。高祖以為不忠而
誅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
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illegible]和捕盜官陸為。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
法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
以為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為誣妄。臣以
一夫之愚。未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
慈早賜施行。今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
留神省察。

元祐元年。光又上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
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
是以周官太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鎮
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
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曰。目睫
者不能見百步。見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書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
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
閱文書。受接辭狀。常苦竭精力。疲弊於煩細。故其於經國之大
體。安危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
[illegible]以尚書省官吉之六曹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
今以下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責僕射左右丞簽乾。付六曹舉印。

劄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
右丞叅詳。亦分付六曹本曹中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叅詳。委本
廳郎官對奏公事曾聞事節措置理道搜詳條貫。筆判云今欲如
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叅過尚
書判決。應奏上者具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見允當者委侍郎
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
更條法。或奏乞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
聽諮僕射左右丞當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
取旨。或頭叅劄子奏聞。或乞入熟狀。或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訴並
只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郎官次第叅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
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
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

干與官吏者許受委者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
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御史中丞劉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朝廷意在寬厚下必有
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弊。習俗情利。近意趣和。所
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日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
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
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點責數人
者。皆以非法掊克。希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慢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
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請令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
摯又上言曰。臣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官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徇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路
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意。各相排擯。則必有僻邪之路。而下亦向

背之俗。於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
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於振海澤以食
飢。寬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於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
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希闊
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
一之所致也。有陰挾以坐觀者。有陽合而內攻者。有狡猾以肆擊者。有
忍恥以懷安者。滯事積前相捱而不發。故仁澤屯于上而不下。庶事
壅於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於其道
而後成。然國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於一法令之
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而主論。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
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懸。而望解者。孰肯任其責。何
時而得救也。書達聖明。亟發元元。為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卹

方卹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
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此時也。而輔弼不成相與以輯睦
偏攻事權而已。臣恐疑貳漸深。分黨固蔓。使傾險之士得於其間
上下乖戾。倚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為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機。防
微杜漸。特詔輔臣。各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
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並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宸斷
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監察御史上官均論寬猛二道上奏曰。臣聞治天下有二道。寬與猛
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事有廢弛之弊。猛過則急而傷恩。官吏有避
去苟免之患。術雖不同。其爲政害民一也。自熙寧以來。朝廷以法度
整齊四方。諸路監司不能深明朝廷之意。往往務爲苛核刻深之政。
郡縣望風承偿。大抵以掊斂爲事。類文具而無實。不顧長計遠慮。以

使民爲意。而四方之民有愴悴愁歎之聲。此傷猛過急之弊也。自陛
下臨御。戴下德音。務從寬大。四方欣然仰戴德澤。然比聞諸道監司
又不能明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風旨。一切以苟簡縱弛爲事。疲懦
汙庸之吏。視而不勸。紛糾紊亂之政。知而不察。外求寬厚之名。以要
譽於一時。此矯枉過寬。士大夫守義不篤之患也。方陛下講修百度
以差役之法行於四方。尤在郡縣夙夜悉心以推行朝廷愛民之政
者。忠望不舉。委成於胥吏。太守玩而不察。監司視而不糾。養成偷墮
苟簡之風。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願詔四方以不加糾劾。如
朝廷遣使廉訪。頗有其實。或風聞於上。當顯責以厲遠近。庶幾按察
之吏不敢寬縱。郡縣之官不敢偷墮。人人警懼。傳職宣布陛下之德
澤以惠黎庶。

戶部尚書李常上奏七事。一崇廉恥。曰。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

士矣。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而
管子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尚廉恥如此其切。
而後世或置而不察。良可駭也。昔董仲舒當漢武之時。歎廉恥貿亂。
賢不肖渾淆。蓋廉恥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爲褒貶。賞罰不足以
正公罪。公議不行。人才日壞。欲相與隆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熙寧
已還。急於事功。易於揀拔。超越倫等。率循資格。諸利者計息以均賞。
徵斂者巧詆以拜官。矯誣傾奪。肆不顧忌。今雖寬其所以致之之[illegible]
而流風餘獘尚有存者。旣不修己。而以干進爲第。不務率職。而以請
託爲先。每詔下薦士。則自媒者盈卿士之門。屬託者交章馬於道。違
公議者莫愧。乖物理者不懲。以得爲心。寧復愧哉。此風寖長。爲弊甚
大。臣愚欲望聖慈。詔有司。訓以治體。[illegible]求忠實廉退之士。進之官
師。以厲薄俗。其不悛者。仍委御史臺彈劾。則人知修方。而賢不肖別

矣。賢不肖別於朝。則愚夫愚俗亦知化矣。二存鄉舉。曰。臣聞周之取
士也。其書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未聞以文章
選賢也。後世法數衆。獘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
復誠信而聽之哉。此鄉舉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
三歲一考士。初試於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
行之於鄉黨朋友爲何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寧復有
自重自修之志哉。雖有自重自修之士。資質粹美。問學深博。其志足
以事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重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得齒於一命。立
朝廷。夫豈不可爲之長太息也。今有尺寸之藝。弃置而不貢之朝。莫
不爲之恨。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臣所以爲朝廷惜也。臣
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解額內弟試而貢一人。擇鄉
黨孝悌忠信通博之士。俾其問閭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同察而

告之監司。監司覈實累否而上之禮部。革而察之。考其所學。善者而
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令有司立爲條約。無
則闕之。有其人而不貢。則治之。舉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
各知脩方以行己。則以文章選士之獘有時而衰矣。三別守宰。曰。臣
伏以四海九州之大。生齒之衆。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爲之象
建州縣。張設官吏。銷以詔條。使人循理而遷善去惡。而樂生聚焉。朝
夕與民相親而教戒者。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今吏部之
格。唯曰以舉官爲縣令。然則未必其真可以爲縣令者也。縣令雖以
舉官而爲知縣。所舉者亦未必真善治民者也。以未必真善治民者
積三四任而爲知州。其才實未必真能爲州者也。如此。而欲望州縣
皆治。何可得也。蓋其才不可以爲縣令者。當爲掾丞可也。不可以爲
知州者。當爲佐貳可也。臣愚欲乞別其守宰與掾丞佐貳爲二塗。使

才不爲守宰者，終身爲操丞佐貳。才可以長民化下者，雖久爲守宰
可也。雖然，於守宰之擇，監司或進爲朝廷之官，如此則才否分而人
品別矣。令誠能於州縣，縣佐選其人可爲縣令者授之中下之縣，縣
治矣，授之上縣。上縣又治矣，授之以難治之縣。難治之縣，至一再皆
治也，擢之爲知州，初則授之以中下之州。中下之州既治矣，使劇州
劇州又治矣，而其人不可爲監司爲省府卿士以備選擢者，未知有
也。若才不可以爲縣也，雖積歲至久而尚過也。才苦負進官而爲幕
職州佐也。夫才不可長民，而爲幕職州佐以終其身，豈亦重矣。夫何
根哉。四廣賦會曰：臣聞爲國家者擇士而官之，非以事其身爲民而
圖治也。制祿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貌民之膏血積
邦之貢象，隨其爵位而祿之矣。貪汙之士以贓抵罪者，盛不可勝數。
夫爲士者上負邦家，[?]朝廷法例，有以召致之然也。今吏部四選

附籍者幾三萬員，名在選者常以數千計，皆懸[?]黜廢汙[?]處家貧
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闕，更兩歲而及其期，官亢負多，貧如今日，臣竊
竊以謂仕於朝而食人祿矣，公私過咎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贓
進，罪其跡顯著，尚足矜耶。而使之固祿，數有積累期限而叙復之，何
也。欲望詔有司凡以正贓抵罪者，一切廢置，示弗復用。其或才能卓
異，不幸蛙誤也，令御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取也，[?]
而官之，終弗變也。御士同其罪，則官吏[?]而充[?]矣。五[?]獄曰：臣聞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天
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官吏至衆。蓋獄訟繁則不得無可疑可
惡之情，官吏衆則不必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而之知，臣不避誅
戮，常陳所以致甲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恤庶獄，上遵先王之成
方州之請，多原情宥罪矣。大以先王之聖旨，備四寧失不經，今方

州所請，將事深文而務殺之耶。又因以罪其官吏，官吏畏罪，則取可
疑可赦者違情就法而殺之矣。妄事上請而取叅悔也哉。況大官吏
之愚，雖以通曉，而務在免過，希合臣恐，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
特加修明，廣示海宇，俾可疑可赦之獄，皆知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
有司議之。或失於重情也，亦如昔日，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憂獄，皆
得以上聞，而好生之德周四海矣。六擇儒帥曰：臣聞用師之所先，則
用精器械利，城壘堅，士卒練，將帥擇，五者具，勝敵之能事畢矣。先帝
憂勤稽歲，以繕兵備，今祖會常平等積錢餘五萬貫，穀帛四斛亦復
稱是。財用不謂不積矣。四事以來，[?]毛歲[?]之材，講習利之要，巧
者奏工，殆餘十年，械器不謂不利矣。增城築堡，擇當要害守禦之方
穀不謂[?]城，野不謂不堅矣。勿陣[?]作刺勇[?]躁智，賢制之傳，雍不講
兵士卒不謂不練矣。虎貔之勇，有功必賞，賜官授爵，超逾倫等，將帥

不謂不擇矣。雖然，其子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爲將，爲分之一。
盖言以勇擇將，未盡其要。勇敢之將，遊敵以取勝，可也。若其制列城
專一道，撫百萬之衆，馭戎之任，非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
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學士知國體者，不足與知此。臣不敢遠陳古
事，在仁祖時，豈非范仲淹、韓琦、龐籍之徒，不用也。然今者所當擇，舊
臣竊冀朝廷加慮而深思也。七修役法曰：臣聞古者用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世則不然，極人力而疲之，其之[?]
也。昔者疲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賣及妻孥
以償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爲病民也，使一切輸錢於縣官
爲賦，僱民而役之。方是時，朝廷改法，則意在息民，議法之臣，以寬剩
爲務，平民輸之，歲覺不遠。復思盡利之爲事也，今者既詔有司講明
差法，而曰可謂破家產之教，無已歸隱。而是非猶興，議論未一，皆以

謂上戶特業中戶役併上戶特業則永所以抑兼并而均民力中戶役併則其為病有過於輸錢臣愚以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欲望朝廷命有司考二法之至要而裁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定之使人便而久行百世無弊豈不善哉此不役詔於四方而付其書於戶部以臣之愚見其必可久也欲乞再敘詔旨許自邦畿以及諸路先召徵令問版籍即新書而裁損之次召近畿數路監司如畿縣之法由近以達遠因可以革非不踰歲而天下之役書全矣夫為法之大及物之衆保成所係治忽随之為國家者可不慎哉臣所以不憚冒鈇鉞之誅而不能終嘿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

治道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觀舉賢良方正進策曰臣聞春則倉鶊鳴夏則蜩蝉鳴秋則寒螿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嘗則嘿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而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閑廟堂之議掉鞅儒墨之場偶耳剽目采摭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遷延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循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疏賤傳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裁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夫求變化之所始終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延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鼓不運二十八宿各以其方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慕不極則緩不生緩不奪則急不成一偃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君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猶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衆人之所不利乃為賊誑以幻游說作朋黨二篇為有鳳凰有鷙起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姬邪莫或攸過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背禍者所以矯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貫闕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觀斗馬歷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遠之才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紱作奇兵兵寡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襍會

之未聞不容毀匪蟲匪蛇其能勿失作誅生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
則精喪治心養氣自得作兵法惡民弄兵依阻山谷鋤之不時
或為大寇作盜賊三篇完項微捶盜我靈武途八十年天誅不迮作
邊防三篇東西為肆南北為蜂緘者執縛而文成其群在於其咎在
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垂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
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舉十有二
牧皆先志之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
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
以從先王之業承先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
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普諾野然後民始悅從而服

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備
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
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
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
材弛張法度者要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固任
元老舊禮名儒拔擢英俊黜擯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
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列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榷鑄之事
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使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
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條建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原則皆先
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illegible]而不利或作為誑欺之言悖亂群聽
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改一二大臣
更張幾盡矣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illegible]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
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所以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
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口體次之其殁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
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
則始皇之英偉殊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
暴王稱武帝為賢君秦非遠傾漢基盛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
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
之字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而述其事況親承於末命者臣
願陛下具以意作為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
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誑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
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
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育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
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
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
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
雖殫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
夫以名列於仕版者盡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
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
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
臣則百官之進退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愚或而似智賢
智而似愚者有之賢者而似不肖不肖而似賢者有之重以親疏
之嫌愛以好惡之偏[illegible]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

之耳。然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闇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侍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為下邽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黜。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泌、陸贄、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而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諫

為固執不行。而臺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此所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固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御史，係任骨鯁論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焉，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焉，則有猛術；非強非弱

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挾呂氏喋血之餘，除非誹，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小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莽興。明復知代宗深鑒其事，含貸使之罪，積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主宦畏與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害事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循環之有西盡之

者，夫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頑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用猛代，我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寢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幽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吾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人厭久亂，俱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是以深結海隅之心，東平僭偽之威，是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也。迨嘉

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振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務鉤距以爲法術，任深文以取媮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組織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推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採之錄，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也？許歟誠之言，率然散陳，而王體未蠲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决也。旱蝗猶夏，寇賊未究，隱恩藏癰，冀其自殄，而天誅未旋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

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閼而不通，而通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乎則可以已矣，乎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閼而不通，再通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遠慮深思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定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實始都梁。本朝踵承，未能遠覽長安，卽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雍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終南太華之山，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中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控殽澠之隘，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非過此三者也。故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割據一方之異，而楚之郢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

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雖无事，郡國皆置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宿衛。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

而昧者乃以緊不如周周不知羅。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藪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故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朔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苟是吉之從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無臣盾君。度量狹隘。忌竇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擧其身者。有擧其子者。有擧其弟者。有擧其姪者。有擧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擧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擧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擧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擧善矣。此所謂有擧其子者也。李石當國。屬事誰可任治人。韓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擧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玄應擧。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擧親明也。玄必不負擧。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擧其姪者也。崔祐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擧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識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而使念爪

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爲。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卽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縮頸。莫敢擢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事而有爲。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裴杜崔李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岩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動。則天下之奇才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之。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或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審。言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然有大節而無小過者。雖使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蔡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達上下
之情使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職一氣之
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
任諫官御史蓋克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
願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義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擢擧蠧惡如
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太古之治雖神功聖化微妙自然亦此
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言事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踵引去或
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恐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
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易也且人非蓍龜未必無過誤在其心指
意何如耳昔德宗以其好諫是之非唐觀鄭公術綴諫之過本
朝趙中令告諸鄰保忠之宗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
者也猶有非樂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

始進御史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
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
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
小子竊儒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姦竊其器以售姦欲答來者主
意之容也而譏斥帷幄剝棖楚者肆達言之黨也而顧叩龍墀陽爲
剝排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試
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癒病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
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
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詆以爲承劉棖楚
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
之耶嘻賈曰天不以地有蠧木而廢栽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
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多示我之賢諫者之狂悖明

我之能怒諫者之過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
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上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
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
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
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謹以易道與夫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
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君子道之時也而
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
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
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陰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

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盛衰爲生
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
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
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
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
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
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禍始內侍庚一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
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之徒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
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得察其邪正惟知黨惡而已故曹節侯覽牢
脩朱並得以始終兼黨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
斥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初設
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德裕既

黨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此傳稱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爲一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懼，逾月事敗。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熾，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屢詔反覆，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啟基創業之運，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彙征，相繼而與

彙於本朝。夫衆賢彙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構作爲無實不根之言，以甄兩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風尤甚，謂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誣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甚其上者哉。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勢。

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俾琦仲淹等皆罷去，異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其上衡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姦事，時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秉鈞軸，使之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

但畏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通消長之理，撥漢唐廢舉之事，鑒漢唐留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讒夫之端，塞中傷之隙，求賢甚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譖，黨禍竄而無所容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學術邃，問學博而行治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章方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指，循常守令，充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宜閑見精棧會柔

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富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梗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爲狙猿之杙，稍俏則以爲椽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枝稿柚解無沉而易盡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梗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奇滑稽與豪傑，以等技而取之，以責舉答任

任放者無虞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蘇秦張儀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爲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媒盜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跨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以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巖巖之下耳。人主安得而用之

奏議卷之四　十四

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過大惡所當廢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棄軀命，以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方之事，何足患哉。

律法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夏商周之興也，詔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弁冕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君書而百家之說，燔帝王之制，舉而屛者之事，處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誕欺大效細微之事。既即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議，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詔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所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對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

奏議卷之四　十五

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殺，以報所惡之禍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禍，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令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律法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曰篤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尚其以柱後惠文之學，父教其子，兄詔其

爭。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遠此。間有引古義以爭辯。則掩口而笑曰。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且古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原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以優擢之太峻。至有資授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出身進士。猶得淹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殊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胡以渾邪王降。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宰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斷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也。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存也。十數年之後。耆老之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為朝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事。宜稍殺等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授官之類。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以四方之情。異議蜂起之說。參酌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將復革削者為一切之令。以期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為士大夫挾偏守獨。各有所主。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選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敝竭於無賴。貲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如此。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緡直以免其役。然而平估多於官價。括及於車馬。冗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據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藝。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書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弊之法。以此易彼。愈紛亂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豈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築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隣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焉。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豈亦質諸鄰人之論哉。臣

下者以臣言爲然頒部有司條奏以次故新之論毋必於是免之名虛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頒之元祐役法則兼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柱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薦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隣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擧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擧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雕纂相夸組繪相傷。苟以諱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爲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眞。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敬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造進之士皆是也。[illegible]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

鄉擧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賢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與車嚴馬覓伏巖穴。以希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虛基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賊爲少爲仕進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眞不有焉。而晩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爲鄴中之爲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雖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詩科取士。限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抵之學廢。以不合而斥去。擧是剽奪之儀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大學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餘終之務。徇而後之。士龍而眞之者

焉。此何異弃秦關據上之固。而委以羣動勤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渠蒐可以衡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驊騮騄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幷爲一科則欲於衆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用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材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咸穆華浮魁奇偶偉之人或拘於而淹回。如張擇之十年不得調。馮唐至老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材繆之濫。

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援。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常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是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皆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滯。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資積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大郡守郡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事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任當舟爲遞列者。苟無大過。輒遷有

係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係任當舟爲遞剝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雖使所居官重。不肖者久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等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弁坂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外凡吏。已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任。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此豈微已。奏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將其外飾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禮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館閣之職。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當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於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實不設。文異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流及於州縣。兗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異教之師。乘遠之將。異姓之目。至不可勝數。元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遷之於寺監。然後稽名可知其器。而祿賞亦得其實。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竊以一編。昧死而妄議焉。向之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勸。而清望乖。昔者侍郎至僕射。凡十一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凡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至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一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窮而不得行。此

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等閒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此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三公。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以下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部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秘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禮刑郡縣之殊。非錄錄一級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守將泯泯然倚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當任臺省之職。或任禮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能。則紛然假以龍圖集賢。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

學之士也。而以諸吏共爲之寵而假爲。莫非乘覬望之甚歟。豈啻機
者矣。下之賊。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
之人有行之者寡。穀日之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
莊周是也。今朝廷之官。皆得莊周豪毅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
設可矣。如其不然。則不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鼂錯
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
豈有定制也。顧部有司。以寄祿。再加論定。稍倣舊制。自正議大夫以
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
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濁補稍異。而覬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至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
使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賜予
之費。而民有以給朝夕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昔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非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
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乎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
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鹽鐵榷酤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
漁井邑之利。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奪封
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兼
田而甲一州。販貽而傾都邑。貴衆而踰侈。諂削而鼎食。貨賄而連騎
爲富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貧。而
之吏。而吏常兼夫兼公私之民。所謂事勢也。漸稍激使然。曷足怪哉。本
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illegible]

殆無一毫取諸民。以諸郎第藏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僭仰如
意。豪氣噴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
以武斷於鄉曲。舉弋漁獵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
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
役。市易之利。稍收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市。使者旁午道
至。相望並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
則借摘山之羨。晉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較計數。巧名之取
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太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
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更審以措。克遵者相
繼而黜貶。因斂令而弛遣。君貫大小廉厲以振之。絕於是。公私之財。謹
向於平。然而有大蠹者。士大夫矯枉過直。然以風義自持。未復肯
言財利之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以此見理財充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
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
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衆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
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正人臣竭權。斂散以充虛盈。以濟用度
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
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恣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
中。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昔
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
言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則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鹽鐵。孔僅之冶
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
僅桑洪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

不可哉。

財用下

臣竊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通，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夫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通，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逐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修隄防，未之於隣國，非治水之善也。橫斂強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實。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

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畝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之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畝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一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得爲長，聽於倅令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之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郡，存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

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山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第舍，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絶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是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減騶御，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歷世不可去，而風化者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

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其禮而爲之度數，精覈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糾奏於中，而州郡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躬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蓋難得之貨，卻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智曉，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

抗於長平。康師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羸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乘罷以摧驕勁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當曹公之虎狼。而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雞鶩。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綴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無破。戰無勝。此有謀之士。一國之將也。稱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貪敵則怯者奪。冗者敗敵則精者卻。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詐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進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乘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未得盡試其技。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雖肯綮。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因其固然。已解矣。是君之所善也。諸分毫布失其守。潛遂而攻之。且其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所爭之外。而怫然已勝矣。夫屠其節事也。有奇焉。則與於者沒於兵奇矣。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知於常而昧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惜所以勝者少也。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騏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鷙隼將擊。必匿其形。虎蹲而後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草之毒者。於藥爲弱。歸奇於弓矢。鳴鏑莫邪。奇於刀劍。雲爲山奇。陰陽之氣。旋爲風。交爲雷。亂爲雲。爭而爲雨。凝而爲霙。散而爲霧。鬱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人亦然。嚴陣堅壁。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刻期而戰。此兵之正也。若乃百萬之眾。力扛鼎而射命中者。越山航海。伏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以爲知兒之任。出沒爲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妙於冒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嘗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鬭單于於漢地。而無他將援之。其論宜矣。故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關隘操而敦詩書者。有學而敦實。饒積剽悍。精智量而驍勇飛者。至不可悉計。然驍騎有未白者。則朝堂之上爲之紛然。進上實難。皆從中

决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持，壁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該者，守則不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奮談辯舞者以攜貳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窒之而益出，叩之而益新，擠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得乎己，天足地志，當力卜策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備而質仰而平，聞者遺懷，心折骨驚，予之俱處，其名曰括機。遺以令名，貲以義利，聞者悅懼，陽氣浮淺，上溯大定，其名曰書機。評通達而不覺，觸忌諱而無疑，聞者悉然，怒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悖，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淚下霑襟，穿徑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陳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圖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措之而行則疑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疑其怪也，使待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惑機。此五者，天之所以令於人者，觸之則讀然而後寔能禦也。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也；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常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卹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於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噎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詘。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有學而鼓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從，無定形，橫則秦帝，從則楚王，說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蓋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特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揲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者思慮也，圖籍者藏府之未剝營

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鏡臟腑。總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擾於人事。內不竄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過適然而不知。寒暑溫晴之變宜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戰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鼎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

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北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審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敬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謂與國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患者。職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陛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

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竊怪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畧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法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兵。剡竿為旗。求皆有法。况於師衆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去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

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龐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昔馬服君救閼與。厚遺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縱火而大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撓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鐵金羽鷂以為天傳。脈絡以為方。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羿在藉膝在方制以御響

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者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屑相摩抄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内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變，是所事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憂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内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衆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

駝轉輸不絶。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羣則烏合，非有法制相麾，敗則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敗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誘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熾，非勿迫以誘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疊百獸之威，然不可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使於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又擒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

戟擊。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爲難。平而不絶，其禁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聚，必有桀黠而難制者，迫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富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鞭，孰若遁逃山海庶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書

滌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汙滌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興，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偸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蓄氣旣厚，年穀屢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戒警，追徵勞苦，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任法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强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者，支解人者論如律。黨閑歡舉者，得減重論，殺捕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除其罪。爲之寬嚴適從，欲貧者徒束縛，若大致於法而人心不懸者無獄

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限責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墮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飢寒，迫於逋負，剝膚未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皆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委曲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累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或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獲，補吏遷秩，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說責，求捕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良追之兵森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渤海也。此數子者，号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殆將惶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免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著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稽核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盡以犒酬，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天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天下，則雖有黃巾赤眉，奚足患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由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所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覆，一日千里，而縱蹤逐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遣朱克融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劇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傑，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椎魯少文猶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諸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者，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

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才技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以聞書歲凡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患之蓋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患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邊防上

臣竊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從古與中國抗衡黨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絁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拓境以來雖然置人賂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遼虜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邊虜數入邊執事如鷹犬將吏被介胄而臥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哉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縱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漁陽九百里之地弃降單于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米歲餘納賓之故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守也取遠地罕茲為吐蕃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唐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熙河之守則歲省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抱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靈武淪沒於夷狄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犬牙警則有隙賊之患備邊則有芻粟之費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收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為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君臣種落交闘屈膝請命下吏是君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勢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為輔車邊兒疆場遼中吏士積歲切齒日欲犂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控御之術異今議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靡不然之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揚脩以為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為劉氏所據曹公以為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饋餉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若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縛其手則不能走就歷則羣耻脣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手足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使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徵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僭逆兵挐而不解者數

年。竟亦不能斷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轉戰無功而返。末載永洛陷沒。諸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未可以力屈久矣。柰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愚之見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成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鄙遠之畫。以先捍彼險之策接乎夏之全據。撫翰海之要衝。故其操清遠而窺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當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時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共足以成其桀黠。斂合殘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寇。諸寨唯懋居哉。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地。乃歸節稱藩。僭名號。恣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繼累朝之事。爲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我軒路行。抱罕請命。天戈异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爲。然猶未即伏事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責莫而朔月之間賞用而歸。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鞠勵之後。繼艾胡擊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羨。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夫方厭羌內難。屢起權臣擅事。君臣相持。既狃於永洛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略。未敢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解。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致形我。無勝勢者。成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柰何不顧。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得西河。絕大漠。破其[illegible]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獲單于

卻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有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櫜鞬。跨躡結兩脈。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役。跳躑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耶。逮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鬩狠。怨構連釁。鍵擁仍興。乘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蓋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爲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亡。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統帥。盡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爲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至而降。入部丞迭。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繕隍。堅壁自固。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脆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貪前逐北其威勢。則雖脆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亮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謀。遂

戚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猾寇邊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餉轉輸之勞。故屯騎留屯而圖以歲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精兵備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竊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陣隨後兵將棄先歸則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勤動搖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郤無久留務以耗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二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黠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拙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斥鹵無水泉若欲舉大兵徑薄其

下則虜將堅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深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輜重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今是田自蘭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餘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為之救者外無遊兵為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設吏卒屯之浚溝澮繕亭障擇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糧貴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戰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患虜之所長者無所施。臣竊不過三年羌必

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固違猶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延慶塞門抵四寨可唾手而取也。使以狂虜在深山百數墮及其在陷阱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儲約之漸也。夫能以積歲約之漸則羌雖勃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

治道

宋哲宗元祐三年。孫升上奏曰。臣竊以威福勢利。人主既當獨執。則法度紀綱。上下所以相維。自古法度廢紀綱壞。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然則人主所以能撫四海之威福。持天下之利勢者。以有法度紀綱爾。夫修法度。正紀綱。坐廟堂。持公道。決是非。進賢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者。執政大臣之事也。日月之有蝕。聖賢之有過。君子不以無過為德。而以改過為善。是以先民詢及芻蕘。而庶人得以議者。聖人之善取諸人。稽于衆而不自用也。以天下之重寄宗社之大業。所以維持豈一人之力哉。法度紀綱之所在。雖人君且不敢有所私。故詔令未出。則論思之臣得以議之。書請之臣得以駁之。詔令既行。則諫諍之官得以爭之。御史之官得以言之。上下維持。未可一日

廢。此朝廷所以分職任官之意也。苟非其人。不可使當其任。既使居其任。則不可廢其言。廟堂之上。以公平自任。平一為心。是非利害邪正不亂。然後惟允。進退無愧。期於上下無言則可矣。不可必欲使之不言也。若夫是非之不分。邪正之不明。而論思封駁之臣不獲申其議。諫諍彈劾之官不得盡其言。不恤天下之公議。以快意於一時。若是。則非所以明法度正紀綱上下相維為天下萬世治安之計也。伏願陛下深思自古治亂興亡之戒。而以朝廷法度紀綱為意。宣諭執政大臣。則天下幸甚。

六年。侍御史賈易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疏曰。臣竊以天下大勢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譎見。無所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足。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夫毀譽不以其真。則主聽惑。主聽惑。則邪正無別。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政化陵遲。亂之所由生也。言上下相蒙。則是人君聰明壅蔽。下情不上達之謂也。可不畏乎。夫官人不任其責。則萬事怠廢。姦偽伏藏。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乎宇內。以干陰陽之和。災異所從而起也。言政事苟且。則是紀綱不振。有治道而姦吏盡賊。靡所不至也。可不畏乎。夫生財不得其道。則公私困弊。衣食之源日蹙。用之於無事之時。然且有患矣。不幸多事。則必狼狽窘迫而禍敗至矣。言經費不足。則是一切用度皆匱乏。而斂散屈伸無及時預備之計。人情易搖而根本有微弱之虞也。可不畏乎。夫教養不以其方。則士氣浸弱。士氣浸弱。則節義凋喪。偷合苟容之俗滋長。背公忘君之風益扇。將誰與立太平之基而又寧王國者哉。言人才廢缺。則是士君子無賢智可用之實。而善不肖

充牣於朝。天下所從而否也。可不畏乎。夫人心不知所向。則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賊害。寵之以高位而不知貴。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人君之利勢。無以鼓動四方。徼利苟免之姦。背貸犯義之俗。何所不有。言刑罰失中。則是人無所措手足。姦宄由是而莫禁。可不畏乎。臣竊恨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之弊。任事者不以為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也。然則興廢補弊。救溢扶衰。豈無策乎。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四目。達四聰。使下無壅蔽之患。讜言直論日至乎前。而讒說殄行無以逃其情。則賢佞邪正皦如白日。中心湛然。如止水。如定鑒。孰敢欺蔽以售其偽耶。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令色孔壬。此之謂也。欲官人必任其責。而政事脩明。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以四郊不治則責郡邑之臣。以其無教本務農之效。

品不遵。則責師師之官。以其無承流宣化之績。夷狄叶謀。則責之邊師。獄訟煩苛。則責之士師。盜賊多有。則責之督捕。群司百官。曰任而責實。黜幽而陟明者。以一定之制。則賢能者樂運其才。而疲懦不肖者。未敢貪位而尸祿。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欲生財不遵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賤末作。崇儉約嚴奢侈。使四方之民。各守其業。不見異物而遷。講明先王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法。行之天下。將使公私富足。而九年之食不匱。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之謂也。欲教養人材。必以其方。則莫若闢四門以廣詢延之路。廣好問以厲廉遜之節。明詔公卿大臣。使各擧其所知。君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隨宜而用之。不善者一切斥罷。然則岩穴無幽隱之賢。朝廷多擧甚之才矣。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欲人心皆知而正。則莫若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不以親疎貴賤爲之重輕。與天下爲畫一。故爲善於家者。必賞於朝。爲不善於幽暗者。被罰於顯明。所以風動四方。而信於天下也。如此。故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書曰。德明惟明。德威惟威。此之謂也。舉是數者。一以至誠惻怛力行而無倦。則太平極治之功。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獲。

七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恭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語聞于外。性質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求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逆正中宮。已得賢淑。參主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未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托深宮。頤神內養。遠光前人。爲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明厲以

斧全聖。如以臣言爲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燾爲尚書右丞。抽又上言曰。臣昨在翰苑。日嘗纂具孔子撮露肝膽。冒聞聖聰。陛下聖明洞然。不賜誅斥。嘉其忠盡。用之輔政。臣仰體眷遇。益堅臣節。重以身豢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夙夜不遑寧處。期必補報。不敢少懈。不盡之意。致陛下有後時之悔。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急借事爲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洞覽遠慮。深識用臣前言。適此時。然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旨。歸斷人主。以全大功。臣不勝激切。盡言之至。

八年。燾又論政事之要五。疏曰。臣聞天之愛養生靈。必命仁聖之君以爲之主。而又生賢人君子於四方。以爲人主之用。使君倡臣和。共修善政。以代天理物。而成太平之功。故人君在攻於求其賢。又君子布列左右前後。以爲輔佐。所以副天之愛養生靈之意也。恭惟皇帝陛下以仁聖之資。符天授命。太母以至公至正恭受託付。保護膺節九年。成德今陛下聖明獨斷。中外歸心。太母可謂有扶翼大功。而恩及四海矣。陛下方當親政之初。正是求賢之日。當舉政事之要。隨事以注人材。各用其所長。則上下交修。治道成矣。是能敬天受命。副天愛養生靈之意也。臣竊惟今日政事之要。凡有五事。一曰入材不能。二曰命令不堅。三曰朋黨交通。四曰百姓窮困。五曰邊獄繁積。此五者爲數已甚。須得求賢人患之。各隨其材之所長而用之。謂求長策以失此五數。陛下必欲人材純一。在於善明辨君子小人。可用君子而使小人。不可用小人而使君子也。中正不倚。正直公忠者。此君子也。姦邪阿附。親暱黨私者。此小人也。既知其爲君子。則必崇用而信任之。既知其爲小人。則必消退而疏遠之。信任之謂。當用於要近。常令在內也。疏遠之謂。當補外頒。常令在外也。又當求賢人君子於四

方。則天下之賢才皆得而盡用矣。書曰。立賢無方。謂不專用一方之士。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謂進君子退小人。在果斷而不貳也。陛下必欲命令堅明。莫若謹於更張。審於施設。謀以成事。斷以嚴遠。慮以辯言。輕動成法。蓋條法頻改。則人情惑而不安。命令二三。則主威玩而不重。凡造命立事。必先謀於大臣講究。雖大臣以爲是。未可行也。又示於近臣。使之參考。雖近臣亦以爲是。亦未可行也。又行於百官。使之合議。須群臣皆以爲是。論議歸一。然後曲盡人情而不拂也。然後可以行之。一定而不可復變。必使中外上下。謹守敬信。如日星之懸。然可仰也。書曰。敬乃攸司。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謂作令所以示信於天下。必謹之於初。旣行而不可改也。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謂不善不時。皆不可輕擧也。陛下必欲無朋黨交通之患。莫若判別邪正。辨察眞僞。無惑先入之說。以收衆多之議。則事合公當。不牽於所愛。

必察偏私之情。則眞僞自明。常使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朋黨自絶。交通之斁自無矣。易之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君子進小人退。則邪正分而泰道成矣。泰者天下安治之謂也。詩曰。雨雪瀌瀌。見睍聿消。雨雪陰也。比小人。睍陽也。比君子。謂用君子。則小人自消也。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患。莫若減賦寬乎徭役。輕簡量稅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以其勞瘁。則救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寬百姓之請者。擇而行之。臣下有掊斂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擧法。以隔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擧。而不得以恩例爲請。則多得賢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欲安民。官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陛下必欲冤獄寘頃。莫若清文牘而立威制。頒面詔大臣。精選忠實明信之士。付以詳讞。用法慘酷之人。終身

遠事。保守封疆。寸土不可一擧之棄。愛生靈一民不可失之。如其恭順聽命。可行恩信。如此則文德明矣。如其傲慢叛命。必用誅伐。如此則威制多矣。不可屈從俯就。損德失威。養成他日之患。爲國遠憂也。傳曰。懷遠以德。立德以威。謂譯伏者必使畏威而懷德也。恩威並行。則可以制夷狄矣。欲致此五者之效。在陛下信任左右大臣。謹擇侍從要近之臣。選諫官御史也。大臣者陛下同體之臣也。必須精察而愼擇之。無牽恩私之情。以絶依附僥倖進。則誤國事。旣誤國事。雖有後悔。及其悔之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也。無惑左右之說。以清讒佞。讒佞進。則蔽惑聰明。是非昧違。猶依失道。必有後憂。及其憂也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也。大臣之間。爲宰相尤爲之重。故宰相重則朝廷重。宰相輕則朝廷輕。是宰相之任。用人得失。繫國家重輕。社稷安危也。而進退之際。可不重乎。願陛下明之以至明。斷之以至公。勿爲

輕聽。勿爲快意。如此則忠賢得用。左右得人矣。旣知其爲賢人也。兼移臣下愛憎之言而或疑之。又加信任。使之盡忠謀國。傳輔上德。則百官皆得其賢。萬事皆得其當。天下可以安靜。陛下可以垂拱也。如用失其人。則天下未得安。雖陛下未能無憂也。此而一有失得。在今日所繫尤重。當陛下用人之初。是四方觀政之日。不可不謹也。侍從要近者。陛下左右獻納之臣也。得賢人而在位。則朝政闕失得以聞。人材邪正得以知。緩急於其間。選用輔佐之。信易而得人矣。諫官御史者。陛下耳目之官也。尤當審任而親信之。此而得人。則所聞皆得其公。所行皆得其當。不得其人。則所聞皆得其私。所行皆得其偏。如所任得賢正之人。則陛下聰聽明矣。可以分別君子小人。可以辨定是非曲直。可使消除朋黨交通。如所任失於姦邪之人。則爲讒諂耳目。上蔽陛下聰明。顚倒是非。淆亂黑白。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

君子。使君子不得進。小人日益多。如此則朋黨交通之私勝矣。此官最爲清要。此地最當擇人。陛下聰明洞達。物情亦可不察也。臣愚不俟。竊嘗留意於賢人君子。恐有以助陛下今日求賢之意。謹以其所知及采於公論。有可以爲近臣者。有可以爲言臣者。各以其材之所長。條具別奏。願陛下擇而任之。時以名字出於清衷。自用三兩人。以聳動群臣耳目。使朋黨沮喪。忠良喜奮盡忠。陛下今日欲求輔佐聖德。主須用此等人也。望聖心斷然必用之。以合天下公議。則朝廷之福。宗社之慶。中外之幸也。臣子區區報國之心。惟陛下財赦而垂聽焉。

貼黃。臣自歷侍從。以至擢居近輔。竊覩陛下有仁聖之資。望陛下行仁聖之事。願陛下成仁聖之功。天下之大。一力不能獨治。自古聖帝明王。必須臣下共成洪業。伏望陛下用此群賢。早成大功。以慰臣民之望。

燾又論四者歸心之道奏曰。臣聞聖主之興。必敬天道。以修人事。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嗣明德守有宗社。天之付畀陛下者如此之重。陛下必有以報天順帝。而壹承之以對萬壽之福也。天之所喜者在安民。民之所安者在仁政。仁政之道。本於安靜而不擾。夫安靜而不擾。人心之歸也。人主以一身之尊。居四海之上。必得人心之歸己。則享國長久。安寧而成太平之功矣。今陛下覽政之初。是四方觀德之日。宜有上當天心。下慰人望。克承祖宗之休。敬用太母之訓。安兩宮之慈。垂萬世之法。此廟社之福。天下之幸也。臣願竭愚忠。以助聰明之萬一焉。夫親近法寧。日侍清光。莫如左右之人也。人人願效腹心。以副眷遇。必知其所用心。則可使臣節竭忠也。臣願[illegible]戒書[illegible]略小過。以盡人之善。錄小勤。以勸人之忠。如臂之使指。如手之捍衛頭目。始終責其力焉。此左右所以歸心也。夫正朝廷。明國體。莫如廷臣。以道佐人主者有輔弼。論思獻納者有侍從。拾遺補過者有諫官。繩愆糾繆者有御史。此五官之要也。聚於朝廷。各有職守。不可使有交通。不可使有朋黨。交通則敎聰明亂國政。而爲姦詐欺罔。朋黨則害良善而隔正直。此不可不察也。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君子小人相反者也。君子正。小人邪。君子忠。小人佞。君子得權則致戒而含養小人。小人得權則傲很而難制。君子可以與權。小人不可以與權。臣故曰。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也。陛下方以至明獨斷。正要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以助英睿。若不收拏人材。何以多得公忠之人任用耶。臣願陛下清心正慮以觀群臣。清心在至公無偏。正慮在不惑姦欺。辯別邪正。消除朋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辯讒說以進忠。容諫以養直。謹聽以廣謀。剛斷以明事。信任以保功。[illegible]謙恭以求賢。[illegible]有此廷臣所以歸心也。安國家保社稷莫如百姓。聖人有言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蓋民安則國寧。民富則國富。度百[illegible]出於民間。常令足衣足食。無困無怨。則事事樂供於公上矣。君臣相與謀議經綸者在此而已。臣願陛下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寬省賦斂。輕簡徭役。豈讓和平。則安養百庶之使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失所。臣下有寬愛百姓之請者。必詔大臣必行之。臣下有掊斂百姓之議者。而勑大臣保會之。此百姓所以歸心也。夫置中國之強弱安危。看吳如夷狄。當使其畏威懷德。持職情貢獻。國則有主賓之義。懷信之所接屬國則有忠臣之道。命令之所加。常處於義信之間。而後可以有中國矣。自古以來。處懷德畏威爲強。柔務以開地爲疆也。以先制人爲寶。不以受制於人爲安。此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

而命大臣必精選忠賢材略之士付以帥權彌用材吏使從之人兵候邊事謹守疆埸曾有土地明信重威制會寮依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不苟且目前無事餒成後患爲朝廷他日之憂必也有恩有威使之知懼服從奔走之不暇此羌狄所以歸心也此四者誠得忠賢上助聖謨然後安靜可成矣陛下今欲發其聰明廣其仁孝上安兩宮之慕下收四海之望始自於宮掖左右中達於朝廷群臣下至於百姓遠及於夷狄歡然一意歸心於明君可謂安靜矣若夫群心歡欣和氣充塞可以致陰陽順序風雨應節年穀豐登人民富壽者王之能事畢矣臣蒙殊見擢自侍從歷歷新傷竊觀陛下有仁聖之資願陛下行仁聖之事望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區報國之心也惟陛下財赦而垂聽焉

知定州蘇軾朝辭上奏曰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

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驕歎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禍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諒陰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

眾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耆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未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睹今陛下臨政之初不行乾健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

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

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俾得利害之眞
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俾旣作之後。天下無[illegible]。陛下亦無悔。上下
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
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illegible]不思精詳。亦已明矣。臣
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貴於服藥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
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遽好利之臣。輒勸陛下。必有改變。故輒進此
說。旣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道。不必爲惡藥所誤。實
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國之[illegible]。冒死進言。
紹聖中。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易。以乾名乾。以馬名坤。蓋
龍者。能變能化。深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龍
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於上。故能制物。坤

承順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旣立。而君臣之分正。是以古之聖王。君
嚴防明。惟先叙志。辭善惡辭。無於己。賢否旣判。邪正自分。故能欲
營私黨爲朋比。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闇武昧於[illegible]。主威不立。權歸乎
下。餘食危亡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illegible]成帝外勤[illegible]林內
耽聲色。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
姦臣不敢專國命耳。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年有播遷之
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
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illegible]。邪不去則害忠良
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在於此。唐之開成。陳
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以失於不斷者也。漢
成帝欲用劉向。亦數出於[illegible]。罷而問王鳳。鳳終止之。以失於不果者也。
主邪旣疑。任賢不果。[illegible]所以執國命。同己[illegible]相結納黨之漸矣

以爲己助。異己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
於唐是也。夫朋邪萃於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
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illegible]。[illegible]之興。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
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說毀史高。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
衆以謂陽[illegible]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因歸咎於更生等。元
帝不能察。遂[illegible]。唐代宗初。元載爲相。內結宦官。外乃[illegible]帝
令群臣奏事先白宰相。顏眞卿極論其非。[illegible]而群臣[illegible]之。以
此推之。威福之柄。自君而下。無不收威福之要。不在乎化。在乎果
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是乎。恭惟陛下德
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illegible]乎二帝
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爲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足爲鑑戒。以舜
之爲帝。爲禹納言。然若丹朱傲。惡臣[illegible]。敢勉古人引此以啓狂

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無委於群下之情。勿貳勿疑。指伯益之戒爲
言。邪正以別。忠佞[illegible]。無負四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次升時爲左司諫。又奏曰。臣竊觀古之君臣。協心戮力。與事[illegible]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以和而已。朝廷和於上。則百官和於下。羣賢和
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二帝三王。所以臻盛德洪治之道者。以此致乎其
曰。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皐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伊尹曰。惟和惟一。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廟堂之上。謀謨之臣。不可以不和。而
欲致陰陽之和氣。其可得乎。恭惟陛下道邁來孝。情復唐虞。閣任舊
人。錯然先烈。眞大有爲之時。左右大臣。宜體此德。盛懷忠良。一心以
經綸天下之務。紹成無疆之休。則無負於陛下之責任矣。爲懷異志
持異論。皆公向和。違異依違。無難乖濟濟之和。懷欽欽之誠。以
此[illegible]以[illegible]爲非。紛爭議論。會惟失其[illegible]之責。負陛下矣。不獨負

陛下又將以眩惑陛下耳目。雖以明達照臨。違曲微眞偽是非。寧能判於胷中。而詢事考言之際。豈能與之口舌爭。大臣如此。累國非細。可不察歟。伏望聖慈。渙發德音。並諭大臣。俾懷純一之德。而無猜貳之心。庶幾虞舜九官。終共寅恭。伊尹躬一德。逮克享于天心。受天下之福。萬世之利也。臣蒙陛下擢置言責。智識淺陋。闇於事理。見以致治之要在朝廷和而已。敢獻瞽言。伏望陛下少加察焉。

哲宗時。侍御史蘇轍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然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嘉祐已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産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

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設已黨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鞍序陳附論時事疏曰。臣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事主陳州。非有言責而妄言之。計其狂愚。益當有罪。然臣伏念臣以老衰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其老。特寄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骨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念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實同之志。慮雖衰矣。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追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討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罷役布令。令勸

睦宗族。修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稽詔以廣言路。議租
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
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
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使邊鄙無為而天下
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若
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
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倘使陛下推行
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
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意。於是延安有橫山
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說之以金帛。假之干戈。卒入貪功屢害
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棄擲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

大者喪師萬眾。小者身死冠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
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遠之量。雖復兵連失律。而立功之意未
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
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
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
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
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謗讟者章交於朝。謗語著
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務為之寧字太息。自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
成功。力排眾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
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大。陛下知其
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
中之口猶復訩訩不靖。陛下雖排息撫之。而終不以為患矣。臣以下

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策。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靖
而務擾之。臣違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據書詔敕以成其深入
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
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與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因勞底心以
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
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淪殁。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
下罪己之詔。撥寬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
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即非邪陛下犯逆眾心。力行不顧。其於
以為是。未以為非也。然而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
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眾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
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
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

者見解之易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見解之憂。陛下既
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
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惜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
知向二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
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
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自始發變壞交驚。均耳目嫁
毋子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排細而
不之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憤之民甚為
群盜。使諸葛亮生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眾
可得而聚也。知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
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初與今日之
事而代觀之。天下盛衰懷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丈　子孫孰與

今日之衆。陛下兢覺疲勤。戚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戚與今日之切
陛下試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
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陛下之過計也。陛下事即位之本心
而拘臣下之過計。言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
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廷議之臣耳。夫人臣進
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
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
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
釋。陛下聰明睿智。度量自我。所獨爲此嚮嚮也。漢宣帝與趙充國
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安危。無僥倖
功名之心。與希望賞賜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

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
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忠身憂國之誠。是以冒瀆而言。切惟陛
下察之。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曰。臣聞天下之政。皆願致治。而不能無缺。天下
之言。皆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天下之情。皆有愛。而莫切於愛君。
天下之情。皆有憂。而莫大於憂國。此明王所以廣覽博聽。而求
其闕失。忠臣志士所以危辭直論。而竭其懇誠也。苟以不足適用之
言。除不能無缺之政。則辭旨淳厚。而意不迫切。於愛君憂國之心有
所未盡。安能補於世哉。譬如施干戚之舞。以解重圍。講鄉飲之禮。以
治軍旅。多見其無益也。昔貢禹爲漢元帝言治道。以爲當如太古則
難。宜少放古以自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上嘉
其質直之意。多所聽納。詔自躬損。以身過制大半罷之。至于後宮若

論。狃於時變。則亦以爲濟時拯世之術。將於補救決壞。扶柱傾邪。固
形勢。剄要指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宜以銜勒
鞭策爲轄蓋。職及於和鸞節奏哉。夫二子之言。豈不以一隅識道事
變。質之前世而不驗。驗之來今而可以爲要。臣竊恭爲。恭惟國家奉
百王之統。當天下文治之極。法度廢而不立。威令委而不行。上下偷
觀。風俗日靡。有四海之勢。如乘敝舟以涉長河。而無所維御。識者爲日
既久。皆不以爲嫌。壞敗之形。甚可痛也。陛下天資神聖。手有寰宇。一日
慕承大業。而四方之人。歡然嚮頌。然有憂憤之聲。若將有大命焉。焉
乃一二聖帝之德澤至深至厚。結於人心之堅也。爲人之子。治人之
天下。而坐視若此。於持盈守成之道何如哉。臣竊識之。是用以長慮。
第閱忠讜。可以死節。昔嘗考六經之微言。質百氏之異論。推迹遠書
得其大端。至於安危治亂之變。是非邪正之辨。得失興亡之際。粲若

不爲陛下反覆而究之乎。夜三思。繼之以日。或一發憤懣。有未要精。
以感悟天聽。扶救國體。奇人主從而警懼回心。於社稷之計。審明之
德。無所虧損。天下之大變日漸銷弭。則臣退就鼎鑊。其甘如飴。而藏
伏田畝。踐底路。無憾。幸今明詔中諭。維嚴充言事之人。皆得以直言上
達。乃臣之志願。庶幾遇於今日矣。故詔科舉以罪其愚。臣竊以爲王
道之端。萬化之本。莫大於身正以率天下。故有責於天下之大務。樣
而不爲。則德廢功衰。無以充紹祖宗之休烈。循名而昧其實。則君尚
虛譽。威柄傾墮而不可振起。故有空名。君臣之疲憊。觀之以至誠。然
後可以舉天下之能事。大臣之分。當若盡道以致主。故有明任。故官
柄職者。所以與天子共理法制。大壞責不肯失其職。則生民安所察
賜。故有識實。人君能結天下之心。則邦本堅固。而莫能動搖。夫皇國
爾貴得民。力役不興。省蓄無養。皆世之大患。故育熙民。民力之供莫

兵於養兵軍政不立則驕惰日長將材不任則率無成功推類以勝
則漸不可長教民以戰則法不可失故有制兵二屬之患舊告一日
而制禦之道未可以經遠故有虞遠總其大歸以盡夫終始故有箕
原求之於文則不足推之以用則有餘臣之區區不敢默於此也

貴始上

臣聞治道有本末物理有終始王政之所施有先後物萬目之附於
綱衆流之出於源筆之則張濯之則當端本者所以治末也慎始者所以
圖終也於之至先者亦可一日而後也此善惡邪正之所判而安危
治亂之所由生也是人主之大範也昔春秋之文謂一為元學者推
明其義以為視太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又曰王次
王王次春者上承天而下正己也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考於大雅大法表挑

既白以天下國家理勢而質之尤深切而著明乎人君之即位者
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所始也公卿大臣瞻仰清光而觀其注措也
黎元兆庶延頸企踵而觀其意嚮也蠻夷戎狄傾耳側目而揣其盛
衰今也公卿大臣則必有以結其心黎元兆庶則必有以慰其望蠻夷
戎狄則必有以懷其情舉是三者而先之夫何為事之是治哉是以
古之賢君詞守大業皆深知正本貴始之意故治安而罔危亂就善
而去惡趨正而遠邪日新盛德輝光篤厚發為大政鼓舞四海人人
聞之莫不聳動悅服而以為吾君之有某善則吾之幸矣君之舉某
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故人道物情無違悖之理天施地化無違沴
之變然後睎世增壽固永久豈不休哉詩書所載抑可得而言也
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商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稱祖甲之德曰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至于成王上繼文武之業下遇周召之助法度備明教化浹洽
天下可謂安矣然而朝廟告神猶懷燕攻慎微求助則其詩乃曰閔
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予其懲而毖後患及其舉臣
固而進戒則亦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而又以公劉制民事以泰阿韵
家貿以立政規任人以無逸防好樂是以成王實恭抑畏勤積德義
功成治定不墜祖考之洪烈不惟商周之隆賢君之初政其有為
於天下則如此至矣其警懼撿飭於身則又如此勤矣豈非所謂正
天下之本而貴王道之始歟然則三卿序進而皆有以致於天子者
亦忠乎此也一篆言其安之長而務除患也二篆言其無事而慮則
可以息禍也三篆言其吉凶禍福之相倚伏當謹戒而無怠也忠臣
之愛其主乎享及履得尊而不倦者亦欲正本而貴始也臣竊觀漢
唐之衰聞君繼世不貴本始寢失法度大祭無以懷服天下之心於

是生民失望而內外携以寖其衰履七敗豪可不悲哉陛下受天眷
命續四聖之統踐祚以來恭默思道三年不言可謂孝矣言承視政
既一歲矣公卿大臣率職聽命咸願致其忠力矣數少僻而聽任之
豫哉其會諧然當之端或殊公共此豈結其心之術哉若乃慈恤元
元之望則德澤有未敷懷戎狄之情則忠信有未至豈殊仁厚德無遠
而難明耶抑本猶未斷有發而不俾邪臣恐不能處也然臣惟恐中
外之心觀於初政據懷然常若不滿矣謂人道物情之無違悖乎則
陛下欲奉共禋遵崇本說而盈廷沸騰以為失名分之正不可無慮
萬古下至草茅閭巷切切偶語紛綸是非由此觀之天下之情可知
矣謂天施地化之無違沴乎則癘氣流行萬衆疫死八月大水都市
深溢秦晉諸郡同日地震星緯示變終月不沒旱蝗繼至赤地千里
由此推之上帝之警戒可見矣陛下安得不深思而極慮哉夫天下

之治莫若先之以身。故臣願陛下述覽商周之盛，近攷漢唐之衰，考
春秋正本之義，述三卿決策之戒，參大明繼照之初，先治諸己，以倡
王道，以副天下之欣戴，然後條當世之務，而審其所以措置云。

責始下

臣聞，治己之道，以始必慎。其次，要若操乎術。其於無善於攻跡，務此
三者，則主德完，而王道備矣。天命至重也，思所以奉順；宗社也，人思所
以保守；生民至眾也，思所以撫養；萬務至繁也，思所以康正；其又未可忽
所以鎮去群情，不可不慎思所以懾服。臣故曰其始必慎。思慮心實慕好德
不息，所以奉順天命也；猶是法度，崇厚祖考，所以保守社稷也；早夜
勤政，通究微隱，所以撫養生民也；審慎聽斷，無枉無冤，所以康正萬
務也；引咎自新，事前失，所以防去災異也；推誠待物，不忌有戮，所
以懷服群情也。此數者，非高遠而難見，非勞苦而難行也。皆陛下所述人

理。切中事情，不爲則已，爲之則至也。聖賢之教，存乎其中，而仁義之
主不能出乎其外也。陛下幸赦臣狂瞽而察之，可也。臣一言而論未
敗天下之大政也，舉一事而著未察天下之大法也，四方無虞而宴
安逸樂，豢爲人主之大過也，崇高富貴而嘗好外形，未彰人主之大
失也。其始雖不及於此，而其漸必能至焉。惜一言之於未敗大政，而
不慮，則其漸將至於號令偶瞬，而中外無所取信矣。惜一事之差誤未
隳大法而不正，則其漸將至於典章廢墜，百度不守，而後綱無足觀
矣。以宴安逸樂未爲大過而不節，則其漸將至於荒建，終日荒耽昏
醟，而爲事叢脞矣。以嗜好外形未彰大失而不戒，則其漸將至於嬉
佚遊習，寵所欲而奪之于犯，積推而不可救矣。臣故曰其若慎其漸。
是以聖君賢主，制之於將然，而不及於已然，遏之於微，而不見於著。
昔宣王狄衰，撥亂開通，復古後德，遠業可謂盛矣，而時人乃以慎微

爲美。由此觀之，則慎微者主治之本，而人君之先務歟。太祖決事或
失，虞書之史道朝不勝，而有主者豈可容易之哉。太宗既即位，不復
詔及宫律，嘗詔承衰亂之後，勵精爲治。天下已安，乃知勞苦有勤儉
以酒禁自娛，則萬務將廢，以至令人有指摘外者。至太宗時，宦官或以
外官勤幹爲任，而願正其秩，乃詔選郡得人以代之。又有以甚之貪
虐聞上者，乃令先司按狀，而未嘗執聽其言。先帝於待群臣務累
戒，嘗遠視前代行事，列述百國善爲主鑒，其辭有二三十篇，令德之嘉言，
警戒朝之失，治亂之著，莫不聖防微杜漸之大略。至於大哉聖文之功，則也
陛下先祖不列，然建治統，固宜紀法祖宗之顧謨，益發揮盛德，而率
天下。如是思至慎，將之以德，則光舜之盛無以尚也。夫朝野諫官
置臣，而令曰諫諍者何也？得非天下之務多，先治之以禁言，人而人
主之聰明不可自用，乃責其有補耶？非時講明論事，事當其言而已也。人

臣直對正色，與人君爭辨於正邪是非之際，有至死而猶不避者，
何也？得非以義氣於心，言其責不敢循黙自便，而欲其聽而行耶？亦
非特以此先報以沉默名也。今朝廷設官之意，察人言、彰若之察，則諫
之爲益多矣。臣故曰其於無善於聽納。昔者御史有以言罷去，而塗
之人感於傳聽，設以爲戒，雖臣愚亦爲朝廷惜之，也不惜數子之去，
而惜國家之體也。昔先帝嘗黜諫臣矣，而天下不以爲言，陛下一罷
御史，而人致以爲戒者，何也？蓋先帝享御日久，好諫之德足信於天
下，雖間或語言，亦或罷黜，而人不疑焉。今陛下初政，大政雖有納諫
之心，四海之人既未能皆知其詳，而御史又以言去職，此疑似之塗
不可家至戶曉。臣竊憂謀直之路塞，先制正論不敢執戲，而威德將
喪矣。此所惜者體也。雖神聖之資，群臣莫或有聽從而無諫諍，然仁
聖寧如風，風有時而來，得狂言忠計，擇則忠規或在所稀滲，于前而

治道生矣。惟陛下留神聽納，實萬世之幸。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若求安在哉。好靜而惡動，喜無事而憚有爲而然也。夫靜出於動，無事處於有爲。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靜。聖人之經綸斯世，其始必剗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而終乃歸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也。今惡動而憚有爲，則所謂靜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偷好之喜之，不齊歲年，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靜，猶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淺深，理勢之至，抑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適變之道也。是苟一朝之幣，不識千日之憂也。夫人之受疾有重輕，故當之爲術有遲速。或一寒一暑之微，爆於膚腠，此其疾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可計日以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病，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與賊將隣於悴亡，而吾猶恃之白養以待御，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驅於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暇較之足惜哉。大厦之居，莫不欲便安而憂剖建，瘡羅缺漏，補葺之可也。梁楠弊壞，究治之可也。若乃基棟頹死，漂蕩埃燒。一大風雨，或有摧覆之患，則又豈補葺究治之可救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勞，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有不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之勢，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爲之心乎。特不欲爲之，必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過目前，而未暇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可憂之端，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虜武狠，竊據王室，兄弟之爭既終於此，而王爾之利已加於西，氣出金繒，歲十萬，至命賜也以爲同盟之具，可謂辱矣。三邊棄地，夙夜經惠，境守大戒，非無備禦介使屢至，憤言執上。幽燕承之，曉悟雖甚之來，以精勤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息民爲辭以好戰爲戒，未嘗議誅伐之策，而與之並中國，四夷之分，恬然受，患者計應接而幸其不爲南牧之冦。臣竊以爲未安也。大河爲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爲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薪之積，設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塞之於東，則奔于南，障之於西，則注于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共憂，而天下之熟聞也。然猶以開河爲功，多過塞爲幫，宥人覆釋，予以紿其貴，設思尋丈之奔衝，爲我千里之堤墳，而未聞建定大議，純水所向，捷民避患，而除爲之謀。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而求皆其勢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爲。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簡，臣不得而悉數矣。夫以天下之人，激昂奮厲之氣少，偷且急惰之心多，事勞而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積之以持養，奮之會而相與議席於廟堂之上，不蔽於一偏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喜動而不惡，夫有爲而無所憚，以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患，而究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熯，操刀必割，則機會之善，其可失乎。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爲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爲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舉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爲，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爲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

實居其先而名隨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慕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為於天下者，盖非有求於名而行之。及其功成事立，而名自得焉。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乘四載，決九川，導九河，瀹洪流而注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捍災禦患之名。三代君天下，井以井田，稅以什一，教以學校，刑以肉刑，所以撫斯民而納之仁壽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為其實。好名而不為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述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名之實，於見其名之盛美，竊好而欲求之，乃襲取其近似者而行焉。反求其實，亦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大計者，豈非古所謂取事以達法，制用於當時乎？然而取之，遂至於措而積斂下之，非有餘而實無窮，不可量入以為出也。耕三年者，未有一年之畜也。比年水旱，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群吏，勉修厥職，爰以嘉書，與令為政者，豈非古所謂作典政於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則令雖布告，類多賦役之議，未暨賢帥之請，乃俗吏之為，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歸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民，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王開道而求諫言官箴王闕乎。然而公事不召對，而書不問言，未聞無見細擇而寵擢引登也。凡為此者，特非先名而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實裕黎元矣，可以命冢宰，明國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勸民以行矣，可以責庠序於謄書之外也。誠能求善未盛，開通不吝矣，可以來天下之上封論政也。凡為此者，所謂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患名之浮而不見功達勸治之效。苟人主一旦翻然修其實而示之，以警動天下之耳目，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名當實之實，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覆天地之表，而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故遠道前世有為之君，若昧軌，懲熟已驗於往者，以取必於唐虞。昔漢宣帝勵精觀治，綜核其偽，信必刑賞，稽核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無苟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來享。議者以為功優於孝文，德侔於商周之賢王。唐憲宗收累聖之讎，明振國威，以平數十百年之強梁跋扈之勢，則亂階遂去，除削叛書，為國之紀，律復振齊威，小國之諸侯也。夷攻不當，種隣交侵，及其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衛之君請和，國人震懼，莫敢飾非，考此皆為之有其實也。況以國家大安久安之勢，究其實而不務於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為而不至？竊謂漢唐之比哉？惟陛下留神考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二

治道

宋哲宗時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故事曰太宗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賜中書樞密兩制三館御史中丞尚書丞郎給諫等人各一軸注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爲論題帝欲激勸士人故錄儒行篇特命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等次及宰輔近臣臺閣臣僚并給所選人竪旨諭令依此修身爲治仍各於廳事兩廂掛於屏障又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帝作文武七條其文臣七條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則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尚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効勿競虛譽五曰明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平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以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武臣七條一曰修身謂修飭其身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擾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曲四曰訓習謂教訓士卒勤習武藝五曰簡閱謂閱視士卒識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謂安撫士卒甘苦同帶使其心無怨咨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犯禁以賜節度使以下至刺史及諸司使以下任部署鈐轄知州軍縣監押駐泊巡檢者又以禮記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敕諸使臣仍並賜敕戒勵令崇文院刻板摹印送閤門分給之

臣伏覩先朝賜臣僚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條所以敦勵士大夫修飭行檢及中外臣僚謹奉官守其出外任者朝辭日各賜一本仍令閤門丁寧宣諭凡在臣下靡不恭稟而奉行更乞申先朝以久罷賜七條儒行中庸篇當降詔書申明然而後奉臣僚久不定賜無所警策至有士行不完過取其恥官守失職苟簡無功臣故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閤門給賜及宣諭誡勵之臣愚以謂數獎士類鎮靜風俗澄勵官吏治守忠廉篇乃爲治之大本備致太平之道故敢援此臣區區于宸聽匪稱聖政伏乞付外施行

著作郎范祖禹進故事曰唐太宗幸洛陽宮殿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今盡爲我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夏桀商紂爲戒也其臣先亡之言不絕於口其君先亡之言不忘於耳故天下國家可得而安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觀其宮室而以諂諛掩蔽爲戒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吾之所以存而不敢居其此二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祖禹謹按大戴禮保傅傳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于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商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侍於左右，近淫奢於遊樂，嗜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賜與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燕私安所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飢而惏，[illegible]，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昔帝先通保傅，傳講以書。

唐太宗縱死囚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臣祖禹以為太宗[illegible]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由至仁愛人，至誠感物之所致也。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上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illegible]舉酒賜之。

臣祖禹以為漢武[illegible]好[illegible]縣之吏，故董仲舒以守令未得其為言。夫一郡守不[illegible]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稱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夫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為急也。唐明皇東封，以觀諸州，而懷魏濟宋皆有良守，亦足見其時州郡多得人矣。蓋[illegible]姚崇宋璟為相之功歟。

宋太宗淳化元年正月[illegible]

上侯猶之例。慰撫之。以爵傳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城積
久殘。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猶爲通衢長廊。因思晋高祖倍奉興
勸。亞成封惡。少主昏蒙。奉至亡滅。朔王政朔。異政愈亂。政令違言。更
於孝華直相猜。亂孝相之後。柱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危懼。殆無生
意。身親營理都邑。乃暘對曰。晋漢之事。老臣備經。今陛下恭勤治道
彰之。無倦是致四海清晏。繁殺繁盛。上曰。勤政愛民。帝王常事耳。朕
丁未。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
一。宋太宗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燈。酒行。上顧左右曰
往歲兵戈。獨爲荒觀。此因斂時與萬姓同樂耳。朕始鎮撫勞瘁建之
東觀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不害用者。如故事。饒
冒舜之。光直勿害。瞻旨順事。然近會。或進奉食
昭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

太宗嘗兼樂之司。未應與倡優雜伎。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
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
女使習之。又選妓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
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選端士。尚樸素。深以悅
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嘉歎。閑言嘉賞之。
臣按唐臣曰。晉禮部之樂。先王之樂以六。大國明皇即位之初
曰嘉靡樂政寞矣。年所樂者傷化。大亂。亡天下。人君所好。云
不復哀。太常掌天地人之情。鄭衛之樂。奏命伯夷典禮。夔典樂
之樂也。以君。不使鄭衛相雜。國祖宗以來。教坊所
無常慨。侯勢方屬太常。以鄭衛之樂。責典禮之司。求
而遇明之矣。
一。宋太祖七年。江南未大定。宣東關北。開前殿。武夫各出

暴汁羅書悉錯。何一。天下可之屬。害數壞。及政。不可知。是何治宮室
也。又曰。何曰。天下新定。故可因以武宮。宜直大。天子以四海爲家。群
臣以此慶。以重感。三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
臣杜爲曰。高年宮室。君子義之。曰。吾無聞然。天周宣勸即位更爲
於宮室。公宗廟。爲政中興之。功勝人歌之。爲何不能以道。以後
乃繫古今之言多。制書之名。一言一動。子孫視傚。此乃武帝之門
而乃以此也。臣恭聞太祖皇帝。昭宮殿之制。准得示曰。吾室
寧宋。宣言二德之美。過於漢。梁遠矣。
宋太宗皇懿后曰。會明發此田舍。宋夫德皇后霜奇曰
下皆可以爲。悉后進具。網服。夫人驚曰。皇后何爲
后曰。多陛主因臣直今錄琰見。由陛下之明致也。妻敢不賀

臣按高曰。詩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爲家有
之能。武以成君子之德。若夫孫皇后盛於太宗。其可謂賢矣。
議後是夫。然開其大。太守。光武觀見。或之曰。善事上官。矣名
陛下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然。息曰。卿言是也。
臣。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病。不忘經略四方。也耽於書奏
氣。然則其不悔。至慶善樂前詩。無窮。有所感切如此。遂
之。以
後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
下。馳鶩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
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旅求主人漿。主人翁
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觀上狀貌

而異之。止其翁曰。吾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姬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聞。召姬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臣祖禹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邇英閣。講讀書未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仁宗曰。帝王舉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特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雖文景之資。奔以窮志極欲。仁宗曰。君安事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武帝以天子之尊。而好狂夫之遊。因於匪林。幾至危殆。考其行事。三為求矣。仁宗皇帝特垂德音。所以訓為世也。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illegible] 明皇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而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教太子愛惜福祿。不棄一餅。可謂知稼穡之艱難矣。然於其身窮極奢侈。用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於子而闇於己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illegible]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illegible]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illegible]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illegible]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illegible]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illegible]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臣祖禹曰。禮記樂書之篇[illegible]。戴以為經。司馬遷取之以為樂書。言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樂之本。而進於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述而傳之。言樂之大者。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說也。與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

唐明皇每賜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illegible]。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後祿山反。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奢靡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illegible] 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臣祖禹曰。禮[illegible] 慢以[illegible] 或微事而[illegible]怨隙敵至兵連禍結。而兩國受其敗。人君不知省。多矣。可不戒哉。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illegible] 西域。遣大司馬吳漢征

庵大將軍與國之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之，守上邽。帝令虎牙
大將軍蓋延、征虜將軍祭遵攻之，頓川盆地巖，次因踰河東。堂守
兵弃救。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車駕還宮，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
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為白。
臣但爲曰：漢光武以兵定天下，中興漢室。是時隗囂據隴，公孫述
據蜀，未得息帥。光武厭苦軍事，猶語臣猛將衆多猶曰每一發兵頭
鬚為白，其憂其知此。嘉祐以百姓，故苦於用兵之為天下害也。
漢順帝陽嘉二年春，郎顗上書其四事曰：易傳曰：陽無德
則旱，陰淫陽亦旱。陽無德，謂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淫陽者，謂臣
下專權也。自冬涉春，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
廣為禱祭山川，暴龍移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
責己。今必可請降災可攘止，則救無隔，天下太平可得，然後災害不
為害，惠不在此也。[illegible] 去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
問孝弟，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塞。
臣聞恭陵火災，亦有天誡 [illegible] 明此天災非人之咎。
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
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
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
為其方也。[illegible] 陛下若遵修以應天功，若臣不用，朝政不改，
帝堯憂之德，乃有甘雨。於今之際，水可冀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
臣為壁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

帰家。至四月，京師地震。是時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
敗，皆如顗言。
臣但爲曰：天人之交，其去不遠，故漢世儒者各以所學推原災異，
其言多驗。臣恭聞仁宗皇帝 [illegible] 天戒，尤畏災異，恐懼修省，
況求其咎。近世學者變而不畏，人君奉順天道，不可不留意也。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三代之禮 [illegible] 明有義
之 [illegible] 明有孝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以天稱其大，而可以見也。是故 [illegible]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者於
書世之所以為治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尤重之

臣聞其所以為言之事則不取，取其知所以安利為民者。內
修其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
急之。
臣但爲曰：賈誼之學本於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忠信之學，專於刑
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天下，以誠愚之；秦衰之
世以術數治天下，以詐愚之。人主既刻畫臣下，臣言受事，皆以為術。
欺而不知聖人之道無二，唯一以至誠而已。唐太宗猶杜以權術
御臣下，而況於三代之主乎。大曰：自唐天寶之亂，藩鎮不息，迄于
五代，積問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為八九，生民塗炭于
兵。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經中國，雖綱紀稍
振而大功未成。太宗受命，削平僭亂，然後海內為一。蓋天將啓太
祖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實為有宋開創之基也。[illegible]

漢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年中外晏安，自三代
以來未之有也。可不謂然盛業以守之哉。又曰：古者聖君之世，麟
鳳在郊藪，龜龍遊宮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文王之興，鸑鷟鳴于岐山。聖人在上，則四靈為畜，所以昭之端
也。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以為麟，武帝將郊
羣臣，而終軍上對，且有詔，將令日改定告元，且白等於江淮，發嘉
號於曾五帝甚異之，而是以元為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有淮南
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又益以急而法令密，武帝方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命衛青、霍去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為寇，
於是天下騷然，倉庫空虛，窮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幣，以
奪商賈之利，賦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勝數，於是酷吏用事，
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鼎

奏議卷之四十二　十二

之上，然則何以致天地之和氣，解焉為出哉。昔魯哀公十四年
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之，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
而有司謂之麟，於事固難以致元封禪，甚矣群臣之諛也。後世字
帝王窮兵黷武，厭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漢武，蓋以始皇無道而武
帝亦近似之矣。考其行事，豈獨武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群臣豈不然哉。
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上疏曰：臣竊以朝廷治道先歸于一，祖宗創
業，行之為世。遵以法度，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歸應而成，非獨出
一二意，成一時之說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
為悠久，所以然者由是之故。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
能無弊，此事之功，先帝勵精求治，欲致太平，銳欲更革弊事，以光大

祖宗之業，而王安石用意過當，稍乖先帝本意，務為紛更，悉御要略之
始發於此法遂身。一切變易祖宗舊政，至令天下以為不便，前後臣
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熙寧以後，貫名不正，國家承平日
久，未遑制作，元豐中先帝尤銳精於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
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
今一一倣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煩冗，是以積迂滯，不如昔之為便。臣
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定，不幸早棄天下，今二聖垂拱
而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七八，海內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以
謂近歲以王安石之法為非，往往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或望
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一切以遵道故常，無得出意於新書之間，則
立一法，行一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宗時所無而
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

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十一

復之。如官制正名，則知先帝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
推。如此則上可以得祖宗聖父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使子孫
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更，此網不寧聚跡。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知同四方遠路萬里，使家異家相受
人異人相親，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
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教以地得之，則
今之苦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
則吏以數者安肯以扶得之？主以利得[illegible]所知，甚工者服，或以任得
之，則吏有以利成欲以富得之，則利有[illegible]相養，以一心為易危也，故
又以本俗六安萬民：媺宮室，所以同其安[illegible]，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
所以同其憂，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遠上
下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切言

第恐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觀而相接，此雖之有遺書也。先王既有以勞其民，又有以安其俗，備八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扶，吉凶同情，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稻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婦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正，不知此為之有政也。先王以錯有政以齒於前，無去以制於後，未是以防民也。故從於國中及鄉，則政而從之；從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旌節，則以國土納之。寬伏者無所歷，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無問；無事而出國，則關譏之。不徙於流寓，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歛於司稼，則可以制其

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然之既有遺處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單亂，水旱民食不足，轉徙四方，則非通之所能雖作，政之所能亂，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子爵仰之，同示足以自存，又為有守邑，此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散其利而利可收，不敢盡其征而征可省，力則此其安，則鼓其貴者禁，以救小害；去幾以稍小過，[illegible]使勿見親衆而使勿散，樂則善而不用，辟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救福，去盜賊以除害，體乎賤者民，循安居室家，族居閭，飲酒少以，以至於老老，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途，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中可謂至矣。[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得其[illegible]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而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illegible]則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推之

也。[illegible]天武殿之後，[illegible]比時易[illegible]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這其[illegible]已[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則閭為一[illegible]五鄉，鄉之內自執以至郊鄉之外，自邑以至[illegible]以相[illegible]以相仔合，[illegible]相[illegible]居處相然，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相合[illegible]而就為[illegible]團著，善保民也。自[illegible]之初，皆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患於三代之遺法也。[illegible]之數，雖其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轉政之[illegible]不足以相保，則或起[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出[illegible]世業，入於家[illegible]戶口隱於國[illegible]大家[illegible]鄉鬼客遠出千里，故秦多邑[illegible]雖[illegible]語[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知子孫[illegible]不及於其[illegible]之於其友[illegible]法也[illegible]其背也[illegible]均地著之政[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也，皆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illegible]業，居皆勤功[illegible]之人，出則為伍，即死[illegible]之士，以[illegible]則國畜以[illegible]則共[illegible]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備

寓在夫[illegible]四方，[illegible]不服衆[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知田[illegible]之[illegible]巧奇技舍[illegible]其[illegible]理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邑里，不告[illegible]門[illegible]不所[illegible]官[illegible]無[illegible]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五[illegible]無其[illegible]此為[illegible]者未[illegible]牒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illegible]倉[illegible]則雖[illegible]教不[illegible]可食貨不至於[illegible]不至於輕[illegible]業[illegible]作[illegible]里[illegible]告[illegible]新鄉者無[illegible]如此，則民無流[illegible]之[illegible]無適[illegible]之[illegible]代之[illegible]可漸致而力行矣。收此之[illegible]同[illegible]觀[illegible]唐[illegible]觀[illegible]，退而考其所行以賞其[illegible]或錄其姓名，得才否[illegible]以[illegible]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或[illegible]服以[illegible]其遺[illegible]之吏[illegible]為[illegible]之任人，所得十[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自古[illegible]不時為今日之所急也。愚[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名[illegible]實[illegible]者[illegible]世[illegible]名而[illegible]其實[illegible]所以

並廢而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諸侯也非不有境土也獨不得欽其賦稅若勸課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城邑也獨不得專其地若守禦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獨不得置其屬若案治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學校也獨不得令其士所若教養之責則在焉非不有軍旅也獨不得專其政爾若簡習之責則在焉或以循古之諸侯與天子同體而責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欲責其任輕不知此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所輕而重教卑養材教令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今日之責者或厭薄簿書視期會文法吏曰是其於詔令三亡志敷化之實或以爲不急歲時上計簿於文具而已欲宣德流化移風易俗一闔天下之知回亦難矣故勸課不修則耕稼不勤田野荒汙水旱無具凶荒流徙守禦不嚴則羣小竊倉卒發寇火燒廬舍白晝殺人案治不察則吏行貪污受貨責法云義不興私倖爭出教養不修則學舍無以圖籍易委人材培野士論淺俗簡習不修則千伍惰氣器械墮敗紀律不作如臧斥也者吏不知其責故也國家頻年以來除赦役與農判賦什伍保甲義事士其法備成其令數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奉承以稱上意豈其修飾形迹附就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實無至誠惻怛以行朝廷之意此特失於廉按未精而督責未備若三代之時諸侯之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狀以比其事又以陳其狀又以備其處時以責其禁業以總其政天子之與諸侯也所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音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傳以達其政事習學史以導兵德慝故結均政刑合禮樂一道德同風俗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察治歸故也今夫州爲之守已爲之令望則委而責其方萬里之遠道不受以一條治不足以一守禮以政之無故以入

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端時下其詔丁寧告戒而承承之吏習爲苟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小事則判牒束高閣至於所已履數貨賂枉力役之費歲爲一書以上於朝矣吏之賢不肖其治之得失其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殊失朝廷之意常委寄而設監司矣委之以廉按付之以寄責勝職者薦於上不才者罷而去三代之知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庶幾則寬此惡無則小可細爲功惰法則徐頓弊之說強忌則激刻爲之和狀氣言語以迎下奉名者急於趣上求未必中也或出於觀式故甚之苟去大害也或出於疑懼怨恐之表其情狀之相戾自治且不暇又况治人哉罷所之於人著乃止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真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司以爲進退監司之治望朝廷耳目爲遠近天下之事會歸於與察於察治者豈在此也唐制監察御史掌一道按州縣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迹以待時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窮不中自存者今天若時詔御史分出而巡遣之使郡縣嚴於監司監司嚴於御史御史具其狀於宰相則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識可僂指而數庶幾古循吏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嘗觀又進策曰天下之治涉於遠者無心乎至宏得於事者無意乎致辨道之所以宜天地府萬物役使而斡運之以精神感之以會通聖人端冕而面恭己而已事所以應務而造雜物而行號而議之則有名指而識之則有數因其名而求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因其數而積之則一二三四不可亂也然一日之務者無窮聽者益遠事之芳者常續或者實此所以不究於耳目之前漫無所依

月之大□主歷代紛紜制度而不可考者嘗以此也有一成而不變歟先易而後難或初因而終革不有圖籍日陳於前孰以爲稽以爲大訓制此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以方信人臣有爲之功而於簿書餘下亦婾人主方自信之說以彌縫掩覆雖欲盡心以望成功亦乎以迎太平是亦昧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而以待考八法書契圖版者之成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不猶官府也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行人之官以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以反命爲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內以冊書

吏之治以周知天下之故是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至於判之管下用度之多寡皆畫之利害百日之所積者一日而舉之言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任事之臣不敢爲偷得之利以侮羣臣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爲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不知先法以謂帝王之道無爲而周天下不違無爲者垂不爲也亂政教禁令紀綱法度一切委有司任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敢者無術以岸之也故大事聽天子之不問小事責大臣之不知簿文常致春相大姦欺蔽而對之以迎引向史煩密時郡國上計簿其文移三公不以爲意上下知此則何以督察天下而與之御歲會歲下也以朝廷官府已行之法度編爲政綱有凡有日有要有會而時會閱焉亦竊倣周五指而明之不勞其筆矣使官人百吏皆進而方勤於治而民亦不病可謂治術得其三關要且不及其臣故責之以覽觀之以周三王五主俱賢設合臻如帝五帝其臣不及歲親自事於法言之中令在下則迎殷官總核名實此聖功成於之時也咩下如急而已

畢仲游言併州縣以稱繁簡遠近之勢其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邦畿千里爲王畿之外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內封其地者甚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成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田曲至之制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將各言其難治矣以牂牁封建功臣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制郡成邑對邑成聚可以創官併員寬去力役革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之邑併者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

有四五百之官既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所治者五今之所治者十昔之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大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兩併九則南北而北從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從長之鄉其民邑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天理勢之自然也雖於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猶叙勵析則必壞此其以難句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爲治地大則雖其人亢之仙居歸之奇客四之招信此小而易爲治者也雇之許城新之新來亢之間始此大而難治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爲小令乃併小而爲大借而治而求端爲治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吏豈不省昔此二之付國中峽予男之郡皆有宗廟祭祀一貴有人徒祿廩县吾亦中安也衆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於賓客之事而己

歲時使人寄世若禪殿賀遂致儈之參史有四方之文然符糾觀會
同刑詞之集所以設官故員役以力者盡甚然且審而州縣之治存
於是者無幾矣則天下吏員之耒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為今之策
宜先采建國之大法要於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宜其大以補小
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其鄉以補
短分寬鄉以補狹縣相比州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國始之寬小者不
使知仙居之狹比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獄訟之制大略相當
繁者倚疏而有餘不肖者勉強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大天
邑難劃而編大者則增官小邑大小邑難劃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
求備者可置則置役不求備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
官不勞煩而治定指揮相視而建近之勢已分文檄相奪而國之
功已就言吏之所賴民指之所實公家之所便公家侍而為一統國

為縣[illegible]有竟者之小利歲無非之大患官吏之所賣為民所[illegible]
求而[illegible]違今時在法者相去遠矣[illegible]
畢仲游又上言曰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
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其具者隸若寶重至等可以治
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之手治
令州縣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賞善
賞罰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
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
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未知治具之有小大以是書
法令治鄉間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而終不大治昔孝文之時賈
誼謂大臣不識朝會之間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而恬而不知
怪以為可大驚[illegible]來有違為世之長策明主為

三代之治而上下事至久久自前是以會財跡吏不長久而事又
孝宣辛弃能用所以然者治人而其功速而造治小者其功遲而功
入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功以治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為
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為治天下如是而已雖有唐太
宗之資與為議論同禮樂未年而有畫虎之譏又況不及太宗者則
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
有餘年方內無事於兹久矣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
立反甚於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惡民之所自為而吏有限焉漢
唐之小具不志三代之大治是難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驟加驚
動非是亦未知傳厲音楚王亡六國之庫畜孫下令使高之[illegible]赦
曰今欲下民不知所從請數里人高其梱柔章者皆君子不能[illegible]下
則[illegible]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文事好為法令而以

深罰重賞臨之法令既煩而罰深賞重然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
而事不立今如欲革車之書為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書頒在上
者能從以行之而其法令革賞罰有不從者為禁勿使仕宦庶人
則重租賦以困辱之又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
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備舉矣然則業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
不為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捆耳何患乎驚動
孔文仲對策曰臣伏惟陛下昔明詔降清問博求萬事之統皆雅憂
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恭惟陛下求言好善之座名遠出百王
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見其極爾何者陛下卸作之初首
開行對延爾建切直之言事臣以諭安危利害之業者此陛下
天資淵懿思得深謀至計以輔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至
未聞來一言用一人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

賓御誣羌交章累牘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畢愛閭合之誅誶以致君福民幸九廟而安之世者公議不能過此矣而陛下倘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忽遠慮安小補而捐大患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自思隱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引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未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吾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所以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爲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流溢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囹圄虛居位以然於王職外則戎夷懾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庶民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物稱爲祉書之不絕善導祭之其何術而臻此歟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

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此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薦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於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夫下之本二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受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殆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必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長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發乎[illegible]時力行其本爲務[illegible]所以成也且天一之以道德

之以仁義以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功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久詐欺民愛猜深結於民心而不忘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蕩然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何其有間則相與歸疾恨譁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驗若白黑然而往往其三道者也商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效雖淺而能見功於目前人之常情孰遠功而貴速成是所以欠王道之正也是之文子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有能收之智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指有也啟之於氣當承兆於極之時端本清源之日正而王踐霸而霸欲江而戰強得失之幾繫於一舉而已臣竊御八載之乘驅九軌之

路循而撫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悟必馬馳之則宜之無者或適於楚矣宜在吾者哉之於春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縉紳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爲事所以成就者遠久也奈何期之以近急四方所以長安者懷撫也奈何繩之以嚴刑節郡曰國者臣用之則臣小用之則小端乎此大而不爲大示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亦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乎上珍符出於下者不難哉臣願陛下瞭然大覺而行衆人之所不行爲衆人之所不爲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事之也書之而不[illegible]以致其賤之也世之[illegible]間而即明賢去邪佞賤近忌

皇帝御象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長善行以
其惡戒避其所得循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
精而遺其駁擇其要而治其煩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
下樂講而力行之則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隄爾何患哉之
天錫聖智曰纘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代有所
未至又選託于任大宰重職子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
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盡誠測理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
承之而臣嘗聞之昭明就如乎萬物化成乎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
[illegible]之其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易
[illegible]天陰然之中未足以[illegible]而大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
[illegible]邪之間不足以害[illegible]偏[illegible]而附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

之至正也又能貴之以[illegible]善思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由其善惡成敗
寺之使其不失其度以守之[illegible]不亂間以適之綜以居之此治[illegible]
之者也及其成也不忘焉[illegible]於理也不貽為未嘗不合於[illegible]
也義之為志氣而無不見其[illegible]為事業而無不滿如權衡設於此而[illegible]
焉於之[illegible]輕無所不辨如繫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illegible]
毫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illegible]
陛下居頤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威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
誤而為心賊之害者[illegible]頃也雖愛憂之而常患其有餘於[illegible]
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則忠讜直也雖恭長之而常患其不足[illegible]
之聖賢臣之執謙以類進忠於上以勞事之無功之以動書之理[illegible]
以養天下則方讜直之騁[illegible]於此而以蠹國家廢社之福威[illegible]
伏惟[illegible]

焉惟書所以廣聰明而察下情也臣[illegible]惟一家[illegible]
道至之論事廣諫諍之任以切問見端[illegible]之官以執[illegible]而人力
之緣沖漠[illegible]倫像養則方讜直之氣[illegible]高松之於周召書式帝之[illegible]
新[illegible]其德可以得天下譽之[illegible]以輔[illegible]道不[illegible]卻行李前後[illegible]
以防[illegible]天安[illegible]一式[illegible]于曰[illegible]卯任[illegible]於天而[illegible]
[illegible]下事[illegible]其[illegible]所庶[illegible]有[illegible]自[illegible]而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嘗[illegible]二臣請[illegible]之一百七十二日有[illegible]而爲一交[illegible]食[illegible]曆家之
望[illegible]之[illegible]二十一年之九月十五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當
交一交則[illegible]此曆之不合一也二[illegible]之[illegible]西京爲[illegible]東京爲[illegible]天

是等二百餘年識而西京[illegible]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未而[illegible]當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誤於歷[illegible]
其[illegible]陰威之歷也陽爲之[illegible]而主於動陰[illegible]爲也而本於[illegible]
動[illegible]陰[illegible]六[illegible]而[illegible]諸陽[illegible]之與陰者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illegible]
當[illegible]發於[illegible]小人道[illegible]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易自[illegible]一陽生[illegible]之六陰凡十二卦[illegible]往來於一歲之間[illegible]聖
人[illegible]以君子小人之道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
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於其復之於八月
之前消之於未[illegible]來復之端也陛下[illegible]變[illegible]端[illegible]五事而協[illegible]
當天異而[illegible]知氣[illegible]等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
[illegible]之逆[illegible]有[illegible]有大有小有先有[illegible]有正有邪[illegible]有辨者[illegible]
而[illegible]致[illegible]言之[illegible]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

人之道也。亡傷歟其過厚。下補歟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抑而揚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漸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業必進。而漸衰必合。大臣伏達。而小臣執議。若成倫俗。如務函閽。枝芳直諫。遠而未諫。視附私論者褒用。而違蹇者放退。就海者衰陵。而黙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懲之矣。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又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者。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念此。聖筆失誠。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要下吏。而循多苟簡之習。求進之人。時則官無虛假。而頗之績用之。更臣間。治政務而如苟循在於實之。人足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綜名實。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以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治定功成之素。未嘗不待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不久。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待以深。此聖人之意也。是大仁必久安。義必久固。志必久勤。道必久守。功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民必久撫。其神於眾之所望。化以必以之後。是知久則心一。而應務事詳而深究。德新而道大。化成於下。而久乎萬物之上。成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而商之習哉。聖人無為而治。其海內大治者。以能綜覈臣職名實也。官各守其所司之名職。各治其事。循之實。訟之任。責之以論道德。知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財。無是閒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糾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卻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戎。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兼名以責其官。循實以督其職。而無殘缺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

之柄。小官兼使將帥之權付授。且責不得盡其詞。職守令不得專其治。求見其能。無廢職也。期於放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使為空名以寄之也。欲立一事。豈過一官。欲治一政。豈違一使。求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兆於小。積微而進。疾成時謬。以至為遊補匠。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歷代之宗。不責境帥之臣。而未嘗有偉與之小謀。全軍之職。未為持重之算。為臣竊易如之詳計。是以其能任於事小功。而忘大患。喜以小利。而失大信。此宿唐所以數有懷橘之禍。戌王國而執官師。遂至有以致之而已矣。散之於重也。驕之過。遠之策。亂之甚也。禁之宜有慮。變之行為譚公時。為冠景。公意之問。於是晏而晏之。所為發揮之。所謂置卒能邊。壓而安招。唐君宗時。創開為持寨。宗息之同於杜黃裳。實所為。晏宗又卒能。播猷而定蜀。陛下宜招輔弼大臣各

為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施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辮稽首歸衣冠。宋獻國地者矣。豈患奔偷之乎也。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蕃也。而地業或未完。當以至外地。厥者布宣德教。臣以為陛下愛民欲其當而不足以富國。遂使窮之。故而道足以為弊。豈夫所以先治之。今天夫事有必禍。而法有不思。若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不之至矣。則傑賊積而偏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為無窮之禁。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之大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責其益。春秋書魯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而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昭後世。民實怨。富國之論。乃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國。王安石之徒。以民心而重國體。當在吾道德之盛。大有德之小者也。則當以其剛任義

聚斂則違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郡也左右相比之諸郡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郡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適有餘者不假於富儲不足者廣富行之陛下固宜法據泰之有餘豈可用小蓄之不足是以巨濤推轉而商不能居敖倉埋藏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違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為窮則取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天之山澤地之草皆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撫志犯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逆民力若大為卑宮惡服漢文之節葦為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傷而復生業以致其息實使以厚其經而求富民宜急之名不可得矣為之利者始於下也其說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利也陛下厚於下恐天下取下恐則其勢亂矣而其衆為刑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臣觀民心積窮未知所止

所為難數以至剝奪誠有暢為之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龜盈下敝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安而危今二先則不可再安上危王聖之事在於勤苦故則不可循正則大富而不能過足為深憂未足為憂者利也伏惟發於神斷振法道改以來天下諸福萬世之四方歌此從之所共望宜繼此臣之書畫眾曰國用有常而尚煩於網羅若雖衆而未猶於簡儉臣以為國用經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儉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精銳者未得精之之本也凡州土地之産職賦人為之賦陸地水陸街地度嫌日夜合錄以論其令以古等令可據法矣至於遵遮之難將有之旋京師之一金而野之百金也其府庫以國民屋之萬金也以萬金之費救之於一無之中用之於下時之內此類可勝計哉此之財用時代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國之所以並

竭而不恤夫力所以愈困而不足也古者宮庭之衛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十人祖宗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陛下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美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不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西內郡之兵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稱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朔方要守邊無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然不得為爪牙不可以不設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皆也任負審民力此不可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手出徒而分天下郡為三等一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合諸道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以修簡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人而民不告勞者也有身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且得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羸殘不支

而其勢猶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數而攻於不耕之徒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調給之本也聖策曰寬關譏之禁而商賈康通及關斂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賤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者之所以通貨運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素之輸之吏苛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權衡之巧而工希成此非陛下約己以率儉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景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移俗移侈浮澆有其財而無其節教則有其力而非其道求取夷則然不稍務而上自戒矣臣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始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故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

俗守有爲者惟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往昔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七家至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統之以政。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敎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淳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敎道之不明，而博辯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故歟。之道爲。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亦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復也，住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取之於往。如其未也，而猶設是舉，德行之科足以備而已矣。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之所舉者不過請託者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竊至正

數。俗之本，敎道之法。臣願有獻焉。士節之重，昔未嘗不與□□之云先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所禮，下無所道者貴也；皆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居秦治亂，考此可見。蓋人士無守道自重之節，入有躁競不知之求，浸成俗，恬不爲怪，未嘗甚於今日也。但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之人臨廉恥。凡增德脩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居一方顯，仰希俯合，恃於寵厚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貳德之意。上節一變，敎化之本，成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豈設法之多門，□人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知香少賤，必有可仁之刑，爲臣觀四門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固刑，而之於設之死，世之有來盡觀時制之遺也。若者攻救□□□，量入之習而固章二所猶有未盡者，二則是也。斷民之支□□不□

□又比於堊六也，而三代用之，若畫□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刑書近於□神祖之而近於善，豈老後世虞仲之徒，金石爲甚□而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俎食。夫大舜之科至凡而不赦，怨者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成，凡一等法於此不用，而斷支則足爲賊民驚俗之戒，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正，但有之狀，必爲立子孔之說，則天下敢雖朝於廷下而不責於愼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惡之至，所以爲愼名哉。聖策曰：予欲與乎七數，兼乎三至，以成吾心之道，則冒陳其先後之次，欲仁乎六親，壹乎五法，以禮天下之治利，王致其始來之意，此見陛下博古，先欲畢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壹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心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正始來之意，而陛下的爲益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

推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爲者尊德以勝刑，若先黎之無所成周之精，刑是也；中爲者徹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是也；下爲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禍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秦老尊□號，觀實好德，崇尚廉儉之七敎，至禮不辟而天下治，至賓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之二至從而可明其次也。謝臣又聞之，忍權實者政之始也，驕逸隨情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愼於後，其詩以爲變雅。唐太宗慮儉英武之主，而號鄭公劉洎爲聞之後，成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隨情之所詞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先以聖哲之君，遇親近慮思之於兩不學乃之於所不欲，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樂也，必以憂自畏，不使非常之費起於不則而毛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

之要也歟則式六經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
舒之言雖固讜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亦時謂明
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以固載仲舒讜廷之策於史其所講
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擧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亦可施於今日
之寔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先儒
然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
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
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
可謂要是爲陛下深論哉策曰然以爲古人陳述既久而不可易然
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擧之而得宜不
忠不回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擧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
臣安得無辭以致之盖勢可以擧則擧之則不失於陳述力可以改
則改之則不流於成法此固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
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揖成可振爲臣治易象革卦言天下之法至
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
亨利貞然後悔可亡蘭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
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
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惡之於其實之於今(?)使
盍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夫出而天下衛之若山嶽此之謂象(?)
而可謀之於衆多得之以還又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
行而天下望之若登竟之之緖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議謀於廟堂
之上矣于風移俗易後覺還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有所
後革必有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上而夕已罷一制纔行而旋
改(?)等職不足以禁誘論嵐然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耶未決其肯

毛革之而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
下懼之而已矣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必輕
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祈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
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誠願陛下愼之則至當之論
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僻言而不必行則荀韓行以自見則豁之
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長逝執而不盡其愊愊也則人因
老心以際求不擇於改爲臣是以斂世其私憂過計之誠臣聞天下
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待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
政務無時而理矣萬物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奏
喻殷險阻若戲乎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鮮不獲
折然爲賁變將蹶蹶敗棟而不可救矣臣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實
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誠也之不
喜必待君子之經綸豈之[?]哉[?]必待君子之撫育[?]之分畫必待名
者之有爲哲之歟[?]林必俟大人之遺言爾人以爲當四封之時不得
四人者治之則念孟其亂而無補於治者乃之[?]伊尹克之新者高
宗之求傅說也克之最萊文王之用太公也克之疏斷(?)三士者[?]
至深而三君者能擧而用之者以其取之以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
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孝德格在其庭而不用裴度猶於
外而不使乃竟(?)王親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秦禪吾
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僞以推陛下法成湯高宗文
王以博(?)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聽朝
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
遷之置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畢理而出凡
其下所舉而治于所者示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之古

人君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若求所以
明道又進於危身。此勢之不可兩者也。既不由道變也。由道而不合
孫變也。若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
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惟陛下察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二

治道

宋徽宗即位禮部侍郎陸佃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
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
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
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
來。又皆稱頌。夫善繼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
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
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幸在今
日矣。

南鄭縣丞李新上奏曰。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
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問識慮。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據書今錄
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旨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
天子體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冊然之叛。搢先儒之惑者
以為古人之糟粕。其理甚矣。春秋書日蝕者之而已。不言禳者之義。
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
不專則咎證存焉。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方有
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脩其末。不推原其失而都爾
之。臣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冊然之戒。備先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
糟粕者此也。所者四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在昴八度。夫日實衆陽為
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
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
竊念陛下出膺實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所紀人
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始所以慎其終。

子奇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成求賢以爲訪防萬議廟而後作僻寵之數相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殺不當則舉事不之再應莫中則習吾非安湘河之流而流乎於不清亂緒之一端而求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壽治聞書智有職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刻去弊事而復古政令之舊甚欲分左右之忠邪故赤即中正樂而知親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美惡故未加手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滿聚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開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臨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走代邸稽古顧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竊從仕釋褐新之甚而索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耳目之所親者信歷仕宦之所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所聞未得洪實左之設施覆而之憂蓋亦有日矣于紹聖有爲姦臣擅命朝多忌諱處書之盛

而狂稍之論進不得吐塞復鍵其喉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于道高實之謗於市則又與國色蓄而懷憤也章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吾雖疏愚謹奉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者臣當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觀宣之風成姦邪之議輕忘不棄蓄而用歸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聚財利之臣進西南之兵以應息辛之變內外相蒙而有未徵之亂遠土下史未識國體是宜使之渙散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乎夜甲聽已其處以經義是爲人之荷則從衆之獻敢言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國有事之者從政在陪臣則諸侯分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闥則拱手奉上以風則政危在議侯則借擬今之弊擇此而在宰相焉以知之臣嘗究其操天子而輕私竹操大臣而生死之尊身乎壹城殆利悅同凡事公欲轉道路衛且方指一日至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爲者

也不然此時輔弼以仁爲啓沃以道德今日方日年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蠹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當令其登高而國耗不宜開聞閱服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唐利於氏者不一究結諸人變更倒易矣之太觀既實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疎田會年不已甚乎於是錯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幸宦者可以遷懷借交者反復誅遷而疎觀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擇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珠華之廢皆宗皇帝同當紡之宰相矣禁旅秘廢事不得聞而一言裴邪爲用彼相乃至設鈎旅以防民口引薦小以同本相在惠諸分則虐右揆而無所爲救欲勝其權則旗與技而不御公議置已著矣而田蚡之除吏尚不盡門如市矣而欽宗之子猶尚醜法禍作成奮人耳目尚賴祖宗法度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久

不致更名姓以復辟蓋制今以爲用也首雖錯利不得發盜賊之言不姓激天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尊之不已而堅冰之漸著虎之慈庶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焉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名使晉陽壹城以誅朱弁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爲名今天下無事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陛下收攬權綱攬在己爲天下之重而宰之重雷動渊默出神入神縮將太阿然後人利室惟天下之事而宰宰相之重守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公論道有寄矣將禁之樂峻為迭作盆賊稱發變夷不當年以存恐相丞相亦以不錄上印綬亡依賀謝者路天子憂而問曰君上書歸老印可身謝其是章朕之不德其專精神調營燮理陰陽以與朕共治哉相國淵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咎待罪者矣未忘臣名其若處焉則丞相自殺作南衡山梅成公

焉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牛原東郡民多饑死而殺相食以
無歲不虜故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拿老
奧其數守心而羅方進日餘而罷王商問牛當而內史以位而去閑
為此而陷澤者以屢再思乃令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其為
一高壹研言務暴崇貴焉其尸而視之社而稷之事猶殆稷積閒
望其焉其竹己者無而若已有翹事八座議事而丞相群視如以風
旋乞則一切烽望氣始十倍寒暑自殊則樓棲以求焉客件念以烽
恐責其謂知未足始者又比比也始崔光請祭為可刺故引以問靈
公危賓煉為知可制救護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既須者河此示
夫三焉十一焉壹座泪牛馬者騎轉征猶舊飼會董始且蝇識
無出縣其而無給則不動而占富人之田者未嘗耕
之者所謂張崎之末第行空文爾自以西京年千錢而

百失白物價翔湧兩蜀已陝之民採捿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
人煙矣無縣田獸游於市死哭於庭死者若蟻瀆麻作死不可以占
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竊怪
下思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封天工人讀麼手然而理百辟御
下在鉄其本屬此國家大體非邊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屬
堯且堯之朝有舜為稷契皋陶太戊之時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
閎夭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畢公之朝則
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謂其有此周之嘆何也臣嘗請
皇之慶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
說燎焉止三君八顧其事始焉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焉止李杜
苑熾之結焉止牛李進伍限月而朋黨構架者累累皆是也胥公死
林則相笑無滌不能而成疑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弛於前設棄於

桂其甘如薦其烈如焚實間竊忍姦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
值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
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以蘊天子親然其中為
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所變不待不然也且
進君子遠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法前日之吉
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錮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
一切目之曰元祐法度之惟恐不甚遂之惡穢職制階者五十餘
人實緣為變使而遂罪者又不知幾何人也時讒媚之人為十九
重以數無宗室庶知之者續緒如織人蒙罪以去近在
天下不知其何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一止於穆季固宗一
守止於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鍋明告天下咸使知之矣與下
可復羅不可數族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者與天下同棄之也

無何藏政者貴以攻書而又以罔上又以罔者罪元祐詐理欲早
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無他意也日月之而更則人皆仰之君
人壽將無可以犯上而念於國君之一歲過古人之用權者也
自設詐理所亂政者則司其臟不求疑竊幾共
而補之所害者輸報罷而旋試者且張也聖人記功忘過之義
邪名治道惡太甚覺淵魚為不祥則不育之心失於不仁邪
為亂之心遠況已滿灌之矣而復治何也所以開否許之門而
長然雜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彌寧天災朋黨之弊也臣
恐及今人不勝天大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忘彌之分在當之判
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皆以大政海
主威觸直遺更擇正人在上而猶懷張擇與作但腹之謠劉崇
郡耳之笑則人主治也而不亦背小向閒害制於管仲管仲

而才能信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唐肅宗也宋欽宗謂宋申錫曰
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
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隸亞九
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為而時用之也。唯限乎資格，以故各其
居官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丞，或曰大司憲，嚴其
任，則為風霜之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議補人主於非心，以
百官不如法。如蜀之餓飯邪姦章之指佞勒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
也。使容其牽而止也。攔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聽欲聰，司明欲大，
使下之情上達，上之過易以轉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無餙者
之事之矣。假之以森嚴之權，而實自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務不
言而至相枯非況之乎？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恚，錯時指
以無戢，殆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斷而可希有言之助以
置之于汲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伐而一
切觀望，假道為府，以為清要之津。委委備位，否則依阿隱忍，磨風聞
以禁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雌黃於匹夫之齒
于是無讜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反困於倒持者也。爾
來聞由頭進以直敢養士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賞之權物以吐其
骨鯁而白獸以助動力，賜黃金以比精屬，而臣臣言官猶章中女三
日婦老條鬼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矣。象之初生，臺諫為虛
名氣之。又生臺諫為偽物。鉗結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言括於故
常。學為轅駒，安於豢養，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哉笑或駭，立觀右書
或目而惜之。嗚嗟，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其衰世之學
而見於萃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
得言，道無觀謠之未，以供不士言，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舉而人吞

士茂麒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書隸官。贊臣竊謂哲宗
皇帝強明跳通不何劇辨而說者以臣專济蔡寡言略外峻刑法以
担書來者之。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也。而
鼎鑊白刃，君若置之，遠達付之士師。考其跡論焉，高不中，則坐之誣罔
之誅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為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
陳瓘等列之散從，蓋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閑暇之時，旁
咨清議，臣拔名流，務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報公正，而亷
隸士自以為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忘蒙之正直袁
以之視喜之以跨過古昔，益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而力
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原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
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宣室以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羊居
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
有之，以為相而輔主，無備位以為待而闕外無敗績，使之呂青劉真
御史也。使之居百職，則為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舜
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也，南金也，浩瀚無興，明堂
材，此千里駒，人主務其俗若，貴高其選，若盛州時雨之保護，善其
之材，育而嚴究幽隱，玉彩呈露，下條英俊，離離賤號為得人之盛
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撤其處，處士布衣得，占時進見，載之輅車
學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發英氣也，抉其之把持有千雲
之志，而一班之於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使勝，務以外事，常相所未
知，隸官所不言者，備篤假等待盡閒熱，而内結帝聽，自謂所未聞是
非，舉之事責效之，必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若國，其無從之
之際，以守怨讓，講出時，十科遺增長浮韓，而以有史詞，又雖追摭要
實，近之有時追曰之子，承學不寒，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素望

者何自丞轄而上至何寺之要害閣之職至一州守一縣司選除補敘
出自權門天子頷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
功業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滋鐵百鍊可方石一器人
之才器之相遠也如今日矣驗而談兵則孫吳可以抗衡而用容則
武踴不可以使司農必難以盜必狗識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
乃未所以用之也臣嘗謂梓匠王道梓澤治田鄉雲龍雷以昭回雲
漢之章盛時豈謂之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細開隸陰
夫之便輕夫之經亂樸我制度斷絶我綱紀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範
蔽易言之文或近於嬉戲冒瀆於攘臂而辨之此識者所憾而痛之
又以有責黄叔之笑者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塗官奉使者以辱命關
驗膺受千一百貪吏中九民社之託虎庠之寄傍錄問傳更議而去者
踏踩庄日夫孰莫知於龍蛇冥泰而蓄之耽庭於虎豹亭養而飼
之士不可養豬者不可用欲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
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跡三五然近衛臣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
闕鍵意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欲置意於私眾大起寮滯
之寶甚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唐
瑜涵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甌舉而用之以為治世先覽從
彼之思以衡天下之才曰豈不偉哉若夫窮方節處待其姓不得其
名歌後鄭五者其名而無其實除舞臣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
士大夫養恩房琯有浮虛之名欲濟經濟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不
不戒也何謂師不不處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取五季其所強
臣專封而割據山河戎狄亂華而睥睨河洛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
指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奚為
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啓九國累代有為門以東廣遠有常山而南畋

楚奄吳有之荊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據山澤之富諸侯之
國聯三垂而控胡越天子上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
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州而大唐王元以
後益更貴積田弘正盧有鍾傅王氏留有成德宋氏有幽薊李氏有
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
或再姓矣三四姓郊多事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淮數郡是
四海之遠城之所入者十之一二而已遠惟祖宗承襲漢唐之失以
王法誥諭而不外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夷狄侵擾之患坐而
守四海世世帝王之一也以中國之實伊為之利可以坐制四夷而控
宗不肯輕舉而擬彼者智慮淵也淵淵之將百得已哉方今西方用
兵連年不解青唐[illegible]叢蔽而復團是得其地不足守得其王甚所謂
之勞民靡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請悉元夷驕蹇為日已久自[illegible]
民不得安居刻於是天威不堪欲待時而一舉無遺策誅神奉臣
惡不之以知一然臣竊觀兵積累如山是臣於民有制之猶兵於生
是教於民有法也忘己先定矣剗已熟積之八種已積矣兵已[illegible]一
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含垢下進莫恭一旅待[illegible]
見頷面賓于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外縱其滿泉武威等郡以漢[illegible]
帝時書是不知胡之何以為實也日者固[illegible]教援行軍危[illegible]
昭帝時閉翻[illegible]戶一旨意之不業也且令一關請命未必不色掛子
之野心而築城[illegible]未必能陷匈奴之右[illegible]而又李所稱[illegible]
喻曉夕強弱之如[illegible]行過而尋戰此免令人其心今欲進[illegible]
下方且得臣瑕[illegible]下遠得良將堅壁以守[illegible]休士[illegible]訓練加[illegible]
是師待時而動[illegible]進述神考之志[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不難[illegible]
本之治肥臣當一大為之平[illegible]不勝[illegible]之[illegible]

莫若不如文帝止中人十家之產以待宮人天子之制自三朝者先
門以考工言之而後有世宦商人有使屬門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
已治人事天以垂後者亦惟如此而已治己之費止均調度之食安
閒其為此戲之未若露臺之作上同庶民之常不聞其奉私己之濟者
何始未嘗無意之論以為開後世之傳揚大抵皆仁壽宮之時以為
公歸人之議說其為盛夫大者則極不可日以恭奉千萬未臺于過者
漢帝不可乃故可成就而大空甚與開民之困同民陸山章而且當
上民而之以歌之樂始蘇香分鮮花未嘗而之時而將兵大之惡
而行以宮之陽以堪未乘之矣者亦數有之路未可法也通者可為
之旨實之制以照之斤上輸之巧晝夜難作其妙曾青之所回注
香茶桂櫚之所以美減金玉以次第為步龍虵以飛走為藏陶舍
倍於南山之土矣頗多於太倉之粟以光為之而憚其勞以人為之

皆知其不可而又著節服御增崇佛屋大司農不能供其書之遂歲
官如之以不當有一言之及聞寺帝觀則爭巨奇麗以蕩播天心頃歲
宮庭不廣顛倒其義以為禍亂之萌而宗禱令令與知朝政以蕩書
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先天下戒欲摩之觀完
文質之盡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務也臣伏願陛下日
垂於庭防微杜漸蠲要逸為元豐置歌器於座右召碩儒者而與之
考古今成敗之由無傷民力而崇之仁壽之域則堯為之至德孝文
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
財有道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蓋懼
者以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使蓄天下者損本務末厚其
人而薄於己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棄而不惜
飛潛動殖以膠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

於己之意則出於大足循母之貽饒而棄捐金於山藏珠於江河捐之而
山不行焚燒無所據也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奈何世經營之
下精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嗇士大夫不敢經議其得失
覈恭以年起而為分御皇甫鎛進而至宰相財利之臣得志矣且討
行以勝者有倉庫府庫為屬民而記之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貫
為富國之美談王制者又謂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鑒古者
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市井王之貴則財用之積與夫弊予之
多蓋暴在於斯者世主因而撫愛不捨恢廣為有餘不強積蓄為無
節家道於富而已夫以父淮予則必日且伐木剛必不繼而蓄者
之利害之飼經示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也
之嗣責其欲其盡以路見於膚色以充齊為湯文武成康以其
所以父母子民其性歸之厚發於詠歎傳於金石以至于今而不盡

也方今利孔百出臣不敢備舉獨指其民之大者一事為陛下驗之
之且滿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甚
入不警虐防之用仰此以為收功之名頃者近假其權大臣怙其書
而司其事者過絲路之徒奉其法者得求火之政臣官淮中目擊其
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易可過也而比年
禁其私販五木巨擬鉗首貫足考一達十考十達百囹圄無虛刑餘
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從
均細民輕以觸法有昔然也今官賦其直以市園戶不吞市者為私
售其數以貨不吞徒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
獄以上聞則犯者率坐數十倍其他也交通貿富貿遷有無商賈之
驗也今事半天下之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闕市之征虧也司農歲
日毀削矣而又月計曾謁吏之費以接失陷之數其所

陸債兩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祿官苟且夕
之謀則柳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援例所不得與鋪兵為盜賊之
淵則韓宼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一差使一過則
雞犬為之騷然愁鬱其肉至此呼天而號隸吏而役之何曾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illegible]重而委之所謂射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
六陛下之於遠民豈不恤此而終但之於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
陛下以為蠹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illegible]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可
遠觀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illegible]文許謹實外許之遺兩
錯綜擇下流孰有適通耶何謂西南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
忘恩而禍生於忽蟻穴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折飛之鳥死於缺蠹
致遠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備之後所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
知備西陲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邕戎擊雅以南正古之南

卷之四十三　十二

南詔西控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illegible]
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以兵屋城之敗天寶之[illegible]
奉與吐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為我取[illegible]為東府杜元穎治西川[illegible]
嗟韙乃悉衆掩邛戎嶲三州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掠子女工[illegible]
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而戎道里自絕而不通[illegible]
不能為一然國家無事日久兩蜀之民[illegible]世不見風塵之警白晝[illegible]
居猾子孫以待蠹賞勸賞廣强猶以覓日外戶弗閉而[illegible]
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恬已久臣恐一旦有急則[illegible]外州郡為[illegible]
夷區區[illegible]入之境而莫之禦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illegible]
乞第[illegible]州所升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師遣將而飛挽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可使能[illegible]數十[illegible]國正[illegible]
[illegible]

月[illegible]以寺不問其他萬一[illegible]
也[illegible]樓櫓有金鼓而無閑習[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以[illegible]
潰而不復治障堠隳而不復明[illegible]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illegible]
也比年峨眉[illegible]以關下不[illegible]以歸而林[illegible]
工[illegible]山開道直趨盧山以[illegible]馬[illegible]名其[illegible]安在耶使之有欲
[illegible]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illegible]與守又無良具則斬[illegible]
之頭虜騎劫之兵出入自[illegible]數[illegible]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
[illegible]所謂西南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也[illegible]陛下勿以臣言為
[illegible]守[illegible]之斷遠人之禍也何謂[illegible]
相[illegible]而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山[illegible]其過失而亡故杜牧
[illegible]之來天下也[illegible]書[illegible]言自取之也[illegible]謂
[illegible]自亡也周之天[illegible]王下[illegible]王[illegible]

卷之四十三　十三

[illegible]亡也[illegible]之罪也秦之天[illegible]二世[illegible]
[illegible]之罪也西漢之亡非[illegible]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illegible]
[illegible]於威靈之不肅唐自代[illegible]昭宗而遂亡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有[illegible]四肢有在心腹[illegible]一日而成也在[illegible]
一[illegible]心[illegible]在心腹則四肢為之[illegible]四肢之疾[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腹心之疾是而欲速攻之也望色[illegible]以知病所從起不待[illegible]
而治謂之良醫[illegible]天下人主之一[illegible]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illegible]
[illegible]神考之紀綱雖將不絕[illegible]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illegible]
[illegible]臣誠言之夫賞罰[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四肢大臣[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乃安[illegible]於東[illegible]於西[illegible]衡之
[illegible]而為[illegible]而絕[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昏不媚於遠辭之臣哉盧世戰多哉蒞兼所得苟曰罪之身比
於寡異孝藉於四數也剛曰大臣宰衡輸命頗有德色會天之功以
爲己有曰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古今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稱臣
捧手不得不奉而復他覺則并之文皆操之遊雖推托而萌亂矣是
職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事彼之漸
者此也陛下御位坤若徵屬人意所歸而文母厚德儀坤懷音而
世流欽慕善而同天道之運拔日裏匈奴稱下六之照共斷大務而
施設皆措六卿無因則不足平威和輯二術游陽刺所財積多金府
盡起警於衰迫壽宮之間彼帶衛四茲心腹之疾益諒而治之者破
而反棄來安帥尚未爲晚也在陛下生之何如耳且今天下如壘石
太山陛下乘重書而臣以自吉危亡之君以爲陛下之無不已遍亡
手雲霄而固於善而威帝止以不節何路爲口實韓會泰佛寓因切亡

矣而寔言上以天子之健爲卑則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
之名矣恐論陛下道故臣鎮考西山者一利無蘋葦之說負直質閑稍
義利雜之之學者無以自覆而貴色甚矣獨於措言已失岳下亡
業皆上官以勤名治學所承如是君一本強人耳如上所陳皆請治
已行之遠矣人之所不足言者無擇政之爲一而法自以爲榮狀
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
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先聖問道於童子每恨愈下謂甚
者乎恐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無益涓埃而終未能已也臣嘗
推天下之事莫尙於忿聖人之功莫日於勤書陽處父言於射始不
可拱首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于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
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方殺儀上
爲君之仰舉此之高儀可辯也而事此而在馳逆後在吾欲

臣以微而成見於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能其操而人
之從而合之矣況以不能者乎故臣願陛下尙儉則無過寡明皇之
初銳意勵精賢良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侈靡所由
殺亡夫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爲鑒戒夫禹之勤于稷文王之日昃
不食非得其勤下然而已始而終然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爲
而一日廢通逋中畫無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責
效明無棄功若夫仁義之成精神之用原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
下深思而長念之斯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開禧元年李□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
之情勞則思逸則縱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心能以危亂
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情之念亦能以治安而至於

危亂者之將至故舜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
儆戒者若是之嚴亂之將至若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怠之
情易生焉甚矣也臣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今
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謂深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
創業之艱難憚守成之不易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
怒循理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忠知
君子可以致治而責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鑒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
易入則去之心速陰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行人材勵廉恥之節振
可以興仕進者之諫然後可以求言黜陟老而邊隙可慮莫若
以自爲守禦之策民困而國困不以節儉爲富庶之本政
治化而遵其要識政事而處其宜執持權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
其所以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夫

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爲之保周公爲之師同心輔導專致謹於起
居言動之間唐太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爲學士雖飲食務
寢之八人皆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昃
夜分故成王能盡聖人之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所以
自治而天下未足治也臣誠知陛下聰明仁聖得於自得然而聖人
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陛下夙興視朝排經左右詢德畫志
重者雖未陳前古存亡治亂請得據舊典新者雖未退居深宮之中
議見所不許以備顧問者維未令親未能達法成周師保之官宜
且比倣唐朝大學士即得選通儒者德使侍經幄萬機之暇數數與
之講論正心誠意之事大治人之道雖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
意學而此臣之所謂下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
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

請爲陛下列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請自
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
惡是審之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富爲其欲逸則與之逸力凡上
之無分深念一揔忍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
已也後世有若暴秦而秋者始逞其君以諸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
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甫甫若是之
以天下爲臣夫役也故或勝之以聲氣或勝之以察刺或勝之以戰
鬭安忍自恣使臨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
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
也天下所以人主勢能以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
所以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
其衰也議發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

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
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
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
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
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容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
下者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
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
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
朝不可勝其患是何哉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
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
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
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

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
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
悠悠然若寇盜之將至而嚴杜其窺覦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紲
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
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愿
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左諫議大夫陳次升進戒豫六事奏曰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
神考之誤知擢寘臺屬[illegible]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
廢陛下即位之初搜羅人材拔[illegible]擢貳烏府
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樸拙[illegible]上天聽莫回拜
命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輒取古先哲王治我祖宗之大猷作爲
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

以豫為戒。欲陛下念茲在茲，使聖躬無過舉，庶事無不治，亦勢若愛
君之義也。謹昧死上進。
其一曰體道。[illegible]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海內服。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無
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擇才頒政，量能授職，設
為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大通
世之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總攬絲綸而議論之，故能垂拱
無為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辭臣，或嘗推誠
為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為萬世誡者，
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
所獨任者，至於蔽傾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
覆邦絕祀，譬猶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與[?]周[?]廣之於

華安、朱异之於梁武帝，裴延齡、韋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
信者，至於牽公輔之任，[illegible]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
莫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
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恚。後惟偏
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
交私諸侯，潛通讒詐，劫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季，
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辭臣則又如此，故兩蹶之耶。
由是讒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
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無度，取亂之詔由
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于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
豈有他哉。不為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

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呂、范[illegible]淹之賢，變翻然而得皆大用。一
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果然而復其官；以參言黜歐陽脩，因范鎮
一言而留之。機圍何妙，可不謂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獨任
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故引賓與佛[?]擇乎朝臣，恐其竊弄威
柄，而陛下察之，以致政斂，而偏信辭臣，以陷於漢武之失。苟不
出乎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敗必矣，可不謹哉。
其二曰稽古。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其耳目雖多，而總其大要，
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傳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達[?]。
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之
身而應事，有為不誌博古今，以濟先天[?]明君賢臣修身治國之
要焉，功偉謀猷、方略之施，與夫喬[?]皇[?]戰亂、禍根覆者之由，取
是捨此，執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之哉。是堯舜之所以為而

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武王之所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
略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
腐儒之所為，豹[?]雖修行志功名者猶恥之，況於帝王日有萬機，而
留心於毫末之間，極意於烟雲之表。將為昏之隋煬帝，尤善於
文，不欲人出己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
否；王冑之[illegible]，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又已並命[illegible]與
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異哉。[illegible]文字尤刻，專於文學，乃至陰醫
卜筮、騎射[illegible]博弈，[illegible]圖其中不精好，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
何則。既務此以為智能矣，則心恃此以驕傲天下，故賢者扣[?]危
辭體，而小人親昵，是以肯[?]媚[illegible]諂向之所謂聖能者，翻為亡[?]
之具，遺後世之所[illegible]笑者。臣聞陛下酒[illegible]綢[illegible]則已[illegible]並[illegible]
至[illegible]即位以來，好為詩曲，以賜親臣[illegible]石[illegible]撰[illegible]倖[illegible]之以恐[?]

過討於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由是[illegible]能不忍而得[illegible]矣
而後安以前代帝王之則陷溺於雕蟲篆刻之細為比且民
天下之政未嘗而游心於文[illegible]不為害[illegible]徒[illegible]乎又恐司小人之
能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illegible]無用之書不使勝於
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illegible]書[illegible]其關國家之興
喜生民之休戚成者[illegible]以資益聖治之道以垂諸
古之德置不偉歟
其三曰修身臣聞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illegible]闕
于外易曰行發乎邇見乎遠[illegible]修身之[illegible]也如此[illegible]石之創
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illegible]亂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久已[illegible]於[illegible]
治[illegible]之則怨[illegible]之則偷[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時也而[illegible]
造天命年[illegible]九圍[illegible]宇宙[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而[illegible]者宜有他

務[illegible]明乎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感難以[illegible]乃正其心以及[illegible]正[illegible]實以
及國故道德由是而明風俗由[illegible]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illegible]以
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illegible]之耳而天視自我民視實
仁邦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illegible]者皆非[illegible]其能發不能
則昭[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矯飾偽行[illegible]之心可以興令[illegible]
實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非所聞也又
況君者民之師表動靜[illegible]於外民影從矣[illegible]
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illegible]其可以言乎之識以[illegible]所謂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屋可封[illegible]之民比
屋可誅豈民異習哉[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法律而天下負刑名
況文[illegible]通達而天下賤[illegible]之者異也此其[illegible]
事之驗也其[illegible]仁[illegible]之[illegible]

命王洙復書之且曰朕不欲[illegible]聖言乃置之左取而紬繹天子孝
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illegible]家書以對於前欲使聖言時存乎顧
明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者何以尚哉其興事造業制度過文
備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陛下遹追仁祖鍾愛[illegible]僚日新其
德使百官有司相儆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巖谷之士相勉曰
聖德如斯其可自棄黎民及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忍犯上盜
賊乎其業與曰聖德知所其敢犯歟如是則成康之治可立而
待也
其四曰仁民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之存亡繫乎天王者之所
以得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
絕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天乃命湯撫民子來天乃命周百姓弗
[illegible]天[illegible]天罔不[illegible]天乃棄命[illegible]黎元[illegible]百姓

[illegible]所憂古人以[illegible]能覆舟[illegible]御馬為戒者豈徒[illegible]民
[illegible]者為盜賊[illegible]者青草野[illegible]人而因之不免其
[illegible]而[illegible]序及其宗廟因[illegible]及其妻子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
炭其人子孫而宗廟毀壞為天子不能[illegible]其男以及其妻子
至[illegible]是以武王[illegible]為治[illegible]
政於[illegible]食[illegible]律賦[illegible]民[illegible]給人足知禮義廉恥之尚舉天
下而安樂之也[illegible]年以[illegible]水旱[illegible]作[illegible]而兩河之民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達民情而下上通，以致君德性，而民不被其[illegible]，而君不失至於辭旅危亡者矣。臣願陛下宜劾臺諫，與司常相糾察，嚴刑名以杜絕之，如斯迷賢所以專任使。

其三曰崇儉。臣聞為君者，宜以克儉於家，以為天下，再傳而之太康則已蕩然蓋矣。[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百姓以為公宮，而天下亡之。聖明皇之初崇尚節儉，禦金銀器皿，令有司錄之，以供軍國之用。其味五帛綺麗，則不敢。及其晚節，窮天下之侈不足以供其縱。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所以儉以示子孫，其末亦流入於侈靡。若從儉者，其終猶至於驕奢淫泰，以啟迪後人，不謹其始者哉。天下習安於淳樸久矣，今為甚貴介之族，與夫兼并之家無飲之物，欲極之甚，豈于何巧以相傾勝，銷金繡異，旬朝月異，一領之細，至有千錢之直，貴此風其可長哉。臣願陛下以道德為學，仁義為華，以淳風禀賞為教，國之節乎以珠玉綺錦為遠心之端，喜笑素蔬菜之施，其根本藉自裁抑以節之。其進朝士之約，東漢節者，既進崇尚淳風者，以敦薄俗，無不敦者。孝文惜百金不為露臺，為天下本。食此惟舊者，或使率節儉而士敎行。唐太宗以仁隋之奢而公私富給。夫失節之費，愚臣所由取不及其奢頗，故動惟為之以相高，夫人主儉能躬行以為之。其極也，孰堪？臣聞漢高以珠飾淵，當太祖令碎之，且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今其術為哉。

其六曰用人。臣聞學術[illegible]義矣。凡措施之宜，所動之功，等閒相[illegible]或異。前代[illegible]之，私當風之動，向處之澤不眠，則與之同機[illegible]則與之同歸[illegible]而定，不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其大者[illegible]

人所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前家所以以進又近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既不由道變也，由道而不合非變也。若求所以由道，又[illegible]於必合，此理之不可移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惟陛下察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二

治道

宋徽宗時陳瓘奏曰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曆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祿永固矣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禹若如是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受有神器以天之曆數在聖躬也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祿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有北辰衆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洛邑道里之所均也如五行之有土萬物之所以生也如五臟之有胃百骸之所以主也知其理而言之者儒生之所能也體其道而行之則非聖人不能也列子論出石入火之事以謂仲尼能之而能不為也能爲而不爲者可謂中矣哉六經之道高而不可不中者也豈唯六經爲然哉[illegible]之道可謂高矣然以百姓心爲心則必歸中之大焉有去甚之說焉是雖如此況吾儒乎顏淵[illegible]藏諸用[illegible]一張而不失乎中者然後足以經世也今天下學者求治道於此者而於異端之事皆不當焉失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主一而一旦彼用則此廢此用則彼廢失於偏矣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轉則均物所轉此自然之理也堯曰四句自有大致故曆數在躬必允執厥中允執厥中然後永保天祿

[illegible]又進故事奏曰仁宗聽講詩至[illegible]能寬[illegible]既之[illegible]曰君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然則古人之與[illegible]者皆[illegible][illegible]丁度對[illegible]則[illegible]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精何以見[illegible]治天下之要[illegible]大有爲之時[illegible]更創[illegible]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淨無爲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紹漢文之業則所以述仁祖之意可知也

[illegible]周行己上言曰臣聞[illegible]臣[illegible]不[illegible]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於天性天下之人同於一體是以伊尹耕於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爲匹夫而[illegible]皇皇然[illegible]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孔子[illegible]而不用夫者[illegible]孟子[illegible]曰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illegible]臣[illegible]遂[illegible]主豈不[illegible]生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向陛下[illegible]承祖宗[illegible]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illegible]以爲幸者以陛下性體[illegible]堯之誠躬行周王之道有大舜取人爲善之大德有[illegible]不吝之誠心加之以聰明[illegible]之聖學允恭克讓之誠行足以手詔[illegible]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猶有不待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illegible]臣嘗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播陛下之仁[illegible]天下之貴者大守位莫大於得人以衆人[illegible]先於[illegible]傳[illegible]陛下今日之所爲[illegible]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illegible]除去人所難[illegible]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爲得人之說[illegible]曰[illegible]二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illegible]經國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illegible]之時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illegible]六曰修[illegible]之

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願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為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過者失於聽任，法之過差，恐吾民至有陷於非辜，昔者或有屢而未用，人未其所澤不下實，因推恩官吏，凡民之在非辜者，無輕重悉從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歡不懽然交悅，蓋知陛下之為堅前日有司之為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勸戒有司，應今設以前不得復論，繼今以後不得復以朋黨為言。朋黨之論，非國家之利也。夫一人之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以一人失勢，千人懷疑，一口傳布，萬口讒贊。陛下誠能念其爭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或出於忠誠之憤激，所為繆戾，或出於愚暗之無知。天下衆生之情，同於思舍，何所不受；陛下好生之德，同於天地，何所不容。臣願舉同罪之輕重，特之從寬，先人之罪，正若因大赦一切釋之，兩解其黨，應合任京朝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小府望郡，所任重者官自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聽其仕進，已亡沒者悉復之官。是錫者忠選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之心，下無失職之嘆。以明試核其賢否，為某所四千人之[illegible]四海之情。臣所謂解朋黨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illegible]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illegible]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己能[illegible]謂有才也[illegible]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其[illegible]無才[illegible]為下[illegible]以賢者在位[illegible]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illegible]則天下服。夫為德非一日之積，必德成而後治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誠願陛下博選耆老，專用書生、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聞者，然後二三人，必能為陛下稽古安民，必不為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於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於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以天下一家，萬民為本，積縣為州，積州為國。縣不得令，則為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國不得人，則為陛下失天下人之心。是人心者，為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為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從，而州縣之任，率皆選人，官考歷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為不才而無營進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為重，吏部為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於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為才，黜責為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無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宗，重州縣之任，應令後朝廷之黜責者，未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曰郡守縣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之愛我，莫不懷上。而臣所謂重守令為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除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曰以四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為之用；錢本無輕重，而物為之輕重。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錢之鑄，為七錢之千，一倍物之直，而[illegible]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柄；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況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已屈。為今之說者，不過曰官既罷鑄，將以自為輕重，又不過欲增其價，以漸減其多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改鑄當十，傳兩漢之制，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司鑄錢何嘗稍有所益，[illegible]錢雖殺，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

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於民，錢出於官，天下知其當什之四，而獲當十之六，與夫供軍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悉以錢貿易而給，可使其出於民者常重，出於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曆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為三，自五而為三，自三而為小鈔，自十而為五，人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錢之出，自一百等之至於一錢，民之交易不能無折其直，弊一也。折於市而不可得錢，弊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貨易錢，而盡為貴錢，以閉目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之者，尚以改鑄之日未久，數折於天下，而未有明令，公私之錢日交，並於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不可復，如閉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者，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於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蓋。臣之所欲，官出進納誥勅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輔六等，以救京師五路之弊，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給以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於權貨務，誥勅亦並給以一事為限，於是悉以所得當十錢管建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為當三，通於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授錢貨幣者，悉史為誥勅，而度牒、衣師號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得書填今來進納誥勅、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舊停文字，如此則無停壅之弊，價輕之患矣。此所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經於銅錢之一，而十三當鐵錢之七。臣欲併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

於河北、河東兩路。無錢以無用為用，以有用為用，是物為實而錢為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未知重，以小錢對錢為等，而大錢鐵錢於其所等故也。河朔小錢以一為一，而大錢以三為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轉為貴，而鐵錢不可運，又可積為賤故也。以其無輕重相形，乃為有重，故臣之說，欲請夫錫與銀錢通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具如錢沿路分行用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與夾錫鐵錢之入餘路者，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與夾錫相為等，而輕重自均，夾錫、陝西鐵錢不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於二虜，其利二也。虜人盜鑄而無所售用，其利三也。其為大錢、鐵錢之為尚物價而貴之，又有二說以濟之：錢輕轉使道路不便於從來，二也；抑於三路而不可通於天下，不便於從者，三也。臣欲各於逐路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著錢以給之，使便於往來，其說一也。則是歲給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以償，許於京師或其路銅錢，不會說請以便糴買，其說一也。前日鈔法文字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錢，雖尚為京師以錢收之，則交鈔為有實而可信，於人可行於天下矣。法既行，則錢說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之一之利，蓋必有承受之失，蓋嘗也，況徑東之指，帑藏其一，是以歲收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用，此固其物鐵錢之法也。然而所謂蒸鹽之法，若定法并酒茶而權長官鈔并請之數，實於惡之數，推禪利之數，均量其之數，而天下之法，等而三之，為以下令自各以錢各務一切以樂令

使民自使國者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尸出錢至少而行以自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往通其利三也寇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嘗為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尚多臣欲以廣陛下之惠意縣官之費請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州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棄殮每州歲度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其所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今二利也官無滯費而下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歲貢前日之法太煩元祐守貢廣而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費士有五試一應舉之患今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札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試場也豈非官以為擾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

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者歲升貢後入太學難入辟雍者通大比然後得推恩凡一試者每試必得必有考察考通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得未必有考察有考察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舉子以為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恩而嚴其實州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罷守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歉為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只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試然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此歲申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於是貢于太學長學選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庶三舍生類有學與講學於外者皆得以優內舍以上官給食舍外吃公罷練和解院聽贍及私學抵第一等以上罰者答不得在試其

大比之後一再試初試以三預貢者免試於舍至於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為一擬無善為之論以博學為記誦以經解時文為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優而後生淺聞之徒多獲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上經大義各一論為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為第二場宏詞為第三場如此則高才實學者無不選也既而新從學者無淹滯之氣定為今日學校之所養老之為他日三舍之所選令日三舍之所選者為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為急一利也考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普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留寡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自垂度以予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杖以下自盜贓者還其田別募雖

其妻之職務煩簡擇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顧直三千犯杖徒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顧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縣散從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禁軍充代其吏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竊以謂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罷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司 自代轉輸則賦稅察使一員使虞文各省以罷事而為官為之說各居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責治其詞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之意美意頒布今日已行之良法於書吏之豈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為萬世之利然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深之機巷儻募蠶獲之秋宜神

聰覽。或有可采，別具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悖邪而觀望希寵而妄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李復上奏曰：臣聞聖人御天下也，必以道。所道者，南面之術也。其所謂道者，豈但其具而無所用哉。其用至微，其功至尚，皆隱於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謂。使四海從其化而無事，千萬世而無弊，天下由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古之聖人，有堯惟能之，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乃綱紀法度禮樂政之謂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乃天下安寧治安之功也。蕩蕩乎民無能名，乃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惟如堯所謂道也，後世無不稽焉。前世自唐末至五季，天下糜爛大壞，有識者傷之，至於不忍言。國家之基，祖太宗創而未蹈。熟稽昔者禍亂之所由起，自膺天命，建立一法，欲絕一害。凡舉一事，必出一慮。小大遠

近皆有綱紀法度，雖持本以善而安興，不以怨而妄亂，使居官者修其職，安其分，而不敢妄作，不敢苟悅，無狂易僥倖之心。百姓守其常，樂其生，無橫擾罔苦之患。累聖循之，迨今一百六十年，天下晏然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本朝平定之久也。恭惟陛下即位已來，適見臣下必訪治道，四方聞之，皆曰：今唐堯在上矣。臣願陛下思祖宗肇立紀綱法度，維持天下之意，不取目前之虞，而求經久之遠慮，使上下各安其分，官職業其事，以清明民物，撥當其無由而起，盡聚於和生，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豈非配天廣地之業哉。治道莫盛於此。臣區區愚衷，不知治體，狂妄獻說，惟赦之幸甚。

復又論虛名實弊上奏曰：臣聞古先哲王之舉事也，常觀於其始而慮其終，始雖可為，後不可繼，則不為也。處得其虛名而受其實弊者，□四海異甚大，亦猶庶民之一家，以一家之事推之，乃天下之事

臣嘗觀書史，見前世不能深思遠慮，輕動生患，其事甚衆，不敢遠引以瀆聖聽。以臣今親見所謂庶民之家者論之。臣居有鄰人，承其父祖負郭有美田十餘頃，衣食富足，不能力稼爲治，爲人所誘，喜多田之虛名，遂又營遠山之瘠田數十頃，欲人稱其田之多也。遠田無所得，常以負郭資之。歲久則遠而困，此求虛名而受實弊也。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無幽不燭，無遠不察。其多事輕動以求利者，不能踈聖聽，必久已察之矣。固不待螻蟻之微獻其愚。臣惓惓之誠，更願終達之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人下之安則安，當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乎。天下利器爲君，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乎，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待逆，此所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地，聖人操妙用之手，聖人藏不動之用，不動常動，動常不動

運實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聖制天下之妙理。昔仲虺勸湯一，以其君爲堯；伊尹周公歌拾遺，以其君爲王。大舜神而得之，以其君帝。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與天同體，得所以藏之之道稱之已矣。如孫弟稱湯之易，得所以運之之手，燦乎其文，巍乎其成，得所以錯綜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然於治，其舍己從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之所，以器之不可滿而完，爲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器之已滿而克於能持之方，道既泰，亦伏也。嗚呼，周之既極，泰漢之交，弄重為一己之器，執之以窮其巧，其妙不知所以藏，其鼓不知所以置天下興事作，令有所爲，馬蹄而不斷，動而不綱紀，而不帝漏而不慕置之，能安以為其坐其中。雖臣有力焉，能運行以勞，一日爲有力者負之以去。謂之蓄藏，以為智，既如是，天下亦無，陛下以仁爲操，政數焉

制以信為繩以智為巧以權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文其蠹秋萬
嗚蠢蠢群動間在一隅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
之所止止而無上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
靜同域莫得其隙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人
非容心也視之若敎聽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亦至公也上和公輔
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
不滯一隅秉顧西盼左提右挈如在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
害也不畏多難而以衆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思危
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鄰國若犬牙之相制
內之宗族若盤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會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
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

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如臣之言若誕而不可考稽留臣
前之至理非外取也張湛曰至虛之所會者也聖人至高之所適者反
下臣以為知言惟陛下財擇
公望又奏曰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所後有塞左右有蔽所
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
姦生而刑濫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
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遲者之興推求其實不過以
求瑕搜匿鈎致虛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實使
京兆為之則自是陛下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所不為
伏惟陛下即政之二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
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而厚比聞稍稍復置甚[illegible]類通為七十人二
人置以十人為耳目十二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逵外

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摭隱披
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款朋友不敢信目不敢
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
舉罪糾姦纖介於聞深案醜詆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諫其事
權尋誅壹覺悟尚早小人因緣衒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姦
絕人口公然作過從之聽不覺或納賂務利及無辜[illegible]目陷人
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故
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識內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生
之者各不愉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
乎然不可持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聲欬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
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
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棄彼轍能因言以誅

一夫執指陛下審識而不能之乎雖然獻議之今通舊類人數一切
罷去除禍者必剿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使[illegible]有禍而不可去也
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趙鼎臣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已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安
古先哲王不以太平盛成為可樂而以長治為難不以無事撫循為
多暇而以居安為懼故衛室戢敵之間總目忘有虞之誠諒三
策學專務究心以[illegible]滿泉[illegible]思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謀以濟
其治也不惟有以[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有以求衆善不惟有以警已怠而又
有以防未然[illegible]而[illegible]急[illegible]嘉皆出于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相
宗合德天地仰承[illegible]先帝之盛德據已安之勢撫既
治之[illegible]於多上[illegible]羅悉聞勞謙退託所未逮此誠陛下推
竟命之用[illegible]使有[illegible]并者咸得[illegible]所備聞也宜慶不啻

草野狂瞽妄陳[illegible]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昧死。臣不勝[illegible]。願伏惟聖懷推[illegible]漢之政。驗方今之治。懸天時之由。察寒燠之[illegible]善。此見陛下求[illegible]之[illegible]也。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陛下仁慈恭儉。[illegible]民如傷。冒官之[illegible]者也。而約實節用。首自宮掖。則非特衣錦[illegible]而已。[illegible]苑囿無所增飾。則非特惜十家之產而已。發內帑之金。以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賙饑饉。則非特[illegible]輸之[illegible]之令[illegible]大必以實見。異必[illegible]應。此宜天地之氣[illegible]之氣。求氣[illegible]而年穀和。氣以安。陛下[illegible]間有不能循[illegible]。臣實疑焉。竊爲陛下陳之。[illegible]聞人之[illegible]於下。然後人之[illegible]於上。故水旱爲災。本民情之未和。民[illegible]之未和。由大辟之滋衆。[illegible]民無常產。因[illegible]財。故觸罪。[illegible]已。又陷罪而刑之。孟子謂之罔民。此不可以不戒

也。臣竊謂方今有[illegible]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illegible]諱言教化。化不[illegible]。則民起而網密。飢食不給。則人窮而爲盜賊。皆郡[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之所執。殺不下以千百數。有司徒能據法以當其罪。而未嘗論陛下之所以愛養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耶。[illegible]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illegible]。則天變著焉。豈無自而致然[illegible]。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能感召[illegible]旱。況四海生[illegible]而[illegible]死。必當[illegible]刑。必應罪。臣雖甚愚。竊不敢謂之然也。彼文[illegible]二帝。固[illegible]求嗟嘆。以寬厚設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循而致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爲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illegible]發爲嘉瑞。則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illegible]哉。伏惟聖[illegible]與爲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其郊而平條獄。[illegible]令而清[illegible]而正。其務求和撲。此見陛下圖[illegible]

之備也。臣聞任官以資格。則雜賢有所不申。取人以言語。則雖鄙亦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揚唐虞考績之典。放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戶版既久。有逃名而增稅。流亡不復。有誅佃而不徵。貫以未足而重歛。[illegible]以有餘而徵索。至於課功。納從多寡。闕之此其所以未平也。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放唐人[illegible]分之法。浸復古初。毋[illegible]一切。如此。則絲賦平矣。臣聞令易於施。曰渙汗其大號。[illegible]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行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illegible]而美意良法。令於人情。甚深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弊。[illegible]於因時授[illegible]變而申。是乃可以爲神化不倦者。又何患於學[illegible]哉。[illegible]其一所說。論何如耳。臣聞吳狄固不可[illegible]接也。閩人[illegible]罕未過乎嚴。[illegible]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傾臣不許而已。陛下臨御[illegible]與侵略。斥候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illegible]

不可犯之勢。是以兇章跳梁[illegible]據[illegible]而[illegible]生致闕下。躍[illegible]洸之窟[illegible]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成之効也。至願陛下謨謀[illegible]承士安之[illegible]爲外[illegible]。則又何患於不試。而且未清哉。伏惟聖[illegible]之首務。訪制禮之[illegible]矣。欲人不趨利而諧[illegible]。敬士[illegible]見陛下講化之[illegible]也。臣聞衆[illegible]其力。在[illegible]禮制其宜。[illegible]情而示[illegible]。雖然。禮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爲聖人之[illegible]爲天子。則先[illegible]於此矣。而[illegible]以剔官之[illegible]何以遠近而不[illegible]。則人不勸。[illegible]自[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illegible]可以課吏治[illegible]。此[illegible]於今[illegible]丁[illegible]者也。兵[illegible]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古而[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

而積行天者以緩而除去。為政之善豈有如此。凡此數者是皆治亂之大本。古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畧矣。而殿下復兼臣以天下之廣黎元之衆。豈有未萌而豫防者。臣於此敢根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豈徒為聽問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待夫。顧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來。仁深澤厚。政良俗美。務行寬大之令。意覺弗燒之吏亦至。家被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矣。然臣切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之意。導諭無明宗而樂簡易。務為便游惰緩之治。以至是非不察。間忌不察。然顧者儒以取名。偷儒者習以成風。一廢為姑息。此臣所大懼也。願陛下懲其流而塞其原。正其本以禁其末。有若宣帝之綜核信賞必罰太宗之治。臣已從謙。此消弭之大略也。臣愚不識忌諱。復附于末。惟陛下財幸。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聞治古之世。君任道以用天下。臣任法以為天下用。蓋道不徒行。必以道出法。君不獨治。必以人守法。法行而下不能守。君勞而臣不知勉。三代以來。未有若是而能治者也。臣竊觀陛下有堯之仁。有舜之孝。有夏禹之勤儉。有文王之小心。而又席祖宗休澤之光。承熙豐聖作之緒。禮備樂成。隆典畢舉。天地順應。年穀屢豐。宜可以燕思於穆清。號心於昭曠。而臨朝聽政。每至旰食。密建…而…御翰墨。號施令。日以數。古纖悉微隱。已…。雖天德剛健。可謂敏然。臣竊意陛下勢亦有未可自己者也。何者。…事詳在於臣。臣嘗觀今之為臣者…所與共…所與治者天職。所與食者天祿。而猶曰一意以承休德者為誰歟。同寅協恭和衷以助理萬務者為誰歟。以道事君而任天下之責者為誰歟。情同者相視…者相視延待者為…

容融雖者不從道扶自大之風。積久未浹。背公而向私。怙權而附勢見得而忘義。苟訣而懷正。締合相傾之智。才竊織巧與尊君親上之士哉。且相戒以保身。豈無憂國愛民之士哉。且相語以俟命。則利孰與興。弊孰與去。政事孰與修。紀綱孰與正。陛下雖有尊賢顯德緩庭陟降之意。而平進之塗塞矣。陛下雖有廣世務。貶濁流品之意而名器之施輕矣。陛下雖有崇寬尚德。勤恤元元之心。而膏澤之源壅矣。陛下雖有節儉節用。裕民足國之意。而財利之積耗矣。朝廷除吏。士或困於無聿。吏部注官。衆又拘於無闕。僻乃者困地而仕。勞者冥冥。終流坐待。幸進之塞有如此者。嘗不求勤能。嘗不必積事。肯吏之賤。至上大夫者多於王廷之士。給使之冗。至橫列者雜於公室之臣。名器之輕有如此者。役不時興。以充力募。物不時須。以即為市。富者求易。常產貪者無以自給。民…于州。…年奪以封己。吏卒子

集時獲益緣以為蓄。膏澤之壅有如此者。天地之間其生有數。四方之物其利有常。既已衆諸此。又竭於彼。賦祿之厚其源既開。興事之費其流既肆。牢計之臣指應副之外無他策。將官之使倚封樁之外無餘術。此可以為常乎。其橫事奪而已。財利之耗有如此者。以祖宗基業之隆。以神考制作之盛。承以陛下之聖而天下之事文具而効不著。名美而實不副。救撫不上。諸此臣始疑其大者。若夫有志之士。竊欽之所念。…方萬里之…所喜望陛下天聰天明無所不察。…臣謂小臣庸為國之肥蠹之大臣有以正…有以守己。則仁…至和國者空政事三而財用之為之。…乃不信。又曰其弼直而繼之惟…之。盡以告官而所使…者貴則動為衆。且大…乃淨志所在而衆遠…王之命。…在文武聖明。…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繼之以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蓋言侍忠良正
直之臣以于內外,則號令必臧,民用順治。然則今日之務,孰有先於
此者乎。臣願陛下開衆正之門,立大公之道,崇獎尊君親上憂國愛
民之臣,抑絶詭同罔直背公徇私之風,則國家之治忽,生民之休戚,
群下之情偽,將畢達于前。而陛下躬以剛健之德,體天之道,觀四時
之運,穎盈虛消息之理,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通上下之志,以遂萬
物之宜。循名以責實,約文而就質,持之以久,守之以求,則太平之化
日隆,無爲之功可致,家給人足,刑措不用,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蒙休
矣。臣當自疎遠,蒙陛下親擢,任以中執法,區區之愚誠,不敢不竭,謹說
以效尺寸之報。凡臣所陳,皆天下之所欲達于上者,而稍其略之權。
陛下留神裁幸。
劉元承論和同之弊疏曰。臣伏觀獻武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
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于今日。斟酌損益,允歸于中。以政
和十一實由此。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否曰同。事者
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際,曹不爲國家深慮,惟務希合
以濟其私,往往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英
斷,親灑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志從中制,一代之書,遂成完
文。在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衆其說之不合,一己之私也。和者,惟
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勅群吏,各公乃心,務稽志實,毋苟循
私以爲雷同,有所否可,不得不已。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
之義,則政和之勢,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祿是遒。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太常少卿李綱上奏曰。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難而圖
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昔忘生觸冒,頓[illegible]臣

臣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以太常職事,自潔郊禋,竊見陛下恭[illegible]
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亦助悲然。臣以謂陛下
念祖宗艱難之功,於思所以持盈守成,[illegible]考劬勞之德,於思所以
繼志述事。況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靜審之乎。臣
伏覩陛下自臨御以來,宣昭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
不至。遂欲[illegible]考之一端。謀因契丹之衰,而復燕
山之故地,此誠[illegible]之舉也。然而謀事[illegible]臣動失機會,
[illegible]通有貪殘之患,全國敗覆
[illegible]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
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蟻結
蜂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以[illegible]之秋,陛下[illegible]事
求言,而忠臣義士曾不顧身以救國家之急。竊聞有旨名侍從之
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憫然,有納用忠言之意。臣
以庸陋,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荒殊志。考古據今,參之
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之恩,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
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愚說,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
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禦,然要須治
其本原,徹乃可創,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
誠爲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者,其說有
五。一曰正已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
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得民心。臣所謂正己以收人
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輸[illegible]相衛,營繕宮室,[illegible]不經,繁造器用,
[illegible]之費,[illegible]之娛,倍於衆時,此皆上累大德,
下失衆心者也。[illegible]民之積,以啟[illegible]時,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

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何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以體爲王重介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治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爲之臣願陛下降將詔罷花石之運應奉綱之工成製造之所者賜予之費節無進之獻凡應奉之物一切寢罷仰已詔侍罷前頒教書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治之深害實去無以事繁類緩即復施行安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雖於議論之說日進忠讜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眼病之藥而望康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主頒崇獎乃敢展盡況復推抑詆復納忌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

不敢言侍從之臣以豪傑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馴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讜言廣諫爭盡聖天下之患有不足爲者況區區之夷狄何足患哉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爲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況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避於山澤以陛下無足識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大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申忠讜之言延羣英之士許侍從厲氣自爲達使殿陛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者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尉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鐫除上以廣聖聽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節財斂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和聚兵以食爲本

雖有良將勇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粟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缺況於用兵禦戎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侈耗日多財賦匱而府庫虛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者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取之內帑而內帑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竭取之閭閻斂散之術而搖貨之法已極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若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夫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其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權臣貴戚近幸之家開端援例以沮撓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冗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也兵數十萬糧餉屬耆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圖視而起豈不殆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

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進項錢物盡歸應副項務營寨給軍並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予官不如恐至重多庭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未要減十分之三以充在京有物業者以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從謂時及自科前而下所降羅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斛而行之數爲序議所阻財穀充初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脈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脈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上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

年以來。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將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來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肇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見處分。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西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祖宗設官之意。每下詔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旣使中外老得對其或未當。然後令得以省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議。信賞必罰。戚里私恩。剸州縣將吏兵丁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御也。臣所謂裕恩澤以彌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

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旣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買帛則有和買。預買有折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綱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科等戶出分隸。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數配課額。猶吏循一以爲蘇做。遂一家之産。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自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游翫。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頑獷江浙已滋一呼。從之者風興而雲集。東北兩路。至今爲梗賊。此之由方今遣鄉衆。得人心離。疑深重。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重否。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欠大量。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

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安。而冀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若其大概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動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概。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選大臣之有智謀者。專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擇諸將校師不從中制。使其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者。七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禦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舊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邊鄙自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强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河東弓箭社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將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

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氣衰。然後擊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助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專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省。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辯論者。授以爵秩。使兵間事體重者。俾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其所得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諸道擇扼其咽喉。擾其餉道。使進有所憂。不敢深入。虜戎中國久矣。兵之虛實要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我救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者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謀而討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

三將軍實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臣統六師屯于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歃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遂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眞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直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齊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既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應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面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猖獗夷狄寇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猶降遣小監宣諭抑惡塞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害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誠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創業勞積累基構畀付之重術爲子孫蓄好衆多爲世無窮之計留意於戢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稱臣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輔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臣不賜班先次上殿以與衆庶議康靖莠之言哉。自消殃之禍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慄惶懼之至。

綱又奏曰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差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內外官司互察違格。自令各修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從支費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纘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卒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制作法度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輕議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爲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意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備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體神考成憲心昭曠日隆於清靜無爲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損故者宜取焉秋冬而歲功成。有官局之冗員以廢政本。節財用之冗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爲先務也。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從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時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隨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志揚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爲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官有均節而不能無損於熙豐。蓋亦從之以道。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務爲中和。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三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損制適于厥中。官局之當省者

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遂爲公惟義理之爲徒，成一代之宏規，以貽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

治道

宋欽宗即位初，李綱上疏曰：臣伏覩皇帝陛下誕膺天命，肆臨萬邦，天地神祇未有依歸，華夏黎元未有所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炳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垂踰十年，孝友之義，實形四方，英偉之資，久動群聽。道君皇帝春秋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迺者道君皇帝下罪己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首，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道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者，舜也。故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目可明，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痛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隱厥過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違事，蠹成禍胎，壞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爲兵譁以保幸之資，擁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姦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斂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衛，失禁衛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

正與刑而自卽位以來今已累月寂然未聞決斷之舉群心憂疑其
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民欲而使夷狄知中
國之威進退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爲宗
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
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累日而未行慶賞之政
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兢慄愼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
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
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
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
爲臺諫者何以對官邪而誅王惡冒寵尸祿無補國家甚者不言致
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降詔責躬敎天下之心
而降哀痛之詔罪己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者爲之掩泣此誠爲後

之因心也抑又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
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屬纊之疾病已致人於
危困猶且頓視財賄自爲身謀不思拯去而慮他人之執己也求病
之愈豈可得哉爲今之計亟宜深訪博擇求人於閭巷踈賤之間所
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是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惟
無事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
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面前奏事臣臣之說
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
故欲面奏奏蒙詔降嗟歎之意蓋以自達者側七年而盜賊夷狄之
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
人之際及今日之害爲陛下詳言之密寧之間彗尤之旗見其每年
天宣知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無象禍大而應速今

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未畢已過此皆不祥之兆惟
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敗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
熒惑爲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雨而日昏
霧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與風而怪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
事弱議論未定之兆也陛下卽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
摩正同學祖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
之後霧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昏悶自辰霾霧明而未
融方中霧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爲
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卽位之初未能遽
攬未敢振紀綱之所致也于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急戎狄寇逼日有
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于持此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
甚屢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深謹覩信任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

典刑遠惡之經者盡加點陟稍優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
反側則主勢强而天意得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
也臣素愚昧其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
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郞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上奏曰臣近者兩奉聖
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干之德害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
躍抃蹈之至臣聞古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
危救患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焉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
來天下延頸舉首想聞新政遲遲未聞民困 矣況今宗廟無依禰
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殊無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虜氣已奪欲
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爲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
猶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予有致君澤民之志者抑

願進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願以為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省覽。謹具列其目。一曰當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務於同而務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是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非本意以不變熙豐之法為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以不變為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矣。法無必善，亦無必不善，惟其當而已。況今吏員猥多，職煩重改令數易，綱紀漸隳，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而何紹述為哉？臣願考祖宗之法與今日所行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為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

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和平，四夷服順；苟非其人，天下不寧。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職擇人久矣。古之論相必曰才足以有為，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之，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矜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著意於其間也。本朝惟李沆、韓琦為具相焉。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撥亂之後，將大有為，必得賢相共圖治功。臣望陛下詳擇而審考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為時而出者。至於樞密之地，政事之本，綱轄之任，亦必擇其素有賢實能人望所歸者，使無其人，自可兼之，不必備也。三曰辨邪正。臣聞正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邪正。自古之人君所以任賢能者

去邪勿疑。唐太宗知士及之佞、德彝之姦而不用，至房、杜、王、魏則任之不疑，所以成貞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於末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可不辨也。然邪人柔佞竊伺，揣合主意，阿權事貴，持祿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以疑。此唐德宗所以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拂然以讒佞逆也。臣願陛下於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濟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柄，安可以不審哉？國家承平既久，各為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刑罰太輕。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班侍從，忝奉官；吏雖舊頭，叙勞取顯仕；兩府大臣而身不任責，臺閣侍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優倡卜祝，勢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時大臣有罪，皆弃市免務。

本朝祖宗恩待之厚，未嘗輕殺大臣，然竄逆謀者固有之矣。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今閑居都城，坐享厚祿。其他罔郎諸倖之徒，姦贓狼藉，罪惡彰著，方且結交權貴要之處，故貪而不問，或詔獄。豈非刑罰太輕耶？夫爵濫則人多僥倖，刑輕則下不畏懼。此所以生姦亂也。臣願陛下一新賞罰，賞以勸善者，不輕以與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可幾矣。五曰廣言路。臣聞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以致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及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以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不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惡人異己，故排斥章

議有出，言則謂之沮壞良法，逐之而後已。臺官御史以其嘗為之黨，望風承意，復公議。方太上皇帝勵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陛下乃盡治言者，如陳瑋等皆當世端人，今棄死不用，士論痛惜。臣竊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雖欽孰而體貌，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律，間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之民休戚，況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掩閉，誣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為鑒，霽威求言，俾官言其事，不禁非職。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許臣下集議，若審其說，無分細大，審理聽之，則人人皆聰明目張膽，效民隱之忠，下情不壅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刻使用賢士大夫以職業為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于厚矣。近時士人以剽切記誦為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纖覓浮巧而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明比變詐為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為用人之先，故年來成風，巧為掊剋，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躬率以身，令廟堂之上選公忠廉退純實寬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衒鬻輕和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為善，可以革浮薄之俗，成忠厚之俗也。未必質文之弊，三代所以相救。臣觀今日禮法度失於太繁，縟名文物皆無實用，習而漸摩，人情澆薄，不救之以質爾。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假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以能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致漢業衰焉。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寬厚臨達之資，在位日久，不防姦邪詭以欺惑，故群小狃押，權移於下，而威令有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鑑此弊，操持群邪，奮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頹綱廢紀可以復振，而天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秦漢傾覆，讀史觀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甚意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游宴樂皆屏不近，彼固無所肆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蓋崇其爵位則志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閤門守御，運內掃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宦臣耶？其所以夤緣干進者，必邪險薄之小人也。像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嘗一取於民間，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經百出，征求無藝，聚斂刻剝之臣，書以上供為名，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科擾，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乏，於聚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量為之制，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取民尤深者，一切講究，求其中制，經從蠲減，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宗時，則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儉約。臣聞儉德之共，侈為惡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未有不以儉德也。比年承平既久，海內富庶，驕侈不節而至，故尊卑上下內外遠近皆以侈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至於屋宅飾以金翠，禮樂玩好，競游燕樂，費不貲，而物價騰踊，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陛下在中宮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尊以致於為天下先矣。為帷之臣也，以清德在位，能使人成撤御羅去樂，況以一人而躬行者乎？然累年在位，節儉雖以化人主，而有刑蔵之政存焉。臣願陛

下明詔四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從者重實以法。自京師貴近始，則此風可消，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聞監司天子外臺，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受賜，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授監司，或出貴倖之門，或緣宰執親黨，不觀才能，不問資行。至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貪饕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縣令非要官，未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為守令者庸官慢謗，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闕，選御史名郎；藩府有闕，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任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考察以聞，特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為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守禦中國、啓戎安邊之事一切壞盡，是以羌狄一旦長驅以前，良可駭嘆。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為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重如祖宗之時。況今金寇雖已出境，秋冬決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禦，亦宜早為之計。糧食可不積，兵不可不蓄，將不可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略而已。緣臣所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雖夷寇入，禦之為先，以吾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權綱不失，大略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虜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遁，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為迂闊，不勝幸甚。

侍御史曹輔上言曰：臣聞禍難萃於一日，可謂至煩；數十年養謀之畫，敗於一時，可謂至難。以至大事難之任，付於吾君，而欲責功於旬月之間。有撥亂興衰之志，當如行之，則善矣。若支傾補漏，僅足自完，臣才知其可也。今天下危殆之事，駭心動目，奔然而至者，時有之矣。堂陛之間，相視失色，無措置之路，而有失也之嘆。甲可以言物如象錢而仰無措，而機會已失，天下可追救，往往轉易而為難，垂成而遺壞。撫心切齒，恨無窮奏，每每有之。曩者賊去渡河，縱而弗擊，是一失。豈非不斷之過乎。至今天下調兵餽糧，疲弊生民，以貽宵旰之憂，殆為是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僥倖之門，正如是道，平旦啓關，有而入，以其貨賄之所聚也。紛紛擾擾，利之場，又甚於此。當日溢恩冒賞，稍行禁止，而一時横濫名器之人，亦皆斂迹，僥倖之門，似將少塞。今又大書苟賤不虞之徒，彈冠復出，富商巨猾，挾貨獻巧，伺候權門，小夫下保隨，足從進。是必有以姑息之患，干動聖意，有以造謗生怨之言，妄搖聖慮。既以姑息為患，以造謗生怨為可慮，則自時厥後，小人成群，吹不敢去，而刑罰大柄，得無委墮而不舉乎。是又不斷之過也。僥倖頗多，希數益起，懲懲風厲，誰復抑之。不斷為患，顧不大哉。言路初開，諫官臺臣擇而進，其間有抗勁徇公，指陳體國之士，欲効涓埃以助明時。陛下溫顏下款，若水投石。陛下之於言者，可謂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雖或行之，聊復爾耳。初信之，初又疑之；初許之，御又拒之。得無有以私意曲説進陳，是非者亭待無欲陽悠言

路故爲沮折使不得一伸其懷耳。陛下亦爲之不信言官懷疑其奏，是又不斷之過也。夫臺諫所持惟公論耳。公論所許從而與之，其所不許從而奪之。苟言官屢從所舊，則公論遂廢不行。古今未有無公論而能善風俗者。治道陵遲，職有以也。不斷爲患，顧不大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夫知其賢而任之，又以人之言而貳焉，則賢者進賊於深淵。知其邪而去之，又以人之言而疑焉，則邪者朋比而求援。今者在職在位能盡其才乎，內官領職，其兵柄能盡罷乎。陛下明知其人矣。言者屢上而任遣不速，是又不斷之過也。夫之爲惡任者用，共欺蒙上下，朋比締結，恐弄權柄，功害能，顛兵柄者，終暴逆應，呼吸變故。蹤尚在朝，去則必復。不斷爲患，顧不大哉。人主之於大臣，待之至優，責之甚重。不優則不足以示君之施，不重則不足以劾臣之邪。古者公卿大臣，天地有大變，則之牛讀則以不起，開矣。職不勝任，當書

一罷，則布衣出府矣。若有他罪，則投東杜馬肆以寒過矣。其所責豈不重哉。今聖主所以禮貌大臣，可謂至矣。其報不竭所以報者，竊恐人者河東之役，種師中戰歿。七統制師皆潰，正緣經之兵饋，闕空困餓矣，於猶書而散，坐視其路塗，不引咎。近日彗星出東井，十夕不滅，而諸道災異之臣，擎鼎食，當黨嬖懸者。主憂臣辱，此語謂爲何哉。而天度包荒，終不悲詰，是又不斷之過也。臣恐自是利則同害，患則相諉，有全軀保妻子之念，無共國衛社稷之心，豈壹再遇之忠，誰與共國。不斷之患，顧不大哉。古語不云乎：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貪慶而享其深，而從君取諸奇易有以也。易於乾曰剛健中正，於夬曰剛決柔也。臣望陛下體乾之健，奉夬之剛，當屬而風飛，陽開而陰闔，君子怙焉，小人慴焉，中興之業，何慮其不成也。

臣既上其曰：臣聞王制同德之職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千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敖重賞以禁民之口，違虛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事，與不事事利不遺纖介，寵臣無有寧歲。小人得志，君子失措，職爲尚同患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子顛倒六經，師六藝以亡蓋言之也。臣願望陛下深留神加察。

校書郎余應求[illegible]臣昨自[illegible]奏有治道之得失，時政之因革[illegible]條書[illegible]伏蒙聖慈令臣纔進，臣已進入說，然臣區區之意[illegible]因革者，如盡復祖宗法度，盡用元豐元祐之政。伏觀陛下已降詔旨矣。條畫利害，如追贈司馬光等，內侍依祖宗法，罷廉訪使者，廢苑囿以賜貧民等事，陛下已施行矣。至於

前日所條畫有未盡者，又不敢隱默。陛下虛懷聽納，篤於求言如此。若畏避嫌疑，有所懷而不盡，臣之罪也。謹具條畫如後。

一、近者太上皇帝東遊，遠涉江淮，冒犯風露，非所以保安聖躬。欲乞遣使奉迎歸京，深居宴處。陛下日奉四海之養，優游逸豫，永保康福。

一、近年以來，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稍似稽違，實以不恭之罪。百司執事奉行不暇，雖或違戾法憲，不敢執奏。又人臣居擬有違所不可者，亦御筆行之，尤爲非便。欲乞自今陛下意所欲行者，臨朝與大臣議之，毋降宸翰，非惟有司可以審覆違戾，庶幾權歸於上，杜多門之政，絕近習私竊僥倖之原。

一、古者文敵採之以質，近來文敵剽矣。欲乞純法太祖之遵尚質厚，從爲詞傷靡者頓背，以厲風俗。

一。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群議以與衆共之。爲高自王安石行新
法。詆異己者爲流俗。士大夫議論雷同。無所可否。六十年。近歲
尤甚。凡有所爲。獨建議者謀之。不復以利害可否詢於衆庶。欲
乞自今軍國之事。博延群臣謀之廣庭。以盡下情。取衆所謂可
者而行之。庶無敗事。
一。近來宰執並不見賓客。所得進者門下親押故人。阿諛苟媚。以
事干請。是以人材之能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邊鄙之利
害。政事之得失。皆不聞知。欲乞令宰執並於私第見客。庶可廣
詢世務。
一。君臣之間。欲上下交而情通。人臣獻言。尤所難者。陛下既以虛
心求之。以來天下之言。欲乞每遇退朝。稍聞近賢士。賜坐從容。
使陳治亂安危之本。古今興亡成敗之要。及令百司衆職大小

各以本職言事。誠加省覽。以進忠讜。
一。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所以示後世人君知警懼也。臣以
觀之。天下和平。民物安樂。年穀屢豐。乃爲上瑞。彼雲物光彩之
符。禽獸草木之異。吉凶未定也。近年四方水旱盜賊不以聞。而
表賀祥瑞。豈盡正凡。欲乞自今應有水旱盜賊災異。毋得隱諱。
其祥瑞之事。一切禁止。
一。祖宗官制簡而易行。流品有叙。自改官制以來。紊亂重複。今日
尤甚。欲乞內外文武除侍從卿監等官。並依祖宗舊制。或增損之。
既各未易輕改。則乞職有中都職事要務及州縣冗員。以省邦
用。
一。近歲名器輕濫。以恩倖除大學士者六七人。開府使相者十餘
人。節度使以下無慮數百。若承宣觀察防禦團練遙刺之類。叔

肆有得爲之。欲乞例行追降。
一。兩省官及三等職名。所以賞勞用賢。近來公卿戚里子弟及朋
附權倖與夫以財利得職者。超躐華資。乞盡行降黜。今後凡有
功於國。有德於民。其人之賢。允與議者。間除一二。以爲勸沮。
一。諸路監司員數。尚多無益於事。秪增煩擾。乞罷轉之外。有可減
者。□之。如合并者。亦自合漕司兼領。
一。燕雲之役。首議之人。皆知其不可。而邊臣喜功。不恤國事。唱爲
此謀。以誤朝廷。罪不可貸。欲乞凡建議燕雲及後來以燕雲推
賞者。亦行追奪。以慰人望。
一。伏覩祖宗優遇勳舊。止令功臣封以王爵可也。近世褻寵大臣。
假以王號。尤爲僭冒。欲乞降爲國公。
一。戚里後宮之家。公卿士大夫遊子弟。以恩幸遷至士大夫。交結中貴

列職朝著者尚多。欲乞澄汰。以清班列。
一。近歲御前應奉有勞人。書文理可采。及特赴殿試之人。皆時
僥倖干請。欲乞追奪。並勒令致仕。不理官品。
一。天下錢穀。祖宗時盡付之三司使。自改官制以來。錢穀散漫不
盡屬戶部久矣。近世十人總領。名色尤不一。欲乞令天下錢穀
盡歸戶部。
一。軍政久壞。邊帥不講。將帥□□進。兵卒不訓練。欲乞以老臣知
軍務者爲樞使。以祖宗□法修軍政。復邊部訓練士卒。遴選將
帥。置之京師。以待一□之用。
一。自陛下臨御以來。雖□□詔恩恤民間。未受實惠。而召兵四方。不
無煩擾。伏乞應民間□□欠秋二稅。只納本色。其餘雜名科率。盡皆
放免。和預買並乞免□。及錢令升以前侍闕試說不許監司妄

行從諸州土產亦多，乞取酌近年中數特加減損。
一、茶鹽法。雖罷豆額減□錢，然民間猶未便也。欲乞講畫取利民
便國者行之。
一、常平法行之既久，散多納少，其法浸壞。今若放之，則詭名挾戶
有籍無人。不過監係上三長地分人均納，民間重困。欲乞自今年
以前應未納常平錢盡可放免，令後只以見在錢穀賑濟者
給之，不須比校年例，亦不行賞罰。
一、免役法雖爲便民，然所募皆游手無賴，既給雇直，又復受賕，而
保正長等又復有等第者爲之，則是既出雇錢，又不免身役矣。
兼衙校之類多是備准□農，本曾不過數百緡而差押官物，或
多至萬緡，失陷侵盜，□業不足以償。欲乞參酌祖宗法，副重行
措之。
一、市易抵當與民爭利，而得不償所費，失體尤甚。欲乞減罷。
一、近年以來賜第之家，多是於京師。欲乞非國戚主第者並行拘
收。雖係國戚主第而多有侈過制者，改賜小第，仍撥去之。
一、臣僚之家，亦得御筆，恐礙例皆違聞，係觀息淫。欲乞並令繳納
朝廷，其閤□指令後不得輒有陳請。
一、近歲公卿大夫下至庶僚，競於安逸，□□□□□□□□□而
無度，內則荒亂心術，外則隳廢職事。乞擇名義□下，既以聖德
化之，群臣自當革心，然乞更加訓飭，其或不悛，重行竄黜。
一、士大夫名節不立，行義不修，曾稱奔走投獻自媒。欲乞選擇恬
靖有守之士置之列位，及招山林遺逸以爲表儀。
一、儒生明經不根本原，曾講詩華□相□，欲乞復祖宗制科取
士，及兼用先儒傳注義理之學，當以人心所自得有形之於文，
不可斷以一說，以誤後進。王安石令之臣子，豈宜列位於先聖
之次，乞降從諸儒之列。
一、緇黃之徒不耕不蠶，耗蠹衣食，員數浸廣，常住田產，富於齊民。
欽奉聖旨除拆王府墓者據舊削樸打毀，欲乞省併寺觀，并存
二三。逐縣十處，仍得中之。往往甚數額盡並行拆去，常住田產
存留。未。其餘納官召人租佃，留爲養兵之費。近年諸路度恩
潭撥額出賣度牒，並行停罷，滅罷後宮及大臣之家並不得置
墳寺，以人戶守冢，復其家，如古之制。減僧道等員。其強壯者
任便歸民，庶幾生齒寖繁，戶口日衆，以副務農重本之意。
右件如前。臣區區之意，欲言者久矣，厭路無由。伏遇陛下英睿聰明，
虛懷聽納，故敢慮其固陋，輒自營瀝，欲望采擇其中，著誠少可守之論
以行之，庶幾期月之間可見太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侍御史胡舜陟論五事上奏曰：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
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議，王安石主其謀，遂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
廣南動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溪洞，以
及丹州西南則庭棋梓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
鏑，死者不計其數。王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
以興燕山之役，納夫金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
寇猖獗，貫不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輒
王室親屬，遷徙□磨，牙孫毒何□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衄，國
發亂失威，損重此實非所謂非戰而棄其事好還乎。陛下踐阼適
斯時，宵旰焦勞，未見于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
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盡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此先王脩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誤減而未舉。王安石剗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殘曾不少革。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執事權。頗頗通賂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功冒恩寵者未加鐫斥。懷才抱器者陸沈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貶。入耕水利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致若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焉。人事脩而天意得。儆戒一新。妖氣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論淆雜紛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致。陛下即位於艱難多事之中。有恭儉之德。有孝

友之行。有克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以立四表撥亂興衰。宜若反手然。南向而朝天下。令趣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交鬭之禍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無益。雖欲恐懼民狀怨行使。倘大勢一傾。不復可正矣。陛下所任為股肱心膂者。兩府大臣也。所信為耳目聰明者。諫官御史也。上世帝王之治。詢事考言以圖成功。伏望陛下遠稽周世宗開用一時詔求臣僚論列救治之策。特詔兩府大臣詢以救方今之弊修政事之術。宜以各陳己見。盡底其所為。盡一進呈。宣示臺諫臣寮。如有不合者。使得從伴論。或若大臣議論。則參用臺諫之言。顯駁不當。則實守大臣之策。眾議既定。仍集百官議于朝堂。以合者詢謀僉同之意。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効。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

治道

宋高宗建炎二年。胡銓對策曰。臣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興也勃焉。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己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爲真可恃。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寶以勝夏。則成湯以興。諸侯歸周者八百。寶以勝商。則武王以興。夫湯武聽於民而民以興。非民與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興。桀紂聽於天而天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亡。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天。其易曉也。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惕息。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不悟也。陛下起于戈鋒鏑之間。遭丁天下倥傯不暇給之秋。外亂內訌。險人柄朝。隨方有以應之度。中原有斯

窮之焉。赤子入井知之俗。民愁怨起。禍發蕭牆。王室搖搖然殆如一髮引千鈞。當此之時。可謂亂甚矣。臣愚謂陛下宜盡心聽於民之時也。而陛下策臣等數十條。大臣質之於天。首曰。蓋聞治道本於天道本於民。又曰。豈朕不德無以動天。又曰。何精誠之弗孚。禍亂之難戢也。似皆聽於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願爲陛下直言無諱之。伏讀聖策曰。蓋聞治道本於天。道本於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策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無遠弗屆。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臣有以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謹按春秋禍變之由。與祖宗已然之效。專爲陛下陳之焉。夫春秋之說者以正次王。王次春。春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此漢儒傅會之論。謂不然。臣聞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爲萬代訓。未嘗有明言天者。蓋謂天道難窮。若所言之則遠。以爲荒昧要究而怨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

陰陽災異□□□之。聖人推變於天。常與人事雜而書之。至其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後。其則或不旋踵而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禍敗乃至。苟無其變。不虞。上若痛自惕懼。側身修行。則禍災滅塞。可轉爲福。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此知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盈至誠而不及於策數占候。誠知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我國家自江南平定。太祖威宇棘分割。生民受禁滌下。慨然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是時識者知天命固已在。不可解矣。且知擇一法官知事也。而太宗擇王濟則曰。庶或有寬。縱以致天下安。任一憲臺知事也。而真宗選諸道提點刑獄則曰。一夫受寬。即有安諸。夫一夫受害。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動念。恐致天罰。則民之不可忽而違也。不可欺也。陛

下罹飛之禍。傳檄四走。天下莫不爭然響應。臣雖不識天理。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比來聖慮惻然。解後不克終。國勢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無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測。可勝寒心。願陛下持以至誠。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無以尋事之言而廢之。則天下幸甚。聖策曰。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微揚阽危之後。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殘單廢之時。念切諸民以格天。庶幾悔禍以靖亂。踰年于茲。後興在是。茲民□□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嗚呼。陛下興言及此。亦知有□□社稷之託乎。亦知有父母兄弟之憂乎。知有宗廟社稷之託。則付託者爲誰。知有父母兄弟之憂。則所與分其憂者爲誰。任其事者□□非其人。則天下之大勢無復救矣。臣聞天下大器。得之甚艱。而甚易失。不由太祖宗二百年若艱難以成立之。□不由天子□□□壞之。或出於百年。而□□於一日。遽使

祖宗艱難之業并與宗廟社稷一旦成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君
之國偏以王法繩之。謹按昭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猛以幼沖而嗣大位。劉單以庸材而
輔幼君。社稷危如髮綫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
亂而禍遷于皇則倣措防危之志矣。卒之天王播遷于外之禍
召公之世。僅復成周至戎狄之會而天下亦准。聖人獨反覆書之。事
社稷也。陛下以單微幼冲之質獨撫多難則危如王猛。左右大臣以
扶佐而佐之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之亂又甚於子朝之難矣。今
如江都之事未嘗為伏衆之奇迫乎。是陛下知承宗廟社稷之託於
倣擾防危之後。而未知削郷何難竊發於肘腋之間。願陛下思太祖
得天下之難而早圖之。監春秋王室之禍而慎守之。毋謂傳父兼兄
專之憂於犄戴草微之時而遂解體也。謹按襄二十八年書曰。公如
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竊原公如晉如齊如京師
皆未嘗書在。獨於楚書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既非宗
而逾年不反。禍且不測。書曰在楚者。蓋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
今兩宮有汾溪之狩。孰與如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
九年而歸。春秋深危之。況兩宮蒙塵於沙漠三年於此矣。則陛下懷
父母兄弟之憂。臣恐不知何以處之。為陛下之計者。猶不舍在楚之
事乎。必須慎擇賢俊潛斷離累。側身憂失如宣王。勵精綜核如孝宣。
勵志撥亂如光武。剛明果斷如憲宗。復讎刷恥如勾踐。以春秋為戒
而謹持之。以經宗為匯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羅之。則天下幸
甚。陛下屬意以此。中則曰府庫單匱。軍費浩瀚。而賦斂加廣。外患未
平。寇盜尚多而進貢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黃泉廉以戢貪暴。令
凡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縣兩懸失所還貴賤有未附小吏闕而下當

惟而不行也。此又今之弊於天下而乃賊於民之弊也。臣聞治天下者
如療疾。方天下之受病也。府庫單匱。費倍浩瀚。則病在血脉矣。以守
未得。寇盜尚多。則病在腸胃矣。擇守令以厚牧養。止端
導之以湯液醪醴而助其氣也。黃泉廉以戢貪暴。止猶投之以砭石
而攻其陽也。如使人血脉受病。腸胃又受病。而導之以湯液醪醴者
或失節。而則疾益甚。疾將而投之以砭刺。又非良醫。適速其死矣。
醫聞者亦審故方天下受病之際。府庫單匱。費浩瀚矣。外患未
嘗多矣。乃救之以不肯之守令。撫之以不才之牧庶。是猶疾已深而
投之以野葛黃不住哉。臣竊歷言其弊。臣聞府庫單匱。費倍浩瀚者
以什一而常食也。以師者而費財也。以生寡而食衆也。二者今之最
大弊也。自古兵與事而食則不可使寡。衆則不可使無事而食其勢
然也。昔唐之兵制有錢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京師亦不過兩北衙

門羽林之兵而止。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
已輒罷。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困於兵。甲未嘗聚也。唐置十六
衛。無事則力耕而積粟。非但自贍。且以厚財官之備。是以其兵雖衆
於京師而天下亦不用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養兵之法
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十有
二萬而已。至乾德間。中外止十萬。兵足。太宗盡有天下。諸兵至多者
止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時。乃始五十餘萬。當時軍數稍多而廣
乾當調度令冗閒。曾不奉減兵之詔。則然而罷之。而致四夷軍
額漸多則反覆詰難之。誠如夫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
事而食。臣故曰兵冗而少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法。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以日削之費也如此。況今積日彌年。兵事不解。自人仰食縣官
則於千夫之名大槩耗百萬衆要歸則無異於一藏十萬之兵而坐

食邊郡兼處鬪爭則衆夫之力豈得不困饋餉之卒豈得不疲雖春
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秋書用兵未有
歷三時而復反者獨於此書春書夏書秋爲莊公無故勞師興國郕
之役卒之郕降于齊而魯師無功比秋乃還故書曰師還者惡其輿
已無功秋始班師蓋深譏之者是後二十八年有告糴之舉其禍
正基於圍郕之役矣以今征役之久動至累年擬之春秋三時而反
者不已太甚乎則府庫竭而軍費法自不足矣臣故曰師老而費財
者今之最大弊也兵既而坐食歸之而費財加以生養食衆之步可
然陛下雖欲加賦而州縣之積於百姓何則用度既廣則其勢不
得不取於民矣臣前所謂近者方措而外患未弭盜賊尚多者其勢
在朝廷多過生靈多怨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則外患姦盜亦何名
而動哉蓋自古姦雄如陳涉吳廣之起於秦張角黃巾之起於漢蘇

奏議卷二十六　五

峻之亂晉安史之亂唐本皆臣僭亢擾侮朝廷之過故以爲辭幸生
靈之怨唱而稱義遂至徒起州縣劫令殺守相挺爲亂今明成之朝
豈有大過竊聞長君之謗或謂威近挾權姦臣竊柄刑賞不以行不
人不盡除綱紀不甚振此豈過之漸邪何則自古亂天下國家者自
戚近挾權如漢之諸呂竇憲之歸武韋張竊弄朝柄二姓亡族國
家俱破今乃有游[illegible]領樞柄戚屬將衛兵漢南北軍之禍其監不遠
僅不少幾是增朝廷之過而起姦雄之謀大亂之後豈宜復見哉[illegible]
王倫不動之徒心竊人者小[illegible]相貫姦雄伺過而從動不亦宜之
以鐵鋒加之以兵[illegible]民[illegible]則姦人乘隙奮飛並起者也此
外患所以未弭寇盜所以尚多是朝廷爲有程何以救其亂禍哉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靈侯之罪王誅之所必加
春秋反惡楚靈何也曰討蔡般可矣誘而討之此匹夫之所行者歟

所甚惡也前日下詔書招納叛亡以不死以爵賞赦又請令前陛
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陽示以信陰以刑是誘討也陛下爲人父母
奈何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臣恐大信一失則後來以招降爲饑
自今上下猜忌始懷難度得聞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矣何
怪乎寇盜之未弭也臣前所謂擇守令以厚牧養而守令多不賢者
朝廷輕守令也責按察以戢貪暴而按察多不才者朝廷輕按察也
守令一不賢則郡縣受禍按察一不才則守令數於爲姦故責守令
在擇按察此祖宗之成法也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嘗親選
諸州長吏又親書其實戒曰父母之政恩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
爲勞績因銘戒著於曰朕累中書[illegible]豈不勞乎蓋爲任官擇人以安
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戚者而親擇[illegible]令守令則未嘗有不親者
太宗躬自選擇而延見使發今乃一切付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

奏議卷二十六　六

令也朝廷輕守令則守令輕郡縣郡縣之職一輕則教養之方盡廢
使貪墨殘州縣或非其人雖使朝廷耳目之近尚悍不敢違者遠方細
民雖使道路爲之冤情無聲響爲之今斯民雖千百爲叢號呼叛亂
朝廷不知其爲害豈不大哉臣聞太祖以錢文敏知瀘州戒之曰此
闊郡遠夷[illegible]不法恃其遐遠朝廷不知耳至則爲朕撫之夫瀘
州去京師四千餘里而邪惡貪不法太祖已盡知之今州縣稍遠者
其守令過矣朝廷巧不聞則遠如瀘州者陛下豈不能知矣彼何樣
而不爲盜賊然則所以[illegible]按察者爲按察耳如使按察又非
其人則其禍可勝言哉[illegible]之職虚爲朝廷耳目哉而
靈[illegible]遠[illegible]責之[illegible]寛一[illegible]是[illegible]一路之事
路不治矣使數百萬之民受其[illegible]
貪贓任[illegible]運使[illegible]

則有遷移之寵。如王德將部內不治。則有黜責之罰。賞罰如此其嚴
則按察振職。按察振職。則守令振職。今守令不職。是按察未得人
也。往者遣使撫諭諸道。天下想望風采。以爲行救大患。卒之所傳聞
然。公行賄賂。甚者貴子女於郡縣。背私屬以借行。雖嘗以撫諭爲名
而民有供輸之苦。守令之外。復增一蠹。夫遠方細民。未嘗遭不賢守
宰。終歲抱冤。引頸輶軒之出。以雪其情。而按察又不才。是使終身懷
冤而莫之控愬也。則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動哉。其雄所以爲發也。謹
按春秋閔元年。齊仲孫來。聖人嘉而字之。重其將命得宜。以安鄰國
之難。方閔之初。叔牙慶父繼孽魯禍。閔公始喜。國人危如贅旒。齊人
可折箠取之。當是時。魯之輕重在齊。仲孫乃能識其君務寧魯難。卒
使閔不失國而魯人以安。誠之力也。經書仲孫之來。喜其一出而民
並存魯也。以今兩河淮甸兵革之餘。豈不甚於魯國之難。而按察之

出。未聞如仲孫以務寧魯難爲懷。有以春秋之法責之。則罪人矣。臣
故曰守令不職。是按察未得人也。夫以守令既不職。而按察又失職
如此。則陛下命令爲民而下。雖十而行六七。而壅遏詔書者十常八九
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詔。無及民之意。州縣知有守牧之令。不聞有天
子之詔。三歲年來邊防用兵。凡百所須。不以四方有無物之數。但戒
令督之。近海州軍。例科錢錄。居山州縣。則買翎毛。有司既不抑百姓
州縣。或守宰條奏。以一物民貴賤價。目曰勸誘。一聲監司督
辦於郡。郡責辦於縣。縣移文於鄉。假軍期急速爲名。追呼星火。以有
不至。則被以苦捶。人皆畏民。其敢何辭。是名爲勸誘。而實最於之賦
司郡守但務一供以悅朝廷。則忽心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務足用以
悅陛下。則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窮無告。是陛下恤民之詔。雖多
於孝文。而天下乾乾。乃甚於孝武。傷和召災將誰歸。臣聞歲事也

議改元赦書頗多蠲免。或謂三司必以惠澤太廣爲言。真宗責曰。非
損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賜矣。時方年
雷震。帝惻然曰。豈赦令少及民之志。上天以雷警朕耶。嗚呼。祖宗以
赦令未遍。懼速天罰。則陛下命令多輕。實悖天心。其害殆不爲細頗
陛下以春秋爲戒。而詳稽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爲輕
而忽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命近親之使。按試在道。而
敵情未孚。保國之謀。判意在兵。而軍勢未張。紛紛倫以敢巻而勝移
之習未俊。權大公以示訓。而私枉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綸備之
氣。播告不足以章枉悖之心。田畝未安。旱蝗害歲。豈朕不德。無以動
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爲病矣。何精誠之弗動。而禍亂之難弭也。此
又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榮也。臣竊陛下躬純儉而驕奢者弗
悛者。是陛下未必純儉也。權大公而私枉尚勝者。是大公未必能權

也。賞罰不足以振循情。是大柄下移也。播告不足以章枉悖。是危亂
之兆也。田畝未安。爲旱蝗害歲。則生民失職而盜賊並作也。若乃遣
近親之使。以徵敵情。未孚則臣竊有疑焉。臣聞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
遣其使蕭英劉六符來聘。是時使來非苟而兵既壓境。中外汹汹。仁
宗皇帝命宰相擇可以報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謀。卒桂
虜主。自崇寧以來。北方無事八十餘年。於此矣。豈惟弼之力哉。是時
宰相則晏殊。參政則范仲淹。樞密則杜衍韓琦。諫官則余靖歐陽脩
皆天下一時所推選。凡虜之所畏憚。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計得
而虜計不得遂。以今廟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參政有如范仲
淹者乎。樞密有如杜衍韓琦者乎。諫臣有如余靖歐陽脩者乎。臣知
陛下必無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敵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臣聞狂虎
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使棄爪牙。則孤豚特犢。皆得搏噬。雪之國

無勁兵驍蕃鬪號虜所爲勍敵故春秋雖惡窮兵之禍甚於兵不書
釁而取吳臨時苟又深罪之謹按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
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說者曰乞重辭也重師也臣謂重
人非重也在於重師盡其惡齊之無也夫齊爲魯鄰久矣自執之
緣齊數於宋而魯不救是時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
西鄙怒已結矣爲魯計者正宜早夜循修守禦至乃恬然坐外養
成禍會之疵故不謹鍾而齊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師于楚以取穀
焉假夷狄而伐中國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醜虜大張害甚於寡而
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識者乃欲借助兵於高麗何異乞師於楚以伐
穀者哉是陛下徒知軍勢之未張而不知兵將之未練可爲陛下痛
哭流涕者此也國初勍南更虜各增大號荊南江表止通貢奉西戎
北狄未盡賓服太祖垂慮將帥命李漢超等守關南命郭進禦并寇

令姚內斌守慶州以爲既得名將非厚遇其養無以得其死力故許
收邊郡關征酒榷之利末准養瘠士立無使豐富其家又慮所費不
足仍許回圖其家屬在京師者益厚撫之則將帥之心更無私慮但
專力邊事而已又屢奏陳之事未嘗報要時許入朝自陳意并厚賜
坐又復厚賜遣之以故邊臣多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盡
知蕃夷情狀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平兩蜀復湖湘下江
表克江南盡得東南之地雖諸將之功實太祖馭將之力也以今將
佐偏裨其雄拔孰與李漢超其才略孰與姚內斌其鎮重孰與馬仁
瑀其運籌決敵孰與韓令坤以陛下之馭諸將孰與太祖然而信之
重權祿之顯榮賜之重賞其恩禮已逾先朝數等矣是陛下撫將甚
如太祖而恩禮則過之過足以驕諸將之驕心而長姦臣之欺也受
命收復兩河迎還二聖陛下何以加之夫戰勝之兵勇智百倍敗之

之卒沒世不復盡所以戰勝者氣也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天下
之大患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關延敵六國之師皆
逡巡不敢進然長平之敗雁頻播能收拾餘燼北摧衆胡西抗強秦
振刷屢沖衆自屈服是時秦人圍邯鄲魏王使新將軍如趙欲遂帝
秦而魯仲連慨然請以爲不可非徒惜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
之大勢有所不可也而議者乃謂宜尊奉夷虜不可一顧其意陛下
何不以魯仲連抗秦之事論之然則何惜乎軍勢之未張也夫春秋
何爲作也爲天下無王而作也周東天下不知有王陪臣竊國命家
臣僭大夫聖人有憂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賞罰書天子書天王
者誅賞之大柄也書天子書王皆其當稱也其曰天王則是大之稱
於王與周官司服而稱天王皆以詞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
危疑之機大喪之而問非常之時故大威武以防之稱天王者大威

武以防天下之睥睨也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天子書王何也曰春秋作
王者威權衰矣大政大請諸侯擅而行之謹強恃衆迭相吞噬是本
末大弱之譬名分大亂之時非明健大過之才若九二高不足以震
其頽非恭衆窮討之役若唐太宗高宗足以戡其亂故仲尼於春秋
凡有出於王者之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爲當大誅賞不可
稽當道焉後世與王之知變也是時吳楚之君皆竊號虎踞僭號稱
王諸蠻夷侈稱孤如此則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歟霸侯暴國
進相傾陵伯子之符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
何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僅存檀文而已非撥亂反正之道也
故春秋必書天王而正賞罰於大亂之時也若事非王爲但使諸侯
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觀諸侯也若王
不書天王而其寵遇賊之人不足以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字以垂法

譏重莊王之濮則會元之□則夷春秋大違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元聖人著其惡如此若曰世大亂則從惡者衆趨善者鮮善者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姦元惡不加誅則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亂者無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褒貶之機竊天王以臨下之時天柄大權乃為竊弄推臣之手大阿倒持收之反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則何以駕馭群雄而平大亂也竊觀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要在賞罰二事而已當時賞則當薄罰則當嚴方澶淵之役李繼隆有疾戰破虜之功但加開府階耳臣嘗從真宗何嘗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謂既數賞而不能破其衆此將之可賞也有將帥之寄而獨賞內臣不可以為後世法此所以薄其賞一也又以自古宦者[illegible]未嘗不為亂如太宗朝內侍王繼恩出平蜀亂大有功止受宣政使爾謹守先帝之法而不敢違此

所以薄其賞二也至救之以刑則未嘗不嚴且如主將戰沒則隨行則將如王繼勳者誅戮親兵如劉罕儒者咸令如此嚴則人皆死力求賞哉太祖兵法罰在不赦而春秋兵法尤嚴於敗軍滅威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又敗績則子反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公子側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夫律喪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嘗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成襄之後中國累累受制於吳楚者抑有由矣嚴今軍勢未張而動見敗衄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臣故曰賞罰不足以伸倚情則只大柄可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則陛下徒擁虛器而已何以不備令於是以事於悖也然陛下不識狂悖者而識謂前亡賊所權臣者為狂悖耳請左右便嬖為狂悖乎請前日詆訐者為狂悖則臣不敢奉詔如謂左右便嬖為狂悖則陛下豈不能斷然

而姑之哉竊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則是推委權臣之弊也自古以推委臣下為或莫然亦或以治或以亂漢高祖推委群傑則治至其後推委王鳳王莽等于王莽則亂光武推委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則治至其後推委之治于董呂二竇則亂魏委荀彧則治至委司馬則亂唐太宗推委房杜而取天下則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嘗推委之際授之以權小積其權九遠之分也與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親後將臣之會也若削十分之一上從于九是九分之權出於下矣如此則彼之權于外近無敵於權臣者以故志義解體而天之勢亦矣曰相大臣發意誅戮宄及無辜陛下不得一舉手此豈推委之弊哉明皇天寶之禍本失遠也此可不為寒心哉今天下大體皆壞獨祖宗德澤未洽人心未厭聾哉病之人僅存屬

猶氣血尚在耳如使人心一離則是氣血又將絕天下無復可言者矣而陛下以田畝未寧畢時書歲屢志則是生民失職人心將離氣血將絕之時也謹按春秋災異變見常與人相符災異見於上則禍敗應於下猶鐵炭之似吊見效可信者也凡春秋書螽者備旱蝗之害發也然書螽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凡一書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三年之間而晉師伐吳侵楚取蔡戰于[illegible]其他公為將喜干戈至此而糜爛其民矣生靈至此而為血肉矣黃池之會吳狄之盟中原天下日趨於亡矣乃復暴興田賦民怨禍稔成六羊焦人有煞食之苦聖人於此不一年而三書蝗之是知理之所自然毒之餘所由作也比年以來醜虜猶行干戈間復而息未嘗一年閑不罹兵民自委順四夷日熾肆天下不知有幾之事幾年于茲矣創痍也然則陷塗地丘壠發掘暴及朽骨暫

膏血流者不知幾億萬生靈之命，陛下不得盡見也。士卒死邊野之
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婦弱子，抱負轉徙，無定所，哀於千里之外，
怪愁嗟怨痛聲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陛下亦見其所不見，聞其
所不聞，驅萬死之地，而卒無一毫之利，積骸如山，骨積怨傷和，陰沴作
而災疫興，何陛下一日默未嘗發一言之害哉也。今者兩河雖向來此之十
冤痛塞天，公卿大臣孰視無討，而請為進總之舉。嗚呼，正使總而
可達，是猶腹心之疾，而責諸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武臣
開受禍中。真宗以歲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動念，實慮政令闕失者衆
天意，因詔罷茶鹽一條禁之峻刻者，以禦旱蝗之變，以今政令闕違，貴
推茶鹽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為害，實天意大警陛下之所識者哉。
謂天災流行，由此甚運會，非政令失宜之咎。嗚呼，天下有善則歸諸
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此何聖賢之用心也。願陛下少戢誅討，少息

訓練兵實，寔書蠡亂而全中國之久，以銷旱蝗之災，毋以稍誠
希勉而急荒，毋以禍亂難成而息志，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
為監，而力行之，毋以卑茅為嫌而舍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衆臣以
此，又命伊欲復親族，喪疆場，清冠攘，善風俗，使百世安榮而豐遺
衛，何修而可以致此。臣於是見陛下真欲興衰撥亂，以起天下之病
也。竊觀陛下首陳父母兄弟之憂，中念迎親之使，至此又以復茲叔
為言，是陛下痛念二聖蒙塵，沙羈而未有迎復兩宮之策也。夫漢高
祖所以遷太公於楚軍，豈獨使主力武臣？臣嘗料高帝有勝項王者五：
以兵強力勝，楚勝焉，不如漢；以三傑為用，則楚不如漢；以寬駕馭諸將，則
楚不如漢；以關中廪粟之富，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形勢之雄，則楚不
如漢。五者皆漢之所不如，則何苦而拘於太公哉？以今揣勢之餘，兼
漢之長力，兼漢之三傑，兼漢之駕馭，兼漢之廪粟，而又逆逃一隅，豈

去兩河，則又無關中之形勢，而欲求親族之復，鄰使如使生于百舉
性焉。臣知其無能為也。故臣謂欲復親族，莫若復兩河，不得兩河，則
親族不可復。今陛下以興疆場為念，莫欲復兩河也。兩河得，本係天下
輕重。唐神堯起晉陽，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
北，其難如此。晉於春秋為大會，驅役諸侯，至秦革兵之害，乃得藉
遠於天下。韓信與齊有之故，劃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宋武既英雄，
得關中，蓋有故號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遠。是兩河
之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賊得之則天下不安。臣故
曰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得而復也。咸平中，真宗與王欽若論邊事，
將言蠹在疆，曾傳所憑陵，蓋謀當位之臣，未有昔人之見，且國家
所恃獨一河耳，此賊意實之秋。不然，臣懼北戎飲馬於河，悲夫。嗚呼，
淸之言，誠切中今日之病。臣謂欲復親族而收兩河，亦誠陛下急貫

之秋。嘗以濟吉為世之然，當今最大患者，親族之未復，疆場之未靖，
寇攘之未清，而所患所最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天下之命脈也。
聖人之身所恃以維持亂世者，惟勵名節。風俗一敗，則名節又絕矣。
讀唐之亡，其弊皆風俗之先壞之故。臣嘗論東漢之亡與李唐大略
相似。東漢之季，黨亂政，奸宦竊柄，郡而起，天下遂裂為三
國。唐末宦者盛於內，藩鎮猜於外，天下遂裂為五代。然三國之士，志
好惡去就，尚有可觀。雖天厭漢德，而劉氏猶然虛名，未卒以禪代終。
五季之亂，其臣比見根頽鄙賤，君視事為郵傳，豈天於東漢之季
獨多君子，而唐末專為小人哉？誠風俗移激然也。中原亂亡，自古未
遠，亦天下常事也，未有不亡之國。然當其時，有雖繫於天而言者，有
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捐節以死者，有憤擊而死者，有憤國破亡，
猶奮不顧其家以破賊者，亦有知幾比肩弱而去之，不疏其禍者。

我國家涵養天下之士大夫受君父之恩者甚久一朝國家有難
自公卿顯闥以及下之百執事凡幾人肯死義以達四方郡邑有
位凡幾人前知而言者爲誰死者節死社稷者爲誰皎然徇國者爲
誰知幾而掛冠者爲誰推變於天而知其時亡者又復誰之方當南
渡士流尚有聚于新亭傷國之衰對江山而下泣者周之東遷尚有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殞者以今而言樞軸則非直東遷之事也而
陛下倉皇遠狩則非南渡之迫也誰復有對江山而哀宗周之
殞者哉自昔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讀書無慮二百餘年以培養
今且稱可勝言哉昔田橫一畫士猶北面臣漢遂自殺從者五百餘
人皆死之蓋一人降而君諸島猶能室一縣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
三百人就戮皆以爲諸葛公死無愧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嘗有
辛之患息於田横死士就養於諸葛武而忍如今哉從君之得辱

奏議卷之十六　十五

甘心焉嗚呼殺不愧田横之客又獨不愧諸葛之奴邪臣故曰今之
最大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一敗則萬緒又將絶矣願陛下以春
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不以卑者爲卑而罪之則
天下幸甚雖然陛下求臣等數十條皆當今之大弊臣既已極言之
而聖策尚謂子大夫涉躐綸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心有至言欲爲
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答既往而無益於
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朕將親覽
焉臣又見陛下既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病也然臣觀陛下
求苦口之言雖旁羅而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何也臣聞陳
漢愛而嚴才至直士受楊封忠臣扞曰任者係東南孫道路騷騷皆
謂陛下即位以來不旬月之間職直言者云亡是乎豈道路之妄議
乎懷如所言則傷風損德爲害不淺謹按春秋陳殺其大夫洩冶杖

者謂洩冶以直諫被殊國之大惡是時蓋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澂
舒之禍十一年而楚子入陳不三年之間而陳國大亂嗚呼殺直言
之禍而至於此然而洩冶被誅猶不在陳靈而在徵舒前日議士被
誅猶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專殺之禍春秋大惡而況專殺直言惡又
甚矣此楚子入陳所以得藉口而討徵舒則醜虜乘隙特以假討愚
爲名而歸入陳之執矣臣是以下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也然
而臣猶敢冒昧愚者竊自惟念陛下詔臣等無務空言而陳實務
則陛下知前日殺諫爲過而改之矣陛下願聞其過矣臣而不言是
負陛下使臣言不從則陛下負臣抑臣嘗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竟
業獻書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弗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直言
故雖狂悖亦不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疏狂悖李昉請加黜劇以懲
之太宗責曰朕嘗以言罪人哉嗚呼太宗豈以直言如此而大臣尚

奏議卷之十六　十六

請黜數言之士幸而太宗不從如使太宗不樂直言而李昉之請得
入焉則武程者俎上肉矣今臣累千萬言則其所遇於史書之書以
臣賤嘗則甚於武程而有狂瞽之餘使陛下樂聽謹言而患見忌借
使人主一憑直言夫臣如昉者又從而媒蘖之則臣言未免失罪
下以祖宗爲念而擴太宗納諫之量大臣嘗陛下之意而無李昉惡
直言之心則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所竊恥也臣故曰願陛下以春
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無以卑者爲卑而罪之則
天下幸甚臣謹對
三年張浚上言曰臣自建康抵江州境凡二十日所歷兩州六縣其
不累經殘破滿目蕭然斷橋頹垣考雅頭郡丁遺父老知朝廷念矣臣出
使諸路達旦嘗感嘆噫臣每見則爲保汗顏身無所措因念今日之
事皆由風教敗亡請扑偶翼修舉太甚天實爲之其實非一大敗費

使上下內外反本還淳去華就實然後見堯舜三代之遺治道未易成也。臣既念之深，則求其所以致此之策，竊以謂欲撥亂反正，以力探其弊。此事特在陛下明教化而以身率之於前，嚴刑罰而以威服之於後，日積一日，治或可圖。陛下躬履儉樸，試默躬身率之教，宜優焉。一準刑罰一事，臣始備員二府，目覩陛下謙然大明，但陛下一流而至愛之，願以時方多故，人心未定，雖而更責未易取捍臣。雖使陛下奮知之深，而總攬威名，亦未聞于天下。臣區區欲作通取怨，尤臣所以輕捨朝夕奉承之思，冒犯難除可虞之地，其意蓋欲爲陛下稍復舊之定國本。若時未能建立尺寸之功，陛下不以其不可用，而尚加以今則大焉之力，深欲有爲於後日也。然則當今所急務，在於陛下導之，更加勉強以行之而已。臣願陛下早其見專忌誠精，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而自反自省身任

其責，衣服之尚有靡美者去之，飲食之尚有豐肥者止之，文采之可以亂目者屏之，讒佞之可以惑耳者遠之，[illegible]道焉。一言之非有益於天下生靈者弗聽也，苟思之非有利於天下生靈者弗及也。以此而化家人，以此而化天下，持久而行之，則可以飭天下，可以格人。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格？至於兵事之難，陛下所當留意要之，其本成爲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凡所以救亂止難，難止則已，非陛下中心所樂而深好之也。所當急務者，特在於明教化，自古帝王所以致治，莫不深明此理。臣仰惟陛下英睿之資，智勇之資，必能任此道。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雖欲遠去天威，而溷瀆聽者，一心朝夕思有以自致臣言，恭惟陛下裁赦。瀆天聽，特以[illegible]事[illegible]陛下不以臣愚不肖，置諸宰輔，顧恩益下，未足以奉承德意，伏自惟念，愚臣知無其過于識一毫，欲上奉及

所生，臣區區中誠讀隨之，爲日久矣，懷猥結隱，默默不以言，豈惟上負陛下，亦非所以格天心、合和氣也。是用齋沐競兮，百拜以獻，惟明主詳酌而行焉。臣竊惟方今政事措諸數年以來，更張非一，夙夜以思，多所未曉。臣雖將列其大者，用備乙夜之觀，僭越之罪，本可以逃。臣嘗謂人主之職，專在論相。古之賢君，皆盡乎此，殆不苟然。考其素履，謂之國人，皆而得之，遂足以濟一代之用。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較其精神會遇，然足於一堂之上，而中和之氣，洋溢乎教治于宇宙矣。後世創業中興之君，如漢高祖、世祖、唐太宗，最可稱者。當時風雲相際附翼之臣，亦莫不始終展竭，各武所長，豈無傷功害事之人，陰雖間隙二三，主者終不以是而疑棄之，知之深而用之專也。陛下踐祚九年于茲矣，所倚以爲腹心、共斷天下之事者，果有之乎？所能以撥亂起綱、輔成一代之治者，果有之乎？

爲陛下牧養小民而久任其職者，雖然爲陛下經理財用而言是其事者，雖然然則國勢安得而不蹇，治功安得而興起也。所賴陛下神聖之資，長於籌策，二三將帥任用不惑，不以人言而遽廢，不以一戰而遽黜，故雖中庸之人，各能盡力畢效，可備使令。不然，臣未見其安[illegible]亡食之所矣。此臣之所以未曉者一也。臣聞自昔人君之命相之掌，不相與講論天下之大計，與夫修德立政之要，求等而就焉，故日積月累，成效可見。譬諸爲室，既定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成，一有不合，要可改築。亦從自從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等大臣之進，既於陛下所才何以，亦但見夫一相之去，一相之來，不問賢否，例皆罷歸，所賜將之人，率多疲薾，又見夫臺諫疏擊多所，宰相大臣因之遂爲進退，而陛下所以擇求於群臣中，求人之才，又法度理對周治事，以則慶然，皆不足之類，建果敢強立扎意[illegible]

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臣竊考祖宗設臺諫之意，將以補治，非以
擾治也。慮夫四方萬里之遠，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民情之利便，
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臣故曰將以補治，非
以擾治也。至於不幸而大臣之選非其人，又得以力爭明辯於前，蓋
非褫奪觀望，倚恃主意而收拾細故於其後也。臣請復借營室以喻
之：主人於此將營大室，則必以選求匠者，技以試視凡運斤之徒，使得以
齊斧鋸繩墨之材，得以選用，又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
匠者得以成其功。夫匠猶宰相也，監視之人猶臺諫也。今匠者
求人擇材，以葺疏綴，而監視者在傍，纖悉指擿，使之人為不可用，甚
者為非所宜，動及名分，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紛於不能為矣。
易亦各守其職而務存大體，姑責其成，無不成矣。故謂匠為不能，且
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於前也，不惟空為紛擾，
徒費歲月，室何由成？為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廈風雨之所度，適然
之所歸，相而終不知監視者為非焉，方且輟食興嘆，謂匠無人不
其任之不事而聽之惑也。人情失於辦大而樂於聞小，每每如此，故
臺諫之間事或類焉。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
風俗忠厚，事皆可述。當時臣寮進論大臣者，所言雖行，旋亦補外，所
以隆體貌、崇教化、防邪僻、破朋黨也。使言事之人，稍居要職，大臣既
以之為何自而明，夫推而出事乃顯著，公議既定，復加選用，其用意
深矣。比年以來，為中丞、為諫議，多以詆訐大臣而得之，好進之徒，每
巧百出，或陰肆彌縫，或公為反覆，風靡成此為甚。甚者伺候人
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揣摩之語，往往預聞，譏誚兼時，以快宿忿，時
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書有間且
者，前必先求細故而懸擬之，使無敢營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
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於人主治道，了不相干。此臣之所未曉者四也。
古者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夫人主以一身而臨蒞天下，措百姓其何
以有為哉？監司守宰奉行人主德意而推之以及民者也。治兵之官
所以救民之難，理財之官所以息民之力。事雖不同，實皆加意元元。
乃祖宗時郎官之選，非累歷親民有所不授。自臺閣而出為郡守者
十常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用。是以內
外均一，百姓家福。至於執政之除，則又皆嘗為郡守監司、為沿邊
將運使、為二路助臣、為三司副使。比使無復揣摩書樞密之選，今則
寸於事口語者可致言官，耳文采者借陛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
一居朝列，視州縣為冗官，故有為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時用之
臺座，以至軍政之始末者，有為侍從而不知州縣政事所宜施行者，
況責之以天下之大計哉？或十百為朋，更相援引，擬實華要，未嘗才
拾級為州縣之官者，自視淪落，不復有才進之望，因循苟且，民受其
若。此臣之所未曉者五也。當熙寧之前，天下未嘗聞某年人材、某時
政事也。至祖宗盛時，君臣並政，惟以利民是則，行之非私，定之而已。
自是而後，公道不明，假借名號以行其私，然皆用舍更為進退人材，
隨時各立門戶，非為國家計也。夫天下之事，要當惟其是而已。何以
曰此熙寧之失，此元祐之得；此紹聖之非，輒以去彼，以彰先朝之未
至。此臣之所未曉者六也。……之非也，矯綜其學也，用為古之聖人
示天下以至公，未嘗容私于其間也。今舊出蔡京、王黼之門者，亦
問賢否，一切廢置，京、黼黨，一切終身。天下士夫將何所適而可乎？
至於元祐子孫，則一切任用，或以其賢使之，復以己相與，借奔則可
也；謂其為元祐之家，驟蒙進任，此何理耶？昔者有大功德于天下，豈
若竟章惇……閱仇世人，君以榮其子孫者也。此臣之所未曉

書之也。臣愚無識知，擬象陛下知遇，每念感所恩，必欲盡言無隱。今
臣而不以告陛下，雖爲陛下力陳者，惟是所學淺陋，識見迂僻，不
敢自逃其罪，惟陛下裁擇。
建炎間中書舍人李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憂者四，尚可恃者一。其畧
未有經理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繁出而主
勢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欲行人，以爲可，朝廷以
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遣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
爲可，故必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誰禍之畏，朝廷不
及知，而切歸官吏錢糧之累，朝廷不能救，而切歸將帥之罪，救此書有
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
張浚許景衡銜恨而死，凡知其可重者，積材寒懷退縮，今天下不可
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擁十余以張軍聲，各效小勞以報主
恩，然勝不相避，敗不相救，大賊一至，人自爲謀。且周望在浙西，人能
言之。張浚在陝，亦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使宜可也，乃若自降
詔書，得專竊命之嫌，罪官吏，贊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官置使臣，得
無忌罔之嫌，郁以王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
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
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紓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
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而事功未著之信。臣謂動
民以行不以言。陛下會當賞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
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湖州通判張鑄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
濟者。陛下踐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
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至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
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消，將何以弭亂而圖治。
紹興初，監察御史劉一止上言：陛下憫宿蠹未除，積弊未振，民困財
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乎？如
此時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
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
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又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
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
謂人材進用太遽，任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
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啓倖門不塞之故，請遴近臣曉財利者俾
副長諸路監司，以制國用，所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
復多擇用其言。
吏部侍郎晏敦復上奏曰：臣觀周宣王之小雅，於車攻則曰：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於吉日則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
以奉其上。然則中興之效，本於修政事，而政事之修，亦在夫小大之
臣無不自盡而已。今朝廷措置庶事，至於討外備，強鎮內，鋤群盜，日不
暇給，而百司庶府，小大之臣，類多苟且偷安，不務舉職，姑息胥吏，隨
時細務，至于大指，猶以承平之體，其間亦有稍敢奉公致心職事者，
則衆以非著指以爲迂，至摘其一事而動之，曰：了得其事，使是以勝矣。
然否？臣切怪之，且國家大體，固一委大臣任之，所謂百司庶府之臣，知
治其一官一職而已。夫使一官一職而皆治焉，則事將無所不治，倘
曰要以恤其緒而委官用之，陰爲將及焉，彼憂之識足也，盍亦圖其
所憂而致於上，然後無所陳者，皆謀以論國論之萬一。乃徒私憂過
計，咄嗟嘆息，無益於危亂，今不及其暇時，修舉庶政，願以細務
爲不足省，則大事亦將寢深，綱紀頹弛，失紀綱既廢而欲篤叙夷

以興衰撥亂。求亦難乎。臣愚欲望聖斷淵默。審幾中節。百執事之遷各揚其職。無以空言憂國而妨實務。使左右之事。無一能持設施而自治外攘無所不可矣。

崇禮遷兵部侍郎。又上奏曰。臣聞爲天下者。審夫時。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待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仰惟陛下初紹大統。適當戎狄猾夏。盜賊憑陵之時。所以爲議論規模有未能定。今八年之久。天下之變。至此已極。戎狄之要雖未可得。而其情已見。盜賊之暴雖未盡平。而其勢已衰。事固有失之於始而收之於終。其來今日收終之時也。故臣愚竊以爲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壽隆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講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者。下也。舍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爲。守其下則吾之勢不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取其中者爲之。中者既成。則其上可馴而致。苟上於下則雖志於中者有不可得矣。臣愚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厭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矣可用。規模定矣其立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患未之見也。

權知渠州虞允文召對。上言曰。臣聞聖人與天同功。夫不變其道而萬物化。聖人不變其道而萬民順。天非有心於化物也。物化於一氣之周流。聖人非有心於順民也。民順於一德之終始。蓋不變則常。常則久。久則著。自然之理也。古之聖人圖回天下。持心以一。而應治以終。不忌其所可輕。不矜其所已能。御其情以求可慎之事。因其事以防戒暇之情。聖意純純而不已。其在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夫德至於日新而不變者。以其一也。有萬之衆。尚有不順其治哉。恭惟陛下得一之妙。見於始終日用之際。臣請有以明之。撥亂反正。既得天矣。而不忘於寅畏。解嬈除苛。既安民矣。而不忘於焦勞。立政立事。既法祖宗矣。而不忘於繼述。三十餘年之間。勵於己而俟於人。儉於國而著於天下。凡務損以自克之。思無不用其至。薄海內外。莫不歸仁。嗚呼盛哉。然而天下之事。日一而萬變。天下之人。一心而百偽。變則有害正之萌。偽則有亂真之漸。安危治忽。爲由分之。故虞舜之惟精。商湯之慎終。周宣之[illegible]。所以保治之術。誠如此。臣愚欲望陛下堅守常道。益恪永圖。凡一慮之出。一事之作。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則君德不二。治理如一。億萬年之洪業永永無窮矣。臣不勝犬馬愛君之誠。惟陛下留神省察。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賞罰名實曰。臣聞自古中興之君。惟漢宣帝爲得治道之要。史臣稱之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嗚呼。斯言盡之矣。仰惟皇帝陛下以英武之姿。系隆景祚。躬履多艱。式遏寇略。事同乎創業。撥節百慮。清蹕不一。其功兼乎守成。盛德至烈。固已超出百王上矣。而臣猶區區以宣帝爲言者。以陛下方厲精庶務。躬勤除宿弊。用更化于四方。施之於今。盡以爲急。信賞必罰則公道舉。綜核名實則真實興。二者國家之先務。雖堯舜三代之治不外是。而宣帝之所能用之以救弊。惟陛下取法焉。要夫雜霸術而刑名。此則宣帝之臣不敢爲陛下道。

高宗朝。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自蒙恩擢。備位執法。閱日滋久。了無建明。不獨智慮短淺。言辭迂訥之故。亦以陛下方圖東書職春措置。上關宸慮。竊謂去其任事之職。寧負不敬之罪。今者駐蹕淮甸

上下爭譽。此正講明治道興滯補廢之時也。故不揆迂疏。以見聞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匱。賦役煩重。而民力困竭。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縱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藏。寇賊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實繫國家之安危。安危所在。變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能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誠心孝友。必能迎二聖之鑾。其事雖曰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事之利害。講之則不可不熟。審之則不可不速。講之熟。則是非明白。審之速。則立見治效。欲望睿旨下三省樞密院。公共討論。修復祖宗之成憲。稽參士夫之公議。下從民欲。上承聖裁。乎以救中國之安危。以釋吳越之憂釁。在陛下果斷力行之而已。

李綱初至行在。上本政論曰。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輔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終始聽用。紀綱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宰輔雖多。事必決於一。所以出政者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輔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致外戚。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

聖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李光上治道劄子曰。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眾心之所戴也。歷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不因乎人心而能有為者。蓋觀人心之所繫。則知天命之所歸。故夷狄之威強盛不足畏。盜賊之猖獗不足憂。中原之竊據不足慮。閻閻之捷奏不足喜。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今移蹕之初。扶攜之民。歸往如市。海內顒顒。皆託命於陛下。士民傾屬。以觀聖化之行。則今日之所施為。要得不汲汲乎。昔梁襄王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不行王政。而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夫豈在山河之固。甲兵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陛下克己恭勤。隆道德於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於下。明賞罰。辨邪正。懲訐偽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贓之吏。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內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著作郎張嵲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剽取新奇之說。任事者眾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國之所患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

右司諫潘良貴上奏曰。臣嘗讀自古一治一亂。未可為常。由堯舜迄

于五代。三千二百九十餘年。其間所以治者無他。君臣協心。各相戒飭。凡所施爲。合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所以亂者無他。君臣異意。皆務因循。凡所施爲。悖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典不出君布不易。蔑天意人心。不附自歸。當時制爲法度。立爲紀綱。粹蓋於國非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內乂安無事百有餘年。承平既久。姦臣擅權。肆爲欺罔。悉意改變祖宗紀綱法度。變壞殆盡。遂釀之以大亂。陛下紹承大業於艱難之際。將以恢復中原。迎還二聖。九年于茲矣。然而治道猶未。揆其意者。臣竊以爲大公至正之道尚蹇而未行也。夫祖宗惟此道而治。其後違此道而亂。今不欲治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之。可不於執畫書朝夕惟此道之是念乎。臣願陛下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艱。念父兄遠狩之久。憫生靈嘗墮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行一事。必先以此四者爲念。然後發之於政。詔大臣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斷自今日。其已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力以公正之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乎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萬事蹇以大壞。雖無夷狄外患。而中國自弊矣。唯陛下留神察焉。